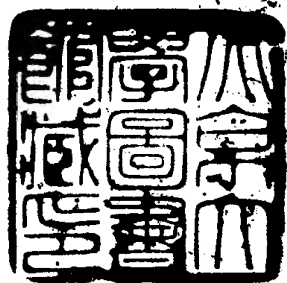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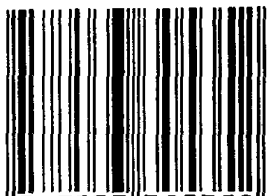
史部
第二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81/1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六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二卷(二)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

十二卷(二)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四 盱郡鄧元錫纂著

王文中子經學訓述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上黨潁銅川人也其先出漢徵君爵世有明德後家祁未嘉之亂自祁遷江東而六代祖玄則究道德考經籍焉賜儒事宋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王先生生煥煥生虬齊代宋去齊之魏魏孝文以為黃門侍郎親幸說用進王肅遷洛都皆虬本謀也已出判并州家河汾焉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彥曰同州府君彥生傑濟州刺史曰安康獻公傑生銅川令隆文中子父中說所稱銅川府君者也

函史上編 卷之三十四

隋開皇初以博士待詔雲龍門帝從容問朕何如主也隆對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天然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賁資堯舜恐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生朕之陸賈也於是奉詔著興衰要論六篇以進出為昌樂令遷倚氏銅川所居而治開皇四年文中子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胡為乎來哉坤二化而天能以衆正者也雖有君德位不在焉儻其能遇天下之志乎遂名通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之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尚幼也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者有長久之策故夏殷

以來數百年天下恒一統也後之爲邦者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來數百年九域無定主也夫子之嘆豈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歛未或有定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志元經者明王之大統也銅川府君欲勗子於學宴居歌伐木召子謂之曰爾來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器以來期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於是文中子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顧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學成遊長安慨然有齊蒼生之

函史止編 卷之二十四

二

心上書隋文帝陳太平十有二策本天道明王事因時制物三才之道畢具帝覽而異之坐太極殿召入見文中子曰臣聞敬其事者大其始當其位者正其名魏晉以降天下無主矣今九域甫一陛下真帝也無踵僞亂紹周漢除四代之法以乘大命千載一時也不可失矣於是推策中大旨爲帝遂言之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而先之正始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是天以生賜朕也下其束於公卿而公卿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語不合退而有憂色或問之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

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也子曰二三子皆朝之稱議者也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遂授琴鼓瑟之什門人皆露襟爲文中子知道之不可行也好異輕進者幸然而作也又時將有蕭牆之憂乃作東征之歌以見意其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自是徵辟皆不至焉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丘

函史止編 卷之二十四

三

之敝廬在足以蔽風雨有丘可以具饌勸釋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先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既而便來聘謝之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旄而遣之退而曰王昂云乎哉於是有終焉之志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未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土始家於河汾有丘壠於茲四世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風焉先君之所懷也退志其道而巳乃續書詩脩元經讚易正禮以述素王之業曰竊比於我仲舒蓋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董常姚義杜淹程

元等自遠而至咸北面受佐王之通焉。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故隋之季世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風如也大業中再徵。又不至。楊孝感以黎陽作難。召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也。苟非其道。毋爲旤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密出。子謂賈瓊曰。嗟夫。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遼東之役。子聞之曰。旤始比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聞魏相。諷宣帝之事。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太息曰。林麓盡矣。帝首其山。其何辭以對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遼太樂聞龍

通史卷之三十四

四

舟之山。瞿然歸曰。嗟夫。是靡靡之樂也。今斯文斯殆。不可以遊矣。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牧曰。復於隍矣。賦免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埃能者。十三年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興堯舜之道而吾不遇焉。命也。謂薛牧曰。道喪久矣。如有王者。三十年而後禮樂可興也。今已矣。牧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已而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遂寢疾而終。文中子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而不足接少者溫。溫然而有就其人與言。

通史卷之三十四

五

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常居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悅其惠。鷄初鳴必盥漱。具服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銅川。府君之器。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必儉。曰。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蓋不從五世矣。銅川夫人病。子才交時者三月。人問曰。送迎之泣。泣以拜。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宴賓。無或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見。耕者必勞之。有水土之役。必具畚鍤而往。萬春鄉社。必與執事。翼如也。子之鄉。無爭者。之他鄉。舍人之家。見主人必俛出入。必告。旣而曰。奚適而無稟。子居家六經畢。備朝服祭。詣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安所得逃乎。子藝黍登塲。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昏賓客之酒。

也成禮而止子之室酒不絕子之家廟坐必東南鄉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或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之半章子濟大川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不度不執不遂此絕也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食經准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素曰已死矣

蘇史

卷之三十四

六

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知不能廣求何益通問誦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鄭和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如可慢則僕得矣如不可慢則僕失矣僕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尚書召子仕使姚義往辭馬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辭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沒世何患乎僻芮城府君子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加馬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太屢將顛非一木所支也李密問英雄

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也義乎楊玄感問孝子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孝立而忠遂矣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遇此敗之招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之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若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劉炫見子談六經偶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

蘇史

卷之三十四

七

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於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咏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頰綱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行於時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安身致命遂志後動其唯君子乎子曰古者進賢退小肖猶患不治今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問其說

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
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
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賓威進曰夫子得遂潛乎子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
乃葉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
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然彼
於客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董
常之器子赴洛道於河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荆
棘間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
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之能斯學
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自仲尼沒至是且千歲
矣魏晉而降天閼經正之道縱心敗矩而淫於清談文
中子實始卓然逃覽於周公孔子之道其言曰吾視千
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
大備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
明千載而下有行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
下有脩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其論道約之於五
常曰仁五常之始也性五常之本也道貫五常而一之
者也至德道之本要道德之行也仁義教之本先王所

以繼道德而興禮樂也禮皇極之門先王所以嚮明而
治也問天道人事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者也其自
言曰通於三才五常之道有不盡者神明殛之敢無畏
乎栗然而原本於天地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
心乎圓神方知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
恭靜思止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問君子子曰知微
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謂也子曰此之謂不器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以禮為子曰不可行也曰禮豈
為我輩設哉子不答答則退謂薛收曰斯旁行而流矣
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子曰智者樂
其存物之所為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仁者吾不
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
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
俗孔和賈瓊問君子之道曰恕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
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
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大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
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入德子
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偽靜詐
儉者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君子先擇而

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及不強人以所不能不苦人以所不好夫如此故免仇讐問君子有爭乎曰見利爭讓見義爭為有不善爭改 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舉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安福不避死義 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 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 疑滯者智之蠱也忿憾者仁之騰也纖恡者義之蠹也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愛不足 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回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 罪莫大於好進既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 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哉 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 聞謗而怒者讒之囹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讒佞遠矣 問息訪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

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 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吝乎吝者不妄散 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夸術若愚似鄙今人以爲耻我則不耻也 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仰其信可以立功矣 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而好名利者也 問群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而此故全也 賈瓊爲吏以事楚公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順而諷之無鬪其捷瓊曰請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 問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具死者乎必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誠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禍也 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和大怨者必有餘然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 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難矣哉 房玄齡問立功立言子曰必也量力乎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 楊素謂子曰
甚矣古之衣裳冠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
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
襜如劒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
之以此防民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
魚於淵寔俵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
非其道也 問志意脩飾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
曰彼有以自守也化則處一而齊其論政曰人不里居地不井
後終句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 政猛寧若恩法速寧
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中者其
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十二
惟聖人乎 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祭不止姦之府也
或問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
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
治而受職古之道也不以不學吏而登仕勞而進官
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登乎役祿以
報勞官以授德 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
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皆具臣也 度德而
師易子而教今亡矣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
正其身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
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

如有用我必也使無訟乎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
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以降滅
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
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
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
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
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
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蝕肉刑害
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絺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
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
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十三
斂之國其財必削 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
歛義生於豐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
距鷄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五典潛五禮措五服
不章蓋上無爲而下自足也賈瓊曰淳離朴散其可歸
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耳昔舜禹繼軌而
天下朴夏桀乘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
乘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
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
太古不可復起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
哉 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與殺身而成仁者其

中人之行與制法遊仲尼之門由志士至未有不追也

者也明哲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

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怨

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

無私躬問使入之道曰無偏問化入之道曰正其心問

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問

史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曰古之文

也約而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

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聞人以名

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貝畢具子聞之曰古

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居而安動而變可

以佐王矣其深言有之局人者疑焉然言適有當有味

乎其言之也其言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

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

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魏徵曰書云惠迪吉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

福不那彼交匪教萬福來求且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

自取矣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

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瓊拜而出

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治亂

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

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

豈徒云哉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疊弊焉若

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魏徵曰聖人

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

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吉凶與民同患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之

曰徵所問者迹也憂疑由應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

久矣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

者不知其殊也至於道者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始

違一也李播聞而嘆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莫

之覺也子在川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

也止求今吾得之止乎非止而魏徵問君子之辨子曰

君子奚辨而有時乎為辨不得已也其猶兵與董常聞

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辨不殺之兵矣其時乎子曰誠哉

不知時無以為君子有坐而待者有坐而不得者有

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木若不見而存

者也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

存乎其人已而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語九流哉安

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子謂史談善述九流

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發之曰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排波助瀾縱風止燎爾讀洪範謹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或問長生子曰仁義不脩孝弟不立奚為長生其矣人之無厭也其深於天人古今之際宗周孔之教施之於續經其言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周公之道曲而當和而恕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述言流東待察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存我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國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議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問幽風曰風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

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平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達矣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共周之盛乎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陳淑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饗焉三者不同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淑達俛其首深思之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其天乎識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達則冥諸心也心也者非他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達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盡性者也故必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親盟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形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

則有主焉圖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祭物類也宗廟用粢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曰子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圖首方足之謂也一混然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與易子游孔子之廟出而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竝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小是乎子曰子未三復曰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之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焉君子汨羅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藏否裴

史記上篇 卷之三十四

十九

睎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則何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其贊易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者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聖人所以乘時者也問聖人與天地如何曰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問易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患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則何難也子曰有是哉終日乾乾可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其言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故夫卦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

智可以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元亨利貞運行不墮者智之功也贊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問風自火出曰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也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贊易至千華歎之曰時斯可矣孰能為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其續書始漢其書天子之道列乎範者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策者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誡曰諫問兩漢有制志何也曰制其盡美於恤人乎志其慙德於備物乎詔何也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

史記上篇 卷之三十四

十九

詔其見王者之志乎策何也曰其言與其效憚憚而不私勞而不倦其策乎其始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取自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新其視聽乎故始之也問者曰漢帝制其出王道乎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也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俊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天下無二志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事也故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

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誠亂也已其有命何
也有君有臣經畧成敗天下懸之而命可出也其訓取
諸仁義而入告也其對因宜取類無不經也故廣仁益
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
達臣孰能專對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乎有議何也天
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有諫有諫何也君子於君
贊其美而匡其失王者所以進善不暇也問贊非占乎
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益阜陶所以順休命也議古乎
曰聖王所以盡天下之心者也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
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議之謂也薛收曰諫其見忠

通史土編 卷之五十四

二十一

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
詆狡乎逆上吾不與也其自言曰帝者之盡制恢恢乎
無不容以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湛然其下恬然
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吾常守
中焉卓然其不動乎而感遂通乎此之謂帝制古之王
者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
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孰能詔天下乎續書之有
命遽矣其君臣經畧乎其問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
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
權契化自作天命乎訓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

必有帥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衆受天
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出也其唯
明主乎議其盡天下之心乎人哉乎并天下之謀陳天
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誠其
至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勒
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書有之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
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
禮其惟誠乎書曰改過不悛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
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

通史土編 卷之五十四

二十一

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
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外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
乎賈瓊問事命制志之別續書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
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
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
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知書矣薛收曰書無
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其天下無主而有臣乎其無制而
有訓何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大臣之命尚正乎無
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命
訓先而誠諫後何也先行後言也誠先諫何也先微後

顯也此續書之義也其續詩備六代有四名五志焉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牧守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國以成功告神明也四曰歎家以陳誨立教誠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刺焉或戒焉五志之謂也其備六代何也曰吾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其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其自言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平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也傷而不怨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怨而不傷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三代之季猶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曰詩者人之性情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識詩者之罪也李伯藥見子而倫詩子不答伯藥退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填篋而夫子不應何也薛收曰吾嘗聞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

南史上編 卷之三十四

騁乎末流是君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是續詩之義也子言之曰吾於禮樂三失而已知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其歎之曰冠禮廢天下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宗祖廢而姓氏離朋友廢而名宇亂嗚呼斯已久矣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子曰君子將冠讀冠禮將婚禮讀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子述婚禮晉瓊曰今皆亡又馬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姑存之可也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又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庸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裔子敢忘其禮乎子曰五行不悞洽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風洽矣裴晞

南史上編 卷之三十四

史 26-12

曰何難也子曰夫備家威者也象威莫大於形而流於
聲主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部之成也厲氏之愚被動植
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而藏乎已又以春
秋之義作元經其言曰春秋元經之外王道是輕重之
權衡田直之繩墨也失則無以取衷矣其大義曰晉而
下何紛紛多主乎吾視惠懷傷之舍三國將安取志乎
三國何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舍兩漢將安取制
乎薛收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
子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冀有
復也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盛

西史二編 卷之二十四

二四

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制可作而
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元經於是
不得已而作也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何得不
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
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也其以天下無主而
賞罰不明乎薛收曰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
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王孝逸曰帝不帝久矣
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繫名索實乎此不可去其為
帝實失而名存爾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
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

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
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堅王猛不
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
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
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
遠而至猛之力也董常曰敢問皇始授魏而帝晉何也
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
猶傷之也傷之也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授之何也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
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貴其時

西史二編 卷之二十四

二五

大其事於是乎用義故非至公不及史也子述元經皇
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
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于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
其捨諸子闢之曰凝爾知命哉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
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
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
與其為國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晉宋齊梁陳亡
具五以歸其國嗚呼其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
曰晉宋國亡久矣今具之何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
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

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其未亡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子法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亡蓋傷先王之遺盡墜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期逝不至而多為卹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有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民無定主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極明神器之有歸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與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問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不及仁壽何也子法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客忍言耶吾何敢及也子曰吾於讀易也述而不敢論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辨於詩書也辨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矢天下之所存

也我則存之者也無謂不可程元問六經之義子曰吾讀書以存漢晉之實績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繼南北之疑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有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爾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君安敢處其縱言及於古有之皆六經之義或問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其寡也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也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萌乎其時乎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擢於朝直言屬於耳以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子曰婦人預爭則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

明所以康天下也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其畧達時令遠乎哉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其道何如曰靖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善無名無近惡人謂不密吾不信也問田疇曰古之義人也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問嵇康阮籍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未也視局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伶何人也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其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謂京房郭璞古之亂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一八

常人也崔浩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問謝安曰簡矣問王導曰敬矣問溫嶠曰毅人也問桓溫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問陶亮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問魏孝文曰可與興化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子曰其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掌國命視民如傷冀為不終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瞻其道何如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

道不足稱也問蘇綽子曰俊人也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際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聖經而歸衆傳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回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回始也秉經而任傳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墨白相踰能無微乎是非相援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二九

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末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而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謂歎於山河之固也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讀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後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辨命論曰人道廢矣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讀說苑曰可以輔教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其用智矣太初善發其蘊謂荀悅

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乎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譴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恠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閻孝綽兄弟曰鄙人也其文淫閻湘東土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蓋觀人於文也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問藏之之說子曰既其迹悶其心反一無迹難以事求也薛收問仲長子先何人也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躋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北山丈人謂子曰何爲遑遑若無急與子曰非敢急傷時息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之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

公之都礪溪則仲尼之宅四儉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之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樂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枻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描鼓武入于漢鰲盤裏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享操焉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然其有行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父兄晏然其有行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子謂片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或非續經薛收姚義以告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耶吾獨柰之何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黨劉峻亦知言哉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則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又馬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薦是菰必有豐年於是乎述作大備程元歎之曰夫子之成也吾儕之慕之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未嘗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也賈瓊曰夫子以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

夫子以續詩續詩為朝廷論禮論樂為政化贊易為司
命元經為贊罰此夫子之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夫子
以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
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其自言曰吾不仕
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足不雜學故明文中子
之歿也門弟子會哭者數日人已會議曰吾師其至人
乎自仲尼以來未知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沒
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之亂世莫予宗續詩書
正禮樂脩元經講易道而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
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又在中也請

函史上編 卷之四

三三

諡夫子曰文中子續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
子之書歸王氏其高第弟子有程仇董薛之倫
董常字履常河南人靜至而動極蓋靜不謚理而足用
焉思則或妙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
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寃是圖豈其然乎彥博未達退
以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常常
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諸子曰有之又圓而不
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侮者焉常曰濁而不
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悅常歎曰善乎
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曰仁亦何遠姑慮而行

之爾無苗焉為惟精惟一誠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
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能不違子謂程元曰汝師董
常何如對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而元也志仁義子曰
常則然矣汝於仁義未數然也繁師玄聞董常賢問
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
十五為人師焉陳晉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曰肯北而
豈以年哉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其沒也文中子
哭之寢門之外拜而受弔曰悲夫天之不相道也
沒明王雖興無與定禮樂矣 程元南陽人因薛收來
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自

函史上編 卷之四

三三

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又聞過而能喜薛收河東
人內史道衡子也內史見子於長安謂收曰河圖洛書
盡在是矣汝往事之毋失也及內史以非辜被戮收遁
于首陽山既免器服不除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
明文謂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類如也聞二
才之與退而學易曰乃今知人道脩而天地之理得矣
聞六經之旨曰乃今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
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明聖人窮而環
作此皇極之所以建而斯文不器也房玄齡曰道之不
行久矣夫子何營營乎收曰子非夫子之徒與天子夫

道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道則大夫脩於家大夫失道則士庶人脩之身脩之之道從師無常誨人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道之所以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玄齡謝之唐初興收詣秦王上謁延見問方畧語合意授記室參軍時軍務旁午收作書檄露布於馬上占辭該敏如宿構王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收定先建德之畫語具帝紀中王入觀隋宮室見壯麗歎之收曰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峻宇彫牆受辛以亡始皇興阿房而促漢文罷露臺而長此百代永鑒也王曰善從平劉黑闥有功封汾陰

幽泉上編 卷之二十四

三四

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璋嘗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未也璋曰君子無諾責無已然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問三有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璋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時居文中子之門非專經不以授而董仇程薛備聞六經之義叔恬曰夫子得四子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子之力也姚崇人山人馬信好義不忍捨道而干祿困於囊房玄齡曰益請乎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况爲已乎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難進而易退子謂我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又曰廣子曰簡而能廣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問孔庭之法曰詩曰禮而不及四經何也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家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鱗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

幽泉上編 卷之二十四

三五

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以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
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以其乎
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
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
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然後備諸
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言其深乎重其深乎重諸
曰姚子得之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敬出子曰
賢哉敬也以禮樂為問子謂賈瓊王孝逸少敬曰諸生
何樂賈瓊曰樂閒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
則尚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

南史上編

卷之二十四

三

不亦樂乎裴嘉有婚會薛方十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
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恒矣然猶在君子之後
乎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珙璧之迎吾
不入其門矣楚公作難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乃
矣是時門人扶風實威太原溫太雅並賢而清河
房喬杜如晦克巨鹿魏徵成京兆杜淹禮趙郡李靖
麟穎川陳叔達子俱事唐為名臣而房杜魏有佐命功
各具謨傳中太雅仕隋為長安縣尉以天下亂去職
不仕入唐高祖引為記室參軍與司錄實威主簿陳叔
達定禮儀廢黃門侍郎事秦王與秘書丞祖部尚書大

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必葬此地福第而寧兄大雅
曰若得家第並福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諡曰孝
達宣帝第十六子也封義陽王官尚書入隋久不調大
業中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
以觀其心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
後不亦善乎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
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今於
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世
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

南史二編

卷之三十四

三

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魏永為龍門令下車
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永
遂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子嘗言杜
如晦識時運若逢明主於萬民猶天乎蓋許之相也玄
齡問正主庶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而後能無私能無
私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
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者噫非子所及姑守
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薛收遊於館陶遇魏徵與
之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三月不出及
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

也子言之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
惡之謂魏徵曰汝與疑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疑也挺
若行於時有用捨焉又謂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
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其厲玄齡
忠而密魏徵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
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而子之從父珪從子授緒
經子仲弟曰凝字叔恬學於子請曰疑於先王之正行
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
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皆醜正惡直疑也獨安之乎
子悄然正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
而後已天不為怨谷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
而輟其正直成其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
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
許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叔其叔恬再拜而出仇璋曰
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與子笑而不答薛收曰樂然
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
旣而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一選叔恬常居栗如也子
弟非公服不見閨門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
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三年之富儻則散之親族
聖人之書及祭器公服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

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慎著
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也饗食
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也
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
者一歲再輸官御史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
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為也群居縱
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子季
弟曰續字無功子曰朋友之過也神人无功汝何敢望
焉已而逃於酒作五斗先生傳以自况子曰汝忘天下
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然晚耕東臯太守杜之松招之
見不往問禮對以禮明正服義服之辨灼然於情禮與
權曾不以沈酣廢也貞觀中脩隋史續持御史大夫杜
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授陳尚書叔達卒入史時長孫太
尉總史事叔達以太尉不說學而叔恬以論糾忤太尉
杜大夫又於太尉隙藏未出也貞觀末魏文公有疾病
叔恬問焉因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叔恬問何歎曰魏公
曰大業之際徵也與諸賢侍文中子矣子謂徵父房杜
曰賢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徵子時有不
平之色子曰徵乎行臨事自知之及貞觀初徵與廷議
上臨軒謂侍臣曰卿等每正色進諫感云嘉謨良策愚

幸不行誠行之古治可坐復也朕誠虛誠然知亦頗
審矣雖德謝明哲至聞義則服則庶幾乎古人諸公有
長久之策其悉陳無隱因引入宴坐酒行上曰設法施
化貴在經久秦漢以下不足襲三代損益於焉為常
其悉心以告無患不行徵時在下坐房杜屬目焉因越
席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
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書之也請以周
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召徵等復喟然曰朕夜讀周
禮真聖作也篇首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為民極大哉深乎已太息曰朕思之不井田
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
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
中書省會議數日不能定而退久之上宴開謂徵曰禮
壞樂崩朕甚聞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昔漢章春春於
張純今朕汲汲於卿等良以也徵曰恐對曰非陛下
不能力行愧臣等無素業爾房公退太息曰禮樂非命
世大賢不能及也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先見之矣使
黃薛在適不至此文中有二子長福郊少福時叔恬
以中說授福時福時拜受之退而辨類分宗勒為十篇
今中說是已首王通篇具陳其世家故觀者伎焉而福

時有子曰勅述祖德而作詩其詩曰伊我祖德思濟九
挺不常厥所于茲五遷欲及時也夫豈願焉其位雖屈
其言則傳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
樂咸若詩書具貽厥孫謀永為家寶其後文中子之
學唐司空圖宋柳開仲塗實尊之然續經不傳惟中說
具存
論曰予讀文中子書已論其世探其微恢恢乎其於道
也則明洞幽孤大而察小矣道觀其通故圖而不闕德
止于一故純而不雜學詣其極故曲而有當心中權中
會於道調適也故公而不黨平而不激聖宗周孔述
經道脩於近治反乎本以舉遠而該末也運昌則獻
尹謀時欲亂則閉而藏諸其巽言可釋法言足懣格言
足志深言之有遺味可存也可謂具體矣聞韓愈何無
稱焉曰愈華矣中說樸非所好也問司馬君實有傳曰
君實愿未達其微言晚宋何時有嘗言曰宋方以絕學
自詡然程淳公邵先生亟稱之矣曰中說之墓論語也
已甚曰是形也見其形而忽諸雖有至味未暇測也是
讀中說之大患也

汝指野鳥爲鸛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政以誅佞人
除殘豈敵百姓哉斬之餘不戮一人慰撫使復紫遠近
大悅遂定入關之計於是前祖趙子元吉守晉陽自稱
王侑爲皇帝移檄隋武牙將軍宋老生將兵屯霍邑大
郡縣亦向順下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師會積雨師不得進太原運
愆期不至重乏食軍中訛言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
陽皆內顧洵洵裴寂等請旋師世民曰今未菽被野何
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克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界
武周與突厥外附中離縱遠利太原亦近憂馬邑何渠
能動哉本所爲興大義奮不慮顧者爲天下生民也當
先入咸陽示形制之勢號令天下奈何遇小敵自沮且
師一旋將不可復合獨還太原一城之地焉賊耳高祖
不聽下令趣旋師世民將復諫則已寢不得入號哭於
外聲聞帳中高祖驚召問故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則
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能無恐
高祖悟趣軍還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拔霍邑斬宋老
生引見霍吏民勞慰賞如西河進克隔汾絳而突厥遣
士馬來助師時屈突通屯守河東汾陽薛大鼎首建自
龍門濟河入關之策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捨
之去而攻關脫進不克攻敵踵吾後此腹背受敵之道

也必先克河東然後西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庸累
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將望風震駭
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振槁耳若淹留自敝於堅城
之下使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
大事去矣且關中邊起之將今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
來屈突通自守虜耳豈足慮哉高祖兩從之留諸將圍
河東綴屈突通而自引大軍西所過罷離宮園死業貧
民出宮女還其親屬民歸附日至世民收簡其俊傑
官使照城尉房玄齡謁世民軍門一見如舊識署記室
參軍引以爲腹心專謀謀時高祖從弟神通子塔柴紹
段綸各起兵以應師關中群盜並使來逆師高祖以書
慰勞使咸受世民節度遂進軍長安令諸軍宿止塋壁
毋侵暴遣使諭隋將衛文昇等降不報進圍城敕城拔
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族十一月克長安稱唐
王奉隋代王侑爲皇帝尊隋主廣爲太上皇群臣請唐
王以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加九錫總百揆唐
王內自斷曰孤棄大政而自加九錫可乎羣臣曰歷代
故事也不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順其道以應
天順人豈相襲哉未聞以夏商之季行唐虞之禪也必
循魏晉之迹以欺天罔人孤竊耻之但敗丞相爲初國

府歸九錫殊禮於有司遣將徇山南山東諸州及巴蜀

下之與民約法十二條盡除隋苛禁民大悅起河西橋

涼王蕭銑起明年春三月煬帝薨于江都夏五月唐王

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改元武德大赦天下

復民田租一年義師所過復三年立四親廟追尊皇高

祖高祖曰宣簡公曾祖高祖曰懿王妣皆妃祖高祖曰景皇帝

考高祖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皇后追贈故妃竇氏曰

孝穆皇后遷隋代主侑為鄭公立子建成為皇太子封

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詔曰近世運遷革前所代

親族咸誅夷許甚夫興亡在天豈伊人力隋蔡公智

等子孫付所司量才選用詔禁符瑞定律令置學校以

秦王世民為尚書令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

文靜為納言竇威蕭瑀為內史令帝遇臣下有禮而群

臣益親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時帝鑒隋末拒忠諫

卷臣首開納言路而群下未有應者京兆萬年縣法曹

孫伏伽最先諫故不次擢賜帛三百匹秋詔廢隋離宮

別苑母繕脩詔隋元功世胄懷忠抗節極刑者加贈

諡其子孫以酷濫流徙者還之各十月朔帝親

錄囚徒監察御史李素立以直諫擢為侍御史時有記

死者帝特命之素立之曰三尺法王者法天下法

司戶帝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帝曰清要官而

第一謂權侍御史帝考第舉臣以詹事李綱及孫伏伽為

加誠直餘雖弊弊風俗已馬豈不負秦政長安秦王出

帥擊之破其軍進圍圻城薛仁果降隴右平薛舉河東

勇絕倫為金城校尉散家貲結客雄西邊隴右益起金

會黨聚施平羣盜稱西秦霸王軍大振盡得隴西之地

薛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眾勢益張進逼高

宗嗣使宗羅睺代討秦王堅壁不戰諸將咸請秦王

待之彼驕氣奮乃可克也今軍中故言賊者新相持大

十餘日羅睺盡乃遣將兵營茂水原誘之羅睺喜

盡銳來攻諸將復請秦王曰未可又故曰變其說曰

引軍自原北出不意臨破之羅睺軍潰走王自帥驍騎

急追之寶執叩馬諫秦王曰破竹之勢何可失也遂進

圍折嶺仁果大軍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乃逐諸將皆

賁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乃逐諸將皆

城之下人皆謂不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睺所將皆

隳外驍悍吾特出外意取之新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

仁果膽所以克耳諸將皆服謝不及以仁果歸斬其市

李密以其師降以為光祿卿封邢公道收撫山東寇叛

走襄城總管盛彥師擊殺之客長安人少好讀書嘗出

掛角端手右執牛鞭左繙書讀之越公楊素出行見而

與之問姓名素所讀書其為蒲山公寬子也立與語

大悅歸謂子玄感等曰吾觀密識度汝曹不及也必使

心結託楊氏高麗玄感反黎陽迎以為謀主客至軍玄

強敵退... 大自可... 其勿攻... 言也若... 以今百... 而此金... 不即已... 陽擊... 也然後... 將軍... 盡米... 從沿... 沙買... 此一... 王世... 虎牢... 矣祖... 娶... 折... 意... 為... 諸... 天下... 路... 失... 強敵退... 大自可... 其勿攻... 言也若... 以今百... 而此金... 不即已... 陽擊... 也然後... 將軍... 盡米... 從沿... 沙買... 此一... 王世... 虎牢... 矣祖... 娶... 折... 意... 為... 諸... 天下... 路... 失...

破... 收... 生... 之... 不... 新... 度... 密... 檢... 海... 也... 教... 大... 二... 見... 田... 士... 食... 漢... 郎... 與... 舌... 修... 之... 與... 中... 我... 破... 收... 生... 之... 不... 新... 度... 密... 檢... 海... 也... 教... 大... 二... 見... 田... 士... 食... 漢... 郎... 與... 舌... 修... 之... 與... 中... 我...

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每軍將副各一人
耕戰之務由是止焉精糧所向無私而府江法此
八月鄒公侑薨葬隋恭帝殺民部尚書劉文靜文靜材
皆在裴寂右而位乃下意執鞅不平與寂部會家
有妖召巫為厭勝文靜無寵妻使其兄上告之詔
吏文靜對獄曰建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中寂位
畧同今寂為僕射而甲第而官賞不異人東西征
討老母而京師風雨無期不無缺憾寂對曰父
明矣李綱蕭瑀皆白其不反秦王為固請曰昔在
文靜建非有之策已乃告寂及王成任遇懸隔今
有之非敢反也帝低回久之寂曰文靜上過人
遂殺之寂家四僕射寂師潰于介休定揚武周紀并州
齊王元吉委城遁冬武周將宋金剛陷晉滄諸州秦王
出師中相壁三年夏王擊金剛破走之武周走之
景城人號勇善射通豪俠以征遼功為鷹揚校尉
下亂殺河間守王仁恭開唐窮之裴機煩即取汾陽
陷金剛馬邑突厥立為定陽可汗遂稱藩吐谷
剛為建德所敗奔武周得之喜焉吐谷宋王
兵冠并州陷介州帝憂之僕射寂請行討之寂
將金剛擊之軍大潰晉州以北城鎮俱陷沒武周
并州元吉與其參佐變襲奔并安中震駭帝欲
乘大河以東獨關秦王奮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
何願假臣精兵巨萬珍武周克復汾晉於是發關
秦王將專之王引兵自龍門乘米河也相與金剛
對壘而軍令剛遣其將尉遲恭德義相別將擊虜
主孝基於夏縣秦王遣殷開山等邀之美良川大破之
敬德相繼引兵援王行本於蒲坂秦王目擊步
于從間道邀擊又破之還相壁諸將咸請戰秦王曰
魏德軍深入其精銳猛虜掠為實利在速戰我
銳挫其鋒分兵分路其心腹以盡計窮必走
而擊之靡不捷矣未宜速也於是遣偏裨乘間抄掠
饒道而大破之秦金剛食盡米絕走保相壁世民
及合從管別以誘之曰大王若入不日擊之不
十合從管別以誘之曰大王若入不日擊之不

身乎士卒疲瘁宜尋壁俟其糧盡進未晚也秦王曰不
能金剛力屈窮而走矣心雖矣於乘之若淹流使成計
將不可得功難成而後敗機難得而失吾忠和國
何身足顧哉遂策馬進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入戰
破之俘斬數萬人時秦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
中止一羊與將士分食之而前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
出西門背城陳季世勳與戰即王帥精騎擊之出金剛
軍後大敗之敬德尋相與戰介休及未安降劉武周
剛敗大懼乘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後復圖秦莫肯從亦走
突厥秦王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馬唐初武周之南
也苑君璋謂之曰唐王弟一州之衆取長安加向無
此天授力人力也不和北連突厥南結唐中觀變為
長策必毋輕敵武周不聽及戰泣謂君璋曰不
至於此已金剛在突厥謀走上谷武周謂君璋曰不
所矣顯州人殺行臺楊士林降鄭秋秦王世民督諸
軍伐鄭夏救鄭四年春師圍洛陽秦王移兵按虎牢
求戰虎牢獲其主建德旋圍洛世克降徐中山東平
天下給復一年陝號轉輸勞費幽州久隔寇戎復二年
鄭偽主王世克夏王寶建德也世克本西胡從母
術成王甲冑王以口史隋煬得幸至太僕卿越王
侗立封鄭公進太尉已遂以王侗而為之位鄭建
德目州津南人鄭重然諸好為任官亂入高
中為群盜字字化以就隋煬帝討大破之入聊
先謂諸王稱臣誅為逆者奉章進王越王越王
唐州州將淮安王神福又同安王王叔寶致書徐
世克質其父使使與世克言世克將奉叔寶
王公歸度漢族多妄語好男誓乃老巫姬目豈
初亡歸唐秦王以叔寶為總管知節為統軍世克
告者免後有實所秦王討之秦王遣行軍總管史
以先至昇詔秦王討之秦王遣行軍總管史
宜陽南據龍門對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
口斷其餉道美君漢攻迴洛城而大軍屯北邙
逼之河南州郡相繼降秦後魏東魏世克城守嚴
攻旬餘不克將士疲弊思歸請班師世民曰言

秦世民班師還獻俘太廟飲至赦世克徙蜀斬
夏建德世民為建德將劉黑闥起漳南及徐圓朗反
冬命秦王世民稱天策上將命趙郡王孝恭開府靖為
行軍總管伐梁破之梁主統降斬都巾孝恭高祖從兄
批三原人也孝恭沈敏有識量狗巴蜀下之俘擊朱聚
兵衆料降者不殺安魏魁秀通其舅氣擒虎與
論兵未嘗不數息以為孫吳復見也而後梁主帝會
統據江陵借號置百官本靖以行軍總管攝趙郡王

孝恭行軍長史伐之集師變州時秋潦漲惡諸將請俟
江平乃下師靖曰兵事以速為神今南軍士皆不知
即知之又以江漲惡吾未此俾下不誤薄若乘水傳其
聖薄之是以迅擊之方恭曰善於是帥兵二千餘艘
東下板荆門官第一鎮黃陂險絕不得舟乃悉出宿衛
師至更人隱倉卒無兵江陵外不備乃悉出宿衛
拒我孝恭擊之靖曰不可彼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
若我來問學之勝今急之必併力死戰正兵擊未易
當也孝恭不從帥師得戰而敗越南岸靖見狀果勝
而爭水城拔之棄所獲舟艦於江中諸將皆曰破敵
邪又攻水城拔之棄所獲舟艦於江中諸將皆曰破敵
獲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而後兵而集
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何用之今棄舟艦使
內動經旬月吾取之必矣統授兵見舟艦疑不進
謂孝恭曰天不祚梁始不引渡支令乃降即百姓
蒙惠深矣奈何以我故陷百姓於塗乎乃下令開門
西安上總 卷之三十五

中正依周恭制掌知州內人物品量置州縣鄉學一經以上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改大總管府
為大都督府官制宣郡王孝恭都督靖克丹陽誅輔
公公祐齊人與杜伏威少相愛成威兄事之已相忌
公祐公祐陽寧道碑穀曰自免伏威八請令其將守
賜公奪其兵詐稱伏威不得發遣書令起兵遂逼宋
帝據梁陳故部置百官詔帝靖討之止發器上命取
水飲水勿為血舉坐驚失色帝色自若曰此
衣校首之微也一飲而盡衆大服公祐道
鎮斷江州禁却月城延宋才餘里楊角又結西
以聖師石惠亮等壁不戰諸將曰惠亮雖強水陸
義次決石惠亮等壁不戰諸將曰惠亮雖強
一攻不可平拔不如陳祐宋建業陳祐惠亮降矣
一奔而銳卒也今攻寨且不下石頭城破令進
攻不克而惠亮等躡吾危矣且惠亮正通皆百除
賊非怯野闕者獨飲以是我師挑之戰可破也二也拔
公祐擒矣并泰曰善使嘉兵攻城壘而精兵結陣以
向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勇追與戰人破之
惠亮等逃去進攻建業公祐出走擒斬之江南平
新律定均由租庸調法蓋均田兄秋突厥入寇秦王
出師受盟退秋冬行幸慶善宮獵南辛終南獵圍
川高陵還宮是歲江八年春慮囚夏行幸鄠獵于
甘谷作太和宮秋還宮敕太府檢校諸州權量是歲突
九年春詔太常定雅樂命州縣修城隍復置十二軍以
裴寂為司空有旱李于鼎令州縣各祀土稷里相從
申祈報洽宰于卷舌其練勤行者
那里之歡詔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遷大寺魏庸鄆
者勒夏六月太白經天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格鬪死玄

武門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賜為父後若爵免民連租宿

武帝之起晉陽也本秦土世民之謀許以為太子王國
賦而建成得立已秦土以神武定天下帝以前世官
命開館延文學之士秦王上為王公上開府置僚屬且
每房六人虞世南褚亮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
達蓋文達許敬宗等文學館學士十八人王公士人謂
之登瀛洲蓋是時天下士無不為之矣而太子
事諸姬嬖與比而傾秦王毀言日聞帝意頗感之乃
成懷慕竟勇三千人為東宮衛發幽州突騎三百置諸
坊以帝特幸仁智宮使元吉因就圖秦王而露置慶州
都督楊文幹發兵反與表裏相應事聞帝大怒召建成
建成懼不敢赴從廢事主簿趙弘智計貶損車服以從
者詔仁智宮見帝叩頭謝奮身自撲帝怒不解弘智
以兵守之命秦王討之幹誅之而元吉與趙弘智等
為建成請事得解獨歸宮廢王往帝社海流楊州
會突厥入寇或說帝徙都日突厥所以寇關中者以
女玉自在長安故也若徙長安而不都則胡虜有息矣
帝欲從之秦王力諫曰我狄馬患自古有之未聞有徙
東都邑以避寇國存者陛下聖武龍興四征無敵奈可
首鼠北游四海之羞為百代笑乎弘智數年之期而
建成與弘智之強致關下若其不效遂都未晚帝曰善而
成其利帝怒責秦王會突厥利實利二可并也
至幽州突厥受盟去於秦帝召秦王謂之曰首建大
削平海內朕汝之功吾欲汝為嗣汝因辭而建成焉
儒儒之日又吾不忍辱也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
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秦王前游洛不
欲違勝下不許而建成元吉相與謀脫秦王至洛將不
可復制不如前長安盡前其羽翼則一也夫耳乃家今
人上封事阻之不果行於是二人日夜與弘智謀于密
殺之而秦府僚文學智計之士多斥逐捕外府僚將
知節制遲敬德等皆誘為已用不聽則諸恩殺之府僚
惶懼不知所計乃出告玄幹私長孫洪恩曰今秦府已
成一旦禍發秦府僚朝塗無實杜機莫大之憂不肉相
王行周公之事外國家可也無忌以告上嘆曰骨肉相

其發乃以義討之不亦順乎府僚皆曰禍誠朝矣可暇

戎古今大惡存誠知禍在朝夕然先發即禍自我作使
其發乃以義討之不亦順乎府僚皆曰禍誠朝矣可暇
及夕夕而謀之無及矣且齊王固度終不奪不願當
謀軍謀實言但秦土除取東宮父掌耳彼與太子謀事
未成業已之有取太子之心令得志天下非彼居才也
何能止夫之節志壯懷之計手王猶未涉眾口大主以
舜為何如人王曰聖人也眾曰秦誠大聖使彼波不出
井中之泥塗靡不下則廟上之安能幸彼波大下法
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所存存大也秦王
上以決疑不疑何一上而不吉庸得已乎秦王意乃決
帝以太白再經大博奕客秦太白金見秦外秦王意乃決
帝以狀報上於早王與秦帝言建成元吉與後宮淫亂
意專欲殺上似為世京建德報警臣未達若獨獨見
諸賊賊于帝大震怒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參是秦王
遇害帝力於池池必甲武門而建成元吉入格闕誤
牙至帝加頓首曰太子將王作敬德德人敬德與王
不圖今日乃見此事事驚帝曰朕已自換恨不與王
吉則父子不親父子不親而弗斷大亂之道也建成元
吉草昧本非始謀所力又無功乾以疑嫌相擠而為亂
內外歸心陛下若處以示良委之與務天下事大定矣
帝釋然曰此吾夙心也侍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未已
敬德請客手執秦內外諸軍受秦王節度然後定帝
召秦王入慰撫之秦王跪曰上孔示更生相與疏勸者
久之於是立秦王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委太子處分
太子命縱禁死鷹犬四方貢獻聽高士廉為侍中房
百官陳治道政令有蕭中外大悅
玄齡為中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左右射僕八月見者三
詔傳位皇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帝赦武德流人定勳臣爵邑長孫無忌封齊國公玄齡
裴顯公侯君集翟國公長孫順復天下民田租一年闕
德崇紹而下進爵邑各有差
內及蕭芮虞泰陝鼎六州復二年民八十以上賜粟放

宮女三千餘人立皇后長孫氏突厥入寇至便橋陳六
師便橋及突厥頡利盟使橋見志禁淫祀禁占卜非龜
兆易占者置弘文館冬十月朔立子承乾為皇太子封
皇子五人為王蕭瑀罷詔宗室王非以功封者降縣公
具封追封故太子建成故齊王元吉王禮葬之

太宗文皇帝貞觀元年春燕郡王羅藝反伏誅藝素陽
德高州道亦招之藝曰化建德建德帝後不
從也其居公乎未歸國高祖遣之去王明姓拜生
明衛大將軍而藝自功歸帝為秦王特遣人至藝
所安反統軍發擊之藝走死傳首京師詔民男二
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為聘娶貧不能自行者

由史上編卷之三十一
親戚鄉里資之節夫大十婦人有丁者分天下為十
道因山川形便為分曰關內河南河東
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蘇劍南揚南
外命婦親蠶赦朝堂訟冤陳事者悉上封夏山東早詔
所在賑卹蠲租賦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孫伏伽為諫議大夫八月丙午蕭瑀為左僕射諸
淹參議朝政自是朝令必待
諸州賑問下戶蕭瑀罷命吏部四時選舉併省文武官
二年春長孫無忌罷無忌罷無忌罷後
朕洞然於朝故示無忌罷後
不許皇后助為請乃許之三月朔日關內諸州饑民
鬻子者出御府錢贖還之早詔責躬赦夏詔掩骼斂

亂多
暴骸詔州縣置義倉夏州降梁州都城朔方諸帝引突
萬均擊之師都從
父弟洛仁斬以除秦唐雅樂
今奴上變告主者斬詔文武官年高致仕者朝參日位
本品見任官上出宮女三千人冬十一月有事於園丘

男貞觀貞觀三年春耕籍東郊享太廟裴寂卒寂坐
人通免武德中貨賂公行
秦叔寶之由也左僕射玄齡右僕射如
晦共尚書靖守秘書監徵並參預朝政夏四月太上皇
徙居大安宮賜孝義粟五斛八十以上二
家司禱祠名山大川遣使行諸州振撫令百官極言得
失秋置諸州醫學八月朔僕射如晦疾辭位是歲
其尚書靖守
軍分道擊突厥四年春正月朔日食武幸溫湯還宮中
書今彥博侍中珪檢校吏尚書賈恭豫朝政早詔公卿
言事尚書左僕射如晦薨葬杜裏公尚書靖平突厥俘
頡利可汗以來詔獻太廟八月七月
不便時宜者皆執奏右僕射靖恭諫朝政長城南隋
末暴骸祭之禁古帝王賢烈陵墓無芻牧春秋祠祭冬
行幸隴驪陵二年還都除鞭背刑大有年斷死刑歲二
十九人是歲置西州
呂王獬泰來朝五年春封皇弟五人子七人
為王夏詔諸州刻削京觀加土為墳以金帛購中國民
隋亂沒突厥者秋詔使詣高麗葬隋末死戰士詔自今

決死刑三覆奏京諸司五覆奏決日向食咸膳徹樂各行幸溫湯獵驪山賜新豐馬還宮是歲林邑新羅入貢州總管馮盛入朝六年春正月朔置律學幸九成宮秋如慶善宮冬還宮錄囚徒七年春詔隋逆臣化及虔通等與重典子孫禁勿敘二月侍中珪罷守秘書監徵為侍中造渾天義秋山東河南大水遣使賑恤三十冬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帝曰朕為官擇人惟上之視行之舉非狩少陵原八年春詔僕射靖等克黜陟大使行天下察吏治問民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所至如朕躬親幸九成宮夏五月朔日饒龍布山崩山東河南淮南大水秋八月有星孛于虛危十一月冬還宮右僕射靖疾辭位是歲吐蕃高昌女國百國使九年春詔鄉置長佐教民分民貧九等夏閏四月五月太上皇崩秋增太廟為六室廟制唐太祖位冬十月葬獻陵特進瑪復參預朝政特進瑪復其王以歸十年春帝親政太上皇崩出諸王都督諸州見封夏六月尚書右僕射彥博傳侍中師道特准徵參議朝政徵以日疾詩仍預政皇后長孫氏崩冬葬文德皇后禁上書告訐者錄囚徒是歲入貢十一年春作飛山宮免雅州民定律令營山陵漢世諫作山陵免子孫倉符勞幸洛陽祭漢文皇帝自為禁制因山為陵今裁容棺

陵降洛州四建免一歲詔行新厓玄齡等所定夏詔河北淮南舉孝弟淳篤閑時務儒術該通文辭秀美識匪體及可牧民者給傳詣洛陽宮虞國公溫彥博卒葬溫恭公秋七月穀洛溢壞陝河北州縣幸水所巡觀賜瀕河遭水家粟帛穀水溢入洛陽宮門尸據石掖門離宮館材給以百官寺十九所洛水溢洛水溢入洛陽宮門尸據石掖門官上封事極言關失冬賜佐命勳戚大臣亡者塋陪葬獻陵幸懷州還東都獵洛陽苑十二年春頒氏族志是山東崔庸李鄭諸族以地望相矜羽翬婚姻必多責財幣即兄弟群從更以妻族相陵帝命史高士廉等編責天下譜牒實史籍考真偽褒忠貶逆分九等崔高祖與蕭蕭梁灌皆起微細右位宗族至今豈必世祿哉高氏何殊山東東漢降在江南雖有人物曹何足道乎日史上編卷之八子孫衰替猶印然以上皆以門地自負厥後松檟乎夫門地何可常也今三品以上皆以德門動勞文學致貴觀等重何來世舊門戶也命吏判定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千六百五十一家曰民姓志願為行幸河北觀砥柱祀禹廟觀鹽池幸蒲州長春宮免所過民今年和降官冬獵始平賜高年粟帛是歲洛陽二州野蠻或誘進州總管牛庭州縣及慶州督善行討平之吐蕃寇永寧公王珪卒葬王懿公夏幸九成宮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反伏誅結社率突利可汗弟也為中郎將久武關等奮擊之退走虜盜夏旱避殿減膳分遣使賑恤駿馬欲亡入北庭獲斬之理冤獄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雲陽石磽者方災遣如

事 村皇弟元嬰王皇子福趙王秋立思摩為突厥可
汗率所部歸建牙漠北月朔日誌久還宮中書令師
遣黃門侍郎泊然知政事諸州置常平倉定或徐州野
蘇大如奈交河大總十四年春命有司讀時今幸魏王
泰第蘇維州長安縣免延里幸國子監視學命祭酒
講孝經高第牛精勤者幸國子監視學命祭酒
學舍千二百間增廣生徒二千一百六十員
遺子弟入學帝以師說多幸國子監視學命祭酒
正義今學者誦習焉幸國子監視學命祭酒
安西州置安西都護冬幸同州狩苑山還宮日南至有
車于園丘北海去京師萬五千里十五年春幸洛陽
出史上編 卷之二十五 四 八二七 汝成
宮幸襄城夏詔來歲二月有事于太山定登封儀以星
變停封避殿減膳星李于太冬幸嵩陽還宮是歲以文
使撫安西州赦諸州死罪囚實安西州括浮氏附籍亡
射玄齡進司空冬獵武功岐山賜所過大縣局幸慶善
宮幸溫湯還宮十七年春特進鄭國公徵愛葬魏文貞
公圖勲臣二十四人像于凌煙閣齊王祐反賜死內侍
省復齊州一年榮威守夏太子承乾謀逆廢為庶人漢
王元昌尚書君集坐連謀誅立晉王治為皇太子魏王

亮參預東萊郡王夏改葬隋恭帝六月朔秋刑部尚書
亮參預朝政冬錄繫囚十八年春幸鍾官城幸鄠幸溫
湯給復突厥高昌夏如九成宮秋還宮侍中洎文本周
竝中書令黃門侍郎褚遂良參預朝政冬十月朔庶人
承乾卒是歲安西都護十九年春二月幸洛陽留皇太
子於定州監國開府儀同三司士廉侍中洎中書令周
太子詹事行成太子石熙子季輔輔監國掌機務六師
征高麗發洛陽司徒無忌中書令文本師道從封殷少
師比干墓贈太師帝自為文以少牢祭賜夏四月晉師
幽州大饗士城南中書令文本卒于師世勣拔蓋牟城
由史上編 卷之二十六 一 八二七 汝成
亮拔單沙城五月駕渡遼拔遼東城進降白巖城攻安
市不下詔班師冬還營州以太牢祭死事者次渝關饗
士還并州殺侍中洎敗中書令師道工部尚書二十年
春帝在并州赦起義時編戶復三年後帝一年從伐
竊遣大理卿伏伽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察
三察戶口流散籍帳等沒二察農桑不勤倉廩減耗
宗并嚴駕還都殺刑尚書孫亮亮鄭州榮陽人
將軍建威將軍帝告亮不脫坐屬亮亮無撓辭得釋
帝以全累亮亮封即國公侯集誅以亮亮奏其將
反詔亮去還向書與亮及是陝人上書告亮反按之
得其狀皆言亮當誅傳作少監李道帝書及賜其

得所繩糾在諫官天子廣耳目資啓沃自益在文學侍從始監國即以謨議幃幃臣玄齡如晦相大政召先太子宮臣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置弘文館選天下文學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其官充學士日直宿具中聽朝暇輒親詣館與講論前古思繹治道商畧時務抵夜分乃罷有上書言事者皆黏之屋壁出入省覽嘗謂輔臣曰宰相之職當爲天下求賢才隨材而官使之比聞公等乃聽訟不暇給安能助朕求天下之賢良繼自今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犬事當奏者關僕射令毋妨本務制軍國大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

國史正編 卷之三十五

黃門侍郎駁正之中書舍人執所見陳議雜署名上曰事謂王珪曰國家本制中書門下相檢覆非以相加以人見不同務質難往復求至當也脫各護己短遂成怨隙若避私怨知非不糾將國事日非矣卿等當徇公忘私毋雷同又謂輔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不便當論執比惟順從不聞違覆非朕求卿之意也若但行文書誰不可居此位者何必擇才玄齡等皆頓首謝帝嘗從容與輔臣論隋文帝之爲君也玄齡璠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至日昃五品以上每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抑亦可謂勵精之王矣帝曰公

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又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既知上意惟取決受成卽有愆忘莫敢違覆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各司天下之事而宰相平章其上審熟便安乃後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庶其理于敕自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執奏毋阿從不盡已意帝以制敕既下諫官以其職諫不從則遂非從之恐後事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則匡正諸司於正衙奏事御史服豸冠彈事對仗讀彈文帝謂侍臣曰朕曩得方士以爲天下之良方也近示方士云皆非良木心不正脉理皆邪方雖勁然厥矢不直朕以方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萬機至衆何渠能諳悉乎命京官五品以上更直中書省延問民疾苦及政事得失帝謂執政曰賞罰國大柄常恐以己私喜怒干之故欲公等極諫然舍已大卿公等亦宜受人盡言不可以喜怒爲取舍也苟自不受諫安能諫人又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與博亦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虐也魏徵對曰八君雖甚聖智當虛己受人使天下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此謂大智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口誦堯舜之言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覺以至覆亡

帝太息久之曰前事不違吾屬之師也群臣以帝神采英毅進對多失措帝往往假辭色誘使盡言嘗對侍臣言人欲自見形必資明鏡欲自知過必假忠臣朕比來決事違誤公等或以爲事小不執奏朕懼之矣夫事失未有不由小而致大者此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乃公等親見公輩常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等念龍逢之死則君臣兩相保矣羣臣皆頓首謝帝以爲欲天下民且得所在都督刺史疏其名屏風坐卧觀每得其在官善惡之迹輒注之名下備黜陟以縣令充親民詔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又以爲官在得人不在負多并省內外官定制爲六百七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才足矣諸識王體具如此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能與人同利故也紂瑤宮瑤臺而民以背叛者不與民同樂故也夫美麗珍奇人之所欲若專之自予則危亡立至朕嘗欲營一殿材用已具以監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意勉約已裕民或有請重法治盜者帝諭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役繁重官吏貪縱饑寒切身不顧廉耻而然也弭盜之本獨在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牧安之使衣食有餘將自不爲盜安事重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法耶初年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租賦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克腹腹飽而身斃故人君之禍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嘗自思不敢縱欲也天下蝗帝入苑中見蝗撥而祝曰穀者民之命也汝食穀以傷民命寧食吾之肺腸舉吞之左右爭進曰惡物或致疾帝曰使年穀豐登天下乂安卽移災朕身是所願也竟吞之是歲蝗不爲災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空厥鹵畧者戶給絹一匹帝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卹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詔計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五

三十四

死囚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其門下省視視有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伏聞戶讀明堂錄炙書云五職之系咸附於背嘆息久之爲除鞭育之刑賊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十惡爲御史所劾帝曰昔唐虞二帝以大聖爲天子猶不能化其子况崇一刺史其能使比屋皆不爲不善乎今劾之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大罪矣詔自今所部民十惡勿劾刺史但明糾察論如法定勲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且曰銓叙未當各自言其辭於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與兵關西有兄弟義類同

山東百戰悍敵房玄齡杜如晦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報帝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起兵蓋亦自營禍害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房杜運籌帷幄計安社稷論功行賞宜在叔父之先叔父感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與功臣同賞耳諸將相謂曰陛下至公人淮安王尚無私况吾儕乎遂皆悅服秦府舊人陰官或出前宮齊府人後頗怨咨不平房玄齡以爲言帝曰王公至公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見宜以荆舊爲先

後哉也必新而賢而不肖安可食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失政體矣其後有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帝曰朕以天下爲家兵何論新舊乎不許漢州刺史龐相壽坐贓免以秦府舊人敕復官魏徵諫曰秦府左右多矣若人恃恩私爲貪冒則爲善者懼矣帝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念不得獨私故人賜帛而遣之相壽流涕去帝遇群臣甚恩房杜王魏諸大臣慮無不以恩禮始終者事各具紀謨傳中右僕射靖以足疾乞骸帝曰朕觀自古居富貴知止并皆鮮公識大體避位自重朕甚嘉之今聽公非直成

公志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下優詔以特進還第賜靈書杖疾少瘳間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貞觀末玄齡嘗以譴還第褚遂良諫曰玄齡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可謂無負願毋以一青掩大德帝幸芙蓉園玄齡戒子弟汛掃庭堂曰乘輿且至有頃帝果造其第載還宮申公高士廉卒將出哭左右力諫曰陛下適餌藥於方不得臨饗願幸爲社稷自重不聽無忌中道伏輦臥流涕帝乃還入東苑南望哭涕下如雨及柩出復登樓望哭馬郇公張公謹卒帝出次發哀有司言辰日忌哭泣帝曰君臣猶父子哀發於情安問辰日哉遂大初上定

天下作奏王破陳樂已名七德九功之舞蕭瑀言宜時
武周建德仁果世京擒獲狀以大武功帝曰公知其一
未知其二彼其皆一時人傑朝臣或北面而事之今必
使觀者見故主屈辱之狀心能無傷乎為此者無已迫
乎瑀拜謝不及帝嘗獵驪山草山望見園缺不合如左
右曰目陳不整而不刑則墮法刑之則吾自高臨上求
人之罪難乎止為下矣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墮之
車長孫順德受絹賂覺賜絹數十疋大理卿胡演爭以
為不可帝曰彼有人性得絹之厚甚於受刑如不知愧
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有司言皇太子當以二月冠請備

唐史補編

卷之二十一

三

儀仗帝以東作興命改十月蕭瑀言陰陽家謂不如二
月良帝曰吉否在人豈在時日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焉
吉其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何可失也
中外屢上祥瑞帝曰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
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時吏焚連理木魚
白雉而食之豈謂盛世哉詔自今非大瑞毋表聞嘗有
白鵲巢寢殿槐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帝曰瑞在得賢
此何足賀命撤其巢帝令封德彝舉賢才久無所舉詰
之對曰非不盡心苦於今未有才耳帝曰古致治者豈
借才異代乎獨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爾愚已不知人安

可誣一世之賢才德彞歟謝工部尚書段綸徵工匠至
令造傀儡嘗巧帝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以供軍國用
也乃令先造戲且豈監工日號戒毋作淫巧意耶綸
階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宜餽銀大發米之歲可得數
百萬也帝曰朕為天子所乏者非財恨無嘉言可利民
爾與得數百萬金何如得一賢才帝嘗進一嘉言
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汝未嘗進一嘉言
舉一賢士而言利豈欲以桓靈俟汝耶是日黜萬紀還
家帝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奏舉之不已帝正色曰
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

唐史補編

卷之二十一

三八

士及慙謝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上
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當以譴邪罪之初年以突厥
方盛日引諸衛將率數百人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朕不
使汝曹穿地鑿苑置專之於弓矢居閑則為汝師禦寇
則為汝將庶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或諫集將卒射殿廷
設狂狡出不意竊發非所以重社稷也帝曰王者以四
海為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當人推心置其腹中奈何
於宿衛士加猜忌乎不聽而士皆自勵為精銳每出征
身先士卒輕騎前深入所得降卒悉使故降將將之與
射獵無間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叛去諸將疑尉遲

因請殺之帝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耶遽釋之引入卧内遺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成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爾敬德感泣卒爲上盡死晚年征遼召長安耆老面見勞之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蓋蘇文賊殺其主不道朕將親討之今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無多憂出布粟賜馬次定州親坐城門以度師人人慰薦在道卒有病召至榻前存慰付州縣療治李思摩中流矢親爲吮血攻白巖城既請降而中懷帝怒令軍中得城日當悉人財賞將士已復請降受之李

勛曰十卒所以冒矢石不顧其死者利虜獲故耳今城垂拔而受其降無乃傷戰士心乎帝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掠誠朕所不忍城克之日請因將軍悉頒庫物犒六軍贖一城之命卒受降而全初年突厥盛強帝感晉陽藉兵之辱日練士爲侮戎突厥至輒創請盟許無何虜驟衰突利可汗求入朝帝謂侍臣曰曩突厥盛疆馮陵中夏用驕恣失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蓋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行或失道即危亡立至亦若晁而已矣奈之何不懼卿等毋諱苦諫以佐朕已頃利諸部皆叛散會大雪馬牛羊多死民大饑

鴻臚卿鄭元嘽使其國還言於帝曰戎狄興衰車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饑畜羸亡徵見矣而薛延陀回紇諸部衆咸叛必急擊勿失也廷臣交以爲擊便帝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而頡利復犯邊乃命將分軍出擊胡大破之陰山擒頡利降其衆十餘萬詔羣臣議區處之宜議上帝悅中書令彥博言王者如天覆地載今突厥破滅餘種歸義宜救其死亡散處河南地敘以禮義職之耕種爲編氓魏徵以西晉往事爭不得度朔方地目幽州西至靈州處降胡其中分突厥地左置之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填馬父之突利弟結社率結種人作亂帝思魏徵言乃大悔徙突厥內地養亂也然終已不怒立懷化王思摩爲泥孰侯利苾可汗賜國姓今帥種落還故部思摩行張宴置酒引之前賜卮酒謂曰人情樹藝一草木見蕃廡輒喜况我養爾民息爾馬牛羊今豐熾如此能無念乎獨念爾父母墳墓在河北苦遠遣爾還舊廷慰爾衆殷殷懷土之思思摩泣下奉觴言臣破亡餘息賴陛下再恩生得還骨舊鄉死不恨時華夷觀者數十萬莫不感動悲涕馬康國求內附帝不受曰前代帝王好招徠絕域張服遠之名徒糜費百姓

疾暴傷上必臨視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繫獄當死上變告事遂敗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具帝面責承乾承乾具服且曰臣爲太子優何求但爲魏王所傾與宮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抵此耳今臣誅不恨第泰爲太子即其計行恨也帝謂侍臣曰何以處承乾羣臣惶恐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帝乃詣太廟謁告謝過流涕者久之於是廢承乾爲庶人賜元昌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官僚以不諫諍免獨庶子于志寧以數諫爭見褒君集獄既具帝謂王臣曰君集故有刀欲勾其生可乎率臣爭不可帝乃泣謂之曰與公長訣矣所之而原其妻于帝嘗使李靖赦君集兵法皆集言於帝靖原反矣帝問何也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者而匿其精者夫以知之帝以問靖對曰此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所教之以制四夷而君集向求盡臣術非反而何承乾既獲罪選王泰入侍帝向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王帝謂侍臣曰昨書崔悅我神云臣今日始見陛下于臣先之曰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青雀泰小字也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典亡於爾願幸謙思陛下萬歲後梁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授晉王爲此言獨何心乎陛下前以不明嫡庶之分故致此今必立魏王猶先措蓋晉王國以安帝流涕起入宮會泰恐帝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形然色幸怪問以實對帝時帝春秋高太子廢諸王多不恤然悔誤許立泰矣時帝春秋高太子廢諸王多不軌而儲貳未有定日恨恨自憊一日留大臣無忌玄齡世勳遂良謂之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誠無聊賴因自投牀下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無忌等

請所欲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帝乃使治堦
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出御太極殿召群臣謂曰承乾悖
逆泰亦凶險諸子誰當立者衆同聲應曰晉王仁孝當
立也帝大悅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時年十六降泰爵東萊
郡王幽北苑府治遼寧詔自今太子失道藩王有窺伺者
兩棄之爲著今皇太子定立詔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殿
門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入乃入坐乃
求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太子立帝遇物輒誨之見其
飯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乘馬曰汝知
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乘舟曰水以載舟亦
溺史上編卷之五十二 四五

太子仁柔不類已憂之謂太尉無忌曰吾如稚奴正時
頗囁頤不循法治自幼為淳然諺有之曰生子如狼猶
恐如羊恐不任社稷奈何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
之才太子仁恕誠守文之德也帝悅而太子大安初帝
卽位時慨然語羣臣曰今承大亂後恐斯民難理未易
及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
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而渴者易
為飲也惟陛下加意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
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
欲乎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

國史正統

卷之二十五

四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
放桀武王伐紂夫非承大亂之後耶皆身先教化以致
治平若謂古人淳朴漸致澆訛則至今日當悉為鬼魅
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帝深然徵言事務於教化元年饑
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憂
心慙惻形於寤寐民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數年後海內
升平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
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路不拾遺
外戶不閉行旅野宿取資道路焉時封德彝已死帝謂
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中歲以天下又安尤兢兢所以為治謂侍臣曰人主一
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嚙齧
各輻輳而攻之求自售人主少懈而一有隨之則危亡
立至所以制也嘗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宮室
營構已成勿數改移勿易一椽一瓦所損多矣若慕奇
變法不恒其德勞擾實多又嘗言治病如治病病小愈
尤宜將護儻遽自縱病復作不救矣朕有二喜一懼比
年豐稔斗粟三錢中國幸安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
虞二喜也然治安則驕侈驕侈則危亡朕日慎一日惟
懼不終欲數聞卿等諫爭耳魏徵曰內小治安臣不以

國史正統

卷之二十五

四

為喜所喜者陛下居安思危天下幸甚謂羣臣曰貞觀
以前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貞觀以後繩愆糾繆為
朕計安天下魏徵之力也皆賜之佩刀晚謂侍臣言古
帝王平區夏不能兼從戎狄朕德不逮古人而成功過
之何也群臣咸頌述功德帝曰卿言過矣朕所為致此
者止五事人君多忌疾勝已朕見人之善如己有不憚
自服人行能不能兼併朕棄短取長俾各材諸用人主
進賢則賓諸懷退不肖則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
肖則矜之人主多惡正直畏挾撻陰誅顯戮之朕踐踐
來正直之士比肩朝廷未嘗一過謫之自古皆然中幸

賤夷狄朕愛之如一故其部落親附朕甚恩此五者所以成今日之功也羣臣頓首謝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房玄齡曰方草昧時群雄競逐攻降戰克創業難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天授人與無足難者惟既得天下驕逸易生人欲靜而徭役興世衰弊而倍古作守成難哉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得一生親見創業之苦故難之徵與我安天下懼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故謂守文之不易也然創業之難者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共之皆頓首謝帝年十八舉義兵二十有四定天下三十有九而天下太平壽五十三年而崩

舊唐書卷之三十五

四八

而自漢衰魏氏更魏晉南北之酷而九域輻裂者幾二百年感止矣天眷北顧高祖以寬簡同待漢祖而太子勇智天錫並效於文德武功萬邦茲統一焉豈人力也哉文皇行師制勝自黃帝蚩尤而來未有也已勵精於三代之盛受諫用賢持衆良以薦諸庸若一未嘗有勇智焉不庶幾哉於德詒所稱用八惟已改過不吝寬仁彰信者昭也柝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有以致之矣

房杜魏相謀

房梁公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杜泰公如晦字克明京

兆杜陵人也開中皇天下混一人皆謂隋祚且未艾玄齡父彥謙以刺史入朝從至長安私憂之言於父曰上無功德獨以外戚故擢神器而有之顧不爲子孫計久長嫡庶淆紊修儲相傾終且有蕭牆之憂世雖平亂亡可立待也如晦補滏陽尉棄官去與玄齡俱受學王文中子受佐王之道已太宗以敦煌公徵俱受學王策走軍門上謁一見如舊識署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授府記室封臨淄侯每征行必從所至收人物致府幕引如晦爲府兵曹參軍諸將有勇力智計者與密結令人輸忠力王引漢光武稱鄧相語太息曰自吾得回

舊唐書卷之三十五

四八

而門人益親出入十年軍機府政洞曉縣決軍符檄駐馬立辦而文約理盡嘗入見高祖高祖嘆之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歆對面談已隱太子卻府僚多以譖外逐如晦出爲陝州總管府長史玄齡走見王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非如晦無可與共功者奏得留太子將發難二人以方士服夜入府定畫王爲皇太子二人擢左右庶子太子即位玄齡爲中書令爵邢國公如晦爲尚書爵蔡國公時天下新定二人並相諸臺閣制度典章文物率討裁定而行之母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矣如晦至卒

用玄齡策蓋玄齡沉幾善謀而如晦負大節能當機立斷故也時上倚毗二人特甚常總衆職平章之侍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兼數職意以諷帝怒之曰師合欲離間吾君臣耶斥之而委任益專及如晦以疾告詔給常俸聽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也疾病帝幸其家撫視哽塞晁哭爲之慟贈司空諡曰文忠公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軸朕今獨見公爲法然而玄齡居相位積十有五年夙夜任公登賢下不肖不欲令天下一物失所聞人善意絕媚忌若已有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格人女爲諸王妃男尚主權寵隆極而卑賤人咸得自盡或以事被讓必積賴謝罪畏惕若無所容累表辭位詔不聽久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讓帝曰國家倚賴公久矣一旦去如亡左右手卒勉自愛爲國帝征遼詔留守京師有諸闕上變事者玄齡問爲誰曰我乃告公玄齡不發視馳騎送行在帝聞有告變者問爲誰曰房玄齡亦不啓視立斬之蓋相信如此帝嘗在洛陽悅司農卿李緯來者帝問玄齡謂何對曰玄齡無嫌帝還自遼左耻以天緯好賢耳才聞他語帝遽改置官玄齡之大困於小夷規再舉時文德皇后崩魏徵卒群臣以上意堅莫敢諫玄齡疾甚顧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

王功大勸太子早爲計及太子敗王召見貢之曰爾
間吾兄弟耶徵神色自若曰先太子早從徵言適不至
此帝異而禮之及卽位拜諫大夫日親幸說用時時引
至卧內促膝訪天下事徵亦自以爲不世遇展底蘊無
隱每與帝言仁義治世之道未嘗不反覆自竭也恒割
切當上心拜尚書左丞會詔遣使點兵相德彘奏中男
年未十八軀幹壯大者宜并點從之敕出徵執以爲不
可持不署帝怒召見讓之曰中男壯大者非年果未及
獨姦民詐妄避役者耳取之庸何傷徵對曰夫兵在御
之得道不在衆多陛下獨取丁年者以道御之足無敵

通鑑上編卷之二十五

五一

於天下何必泛取多調增虛數乎且陛下嘗云朕以誠
信御天下欲令臣民皆無欺詐甚盛今卽位未幾而失
信者數矣帝愕然曰何謂失信對曰陛下初詔諸逋負
官物者咸錫免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物非官物徵督
如故陛下以秦上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詔
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繼有敕云已役已輸
者從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征百姓已不能無怪
今旣徵輸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
天下者在守宰居常簡閱一以委之至於點兵而獨疑
其詐從中遣使烏在其誠信御下乎帝悅曰卿疑卿固

執爲頗遠於事情今卿論國家大體曲盡精要何其達
也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朕過深矣詔賜金甕
帝嘗問君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徵曰衆聽則明偏信則
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之倫不能
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偏信朱異而望夷臺城之
禍不能救也故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待壅聰明而下情
上通矣帝曰善已左右有毀徵阿黨者使溫彥博卽訊
驗無狀還言曰徵爲臣不能存形迹遠嫌而被謗心雖
無私不無可責帝以彥博語謂徵徵對曰臣聞君臣同
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豈以迹哉若存形迹規苟免

通鑑上編卷之二十五

五二

上下睽隔邦之興廢未可知也帝矍然稱善徵稽首進
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毋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以
異乎對曰異稷契皋陶良臣也龍逢比干忠臣也良臣
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承傳祚流無疆忠臣身嬰禍
辱君陷昏惡國破家夷祇取身後名此所以異也帝動
容者久之徵進諫未從帝有言不輒應詰之徵對曰臣
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應之恐事遂施行故
不敢也帝曰應而復諫庸何傷徵曰昔舜戒群臣爾無
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是面從也豈
稷禹皋陶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朕視

之更覺嫵媚徵再拜曰陛下開臣使言臣故得盡其愚
若拒而不受即臣何敢犯顏色乎徵容貌不逾中人有
膽善回人主意即言犯諱惡然中機竅能令上必從每
犯主顏色若甚帝每為震威帝嘗得佳鵠愛自臂之望
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鵠竟死懷中嘗謂告上冢
還言於帝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裝嚴辦而不行何也
帝笑曰有之知佚遊卿頃以中輒耳其見嚴如此久之
帝欲廣耳目防專蔽而治書御史權萬紀與侍御史李
仁發以善槩發見幸大臣數得讓徵諫曰小人以計為
直以讒為忠此陛下所知而倚信二臣者獨取其無忌
諱用警策群臣耳而彼挾恩怙勢彈射非辜將損治者
多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讒自損乎退奏
疏言凡國家委大臣以大政責羣臣以小事此治體也
今委之以職則大臣重而小臣輕任之於事乃大臣疑
而小臣信是信其所輕而疑其所重也若任以大官而
求其小過使刀筆之吏操大臣斷割彼大臣者用何道
自免乎自陳則以為心不服辜不言則以為所犯皆實
進退惟公無自必之心將且求苟免而矯偽成俗矣此
亂亡之道也會玄齡珪掌內外官考萬紀表其不平命
覆考徵諫曰二人以忠正被委任所考既多何能無三

二不當者顧其情靡他也萬紀比在考堂會無駁正逾
身考下劣乃始陳論此其情可親矣今覆考無補於治
而徒失任大臣之意臣所愛治體非私二臣也於是萬
紀等皆黜免時有勸帝親覽章奏防壅蔽者帝以謂徵
徵曰若陛下不任百司而親庶務豈惟章奏所當親覽
即庶獄庶慎皆可親也帝為默然當是時房杜以佐命
起為宰相徵自隱即進而倚信日親與上言一本於仁
義論治有體帝甚嚮信於是簡賢安民而天下大治帝
嘗幸洛陽宮官吏以闕持儲彼謹徵諫曰陛下所為行
幸者以省觀民俗察民所疾苦也今以儲持謹官吏臣
恐有司覲聚歛以望幸失行幸初心昔煬帝視郡縣獻
食豐儉為賞罰而海內叛亡陛下受命當兢懼刺約柰
何令人悔不為奢乎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
即萬此寧有足耶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
忌曰人苦不自足往吾過此買飯而食儉舍而居業食
之居之今供頓如此何得猶嫌不足乎蓋自是巡行有
以盛儲持得謹者久之羣臣請封禪帝意頗嚮之徵獨
爭以為未可帝曰公不欲朕封禪以功未高耶曰高矣
德未厚耶曰厚矣以中國未安四夷未服年穀未豐天
瑞符應未至耶對曰陛下兼此而有之矣然則卿斷斷

不可吾封禪何也徵曰主臣陛下雖有此六者然百姓當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庫尚虛呻吟未起而東巡即供億煩費其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萬國君長皆當屬蹕今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灌莽極目此爲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空虛况賞賚不豐則不厭其望必豐之雖給復連年固不償百姓勞矣崇虛名而受實害將焉用之帝大感悟事竟寢帝以交州大藩去師京遠其須賢牧填撫之前後都督皆不稱難其人廷臣言瀛州刺史盧祖尚文武才而廉平可使也帝徵祖親尚至慰藉命之祖尚謝而中悔以疾辭遣大臣諭旨又辭遣其妻

通鑑卷之三十五

臣陸

臣

兄以爽信要責之又固辭帝大怒罵曰人臣而皆違難既諾而背之何以使人命斬之朝堂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之爲人徵進曰文宣狂暴然與人爭論事理屈則從之有責州刺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怒讓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今更得小州以是不行文宣貸之此亦有所長帝悟愷意欲以諷遠自引過曰鄉盧祖尚雖失臣禮朕殺之已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桂州督李弘弼以狀見褒及卒家出明珠鬻之帝聞咎薦者徵諫曰自頃群臣以遠忠目守中始不渝者惟屈突通張道源二人今通子三人

直選共一羸馬代而乘道源子至不能自存而陛下無所問弘節爲國立切前後蒙賞賚數矣身沒寶珠豈足深過而并舉主旁責之雖疾惡情深而好善爲不罵矣帝撫然曰造次不思卿言是也文德皇后崩葬昭陵帝念后不置於苑中作層臺以望引徵同登觀徵熟視讀曰臣目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陛下爲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諸微言廣上音類如此帝欲作飛仙宮徵諫曰臣觀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懾殊俗一旦舉而棄之豈煬帝惡安存而喜危亡哉獨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萬物以自奉義

通鑑卷之三十五

臣

臣

宇之安食膏粱則欲人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欲人遂
室家之歡今鄭文已許士人而取之豈爲人父母之道
乎君舉必書恐虧威德帝大驚自責停冊使有司言女
許嫁無繼狀而禮冊已行不可中輟與亦自表無婚議
帝召徵謂曰群臣容有希合爽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
下外雖舍之中或有係陰加罪譴故爾帝悅停冊使
及帝欲立皇子明母楊爲皇后楊故巢刺王妃也徵復
諫曰陛下比德唐虞奈何以辰羸自累乎事得寢其深
言開帝欲至於此則玄齡士廉嘗朝退過少府監竇德
素於路門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以聞帝怒謂玄齡等
曰君用知南衙政事爲職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而問
爲玄齡等拜謝徵進曰周禮少宰實掌工官昔人有言
官府同體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孰非所
應知者使所營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營非常請陛下罷
之臣不知玄齡等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帝大愧服
右僕謝靖侍中珪奉使還至圍川有宮人先舍於令廳
靖等至令爲徙宮人奉之帝聞之怒徵諫曰靖珪知禮
必不敢動宮人自便安殆言者誤也誠有之靖等陛下
心督大臣宮人掃除婢妾耳委任不同輕重非等又靖
珪出爲朝廷問百姓疾苦法當延見官吏至於宮人止

通鑑纂要

卷之二十五

五

臣

州縣供應而足若罪有司駭耳目矣帝悅平高昌而還
有告薛萬均通高昌女婦者萬均不服出胡婦付大理
辨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貴人將
與亡國婦人辨帷箔之私何迫也即得實外焉益者輕
儼虛則所損重矣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釋絕纓之
嫌陛下道高堯舜曾二君不逮乎帝永釋之馬王妃父
訴都官郎中薛仁方留其獄帝怒免仁方官徵諫曰外
家公主舊號難治自漢晉來而然武德中已多驕逸賴
陛下登極而蕭仁方爲國守法奈何以外戚諸恩加嚴
罰成其私乎此源開萬等奮起後雖悔無及矣自古
能隄坊外戚惟陛下奈何以水未涸流遽自毀決之乎
帝說復仁方官有闕出使還以奏討發帝怒者徵諫曰
閣堅細人然狎近左右言輕而易信故浸潤之潛不行
曰明陛下創業爲子孫法宜早絕其源諸危言劇主意
防微漸如此貞觀初帝旣崩頽利平突厥其部落降唐
有從溫彥博策從塞南實室虛之地徵爭以爲戎狄人
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故春秋外之若徙雷中國
後且蕃滋爲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監也不聽而
結率無竟反帝乃大悔立思厚爲可汗帥衆還漠北
安嶺用酋和改邊臣奏都督益反請討之徵諫曰嶺南

通鑑纂要

卷之二十五

六

臣

瘴癘險遠不可宿重兵且齒相攻者數年而兵曾未出境不反明矣若遣信臣行宣諭可不煩兵而下帝從之益立遣子入侍帝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賜絹五百匹詔遣使立西域華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賁金帛詣諸國市馬徵曰今可汗甫立即遣使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可汗雖可汗立亦終不懷恩而諸蕃聞之且以爲中國薄義而重利也使寢行久之帝以承平久意頗有所怠中牟丞皇甫德參言修洛陽宮營人收地租月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帝怒謂宰相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徵曰臣史也上編卷之三十五

徵進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願恕之以廣言路乃賜絹二十四匹他日帝從容問朕爲政今何如昔時徵對曰陛下威德所覆視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恐不逮也帝問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治安爲樂故不逮帝曰可德聞與對曰貞觀初陛下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悅而從之今勉強從之所以異昔帝曰請實之對曰陛下初年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畝云太厚帝曰朕卽位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中年司戶柳惲以隋資妄訴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

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志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耳帝曰非公不能及此人倪小自知耳召德參加賜拜監察御史帝本以兵定禍亂及太平久有遠戍四夷之心徵侍宴奏武德舞則苦首不顧至慶善樂必審諦縱觀之貞觀二年徵以秘書監參豫朝政尋檢校侍中爵郡公七年拜侍中進左光祿大夫爵鄭國公數以病辭職拜特進知門下省仍參議朝政諸祿賜官封如故尋以定五禮當封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矣許之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數讓不拜十七年帝以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欲復舊制重大臣爲之傳填之念無踰徵者拜太子太師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今以太子煩公其義一也雖病可臥護全之及疾亟藥膳賜遣無算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聞見所及封狀上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乃橫加威怒此爲欲蓋彌彰帝嘉納徵宅無堂命輒小殿材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素褥素几杖以遂所尚疾篤上親臨視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詣徵第徵病不能興加朝服拖紳帝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葵

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臣敢有私請乎時帝女衛山公主許降其子叔玉命從往帝曰公強視新婦微憊俯首不能謝竟帝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蒙哀而華堂葬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微夫人裴曰微平生儉約以羽儀葬非其志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葬之帝登苑西樓望送哭盡哀贈司空謚文貞自誅其行文于碑手書立之已臨朝時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朕保此三鑑以防已過魏徵逝朕亡一鑑矣已登凌煙閣觀功臣畫像爲賦詩悼痛居久之思者媚毀百端有言微嘗錄

出史上編

卷之三十五

六三

非

前後諫章示史官者帝滋不悅停叔玉婚而仆所立碑顧其家衰矣及征遼還悵然曰魏徵若在豈使朕有此行耶命馳驛祀以少牢更立所製碑召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徵章疏論天下事甚衆不具擢其關治亂大體者于篇其十思疏曰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繁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縱而輕物竭誠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也怨不在大可畏惟民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營繕則思知止以安

人念高危則思謙抑而自牧懼盈滿則思江海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思虛中以納下望諛邪思正身以默恩之所加思無因喜以謬賞罰之所及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以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盡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爲哉其德禮誠信軌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刑則遠者來格傳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命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今而不信今

出史上編

卷之三十五

六四

本

無誠也自王道休明綿十餘載倉廩愈充土地愈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者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也謂同心爲朋黨謂告訐爲至公謂擅直爲擅權謂忠諫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責雖直者長擅權而不待盡忠諫者惑誹謗而不取爭愛感視聽鑒於大道妨化損德然甚於斯夫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待君子也敬而諫退小人也親而狎狎則言何弗盡諫則情不上通是毀譽常在小八而督過當廢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以

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悖謬况內懷奸
宄承顏順旨其禍豈不深乎孔子有言君子而不仁者
有矣未末有小人而仁者也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
不甚無害於正小人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謂忠今
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
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遠之以德待之以信
屬之以禮一之以誠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
為之化何遠哉苟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
父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未可保也帝賜手詔
褒美曰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其十漸疏曰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
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浸
不克終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道
便市索驥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
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兼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
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
煦之若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輕用人力乃曰百姓無
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聞有百姓逸樂而致傾
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勤之以力役哉此不克終二漸
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易

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凡有營構動
曰便象人情順上誰敢後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
初親君子遠小人比來輕棄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
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
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或有時
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以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
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雜
然竝進玩好之作無時休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
廣而冀農業與不可得矣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初求
士如渴賢者所舉郎信任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比來
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信而
任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
必可信積年之行豈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程臧否
而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貞觀初高
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
貢遠及四夷晨出夕還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
此不克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
奏事顏色不接問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無由得
申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論道常若不足比恃
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遷帝

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諫疎遠者畏威而不敢諫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携老扶幼就食關外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憂摩撫故民寧死不攜貳也近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傾而不遣正兵既番上而復留市物襁屬於屬父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復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人無靈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彼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此臣所為

鬱結長嘆息者也疏奏帝報曰朕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以所上疏列屏障朝夕觀省兼錄付史官焉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文中子叔父悅子之道從受學焉者也性沈澹志量隱正不妄交高祖時與魏徵俱事隱太子為中允帝即位與徵同召為諫議大夫推誠納忠多所獻替與齊名嘗宴見美人侍帝指之曰此廬江王瑗姬也廬江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娶其妻宜其喪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問郭之所以亡父老對曰善善而不能朋惡惡而不能去管仲非之以其善所言之人猶之善善

而不能用也今美人尚在左右臣竊以陛下必且是之耳帝嗟美其言立出美人歸家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進見嘿讓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使教女樂已過又數責嘿之無乃使天下士自輕乎帝怒曰卿等當效忠事朕奈何為孝孫作說客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每責臣等以忠直今臣等言非私而陛下過之此陛下負臣帝默然罷明日謂宰相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今猶悔之願勿以此不盡言也帝以珪善鑒人物且知言令品諸廷臣材用且令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教養群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濟煩治劇令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如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不失其正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帝稱華久之群臣亦心服以為確論也帝問近世治不如漢者何珪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生故風俗淳近世重文辭又參以法津治化所以衰也其識治體如此坐漏洩禁近語出為同州刺史尋召拜禮部尚書為魏王泰師帝謂泰曰事師當如事我泰每見輒先拜珪亦以師道事居勛以忠孝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故事主下嫁

論曰史稱房杜輔唐宗撥大亂興治諸號今紀綱粲然社稷蒙其功而怪其所以致之者曾不少概見也異之柳芳不言乎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五終

肝部鄧元錫纂著

南豐後學曾慈爵校

善太宗第九子也母文德皇后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立爲皇太子卽位

六月年二十二矣 赦以上粟昂進州及諸州比年八十

太尉無忌同中書門下三品勳參掌機密

品名實錄
始於此
秋八月河東地震
晉作尤甚
城郭舍屋
者五千餘人
又虞詡使

存陞後二年詔贈太尉祭公玄齡贈司徒申公士廉贈

傳身齊不唐安宋遠元醜明饗清太宣宗統廟治庭宣詔統游治王宣肅統開宣府宣置宣官宣

人州縣文林元名云云成春立皇居王氏封皇子三人
魚王夏四月晉州地震土月太詔五品以上言事火昇

由史上海編 國卷之三 二 鹿 丁二月 汝成

錄囚徒英公勳解僕射仍同三品
水高保舉突厥三太子召開輔皇真前川人上之更

車鼻可汗命之二年春詔開軒螭螭諸州水旱處遣使

三品斥同州苦衆牧地賜貧民頒新定律令冬十一月

有事於南郊禁進犬馬鷹鷄

州左武衛大將軍淳廷方驍衛同平契必四月三年春
爲行軍總管擊之以高昌品地置安西都府

以久旱避殿去秋至于月不用遞減死刑罪一等吏尚書遂良

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太廟耕籍田侍中節度使守中書令

賜五品以上子爲父後中書寺叩齊殊用

魚皇太子赤子點一特賜民酉三日中書侍郎同

年官秋幸大慈恩寺劉祥道兼右相實德玄
冬殺西臺侍郎上官儀賜故太子忠死祥道罷樂
孫處約同知政事州置姚二年春幸東都幸合璧宮
作乾元殿三月食處約彥瑁罷陸敦信馬右相復頒麟
德曆郡州大水冬燕公于志寧卒乾封元年
七年春正月戊辰祀昊天上帝於泰山南以高祖太宗
配己巳登封與牛禪社首祭皇地祇改元赦
武皇后昭而公卿行事非禮也滿帥內外命婦承
於足祭皇地祇初獻畢執事皆趨下庭者唯掌
后升御殿瞻見奏諸從行文武官及朝服成衣
致仕卿朝望者三已上賜一等四品已下加八
品以下加一階朝一特賜賜後一年管領二年行
別過無出今年和朝隨七日次曲會計天子御太師
品史以上備
大聖州諸老子廟追贈太上玄夏四月還宮秋陸敦信
元皇帝政谷陽縣為真源縣
病免劉仁軌兼右相實德玄卒是歲伐二年春旱避殿
減膳帝耕籍錄囚徒秋八月朝姜恪立本為左右相
格致有塞外功立本工圖畫得總章元年帝十春赦
留不至用○是歲道河洞獫狫秋還宮是歲高祖
改元幸九成宮夏幸九成宮秋還宮是歲高祖
以其地為安二年夏幸九成宮秋還宮是歲高祖
東都護府
縣應合六千八百四十三區人戶千餘州
水應合四千餘家劍南十九州是道使行賜給詔幸
梁州不果行時離右應議者藉藉言不宜巡行帝召
欲時巡若其不可何不面陳帝退後言為帝幸相以下
不敗對詳刑大夫亦未敢言帝巡行雖帝王帝幸相以下
除冠尚冬西還女亦未敢言帝巡行雖帝王帝幸相以下
若外實有疑議但明制已行不敢言論耳帝善其言為

冬寇岐州岐州還宮是歲能高麗人於江咸亨元年
二十春右相劉仁軌致仕是日色如赭東南夏幸九成
宮六月朔日幸秋還宮冬大雪賜東死首棺帛令雅同
民助養為男玄克驢更不得為奴婢四十一早及霜
降百叶往州就食賜給之○是歲吐蕃陷白州與于
國合擊龜茲吐蕃二年春幸東都早秋地震冬
還宮十一月復舊官名三年夏幸合璧宮秋許敬宗死
冬還都十一月朔日食○是歲新羅陷水擊四年夏
幸九成宮秋州大水元詔賜給八月冬還宮是歲子月
降上元元年食夏六月太白入東川幸東都狩曲武
還都開波斯王來朝二年春正月日色如赭夏皇太子
弘暴薨以雍王賢為皇太子秋安置慈州刺史杞王上
金於澧州左僕射至德右僕射仁軌侍中文苑中書令
處俊吏尚書敬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
分于闐為十州置昆儀鳳元年二十春幸溫湯還東都
夏還都幸九成宮秋還宮是歲起東井北河漸東月長
八日方威青齊大雨水海安置郇王素節於袁州冬改
元赦給饗于太廟陳州言鳳李敬玄為中書令是歲吐
廓河芳回二年春東師師東河南三年春中書令敬
玄出為洮河道大總管討吐蕃敬玄代為中書令與秦
却秦諸敬玄鎮西邊敬玄自以素非遠才辭帝曰仁軌
若須帶朕當自在何得辭竟失軍留防禁鄧州累

疾乞還就醫至不引謝即還府治事

張文瓘卒冬十月文瓘犯鈞鈔十調露元

年三十春東都饑夏四月入羽林永隆元年十二

年三十春東都饑夏四月入羽林永隆元年十二

知溫中書侍郎德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五月

秋廢皇太子賢立英王哲為皇太子改元赦

使九月河南北諸州大水冬降封曹王昭零陵郡王徙

黔州還都一朝日饑是歲定襄道總管裴行俊

走之開耀元年三十春詔免雍岐華同民兩年租賦

河南遭水處復一年禁服紫赤禁問商賈富人厚葬

秋炎遷侍中知溫元超並中書今月河南大水

就食江淮南九月望星見天市長饒山公郝處俊卒

歲饑能元日朝會二力星入誕系元開內幸東

都黃門侍郎待舉郭兵部侍郎長倩中書侍郎正一

郭吏部侍郎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

帝以待來等預聞政事資未可與相同街名而

早煥煌煌前書氏秋作奉天宮嵩山作萬全宮藍田

早煥煌煌前書氏秋作奉天宮嵩山作萬全宮藍田

幸奉天宮母終母巢父許由等祠禁生見五車北夏還

幸奉天宮母終母巢父許由等祠禁生見五車北夏還

幸奉天宮母終母巢父許由等祠禁生見五車北夏還

幸奉天宮母終母巢父許由等祠禁生見五車北夏還

都河水益壞河陽城水高城五口唐冬收元帝崩

通詔國陵制中帝乾陵是歲突厥寇計州六

帝性仁孝年九歲文德皇后崩善居喪哀動左右及皇

皇太子當承乾魏王交慈後得越次立益孝恭惟天子

亦以為立雉奴而承乾泰可具全也故父十篤親嘗命

觀游習騎射辭以非好獨願得居膝下時奉至尊大

宗乃營寢殿側為別院居之每視朝太子侍從觀伐高

麗留鎮定州悲帝者累日帝諭方之曰為監國當進賢

退不肖賞善罰惡努力天下之重奈何效兒女悲泣

為乎聽飛驒馳起居慰其心指所御袍曰侯見汝乃易

此袍在遠左雖盛暑流汗弗易也既班師聞太子迎

且至從飛驒三千人馳入臨渝關太子謁見前抱上泣

進新衣乃易之從至并州帝患癰太子親吮靡及疾

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再日不食髮有變白者帝大漸

召司徒無忌中書令遂良入卧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公

等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

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具力我死慎勿令

譏人聞之頃之崩先是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可大

受然於汝無恩我默之以遺汝即行乎我死汝用為僕

射若徘徊顧望者殺之爾於是出勣為疊州督勣聞命

射若徘徊顧望者殺之爾於是出勣為疊州督勣聞命

射若徘徊顧望者殺之爾於是出勣為疊州督勣聞命

不至家而去太子卽位進無忌太尉召勸左僕射與遂
良共政謂朝集使曰朕初嗣位閣事情事不便百姓者
悉陳不盡者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百姓疾
苦及政台得失有敕使市馬突厥而自取駿者大理卿
李道裕請以馬實中廐帝曰道裕法官也馬非其職朕
方禁貢獻而道裕言此豈朕行事不信於人而然耶朕
方自咎不則道裕也御安福門樓既百戲謂侍臣曰朕
最聞胡人善擊鞠嘗一觀昨登樓則爲擊鞠者立前乃
知人主之情誠不容偏有向也命焚之絕望漢王泰
薨元旦臨軒不受朝以哀喪耕籍東郊有司進耒耜
調飾之帝曰耒耜農器也令調飾卽以訓農以他耒耜
耕竟九推乃止築長安外郭參軍薛景宣言漢惠城長
安尋安駕公城之必有大咎廷臣以景宣言涉不順請
行誅帝曰景宣得罪恐絕言者路赦之其謂廷臣曰頃
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官或伏下面陳或退上封事
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默默也嘗出政遇雨問
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爲則不漏對曰必瓦爲之
不漏帝悅焉罷獵當是時無忌遂良同心輔政帝亦等
禮二人恭已以聽故永徽之政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
馬武昭儀者應國公十護女也太宗時甫十四以殊色

遷入宮爲才人性怯忍多權數而外以柔順自將始選
楊與談勸獨自如口見天子何渠知非福耶何悲也太
宗有善馬烈悍左右中自莫能馴才人進曰妾能馴之
獨須三鞭一鐵鞭一鞭四二七首始不馴馴之
不服施其自不馴其狀豈難馴哉太宗大壯之
大示以讒文言才人主得天下多太宗崩出爲比丘尼居
感業寺帝幸寺悅之當是時王皇后以晉王妃帝進
皇太子妃在位五年矣忌蕭淑妃寵欲間之乃陰令武
氏長髮召入宮見之帝大愛幸焉昭儀而后及淑妃寵
皆衰昭儀始入宮屈體事后土皇后安信之數稱美焉
明年昭儀有女矣后至宮歡愛弄之后出昭儀潛自扼
其喉殺之有頃帝就視昭儀陽歡笑以迎發被視則死
矣乃驚啼問左右左右皆對曰獨皇后至此乃痛哭數
后平日罪帝大患曰后殺吾女后無以自明后舅中書
令爽自引解機政無何昭儀譖后與其母爲厭勝削門
籍母得入宮中出與刺榮州於是帝欲廢后念獨以后
爲先帝所冊立恐大臣不從乃以昭儀幸太尉無忌第
因留飲極歡拜無忌寧姬子三人爲朝政大夫輦金繒
數十車賜之因從容言皇后無子諷無忌無忌陽對以
他語帝不悅罷酒而嬖昭儀不自勝一日召大臣入內
殿議遂良曰今日之召其爲中宮乎上意已決逆必死
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

良起草萊無汗馬勞過先帝致位受顧託不允諫無以
報國無以見先帝地下勸稱疾不入無忌遂良等入帝
曰禮七去無子其一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廢后立
昭儀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所娶臨
崩執陛下手謂臣等朕佳兒佳婦一以付卿聽音在耳
不敢忘也皇后無大故何可廢帝不悅罷議明日又言
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
經事先帝中外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臣今忤
隆指罪當死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
歸田帝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殺殺此
婦西史上編 卷之三 十三
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
敢言瑗濟涕泣諫帝怒甚不納瑗退上疏曰姐已傾軋
褒姒周為前古不謂今日廢黜聖代臣恐宗廟
之不血食也濟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
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嬖為后
社稷傾淪惟陛下深念皆不省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
曰朕欲立武昭儀遂良固以為不可當但已乎勣對曰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學士許敬宗贊之決且宣
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后
何豫諸人事而異議為先是中書舍人李義府以佞邪

失無忌意出為州司馬因叩關請立昭儀帝悅立拜中
書侍郎於是廢王皇后立昭儀為皇后而后及蕭淑妃
皆幽死時皇太子忠立六年矣於是敬宗逢后意上書
言東宮本所出者微而皇后有子為正嫡釋不立不直
人心不安即其心亦必不自安請有以全之帝喜召破
宗入見諭之曰忠同自讓朕遲之未決也敬宗頓首曰
為異秦伯不亦可乎於是廢太子忠為梁王立子弘為
皇太子尊后父士驍司徒周國公母楊榮國夫人明年
出諸遂良為桂州都督侍中瑗諫曰無忌體國忘家冰
霜其操鐵石其心誠社稷之臣也惜微子去而殷亡張
華留而晉存今遂良斥逐非社稷之福不聽而敬宗逆
后意未厭誣瑗濟瑗與遂良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
授遂良欲以為外援於是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
刺史而遂良卒愛州后以無忌受重賜終不為
已地深怨之以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會有告太子洗
馬章季方罪者救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方自刺不殊
敬宗因誣奏與無忌謀反帝驚曰舅為小人所間生疑
阻有之何至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帝泣曰
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反今元舅復反將
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

忌與先帝許讎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首
姓畏其威一旦竊發陛下當誰使制之乎帝曰朕決不
忍加刑元舅敬宗對曰漢文帝漢賢主也舅薄昭坐殺
人帝使公卿哭而致死之今無忌罪與昭不可同集而
語陛下少遲延則變生恐悔無及也帝默然竟不引問
削無忌官封安置黔州於是以前逆構扇追削遂良官
爵除與瑗名免志寧官尋詔御史袁公輪詣黔州逼無
忌自盡逮與瑗詣京師瑗已死發棺驗斬與都市並籍
家近親流嶺南又明年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謂人
曰吾久當死乃幸全今得死所矣不介馬封敵死北二
則與上編 西突厥 卷之二十六 七月初八日 胡正
原人濟楊州江都人義府客貌溫恭與人語必怡愉
微笑而深則刺骨人謂其笑中有刀呼之曰笑面人
時勢賣官然益路帝嘗從容戒之義府曰臣知事
誰為陛下者緩步去帝不悅又與術者言出城候
氣色或告義府有異義府之除名流寓州朝野驚久
之大赦惟長沙人不聽還義府夢憤卒病死其後敬宗
死博士袁思古諡議曰敬宗棄長子於荒微嫁女於
夷落聞詩學繼事紀綱庭納名唯聞賢貨按諡法
名以實棄曰謬諡諡敬宗孫彥伯和思古與許氏先
帝得失一朝榮辱干戈後不可言何得諡昔晉司空
謝安既忠且孝法以日食高帝得諡敬宗思孝
產不逮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謬初武后屈身忍
宜稱詔改諡曰恭福時大儒周子也 初武后屈身忍
欲順帝意及得志專威福帝動為所制召方士郭行真
入禁中蠱咒帝不勝忿密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言之儀
因言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即使草詔

行后聞遽走帝所且泣且訴帝不忍亦抱之泣曰我初
無此心獨上官儀教我耳於是敬宗誣奏儀與故太子
忠謀逆欲殺之賜忠死黔州無忌元舅遂良顧命臣濟
瑗皆宰司並屠戮至是儀又被禍贈后父士驥為太原
王母楊為王妃於是后大制天下政由后出天子拱手
而已太子弘本武后子也幼受春秋於郭瑜至楚世子
商臣弒其君廢卷八息而問曰聖人垂訓其書此何也
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示勸貶惡以示懲
故商臣之罪歷千載不滅弘曰然然不忍聞也請改受
他書瑜拜曰里名朕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凶逆
西史上編 國卷之二十六 十六
之迹不以留視聽不亦善乎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
受禮太子曰善與膳水邢文偉以宮臣罕見上書諫太
子手書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未敢間也比苦風
虛奉恩旨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乖廢學緒觀尋來請
敬聞命矣帝幸東都詔監國時關中饑閭宿衛軍食有
榆皮蓬實者為悄然廢食命家人給米食之又建請
以同州沙苑假貧民時有司以征遼卒亡命及亡命不
即首者罪殊死沒家屬入官弘議以為軍法士卒從陳
亡命同隊悉坐士遇疾失期若被畧若溺歟死皆虛真
亡命同寬傳曰愈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請條別其科制

曰可天子甚愛重而奏請多忤后旨蕭淑妃有二女幽掖庭年三十餘矣太子見之驚惻白帝請出降帝許之后即日以二女配當上翼衛而太子以暴卒帝性哀悼帝妃王上金他姬子后惡之安置澧州即王素節淑妃子幼誦書日千言從徐齊聘受經力於學刺申州后稱素節病令母入朝素節著忠孝論以自明參軍張柬之欲借帝持以聞后見大惡之安置袁州而雍王賢以后子得代為太子方士明崇儼善厭勝為后所信奉出入宮禁官至諫大夫賢惡之崇儼為后言中外籍籍謂太子少韓國夫人子不可承大統英王貌類太宗可承統

四史土編 國卷之三六

十七

本

會崇儼盜所殺后疑太子恨之使人上變告太子帝寬之后不可勒曰殺子光順及黨與皆誅當是時帝稱天后稱天后中外稱二聖匹尊矣久之帝有疾欲以位傳后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帝之與后猶日與月陽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一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於人昔魏文帝著令國大器母后猶母得臨朝稱制陛下當陽奈何欲輕傳位乎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天下也乃止及帝疾苦頭眩不能視侍醫曰此風上逆也砭之血出官可愈后欲自從不自令疾有瘳怒罵曰咄奴可斬也上王體寧

嘗刺血處耶醫叩頭請死帝苦眩甚曰眩不可堪忍賜刺之何渠非福祚之帝目忽頓明后立於簾中趣再拜謝曰天醫也躬負繒寶酬之及帝崩遺詔軍國大事不決者取天后進止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尊天后為皇太后太后不欲從子制於子舉欲天下自予用成其一尊會天子立而感嬖韋后以后父玄貞為侍中中書令炎自以受顧命力爭之帝怒曰我欲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一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太后即集百官乾元殿勒六帥宣制廢帝為廬陵王帝自言無罪太后曰爾欲以天下與韋玄貞罪孰大焉立豫王旦為皇帝居別

四史土編 國卷之三六

十八

六月二十八日

殷不得有所預政事一決於后三月后殺故太子賢命將軍立神勳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備非常寶殿之神勳過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勳奪官而追封聖王尊金吾將軍李敬業者故司空勳子也勳既阿高宗意立后而后稱制諸武用事唐宗屬人自危敬業以失職怨望起兵揚州后遣將軍李孝逸將三十萬擊殺之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勳塚斷棺斷聖元年神敬業及弟敬起兵遂屬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募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敬業稱臣後上表又求封魏王王賢者賢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貴寒微皆克太宗下陳業以妻未入侍泊子曉神勳春官密隱帝史弘隱遺後之妻陳元后之輩程昭吾君於聚應殺姊兄執君母人神之所同姓天遣之君不容包藏禍心竊竊君君之愛子山之於別官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

士未韓太民之義何在后讀之問讓與焉者或對曰勝
實王后太皇曰幸相之過也人有如州才而使之流落
不勝乎勝思淵說教業曰明公以匡復為懷首肯帥大
衆鼓行赴洛陽則天下信之四面響應矣虞首肯帥大
將大義自和而敬業感薛仲璋言金帛有王氣大汪天
險欲取常關足霸其恩溫曰山東豪傑聞公舉事皆
蒸麥為糧更自奮為義兵大軍者則義激故也必解體矣
立大功乃更自奮為義兵大軍者則義激故也必解體矣
敬業不唯攻潤州未下而武后遣使者將李逸將李
至則回軍拒之屯下阿而使敬業過淮陰李超屯梁山
孝逸軍至淮陰失利不進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
危在茲舉久留軍不進第一等事更命他將代將軍將
軍何所辭還境之非乎孝逸乃引軍前諸將請先敬業
敬業則謂敬業曰自南元忠曰不然則大軍盡在下阿敬
業不習軍所將者事又務不習戰可立克也克敬業而
進則韓白不能為敬業矣釋不擊使敬業得成備敬
敬業與韓白收道中孝逸從之擊敬業敬業敗走敬業勒
兵阻險以拒師南元忠卒不整元忠以風頭被砍命
入海其將王那相斬以降后自以專國內行穢宗室太
師史士編 卷之三六

臣多不服而敬業兵起疑天下圖已欲大誅殺以威之
於是殺中書令炎后立武氏上廟炎諫曰太后毋臨天
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妾生者故敗吾追尊亡者
庸何傷對曰事當杜微漸后怒不聽而武承嗣與諸父
第三思用事以韓王元嘉魯士靈藥屬尊位重勸太后
除之炎因爭不可后愈益怒及敬業舉兵后問計炎曰
皇帝年長不親政故賢子得以為辭若反政盜平矣
后大怒承嗣因更監察御史崔暉言炎謀為逆遂斬炎
后大怒承嗣因更監察御史崔暉言炎謀為逆遂斬炎
下獄流貶炎第子太僕寺丞伯生年一十七上封事求見
實責后曰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斂朝政易嗣
子誅斥李氏封崇武伯父忠宗社稷評以罪殺及子
孫今早復子明辟高枕於後命杖朝堂疏之殺安撫大
然天下必變必不可後改后命杖朝堂疏之殺安撫大
使程務挺物表及之苑馬評務挺與敬業通使即車中
斬之務挺忠力善撫士服其威愛父亮祠祀台銅為
之突厥宴飪相慶土方翼與務挺善流死崖州

歷一區四隅隔各有竅可入不可出東曰延恩聽有才
能者自言南曰招諫聽陳時政得失者盡言西曰申冤
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能職涉知天文曆數及秘
記者所欲言詔中書門下一官領之實開告密之路
諸上變告密者無貴賤稟客館在所吏不得何詰給傳
供五品食送京師至立召見不愛爵賞欲動之改稽留
不送者以所告罪罪之失實者不問於是告密徧天下
而胡人索元禮以告密幸立擢游擊將軍案制獄以風
天下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羅網無辜窮慘毒織
成反狀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會等號
師史士編 卷之三六

而虐法烈用矣當是時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
越王貞貞子琅邪王冲在宗室中以才行著名后所
忌惡不自安會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求
昌帝業使人獻云獲之洛水中后喜命曰寶圖詔以冬
十月拜洛受圖告謝于南郊徵宗室諸州都督刺史畢
從會朝于明堂諸王聞遞相恐曰太后欲因受圖致諸
宗室王盡掩收誅之乃詐為皇帝璽書告諸王令起兵
時諸王名都督刺史實不從專土往來相結約未有定
而琅邪王冲必輕發募得卒五千人則遂起博州父越
王貞聞冲起狼狽起豫州應之而諸王皆猶豫不敢發

后削貞冲屬籍改姓曰虺氏而遣衛將軍勣宗裕擊貞
丘神勦擊冲貞及崇裕戰不勝自殺冲擊武水羣令馬
玄素閉門拒之縱火焚其門風回火薄軍車却衆散冲
逕走博嶺門者所殺神勣卒冲已死官吏出迎肅拊捕
殺之后欲因悉誅諸王知監察御史蘇珣按無驗后召
詰珣抗論不撓后笑曰卿大雅士也朕別有士使此獄
不以煩卿使周典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
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宋瑋公蝸黃公譔皆迫令自殺而
貞起兵時騰陵壽州刺史趙瓌諭以匡復且假道瓌得
檄許爲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蚤立功濟州刺

卷之三十六

1-

本

史薛顥與弟緒弟駙馬都尉紹謀應仲皆連坐受誅
明年殺汝南王煥鄱陽公誼等十二人又明年殺南安
王潁等十二人子孫支黨皆種誅許王素節被告徵詣
獄公路聞遭器而哭者曰病死何可得更須哭耶其痛
急至於此獨紀王慎不預謀檻車徙巴州道卒唐宗室
殆盡幼弱者削屬籍流嶺表當是時天官侍郎鄭玄挺
坐知反不告同平章事魏玄同坐語人太后左當奉皇
嗣爲耐久同三品劉禕之坐忤旨內史張光輔坐私論
圖讖懷兩端皆被誅玄同定州鼓城人與裴炎結交保
終始呼耐久則與上官儀交厚
儀和后積怨陽疏或謂玄同脫告密冀得召自陳玄同
曰殺兄殺弟免而當誅告密人乎遂立死律之

殺身死而留名

遂

14

言陵人父翼有學術稱儒林李伯樂所稱劉四雖侮
人人不恨者也禱之卒友得倖錄送台親族高宗以爲
忠孝之門今胡蘇王禱之謂鳳閣舍人曹大隱言太
后廢昏立明而可矣安用并制不如又收安天下之心
大言密奏之會有告其受金者宣敕推諱禱之中救親
友皆賀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詔刑沐浴神色自
若命甘了草謝表予悲絕筆不能成書乃自操筆詞理
懇至見者傷痛彭州長史劉易簡爲徐放真所引命就
州殺之易從仁孝忠謹得民心氏憐其忠卒遠近奔走
鮮衣投地曰復長史求與福太子舍人郝象賢處俊孫
太后有憾於處俊會以誣告象賢反族之象賢處俊
口罵發揚宮中監慝自是法已而秋官尚書張楚金陝
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口云

國志之三六

七月初一朔正

字陳子昂上疏曰臣聞太平之世當使天下樂於化不
當使臣子日犯干天刑比者大獄滋多逆紀日衆臣初
憤惋以謂實然邇者陛下特察楚金元忠等無罪曠然
昭洧時方靈臆頓爲卿雲臣乃今知前此其必有無罪
之人橫罹憲網者矣臣聞陰慘者刑陽舒者德聖人法
天而天應隨之感至速也今陰靈復作竊以爲此其過
在獄官陛下曷若悉召獄囚自詰其罪有實者示明刑
寬濫者罪獄吏豈不彰明至德於天下哉后方以酷烈
委獄吏而陽不與知不聽也於是法吏競深酷朝士人
人自惴莫旦夕能自必其淪每晨出與家人訣而後朝

醴泉人侯思止素無賴恒州刺史裴貞叔一判司刑司
使思止告貞叔與尉王元名反貞叔見放元名元和州思止
自求為御史后日卿不識字對曰卿多何異卿字卿能
卿耳后悅擢州之衡水王弘義見卿里者老作齊卿
以變告其提用時法官流為醴醴惟小則丞徐有功杜
景徐李日知卿存平如波告者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
必生俊臣勸將軍張度屈度勸自訟於有坊俊臣怒命
士乃亂所殺之皇於市又韓岐州刺史雲私同不服
先斷其首後乃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曰古者獄成公
卿參聽王三宥然後刑比獄官單車秦使即時專決不
復關秦脫有冤濫於何從知以九品之官而操生殺之
柄案覆不經秋官省審不由門下擅人主威重國之利
器輕以假人恐非社稷之福后以獄官秩卑品下方假
以行酷烈不聽也后既以刑威懾天下又欲恩施不測
結人心初制百官萬姓得自敘行能求舉用即妄男子
言稱旨輒不次擢而遣使者存撫四方還引見所舉人
無賢愚畢擢用高者試給舍次即御史拾遺校書而殿
試貢士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收拾遺平斗
今及者給之曰糊口存撫使臣聖神聖補闕薛謙
史幼之太后笑曰但使小童不驚何恤人言補闕薛謙
允疏曰選舉之法本需真才取舍之間則風化所繫也
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始也自售不耻既也諠
訴無慙至乃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在制敵止驗學孤
昔漢武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其得之僅終一合
知其不任公卿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曰將提

敢揮將臨難決疑非一劍之任則虛文豈足以佐時
射豈足以克敵哉而后方不愛祿爵權利寵天下為已
使不聽也又於刑時有所縱舍即賞擢已亟乃不稱職
者旋放黜不少貸其不受鈐勒者立誅之蓋挾刑賞二
柄以控送馳驟制天下之命於一又明察善斷故當世
英賢亦競為之用而不能自解免也蓋后稱制之日久
業寢寢嚮稱尊革命事矣立崇先廟享武氏祖考加母
號聖母神皇服袞冕饗尊象神宮用周正改詔曰制而
意恣睢猶未厭僧法明等偽撰大雲經言后乃彌勒佛
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教主制頒天下天下州縣各建大
雲寺事佛於是時中宗在房州睿宗居別殿七年所矣
侍御史傅遊藝表請改國號應天心后陽不許而立擢
為給事中寵異之於是百官庶民四夷合六萬餘人俱
上表請而遊藝言后乃袞冕御則天樓改國號曰周稱
皇帝而女居尊位為亘古大變追尊其祖考妣皆帝后
墓曰陵改正朔易服色置社稷立兄子承嗣為魏王三
思為梁王士彥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郡王以所立帝
號王且為皇嗣皇太子成器為皇孫以女太平公主為
謀主密與議天下事公上多權恩后喜其類已故太子
使武攸暨殺其妻其妻之故太子
賢子及皇嗣諸子義豐王光順等太后諸孫皆賜姓武

而閉之宮中已而同平章事任之古狄仁傑裴行本司
農卿裴宣禮左承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
被告密下俊臣逮治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反者
得賊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署狀曰大周
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止欠一死反足實俊臣乃少
寬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可得免仁傑
曰皇天后土遣仁傑爲如此事求活耶以頭觸柱血流
被回德壽怒服謝之稍益親仁傑製衾帛潛書冤狀置
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爲致
之仁傑子得書持稱變以聞太后問俊臣俊臣乃詐爲
仁傑等謝死表上之會平章事樂思晦爲俊臣所殺
未十歲沒入于司農亦上變得召見問狀對曰臣父已
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耳陛下不信
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信任者爲反狀付俊臣
無不承反矣太后意頗動召見仁傑等問曰承反何也
對曰脫不承已死於考掠矣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
之出表示乃知詐也於是得出貶仁傑彭澤元忠涪陵
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俊臣稱行本罪尤重請誅司刑
徐有功駁之曰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
恩信不可聽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宣禮錫也言於太后

曰陛下不私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示爲人臣不私其
親以頭觸殿階血流地太后皆不聽蓋是時后所誅夷
唐宗室數百人及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將而下至不可
數內所忌惡者畧盡欲稍解弛以慰天下心石補闕朱
敬則上疏言臣聞李斯之相秦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
言杜私門張公室惜日愛功亟戰疾耕以屠諸侯不亦
猶救弊之術也與哉天下已平固當易之以寬簡弘之
以淳和而秦乃不然焉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
此不知變之過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皐間
餉絕兵刃智力俱困未嘗關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
賴之人以赴功及區宇適定乃爲上陳詩書說禮樂高
帝用之而漢道以昌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祖斥二子
不用終廢詩書則複道爭功擊柱拔劍將晷滿不保何
能支十二帝衍三百年之祚乎故曰仁義聖人之蘧蘆
禮義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而芻狗捐淳精流而糟粕棄
仁義尚然况下此者乎國家自文明而來天地草昧內
三則叔流言外則四凶構難故不設鈎距無以閑邪不
急刑罰無以靖變今政不出房闥而天下以晏然大寔
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而
療饑不鼎食向時之秘策固方今之芻狗也願鑒塞漢

外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升平章事李元素係元亨等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種誅之親舊連坐者數十人而唐法復用宋俊臣倚勢為爵貪時奸佞附心昭昭之曰此石赤心洛水小餘石益又此時來俊臣侯田正等村法陷忠良昭德每廷詰之思也為所絕移死魯府參軍自惜疎卑德以凌轢負氣有節人歸朝同列庶官望塵絕不敢南賓尉復召拜御史人皇朝盧陵王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其後其不誅必動搖朝廷吉貞亦助外之於是與昭德同東市昭俊臣肉立昭德京兆長安人后本欲以淫刑憐天下至是知天下憚懼無二意乃陽為侍臣頃周興來俊臣獄朝臣連引者輒承反朕意其枉遣近臣臨訊皆自稱不冤乃不復疑目興俊臣死不聞復有反者則前死者寧不尚有冤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來天下以告密為功號曰羅織甚於漢鈞黨陛下雖使近臣覆訊彼方凜不自保何敢一搔手忤酷吏意取死哉今幸天發悟陛下殲夷兇堅朝廷復安繼自今臣以百口為陛下保內外官不復反矣后乃陽憮然曰前宰相務為順旨陷我為淫刑主聞公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於是詳覆俊臣等前所推大獄平反者甚眾久之后年日益高武三思承嗣營為後益急而后信平章事狄仁傑賢等用之稱國老不名仁傑從容言后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勤勞而有天

下傳之子孫天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乃欲移之他姓其無乃非天意矣乎且姑姪之與子母孰親陛下立于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永世無極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太廟者也后曰此朕家事卿何知焉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亦豈得不與知者乎因開勸后召還廬陵王后逆天終自還他日忽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燕子也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陛下姪兩翼二子也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感寤時吉頊亦因張易之昌宗勸立廬陵王太后乃密召廬陵王還王至后匿之帳中召仁傑語上事仁傑請益切至涕下不自禁后乃出王見之曰還爾太子仁傑起再拜賀且曰太子歸外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乃命太子舍濯龍門具儀仗迎還復為皇太子封皇嗣相王中外大悅而承嗣怏怏發病死久之后慮百歲後太子相王與諸武終隙不兩全也乃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軟血誓明堂以自堅銘之鐵券時吉頊以忤諸武意貶安固尉辭行涕泣求見陳一言太后召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

明史上編

入后自

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明日
中宗復位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
太平公主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曰日東之等廷官
封有差復國號曰唐社稷宗廟陵寢郊祀旗幟服色官
名畢如舊外姓今半租以慶房州三年帝永慶遷高
改葬有胤嗣者承襲無嗣者立後為周與來俊臣等所
枉誅夷者咸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本所能反以為唐
者梁公以至誠悟后始也取日於虞淵而太子復安既
也哲於知人援五王柄用今夾日以飛終其功也可謂
社稷臣矣梁公秋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仲有子姓
南望見白雲在天帳然曰吾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
雲移乃得去行者感動同府公平鄭崇其母老疾當奉
請行前仁傑至容美其誼曰秋公北斗以一人而
已累大過乃為中書侍郎久不決者尚七千人平允無免
以御史使岐州有亡者數百為行刺官追捕不能到仁
相曉自歸遂以清高宗分陽克知頓使道出如女祠
俗言感服過祠下政風雷吏受卒致萬治馳道仁傑曰
天子行風伯清塵雨沛道何如女足避邪也此役輸
歎曰真大夫也己為寧州刺史肅和有不效御史郭翰
察隴右多按劾入寧州境者老須知史德美者盈路論
就辭召久吏謂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使者當成使君
之美何久吏謂曰乃公為乎即命駕去薦之如徵為冬官
侍郎巡撫仁傑吳楚俗多淫祠仁傑悉焚毀止其更
吳太守李士衡買西阿而仁傑文昌在永復山刺豫州
時吏王兵敗支實餘二千人皆論死仁傑不許降下
城以爲臣欲頭奉似爲人申理欲不言乘陛下

仁傑之心善未成復毀者數四矣獨念此屬皆非本惡
望特赦原之廣恩思君活汝即押諸州囚道出寧州
父老迎勞之去尹使君活汝即押諸州囚道出寧州
三日忽去之先尹使君活汝即押諸州囚道出寧州
輔怒曰州將暫元帥即仁傑曰日南角一越王耳公
董士三十萬以平賊乃從年暴無辜之人是一越王耳
百越王生也且王師至代魏城而上歸順者以哥計奈
何從微賞之人殺李多功半如得尚力勿加官即死
不恨光輔勳之左遷復州司馬天授中仁傑以哥計奈
何平奇武后謂之曰仁傑在汝南有否女慈諸者數矣
欲知之乎則曰思下以臣一有非高麗免以爲罪焉
幸多矣不願知也后數其長者會來俊臣所擢斥馬彭
澤令擢魏州刺史會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驅民東城
仁傑至山房向達何自疲吾民乎爾來吾自辦也縱
就田民庶愛和終何自仁傑重忠臣後相紫袍帶
勒田鎮百姓悲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元王封域
之外典籍其紀薄伐太原化正上詩人斥之則今之
域中過夏商遠矣而用武流外邊功絕域環府庫之費
以爭曉曉不毛之產竊以爲過矣今關東鐵饒蜀漢逃
亡而求求冠帶遠夷不務安人固本此秦皇漢武之所
以非幸子之盛節也請假西鎮廢安中以息武不納丹
河北安撫使河北民爲突厥驅迫者各往征區山谷肅
冬仁傑疏曰河北土性重氣一往不悔其緣軍興調發
頗重至質田宅而不售又官吏督趣酒尼事迫投近大
半七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情也民猶人也墜則焉
疏則爲川夫馬有恒叶哉今貧罪之伍潛竄山澤露宿
單行非之則繁情懼懼之則反則自安道堅暫驚不
足爲憂中土之人結聚而不解此大可慮也曲赦河
北諸州無所問人結聚而不解此大可慮也曲赦河
以賑貧乏修驛遞以濟旋師自今糴糶禁官署侵漁而
河北大矣今之造浮屠以濟旋師自今糴糶禁官署侵漁而
仁傑說曰今之造浮屠以濟旋師自今糴糶禁官署侵漁而
非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何之哉今邊鄙未寧宜
寬征徭省庶務而興土木以徵福非所出昔梁武帝
文後佛好施而三淮浪漉五嶺煙騰利祿紛紜未滿
路豈能有補於敵仁傑以爲願作以濟貧民財父竭
時是爲幸本且勢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貴官財父竭
力即不幸有一方之難何以勝之役得正后幸三陽宮
有羽僧遮道請觀舍利后許之仁傑前爭曰佛胡神不

足以枉高乘胡僧欲招至尊感遠近耳目耳台還與
司馬司馬臣之武契丹將有勇力善武屢敗中國兵皆
降則勇也以為將矣契丹之勢其勢甚大所事今
重每向折廷爭以屈意從之及知人好薦士所信
公卿數十人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入公門矣仁傑
曰為賢者國非為私也后命宰相各舉尚書一人
仁傑舉其子光嗣而稱石善曰則足繼而矣天年七十
一歲謚文惠中宗復位進司空家宗有祖烈帝本昏德
當在房陵時與韋后同幽閉愛甚焉每敕使至輒皇恐
欲自殺后抱持之曰禍福何常遽爾何為帝德之嘗私
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為及復位后即與
政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安樂公主者帝幼女也生於
房州愛之適武三思子崇訓上官健好者上官儀女也
沒入宮辨慧有文掌內制帝嬖之三思私焉並用事而
三思為司空三思子攸暨為司徒而武氏復張始二張
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兇雖除
祿產猶在去草不除根終復萌起朝臣尉劉幽求亦勸
之二人不聽曰是枕上肉耳何能為季昶出私嘆曰吾
不知死所矣至是韋后與三思宣淫於內而帝為點
善擅政於外東之為中書今不得志撫床歎憤至彈指
血出曰本所為不誅諸武者欲上復辟自誅之明天子
之威也今若此大事去矣始大悔不用季昶幽求之言
乃以百官上疏言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陛
下反正而諸武惡官偕前按堵如故此開關以來未

也惟陛下念社稷計順遐邇心每三思等王爵惡人
之望不勝哀痛上書陳戒曰臣聞詩有國難以後妃者
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不此而誰也樂奔而禍禍如日
魯桓公之世感始齊姜書曰北維之晨維家之索夕日
彼遂在中饋言婦人不行于外也今陛下臨朝皇后
他惟殿上預聞國事夫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抗夫逆
人也遂入不祥逆人不祥惟陛下以社稷大計令皇后
遷居宮掖修陰陽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言胡僧慧
範託言佛法入禁與漢朝以不問下輕信胡僧慧
範上下汗慢君臣虧替夫事若道不問下輕信胡僧慧
範疑若若影慧範之華裁不聽其言以方士鄭普
思為秘書監慧範能為于蔡酒彥等誅曰陛下治復
顏師古等秘書孔穎達為祭酒豈普思等此乎恐妨議
謂陛下官不擇人以不擇於是三思用佞人崔湜鄭愔計日
夜與韋后諧求之暉等將不利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
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奪之權使於是封東之漢陽
王暉平陽王彥範扶陽王恕已南陽王玄暉博陵王並
罷政事為五王斥逐者復之尊用者斥之而中外大權
盡歸三思矣是歲太后氏崩明年三思忌五王在京師
出為諸州刺史而使人告尉馬都尉王同皎與武當丞
周憬為謀廢皇后殺三思坐腰斬使鄭愔告敬暉等與
同皎通謀貶遠州司馬已陰疏韋后隱穢榜諸朝帝見
之震怒三思以為此彥範輩所為帝惑之於是御史大
夫李承嘉即奏彥範暉東之恕已玄暉恭誅危君罪當
族下有司議大理丞李朝隱言彥範等未即訊而誅恐
為讎家所詆誣請按實而三思慮五人以按實得自明

命流嶺外而矯制遣其黨周利用攝御史使領外府慘
妻殺之中外憤怨而復辟諸功臣屠滅盡矣東之玄機已死遇害
帝怒命立誅黃門侍郎璵請傳史考治帝怒岬側出召
見曰敕即誅何請璵抗對曰不即訊遽誅天下竊議陛
下者愈藉藉願加審慎帝愈怒促如詔璵曰請先誅臣
不然臣終不奉詔御史大夫蘇珣大理卿尹思貞皆以
爲方夏行戮違時令命杖之流嶺南出璵則貝州思貞
青州秋分一日平曉廣州督周仁執斬月將嶺南太子重俊者帝他姬子也
失愛韋后與三思忌惡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
皇太女時中書令元忠當國帝問之元忠曰公主爲皇
太女則駙馬都尉當何名事得止而三思爲譖愬日深
太子積不平欲起誅武氏時諸與復辟功者獨左羽林
大將軍李多祚存與定計於是矯制發羽林軍三百餘
殺三思崇訓于其第使成王千里將兵守宮門而太子
與多祚斬關入叩閣索上官昭容及安樂公主帝后登
玄武門樓與同患下宮閣令擊其前鋒斬之帝在門樓
大呼曰汝輩皆朕宿衛士奈何從多祚反羽林士
倒戈斬多祚而散千里攻延明門不克死太子逃之近
關烏左右所殺乃知君父在太子不忍情憤之忿有餘

討即所誅適當罪而勢逆徒債重無益也帝斬太子首
獻太廟已馳祭三思崇訓第乃梟之朝堂初元忠相武
后有清正名至輔政天下傾望其幹濟而元忠老更事
度主閭內亂不可貞外示依違欲隱忍以圖功酸棗尉
袁楚客與書規之元忠得書不辨也書曰上知服卿
君子退小人則安其於寵而一公主賜府署其崇
不早建太子若卿傳而輔之公主賜府署其崇
長繼本借勢納賂三併優小人盜竊上秩四府選崇
皆皆取勢於五龍進官官至滿十八人六王公貴戚賜
無度七廣置員外官多爲財害民八先朝宮女出及是元
忠子太僕少卿昇遇太子永安門將與俱事敗見殺時
諫者皆歸曲太子元忠獨毅然曰兒與誅逆賊謝宗廟
死所甘心惟太子枉沒爲恨耳宗楚客等誣元忠父子
通爲逆請行誅帝以其人望且有功爲高宗武后所尊
禮以特進致仕已再貶務川尉至涪陵卒元忠宋州宋
不檢曉兵法美風中以學主上小事得召內供奉告
家皆以各賜金帛周興與試免死施以御史中丞昭來俊
臣獄被徵周放嘉譴呼獨安坐自如既寧其後起日
亦無喜色復徵何耶封曰臣所處也羅織之吏如獵者須
已韋后宣淫無憚忌帝以外庭露章諫者衆中內
患居恒怏怏時噴有諍言后及其黨慙且恨懼事且變
也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得爲皇太女乃共謀於餅飲
中進毒而帝崩蓋復位五年矣葬定陵中宗初立改元

錄其年秋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經三十三日乃滅
括大水殺故太子賢殺徐敬業殺內史裴炎將軍程務
柘后檀國之二年改元垂拱遷陵王房州夏大旱三
四年春二月朔日蝕蓋明堂受命各名山出於新豐
四年夏穀同三品劉暉之秋冀州雒陽七鳥鳴京師應
震是歲大饑擊吐蕃五年春穀乾元殿作明堂山東河
南饑六月朔日蝕京師地震秋神都地震是歲越王貞
瑋瑒王坤與起不克死後大梁宗室六年朗州松州
瑋化爲雄夏穀內史張亮輔同平章事遷玄同冬殺宗
宗王大人七年除唐宗室屬籍殺王上金許子素節
又殺宗室王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秋改元開元
后攝皇帝已立帝爲皇嗣追尊武氏神后以武氏
七廟爲太廟是歲改元開元初又改元爲聖武
後易服色改唐太廟爲享德廟夏四月朔日食冬殺同
中書事格輔之昌右相岑長倩結言歐陽通名衛將軍
李安靜已年夏四月朔日蝕秋洛水溢漂人居二千餘
家是歲改元如意只政長壽十年夏棣州河溢十一年
改元延載秋九月朔日食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加壽
帝慈氏越古今金鑑聖神皇帝秋祀前郊冬登封嵩山禪
冊史土編 卷之二十六 四一
少室是歲改元萬歲又改天冊改元一歲三改元十
三年春改元通天明堂歲冬同平章事李元素孫元
亨等三十八家松茂督李蓋之營州孫可汗命二十
八將討之改元開元十四年改元神功是年臣誅冬
爲臺侍郎仁傑同閣侍郎兼檢校並同平章事十五年春
改元開元秋肅陵王遠東都後爲皇太子武承嗣死十六
年春后幸維山嵩山秋河溢漂餘家十一年春幸溫
湯夏幸三陽宮九月朔日蝕改元久視大旱承作大
像十八年夏幸三陽宮秋殺郭王重潤改元大足
又改長安十九年秋九月日食不盡如鉤突厥寇忻
州秋京師大雨霜人畜死者九月朔日食二十餘家
年夏幸興泰宮自九月至於冬十一月陰晦大雨雪都
人饑凍死神龍元年春三月太子復位遷太后上陽宮
復國號唐武三思爲司空改元爲司儀夏同官際大雨
雷焚雀死封復辟力臣爲五王知政事洛水漲壞廬
舍二千餘家冬皇太后崩二年春二月黃霧見其
陽城東七十里地色如水樹木中影歷歷見其中日
餘威夏洛水溢漂天津橋五王爲二思所殺秋武重
俊爲皇太子京師旱河北水大饑冬牛大疫是歲寒

靈原會等州師敗績死者三萬三年春自京師至山
東疾疫河南北大旱夏六月朔日蝕秋太子重俊殺上
三思崇訓誅逆賊改元永昌冬冬雪見西方十一月朔
日蝕京師雨土景龍二年春唐月日食知西陽二月
癸未夜有星墜地西南聲如雷野雉鳴如鳴咽二月
赤氣紫天有彗地地三日乃止安樂公主通武延秀
延秀崇訓弟也美姿容善歌舞主悅之尚馬坊入寇
三年春正月黃霧四塞日赤紫無光夏六月大白晝見
秋八月星孛于紫宮四年夏六月壬午帝崩年五十
秘不發喪裴張錫張嘉福奉養崔湜並同中書門下
平帝事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甲申發喪宣中書門下
爲皇太后太子即位秋百官上謚孝和皇帝廟號中宗
論曰小雅之言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夫幽王雖失國
周固未亡也言滅以爲文武之業盡於是不復興其之
也武嬰易命唐宗室賢士大夫戮殺殆盡太宗之遺烈
斬焉此正禍豈直一褒姒比耶高宗善柔視中宗童昏
有間韋庸劣其權謫距武嬰天壤而淫禍並烈國幾再
亡嗚呼父子夫婦之間豈不難哉可無慎哉故溺於淵
可游也

函史上編卷之三十六三定本

睿宗皇帝

諱旭輪高宗第九子也母武太后

嗣聖元年太后廢中宗以豫王立為皇帝居別宮既七

年后革命降為皇嗣貼危者數矣及后召中宗還皇嗣

數稱疾請遜位而中宗復皇太子封皇嗣相王中宗復

辟加號安國相王遷太尉讓不受已立為皇太弟又固

讓不受而韋庶人與宗楚客等日夜媒孽之太子重俊

反誣王及太平公主與交通中宗使御史中丞蕭至忠

詢之至忠泣曰陛下獨一弟一妹不能容而忍羅織之

乎相王昔為皇嗣因請以天下讓陛下太后不肯王累

日不食太后乃聽忠愛如此而陛下疑之豈不太甚矣

哉右補闕吳兢上疏言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

臣日夜謀陷之自古委信異姓猜骨肉未有不覆國亡

家者况天授而後國家枝葉凋殘盡矣陛下登極之日

淺一子以弄兵授誅一子以愆違達竄惟餘一弟朝夕

左右尺布斗粟之謹何可使復與乎願垂三思中宗與

王固無嫌而相王恬於謹讓以得免已中宗崩于祇堂

后不發悉召宰相入禁中易置之盡置其私人徵諸府

兵也宣城矯制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加政事相

王參謀政事慰眾心而相宗楚客葉靜能等言相王

皇后叔也嫂叔不通問王不當參政事從之乃發喪溫

王重茂立后臨朝脩武后故事以諸章典南北軍謀革

命時相王子潛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

之士結羽林豪帥謀匡復而楚客等日夜危相王急甚

陳蕃王乃與前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會草播

主羽林軍而驕虐萬騎萬騎咸怨王撫以誅諸軍皆勇

躍願效死

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

林中宗稱萬既定密以白太平公主公主貴其子薛

崇簡從或請白相王臨淄王曰我曹所為此者以徇社

稷也事成歸王不成當以身死母累王也且王仁萬

一不從敗大計景龍四年夏六月庚子王微復與幽求

等入苑中逮夜天雨星如雪幽求曰天命也時乎時乎

不可失於是入羽林軍斬諸章典兵者以徇曰韋后弒

先帝危社稷今誅之立相主安天下敢助逆者族遂勒

兵入玄武門斬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比曉

而內外皆定於是臨淄王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

之罪至勞之曰宗社不傾汝之力也遂以少帝命收捕

諸章親黨及宗楚客葉靜能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等

皆誅之遣使分行諸道宣諭進臨淄王為平王薛崇簡

馬立節郡王鍾紹京中書侍郎劉幽求中書舍人參知
機務命宋王成器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進範彭城王隆
繁分典禁衛兵蕭至忠韋嗣立趙彥昭出為諸州刺史
甲辰相王即位封少帝溫王大赦中外官四品已上如
長流長任人未還者並放還贈常月宣州刺史立功
人賜爵秩未差放宮女還家是日景雲見改元景雲
太常少卿稷參知機務兵尚書元之同中書門下三品
召嗣立中書令追削武三思崇訓官爵暴尸秋追復故
太子賢重俊位號論神龍復辟功復五
王及李多祚等官爵召洛州長史璟檢校吏尚書同三
品張仁直崔日用薛稷罷日與稷爭帝前稷曰日用
品張仁直崔日用薛稷罷日與稷爭帝前稷曰日用
宗楚客非陳仲而何而兩罷之立平王為皇太子廢
武氏崇恩廟吳陵順陵去陵各秋追廢韋后安樂公主
為庶人罷墨勅官譙王重福反伏誅重福中宗後子
胡后臨朝時過均州與重福謀舉兵未發而帝崩敗
洛陽人重福均說重福曰大王帝子當立相王雖有功
不當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下可指麾定也
重福喜令楷選洛陽徒待行自與重福均許乘驛入東都
潛舍駙馬裴興宅初切左右屯兵馬亂侍御史李邕
覺之馳告城諸重福曰蕭王權不能動左掖門已閉從
火燒之左營兵至重福才重福赴清渠溺死惜與重
均皆伏誅初時州來俊臣等推俊臣附附冬詔者敬皇
帝主社廟遺古義於東都立別廟祀許公蘇瓌卒置諸
州經畧節度使是歲姚二年春正月太僕卿元振中書

侍郎說同平章事改封溫王重茂為襄王追謚先妃劉
為肅明皇后妃實為昭成皇后出同三品元之璟幽求
刺諸州復斜封官復武氏吳陵順陵從太平公
主請也冬御史
大夫懷貞中書侍郎湜同三品象先同中書門下章事
三年春并汾錄三耕籍田改元太極
萬曆五日夏祀北郊秋七月
出西方八月帝傳位皇太子稱太上皇帝皇太子即
位赦改元立皇后王氏九月朔食是歲
初睿宗即位群臣請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當立而
平王有大功意未有所定而宋王成器前頓首請曰世
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所以重社稷也苟違其宜
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因涕泣固讓劉幽求
亦曰除天下之禍者常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
救君親之難量功繫德無可疑者帝從之乃立平王為
皇太子而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自武后時以為類已
愛幸之誅易之昌宗有力焉已與誅韋氏又帝同母弟
親遂干政朝士競進者爭走之初以太子少意頗易太
子已憚其英武妨已與益州刺史竇懷貞譖之百端帝
不能無疑嘗密召侍中韋安石問之曰聞外廷皆傾心
東宮信乎安石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獨太平為
流言危之耳太子有社稷大功仁明孝友中外共嚮此

歷生與譙王重福通當死以說幽營護得免既開
少州督王融知其謀不遣乃免及天下
其妹夫也謂之才子才不達勿為非分史忠不無
欲緒退而飲曰九代卿族一而戚之衣我至忠
公主第出遇宋瑒瑒曰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無
口善平生之言遂策馬去及嗣後身不可不換
也
張說檢校中書令幽求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
復徐國公毀天樞軍國制自今常法外屠割人者準
殘害之科冬幸新豐講武驪山容流州給事中忠紹
大軍禮
品還宮改官名中書省為紫微省冬禁寒潑胡戲劉幽
求罷中書侍郎出巡行遊言於帝曰胡縱橫之才可與
由史編卷之二十七
定禍亂與守承平帝中
是疎之使按行北邊軍
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二年春關中旱饑使賑給米直言停諸陵供奉鷹犬錄
囚徒命祈祭名山大川葬暴骸檢責天下僧尼俗者
萬餘人避殿
罷員外檢校官復置十道按察使魏知古
成膳餼
罷六月京師秋襄王重茂薨帝
禁女樂作興慶宮
即唐老于舍元殿殿九十九上凡以故司刑卿有功
子倫為恭陵令削天后時酷吏周利貞等籍擯勿齒幸
溫湯敕百官喪葬所司申品令高下制園宅下帳墳墓
瑩域之式禁踰制者出宮人
庭帝問詔言來女子兒
明門選後官無用冬還宮
納以同紫微黃門三

契丹及契丹戰虜河賊積除名復武衛之官
三年春正月立于嗣謙皇太子降死罪已下夏早避
殿減膳錄囚徒六月山東蝗下諸道捕瘞秋七月冬置
侍讀寺行幸鄆陽賜賜過九十以上幸溫湯妖賊崔子
崇等入相州作亂州司討平之是歲西國八國降訥
大四年春幸溫湯還宮夏六月太上皇崩京師中夾大
河有
比蝗秋奉中宗別廟見禮儀志七冬十月葬橋陵聖真
道採訪使
微令崇疾避位黃門監璟紫微侍郎題同平章事行十
道採訪使
受朝以宅太廟四室壞帝將中東都會廟室壞宋
屋村皆符堅時物朽腐宜毀而遊興行會何足異也百
廟耳帝喜從之遷神主太極殿表曰避殿殿廟更育
立太廟北使臣之言願世幸東都四京還都詔州縣
下地天成內中遂讓幸東都四京還都詔州縣
無出今年租詔訪武德貞觀米臣子孫失官封者以
開州縣有行道行嘉遜不仕者以名聞夏復明堂為乾
元殿毀拜洛受圖壇及瑞石碑文
單縣本溢以郭水溢
百餘家
秋復舊官名冬太廟成饗神主于廟契丹內
附復置
六年春收天下諸州惡錢銷鑄見賄徵嵩山
隱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拜
盧水溢案
舍溺死十餘人定配饗太

廟功臣故侍中桓範配中書令張柬之特進崔玄
宗廟功臣始賦給官俸冬還都詔大廟元皇帝以
品京官一人內外官三品以上有願者給賜七年夏五
秋旱錄囚徒制器服一依舊典禮經冬幸溫湯還宮
皇太子詣學行齒胃禮生賜官及差八年春侍中璟中
書侍郎題罷侍中乾曜中書令嘉貞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夏六月遷穀蓋東前新安瀾也河南壽安輩勝冬幸
長春宮畋下邳還宮是歲突厥元九年春宇文融克勸
農使括田檢逃人幸新豐溫湯秋楊州等州暴風發屋
敕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崇薨幸中書省冬罷諸王
都督刺史幸新豐溫湯還宮是歲南池州叛胡康符
諸事及九姓舉破十年春幸東都詔內外官犯賊免縱
逢赦勿齒夏大水伊汝洛陽河南許汝洛陽秋遣
使存賑京兆然自長樂門斬關入宮城伏誅冬幸興泰
宮獵宜州還宮始募兵充宿衛是歲安南郡內十一
年春幸并潞州初過在開高年鄭家流先罪賊一
宮改并州為太原府京兆府南該官百祠后土汾陰
姓給後一年貧戶復二年心從戶復三年祠后土汾陰
縣安集逃戶前令檢括逃增太廟九室尊八代祖
帝臨懿祖置長從宿衛見兵制釋與諸州用牲牢冬幸

新豐溫泉祀南郊赦幸鳳泉湯還宮十二年夏詔宗室
國王為後而屬近者封郡王夏還臺閣臣有才望者為
州刺史以山東平政功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改書
分職州刺史宣州皆出首相侍御史署秋七月發
得拱然已上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秋七月發
皇后王氏后弟司一賜死張嘉貞貶台州刺史冬幸東
都還宮二月朔日食是五溪苗反內十三年春
二月幸龍門還宮更命長從宿衛為驍騎秋禁祥麟冬
封泰山日南至如日上帝於上壇有司祀五帝百神
品已日南至如日上帝於上壇有司祀五帝百神
多引兩省及小親攝事禮事能恩起入五品而不
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崔氏上切而無湯
然之幸孔子宅親與祭十二月還東都大有年斗十錢
十四年夏戶侍郎元絃年同丁章事六月大屋
事冬幸汴州廣成湯還東都赤白龍是歲黑十五年
夏作十王宅百孫院門樓多欄檻六十三州水一十
霜旱河北饑牛疫轉江淮南米日萬石賑之許公頤
卒冬十月還都十二月幸溫泉吐山青吐山青
川益役子君十六年秋行大衍曆冬河州節度嵩
突厥使人貢是歲頓南檢反十七年
召同平章事是歲頓南檢反十七年
夏四月禘于太廟錄囚徒大風大理京北長安

年等獄
疏決相違元紘乾曜罷融字光庭裴同平章事嵩纂
中書令融尋黜刺汝州冬不其如鈞十一月饗九廟
謁諸陵和陸龍望隊涕
寶口下客陸質還宮幸溫泉宮獵渭濱還宮力爲獨州
側近六鄉以供還宮幸溫泉宮獵渭濱還宮許張審素
經檢拔昆即以信安上十八年春二月大用
上李吐蕃板石堡城今百官休
日選勝行樂聽選司立循資格從前尚書夏築西京外
郭命左右丞相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舉才堪邊任
及刺史者六月起以見五車生字於畢昇東都縣著水
溫壞天津永濟二橋及堤長臨各一節家
冬左丞相說卒是歲史王為引行軍元帥仲十十九年
春帝躬耕興慶宮龍池夏六月大冬辛未都還都浚苑

中洛水二十年春二月夏築花萼樓夾城至英畧園休
冬行幸潞州治復二年幸北都曲祀上土命所至有賢上十未睢達者
舉月左左宰宰官官量核內內十二月還宮史擊擊契契丹丹破破之二
外外文文武武官官加加階階酬酬三三日
十一年春黃門侍郎休同平章事夏旱遣使往諸道宣
慰賑給給陟陟官吏錄囚徒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擢
用毋循資年有司冬冬格格使使已已不能不能用用特特官官有有三三種
員員而而入入仕仕之之塗塗冗冗濫濫於於此此秋秋七七月月朔朔日日食食冬相相嵩嵩休休罷罷黃門侍郎耀卿某
中書侍郎九齡張竝同平章事京師饑出太倉米二百
萬石振之分天下為十五道道置采訪使二十二年春
幸東都秦州地震張下下四千餘人仍連震不止命右丞相

嵩禱祠于山川遣使存問賑卹歷死之家復一年一家
 夏侍中耀卿裴黃門侍郎九齡張禮尚書林甫李泣同
 平章重置病坊處京師行馬者關中大風水冬十二
 月朔日二十三年春耕籍田以九卿赦又武官三品以
 下加階外官賜勳一轉二日今五品以上官及刺史
 舉有王霸才略學究天人尸堪將帥牧宰者各一人江
 淮水命本道使賑給十一月朔日饑是歲秋旱西北庭
 及安二十四年春責逃戶自首夏頒令長新誠京兆醴
 泉妖人作亂擒斬之冬侍中耀卿中書令九齡罷林甫
 兼中書令仙客兵位書同三品是歲上庭都護蕭嵩運
 突騎破之安祿山擊
 癸契丹以二十五年春置玄學博士智老夏四月殺盛
 察御史周子諒右丞相九齡貶荊州長史召皇太子瑛
 鄂王瑋光王琚殺之六月癸鵲巢大理寺樹以刑錯
 質封林甫晉國公僊客國公寺少卿除驕秦天下
 帝推功元輔故封是歲河北帝度崔希逸襲吐蕃青海
 西祇二十六年春正月親迎氣東郊新天門餘放免京
 兆府新開稻田給貧民州縣里皆立學二月星李崇盛
 日乃京立皇子忠王瑛為皇太子赦內地文正官為
 兆地震立皇子忠王瑛為皇太子父後者各賜勳一
 轉蘭三日九冬兩京作行宮殿左右龍武軍羽林
 之左右萬騎營諒馬是歲吐蕃寇河西二十七年春加
 於舊六胡地置宥州冊南詔為雲南王

尊號開元聖神赦左降官量移百姓免今年冬幸溫泉

還宮是歲北庭都護蓋運葉二十八年春三月秋開

通濟渠是歲吐蕃二十九年春制饑饉待奏報後開倉

道遠民無救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聞三月風雷

洛河北霖雨使賑卹洛水益發天津橋上陽宮及民廬

冬寧王憲薨葬讓皇帝東陵州達七萬水米益漲吐蕃陷

天寶元年帝三春正月改元赦色並免刑罰及布

永有通儒學能文辭及軍謀武藝加號號郊幸卯年

午享太廟丙中合街舊官名形侍中為左相永相

刺史為秋僊客卒適之本為左相死數百人七月

日林甫加尚書左僕射適之兼兵尚書右僕射冬集靈

臺成開廣運潭汁黨屬來降二年春改玄學為崇玄館

博士為學士追尊玄宗皇帝為大聖祖多皇帝父周

號先大太后尊主尊為明皇帝冬幸溫泉還宮三載

春改元為開元一月海賊寇台州討平之冬幸

溫泉宮親祀九宮貴神于東郊赦蘇米施可汗傳首

師河西擊突厥施軌莫賀達干立骨咄四載秋冊壽

祿為可汗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四載秋冊壽

王如韋氏立貴妃楊氏等入大木冬十月幸溫泉

還宮是歲封外孫獨孤女為靜樂公主外孫楊氏女

山敗契丹芳公出降奚契丹號松漠二部賢祿

各殺公主主舉即狀五載春刑尚書堅貶括蒼守隴

右節度使惟明皇貶播州守夏左相適之罷希烈同平

章事秋堅惟明配流賜死適之貶宜春守飲藥死通之

王承皇太子妃離昏離堅嗣薛王瑊賜貶夷陵郡別駕冬

養善大夫杜有隣著作郎王曾左驍衛兵曹柳勣獄死

六載春殺北海太守李邕秋命宰相錄繫囚自至十月

七月死罪央配冬幸溫泉改名華清宮七載至十月

夏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上尊號文武應道呈中赦

冬幸華清宮還宮八載春二月觀左藏賜度支劍金紫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見兵制考府劍南置都護府祿

于太清宮是是兵去盡矣九載春正月群臣請封

西嶽三月西嶽廟災停封夏旱錄因徒安祿山進東平

郡王度使封冬幸華清宮還宮是是南十載春正

月郊王王自此入清宮癸巳勅聖太壽甲午有于南

虎五百人秋廣陵大風潮運船火燒米船二百隻焚溺

船數百艘京師武庫災霽雨冬幸華清宮是是雲南

祿山計更芝擊大安十一載春還宮夏王鈇賜死東

木發屋秋幸左藏冬幸華清宮林甫死國忠為左相十

二載春追削林甫官爵削棺宗黨流貶倉米十萬石祿

京兆人理因徒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封西平郡王

冬幸華清宮築興慶宮樓觀十三載春正月御華清宮

受朝賀還宮加祿山左僕射國忠守司空大雨黃五月

日餘不盡如鈞 秋八月希烈罷武部尚書見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霖雨出太倉米百萬石開十場賑濟貧
民澤洛溢漂冬幸華清宮還宮是歲北庭都護程千里
擒斬阿布志歸于國
李必擊雲南李必擊雲南十四載春宴群臣勤政樓奏九部樂秋
免民今年租冬幸華清宮安祿山反幽州昭陳留榮陽
陷東京李惟中李惟中帝還宮常山太守顏果卿起
討賊十五載帝四十春祿山僭號陷常山太守顏果卿
朔方節度使子儀郭河東節度使光弼李將兵討賊
戰井陘破之夏六月僕射哥舒翰及賊戰靈寶敗績為
虜遂降賊甲午帝幸蜀次金城丙申次馬嵬驛六師誅
相國忠貴妃自盡丁酉廢馬嵬留皇太子東討賊已亥
次扶風劔右節度使圓崔為中書侍郎憲部侍郎昭
為吏尚書巴西太守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詔皇太
子克天下兵馬元帥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
馬復兩京分遣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督諸道節度大
使軍守禦庚辰至蜀唐從官吏至者僅二千帝既手
內難在位念為天下在任相而中外舊臣獨毫刺史元
之明達有遠識又洞於物情事權欲召相中書今說與
元之隙諷御史大夫糾劾之帝不聽以殿中監姜皎為
帝私人使以其私言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難其人

今得之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才兼文武多大畧其人也
帝笑曰此張說意獨今汝傳告汝何得面諛皎叩頭首
服於是帝幸渭召元之入見至帝方獵渭濱立引見問
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
逐獸為樂張璟藏謂臣當為王者佐無自棄始折節讀
書然少為獵師老猶能之帝悅與較獵馳逐控送如帝
意帝歡甚既罷咨天下事衮衮不自休帝曰卿宜留遂
相朕矣元之知帝大畧銳于治欲先要說堅帝意跪請
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可行行之臣乃敢受命度不
可行罷之無所用臣為也帝曰可得聞乎元之曰垂拱
以來峻法繩下願政先仁怒一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
復之悔將外強中乾願不幸邊功二比壬浹觸憲網皆
以寵倖自解願法行自近三往天后臨朝喉舌之司出
陶人之口易為轉注願官豎毋與政四戚里競貢獻自
媚公卿方鎮浸傲為之願租稅外貢獻咸絕五外戚貴
主更用事班序荒雜願戚屬不任臺省六先朝棄押大
臣虧君臣之嚴願陛下接臣僚以禮七燕飲融章月將
以忠被罪自是爭臣杜口願開言路令群下得數犯忌
諱八武氏造福先寺上皇造玉真金僊二觀靡費百萬
無益所絕寺觀營造九漢以祿莽閭梁亂天下國家為

甚願以爲永鑒今外戚無與政十也皆切時急務大故
條白之以觀帝俯仰帝慨然曰朕能行之乃頓首謝
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更名崇崇映川人武后時爲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次徵義委奏決和武后贊之拜侍郎准平章事已兼相王府長史崇意疑有間以母老納政詔以相王長史侍養義事夏官崇知所猜必自上言臣奉命事相王而夏官本兵王無所用之臣終無益於王乃改春官奉性張易之出爲靈武道大總管與張柬之等誅二張封梁王侯后遣上賜官中宗帥百官往起王王公交慶崇獨流涕東之曰今豈公卿時泣耶崇曰比南討逆者爲社稷也然臣事天后久今達磨王故臣乃人戶之義出爲毫時承武韋潰敗之後綱紀大壞宰相至十人臺省要職乃至無限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脩法而紀官任百官必各當其才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又吏事明敏朝機政務邊屯士馬默綜時決處之沛然帝倚崇以大政而虛懷慎謹得並相崇嘗疾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憤懣不能決入惶恐謝帝莞然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獨藉卿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立盡時人曰康慎當廷時天子求直言敬者老寬繁囚錄忠良詔敕諸州修常平倉停不急之務焚綿繡珠玉於殿庭示天下以素朴以聽朝暇於宮中覽經籍有疑無從質也命選博學耆儒一二人入侍以太常卿馬懷素散騎常侍褚無量兄之時無量羸老爲造腰輿使內侍昇之親送迎以帥傳禮禮焉舊制

六品以下官皆尚書奏擬帝以郎御史起居拾遺補闕奉天子侍從獻納官必簡注關重慎制尚書毋得擬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補京堂官使出入均勞爲著令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大府以上各舉縣令一人後視所舉政善否爲舉者賞罰召選人試理人策乃注縣將發帝引見臨諭以惠養元元之意而遣選人韋濟以辭理第一罷京令歸置十道按察使廉訪吏治惑言道使徒煩擾無益獨請精簡刺史郡守縣令端治本崇曰今止擇十使尚患未盡得人况天下州三百餘縣多且數倍又安得令一一稱職乎且爲此者正以簡刺史守令也京尹崔日知暴不法御史李傑論糾之日知構傑陰罪告之傑待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居彈糾之司而奸人得以其私恐喝之則御史臺可廢矣帝命傑視事翌日知歛縣丞尚書左丞韋玠以郎官不舉職請澄汰已右敕出玠刺小州相崇言玠方奉公而驟見貶黜議者謂郎官謗傷而然則自今左右丞不復取舉職矣將尚書省可廢詔敗玠其州薛王業舅王仙童以侵暴爲御史所糾王請敕覆按相崇懷慎言御史糾非法而親王請別敕格之何以齊衆而儆童竟抵罪申王成義請政府錄事爲參軍

謝馬蓋其度也。宗疾病治今析貨室令諸子各有
分。絕後爭以時服。欽金王玩好。毋從。聖母事佛。造經
像。永冥。福慶。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文獻。初
景召爲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往迎之。景風度疑遠
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一語。思勗素貴。幸殊望
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之。已進黃門監。相以清
議格上心。以禮制肅群下。以公正任百官。抑浮競。杜請
託。時時犯顏正諫。帝甚敬憚。每拂已從。馬封皇子皇女
命。宰臣差次。諸王公主封邑。號名且密。敕別擇一美稱
及。好邑。別封上。璟奏言。七千均養。詩人所稱。今同等
別封。恐傷鴈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文帝納之。
御史三編 卷之二十一

夫人不爲繼。以其於久。長計爲得也。臣不敢別封上。帝
嘉納。皇后父王仁皎。在將葬。子馬都尉守一請用昭
成。皇后家葬。寶孝。謹故事。得馬墳高五丈一尺。璟駁如
著。令敕如所請。璟封還。敕曰。古者墓而不墳。聖人制喪
紀。衣槨棺槨。皆有度。有數。所以爲坊也。韋庶人追王其
父。作鄼陵。而禍不旋踵。寶氏已侈。不可蹈也。夫后父重
戚。豈憂乏用。官給其物。一朝可具。而臣區區陳聞者。欲
明朝廷之政。示中宮之美。於天下耳。必情不可奪。請準
一品陪陵。制墳四丈。帝大喜。曰。朕嘗欲正身以綱紀群
下。容於后父。有私耶。然人所難言。而公能之。誠所望也。

可其奏。賜絹四百疋。始貞觀時。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八
纂事。必諫。官史官從入。有失。則匡正。及許敬宗。李義府
用事。政側僻。乃於御座前。屏人奉監察御史。及待制。官
達立。俟具退。乃出事。不得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
御史。得風聞彈射。又險詖傾側。至是。璟請復前制。昭公
平。帝以日食。避殿。減膳。錄繁。因且求直。言。璵進曰。陛下
降德音。卹民隱。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人之所以慎
赦也。臣恐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
變。冀有揣合。竊以謂天道難知。國政至隨。非可以一端
求也。進君子退小人。止女謁。杜讒夫。所以脩德也。固圉
不擾兵甲。不黷吏無苛治。卑不輕試。所以脩刑也。願陛
下常以爲念。兼脩而謹用之。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且
君子耻言浮於行。願應天以實。無空文。帝嘉納。帝行幸
東都。過崤谷道。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璟曰。陛
下方事巡行。而以道路故。罪二臣吏。必且嚴供張。以求
免。恐民受其弊。帝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免
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且是不爲無罪。請令待罪朝堂
而後免。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能文
詞。而性多端。好是非。更作璟奏。以爲二人若全引擢。則
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陝二州刺史。

璟為相務擇人任官守法杜恩私時朝集使往往齋資入京師為賂遺求選璟一切劾罷又負罪妄訴者三百人璟疾其亂法付御史臺推治人多怨者會天旱賂優人傾之作魃狀戲帝前問魃何為出對曰丞相公處分又問何故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繫獄抑之故出帝意頗感之會璟白遣御史括江淮惡錢使者頗嚴急致怨遂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璟與崇相繼為政志操不同而同歸於治崇尚通善應變成大下之務璟守正為天下持法以能進退賞罰依於公平紀綱振舉而天下治康後引嘉貞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議每為之失聲嘆息焉後召為御史大夫守帝東巡謂曰卿固元老朕極言帝手詔褒答遷右丞相說左丞相曜太子少傅皆舊相同拜璟太官設饌太常奏樂百官會省堂上帝親臨對曰臣無所須但求仲方寵幸有婚會帝問何須對曰臣等一人必求璟對曰然帝笑曰朕為世召客至執酒西向再拜璟曰中不至者不敢食以待久之召客去其剛正若而稱焉如此後請老則全祿帝中身稍欲縱猶自力於所為治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張餞於洛濱御製詩十韻賜焉封泰山還幸孔子宅宴從官宋州謂侍臣曰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他獻魏州崔沔上供帳無錦繡皆示我以儉

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皆獻規其曰人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甚味乎其言若三人者可謂良吏矣顧刺史迄此曰比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吾左右也自舉酒賜之以丘為尚書左丞沔散騎常侍耀卿定州刺史猶重吏治如此已問相於蕭嵩嵩屬意左丞丘丘讓於韓休嵩以休柔易引薦之及並相休方正有大臣節數犯顏諫爭亦往往面質責嵩不為諱前相璟聞之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帝時稍稍耽宴樂為盤遊憚休則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帝一日引鏡自照忽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妙於異時帝太息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順指既退吾寢未嘗安席休常力爭既退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非為身也猶畏相如此以生且為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中書令九齡具表言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為鑒也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為書五卷奏之曰千秋金鑑錄帝覽書褒美後賜白羽扇時九齡業有厄心立獻賦畧言伊昔皋澤之時常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其何忌肅肅白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手批答曰覽卿立賦詞高理妙具見情素朕詳味久之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捐棄篋笥義不當

也猶仕賢如此開元初宋王成器既堅以大位讓與甲
王成義皆帝兄岐王範薛王業帝弟也幽王守禮從兄
也皆與有精難功而帝天性於友愛最隆爲長枕大被
與兄弟同寢聽朝罷時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
人禮起居飲食必共業嘗疾親爲煮藥火熱翫左右驚
救之帝曰但飲此而愈賴何用惜宋王尤恭慎未嘗及
政結外交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帝以宮旁曉近地
聽之賜成器等宅環宮側便出入於宮西置樓曰花萼
相輝南曰勤政務本時從諸兄弟游觀焉後稍崇草臣
毋得與諸王私交通駙馬都尉裴虛已挾讎從岐王
範遊流新州離宮而待範無少間謂左右曰吾兄弟本
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依附耳吾終不以此誅吾兄弟
也猶爲親如此嘗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刈曰所
以薦宗廟也其何敢不親且欲使汝曹共刈之知稼穡
艱難耳猶重本務如此而帝本多欲初以爲精抑畏內
自拂於欲至中歲稍怠見海內完富意欲廣而恣睢於
所欲好貨好色好攘四夷爲功而又有惑志一僊開元
初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物鉅毀供軍國
用其珠玉錦繡焚殿前而肅禁首宮闈敕百官所服帶
及酒器銜銓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婦

人從其夫令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織錦繡罷京畿繡錦
坊已宇文融實始爲帝言天下戶版利隱人多去本籍
浮食閭里避繇賦甚衆請加檢括以清逃匿戶羨田收
其賦佐國用於是令州縣責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於
在所附籍或牒歸故鄉從所欲過期不自首者謫實邊
其新附客尸免六年租調於是遣融克勸農使覆田而
置判官十人使分行天下括正兵畝招徠戶口業之使
者競刻急州縣承風旨張虛數爲功能得僞勲亡丁甚
衆得戶八十餘萬出稱是歲中得羨賦錢數百萬繹帝
後拜御史中丞而百姓愁苦起爲盜勅州縣安集方融
巡行時數州郡事無大小先牒勸農使然後申中書中
書省待勸農使指揮然後決於是融權重威於一時
議者多言遣使者爲煩擾無益下百僚議公卿內憚融
不敢言獨侍郎楊瑒以爲括客尸免稅不利於居人又
於田籍外征科民滋困殆得不償失忤旨出刺華州已
融領汴州刺史河隄使又建白墾九河故地爲稻田權
陸連本錢收其息入官興役紛然而得不償費召入爲
鴻臚卿兼戶侍郎竟入相坐侵盜官子錢巨貲流巖州
死而天子頗恨其才用未盡也又楊慎矜爲太府亮出
納諸州上世物有水漬損破若色不鮮者却不受令本

州折估轉市以世徵調繁富以得幸由是轉運使韋堅
候主意欲勾剝財賂進奉以爲功擢陝郡守董水陸轉
運堅奏白言西漢至隋自關門抵長安有運渠通山東
漕此其來蓋久請從咸陽壅渭水爲堰絕滸漚而東注
開西永豐倉與渭合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坂下聽之而
漚水上東有苑苑有望春樓堅乃千下穿廣運漚達樓
前漚之蓋二年而後成渠成帝登樓從群臣張宴臨觀
焉堅取洛汭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餘列漚中工枕
皆大笠修袖芒屨爲其楚服舟又以郡邑所產若
廣陵銅器會稽羅扇吳綾有年珠璣貝貝粟車馬器
咸空青石之類皆具陳其上連綿延街巷數十里不
絕所署別縣名觀示之漚中人未始知也皆駭歎聚
陝州崔成甫以京師諸有寶器歌與百協而天
子從禁於縣古關尹喜宅得寶符更寶符得寶歌自度
此十餘載矣官妓已未缺綠絲錦半臂備祖紅林額
一十餘載前倡優百十人和歌以爲戲堅乃收諸郎
廣貨上所及牙盤百上食品得和貴版近臣爲匪願
帝大悅擢散騎常侍兼官累使已進御史中丞而天下
調發愈煩調發人一十萬賜開元初王皇后以帝微時
妃預大計得立及即位愛弛而武惠妃有寵內傾之帝
與姜皎議欲廢后皎洩其語帝發怒杖殺之后不自安
承間爲帝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焉
生日湯餅時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小字
也繇是得久無廢已后兄守一使僧明悟爲后禮南北
斗斛露靈木書天地字及帝名佩之事覺賜守一死后

竟廢無何卒欲立武妃爲皇后御史潘好禮疏諫曰禮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可以爲子惠如
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爲天下所共
疾惡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流廉夫不飲匹夫
匹婦尚擇匹配兄於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
且太子非忌妃所生而妃有子一儼宸極則儲位不安
帝覽之意沮得不立開元初詔公王實封準貞觀制早
妹千戶皇女五百戶或言其已儉帝曰租賦皆百姓所
自出良苦我何得私所說也戰士出力衛國賞不
過東帛女子何功勤而當多享戶口爲乎且吾以訓儉
也至是以惠妃女永穆公主下嫁敕資送如太平公主
故事僧一行諫曰天戶惟太一一女故厚然竟以驕敗
奈何以爲式乎帝遽命止之猶自克如此開元初安西
大都護郭虔瓘請募關中卒萬人詣安西皆給遞續食
以遣將作大監韋湊疏諫曰今西域服從雖小有盜竊
舊鎮兵自足制之關中天下根本頻年平戍以征行累
盡豈宜更募驍勇資荒服爲乎非疆幹弱枝之道也又
萬人征行六千餘里咸於續食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
州地皆沙磧其何以供億儻軍行不至而戎稽天誅所
損甚大縱令必克其獲幾何而虔瓘果無功已虔瓘

奏奴八人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相懷慎以為恃功海
法不可許從之於時空厥默吸窺邊將郝靈仝擊
斬之傳首京師相環念天子方成年恐干寵微利者行
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而賞始行僅授右武衛郎將靈
仝素憤不食死吐蕃使請和致書用敵儀帝恚不許
相說曰吐蕃無禮宜詠也但天下連兵十年甘涼河郡
民憊甚今悔過願贖款以行邊人帝意解曰俟與君莫
議之君莫者河西節度使也說退謂人曰夫大勇而無
謀常僥倖進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莫果請深入進
討勿聽和會吐蕃入掠甘州君莫勒兵乘情歸蹕之及
於青海西大破其後殿獲輜重羊馬以萬計遷左羽林
大將軍而帝愈益事還功君莫以四部開元初河南
岑軍鄭銳朱陽丞郭仙舟各投匭獻詩帝曰是其詩崇
道法於時務無當從所好度為道士帝與中書門下及
禮官學士宴集僊殿帝曰僊虛寡實而賢才濟理實
具也今朕與卿等合宴此此謂得賢僊何足慕哉更石
殿曰集賢帝又言春秋於祥瑞不書勅天下毋得奏祥
瑞及是居禁中以聲色自娛念獨在長生於是方士所
在爭言符瑞言長生信之享玄元皇帝于新廟祀九宮
貴神禮在太清宮太廟上牲王侔天地時帝既自演謫

韓直經顧中書侍郎陳希烈曰經養生主朕既悟其旨
矣則德克符何詎無應希烈稽首言陛下德克於內符
應於外必有希常奇絕之瑞表之少選需之耳於是參
軍田同秀言見玄元皇帝於寶僊洞言桃林縣故關尹
喜宅也有妙寶真符其中遣使求得之帝大喜希烈言
靈符略錫與帝意冥合宜宣示史官於是林甫等請捨
宅為觀祝聖壽帝益愈喜而求僊費乃不訾開元初更
武韋殷憂後天子意未息而元老碩人本舊德為帝所
尊憚其後猶慎擇其人使之所用相姚崇尚通宋璟持
正盧懷慎尚清張嘉貞尚吏蘇頌張說尚文李元紘杜
進尚儉無慮皆得人後天下承平久戶口殷盛米斛三
百錢行萬里人不持寸兵於是天子泰然無慮顧意彌
急而左右大臣皆帝所識擢易之恬諛惡直乃為佞人
所深逢而肆李林甫者長安肅王曾孫也城府深人莫
測其際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必死之人以其口有
始時陰自結宦官伺知帝動靜先侍所欲為故奏對多
稱旨帝愛信之得官同三品時武惠妃特幸林甫遣宦
者言於妃願盡力壽王於是妃從中擁護之甚勤時相
九齡忠審事細大力爭帝不悅也而林甫以其劾已力
傾之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欲以為侍中

九齡曰不可宰相代天理物非其人不授不可以賞功
帝重邊功嘖之曰假名耳何傷九齡曰惟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且守珪獨斬可突于功耳有如後邊帥有平東
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事得止已而梁州督牛勣客以
脩邊功欲以爲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故事
多舊相爲之仙客獨河湟一使典耳班常伯天下其
謂何帝曰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法非有軍功無實封
將積穀帛繕堡塞適自常職陛下即欲賞之以帛帛
可也獨奈何遽裂地封乎帝默然曰卿以僊客爲寒士
薄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誠
不自知陛下過聽以文學自擢用僊客起自胥吏目不
知書若人任恐不愜衆望帝不悅翌日問林甫林甫曰
僊客宰相材顧不堪尚書耶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
於是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監察御史周子諒
論仙客非宰相才與九齡論合林甫因譖子諒故九齡
所薦士爲九齡使帝大怒以爲媚嫉殺子諒貶九齡荆
州長史而仙客得相國大權盡歸林甫矣皇太子瑛者
帝第二子也初名嗣母所從出者微母愛時得立加
元服令詣國學行齒胃禮納妃薛氏曲赦都下而皇甫
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迨武惠妃特幸生壽

王瑁諸妃愛皆弛而太子及二王皆疎薄已用惠妃諸
欲廢之相九齡曰陛下享國久而子孫蕃天下喁喁以
爲大慶今三子皆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
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
世子而三世亂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而中原爲
墟隋文帝納獨孤后語黜太子勇以遂失天下臣不敢
奉詔惠妃密使宮閹詣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援宰
相可長處也九齡變色曰房幄安得有外言遽以白帝
帝爲色動故久得無廢及是駙馬都尉楊洄構太子於
惠妃惠妃泣訴帝言太子及二王私結客甘心妾母子
圖爲逆帝怒甚召宰相議林甫故以附武妃進即用許
敬宗語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與於是廢太子瑤
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尋殺之瑤瑒皆好學有才識死
不以罪天下惋憐而武妃中內自歎數見太子若二王
爲崇而疾病無何死諡貞順皇后歲餘後宮無天麗當
帝意者或言惠妃子壽王妃楊氏之美也帝乃見大悅
之册策爲壽王妃十年矣乃令妃自以意表請謝王爲
女官許之賜號太真而更爲王娶郎將韋昭訓女爲妃
而潛納太真於宮中不著歲寵遇如惠妃已册爲貴妃
贈妃父玄琰爲兵尚書呼妃三姊爲煥封韓號秦夫人

恣睢為豪蕩貴寵震京師妃嘗以妬特不遜送歸第是日帝念之不能餐及夜遣高力士迎歸院門啓而入於是女謁權賄復赫然與武韋時等矣林甫既專國益媚事左右伺上意迎合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擅權又屢起大獄誅貴臣以立威凡朝臣不望出已右及為上所知者皆陽以奸結而陰百計去之雖巨奸宿猾未能自解免也以帝好文尤忌文學之士帝嘗謂嚴挺之安在彼其才可用也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欲逆閉其塗退召其弟諱以上意甚眷厚孟稱疾求還都得一見復用可得也挺之皆其疏上林甫即持白帝云挺之老疾可念宜授以散秩使醫藥帝嘆咤久之以為自外詹事而挺之終廢左相乎適之頗幸林甫欲傾之陽從容言華山有金鑛誠采之國可富也他日適之言之帝以問林甫林甫曰臣固知之但華山下不命王氣所在鑿之恐有傷是以不敢言帝益以林甫為愛已而適之見疎林甫忌諸諫官論事明謂之曰今明主在上羣下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後悔之何及補闕杜暹上書言事即黜為下邳令自是朝廷士大夫爭持祿養恩忠諫屏絕矣初太子瑛既廢林甫附武惠妃因請立壽王帝以忠

王瑛年長又孝謹好學立之將受冊儀注中有中嚴外辦及服絳紗袍王嫌與至尊同表請易帝大說停中嚴改外辦曰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王不就輅步而入帝大說而林甫以非其所翼戴也深心傾之會韋堅以通漕得寵而女弟為太子妃相適之媚事馬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為上言林甫專權林甫痛疾之又俱於太子有聯則日夜蹤迹之會正月望太子夕出遊與堅會堅又與惟明通於是林甫使楊慎矜告堅惟明謀共立太子下詔獄窮訊太子懼表與妃離昏於是堅貶縉雲惟明貶播州尋遣御史分道賜之死適之自殺賢善大夫杜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騎衛兵曹柳勣妻勣狂疎結豪俊與妻族不協為飛語告有隣稱圖讖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溫鞠之太子懼復立出良娣而勣有鄰皆杖死先是法曹吉溫之才於適良人也及林甫敗適大獄求獄吏得溫人喜又以羅希奭與吏刻深引為殿中御史二人隨林甫所欲希奭輒錄周入之時謂之羅錡吉溫於是事有微涉東宮者皆下二人鞠而使楊劍奏劾之所擢詠詩及者數百家當是時太子幾殆然帝以貴妃故中內勲壽王不欲立而貴妃無子太子仁孝謹靜學士張垠中官高力士力左右護之故卒莫能間也咸寧太守趙奉璋條告林

甫罪未上林甫諷御史逮捕為妖言杖殺之忌戶侍郎
楊慎矜為帝所厚幸陷之死其獲罪流貶者以在道退
還白下敕左降官日馳十驛往而左降官經考訊者多
不復全矣慎矜隋煬帝曾孫王傑太原人也其父
勝張數市輕貨上之所輸乃其於不復除其筆運費
者免租庸以歲而更過將此敗士卒死者不中機賞
不除銀皆以爲鹽課大歲外悉殺其租庸民無所訴中
外嘆怨慎矜與父中表兄弟也引其入御史中丞
使圖之慎矜以意名之慎矜不覺也林甫因
於臨汝山買莊田遺人收其地入其家
與妖人往來其書謀逆帝大怒收其家
楊劍盧鉉鞠之鉉入長安搜其家
以爲誰是兄弟皆死其妻流南
甫崖畔者有室如偃月故排擯大臣
所以中之者嘻笑而出則其家
自震驕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
腹出擁步騎數百居重關復辟
知其處子岫馬將作監以滿盈
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
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久之曰
勢已烈可若何謂不能自也
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采訪使章仇兼瓊以帝遇之
厚恐爲林甫所危欲內結與援辟劍爲推官使獻春綵
於京師傾貨爲裝齋之以賂遣秦韓號三夫人使爲容
得召見大幸出入禁中嘗使校文簿精核帝太息曰此
強明度支也即使判度支以聚斂驟遷歲終領十五使
嘗奏以爲幣藏克初古今罕儔帝帥群臣往觀賜劍金
紫賜名國忠由是帝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慶愈縱

矣貞觀時邊將皆以忠力任而總帥皆大臣爲之開元
中儒臣張嘉貞王駿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皆以方
畧積邊勞自節使入相林甫恐妨已疾之欲逆閉其塗
說帝曰以陛下神武國家富疆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
爲將憚矢石不身先士卒奮平虜也不如用蕃將爲大
使彼生而鞍馬習行陣若陛下感以恩意擢爲使必且
盡死虜滅矣帝曰善而安祿山高倭芝哥舒翰等皆領
節度專制邊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也母適安氏冒其
姓氏狡黠善揣人意欲平盧使張守珪愛之養爲子嘗
敗軍當誅帝違張九齡議特赦不誅而祿山見天子銳
然有威撫四夷之意日夜微邊功以祈寵數侵軼奚契
丹契丹諸部各殺所尚公主以叛而祿山狙擊大碛之
又誘致虜飲以美酒酒醉而坑之動數十萬於是大幸
賜爵東平郡王兼河東平盧河北三鎮節度使握重兵
雄北邊至是請入朝帝命有司爲起第於親仁坊初窮
極壯麗曰胡眼大母惜財力爲所笑既至召見出入禁
中得毋事實妃數通宵不出至而聲外聞帝居之不怪
也於是吉溫艷祿山勢附之傾林甫初林甫以國忠有
掖庭之助倚爲援以陳希烈易柔引並相及是林甫與
國忠隙希烈顧附國忠頗共傾擠之林甫乃大結會南

詔殺寇邊林甫言國忠故領劔南節度使習兵宜遣巡
邊國忠泣爲帝言臣行必且爲林甫所害帝曰卿暫至
蜀朕屈指計還期矣還且相卿時林甫已有疾大憂
不知所出已而國忠果召還謁林甫拜床下林甫流涕
被面謂之曰林甫死公必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收
當汙流至踵林甫旣專國十九年而死於是安祿山使
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告林甫與阿布思反下吏問林
甫塔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證成之時林甫木葬
制削官爵剖棺扶金珠橐金紫子孫流領南黔中賜陣
希烈爵許公國忠爵魏公常是時國忠權寵震天下國
忠疎脫氣盛驕旣得位百僚莫敢相可否苛督所屬官
鈞制之始李林甫給帝言天下無事請已漏出休許之
文書填委並於家坐決旣成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
請署左相不敢詰至國忠相益倨章見素大希烈署惟
謹先是銓定注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得繳駁國忠
敕吏於其家定負名訖集百官尚書省注唱召左相偶
坐侍中侍唱訖目之曰已過門下矣其專橫如此又便
佞專徇帝意欲逢之嘗淫雨敗稼帝內以爲憂國忠擇
禾穎粟者以進曰雨不爲敗也扶風太守房瑋上郡災
國忠怒遣御史按劾後無敢以水旱關石國忠雖當國

常領劔南節度召募戍瀘南者苦險遠之與舊勳戶免
行國忠今先取勳家行舊募法願奮往者聽國忠遣御
史督迫無應者則詭設餉召貧弱者食縛置諸室中械
送屯亡者輒以所送吏代之遣劔南留後孝宏將兵十
萬擊南詔南詔反屬所善鮮于仲通將兵十萬往擊之
師覆于西洱又覆于太和前後喪師二十萬國忠匿其
敗以捷聞益發兵討之國以大困先是安祿山旣兼領
三鎮而驕自以襲不拜太子見帝春秋高頗內懼又艷
中國殷富而輕其武備玩弛蓄逆謀孔目官嚴莊掌書
記高尚因以圖識逢之勸令反以史思明田承嗣安守
忠等爲瓜才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千餘人爲親兵謂之
曳落河曳落河胡言壯士也始以李林甫狡猾諭已畏
服之每見林甫林甫輒於言表得其情雖盛冬背爲汗
下呼爲十郎奴事之歸范陽見信使問十郎何言得美
言輒喜或云語安大夫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吾
死矣及國忠相視之蔑如也國忠大惡之屢言其反
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帝召之祿山立馳至見帝泣曰
臣胡人蒙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嫉死無日矣帝撫
勞甚至欲倚爲相念祿山本胡人誠相之恐四夷輕唐
乃以爲左僕射遣歸辭飲餞醉解御衣覆之自是有言

聞之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滿上軍緣潼關召乾運斬之而中外交貳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寡而贏可擊也詔使趣進兵翰奏曰祿山兵素精其師羸其誘我也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速戰官軍據險利堅守况賊勢日蹙將內有變可無戰而擒要在成功必速戰何爲今所徵諸道兵尚未集請待一光以子儀亦表請引兵北取范陽覆賊巢穴使內潰潼關大軍惟心固守以擊之國忠疑翰且謀已言於上以爲賊方無備而翰逗遛不卽前必且失事會帝以爲然遣中使敦趣之翰不得已拊膺慟而出師覆于靈寶四原翰部將執翰降于賊於是賊入關而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州郡走事聞帝舍卒召宰相議國忠懼失措首勸帝西幸蜀雖上意亦以祿山所將盡天下勁兵度不能抗禦也從之而御樓下制稱親征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官門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六師猶之選陶廐馬九萬餘疋從厥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皇孫及親近宦者宮人從延秋門出而妃王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去過左藏國忠請焚之帝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掠民不如委之無重困赤子過便橋國忠即使人焚橋帝曰人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力士撲滅之

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未食民獻糲飯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之須臾而盡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句藏禍心已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致陛下播越是以前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時數進直言而天下懷安自頃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耳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憮然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抵金城驛驛無燈人枕薪而寢貴賤無復辨明日次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以禍由國忠欲誅之因閹輔國告太子未發也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無食軍士遂譟呼曰國忠與虜謀反爭殺之以鎗禦其首立之驛門外并殺秦韓國夫人帝聞變遽出門慰勞令收隊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將士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入門倚杖垂首立久之京兆司錄豆譔進曰衆怒難犯今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譔見素子也帝曰貴妃居深宮安得知國忠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彼豈能自安願陛下

審思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六軍乃免宵釋甲頓首呼萬歲謝罪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明日發馬嵬朝臣惟相見素一人從以譟為御史中丞克置頓使將士以國忠將吏皆在蜀不肯往譟曰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於是幸扶風而太子為扶風父老所留語且後紀中進平原士卒為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秦絲十餘萬足至命陳之庭召將士入諭之曰朕奉先朝託任夫人致逆胡亂而遠避使卿等倉卒從行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於此朕甚自愧蜀阻遠郡縣稀小士馬衆度不能供億今應卿等違朕獨與子孫及中官前入蜀庶幾目達今與卿等別可共分此絲為歸資歸見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曰臣等願死生從陛下帝良久乃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至河池劍南師度俱崔圓迎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請臨幸帝大悅即以爲相遂幸蜀始祿山不意帝遽西壁連關者十餘日不敢進而崔光遠邊令誠遣迎賊乃入京師屠妃主皇孫留者數十人祭安慶宗王侯將相車駕家留長安者皆被禍相希烈以晚節失恩學士垠以且相中止皆怨叛迎賊祿山以爲相於是賊勢大熾西脇汧隴南侵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七

唐紀

江漢北割河東之半天下幾亡

帝任才南時齊大同

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以天下事付林用事而游終天年不亦可乎力土以京師漕不給用和羅以齊而林甫專政對曰臣片于巡狩欲司知四方所疾苦也賦稅有常則人不告勞今國無旬月之蓄而和羅不止逐末者益衆且天下大柄門可輕假人使威權既衆誰敢有議帝默然不悅久之力十頓首謝在旁語謬當死帝慰解之左右呼萬歲及楊忠肅和又乘間言臣至門見奏事者言雲南叛師又吐蕃兵悍強山漸成尾大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約語以並陽驍校入奏事相九齡以爲有反相目之曰亂幽燕者此胡雛也及計奚契丹敗執赴京師九齡欲因誅之帝曰卿無以王爾知石勒而監禍忠良釋不殺至是思其先識焉泣下遺使詰問江祠觀焉○九齡子子壽歸州曲江人性至孝父喪哀毀中庭產連理木它母憂毀不勝其苦芝生坐側白鳩自巢其家樹九齡嘗有惡報其爲相謬謬有大臣節及出外帝猶思之每用人必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卒年六十八贈荊州人著督證文獻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七

唐紀

唐紀

論曰唐治最貞觀下即開元相稱房杜下即姚宋尚矣當其時諸夏又安施及於方外今觀明皇帝帝紀親親賢賢文經武緯儉約勒已良收撫人何其美也汔濡尾而不終夫帝固誼辟也又親更禍亂於惠妃奪嫡楊妃恣淫猶甘心焉况庸主乎記稱平天下之幾決於忠信驕泰微乎危矣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七

國史上編卷之三十八

肝郡鄧元錫著

唐肅代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肅宗宣皇帝

諱明昇玄宗第二子也母元獻皇后初封

名天寶十五年夏六月天子幸蜀以皇太子撫軍靈武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以元上皇遜位制稱誥遣左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彭原冬十月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宰相勿休甫屬

相見素部尚書瑄門下侍郎渙奉冊赴靈武禪位帝幸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永王璘反丹徒十一月河西節度使張元

蜀冬十月復東京帝自鳳翔至京師告饗九廟新主于長樂殿賊陷睢陽

自蜀左相苗晉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救靈武元從蜀品以上予一千官四品以下一子出身除降亡士祭之

詔褒表死節臣工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上上皇尊號乾元元年春上皇加帝尊號

乾元元年春上皇加帝尊號乾元元年春上皇加帝尊號乾元元年春上皇加帝尊號

皇后張氏立九廟成迎神主入廟帝朝享遂有事於園丘赦心苗星立成王俶為皇太子相錡圓麟罷中書

侍郎璘王同平章事每議禮儀多修以正觀言帝悅之秋命使相中書令子儀及九節度帥討安慶緒以

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帥冬圍相州二年春加尊號朝元武聖感皇天祀九宮貴神耕籍田

度之師潰于相州晉卿瑛兵侍郎譚吏部尚書揆本戶侍郎璘並同平章事思明賊安慶緒還范陽

突厥維和胡也事祿山受平盧節度使都知兵馬使平盧軍使下盡亡失意歸其大校斬之思明逃去祿山還

愛思明退謂人曰歸使早出者斬矣多知如此已佐逆基力祿山死歸命已後五大軍之圍難也慶緒告

通變窮矣不知所為上表稱臣思明乃手書約兄弟誘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入相州不虞慶緒

震怒罵曰爾為子殺父大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弟受爾依媚平命左右牽出并其第四人高尚雅李

崔乾祐等斬之留其子夏臧常膳服御停諸作造坊像
口初處分五品已上官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各一人
徙市零旱相峴寵為蜀州刺史襄州亂襄州將康楚元作亂帝為
秋使相子儀罷元帥還京帥以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
馬副元帥冬及思明戰河陽大敗之上元元年帝五年春
正月光弼進太尉中書令夏破賊懷州又破之河陽四
五月光弼出妻舅開四月赦改元久雨饑人相食并譴罷坐監御史
九月光弼出妻舅開四月赦改元久雨饑人相食并譴罷坐監御史
光弼及盜思明戰北印敗績思明陷河陽懷州相揆罷
馬袁州長史中書侍郎華同平章事史思明死于賊思
弟明好殺命子新義築三角城約一月舉工工畢未泥
明義築為備使人至新義殺其夏黃門侍郎遵慶裴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梓州亂梓州刺史段子璋反節秋七
年江准亂制去尊號年號以通子為歲首寶應元年帝
春河東軍亂殺節度使胡方行營軍亂賜中書今于
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相華罷戶侍郎載元同平章
事運度文轉夏四月太上皇崩十八帝崩皇后張氏弒
太子即位敗元奉節郡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進魯王
關輔國封博陵王朝朔聖秋閣朝恩封馮翊郡公元振

鎮軍大將軍宋國公秋八月夜而光弼有赤光浙東亂冬
盜殺李輔國是歲江東大校舒州鄂西原蠻方玄宗之
發馬嵬也父老遮道請留不得命太子宣慰父老曰
至尊既不肯留臣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若殿下
與至尊皆入蜀即中原百姓當誰為之主乎須臾聚至
數千人太子不可念駕遠泣欲跋馬而西建寧王倓與
寺人輔國執轡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
由匡復不如因人心所欲然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
河北與併力東討克復二京削平四海然後冀除官禁
以迎至尊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靖為兒女子之節乎
廣平王倓助為言而父老共擁抱太子馬不得行太子
乃使倓馳白帝帝曰天也命高力士及壽王送太子內
人及所服御以來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
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諭太子曰
好去慰父老望勿以吾為念已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
辭不受太子既定留行未有所適召將士議所向建寧
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儀
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今
多在賊中或生異圖不可往也獨朔方道近士馬全盛
杜鴻漸衣冠名族必無貳心盍就之於是詣平涼留後

杜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數以獻且言平涼散地非興復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請西幸收諸城屯兵發河隴勁騎南向定中原會御史大夫裴冕奉召至與太子遇平涼勸太子聽之秋七月太子至靈武裴冕平涼之望有彩雲浮空自前引軍至豐登乃回趨靈武少遊治宮室帷帳擬禁中命撤之以冕為漸五上牋請還馬嵬之命即尊位以一人心於是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赦改元鴻漸以吏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中書侍郎冕同平章事昭文武官不備立朝廷法制倉庫武夫驕恣大將管崇勳背盟生言大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劾奏請繫治百僚悚息昭特原帝太息曰朕有李無何李泌自潁陽赴召至出入謨議朔方節度子儀范陽節度光弼自河北至軍始振而天子專倚朔方軍為根本人始有興復之望矣郭子儀華州營州柳城人也子儀以武舉異等累擢至副都御史安祿山反詔克朔方節度使率其出鎮謀討賊先是安思順為使子儀先期與子儀密約將不期而會安思順為賊所害子儀先期與子儀密約將不期而會安思順為賊所害子儀先期與子儀密約將不期而會安思順為賊所害登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東復豈敢懷私忿相抑哉河東節度副使於是子儀遣使出井陘定河北分朔方兵五千與光弼出井陘以東救常山常山守將執城將安思順以來時常山常山守將死義之後張衛藏野賊而後出光弼曰善即移軍入城思順方欲脫陽間賊山不守解圍平二萬騎抵城下充冊以勸孝五百番

射之賊徒陣前却光弼出其間夾漈淹而軍以向陽敗勢退力門而絕常山餉道老長每先騎馬車食焉籍士負戶急及甚子儀悉衆出井陘前令擊之思明收保趙州山掠轉陵先期急起一日收拔之於子儀大軍出嘉山思明以兵衆數萬尾行伺之於子儀楊夕夜擒其望命以兵衆數萬尾行伺之於子儀恒陽深溝壘待之韓山出齊神子儀曰彼恃險必易我與戰必克人破之嘉山思明奔博陵於是河北十餘城皆殺賊將迎王師嘉陽路再絕當是時軍聲大振方道關外守乃赴召始上皇在蜀聞帝即位大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教為詔表疏皆稱太上皇命相見素門下侍郎渙中書侍郎圓惟兵尚書琯奉寶冊詣靈武傳位既至帝辭讓曰比以中原未靜權處尊以鎮撫百官敢遽為傳襲地哉必受冊失初意矣月少上錄矣真別殿朝夕嚴事如定省之儀帝以見素始為楊國忠所引圓渙獨以幸蜀迎扈功得相易之而素聞房琯名虛心咨計琯陳事辭情慷慨大悅之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多引拔知各士進用諸將拱手避之然琯好浮屠老子言輕鄙流俗為庸衆人所怨惡賀蘭進明入見帝命為御史大夫琯抑之改稱攝不正授帝怪問進明言主臣不足任也琯於臣素有卻且曰昔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則琯其人也陛下用以為相臣懼之矣且琯在蜀時說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節制諸道仍置陛下於

以爲天下先請剝其珠玉付文以實功帝遽從之建寧王倓見之於廊下泣流涕帝問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與復非遠不日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故喜極而悲耳良娣曰是惡必及倓倓帝次子也贊帝自馬嵬北還常血戰以衛上三軍屬目帝欲以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成功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也何必元帥爲重泌曰庶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成大功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嗣不可得矣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倓爲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固倓之心也久之帝欲冊良娣爲皇后立廣平王爲太子泌曰靈武踐祚固知非此下本心獨以羣臣勸進而然今戎事交切固當立決至於家事當須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諒陛下靈武踐祚之心乎出以告廣平廣平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儲嗣帝賞慰之而良娣怨益深帝從容與泌言及李林甫追恨之也欲敕諸將克長安日暮冢焚骨揚其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離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廣耳且今從逆者聞此阻自新之路帝曰此賊豈日百方危朕卿幾及於禍奈何矜之泌曰王臣上

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甲冑如之故而然萬一自追恨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帝起抱泌頸流涕曰朕不及也蓋調劑深至如此時贊帝相繼克兩京平西海當何官以賞之泌曰今子儀先討者賞功惟以第主傳之上孫太宗欲後古則以大臣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力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推重則難制歸功則山有百甲之國亦借以遺子孫不矣矣今之計與若輩雖上以封功臣雖有大國不過二三百里比今時賊陷兩京河北州郡皆覆沒帝憂之問賊當何時得平泌對曰臣觀賊所掠子女金帛悉北輸范陽此其志在貪得無遠圖今獨虜將爲之用中國脇從者莫不患苦之誠用臣計不二年天下無寇矣帝喜問計對曰賊所恃者將獨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但令李光弼討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思明不敢離范陽忠志不敢離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仍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地之路常通陛下按扶風與太原朔方之軍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銳去則乘之不攻城不遏路來春乃命建寧節度范陽並塞北出與光弼先覆其巢穴賊退無所歸留不

就孝養則上皇來矣帝即使泌草表立遣中使奉入蜀
因就泌榻同宿時建寧王倓用良娣之辭賜死而良娣
復內與李輔國比而危廣平王泌患之因太息曰臣報
德足矣且復為閒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久也同
憂患今事平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
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帝驚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
太早陛下任臣太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所
謂五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矣須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
就臣宿臣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
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以朕而辦殺卿
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求去若既辦殺臣臣安
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五不可也方艱難時陛下
待臣如此臣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何敢復言
乎帝默然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嫌之乎對曰
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舅圖繼
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臣爾
時在河內知其詳建寧誠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
與臣言其冤輒鳴咽涕泣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
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
親善臣陛下可以此察其心矣帝泣下曰先生言是也

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欲陛下慎
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制惡
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感
悟天后天后不聽賢竟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
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
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帝愕然曰有是哉朕
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其後成
都使還言上皇初得表彷徨不能舍欲無歸及群臣表
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帝大喜召泌告之曰
皆卿力也冬東京平泌固請歸衡山時泌結髮洛陽失
官軍步騎猶有萬計泌等與賊遇於新市賊依山而
陣中與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殺泌
失其其人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潰泌等殺其虜
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跳身北走肅宗平王入
京回紇歸大掠猶未厭故患之泌是帝自鳳翔
還京師不納泌歸國門外迎者百十里帝素服詣太廟三
日哭宴回紇禁護於宣政殿封忠義王為歸德侯
長樂殿十二月上皇自蜀還至鳳翔命悉甲兵輸都庫
帝發宿衛三千騎扈迎至咸陽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
皇御宮南樓帝著紫袍望樓趨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
撫帝泣索黃袍自衣之帝伏地頓首泣固辭上皇曰天
意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優游終天年汝之孝也帝乃

頓首謝上皇不肯居正殿帝自扶登殿尚食進嘗而
薦發行宮帝親效駕乃進御親執鞭護行上皇止之乃
乘馬前導不收當馳道上皇喜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
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進御舍元殿慰撫百
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者久之出居興慶宮帝
復屢表避位還東宮不許親以傳國寶授帝乃涕泣受
明日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相林甫國
忠若酷吏誅死者王鉷吉溫羅希奭子孫不赦封廣平
王俶為成王加功臣子儀司徒光弼司空餘進階賜爵
有差追贈死義臣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

二十五 五月初一

張介然蔣清等官有差拜執節臣甄濟秘書郎蘇源明
考功郎中知制誥受賊官祿者令三司科條其罪差次
聞兵尚書謹 御史大夫器 言諸陷賊官背國從逆
當重辟禮尚書 峴從詳理判 議以為方賊陷兩京大
駕南巡人不能必其命繫以叛逆處死垂仁恕之道且
此朝臣有陛下親戚若勳舊子孫奈何盡誅之且河北
未平群下陷賊者多若盡誅是堅其附賊心也帝從峴
議以太等平罪罪重者棄市次賜自盡次廷杖之百次
流貶有差 初汲郡縣 濟有標行 隱居 巖山 安祿山 為
山賊使賊將劉乃召之 引 領 符 刃 以 實 病 曰 乃 免 後
慶緒使檢 兗 至 洛 陽 堅 不 迎 會 平 東 京 乃 迎 詰 軍 上

國下司業源明亦稱文學受旨詔撰制之方入
東宮時百官受安祿山官爵者三百餘人皆素服請罪
明思心條其罪斬連雲臺等十八人 希烈等
人帝感涕泣 遂 上 皇 先 其 子 均 死 上 皇
涕泣 皇 乃 曰 均 為 汝 長 流 南 均 為 賊 將 史 思 明 請
作 微 屏 我 身 門 決 不 可 活 帝 泣 而 受 命 賊 將 史 思 明 請
自歸相鎬言思明凶狡持勢窮服非可以德懷也願
勿假以威權又策滑州防禦使許叔冀後必且為變請
徵入宿衛母專軍時帝已寵納思明難之而中使出謁
鎬鎬未嘗降意詰思明叔冀二人爭薦賄悅之於是自
范陽及白馬來者皆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為不切事
機鎬罷廢思明尋果殺副使烏承恩以叛 詔 守 太 原 御

十六 月十一

史籍衆不以時文軍及微易充弱命之三軍服眾以
思明將兵十萬攻太原時充弱所將平悉赴朔方眾
不計萬人諸將請修城以待敵光弼曰太原城固十
里城重至而修之是日固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
自固作塹數重衆莫知其解及賊攻城光弼因以塹
城築塹補思明攻圖月餘不能下乃遣使說馬遊兵
之曰我攻此則潛趣河東則趣西而光弼整暇雖冠
而不及警不備下為問充弱中有一技募眾之人盡
其用和善穿地道者使之賊為梯土山以攻城城中
十人殺死者衣乃退營久之充弱遣人詐約降而穿地
道環賊營四週至期通聲將殺千人如川降賊賊
慶日而營中地忽陷死者餘人充弱引兵圍守充弱
之俘斬大破之太原圍解思明死 於 城 隅 張 惲 息 經
府門不入圍解後三夕乃還寢及思明降光弼求其必
叛以烏承恩為思明所說信表以為范陽節度副使使
圖之謀遣思明統眾承恩表得鐵券及先約而殺承
恩以聞帝遣使慰諭以烏承恩非朝廷與光弼意皆承恩所
為殺之帝思明表求誅光弼使耿仁智為表云陛下不

臣等昧死劾臣當引其就太原誅之仁智不可太呼
日人生會有死死忠義者也今從大夫父下過延陵日
豈若速死為愈當是時慶緒在鄴猶誅詔司徒子儀
乎思明怒殺之當是時慶緒在鄴猶誅詔司徒子儀
司空光弼將朔方河東軍及淮西與平滑濮鎮西北庭
鄭蔡河南諸節使並帥師討之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
難相統不置帥而內嬖宦者魚朝恩倚信之以為觀軍
容宜慰處置使權重於諸帥觀軍容之名自此始子儀
拔衛州進圍鄴子儀引兵濟河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
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吳元平光遠等棄
兵皆會慶緒悉眾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
者三千人伏壁垣內令曰我退賊遂我乃登壘鼓譟而
射之賊或退或逐北至壘伏兵起賊慶緒窘求救於
驚走子儀還其營之賊大敗拔衛州思明思明為趣兵陷魏州已頓兵不進光弼曰此欲老
我師而伺間掩吾忌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徵之戰彼
德嘉山之敗不敢出得引日持久則鄴城拔慶緒死彼
無辭以用其衆矣朝恩不可時九節度之師圍鄴壘漳
水灌之慶緒困而官軍進退無所稟朝恩命亂師徒解
體於是思明引軍前趨鄴徵官軍燭其餉餽而諸軍之
食會朝戰天大風揚沙石板木晝晦冥而九節度之師
皆潰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光弼思禮整軍反鎮賊將
爭河陽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於是
諸節使各上表請罪詔勿問而思明殺慶緒偕大號朝
恩顧毀短子儀於朝罷其軍召還京師以李光弼代

擊思明河陽戰疾力有功欲徵其困劇取之而朝恩言
思明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可急擊僕懷
恩惠光弼裁以法助為言於是中使行督戰甚急師敗
績河陽懷皆陷詔貶官徙鎮臨淮而功臣始貳初希召
京師將發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給十日我後中
使耳未行也因准馬去而充弼將五百騎馳赴入其
充弼治軍嚴密守中使令軍旌旗精彩為立發會思明
濟河攻汴州節度使許以冀降賊東滑趙州光弼救陳
徐行趨東京守堂陂請進守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敵
尺寸地必爭今季五百里地不守而中使欲得地益張
勢也判官常損請回守東都光弼曰東都則汴水壩
勢龍門皆置矣而力分涉謀河南尹帥吏武賊賊而悉
中使河陽身以五百騎賊賊時賊游騎東至石橋矣諸將
曰並城而止平當石橋進手充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及
持炬徐引部曲堅重則不敢逼入三城三城者河陽南
城北城併中潭城而三也衆二萬糧饒支十日充弼按
閭守衛部分士為守而思明入洛陽中無得遂進河
陽使驍將劉龍溪以十騎挑戰加右足馬繫上慢罵
充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取是僕因懷恩請行光弼
走非大將事而將曰孝德請往問之幾何對曰足
五十騎而後繼大軍謀助為足矣光弼撫其背遣
之老僕擁二才策馬而流進半渡揆恩賀曰克矣彼其
權安閒可以育全龍仙以誦思明有良馬千餘
城上鼓譟五十騎從之斬龍仙以誦思明有良馬千餘
頭日於河洛浴槽還不休尤羽命軍中索此馬得之
頭繫其駒出之思明馬見之浮渡河從此盡擊之入城
思明及火船以燒橋充弼乘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
復擊其火船以燒橋充弼乘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
希穎守柵曰賊將高庭驥李曰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
之戰與俱來矣諸將莫測也既而思明謂日越日充
弼長於守城今在野汝以城騎官濟必取之不待勿失
日越日充弼將騎官希穎死矣夫請降希穎與伊至
光弼厚遇之任以腹心高庭驥聞之亦降既而思明復

我城光弼謂李於玉曰吾欲出屯中渾以待敵將軍能
救不至之可也抱玉許諾抱玉者河朔將安與貴也
且陷給之曰李將軍與我約過期降名抱玉勒其守城
明當降賊賊待明抱玉得藉完等備明日戰出奇兵
於城外至細柳外穿壁賊至命領西行營節度務非不
守拒賊賊驚其填壁入道進元禮如不見也者而
禮對曰司空使問曰中丞視賊軍壁拔柵而不動何也元
禮曰吾軍生奈何乎禁之光弼曰善吾不及勉之矣柵開
元禮帥敢死士突其營擊破之賊趨北城光弼登城望
曰中丞未失曰大強而可破者此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
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命拔柵手玉當之廷玉
將也五百與三百其攻日東南隅命論惟自韓日舊
將也不知步騎三百與三百與二百日望吾旗台屬
以緩刀置韓中曰戰事危吾國之三公不可不於賊脫
史記上卷之二十八 十九 三月十日
不利諸君死敵我目利義小令而君死非苟生也
易王廷下奔遂尤命其首廷玉曰時中請非退也
先驅連賊其旗旗至抽諸賊齊死呼聲動天地賊大
潰浮斬其首思明方交南賊未和也驅所俘示之思
失色乃遁去掌是時光弼軍大振會胡因感思明間趣
進軍光弼持不道侯國懷恩勇而後寺功多不法子儀
寬曲容之尤弼一裁以法懷恩不悅乃用朝四言東都
可賊中使相繼皆出師光弼不得尸將兵會攻洛命傳
而懷恩懷恩陳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勝可以敗東
平原而不利者蓋原矣不賊據原以長戟前出士
執刀從而委財物餌師懷恩士爭割復賊從之而光
弼渡河保蒲而河陽懷復表請罪詔入朝徒鎮先
是史朝義圍宋州數月城小食盡更殺劉昌為倉中餽
以千斤食之曰李太尉必故我光弼手福淮監軍使以
朝義在尚短兵少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寄
我義退縮即朝廷河陽使田神功擊朝義破之不意樂之
自清遂疾驅入徐州使田神功擊朝義破之不意樂之
亂去有所定光弼至神功還河南復仲相相繼入朝

光弼在淮南惟軍務自決餘悉委判官張儉參吏并積
敏區大如流諸將皆嚴事之軍中肅然其後以事先受
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判官抗禮乃大
驚稱拜官屬曰神功出行伍不禮義諸君亦胡不言
諸君所憚服如此已党項羌叛分邠寧鄆坊為兩道
各置帥以子儀領兩道節度居京師獨假其威重填之
不任軍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子儀散地命鎮邠党項
遁去已命為諸道兵馬都統帥師取范陽為魚朝恩所
沮解而罷又明年河中軍亂殺節使鄧景山而朔方突
將王元振因眾心思子儀不棄殺都統李國貞節使荔
非元禮朝廷憂二軍與賊合非新進諸將所能制乃封
子儀汾陽郡王知諸道行營副元帥往出鎮時帝已不
豫史記上卷之二十八 二十 三月十四日
豫群臣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而不
一見陛下目不瞑矣帝召入至卧内語之曰河東之事
一以委卿子儀既至軍王元振以自功子儀曰吾為宰
相當為國誅有罪救法豈受一卒私耶收元振及其黨
四十餘人誅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景山者數十人
而諸鎮以靖初帝為忠王時與裴妃離婚張良娣以辨
慧得專內方起靈武時衛卒夕次良娣必前寢問
之曰脫莫夜有變妾當之上可跳身免也產子始三日
即起縫戰士衣帝勞苦止之對曰時危如此豈妾自安
時耶帝愈益憐之而飛龍廐閣兒李輔國貌寢知書計

事高力士得進贊大計得幸專禁兵宰相百司皆因以
白事宣制敕自口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立
縱遣相覲於上前叩頭言制敕應出中書出中人口易
轉注得恣行冒臆帝感悟停口敕處分令諸務歸有司
有追攝經臺府乃下輔國大忌覲出之鳳翔馬坊官等
之無完輔國怒吏侍御史毛若石等之若虛希輔國意
歸罪未甫以陽詰責之若虛自歸帝怒貶他陽官
尉流蓋播州覲白作陽無罪仲以爲驚貶蜀州刺史謂
覲言直陛下寬之祇益章貶德帝不聽而若虛除御史
中丞覲吳王恪孫也高宗萬年令輔國請選羽林士
河南少尹鄧守所生者聲績得民輔國請選羽林士
五百徵京師相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司擢故周勃因南
軍入北軍而劉氏以安此本朝置南北衙意也今以羽
林代金吾徵內卒有非常將執與制之事乃格時成王
當立爲太子而張后有子曰興王召愛欲立之帝從容
語揆觀人心所嚮曰立成王爲嗣則何如揆起拜賀曰
天下屬心久矣臣不勝爲社稷大慶於是太子乃定立
太子固仁柔又懲建寧之死務恭遜取容會伯又夭死
已乃得無動上皇自蜀歸愛與慶宮即居之帝時自夾
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內父子歡然無間也上皇故
所愛中官高力士龍武將陳玄禮得日侍左右而帝時
時命玉真公主及故所教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悅

時御長慶樓縱觀樓下有父老過者見之瞻拜呼萬歲
上皇往往輟酒食勞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登樓
宴張后及輔國比設形似動帝意欲因以爲功輔國陽
請間流涕曰臣言之當死不言亦死敢昧死言上皇居
興慶日與外人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
士盡靈武勳臣慮無不爲陛下日夕危者一旦不可諱
則萬世之慮也帝驚泣曰上皇慈仁安有此對曰上皇
因無此如群小欲富貴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於
未萌且興慶淺露非至尊宜居大內深嚴迎居之即晏
然定矣又使六軍將士叩頭請帝泣不應而張后於內
助爲言會帝不豫輔國遂矯旨迎上皇遷西內上皇方
游興慶苑輔國將射生騎五百人入露刃遮道曰皇帝
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
叱輔國令下馬目攝之因宣上皇詰慰勞諸將士將士
皆納刃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輕侍衛如西內
比至侍衛兵纔壯羸數十人上皇旣內遷輔國與六軍
大將素服見請罪帝曰卿等杜微漸安社稷何罪刑部
尚書顏真卿帥百僚首上表問上皇起居輔國忌之貶
達州長史帝遷後宮百餘人詣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
宜二公主日視膳四方獻珍異先薦上皇乃後御而玄

禮力士不得侍流力士巫州玄禮勒致仕降南京為蜀郡上皇意不懌日快快無歡因辟穀不茹葷浸以成疾帝初猶往西內問安既而制於后輔國不得端午日山人李唐召入見帝方擁幼女膝上謂唐曰朕念之卿勿異也對曰此至情何異臣竊意太上皇日念陛下甚於主矣帝為感泣而終畏張后不敢朝上皇但遣人往起居而上皇鬱鬱成疾崩帝疾亦尋篤是先輔國以遷上皇自功求為相帝曰以卿功何官不可為如朝望未孚何輔國諷僕射見相華薦之不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不許固以請華罷載得相內射生程元振唐史補遺卷之二十八附輔國得信用張后與輔國隙惡之欲除之矣召太子謂曰輔國典禁兵久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以不誅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信臣陛下不告而行誅必且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怒不應太子出召越王係入選宦官楊甲誅輔國而以帝命召太子元振聞馳告輔國輔國遂勒兵凌霄門迎太子以難告以兵護太子入止飛龍廐女聽召而勒兵夜入三殿收越王係及甲者繫之遷后於別殿時帝卧疾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宮人皆驚散帝聞以悖崩輔國乃弒后及越王係充土備引皇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即位為代宗輔國以張

后故欲危太子而已弒后安天子以為有保護功大機放明謂帝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帝內不能平以方握禁兵不敢誰何之也已與程元振重陽尊禮號尚父而能其判元帥府軍事諸閑院已下使並分授諸閹奪其權已乃封博陸郡王罷中書令終不敢顯誅諸盜夜入室殺之携首臂去而赦有司捕盜遣中使弔問贈太傅蓋閣禍已烈矣初太子以武惠妃意於壽王帝意屬之未決中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故帝曰汝我家老奴汝何故力主曰得非以即君才定耶帝曰然常何如力士曰但推長而力主之誰敢不服帝遂決及是帝念功召還都而力士見二帝還九龍州大都督府葬泰陵代宗武皇帝諱豫已以始生之歲豫州產嘉禾廣德元年春吏尚書晏劉同平章事流相瑱播州殺之雍王适帥師回紇助師史朝義誅死以賊降將張志忠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成德魏博盧龍節度使時詔討使詰回紇修好日親師營里河汗義言請繼有大帝即廣平王也廣平王於回紇可汗問驚曰王乃果帝乎對曰信可汗起兵至河陽見州縣丘墟有輕唐之心時僕固懷恩女為可汗與俱南帝令懷恩前見之為言唐恩信不可召可汗乃自陝大陽津渡河為諸道先命李适為大上兵馬元帥帥大軍會之郭英乂魚朝恩為殿李适至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洛陽陳水林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關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精兵十萬來救官軍逆擊之不勝鎧甲馬蹄日事急矣遂單騎奔關兩騎突入萬眾中賊披靡大軍乘之入賊大敗斬首六萬餘虜

二萬進克東京河陽後歸中書今許以歸國回
營河陽使子塲帥步騎一餘逐劉義至鄭州再皆捷
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恩之擊之衛州敗亡無所入欲
奔突契丹度不達臨北林中賊將李元平高
承嗣等迎候固懷恩拜馬首乞行間自懷恩恐賊平
羅素泰結高寶臣分帥河州為堂援朝廷亦欲其苟安
無事因相之而河州葬泰陵孝皇帝廟號文宗葬建陵
三鎮終唐世不復矣秋上尊號應元聖大明葬建陵
宣宗皇帝廟號懿宗秋上尊號應元聖大明葬建陵
通貢戶三之一後河州三年行營所繼免冬吐蕃陷隴
右諸州陷邠州寇奉天武功帝出居陝吐蕃陷京師立
廣武郡王承宏為帝閭內副元帥汾陽王子儀軍京師
吐蕃遁閣元振削官爵放歸田帝還都相晉御遊嚴龍
黃門侍郎峴同平章事故承宏平州刺史火火
民應舍二千家足歲西原二年春正月詔舉堪御
道州宦官呂太一反廣州詠死
史諫官刺史縣令者立雍王适為皇太子僕固懷恩反
寇太原以汾陽王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懷恩走雲州
相晏岷罷黃門侍郎縉兵侍郎鴻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晏生與元振交惡元振獲與峴有力焉為宦官所
疾亦事二月癸酉朔獻於太廟官甲戌朝享於太廟
乙亥有事以南郊夏五月秋稅青苗錢給百臨淮王
洛水益六月有星隕於汾州秋稅青苗錢給百臨淮王
光弼卒僕固懷恩以回紇吐蕃來入寇汾陽王子儀鎮
奉天虜退秋有城關中盡陷雲南二月和流如雨
之宜薛威劍山度何武豐州守將馬望死之西原
方兵馬使郭晞敗之邠西冠豐州守將馬望死之西原
登州永泰元年帝三表水吐蕃請和風板本秋平盧
邠州

淄青亂得命權爾後九月太白經天冬吐蕃犯奉
王退至邠與回紇合復入寇汾陽王子儀屯涇原回紇
請盟及吐蕃戰靈臺敗之成都劉漢州刺史崔暉大曆
元年帝三春二月癸卯與于闐子監日安史之亂子監
才之祭于邠新請與學詔復國子生崔暉與命宰相
帥冬祭官魚朝恩帥六軍往征吐蕃大夏夏旱以洛水
溢冬周智光以同華反吐蕃陷原州寇奉天同華節度
邠州即殺刺史張諲於州還鎮益驛楊崇厚之逐北至
充終斬之殺號州刺史崔暉克部加僕勿勿知充有
力不與平章事與僕勿何也日同華加狹不足展復
十二月慧星出于斗宿城郭于集請討不許二年春詔汾
陽王子儀討智光智光受誅夏鴻漸復知政事秋吐蕃
寇靈邠州八月入氏化畢九月癸亥犯南斗乙丑至
東南淮浙五州水三年春商州亂刺史殷仲平
月如口食夏幽州亂八月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
承天地震辛雲京卒繼代是歲吐四年春遣御史稅
商錢京兆今歲稅京師地震冬相鴻漸卒初鴻漸出
尹川副元帥率州據成和鴻漸至蜀使人先達至其
許萬全甲甲辭重州之鴻漸至蜀使人先達至其
朝議以節制謀又表其將各為州刺史之從之已自請
入朝廣貢賦復知政事之病甚今肅削髮道令為各以
葬吐蕃寇靈州朔方軍留後左僕射光同平章事尋卒
常謙光敗之冬十月大霧左僕射光同平章事尋卒
元載以見老病易制舉以廣桂州亂王胡平之五年
相受命歸舞什地未幾卒廣桂州亂王胡平之五年
春內侍監魚朝恩誅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

相兼領夏湖南亂兵馬使臧玠殺團練使崔瑒慧星出
是歲間行錄開國賢臣房玄齡杜如晦李
情李勣等徵于瑋後○是歲西原蠻入寇六年春副元
帥抱玉請解山南使專備隴坻從之嶺南亂經畧使王
元帥北旱災盛焉西原地暗命段錦及文蔚
吳陵為龍鳳麒麟天馬辟邪者母得衣七年春江州
大雨雷大風拔木京秋盧龍亂殺節度使朱希彩副使
師早勅并善微樂世祖蕭瑄後冬淮府旱
月雨土長星出于參八年春詔京官三品以上及郎官
御史歲各舉刺史縣令一人秋吐蕃寇靈州汾陽王子
儀敗之七級渠廢華州屯田給貧民嶺南亂節度使
節度使冬吐蕃寇澤邠汾陽王子儀擊却之于儀伊
呂崇賁于戰宜崇宿將不用命敗績涇原節度使馬燧戰
原島虜所隔府判段秀實發城中兵陳東原吐蕃却
乃得還子儀曰敗軍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自精勁
聞天子見收績何以雪取澤滅曰今日之事卿理賊罪
不測丹見使于儀使將兵起朔方虜欲掠開龍鹽州
刺史李同昌曰虜來脇必犯郊畿我擣其後虜必反
女帥秦原鳴鼓虜聞之返城邀之益蓋使其山九年春
亡虜亦出精兵襲虜重劫數千人虜遁去
徐州亂逐刺史徐乘二月十年春山承嗣反陷相涕
衛州衛州刺史薛昭義軍亂年馬使裴志清殺節封皇子
十二人為王河陽軍亂常休明陝州軍亂殺兵馬使
察使李國夏發諸道兵討田承嗣四月甲申大雨雹大
清亡走風震闕門秋吐蕃寇涇隴州帥并王蒙之十月朔
涇義寧帥瑋敗之百里城殺七月杭州海盜冬日食
貴妃獨孤氏薨追冊為皇后嶺南平前使路嗣恭兗
一年春赦承嗣夏汴宋軍亂鄧廣便李靈曜起兵馬使

李晟後羊虎統女之憂世蕃寇十四年春田承嗣死
漢宋亂將李希烈逐節度使夏五月帝崩年五十五葬元陵
帝崩後代宗皇帝聰明寬厚喜愠不形於色好學強記
通易象從起雲武以臨平王帥大師復兩都肅宗急欲
得京師與回紇約克城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十女歸
回紇乃克長安葉護欲縱廣平王下馬拜葉護於馬前
曰今始得西京而俘之則東京人必為賊固守願寬之
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前取東京
即引兵營澧水東而遂行軍民見者皆泣下曰廣平王
真華夷主也王整帥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迎
呼萬歲天子曰太息自以為不及也及玄宗徙西內肅
宗病卧大內不朝以皇太子往來侍湯藥堂而進衣不
解帶者數旬一宮藉以通中外大悅既即位顧李輔國
幾濡忍不能決蔽於讒以姑息養亂既誅李輔國閣元
振以驍騎大將軍得幸專自恣忌汾陽王子儀功高任
重為諸構百端帝惑之子儀不自安請解副元帥節度
使留京師臨淮王光弼在淮穎亦畏讒中內懼不敢朝
左僕射冕以山陵使議嚴事忤元振貶施州帥來瑱自
襄陽召相以載諸賜死而梁從義以鄧州反表瑒瑒則
以為留後中外憤惋始帝與汾陽王子儀帥師同慶也

已平兩郡同功相好甚以繼故中不能自明繼繼且來
乃稟肅宗時所賜手詔十餘通上之因有明帝大感報
之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繼自今其勿有疑會
吐蕃入寇破太震關歸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
河西隴右之地而元振專閉壅不以聞帝過邠寧乃大
恐詔子儀為關內副元帥副雍王誨鎮咸陽以禦難時
子儀閑廢之日久部曲離散獨從二十騎以行至咸陽
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眾渡渭水竝南山
而東矣子儀使人請濟師元振遏之不召見吐蕃渡
橋帝倉卒不知所為出幸陝官吏六軍盡逃散發使徵
諸道兵入衛皆以元振居中無至者子儀聞之流涕董
行營兵西還護京師道遇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劫
豐王瑾寺出迎虜子儀叱之下獻忠下馬前跪曰今廟
社之主令為公元帥倏立在一言耳子儀斥責之以兵
却送行在以受誅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帝中
縱掠長安中相晉卿卧疾虜與入省背之晉卿閉口不
言以竟免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循南山而東謂判
官王延昌曰六軍逃潰者在商州速往收可集也延昌
至商州諸將方縱掠聞汾陽王在乃大喜得四千人以
來子儀誼諭以吐雪國耻皆感激受約束帝恐吐蕃出

潼關徵子儀前詣陝宿衛子儀表曰臣詣陝則京師不可復京師不可復則陝無由而保是兩失之也臣出藍田則可收京師收京師則陝無事保而保是兩得之也臣不收京師無以見陛下願聽臣於是子儀度吐蕃雖暴掩鄆城得之終不能久有之也遣羽林將長孫全緒寶應軍使張知節出藍田爲前鋒至韓公堆晝擊鼓譟山張旗幟夜燃烈火以疑虜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師自萬今至矣吐蕃驚遂入衆遁而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暴橫長安中子儀至滻水引三千騎徐進逼使行召甫甫至責其亂命立斬之白孝德與郾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召入城京畿遂安自變生倉卒天下皆歸咎程元元振振素毀短子儀而子儀竟成收復功則大懼說帝都洛陽子儀疏諫曰雍州古稱天府襟帶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此秦漢之所以成帝業也比吐蕃憑陵而不能抗者獨以六雷皆市井子竄虛名逃實賦盤結其中一就戰渙然無前關心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則非豈秦地之不可保哉今道路流言咸謂乘輿且都洛洛陽自大盜來焚掠殆盡井邑如墟千里蕭條亭舍不烟其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何可都也昔衛爲狄滅文公廬於

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而有之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豈常憂貧願斥素餐去冗食薄征役弘卹鰥隱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將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也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真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京師迎渭橋子儀頓首請罪帝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於是削閹元振官封放歸田畧流秦州而閹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方吐蕃入京師昭太常轉士柳伉發情上疏言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風志願死臣事今日之難走臣死之日也將死之言庶得萬一臣聞天生四夷皆習戰鬪然猶走而易比今大共勦萬之師犯關度隴秦渭牧野溼曾不血刃直底城闕館穀旬月綿地千里謀臣不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效一戰各攜卒伍割初閹閹臣史一語韓愈之此二八

汴屏宮閣燒焚陵寢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有朝義求失意元勳曰引月侵戎犬隅陛下待臣兼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竭慮至使北指沙浦西失秦川世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警十月一日殺兵今四日餘日矣天子一人至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僚志皆離叛陛下能何以陝郡堅城長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之事校臣所言多庶耶實耶若以爲臣言陛下以今日之事爲安耶危耶若以爲危陛下豈得高枕而臥不決大計也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常病投藥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下今日之病皆因不練士卒以急在宗廟社稷請即勒程元振之首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諸州仍以神策兵馬廻付漢官日與貴臣坐議政務然猶昭明訓尊賢引過自責誓與將相百僚率德而行一月之內天下兵馬必雲集闕下言不效請開門討斬以謝陛下帝然以未振有擁護功詔削官諱放歸田畧及婦人等八

長安規復用為京兆僕固懷恩者本鐵勒部酋也
金微從汾陽王子儀戰河北從臨淮王光弼戰常山功
最已從子儀赴靈武從擊同羅子玢敗降賊自援歸叱
斬之欲敦煌王延家使回紇請兵與可汗結約因以女
妻可汗為可敦平兩京及是復以回紇軍復東都河陽
誅史朝義汾陽王子儀以其功大請以副元帥讓之副
元帥者以皇太子稱元帥而名實專總六師方朔義敗
時賊將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帥抱玉張志忠以
恒趙澤定易五州降于帥雲京二節使入軍嵩志忠畢
受代而懷恩恐賊平寵衰請分賊三降將帥河北馬黨
援於是二節使各表懷恩有異志宜為防懷恩受詔勞
回紇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不犒師結中使駱奉
儼白其必反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儼詔和紉之而懷
恩憤怨上書自訟反舊曰臣罪有六昔同驛作亂臣在
旁自歸臣斬之以今罪二二文違嫁絕又為國家和
親三身與虜馬為國効命四止步無安反側五說
諭回紇往赴國難六臣負人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
罪文以來瑣之罪長中官讒口權小敢前臣奏者無非
非不撫定而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奉事陛下皆云
與驍騎驍曾不委宰相可否改節數月不遣遠近解
不納恩恩終終因循臣定不敢保家陛下亦豈能安
尉帝使裴德慶諸懷恩喻告令人朝懷恩抱憂足立
訴冤然以權諸解竟不朝而遣子瑒詣師藥太原
不克圖榆太為其解焦驍白土所殺懷上問之天人告
其母母曰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果心既離驍變
將作必及我我如何懷恩不能對母瑒力逐之曰吾

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臣懷恩失
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騎渡河走雲州方帝出居陝
刑尚書顏真卿請奉命召懷恩使赴難不許及還都命
之行真卿曰陛下在陝時臣往以忠義責之使赴難夫
何敢不聽今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眾說之無
辭召之庸肯至乎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儼李
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將可無
戰而定也會李抱直自汾陽跳身歸帝召見問河中動
靜對曰懷恩反然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
兄陛下下以子儀鎮朔方定矣於是詔子儀為關內河東
副元帥節度河中召見諭之曰懷恩父子負朕深聞
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勉為朕行子儀頓首
受命懷恩將士聞之相謂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
目見汾陽王子儀至軍斬將十四人杖三十人而定眾
鼓舞流涕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懷恩走雲州明年以回
紇吐蕃眾十萬寇奉天京師震駭子儀朝召問計對曰
威無能為也懷恩本臣褊裨雖果悍然素失士心今所
以能為亂者因思歸之士誘與俱來耳其眾皆臣故部
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保為陛下平之遂出鎮諸將請
戰子儀曰虜深入吾地利遂戰吾堅壁待之彼將以吾
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既而夜出陳於乾陵南虜始以

國家爲無備欲襲之見大軍驚愕不戰退攻邠州子儀
已前遣子晞將屯邠州賊攻不克已遂遁進尚書令子
儀以大宗嘗爲此官近皇太子亦爲之讓不敢受而上
奏言昔安史據東都故諸道置節使制其衝合時務也
今大盜殄平而所在聚兵耗百姓非便請罷之邠河中
始於是罷河中及耀德軍而子儀留京師明年春吐蕃
遣使來請盟相元載蒞盟子儀曰吐蕃必利我不虞若
不虞而來國不守矣詔遣兵戍奉天旣而吐蕃回紇吐
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爲懷恩誘果分道寇邊子儀使
人入奏曰日騎兵海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出
兵扼其衝於是命淮西李忠臣渭橋滑濮李光進屯
雲楊鎮西馬璘屯便橋駱奉德李日月屯盤屋李抱玉
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爲坊命諸下不道
以時出師淮西李忠臣得詔獨即日行或勸請擇日忠
臣曰父母有急豈擇日後救耶時天子佞佛方置百高
座內出二寶輿奉仁王經音樂鹵簿自宮中送資聖寺
講之而骨碎至奉天始罷講命子儀將屯涇陽而天子
自將屯苑中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圍丁壯爲
兵民大駭逃散百官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
蕃攻犯郊畿車駕幸河中則何如公卿貽愕莫能對

劉給事者出班抗言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
扞寇而遽欲勝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懷恩驚沮得無
動而朔方兵馬使渾瑊帥號河百衝虜陳入之極虜將
離馬還士氣大奮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已解去
至邠州遇回紇合軍圍涇陽子儀令諸將嚴防守而不
戰時懷恩於道暴病死而二虜爭長不相能分營回
子儀覘知之使牙將李光瓚等說回紇與俱擊吐蕃回
紇大帥藥葛羅聞不信曰令公顧在此乎汝給我耳果
在此儻可得見乎光瓚遂以告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
以力勝也吾昔從回紇結約厚甚若挺身前說之可無
戰而下也竇佐交諫不聽請選鐵騎五百從爲衛亦不
聽子晞叩馬諫曰戎狄豺狼不可信也大人國元帥奈
何輕身爲虜餌乎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往
以至誠與之言脫見聽則社稷之衛也不然亦身沒而
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從數騎開壁出令人前傳呼
曰令公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陳前子儀免
胛釋甲投槍進諸酋長相顧曰果我父也皆下馬羅拜
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
唐唐之報汝亦不薄今奈何負約深入我地棄前功徼
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

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等所爲我死我將士且人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公何言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今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可汗殺我曹寧忍與今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掠我郊甸驅馬牛雜畜亘數百里此天所以賜汝也全師繼好破敵取資不可失矣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當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子儀許諾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漸進子儀揮却之因呼酒與酋長共飲藥葛羅請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舉酒酹地大呼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盜行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今公誓諸酋長相顧喜皆嘖嘖語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獨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定約吐蕃間夜遁藥葛羅遣酋入長見帝而身率衆追吐蕃靈臺西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助之殺獲者萬計京師解嚴當此時虜再入寇賴子儀威德填之而社稷再安

時子儀以懷恩外夷不招之恐後爲國患詔回紇資遣酋將從懷恩皆詣鳳翔自歸已回紇言市馬萬匹有可以財乏請子儀以回紇有大功宜有以答其意又中國須馬臣請納一歲俸佐馬自已復言靈武經寇難百姓凋弊戎落才安請以路嗣恭爲朔方節度使鎮之而率壯卒田河中自耕百畝張卒以差次受田於是士不勸而力耕野

懼也而載遂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肅成與王縉比而納
賂恐秦事者許其私乃請自官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
中書乃後奏刑尚書頗真卿疏爭曰諸司長官皆達官
言得專達於天子也諫官御史天子耳目之臣今論事
使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無門
籍人有急奏門令司與仗家立引奏防壅蔽如此李林
甫爲相塞言者路下情不得上通卒成幸蜀之禍今踵
行之則陛下所見聞者不過三數人而天下之十鉗
口結舌哄復言者而陛下亦以爲天下無可論是林
甫復起於今也載恕貶峽州別駕成都司錄李少良上
書言載陰事帝置之客省而少良洩之載以聞帝怒以
少良甚間君臣付京兆杖死而疑載愈深已載授官多
非法恐爲有司所駁請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令部司無
檢勘帝猶從之然益厭其所爲以任政久欲全始終因
獨見戒切之終不悛會有告載緡夜醺禱圖不軌者命
后弟金吾大將軍湊密收之與中尚書晏御史夫大涵
同鞠訊皆伏罪死晏謂涵曰故事重刑三復奏况太臣
乎且法有首從宜更請涵從之乃以逆法誅載而貶縉
括州有司藉載家胡椒至百八石他物稱是初帝與
李泌少厚善既即位徵之衡山至賜金紫爲作書曉諭

蓬萊殿側時過之乃軍國大事皆與議欲以爲相辭而
元載忌惡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帝謂泌曰
元載寔不容卿卿詣少遊所避之俟除載報卿卿速裝
來乃以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善待之乃載誅召入執
手曰別八年矣乃能誅此賊不然幾不見卿泌對曰陛
下獨舍谷太過故自使至此城知其不善亟去之則懲
大於小矣帝換惜久之先是禮侍即綰清介敦素爲古
學與深尚書吏部品裁清允爲元載所忌爲上言太學
儒館如館選國子祭酒陽尊用實處以散地而天下士
衆信綰唯天子亦自知之也及載誅召相制下士相慶
公朝御史中丞寬第舍宏麗即日毀撤京兆尹黎幹立
省從騎馭汾陽王于儀在郊行營方宴客聞綰相減坐
中聲樂五之四綰既相聲弊更化衆方翕然望其有爲
相旬日而病無何薨帝驚悼謂群臣曰天不欲使朕致
太平耶何奪吾楊綰之速也
右圖史凝塵蒲席猶如也馬右拾遺天寶亂脫身見天
子還中書舍人爲禮待即建言取士當先行義請置學
廉方正科復古選舉語其學校志中以得作以示載
京官俸至不給自給奏請增以諸道採訪使所得專
使更厚俸外移請刺史不得擅去州諸使所即不
古職員本道使不得舉奏不得擅去州諸使所即不
諸罷省冗官以古兵出於農定上中下州置其召募
始人得者夏歸農秋冬追集遠近官制史分道巡撫之
始天下兵興爲一切官品同而祿以例爲差次江淮大

州至月千緒而山劍資令即大州刺史范數十緒而止
請定州縣官月山劍資令即大州刺史范數十緒而止
今批中書省察治野延英殿許吏檢扶前未幾薨太常
議諡文貞比郎即蘇端甫其議相常奏陰主之帝怒貶
端巴州謫文簡端檢約未嘗問生事端陰分樹舊弊多
寡其言內發視自止經詰殺越初年史朝義誅河北平
學家疑賡者一見能即詰情
左拾遺獨孤及上疏言今帥興不忌十年天下生產
空於杼軸筋力疲於供億而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嫖
厭酒肉又剝貧人之膚髓以奉之長安城中白晝椎剽
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此大患所伏陛下
獨不思以救之乎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
虞而邪涇鳳翔之兵既足以當之矣東南洎海西盡巴
蜀無鼠竊之警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
以給不用之軍此臣之所大惑也謂宜扼要害之地置
屯禦而悉休其餘甦疲亡之命蓋是時天下郡國向萬
城無一城無兵有故及言如此而自肅末年平盧帥死
使中使往撫慰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旌節高麗太李
懷玉遂殺舊帥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即因授之而方
鎮之廢立自軍士始於此其後河南北諸方鎮遂根據
蟠結諸官討甲兵租賦刑殺皆自于朝廷完城增兵輒
噴起煩言謂天子為猜已聞之上常為罷役而鎮於
境內築壘繕兵斂財賄無虛時以為固當不暫息也以

是雖在中國名蕃臣實不用朝命於蠻貊不異朱泚軍
中有貓鼠同乳不害以為瑞列上之實人徵表相衮率
羣臣賀侍郎崔祐甫曰可弔不可賀帝問故對曰臣聞
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也以為人去害雖微必錄今貓不
能捕鼠而乳之則反常為妖其應若曰法吏不觸邪疆
吏不捍敵王法不懲入慙也云爾臣愚以為宣申敕有
司察貪吏申邊儆嚴將帥法官之本則貓能致工鼠不
為害而終已不能用帝性本寬仁弘人覆下雖頗感諫
聞而遇勳賢大臣甚恩恩逮於黎庶汾陽王子儀中子
曖尚昇平公主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
薄天子不為耳公主患奔車奏之帝曰此非汝所知彼
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有耶慰諭令歸子儀
聞之囚曖毀服入待罪帝曰鄙諺云不凝不隴不作阿
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關聽也臨淮王光弼遷延
不朝帝恐嫌遂成以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徵不
至迎其母至長安厚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親禮之
備固懷恩反下詔撫其家言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
之端起自群小君臣情義初無間然其歸自詣闕已懷
恩子瑒為其下所殺傳首諸關群臣入賀帝愀然曰朕
信不孚人致勲臣顛越深用自愧何賀也懷恩反三年

猶曲為之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懷恩死諱其母至京師給待優厚卒禮葬之田承嗣叛載縉以魏州監貴請禁鹽入其境困之帝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戶侍郎韓滉劾其不實渭南令劉藻附滉稱縣稼不損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行視稼大傷帝大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即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敕毀白渠支流碾磴禁分水令得益溉田昇平公主有二禮其中請得毋毀帝曰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為衆先何格令乎竟毀之蓋德厚如此然輔國元振朝恩以中人載以相承嗣以藩鎮各自擅獨熟視莫誰何禁之為讒間焰焰不望也後勢溢自斃所諍者不必禍而為讒者畢受誅故社稷幾危亦因以不亡云

論曰方天寶末大盜起倉卒天子幸蜀起靈武宣帝平能以一旅復宗廟定兩都方代宗拜葉護馬前時華戎屬目咸以為真華夷主也得天人心矣乃父子在御二十餘年大閭戾接踵于紀與幽州寇盜相始終太阿大柄入得尸之則君道之御其臣下信不易哉臯謨陳性術之變調劑之於德蓋實果系立撥毅而後能用其中也有以也耳

由史上編三十八

由史上編卷之三十九

時郡鄧元錫纂著

唐德順帝紀

宏治禮後學陸懋辭校

德宗皇帝諱適代宗長子母后沈氏初封奉天節度使王又徙帝已為太子大曆十四年夏五月即位門下侍郎祐用平章事相袞貶潮州刺史尊汾陽王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子儀大敗令願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尊子儀尚父所領河中尹副元帥諸使悉罷以其裨將李懷光常等分領之封皇第二人皇子五人為王舉文武六品已上清望官日二人更直待制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方疾苦秋七月召道州司馬炎楊為門下侍郎懷州刺史琳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帝在東宮博士張涉為侍琳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帝在東宮博士張涉為侍士更無上相於祐祐南祐南勢炎器重而張涉與帝由是疎涉尋冬十月琳罷立皇子誦為皇太子十一月生誕放歸日冬十月琳罷立皇子誦為皇太子十一月三道冠茂林文黎雅等建中元年春正月改元上尊號聖神文武皇帝已巳朔太官與千牛衛太廟定兩稅法詔併省官定官法詔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歸有司浚陵陽渠遣黜陟使十有一人分行天下回書僕則晏貶忠州刺史賜死夏四月中書侍郎崔祐甫卒築奉天城秋遙尊母沈氏曰皇太后以睦王述為奉迎皇太后使安史之亂帝生母沈氏陷賊中求不獲冬黃河二年春成德軍節度使李元平臣卒于惟岳自魏博

田悅反命永平李勉為節度都統及神策都虞候李
書侍郎炎門下侍郎杞同平章事振武車胤
芳襲州崇義反詔李夏五月京師雨雹六月
父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薨初子儀有逆復大功元
而子儀忠誠一節不得行尊有盜發子儀父塚吏捕不
獲報洵以馬朝恩為會入朝永德其必且忿恨
求釋憾也帝迎勞問之于儀流涕謝曰臣將身久矣不
能發人家多矣今及此豈非天乎安敢害我若受命而
章敬寺或問之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史請表甲以
于儀曰我國家大臣以無天子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
來即兵多何為獨從家僮數人往朝恩怪問曰非儀以
以問告笑曰然煩公經營耳朝恩懼涕泣曰非儀以
儀曰兵與以來方鎮防範凡所未報類委曲以從蓋
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不可行也而置之諸君可
知又何怪焉馬朝恩法軍中足有禁南陽夫人乳
哺子北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立訴子儀乞遣去明日
諸佐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不當父之親姓王位元
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功蓋天下之親姓王位元
幸哉人傳無慮二十四萬縑宅居親仁里四之一中
求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名入子儀嘗為國官諸
人亦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三十年其遺使
至亦承嗣所承嗣西望再拜曰此勝不居於人若子長
矣今為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蓄之惟
子儀物不敢近遣年衛汴州境富貴萬家葬汾陽忠
祭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嗚呼可謂大臣矣葬汾陽忠
武王秋中書侍郎益同平章事平盧軍亂子納已卒
留梁崇義誅新崇義傳首京師相炎貶崖州司馬賜
死三年春李惟岳誅成德王武俊斬之給優易夏括富
商錢增稅錢夏田悅朱滔王武俊各令從稱王叛方使

李勉充督諸道討之召朱泚入朝罷兵加中書侍郎平章事鑑出
鎮鳳翔六月京師地震自冬中書侍郎播關同平章
事李希烈反王四年春正月遣太子少師顏真卿如希
烈軍夏四月甲子京師地震生黃白毛三尺丙子大
州馬稅屋間架錢及除陌錢秋八月有星隕于京冬涇
生角反京師帝出居奉天泚入涇原軍以叛司農卿段
秀實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死之希烈陷襄城翼死之
吏尚書復刑侍郎從一諫議大公公輔姜並同平
章事賊攻圍奉天都虞候瑊禦之戰疾力左辭武將軍
呂希倩將軍高重傑死之鳳翔軍亂殺使相錡商州
軍亂殺劍南亂兵馬使張勛逐節度使胡方帥李懷光勤
王軍醴泉神策帥李晟勤王軍渭橋奉天圍解杞貶新
州司馬興元元年帝春正月帝在奉天改元赦去
希烈等武俊等官爵日收京將上罪賊三等子
孫咸二等在行營者易勳五等賜文式官勳爵罷間
架竹木茶漆炭及除陌錢和安奉天五捕兵部侍郎
年京咸十年分命諸道諸道諸道諸道諸道諸道諸道
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農卿段秀實贈太尉諡忠
烈李懷光反帝幸梁州檢校左僕射瑊同平章事行營
副元帥涇州亂牙將田希光殺帥夏相公輔罷為左庶
子延賞同平章事神策節度使晟為京畿渭北商華兵馬
副元帥同平章事昭義使抱真成德使武俊破朱滔武

澤滔走幽州副元帥晟復京師泚令宮走死以梁州
平元年河南復二秋八月太子太師真卿死希烈軍帝
至自梁州晟封西平郡王燧北平郡王瑊咸寧郡王
冬涇州平相復罷貞元元年帝大春正月赦改元
其後夏江陵度支使火燒租賦錢中書侍郎延賞同平
章事秋河中平懷光誅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相從
一卒延賞罷冬詔延英視事日常參官七人引對二年
春正月罷元會疾勝成官人月糧米成飛龍馬半料散
騎常侍滋給事中造中書舍人映齊並同平章事
翰林夏希烈屠死淮西平希烈將陳慝奇謝希烈屠其
四月雨秋淮西亂吳少誠殺僭奇以為吐蕃寇涇隴
沙堡吐蕃退冬十一月立皇后王氏是日崩諡昭吐蕃
陷鹽夏銀州鎮海節度使混同平章事相造能造少與
東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變造為建
世刺史宋武亂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以舅源休佐
遠靖罪已勉給事中中以敕書得相同謀事馬道
久在江外疾發數日死上之弊奏其水陸度支轉運
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寄官送京師令宰相分
部時諸使職行已久造改法事三年春右僕射延賞兵
多不食以失職罷不視事罷三年春右僕射延賞兵
侍郎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滋罷混卒混在任時餘佐
侍人常有故人子謂之混考其一無所能然其長竟不
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

出入者在鎮長中特選江南貢賦數會國之絕及入
朝在位月荷暴為帝所寵任言無不從百官按馬一瞻
他相克位而已朕貶夔州刺史映在諸相中無敢言帝
映非宰相副元帥燧以吐蕃來請盟西平王晟罷元
帥為太尉夏侍中瑊為會盟使往會盟吐蕃劫盟燧罷
副元帥東都河南江陵江州大水漂沒舍五月千
見四朔日中書侍郎必李同十章事秋部國長公主
坐姦幽禁中流李昇嶺南前相復坐安置饒州冬妖
僧作亂伏誅京師東都西東地災馬單落四年春刺
史增戶墾田者加階正月令元殿階欄檻築三十餘間
州地又震丁卯戊辰庚午又大震矣西復震金房二
州地震山溢山裂二月太僕卿牛生損六足承生子
子皇第七人為王秋寧州軍亂卿寧都直統制封王
水色五年春正月朔門下侍郎晉中書侍郎參同
平章事以二月一日為中書侍郎必請令官選農書司
相問通祭勾相郭侯必堯冬復雋州六年夏受朝紫宸
殿於五月一陰生君臣冬十一月郊赦是歲吐蕃七
年春二月朔牛疫遣使以兩稅錢買牛教給○詔神
宗存舉推功皆母皆厚小事移勝大事奏處八年春京
分○是歲吐蕃寇靈州回鶻敗之來獻俘
主夏參貶郴州別駕兵部侍郎懷中書侍郎贊陸同
平章事太廟屋秋大水十餘州溺死三萬詔遣使振

之紀賜米二萬石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送鎮和羅冬十一月
九年春初稅茶從歸使張廣濟請復開關左僕射耽
尚書右丞趙盧同平章事相晉罷中書令西平王晟
薨葬李忠武主贈太師廢冬十一月郊赦宣武軍
亂逐節使劉平寧○是歲常旱破吐蕃十年
春黃霧四塞日無光秋汴州軍亂冬相贊罷政事為太
子賓客吐蕃來獻捷十一年夏貶前相贊忠州別駕秋
北平王燧薨葬馬莊武王冬橫武軍亂逐節使十二
年春渾瑊王武俊加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韋臯竝同
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秋宣武軍亂度使
宗儒同平章事是歲吐蕃寇駕州十三年夏旱錄囚
徒義寧軍亂殺其將秋浚湖渠魚藻池修昆明池修石
炭賀蘭兩堰京師地相適以疾免通反愛崇倫相贊
立而已十四年夏旱出太倉粟賑貸五月始霽月
秋相宗儒罷門下侍郎損中書侍郎餘慶同平章事
十五年春宣武軍亂節使董晉卒士卒殺節使長
五市其甥歸子吳少誠反唐州守將張嘉賓死
度使柳元藍山崩吳少誠反唐州守將張嘉賓死
進討冬咸寧王瑊卒葬渾忠武王窮將相無
絕每貢物必躬閱日受賜如親受上前每
奏事不從私喜日上不疑我故以功名終十六年

位尚書左丞執誼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救元末貞
十州判史婦人孫君九罷官市罷鹽鐵使月進放後宮
三百人立皇子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夏封皇第二人皇
子十九人為王降死罪以下賜文武官秋七月命太子
監國門下侍郎黃裳中書侍郎滋素同平章事相均
瑜鄧罷帝傳位於皇太子自稱太上皇諡冊良姊王為
太上皇后以下罷裴延齡所置別庫冬葬崇陵諡神
文皇帝廟尚書左丞餘慶中書侍郎細同平章事
德宗在亮陰時動遵禮法日厲精於萬幾中書舍人祐
甫故守正與相袞有却議喪禮交劾祐甫率情禮貶

刺潮州帝以爲已重改河南少尹先是宰相更直日掌事非大詔令休沐還第者雖直者署名上上祐甫幼時郭子儀朱泚俱休沐衮如政事代署明日子儀泚入言祐甫賢宜貸帝曰卿向署章令云爾何也二人謝無有帝大怒以衮爲罔上是日群臣直經立月華門詔兩換班而祐甫得相衮左還河南少尹百僚震悚罷諸州府及新羅渤海貢鷹鷄能劍南貢生春酒山南枇杷江南甘橘非供宗廟獻者罷邕府歲貢奴婢罷梨園樂工咸乘輿服玩錦綺放五坊鷹犬山宮女數百人禁創置寺觀度僧尼罷權醢以沙苑養豕三千給貧民諸德意如此先是代宗優宦者宦者使四方還問所得多少多輒喜或頗少輒以爲輕命使噉之於屏中使所至公求重而載歸及是寺人邵光超使往西軍受所遺繚僕馬杖而流之兵侍郎黎幹與寺人劉忠翼比而盡政隱賊並長流賜死於是中禁肅然先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多連歲不遣置客省處之即上書言事報未下者亦實其中省常數百人費度支廩給詔悉疏理事竟若遺當叙者授官拘留者出之省歲廩萬九千斛天寶中貴戚第舍極壯麗然垣屋高下猶有度後法益墮宦官將相治宅舍各窮其力而止無限度詔毀折元載馬璘劉忠

翼宅懲之肅宗好祿祥巫祝王璵黎幹皆以術數幸及是皆屏黜山陵遵古制七月葬事集祭引不擇日及發帝見輜輶車不當馳道中行問之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帝哭曰安有枉靈輜側行謀身利者乎命當道中行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以時覆其出入第五琦判度支奏盡貯大盈內庫使取給宦官掌之天子悅焉而天下公賦爲人若私藏宦官得蟠結蠶食其中及是相炎頓首帝前曰財賦國大本生民之命天下安危輕重所由也周漢皆重臣掌其事然且或耗亂今獨使中人笺之大臣不得知爲耗蠹何極請出歸有司度宮中歲用數上供幸甚帝即日詔加炎言自兵興來軍國徵賦百出名目繁比不能辨知更緣爲奸賦無準炎定括建中元年軍國徵賦百目爲夏秋兩稅取於民有制而詔兩稅外科率一錢者以枉法論自兵興來方鎮重任必兼臺省官其僚佐必帶臺省銜聽聽常參官授訖三月內於四方館表讓一人代郊官委長吏附讓表進下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而併省冗官先是官以賞戰功故大素已更元載非賄謝不得官常袞當國一切杜絕而無所甄異及祐甫相憲舉惟人其未踰年除吏至八百員或有言祐甫

所擬官多私親故者帝問有諸對曰有之陛下過聽令
臣得進擬庶官夫官人必悉其才行非親非故何由具
知如具不知何從得實竊以爲不當問親故若否獨當
問才行宜稱否耳帝曰善神策軍使王駕鶴典宿衛兵
久權震中外帝欲代恐變生祐甫密署白志貞代將而
召駕鶴至省中語移時則志貞已入宿衛領軍矣淄青
李正己聞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觀朝廷俯仰帝欲受
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問祐甫祐甫曰正己誠詐然以善
意表獻而卻之無名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即賜
之若正己奉詔書頒資即恩洽淄青即不用命是朝廷
爲德而彼自尸怨也軍且亂且是史諸藩知朝廷不重
貨賄重爲德也帝如其言正己大慙服祐甫京兆博陵人
開元中自傳時崔寧在蜀丁母年專及入朝而吐蕃
詔大入寇帝夢之趣歸鎮相炎言於帝曰蜀地饒寧據
之而貢賦不至與無蜀同今遣之無功則蜀地敗有功
則不可復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復得也必留寧
無遣而發神策都將季晟將范陽戍兵及禁旅討之納
親兵於其腹中蜀必不敢動然後改授他帥使千里沃
壤還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乃留寧遣晟將而
定先是吐蕃數遣使求和親而盜邊不已留其使配其

俘嶺表及是命太常少卿韋倫將其使共俘五百賜襲
衣遣歸懷來虜使歸入境謹呼稱新天子威德吐蕃
大悅除道迎發使從倫來奉貢獻贈贈請盟旣而蜀帥
言吐蕃豺狼所俘獲不可歸帝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
則柔之擊以示威柔以示恩豈顧偏廢哉命悉歸復遣
倫使吐蕃蒞盟倫請帝自爲載書示信相炎持以爲非
敵命宰相副元帥子儀爲載書以下至德來國家多
事宗室郡縣主多失時不嫁有華髮者帝聞之惻然命
悉出嫁所齋物皆經心目而後遣先是王下嫁舅姑拜
婦不答拜命禮官定公主拜舅姑儀如家人禮有縣主
將嫁會從父妹卒命停婚有司奏供張已薄帝曰爾愛
其費我愛其禮澤州上慶雲圖帝曰朕以時和歲豐爲
嘉祥以進賢顯忠爲祥瑞卿雲靈芝珍禽異木於國家
何益繼自今有之毋以聞外或貢馴象帝曰象豈養
而違物性朕安用之命縱之荆山之陽并諸豹狸鬪雞
獵狗之類放之邕州秦坑有金可采利國也帝曰金坑
誠利然利國而勤民將焉用之聽民采無禁內莊宅官
租萬四千餘斛詔分給在所克軍興前諸州節度觀察
使於楊州置廵易所罷之詔天下冤滯聽詣三司使陳
瑾以中書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月於朝堂受事辭不見

繼聽趙登聞鼓大層前賦欵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史得專之重以元載王縉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二十年宣欵觀察使薛嵩徵入為左丞去州日盜隱官物以巨萬侍御史員寓餐之貶連山尉而州縣始畏法蓋自祐甫得政以道德廣上意而朝廷綱紀秩然中外大悅方鎮聞新政皆惕息淄青將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會祐甫薨於位相炎獨任政而專復恩讐僕射劉晏頃度支有勞能而典利權久衆疾之故與晏爭衡言晏與劉幹劉忌晏立於子韓王潭意疑后之祐甫以爲事曖昧不可詰况更放事得已炎乃建言尚書政本比置諸公奪其權宜復舊制於是詔大司馬韓滉金倉部郎中晏持運度支使尋謫忠州會由與上論國卷之二十一 十一月 八月十七日

大理議法正田魯以為當奪官杞怒貶晉官下御史更以監主自盜當絞上初蕭嵩有家廟臨曲江玄宗以娛遊地非神靈所棲命徙之炎家立廟直其地杞密言嵩廟地有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取建廟帝發怒貶崖州司馬如史議遣使縊殺之於是帝益疑大臣不足仗輕用三尺矣先是杞父中丞奕死東都之難祿山使賊黨蕭爽及死事者首徇河北至平原平原守顏真卿執其使腰斬之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焉為祭哭受弔及是為杞所媚惡真卿質責之曰先中丞傳首平原真卿不敢以衣拭血舌舐之公忍相摧壓乎杞矍然下拜而銜轉刺骨李希烈反帝問杞杞對曰希烈不反獨為人所迫而誤誠得儒雅重臣陳禍福可不勞師而定帝問其人對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義正直為海內嚮信真其人也帝以為然遣真卿慰詔下然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而真卿竟遣竟死難僕射侯相宣帝帝所稱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者也杞惡欲陷之吐蕃請盟今克會盟使行揆辭曰遠行不敢辭第臣年則既耄矣儻即死道路將不能達詔命帝為惻然杞曰和戎事非老成練達者不任且揆行即自今少於揆者不敢是辭雖矣敬遣揆卒道死鳳州相張

銘忠直為帝所倚重杞忌之會鳳翔帥缺即謬曰鳳翔
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行帝俛首未言即
叩曰陛下必以臣貌股不為三軍所服惟裁可省帝乃
顧鎰曰無以踰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拜受命
後竟死鳳翔於是帝卜相杞以圖描謹默可制也薦竝
相以裴延齡刻深善言利以集賢直學士規任之插
進對時欲有言杞目攝之出譙之曰以足下端慙少言
故相引至此曩柰何欲發口論事相負耶播自是不敢
復言而大權盡歸杞矣初汾陽王于儀老病每見安姬
親問故子儀曰已陰賊而貌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難類矣蓋蚤見如此先是涇州
刺史上書卷之三十一三月拾四正
倖劉文喜作亂詔討之不下徵發驍然廷臣請罷其帝
曰微孽不除何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覲國
海賓私於帝曰文喜今所求者節陛下與之文喜必息
乃臣可以申王誅矣帝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
善我節不可待也減御膳佐臣而文喜果誅而帝益強
明自任輕用兵時河北三鎮李惟岳李止已田悅旅起
拒朝命而襄陽梁崇義與潛通帝銳意削平詔河東節
度使馬燧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盧龍帥朱滔討
惟岳淮西帥李希烈討襄陽已陷破惟岳燧敗悅希烈
誅崇義河南北畧定而帝易置諸節帥頗失當諸節帥

皆少望於是田悅遣使說滑武俊與連兵而禍復暴起
詔諸軍合討而希烈又反自稱天下兵馬都元帥禍益
張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梁楚北至太原無慮
皆稱亂自魏元中平盧節度使王玄志死帝遣中使耶
志于立侯希逸而節度使由軍士發立於是有此始大
初安史破城分河北諸州界賊降將以魏博德洽大界
田承嗣為天軍軍恒定易趙深界李寶臣各成德軍李
寶臣者賊將張忠志也各賜今姓名李懷仙殺史制義
其首以降即授幽冀平劍盧龍軍此所謂河
北三鎮者也希逸好咬遊建塔廟居兵馬使李懷王
希三鎮者而後遊敗不反七家奉懷王逐希逸詔即以懷
王為節度使賜名正已於是諸鎮收安史餘黨舉所隸丁
口壯健者皆籍為兵老弱耕稼其號健者為牙兵完城
浚濠署將吏自擅不供貢賦與昭義薛嵩山南東道朱
崇義等結姻相約朝廷不能制大歷三年幽州兵
馬使朱希彩殺李懷仙稱節度使而希彩將吏所留
得節帥錢入朝第酒有其軍李曜重之亂諸道攻討所
得地雖各自為有淄青李正己因又得曹濮徐兗鄆五
州凡七州徙居鄆城李實臣據恒陽七州李懷光據
田承嗣據魏博七州成德李實臣據恒陽七州李懷光據
五州其又南梁崇義據襄陽均房後即六州梁崇義據
根據蟠結奉承嗣死第子悅為留後事朝廷猶恭順河
北諸鎮使洪經綸疾事強非令七萬人罷四萬還農
悅陽順命罷之而集應能者謂之曰汝曹在軍中久有
父母妻子今一旦罷遣將何自存眾大哭悅乃出家
財厚之使各還伍於是士皆德悅而怨朝廷其後李實
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諫諍諸將之難制者數千人召
州刺史張孝忠孝忠曰諸將何非皆連頸受戮孝忠懼
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己獨得全實臣死子惟忠遣兵
使王武俊使亦不敢叛正己獨得全實臣死子惟忠遣兵
佐共奏求道又才許滿屋為請又才許或曰不與
必無節制帝曰賜本無實以賜亂古藉我土地股我位
聚眾耳曩因所欲命之輩已亂而亂則其之非已亂
適長也竟不許命盧龍帥朱滔刺之定門岳欲請金
致推岳母弟也故為實臣所忌希彩推杜門岳欲請金

焚橋悅聞燧營宵鼓角謂明復挑戰也益閉壘不虞樓
 軍行數十里乃澤之乃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嶺
 其後乘風縱火鼓譟前進令所無不動塚其軍百步除草
 焚為場皆陣以待戰火至半而止悅亂走遂縱擊大
 敗之神策昭義河陽軍合擊又破之悅軍深乞橋橋已
 焚赴水死者不可計俘斬數萬淄青兵幾戰死夜走魏
 州結奔還濮而大困是役也悅與淄青恒二軍為首尾
 欲不戰以老師故攻其所以必救而敗當是時魏拔方
 惟岳反時成德判官邵真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
 夫欲負之計其不可若城青魏使者送京師而討之度
 節鉞可得也惟岳然之使崔泰夫史畢華以馬與二道
 結好而背之速禍惟岳又崔之而盧龍許朱滔奉令討
 惟岳度易守將張孝忠重然諾可下也遣使說孝忠
 易州自歸季中聽之詔以馬成德叩及使惟岳遣兵
 來鹿滔孝忠拔之郡真復說惟岳為表先遣兵惟
 滔入奏然後身入朝以待命田悅聞之怒使人謀害岳
 曰尚書舉兵為大夫求旌節耳今信邵真之言表罪尚
 書以自害尚書何負於大夫哉必斬邵真不然者絕矣
 惟岳懼制即真發兵圍東唐王武俊為惟岳左右所搆
 而武俊為前鋒武俊忿結滔則惟岳軍大振歸必殺已
 而史士編之書者之二十九

偵他者今聞又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食錢車
庫吏與僕射及司徒共相屬賦十司徒不敢自保傳
恩計後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三鎮連衡若
耳目手足之相救則永無患矣武俊亦許諾相與刻日
舉兵南渡言於多日將士有功者再奏求官勳皆不許
今欲與諸君共事遂取溫飽則何如皆不應三問之
應曰州人自史反而首者無一人得還今入
戶籍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有命士亦各蒙官勳誠不
願有他適然深州已大將數十人厚撫士乃復將
步二萬五千至深州詰旦士卒忽大亂誼謀曰天子
令司徒歸幽州奈何復違教而南乎滔大懼使蔡維謂
士卒曰司徒與我曹深州密訪皆謂二百人
國家無信入有行李汝曹上日也衆曰非然不知之
遂引而南衆莫敢前却當是時實首禍而士憤發
其所不從則如此蓋天性也滔遣人說張孝忠使
孝忠曰始可作遣人語孝忠言惟出負國恩爲滿最孝
忠歸國爲忠臣孝忠性直奉司徒之教爲忠矣今何得
又助逆也且武俊歸還不可信爾司徒之於是孝忠
與滔絕口完其屬兵居強寇之關莫之能助武俊遣
史士上書
判官孟華入見帝後之以爲巨輩團練副使歸論言而
武俊已反則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且忠思忠官曾
我何同也武俊怒奪其官華雖血卒遂建武俊
懷尤爲憾等師曹一極山於是滔那黃王悅楊移王武
俊道直上納稱王而煩其推爲盟主已天子詔李
希烈執平盧節度以爲軍致討滔度不敵則遣使請
許勸希烈稱王以免難於是希烈自舊制諸道軍出境
稱天下都元帥發兵反與西鎮連兵舊制諸道軍出境
則給仰度支帝欲得士心勅出境加酒肉本道給其家
日支一人常兼三人之給故諸道雖不前各進軍出境
以微利而常賦不能供於是增諸道稅錢括富商錢又
括僦櫃質錢已又稅間架除陌錢而中外大困富商貨
其蓄利錢帛券者皆借四之一封樞密唐取之有
繼死者一儲櫃質錢五兩架屋上屋稅錢二千中神
下五百匠一問者杖六十問架屋公私給與貿易
輸官錢五十也其貿易約爲率取之隱錢白者

八十別責實告者然曰除陌翰林學士陸贄疏諫曰克
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
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衆者將雖材不爲用兵
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
不能馭將非止費財斃寇之弊且有不自戢自焚之災今
兩河淮西爲叛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旁
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非必處心積
慮果爲姦逆也況其餘衆並係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
惡若招携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
和著人誰不懷且夫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
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
根柢廢拔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
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海內爲之行資居送可
謂勞弊矣而亂日益勦滅無知人皆不寧事變難測
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夫王者
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陛下忿
茲昏迷整旅肆伐海內震疊不敢寧居非所謂蓄矣所
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已耳而
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
之勢今又似焉太宗文皇帝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

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乾元之後大慙初失繼有外電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衛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也失活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之乎帝還自夾州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脩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金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每歲秋防

塞尚不能保固封討過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宿衛之兵縱出關外僅有賊臣為寇黑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守障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亂者朱滔李熙烈是也既而止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而希烈叛為岳戮而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三矣而愚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自叛矣而他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

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維新今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無以籍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撤邊軍輟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虛賈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旅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復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墨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御之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汾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未固矣帝不能用及是詔發涇原卒討希烈過京師作亂天子出居奉天泚據長安僭號犯奉天以金吾大將軍渾瑊力守禦而完以朔方節帥李懷光神策節帥李晟師勤王而解當是時國幾殆涇原其者本安西北庭四鎮行勤王則業軍死又從自孝德赴難屯朔州代宗不元戎以討番連歲入寇四鎮兵屯朔州不能自禦使朔方軍屯朔州已而文官州無所要可扼原州有隴山高原南連秦嶺北抵大可其西乃臨汝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秦嶺南一縣即可給軍食故原州在秦之可一旬而畢宜從也原州而移朔方軍鎮涇州在秦罪事得寢建中初楊炎白用其策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以爲邊尚虛土數遷易動不宜興事召紫雲其沮挫

召爲司馬... 其兵下詔... 李懷光代... 之安... 別... 以... 知... 烈... 帝... 十... 官... 厚... 僑... 食... 金... 開... 百... 軍... 總... 不... 考... 者... 朱... 威... 貞... 本... 京... 相... 而... 有... 能... 持... 大... 臣... 宣... 慰... 金... 吾... 將... 軍... 吳... 游... 請... 行... 退... 謂... 人... 曰... 食...

其祿而違... 臣使上... 城... 外... 羽... 大... 奉... 監... 火... 我... 誘... 殊... 東... 也... 身... 軍... 若... 則... 新... 而... 日... 言... 又... 規... 米... 德... 吏... 告... 手... 軍... 夫... 出... 奉... 城... 我... 公... 談... 矣... 時... 士... 卒... 凍... 依... 不... 振... 甲... 戎... 惟... 激... 以... 忠... 義... 皆... 袒... 耽... 耽...

賊城中流矢自羅去後血戰愈厲金雲梯雖奮而
城所伏馬矢及箭自賊中出火梯電上焚賊死者甚
多於是城中大潰詳開三門出城以奪賊賊退十里
韓光復三日不至者城不守矣於是從官皆賀以爲
馬使賈德林進曰陛下性已急不能容物矣此性不改
此難收亡憂未艾也帝謂善久之侍御中奉天圍解
翰林學士贊言於帝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莊以善
言反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謝天下詔書之辭許洗刷
疵垢宣暢運籌今一無所諱則反側革心矣帝曰善命
中書撰赦文持示贊贊泣曰臣聞動人以言所感已淺
言復不切人誰肯懷因更草制上且言知過非難改過
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
御史上編 國卷之三十九 五月二十五日
著猶願聖慮更思所難其文曰朕聞致理興化必在推
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
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
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
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
然行賁居送衆庶勞止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
由來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昨空於杼軸夫謹於上而
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邑賊臣
乘釁肆逆滔天會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
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覲貌罪實在於未言

愧悼若隆深谷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
神文武之號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李希
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勲
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
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
君人則何罪所管將士官吏竝與洗滌各復爵位朱滔
雖與賊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私
貸如能效順亦由維新惟泚大逆不道反易天常盜竊
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一應
賜從將士官吏百姓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其兇
國史上編 國卷之三十九 四月十八日
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官軍未到前降者並從赦例其
赴難奉天及收京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加墊
陌錢稅開架竹木茶漆摧鐵之類悉宜停罷帝覽之命
立頒驕將悍卒至感激揮涕武俊悅納皆去王瓈表謝
罪昭義帥李抱真入朝爲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感
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先是張勳奉詔討四
以澤潞數州橫絕其中誰沮其姦謀以武俊頗直義可
說而一也遣客賈林往說之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
登壇日對卿謂左右曰我本倚史義天子不察遂至此
則其悉之矣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無所及朋友失
意尚可謝獨不許朕得悔過乎此大夫轉禍爲福之日
也武俊大息曰僕胡人爲將尚知愛百姓不啻殺兒於
天子豈敢以罪人爲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將結
盟而背之不祥天子誠下詔赦諸鎮罪僕當首唱從化

不從得奉詞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諸鎮
 不過五旬河朔定矣林選報遂與結約會帝幸奉天李
 懷光引兵勤王諸將各還鎮而河朔得自寬於是田悅
 說武俊與共寇臨洛抱真復遣曹林說武俊曰臨洛兵
 精而簡深未易克也今曹勝得地利則利歸曹博不勝則
 恒實傷且易定滄趙皆大夫故地不如先取之於是武
 俊乃辭悅北歸林復說之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困
 之以中興况上聰明英武而天下其孰能捨之且朱滔
 自為盟主而來輕蔑同列今又兩倚其兄北引回紇志
 欲盡吞河朔而王輕之大夫難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
 夫本以忠義誅叛臣時宰處置失宜令大夫蹙跡至此
 若與昭義併擊滔勢必克滔亡此日當平天下乎大夫
 乃輒而反正則已晚矣於是武俊密與抱真及馬燧相
 結然猶貌事滔及是詔下許士則勸田悅反正武俊亦
 使人謂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
 過歸之且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此及滔十八即懷勿
 畏滔橫武俊請伺隙連昭義擊賊之清河朔以共事天
 子於是悅武俊與各上表謝罪惟朱滔怙強力為盟主
 使人說田悅與共取大梁將步騎五軍回紇二千八發
 幽史上表
 河間南入趙武俊懼犒享之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挾偕
 行乃請曰日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曰國兵新破將士不
 免凍餒若舍城邑而去朝暮必且變然悅不敢就已不
 步騎五千從僕芻牧之役失滔大怒即遣兵攻宗城人
 拔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大掠館陶以去事閉與自守
 消分兵攻貝魏於是詔加田悅右僕射武俊司徒爵上
 官如故當是時悅兵敗士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兵
 馬使田緒承嗣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以而囚焉以歸國
 徵警籍左右其殺悅得軍而滔後攻貝魏曹林復說
 武俊曰滔志吞貝魏而田悅適害不救則魏將為滔
 有矣魏轉下則張孝忠必應滔連三道之兵魏常山滎
 山豈公有哉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河朔必盡入於滔
 不若及貝魏未下與昭義為從而救之滔可破也武俊
 悅從之軍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即馳數騎
 身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俟司今日之舉
 繫天下安危我不先領軍事以聽明命惟子勵將士以
 雪讐耻惟子言訖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擣
 遷與相持而哭流涕殺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
 仰視遂約為兄弟第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
 者久之武俊感激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

大朝必且有宴留累日使賊得成備難圖矣帝立詔
懷光督勤王諸帥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賊
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曰吾今為姦臣
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遷延行而抗表暴杞等罪衆論
亦譴咎杞等帝不得已杞志貞實皆責授遠州司馬而
懷光以恨懷異志當是時神策節度使李晟壁東渭
橋而軍懷光恐其難制請與晟軍合詔聯壘咸陽西
良州昭義節度使李勣奉命善射大曆初勣為
之辭曰以軍中事以謀則多矣請千人往釋時
與河東昭義合兵討逆懷光壁出陽平關勣已
者破之又戰洹水悅大敗逆軍而懷光亦敗
以事相望遂派會未滿王武俊聞之真分兵二千
以戍邢州懷光欲引兵歸晟請說曰今奉詔討者吾
分戍守之宜足矣懷光何乃去釋然乃軍討逆
與懷光交歡已而晟建言願以仁州定州張孝忠
圖范陽則趙州之國自歸懷光之節而趙州之國
群臣既與孝忠兵合計日承真一州絕無來之路
孤軍介二盜間倚重晟止晟無而晟曰子捕越人
巨常百舍一豈遠他顧哉乃以下請婚於孝忠而身
瑜飛孤書又行於代州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自滿
濟而直持劉德信自唐調助入謁晟責而斬之以
軍入學勞其壘未成賊至晟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
苑攻之未易克今離其窟穴而索戰此天以賊賜明公
也必擊勿失懷光謬言曰今吾軍適至焉未秣士未飯
今遽戰何為晟知其意即斂軍入壘不為異無何以其

間說懷光言天子播越公千里勤王有再造功願為公
先驅死不恨懷光不答於是益自斂陰為備懷光所至
軍整我懷恩軍分所獲懷光欲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
遣之晟軍終解不敢受懷光欲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
兵給賜比方鎮獨厚於軍賞已偏今桀逆未平衆藉藉
有言臣無以為解惟陛下幸帝以神策軍給賜不與
諸軍齒重親軍蓋久今方鎮欲固並固當而國力不贍
遣學士替諭意且令與晟計所宜至軍集懷光欲
晟自削其軍餉令士怨易撓揚言曰稟賜不均士何以
戰數目晟晟曰公元帥軍政所得專晟所將軍增損調
費惟公命其敢不敬從懷光無以難時懷光軍咸陽八
十日矣竟不出而陰與泚通述頗露晟惟為所并上書
言請假裨佐趙光鈺唐良臣張彥為洋利劍三州刺史
各勒兵通蜀漢矜喉而移軍別營學士贊是其言於懷
光坐泥及之且私問聽否懷光曰本所為欲晟合軍者
為同力破賊也儻晟欲別營懷光何籍焉贊因美其軍
壯武盛其氣懷光遂奮曰儻上命晟別營無不可者贊
歸恐懷光中變立勸帝許晟移軍報未下中使至晟所
晟即令軍中曰有詔徙屯結趨陳東渭橋而去時鄭坊
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將楊惠元從懷光並營贊為帝
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以大師制之易於拉朽而逗留

不進殆其有他端患太強不患寡助兩將附麗之者勢不能自完宜託言李晟兵小慮為泚所邀令兩軍為犄角移屯仍密使二將裝而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帝以晟軍既徙難之欲更俟旬朔而懷光遂奪兩節度兵以反帝聞大驚命戴休顏守奉天而出居梓州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召扈蹕晟受命拜哭謂佐將曰長安廟社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上誰當滅賊表討賊自效而蒐士繕甲兵計收復京城時懷光泚連兵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而身及利士家屬比在長安中內無資糧外而殺援徒以忠義激將士將士有言則東上編 卷之三十九 二五 十一月一 戌

受家者則泣由天子何在敢言家乎軍士猶未授春衣盛夏聚褐而終無携泚使晟所親以家書遺晟展怒曰爾乃為賊作間耶斬以徇晟遺懷光書辭甚遜而諭以禍福今改圖立功俾光中內慙力未忍擊之帝欲幸蜀展疏請駐梁漢繫億兆之心若遠居岷峨即人心失望帝為駐蹕於是屢遣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人吏假郡縣官督渭北諸道與軍乃給會詔韓遊瓌屯邠寧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監田皆受晟節度而軍大振懷光奔河中先是懷光遣韓遊瓌書使回逆遊瓌奉之帝為今分等靈武河中懷光皆不帥下冬以其眾乃備授之加懷光尊官而罷其權則諸將各授本帥皆陣

即惟光欲為逆孤失帝曰知朱泚何對曰將士奉天子命討賊取富貴豈憂泚哉且懷光今又安可乎使也乃有是詔如懷光引眾欲變神策軍三令之不應相顧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言有死不能也懷光下所共信獨中遭議阻故至此今誠欲長安安發朱泚車馬資糧而身詣行在如此則前未也孰與去耶效逆以禍終哉懷光頓首泣陳光不能不用如懷光方罷朱泚以書兄事之約分帝驛中及懷光久其下多貶泚乃賜以書臣之上微其兵懷光慙多內憂麾上馬變外恐為本展月襲逐燒營時吐蕃來助師討亂已東走涼州等處去遠河中棄去渾瑊軍孤帝憂之學士贊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瑊帥欲捨之獨前則慮覆躡欲待之合力則苦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今懷光遠遁吐蕃旋師形勢既分腹背無患此晟職諸帥得效其忠力之日也願陛下慎撫接而巴帝乃悅而令贊畫諸軍進取規下之贊對曰今秦梁相去千里兵勢無常即遙畫豈有當哉彼違命則失威從命則害事進退為繼何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待之殊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是以用捨相礙否臧皆凶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也帝從之於是晟集兵復京師朱泚姚令言皆走死是日渾瑊韓遊瓌復咸陽晟陳兵警戒後京城引給而通召諸將計從入皆請先取外城瑊坊市然復清宮闕殿坊市監尉伏兵關中格闕非軍之利也則重打今皆聚苑中不若北止攻之其腹心必奔如昨官關不閉坊市無擾策之主者也諸將皆

稍安必復誅伐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器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咸以屑下齒寒之戚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慰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屬此艱難爲禍非細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諸河中活黨淮右僭逆咸與維新一無所問符往歲息兵之今以彰信懷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舍矣吾屬同患焉脇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同病焉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威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彫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撫信

卷之二十九

三

五月十一日

乎其恤隱矣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未之有也唯
希烈一人猖狂失計已竊大號何能自還然內無辭以
起兵外無類以求助不過厚撫部曲偷生歲時心雖陸
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初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
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當爲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
人之兵者也帝乃詔懷光嘗有勤王功有一男歸其屍
葬之諸道與淮西連接非彼侵軼毋進討而淮西果殺
希烈以降希烈遼西人從族父平盧帥董來渡海至幽州署拜特董奉者從史思明爲亂已歸州
姓名李忠臣者也忠臣帥淮西食殘好色以軍政委年
展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希烈因衆心怨怒殺
惠光逐忠臣爲留後以伯頭張崇義反命希烈有諸道
失計之楊炎諫臣希烈狼戾無道

炎諫曰希烈烈愾愾武武亦猶亦猶在在位在所所

平崇義當何以制之帝不聽希烈既破沐崇義愈益繼而李納反帥詔以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之希烈便引劉從諱許而潛遣使詣淄青與納謀共襲許北與朱泚通會說武俊納與官軍相拒而困則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李元平者性疎傲薄有才藝敗大官相關播奇之薦以爲將而材以汝州近許懼元平知州事元平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某士約百人往應募隨遣將數百突進城學之應募者從中起縛元平出以馳去元平見希烈帥欲死便溺乃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甚也遣別將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帝聽盧杞計召太子太師顏真卿慰諭州會希烈遣都虞候周魯昌從貢東琳等密謀襲希烈奉真卿爲節度目歸爲希烈所殺希烈知衆心乃上表歸咎魯昌引還蔡州希烈寇東城卻統李勉憤之勉表希烈請兵在襄城許下必並若葉許則襄城自許二將趙許州未至許二十里帝遣中使責達詔復復反兵復於滄淵而希烈陷衆城因汴滑日天子居奉天希烈以其間幽九帝敗元帥賁孫廣李元平烏居相拔其推建四節度盛兵窺江淮當日時勢大指厥已將步騎攻壽州刺史張建封守霍丘拒之不待進知斬黃

史記上編 卷之三 二二一 十六李

書主事是斬刺史伊慎擊破之衆郭弼判史李光擊之走攻襲邑殺將汴滑副都統劉洽賊白塔不利夜走宋賊乘勝薄寧陵巨十里而軍謀判史劉昌與衆討以衆寡不敵欲避敵而將高彥昭曰君才需請登城詢三軍在呼曰中水欲引弱避敵已覆而取之誠善死外則何今士創重矣有如棄城去而傷者死內進者死外則何如與若等共計之士皆泣且拜請守死昌乃定守計希烈兵圍寧陵引水灌之四十五日小釋甲者昭以私財助之以旌弩數千游汴水夜絕而入賊不知也明日從其上射希烈及其坐帳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辭去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西憚張建封北爲樊澤李新仇遂聲快疾獨將陽仙奇令醫壽之死屠其家以獻所殺尸許州以仙奇爲淮西節使巴仙奇爲吳少誠誅德淮西帝性猜多忌喜譏惡直好與左右私人圖柄臣摘發且短長以爲防即相臣中又復設猜間爲防阻嘗有女唐安公主之喪痛甚欲爲塔厚葬相公輔寧之

安公主之喪痛甚欲築廬季木公輒呼之

帝發忿謂學士贊曰造塔小費非宰相宜論公輔獨欲指朕過為名贊曰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則微之不可不重也陛下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弼之乃其職也謂役小非所宜論竊以為過矣上陛下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資宗社無疆之休凶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怒其指過而不改則招惡且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吝且被逆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滋大帝曰朕欲罷公輔者久公輔所知因臣史上海 卷之三十九 三十八借此為名何能忍之贊曰主道要於虛心御臣必先誠意陛下以欲罷公輔之心而逆之是心有未虛揣公輔知必罷之意而疑之是意有未誠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以拒諫帝怒不解而公輔竟去位相蕭復好直言始與盧杞並奏事杞阿旨面譙責之又為帝言宦官獨當專掃除不當使用事得縱暴又言陛下初踐阼聖德光美後用楊炎盧杞而命亂帝中患訪左右曰蕭復雖朕援自請出宣撫江淮而朝士多上書留行者帝疑復懷行實使之以謂學士贊贊曰復貴門子且

此屬矯修勵為清貞其矯情而適有之至二三吳德操詐懷奸少不其然陛下第面詰言者白矣帝竟不復詰及自江淮還問使事對曰陳少遊任兼將相敗臣節草臯兼府下儔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今善惡著明帝然之退入省帝遣中使揖相從一附耳語去諸相出從一入詣復曰適中使傳旨令從一與公議公所言事即奏行必勿使李盧知復太息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必與眾共使李盧不任相則當罷今在位朝廷大政顧安得不與同哉誠不惜與公奏行恐浸成阻隔從一以聞帝以為下比愈不悅而復罷臣史上海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五月十九日於學伯少數與之唐德中資望列業相尚復未幹澤專美欲之使弟絃請為日當以要地處君復曰僕為舊業為極端切也易美職有部心矣不可縉縉之罷官後以賑前階及登台輔職事不若頗為同列所忌嫉故不久於位盧杞雖以公論廢帝終念之遇赦移吉州杞謂人曰吾必且再入未幾帝果用刺饒州給事中袁高持不下秦杞極惡窮凶不可復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言杞三年擅權百擗失叙儻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高復於正牙論奏帝曰杞已更再赦高曰赦止原其罪何可使有民社帝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勿退此大事國理亂所繫當死爭帝意稍動召宰相與杞小

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孰能禦之如天下之
何乃以爲澧州別駕高南陽王時李泌以散騎常召
至入謁朝議方洵洵從其問問之帝曰朕已可袁高等
奏矣泌曰累日外人藉藉至竊比陛下於桓靈今聞德
音乃堯舜不逮也帝悅杞乃廢元相延賞者惟人也帥
西川時與西平王晟郤詵召相晟表陳其義利事不可
州帝重違晟意以爲左僕射而內親倚之會浙西觀察
使韋湜來朝與晟善帝命爲居間引廷賞詣晟謝因留
飲盡夜漏極驩去湜請晟表薦之卒得相廷賞頃晟
觀愈力晟退謂人曰吾武人性快釋舊惡於杯外聞如
洗不如文士外陽爲好而中蓄怨愈甚也時吐蕃謗
毀百端言晟反而延賞因爲內間設形似婦帝意晟聞
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京師而身請爲僧不許
則入朝稱疾辭方鎮會吐蕃早辭厚禮求和親副元帥
延請許和衛晟爭以爲不可時天子厭兵而恨回紇
嘗絀已欲吐蕃共擊之延賞規知帝意且欲以間晟
乃言和親便晟獨恨國家有事取重得典兵於是帝令
晟自擇代者而冊拜太尉中書令罷鎮奉朝請中外失
望會鄭侯泌拜相入與太尉晟等俱帝謂之曰朕今
與卿約毋報讐有恩者以告朕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

道不與人爲讐季輔國元載皆讐疾臣今誅死久矣
所善率顯達不即零落無可報臣今者亦有一事願與
陛下約可乎帝莞然曰可何謂也泌曰願陛下勿害功
臣李晟馬燧皆有大功於國功高則諸多譖多則疑積
萬有一信之則宿衛方鎮之臣皆解體矣陛下不以二
臣功大而忌二臣不以位高多謗而疑此安上全下之
道也帝曰善晟燧皆泣起拜謝時晟燧爲延賞所嫉而
自危故泌首及之帝謂泌曰繼自今兵旅糧儲卿主之
吏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中
書稱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儻必
各有所主之謂有司相道失矣帝曰朕適失辭卿言足
也先是帝自奉天還車國區而歲歲中外洵洵必召拜
之帝問泌泌對曰公忠清儉貞嚴相屬無江米海
賊不取所爲脩城造戰艦者爲不虞備耳此人所共
之慮奈何以爲罪乎況不附惟貴故多謗臣敢保其無
他退上章以爲罪帝不附惟貴故多謗臣敢保其無
親今關中米斗千錢合應竭而江東乃幸稔惡陛下
計也帝即下泌章聽畢歸召泌論而遣之泌即下
抱暉爲其節度使留五日還朝京師以少陝兵馬使
後帝以滿漢連衡不可復制而水陸之運皆絕道
必將兵擊之泌曰陝城固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
單騎入之帝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不可失卿對
曰他人務前命必不能入朝但救賊與臣同辭借行使
東全軍也安邑馬燧入朝但救賊與臣同辭借行使
人知之則一勢耳乃以泌至都防崇水陸特遣使將神

是臨下明肅而所養小善必籍記其姓名陞於故舊
鍾鳳翔時慨然希魏徵之忠直思效主亮舜可法也司
馬本叔度曰諫爭儒臣事公元功獨宜養威重有全最
然容曰何言之不忠也晟謂位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
言罪也絳用否惟上簡每進對蹇蹇有大臣節然能沈
寢不違人莫或聞之治家嚴于非晨昏不醉見所喪

史 26—136

北庭父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度支必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給於是諸胡四千人詣政府訴必曰此異時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聽歸國便不願者於鴟臚自陳授職位給俸人生常乘時展其豈可終身依依死異鄉作客鬼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分隸神策左右軍禁旅益壯而歲省五十萬緡時帝頗欲斂財賄兄私藏謂必言諸道貢獻故直錢五十萬緡今僅直三十萬緡宮中用不足也必曰古天子不求私財藏富以厚下今諸歲供宮中用錢百萬緡而罷諸道貢獻宣索即有必折稅勿使姦吏得因緣誅求此上下兼足之道必蓋損生事言利之臣逢天子欲爲私藏剝百姓自困而欲倣周官國用一領於冢宰得轉移節縮爲利也已而貢獻至輒輸大盈庫有宣索敕勿令宰相知必惆悵而已已議復府兵請和回紇通雲南大食八竺因制吐蕃皆天下大計語具兵制戎狄志中相延賞爲皇太子所惡又與李叔明爲怨而叔明故扈帝駱合與令狐建郭曙等齒臂盟更韃帝馬故特親之無也也以郃國長公主肅宗女適蕭升而女爲太子妃主素不謹叔明子昇素出入其第欲因兩傾之密以聞

帝語泌令陰迹其事泌曰此必有動樞東宮者爲具言其端且固請罷昇宿衛以遠嫌無何或告主祈太子速得位爲厭禱帝大怒幽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帝召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而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柰何廢之而立姪帝勃然變色曰誰語卿訂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上今吾子之故知之也今陛下所生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請自今勿復皇舒王孝敬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而曲從陛下異日悔之必且尤臣云吾獨任汝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魂魄亦何得歆其祀乎因鳴咽流涕帝亦泣曰業如此且奈何泌曰此大事願審慎思之臣始謂聖德天覆當使方外蠻貊皆戴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自疑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宗者陛下獨不記建寧事乎且建寧昔何罪而誅帝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諧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因辭官誓不斥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用又觀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寬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

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爲誦黃臺瓜辭防讒構之端而先帝始安帝意色稍和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國何故不亡對曰承乾當廢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其多而宰相侯君集又佐之爲逆事覺太宗使元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頌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誠知肅宗性急而建寧寬臣不勝慶幸願從容三日竟其端緒必且釋然太子之無佗矣即不然當召大臣知理義者二十人與臣等鞠其左右有實狀願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懷愍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爲累乎願陛下語臣臣敢以家屬保太子卿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討王圖定策功矣帝曰此朕家事卿何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海內爲家今臣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罪豈容誅爭何敢不力也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

即抽笏頓首泣對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但陛下還宮當審密勿露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帝頷之曰已諭退朝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請先自仰藥則何如泌曰必無此慮上至仁願太子起敬起孝承之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問曰帝開延英殿獨召泌涕泣曰非卿切言朕悔異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必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頓乞骸骨帝慰諭不許帝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以盧杞爲忠清強介也曰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回天田悔禍不然亂何自弭乎帝曰楊炎以童子視朕不足朕中不可忍非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則天定命不可變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問之所以一也帝復言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孔子所謂一言九鼎者也帝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

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此朕私喜於得卿也必出入中禁事四君皆崎嶇納忠父子骨肉之間自牖發節動中乎倫會數為權倖所疾常以省自免又時時好遜不污自托於赤松黃石之倫史病其談神仙事為危誕而柳玭稱其功大於魯連范蠡於子房為千載一轍云四年八月月餘東聖口東聖口府古相為學士故云已而果薨必薨實叅杜無術學而食素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與學士贊不平忌之拜兵侍郎解刁職事必與族子給事申議申招權賂逢參意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傾贊帝察知之通玄申廷杖死參以廢黜而贊與趙鼎並相參貶郴州會受宣武帥所遺絹五千疋事覺帝大怒以為外交有異志欲殺之贊以為法太重爭之曰參貪縱天下所知然以為有異圖迹曖昧加重辟駭動必多貶驪州司馬已命劾治其親黨贊曰法罪有首從參為罪首既見原它宜末減已又欲籍其家贊曰法反逆者籍家賊汙者徵所犯皆獄具乃論參罪法未著而籍之恐天下不厭事得疑贊為翰林學士時帝甚倚信及為相帝終以權重為疑聽用乃不如翰林時至請謁盡絕而公聽並觀使臺省得擇僚屬與同列參定可否乃下而務於厚下恤民依至德故事宰相迭乘筆旬日一

易已自一易求自免於讒而謗顧朋興帝在奉天時苦當於用及事平愈欲聚斂克私藏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竊稅外方圖稱羨餘其實增斂百姓咸史祿以尅而私以為利所進纔什一二半兼在江西有月進章阜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而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欽判官嚴綬掌留務以進奉徵而幕僚進奉自綬始及是裴延齡判度支相贊以度支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必用之恐傷聖治帝不從於是延齡奏檢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抽貫錢二百餘萬緡呈物樣錢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掌之欠負通史止編 卷之二十一 四九錢皆民貧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練染獨虛名實左藏正物徙置別庫以徵寵左補闕權德輿奏其罔上不聽已延齡又言於左藏冀土中得銀十三萬兩樣貨百萬餘入別庫大府卿韋少華抗表言延齡所輸皆月申見在之物請推驗而帝念欲私藏克以延齡能富國不問也相懼故有清謹名贊念欲與戮力事上共圖議贊進見每陳延齡姦詭不可用而憬覘帝意嚮延齡輒先事語之延齡益得為備帝由是益信延齡不直贊罷贊為太子賓客會天旱延齡讚贊以失勢怨望宣言天旱民流度支愛惜貲不給軍夫軍芻當給若能給與

否自上所明也贊爲言若此極軍心此其意非直中傷
臣後數日帝獵苑中適神策軍馳馬前訴度支不給馬
料芻則大怒以延齡言爲信遽還宮貶贊忠州別駕而
疑宰相愈深自縣令以上皆自選中書行文書而已於
是延齡與禮尚書李齊運司農卿李實諫大夫韋渠牟
並用事權傾宰相諸人無行能術學齊運柔佞實刻深
渠牟善嘲笑而學士韋執誼頗以文章與相唱和趨附
盈門矣未幾延齡死中外相賀而帝特痛惋惜之帝自
奉天還憚用女姑息諸方鎮益甚不欲生代節度使今
自擇行軍司馬爲留後一州郡典兵者輒曲法貸之始
自四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爲節度使已
僊爲其將吳少誠所殺即以少誠爲留後宣武節度
劉佐卒將佐匿喪請代帝遣使以吳湊下軍中議皆
唯力授湊至軍忤士意輒擁玄佐之子士寧爲留後
初士寧爲請又許之以兵馬使李勣榮遂士寧擅軍又
以勣榮萬榮病至輟董晉中書事出鎮安之會晉薨
後賴韓弘而足徐濠泗節使張建封病表請代詔以
韋卿爲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士劫建封子愔
知府殺留後大將數人卒授愔吳少誠反詔奪官爵
發道兵討之無統帥而師潰用中尉竇文場言以韓

全義爲招討使督師全義無勇畧獨以賂得而不撫士
卷師於五樓於是劔明節度韋臯言全義不任將請以
渾瑊嘗耽爲節統將諸軍若重煩元老願以精銳萬
人下巴峽剪凶狡會監軍奏少誠求昭雪詔赦少誠復
官而全義遣司馬崔放入對謝無功帝曰全義能來
少誠其功大矣禮顧之其厚時相賈耽謂帝言近聽車
心所衆嚮除節使凡以爲得衆故也然將在軍勢必有
愛憎安得人人而悅之一有愛憎將喜懼者半又何謂
能得衆請自今獨朝廷除帥卽成福自上不聽當是時
天下方鎮無慮並兼兩省令僕平章士衡諸非道求請
無不獲志者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誣鄧州刺史元洪
賊罪流端州已復表洪貢太重複以爲吉州長史又怒
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而怒解後奏留皆從之浙
西觀察使李錡刻剝事進奉帝悅之又以饋遺結權倖
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臨鐵諸弊且
及錡不法事帝怒械送錡錡鑿坑待善貞至不脫械生
瘞之遠近駭歎帝自奉天還於官益銳復以竇文場
霍僊鳴爲護軍中尉勢傾中外天下藩帥多神策所自
出臺省清要亦往往出其門鳳翔監軍西門去奢殺節
使實不問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奪帝使姚南仲權

仲不聽以有卻遣小吏程務盈密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治規知之追殺務盈於長樂驛自作表申理願殺身自明遂自殺驛吏以聞帝驚異徵盈珍還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帝召見問曰盈珍卿信手對曰盈珍不擾臣擾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限雖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帝默然然竟不罪也仍使堂幾密而盈珍敗南仲幕僚馬少微官江南遣盜潛殺之江中先是宮中市外間物官主之隨給直至是以臣者主之謂之官市直白望數百人抑買市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綳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

卷之三十九

五十二

石為市嘗奪之有農夫以驢負柴鬻之官市取之又就其門戶錢農夫怒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與柴不取直歸顧尚索錢乎有死而已毆官者街吏擒以聞帝為黜官者賜農夫絹十疋然官市如故帝性本寬仁懷人之亂度支欲輟所部士冬衣毋給帝曰朔方軍累心忠義獨為懷光所制耳何罪命別貯俟道通發給敝新店入百姓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帝曰今歲頗稔何不樂對曰詔今不信前云兩稅外無他徭令非稅而誅求者倍於稅如云和糴今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納道次今遺數京西行營破產不能更

愁苦如此何樂之有帝為動容太息久之命復其家元及直勾檢諸道稅外物輸戶曹為定制民不堪命訴之意寤詔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予民後歲盡免然享國久而稅政最多於鑒戒亦最具云皇太子誦加德呈后子也為帝元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禮重帥傳引見輒先拜奉天之難常執弓矢先後導衛上備嘗辛苦故父子間慈孝最隆洽而太子往往心存天下之憂陸贄之貶帝有感志於延齡太子伺顏色為別白言之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後得風疾不能言帝數臨視大感二十一年三朝之旦親王百官入朝賀

卷之三十九

五十三

獨皇太子病不能帝為涕泣悲傷因感疾疾日進彌留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草遺詔時宦官業籍籍欲樹所親立之自為功矣次公大言曰太子家嗣中外屬心雖有疾當即尊何疑即不然必廣陵王廣陵王太子元子也絪亦助為言而太子乃定立是日人心憂疑太子乃衣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見諸軍人心乃安太子在青宮時學書於王伾而王叔文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奕因有寵叔文詭譎多智計有口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宮市事細人苦之也太子曰上獨未知其害耳吾入必為上極言之眾唯唯贊決獨叔文不應既退太子

是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百官謁太子瞻容觀疑然皆大喜相賀而叔文獨有憂色乃以其黨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入之質勸講畢頗旁及時事太子正色曰陛下今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無庸預他事寡人不願聞質懼而出子諱易今名於是宦者俱文珍等白以叔文為戶侍郎翰林職奪之權叔文大驚謂他日反以此院名也今制之無因至此矣又得至武成政者五日一詣翰林叔文始謂幾以母憂去職西川節使而王叔文等忠言之徒富重任紀綱置心腹後為河東觀察表奏逐羣小俾人政終於一制南裴支益急而他日詣宦官及杜佑為造請意帝眷叔文乃疏請起叔文相德北軍生院中不歸者累日疏三上不報帝意中變忽大出無何詔皇太子監國已帝自稱太上皇皇太子即位而定外司馬賜死叔文敗論司馬朝論曰德宗初總萬幾思政若渴見賢立拔守道嫉邪確如石斷斷也以禮義防於利無論肅代視明皇亦猶贊乎已已乃強明自任甘姦人從吏而見屈於正論為耻也於心腹耳目自猜隔而佳兵以帖于危亡足戒矣而終已不悔獨姑息藩鎮寵昵宦豎聚斂財賂以養亂蓄禍相始終詎不哀哉順宗毓德東宮陰為天下賜而疾疾逢之莫克有所為悲夫

陸宣公相謨

陸宣公贊字敬輿吳郡嘉興人少以學行著名壽州刺史張鑑與為忘言交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以博學宏詞授判書判拔萃授渭南尉德宗在東宮時聞其名及即位擢監察御史遷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遠近徵發師命奏報書詔一日無慮數十下一委贊贊操筆舒紙立就吏承寫不給而曲盡事情與權當上艱難中雖有宰相而特倚重贊與寇謨稱內相行止與俱以行輩呼而不名至解衣衣之同列莫敢望狩山南道阻險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墮涕募得者賞千金至入謁則喜甚相持而泣宣公上書太子以下皆拜賀帝意疑不能推誠任下贊陳王體述五后興衰廣上德其書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為益損下益上則為損乾為天為君為上坤為地為臣為下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

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紂已而裕人人必悅而奉上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已人必怨而叛上不謂之損乎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具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衆舍己數舜之功則曰明目達聰務畎畝也序禹之典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

國史十編

國史十編

五八

從善也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則是德益盛者慮愈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道亦反焉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德也詩曰汝無怨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鄉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言自用也考得失於已行鑒盛衰於既往與堯舜湯武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術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尚恐議者曰

時異事異臣請舉近效之尤章章者辨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迴言謬舉旣往難追每詔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頗失隨卽箴規得一善則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則人心

國史十編

國史十編

五九

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嬖幸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五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墜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胡不爲樂有深謀遠

慮者謂之虛誕驚衆有諫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逢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聞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回天之誼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其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至於大失矣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而撥亂之畧虛受廣納招延詢謀拔豁冒襟忘已應物故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掌勃興先皇帝繼體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每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宣諭德意課責侍臣或實其肅規或讓其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

通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十一

雖未從亦不深忤情時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辨邁絕人倫武畧雄圖牢籠物表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已及半年陛下嚴遠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踟躕趨走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喻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便臣列延宰輔未行者則戒於機密勿陳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官爲諱至於變亂將赴億兆同憂獨陛下

通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十一

恬然不知方且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失何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入之情僞盡知之矣今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新遠邇之聽而歸反側之心乎帝得疏遣中使臨諭以推誠致患自悔以矜眩歸過尤諫官贊復疏曰臣蒙睿眷縷宣密旨備該物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德納帝王之德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謀靡輟故曰惟天爲大爲人則之是知堯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關於詢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有懼溺而自沈其爲矯枉豈不過甚也哉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存乎誠循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然後使民用情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陛下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臣竊以爲過矣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蚩蚩之徒或昏或鄙然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不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

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
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裏
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
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感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
今未之有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
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今方岳有不誠
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
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以陛下
之所有而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

通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二

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
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也臣聞春
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是故成湯聖君
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
其改過周宣中興賢之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
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
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智者改過
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
惡彌積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弗者聖人
之所尚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諫君亦自聖於是

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
此感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
帝誕才千古清明在躬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
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身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
元可謂盛極矣然而人至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
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
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
例目矜衒歸過於朕者臣竊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
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
美若違諫勿納又安能禁之不傳恐不可以爲歸過而

通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三

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祭通言故能成帝化晉文
聽輿誦故能恢伯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文洪範有謀
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
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遂于志
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
者不必非辭拙而功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
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圖遠
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
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謂比見奏對論事類多雷同
首聽金說臣竊以爲衆多之議足見人情不有可行亦

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眇而莫之省納也臣每讀書見
亂多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
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
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
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
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
恣強愎此六者居上之弊也諂諛觀望畏懷此三者臣
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
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開矣臣辨必

臣史士編

卷之二十九

六四

勸說而折人以言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
下之觀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書矣上厲威必不能
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
畏懷者避事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
靈之衆多官闕之重深尊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
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
者又千萬無一焉幸而得接又有九弊居乎則間則上
下之情其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
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不見納則
應之以悖今不順從則加之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

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
放而楚衰臣謂虞夏殷楚之君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
棄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
謂其言不可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
則盡言不難聽言不易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
未窮則是胡可以試加詰問即便辭窮而盡絀之也以
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
臣是以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而
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擬鏡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而

臣史士編

卷之二十九

六五

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
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
示以智相冒以詐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天下
不可得而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人心不可得
而懷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下固不可得而接
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還悅其順已君子小人固
不可得而辨矣趣和求利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
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惟忠告
之不既况違道以率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
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悅爲忠順謂獻替爲

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
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顛危可立而待也
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
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
以詳其理不禦人以口給不自眩以聰明不以先覺爲
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奸惡以招諂諂不大聲色以示威
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
水鏡之設無意於妍媸而妍媸自彰莫得而怨也如此
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司
如梓人之用材曲直咸在如滄海之歸水洪消必容能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十九

八十八

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
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自然無
不用之材亦無不舉之實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
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
聞其過爲明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
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
一于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而君亦理安諫者
傳獻替之名而君爲採納者諫有失中而君無不美爲
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
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

聖賢集 卷之三十九

八十九

而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而不疑言或乖
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
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乎矣陛下有拯
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
光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優載含弘之量而未翕
受於衆情臣每中夜靜思竊歎深惜向若陛下有其位
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臣固以從俗浮
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億兆幸甚宗社幸甚
奉天團解首遷贊賢考功郎中贊辭曰行法先貴近而
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
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不許奉天團解
帝感術者言時運須有更異富量加尊號贊執不可帝
終感以爲宜贊復疏曰王者父天母地以養八理物各
得其宜故曰皇曰帝曰王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
即欲變更何踰於此故伏羲神農皇帝堯舜自生人以
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
指以爲號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
自菲薄降號爲王羸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暉兼
皇與帝始摠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制大元
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目稱崇其號無補於儆猷損

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諫光稽古之善崇之獲
餘能納諫之譏况時運迤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
貶抑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增美稱而失人心寧
黜舊號以祖天戒陛下誠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
順一舉而二美從之人既好謙天亦助順外可以收物
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齊德於夏古下可垂法於無窮
玄元之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
遭亂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汜春秋禮之以能
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
損已也與加元號以受實惠者其亦遠矣奉天圍解帝

御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八

於行宮庶開庫貯諸道貢獻榜之曰瓊林大盈實諫曰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食作法於貪弊將安放示人以
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
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盡忘其欲賄之心哉
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亂邦家耳是以務
鳩斂而厚帑藏之積者匹夫之富也矜散發而收兆庶
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
不恃其為收之成之而不私其有取之不為貪散之不
為費以言乎體則博人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

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責萬眾以代匹
夫之藏也哉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者皆創自開元
貴臣貪權務巧求媚言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而
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水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
起欲萌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陛下踐位之初務
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
諸方曲獻不入禁闥清加肅然海內丕變頃屬為危之
運宜增激勵之誠臣昨使車營出從行殿忽觀右廊之
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司天衢尚梗
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勞賞

御史上編

卷之三十九

六九

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
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
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譏或醜肆譖謠頗含思亂之
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昨俗昏鄙試昧高卑不可以尊
極臨而可以誠意感懷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杆兇
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怠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繼
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
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
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稍豐
而謹譏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窮夫恒性嗜貨矜功患

難既與之同憂而安平不與之同利衆怒難任蓄怨終
泄將慮有絺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
公物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私爲欲者人必拂而
叛之默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
惡爲人與爲已殊也周文之圃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
之圃四十里時病其已大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
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必宣其利而
禁其私今茲二庫珍幣所歸而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
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近想重
園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

古文上編

卷之三十九

七十

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
懷與衆同欲納貢必歸有司珍華先給軍賞推赤心於
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
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則禍亂必靖盜
賊必平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其大儲
損小寶而固其大寶也帝立命去其榜幸采州道喝有
獻瓜果者帝悅欲授之散試官贊不可帝曰散官虛名
無實即授之何傷贊曰當今所病乃在爵輕設法貴之
猶恐不重若又自賤何以勸人今貪外試官雖授無實
祿而突銛鋒挑患難竭筋力展勤勞者舉以是酬之若

瓜果者得之必且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
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軀命同以瓜果也將誰復
爲用哉事得寢時有卑卑自山北來者帝病其語賊勢
張皇類爲賊覘者欲獄訊贊諫曰臣聞尊負其要卑
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密細故練數小事察覺微姦此
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畢舉明
通而遐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
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旒纓而默其聰明匿瑕藏疾而
務於徧獲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
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

古文上編

卷之三十九

十一

周也故泝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知億兆之衆不
可以智力勝也故壹其至誠之意以待人之自感苟以
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
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昔項籍納秦降卒
二十萬慮其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可謂至矣
漢高帝達八度天下之士來而納用不疑猜其於備
慮宜若䟽闊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
其效固不同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智出庶物有
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累
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宸嚴東百辟有倖刑

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
於不任忠蓋者愛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
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今賊泚未平懷光繼
叛都邑城關狹隘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居
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惟心降
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阻且復
囚拘使反者有辭來者懷懼則天下之士安敢復言忠
哉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益悅近
者米達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事得寢已收復京師
詔渾瑊於奉天尋訪散失內人以得為限資送行在贊
謀曰頃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
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
夷大難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寰瀛再
役疲瘵之昨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
聞德音翹望聖澤陛下固當咸上天悔禍之春荷列祖
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缺慙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
為戒於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後宮為急損之又損
艱之惟艱尚懼汰侈之易滋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
終猶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內人為號蓋中壺末流
天子之尊豈憂乏此而首訪之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

惟新之望也矣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
後史稱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行之者有下車而行
之者蓋美且政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
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宜遣大
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
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綽綏烝黎優問耆耄安
定反仄寬宥脇從宣暢鬱堙褒表忠義官失職之士復
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既
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一聞搜索必懷內懼餘孽
可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
有昔人所以捨絕纓而飲盜焉豈必忘其情愛耶知大
君之體然也乃不降詔猶道中使先是鳳翔將李楚琳
殺使相鎔降於泚奉天圖解楚琳遣使入貢時京師尚
未復而通王命在褒斜不得已授楚琳節及京師平
帝發梁州至鳳翔或請因六師威重遣將代鎮以為事
幾權費諫曰不可權之為義取類權衡於物重輕毫髮
不爽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言權之難也今輦路所經
首行脇奪以除亂則不武以務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
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用是特巡後將安入
是乃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可反乎夫以反

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器亂也如遷京日徵授一官將奔走不暇安敢懷薑芥哉贊曰奉天以學士從他獻替非天下所以興亡故即國大體要機業具上紀中當是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贊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合帝意得相贊最親幸而天子意忌相權重欲以贊為私人慮之故久不相贊孤立一意言事無回諱陰失帝意又時為左右權倖所沮短久之不得相以毋喪解官詔中人護器葬甚寵召復為學士入見流涕伏地謝帝改容慰撫而相參素不平忌之遷兵侍郎解內職已得相言聽計行願不如官學士時贊請臺閣長官

通史上編

卷之二

七四

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業已聽許而問者言諸司引用皆親黨招賂權贊獨欲委勞詔贊自擇用如故贊上書曰臣以闕劣謬當大行果速官諺上貽主憂過家思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夫理道之急在於知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亦何由一一而皆中哉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為卿舉里選之法為長更辟署之制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僚此之王朝但命大官而大臣得東僚屬之明驗也漢制

通史上編

卷之三

七五

求士不惟公府辟召而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即用補之是左右郎官皆以任舉克選之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下則並受旨制勅所命者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者也受旨者吏部銓材署職然後列上旨報聞而不可不者也開元中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列選曹銓綜之列者在格令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幸臣專朝檢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周行庶品非出時宰之意或由致馬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臣竊懼鈍獫狁任使欲廣求才之路是啓至公之門求賢審官初立綱制凡百司長副及兩省供奉之職並與同官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僚屬請委長官自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以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章明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人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途所謂達觀其所舉即其義也自蒙允許宣行舉人繼至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

擇其於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盛矣然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開邪存誠猶恐有闕夫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謹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先必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追終其諫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夫稱人之善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必察其實又察以情既得其情復稽於衆蓋衆議情實必參相得而後賞罰加焉夫如是則言者不墮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政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伏不測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而議曲者得以肆其誣昔齊桓公問管仲以害伯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任賢不能固害伯也固始不能終害伯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也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然後以其事實之於臣臣得以其事實於舉主若使有伏則據罪抵刑如或

國史全編 卷之三十九

七六

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事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里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辨詰私共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陛下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自擇不可信任諸司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入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諸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臣理須展轉詢訪則是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揚以暗投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得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恐不若委任長官慎東察所揀既少所求益精得賢有譽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以諸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致取責傷名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也惟職名之暫異非行業之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僚屬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且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書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雖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永諸物議孰免譏嫌且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

國史全編 卷之三十九

七七

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陛下慎選宰相必以爲重
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
吏薦士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
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
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
特選任之道失而已乎帝嘉納然竟追前詔不行贊以
大水請遣使詣諸州賑撫帝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憫
生姦欺贊上奏曰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
之父母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
母矣蓋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
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
其病痛無不恤也近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鑑照
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
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
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
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恤
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謂宜速降德音深示憂恤
分道命使明敕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其家有溺死
及居產漂沒父子不存濟者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
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租如此則沒者蒙

瘼之思存者體煦之思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之心
若不失人何憂之用惟准西貢賦既闕宜不必遣但陸
下息歸舍垢宿彼渠魁惟茲下人尤宜矜恤昔秦晉讐
敵穆公猶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豈當二視也哉乃
遣使宣撫諸道如章時贊與趙璟並相帝一日密使人
諭贊自今要重事勿對璟陳論當密疏聞苗晉卿往攝
政時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
斥遂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
恐事情不通贊上奏曰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
無私以勞天下平蕩蕩無反無側昨臣所奏惟璟得
聞陛下勞神委曲防護是心膂之內尚有猜嫌職同事
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苗粲少以
門子早登朝班溫恭有加恪勤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
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榮先父常有
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
官伏以理國之道在於宣明刑賞與天下公共者也是
以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惟是
譖慝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
月已久不可究盡或云事體有傷須爲隱忍或云惡迹
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

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陛下誠以晉卿
述實姦邪榮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憲典明受播遷若
察晉卿見誣又知榮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豈必猜防
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以論材則失序以行罰則無
章徒使榮等受網於聖朝晉卿憤憤於幽壤以臣蔽滯
未見其宜昔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
少假名於前代宜蒙昭恕理在不疑昔孔子有言曰大
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苟大臣邇臣可以受財
將庶長百僚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方鎮方鎮取之州
縣縣取之鄉鄉將安取哉亦出於疲人之肝腦骨
髓耳自大盜猖獗夏耗數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
衣食農夫蠶婦凍餒餒殍殍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
月引領望於升平幾及惠恤凡四十有九年矣荐屬多
故有加無廖持權利食厚祿者當憂隱恤憫愧黎庶
而交通私賄竊起貪風是今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
也夫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監臨受
賄盈尺有刑吏士之微尚當嚴禁風行之首寧可通行
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
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壁日見

史記上卷

卷之二十九

七五

四月二十三

可欲何能自望于心也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消
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斲春秋傳曰在上
位者洒濁其心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蒞衆
惡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君
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
古之王者貴德賤財示人以不貪訓人以尊讓始於朝
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靡侵漁之害不萌里閭安
郡國斯又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皆無賄之效也王
綱侵壞德化陵夷城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
於是乎相親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政亂矣然則君
王輔臣之間不可語及以私賄况躬行乎臣以受恩特
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聖明得竭
愚直宣武兵馬使李崇榮逐節使前後欲許之贊以帝
姑息藩鎮已甚乃言曰制置之安在勢付授之濟否
由才勢如關焉視其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
平材如驢馬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富其力則行
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勞勝能大者不可輕易處典榮邪
陳殊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悌則敗况苟邀不順苟乞不

史記上卷

卷之二十九

八一

蕃勁勇之名已滿駭奪氣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其
 所辛酸坑其所將駭將冀吾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
 之期無寧帥之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
 以成名退不震之其嚴憲其來也成負得色其止也莫
 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麗待詞恒念戒懼克斥王師挫傷
 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
 有耗資儲備臨難則動搖遠近其弊豈能無益哉國亦大
 有所挽也復有抵目乃禁謫徙軍城意欲潛戶當急兼
 人展效自贖類既無良加之懷士思亂幸災又其戈卒
 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庸功况復摧殘之帥身不臨
 涉但分無師陣守疆場其軍中壯銳倒選自隨獨委其
 疲羸使配諸鎮寇戎每至勢力不支入壘者纔足開闢
 在野者悉遭劫執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
 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勳罰以示懲賞罰之於御衆猶
 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權輿輕視之以行車御勒之
 以服馬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肆之勢今既鮮克
 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扣遵義苟變
 豈時欲賞一有功歸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後慮
 同惡者自危罪以隱恐而不彰以嫌疑而不賞姑息
 之道乃至於斯故志身效節者獲誅於等夷率衆先登
 則中上編 卷之二十九 七八 二以八時
 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是國者不懷懼畏援救失期者自
 謂智能奪敗既敗而不行稱發後紛然相亂人輒欲善
 誰焉為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
 虜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舊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
 犬所以解體也又有過報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勇
 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則以供給無闕為辭
 既相訾證理合新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加指
 理者合聲而辭訴誣者聞上而不察取將若斯謂
 課責可度矣誤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以得竭其才平不
 得盡其力屯集雖衆軍情莫由勝每越境行若涉無
 入之地通指排河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曰兵少
 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濟困無裨備禦之功重
 增供應之弊閭閻日以耗散其日繁以猛戶傾家破產之
 資舉國空虛驛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
 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為中國患
 者莫大於吐蕃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繞當中國十數人
 師其於內震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兵數蓋寡
 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輕鈴藝多趨敏動則中
 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曩故
 何哉良以中臣之節制多門而蕃部之殺帥專一也夫

事機之來聞不容髮相幾而動猶恐失之况以千里之
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
雖聖者不能即使謀慮能週亦且應幾難及戎虜馳突
迅如風勢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
敵分鎮者以無詔不敢出師逗遛之月寇已奔逼託於
救援未至且各閉壘自全牧馬屯牛物爲惟割尚夫樵
薪盤作俘囚及詔諸鎮發兵乃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
莫敢進退則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取器則戎百
而爲一猶復則張百而戎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
憂非累陞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
謂機失於遙制夫理兵而排置乖方駁將而賞罰虧度
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終生月餉而饑失止
以者墟場之姦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蝕不除而但滋之
以真煎膏肓不瘳而苟啗之以消耳適足以養其害速
其失計士皆替糧監盜虐革克美何可得矣臣愚謂宜
諸道飭求舊替糧監盜虐革克美何可得矣臣愚謂宜
委小力節度得募少壯願往邊城者聽其一分責外
河東諸軍州募皆洋子弟願傳邊者行又一分今本
道但出木糧給應募以克又令度多於諸道和市耕牛
雇召工人就諸軍加繕造器具募者全家給耕牛一頭
由吏上編

卷之二十九

八十一

又給田作水火之器皆令克備初到之歲到家口二人
糧并賜種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錢更徵發之煩且
官烏收糧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錢更徵發之煩且
知卒不得不得換食不尚不足與大夫俟來忽往豈可
而論哉擇文武能臣一人爲廬右元帥淫龍賜賜長武
山南西道等節度屬馬一人爲廬方元帥鄆坊鄆寧靈
夏等節度屬馬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鎮武寧節
度兵馬屬馬冬選臨邊要會州爲三帥治所見置節
度即所近併之惟元帥得置統軍餘亦停罷他諸州郡
戶口多者慎選良吏以爲牧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
調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弘
藏姦盜虛浮之費以豐財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
委任之首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
中國之初長謹行今之所易明八利可致六失自定
可除如是而戎狄不滅懷疆場不寧蓋未之有也
兩稅法來本估價益輕而所納實倍稅外進奉宣索之
弊多有賦愈重爲民所患苦也疏兩稅六弊上會裴延

以格克見親幸天下嫌廷臣莫敢難贊殺然以其
身當之為廷齡所深中蓋幾危而免貶忠州別駕始
自少入翰林為天子所長養成就念不敢自愛事大小
皆力爭或規其太銳者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他何知焉居忠州閉關不納客無識面者又避謗不
書書雖苦瘴獨集古今醫方為得驗方以傳餘十年不
召順宗立乃召詔未至薨_{十五}贈兵部尚書諡曰宣
論曰自有書疏告君而來至陸宣公數編蓋粹平獨盛
也其言曰天子之德與天同方聖人之道莫深於易必
道源深矣其言天必及於人言政必及於道言顯必本
之隱而樞紐於一誠悟閣主以心勗改過勗推誠勗宣
利厚下順順乎其言之也斯於唐殆他詩藝訓也與哉
即漢賈誼為樞矣韓昌黎者順宗實錄頗刺其傾實參
豈未觀疏草耶抑貴耳賤目即賢者不免耶嗚呼若宣
公可謂古王佐矣

函史上編卷三十九
三定本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
肝郡鄧元錫纂著

唐憲穆敬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憲宗皇帝諱純順宗長子元和元年春正月上太上皇
帝尊號放改元賜文式官皆爵民高劉闢以西川反
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崇文高帥師討之太上皇崩夏尊
太上皇后為皇太后賜百姓有父母相父母命宰臣監
試制舉人於尚書省以先朝所秋葬豐陵至德人聖
廟宗封皇子七人為王成都平闢誅冬相餘慶罷二年
春正月己丑朝獻于太清宮吳寅朝于太廟辛卯春
春于南郊陰臘辰宰臣請改日帝曰郊祭重
肅成日其教府及辰忽人情人情大悅賜文武官
肅勳賜文宣公二王三恪後公主諸侯王一千官賜
高年梁鼎羊相黃裳罷門下侍郎元衡武中書侍郎吉
甫李同平章事秋錄配享功臣後入官冬鎮海李錡反
伏誅相元衡出鎮蜀勅海祥南詔並朝貢三年春群
臣上尊號武聖文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夏四月大風
月朔日武守司空中書侍郎均平章事邵國
公黃裳卒是歲西原蠻酋以馬順州四年春
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湖南浙東荆南饑免今歲稅賑卹
之相網罷門下侍郎藩李同平章事立皇子寧為皇太
子赦死罪繫囚降從流以下通降一等文武冬成德
軍友闕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使贈太師見配饗代宗

贈太師嚴贈太尉秀實配饗德宗廟廷五年春三月大
秋赦王承宗禮尚書德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相
均罷六年春中書侍郎吉甫李同平章事相藩罷以與
不協三月夏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途均俸給
陝路漕引歸中郭而守職名仍舊諸道團練使足修
武備而別置軍其河南水陸陝府皆便使及調遣處
委本道代百姓關額兩稅具數開秋霖雨饑饉通租放
京兆所配折糶粟賑之中書侍郎絳李同平章事皇太
子寧薨七年春正月振武河秋七月立皇子宥為皇太
子京師冬魏博兵馬使田興以六州自歸詔興檢校工
尚書克魏博節度使遣詔使宣慰一年博且備禮相給復
尚書克魏博節度使遣詔使宣慰一年博且備禮相給復
復大陝山崩消振武軍亂遂節使九年春相絳疾避位
水溢冬大雪夏旱饑出太倉粟七十萬開六場糶賑之刑
部尚書弘靖張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月太相吉甫
卒尚書石水貫之韋同平章事是歲十年春淮蔡吳
元濟反詔山南忠武肅州河陽帥師討之夏盜賊殺
相元衡傷御史中丞度詔大索盜京師諸城門加衛兵
宰相導從加金吾騎士中書侍郎度葉同平章事秋八月
宣武節度弘韓為淮西行營兵馬都統冬十月賊星
盜焚獻陵寢宮十一年春相弘靖罷鎮河門下侍郎逢

吉李同平章事皇太后王氏崩夏賓州軍亂賓州葬莊
憲皇后秋相貫之罷八月渭水溢淹心後星饒冬中
書侍郎涯王同平章事是歲南蠻寇十二年春正月
出單南長丈餘指西河近水築城而設京師大雨秋中書
令元殿柱折市中水渠三尺壞坊民居二千家秋中書
侍郎群崔同平章事逢吉罷相度出視師唐鄧節度
使愬克蔡州元濟誅給復淮西二年免其鄆州小歲
門下侍郎鄺李同平章事是歲容管經畧使楊
春門下侍郎夷簡李同平章事相鄺罷夏王承宗獻德
棣二州赦復官爵給復德棣滄景四州秋詔宣武魏
博義成橫海各出師討李師道相夷簡涯罷戶侍郎鍾
傳義成橫海各出師討李師道相夷簡涯罷戶侍郎鍾
聖工侍郎昇符同平章事判度支益鐵如故是歲近十
四年春恒鄆平師道誅夷昇卒秋群臣上尊號聖文
皇帝是歲賜文武官階勳大星相度出鎮河東中書侍郎楚
令同平章事相群罷是歲安南將楊清殺都十五年春
正月帝崩崩於鎮年
元來兩河三鎮鳳翔鄆坊淮西淄青等十五道皆阻兵
擅土次者觀望前卻朝廷不能問順宗嗣位叔文僭據

徵錡而錡及制削旨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元新字伯

氏人修文館學士平上孫錡故苛刻失士心兵馬便張子良等執以

來群臣入賀帝愀然曰狀不德致字以千紀甚愧之何

賀御興安門面詰錡對曰臣不反子良教臣反耳帝

曰汝為元帥子良誠教之反何不斬以入朝今為所執

乃始嫁之禍耶錡不能對乃伏誅翰林學士裴垕李絳

言錡割六州用自富今錄其家輸京師非過亂累綏因

窮之道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從之當是時天子

銳精於治垕及絳皆方正任公卿故中外機政多所參

與舉制科得元稹獨孤郁蕭俛以為拾遺待白居易以

為學士皆號敢言帝常宴語太息於太宗玄宗之盛也

曰朕不佞欲庶幾二祖風烈當何行而至此學士絳對

曰陛下能正身勵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

收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者

與焉簡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

則怨曠消村帥擇則士勇用舍公則吏清法令行則下

順教化篤則俗遷如是將上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

夫何遠之有然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

曰美哉斯言朕當書紳因語絳等曰脫事有未當即十

論列毋憚毋以一二疏苟塞責為也且令撰次古君臣

成敗五十種為屏張殿坐時臨觀焉垕拜相帝謂之

曰以太宗玄宗之聖猶藉輔相以成理况如朕不父先

聖萬倍者乎垕亦竭誠輔佐帝嘗問為理之要何先對

曰先正其心帝降意順納用拾遺稹議諫官隨三品以

上官入議政參得失宴處與於游庶官日於延英召得

以次進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罷非時貢獻相學士諫官

或數日無陳論帝輒曰豈無事可言耶將朕不能受盡

言耶何默默也或累日不召對學士絳輒言臣等飽食

安坐無獻替自為計得矣如國事何嘗盛夏御延英日

盱眙甚汗透御衣宰相億帝倦請少休帝曰徐之朕退

入禁中所對惟宦官宮人殊惡得久與卿等談理道殊

益不厭也於是延英論政率晝漏下五六刻方退以為

常和樞密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垕絳奏以

為赦使所過為煩擾直置郵行便從之光琦以舊例問

帝曰例是耶則從苟非是何為乎守之卒不聽帝以山

南東及江淮荆湖饑遣詔使賑撫召使者面命曰朕宮

中用一疋帛皆籍記不敢妄惟賑百姓念不敢惜費卿

等宜體此意歲旱欲降詔振撫以問諸學士絳居易言

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賦欲諸道止厚斂無如絕貢獻

宮人數廣宜簡出南方掠良人為奴婢宜禁於是制降

繫囚錮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省飛龍廐馬制下而天雨帝嘗謂宰相曰日淮浙諸道屢言歲被水旱災甚也近有御史來自淮謂災而不害豈言災者妄市恩耶何舛也相絳對曰臣讀淮浙諸道所奏狀言水旱人流未嘗不自危恐朝廷以政治無狀致災旱譴之豈顧肯無災稱災者獨御史欲從諛求媚耳此邪臣願知其馬誰致之法帝曰卿言是也馬國以恤人爲本聞災旱當亟爲振救可復寘疑乎命速錮相山南西節度浙西觀察使違赦今進奉中丞盧坦奏劾之帝召褒慰曰言之善第朕業釋之欲全信坦曰不可夫赦今陛下之大信也業宣布海內違詔進奉而釋之何謂信獨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乃詔所進歸有司帝親策士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闕失無避諱得第相吉甫惡其彈刺也恨之至持其章泣自訴詔考官阿黨帝重失大臣意貶考官涯於陵官而湜僧孺等久不調僕射裴均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均恚陰擠之改右庶子拾遺居易疏諫曰僧孺等直言時事遭斥逐於陵等收直言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職官將上下杜口且陛下既詔徵直言求極諫直言極諫

由史上海 卷之四十一

八 四月十一日

者縱未能用又何所忿恨而斥逐之乎帝深慰納時田季安擅魏博王武俊子士真擅成德李納子師道擅平盧而劉濟據幽州士真死子承宗請後帝欲革河北世襲之弊議除帥不從則致師相相諫曰武俊納本皆狂狡納跋扈不恭而武俊嘗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子奪違適彼必不厭不如姑許之帝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皆且物故今皆如成德請後天下當何時定乎絳對曰群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爭獻畫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之竊以爲河北之勢於二方異也西川浙西皆非素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指臂之臣關錡獨生狂謀故一舉而克河北則不然其吏士百姓各懷方鎮累代煦嫗之恩不復知有君臣逆順之義而鄰道各思擅土遺其子孫大欲在焉萬一表裏連結兵禍衡起其憂患可勝道哉貞元初事可鑒也濟及季安物故之時朕有隙可乘當臨機圖之今何可豫也太平之業非可驟致願陛下詳察且裴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命帥今正其時不則可議征討儻恒冀連兵未罷而蔡州有釁又以財力不贍而沮則恩威兩廢矣帝終怏怏而宦者吐突承瓘故從青宮得幸嬖欲奪相學士議請自將討之

由史上海 卷之四十一

九 四月二十二日

宗正少卿李絳上書言承瓘信臣可任帝以狀示

學士曰此奸人可畏等於是承璫為神策河中等
道招討處置使學士白居易諫曰征伐當責成將帥近
中使監軍已非今典今奈何徵天下兵付中使專領乎
夫神策不置行營節度則承璫乃制將又克諸軍招討
則都統也此古今所未有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
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今後代相傳云中官為制將
都統自今始乎竊恐諸道之耻受指麾心快望而功不
立也陛下念承璫勤勞富貴之可也至軍國機權動關
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亦寧忍徇彼之欲自隳法制
損聖明聽之乎時廷臣交言其不可帝不得已削承璫
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遣魏博平盧將果逗留
不進承璫至行營與承宗戰屢却失大將而彰義帥吳
少誠卒果以河朔兵未決不能討於是居易復疏言今
決戰方始承璫已失將而恒怯不進師道季安各收一
縣一寨而觀望不進此其情不可保而勢必無成功若
兵連不解饋餉費犒必益費是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
助河北諸鎮為富強也且少陽受命河北諸帥必緣事
體輕重請雪承宗章一再上義無不許是與奪一由鄰
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惜也況今天已炎熱
士氣鬱蒸饑渴疲勞其苦孰任又神策募市人不習兵

遇敵而奔軍心搖矣北虜西戎或且乘虛興禍生何
事不有帝不聽盧從史本昭義列校中使得軍父老
求起復因承璫關說願以澤潞自効相垵不可不聽命
起復之鎮而從史反復不為用承璫不能堪密白之帝
乃悔問計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垵引入推誠
與語翊元具言從史陰謀及惡稔可圖狀而都知兵馬
使烏重胤有才力足制軍於是垵為帝言從史逆節甚
著而易視承璫若小兒往來神策軍無忌請密敕承璫
圖之而從史果就執昭義士聞之甲而出重胤走疑立
軍門大叱曰有詔毋妄動皆錯愕散於是承璫牒重胤
權昭義軍學士絳曰不可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
恒幽諸鎮蟠結惟恃此制之誠國之寶地也昨為從史
所據使朝廷肝食業不得已為誘執之計矣今以承璫
牒命牙將為留後則紀綱大紊校紮利害曾不如使從
史之為得也從史雖蓄奸謀然已經制授重胤一列校
耳又嗚以承璫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藩聞之必且
憤怒耻與為伍又謂承璫誘重胤使逐帥而代其位將
人人自危萬一罪狀承璫連表請命其何以待之不聽
則眾怒益甚敗除則朝廷之威令去矣帝乃以重胤鎮
河陽而徙河陽節度孟元陽帥昭義軍時王承宗亦厭

苦兵遣使自陳為從史所問乞輸賦請官吏自新李師
道等助為言乃制雪承宗復官爵加劉濟中書令而相
垺學士終交章言承璫首唱用兵疾弊天下無成功宜
顯戮不然他日不幸有失事之將誅之則同罪異罰不
誅則人自保玩寇此亂道也乃罷承璫為軍器監使是
役也微相垺學士絳居易大計幾悖垺字弘中絳州聞
宿貴前望不取干以私有故人自遠歸之垺欲遇厚
乘間求京兆判官垺曰君才不稱此官垺不天官
私公其為知縣不課吏而分司政事先足執政多忌
忌諫官言時聞政垺使書言拾遺郎部李正辭
等本使三人並選為判官垺相面責休後日居與夫二人
致文景納者以進垺上固為疑休度大無每陳帝降
意懷納在殿中以官呼不名明於知人為學士引李絳
崔章與同列及相提常貫之裴度制制李夷簡御史
中丞皆至輔相他擢用舊名以病罷帝甚懷惜之初
李吉甫薦垺力得代相頗變更其約束吉甫後用衛
之卒不加賜給事劉伯魏博帥田季安卒于懷諫請後
生十一年矣帝召宰相與計相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
當自歸朝廷帝問何也絳曰臣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
皆分兵錢諸將不專之一人誠恐其權任重而謀已故
也諸將勢力均敵莫能相尚廣連則衆心不一獨起則
兵少力微而方鎮又以重賞峻刑憚之故能制諸將之
死命以自固然非嚴明主帥臨之勢必不安今懷諫乳
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權當必有所歸權所歸衆不必
心服而怨怒將起田氏不為屠肆且為俘囚此何煩大

兵哉必且有自列校起而代帥者然固鄰道可甚惡也
必且倚朝廷之命以自全願陛下嚴敕諸道按兵養威
以須後而魏博之自歸可待也惟應幾敏速中其事會
則不戰而屈人耳帝曰善旣而懷諫幼事決於家僮
朝命久不至軍府亂諸將士果擁兵使田興環拜請
為後興申版籍封府庫以待命環入府甲士大呼某
汝等能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謂大興曰諾
乃設家僮亂政百事聞帝亟召絳曰卿揣魏博如符契
矣今當何如相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不可
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以六州自歸陛下
當推心撫結疎兩河觀聽用堅其嚮順之心若待敕使
持將士表而來然後與訓廢置在將士不在朝廷即昇
之不思矣帝曰善退朝內樞密梁守謙聞之主宣慰云
以觀變絳聞之驚獨請對言今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
舉緩之即後事之明旦降白麻除其節使則猶可及也
帝曰除留後何如絳曰興恭順如此非恩出次無以
慰其心魏博不露皇化五十餘年一旦六州之地來歸
剗河朔腹心非重賞士無所慰願即授興節而發內庫
錢百五十萬犒其軍則四鄰畢勸而兩河藩鎮恐麾下
效之必且恐懼爭為恭順不反矣或以發庫錢過多

疑絳曰錢盡更來幾事一失何可追也借令國家發十五萬兵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熙衣菲食聚貨財者為平定四方計也不然貯府藏何為於是除與節度使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與感恩流涕請度兼行所部宣朝令又奏今輪賦移諸戶室儲修皆所部缺官請有司王庭泊法士眾懼呼鼓舞成德充鄆使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倨強者果何益乎時絳與李吉甫竝相吉甫頗伺帝意為容絳頗直不阿意數爭論帝前吉甫贊帝威德謂天下太平宜及時為樂絳進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不如也對曰幸甚上自謂不如漢文帝時兵本無乃家給人足而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謂可安今國家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警夫文帝時遠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太平宜為樂哉帝矍然曰善吉甫嘗言賞罰人主二柄不可偏廢也陛下踐祚來恩厚深而威刑未振願稍立嚴威震之帝以問絳絳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不法而效秦始皇父子為乎帝曰善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刑卿等知其解乎對曰不知

大之當是時三盜比而謀淮蔡焚柏唯倉焚歟陵寢宮
斷建陵門戟焚東都沮軍制削承宗官爵發立計之而
二方騷動天子所遣諸道兵討賊環蔡驪者十餘屯屯
各數千人互觀望莫前而坐食耗國儲又諸道皆中使
監軍軍為前却命宣武帥韓弘為都統而弘欲倚賊自
重不願淮西速平師久宿無威淮西自少誠來俗恬於
為逆所命將得便宜自戰不束以法故人盡死力於是
師四年不克餽餉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天子以師野
宿輟元日朝賀免淮西鄰州夏稅深憂之亦且中厭之
矣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欲罷兵相度獨無言
帝問之泣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賊害窘迫獨諸將
心力不一而師未奏功臣請自往督戰諸將恐臣奪其
功必且爭進破賊矣於是詔加度門下侍郎持節督蔡
州軍彰義節使淮西宣慰處置使出討賊度請擇朝臣
有才智者以從詔則侍御馬總史中承克復軍司
馬李元平以侍御史為判官度將行慷慨辭於
帝曰臣誠賊則朝人有期賊在則歸嗣無日帝為流涕
諸通化門臨送度請罷諸道中使監軍而督諸道選換
不用命者益急於是諸將始奮忠武帥光顏連破賊援
凌雲柵降郢城獲賊於五溝賊悉眾當光顏而唐鄆帥

想以天大雨雪夜疾馳百三十里薄蔡州克之擒元濟
而淮西平想西平王晟子也以太子庶子求討蔡自歟
以易帥故必增備居言天子知想能思戰而蔡人
得士卒進取非吾能言獨謹為備耳乃蔡人安信蔡人
亦易之不為備舊令合謀者門誅想其令得安信蔡人
之謀反以情效九蔡中川險易與賊情偽虛實具悉
之居半載知士可用請濟師以河十餘坊二十餘益
之於是始繕器械其為戰計賊將李祐有勇畧神士
列參張崇村誘執之歸遇以上客諸將交誼者軍日謀
想辭謝者言祐與賊內應恐得成願以祐還臣詔遣
使京師先審察必得祐功乃可得成願以祐還臣詔遣
祐至想郊迎執手曰太子之德也計獲之也署馬
使令出入帳中佩刀巡警往往召同宿衛之署與馬
右多驍騎獨時聞祐感泣聲嘗遣了攻前山不利衆快
恨想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朝夕練之有常為行
備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想曰彼以往亡不吾慮可
擊也克其外城時李光顏破賊於柞凌柵柞凌城
國史土編國史之四十一
蔡州連陷於范口扼賊於五溝穢之矣元濟盡銳率也
可入也必先入蔡比也將聞來救後矣想曰善家道使
諸相度白師期度報曰兵非奇不勝帝待計是也想喜
命祐帥突將三千為前行自將三千人為中權率進
殿引而東也買買行不知所如往行六十里夜至蔡
村盡殺其守卒據其柵休士會食食訖復引出諸將請
所之曰入蔡取吳元濟聚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
計矣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率成行自度必死
然想以身先莫敢連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懸谿城
城傍皆陂池今擊之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成吳
然不為備祐等坎墻先登眾從之叔門者開關以納師
而將將營夜如故黎明雪止入駐元濟外宅吏驚走
告元濟曰城陷大軍入矣元濟不信曰是酒也子弟來
索衣衣者何大軍也及聞軍聲口常侍傳語知驚曰何
其勇也遂回曲想曰九濟所望者重賞耳乃訪重賞
元濟屈就擒送京師而想出屯柞凌以待度本願斤
為賊助者以降荷或降將因用不疑於勇怯之算如度

女如脫免各當也諸將以其聞請曰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蒙公之未諭也則諸將之利則賊輕我不為備吾何憂哉房則衆奔蔡併力固守郭圖矣吾在之分其兵回肅而風雪陰晦明烽火不接孤軍深入則人自致死吾何可止而又何懼也夫是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於小勝而相度建彰義節引大軍徐進帥想以羣鞭出郊迎相度辭讓想請曰公天子元宰無不統想奔走禦侮其職司也公何辭焉且此方人不識上下之分久矣願因以示之度乃受謁蔡人觀者皆嘖嘖太息始知有上下之分元濟父子之為蔡也禁偶語禁酒食相餽遺夜禁燃燭度至禁誅弛民始知有生人之樂明日召蔡卒出入侍無間或以

幽史土編 卷之四十一 五月十三日

及側未定危之度曰吾為彰義節使元濟擒蔡人則吾人也唐何間乎衆感泣而淮西大安已帝封二劍遣中使誅蔡人從逆者若而人時度已得命召還朝輔政矣遇諸邸大駭曰盜已平而行誅是感之亂也且是傷天子好生之仁亟還蔡具奏申理而後發晉副使揔知彰義軍留後鎮淮西揔以申光蔡久陷賊人不知法成刑勅導並行令率化削盡偽迹而淮西遂平揔扶人還京師冊功封晉國公愬原國公弘光顏胤道古文通各進官封有差時淮西以三小州殘弊困劇當天下全力師興且四年乃僅僅克之然主威始振而自廣德來六十年

河南北三十餘州諸方鎮跋扈者皆表請納質且獻地而半師道以中悔竟誅則帝知人能斷之力也李師道厚母弟也師古病且死召諸將謂曰人情誰肯薄甘骨道不計於理而事習賊事何以爲我我死必無所辱命師古卒而衆逆師道奉爲神人爲之命未下諸輸兩稅命官吏行鹽法如他鎮以得軍淮蔡反師道所養判官人數十輩謀師道曰今朝廷用兵急在糧餉今河陰院漕江淮租賦隨其中請山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官署亦焚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之三十餘萬緡帛三十萬餘匹殺二萬餘計以所置置後院在東都府內兵數百人其謀焚東都官署期且發諸守呂元膺承集兵圍之賊突出絕伊水望山道元膺重賞捕獲之乃中微寺僧圓淨爲師道買田伊闕耕種射獵其本師道使非承宗也亦以聞而天子業已討承宗不復問山道在東都西有通節號川谷愈深人習射獵不事農桑越得每蜀元膺因募爲山河子弟結其心使自來上編 卷之四十一 五月十三日

愈曰元濟擒下承宗而平淮西布衣相者謂說韓不可用師道亦相書往說之可無兵而平也師道度爲棟二州輸租稅請京於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復合河州特諱忠亦說劉德今贊窮且合自元和和帝開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軍阻其枯險自以爲根帝深固天下天能然也然身焦思緒衣節食以養士其志豈嘗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驟發北矣趙人獻城十二忠爲公憂之終亦遂專息內師道死矣趙人獻城十二忠爲公憂之終亦遂專師道終殺沐因即已淮西平而權公度乃說令劉日人負而馳已中極將殺公度客賈宜言者聞之直前曰人將至則高沐寬氣所爲今又殺公度以益之是益也圖以諫曰願前領吏死不忍見被辱也師道怒因之帝以成德盧龍皆內屬獨平盧逆命而師道怒因之帝正自揚劉波河距郭四十里而平盧牙將四千人

以計而得之不誅遣行營有父中頭歸者聽於是降者
相繼而歸道急則發民治城築壘為阻守安其婦人
和知兵馬使劉怡將萬人屯陽安御米寬師首至其得
衆也遣將殺之以告悟乃召諸將謂之曰天子所欲誅
者獨司空一人吾曹奈何傳之族乎公與公等皆鄧州
天子之命順也果肯唯唯於是入鄧州師首至其得
及贊廷者劉之面首弘正弘正露布以聞帝命仲使
往宣撫分遣青島三道各置師而移居他鎮時劉廷恐
悟不受代詔弘正陰察之弘正遣使者修好以規其所
爲怡得州三日教士手牌于庭有觀之搖扇摩臂雖坐
以助目勢弘正陽之笑曰是何能為其上於是橫海節
之乃從鎮義成怡聞手足失聲乃遂行
度使烏重胤上書言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朝拒命者由
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權故也鄉使御史
縣令各得行其職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
反矣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爲諸
道先諸州兵隸州者並今州刺史領之庶亂本可靖魏
博田弘正入朝請別置帥而身留京師帝勞之曰昨韓
弘以疾辭不就軍朕聽之矣今卿請不應違但魏人樂
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足爲朕長城故復勞卿加侍中
而遣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以故事繼襲乃畢仕其兄
弟子姓於朝不以從而河北大定於是史館修撰李翱
欲廣帝德上疏言臣聞定禍亂者以武興太平者在文
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矣若遂革宿弊復舊制用忠正
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適定稅法絕進獻以寬百姓厚邊
兵廣營田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則政如

有根而太平可致而致此非難也陛下旣已能行其難
矣亦何憚而不爲其所易乎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
者必曰天下旣平陛下宜高枕自逸而太平可未可期
也帝得書悚然後稍息益稍侈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
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營繕太多白宰相論諫
相度以爲言帝怒貶奉國官已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
而土木浸興五坊使擅名捕人責息轉相引竊象度
東矣此細事無庸及也度曰鄆軍小不遇山東五坊
使暴橫憂乃在鄆下帝不悅退召五坊使故令吾差見宰相遂殺之而原繁者京師肅然河東節
使王元平家奴告于機匿謂所獻家財帝欲遣中使檢
括度爭曰許死後有獻今則告而檢括示人以私也恐
天下帥帥之必且身身後憂王叔文之無十年不調
召至京悉州刺史遠州劉禹錫得播州度以禹錫母老爲
帝言曰禹錫人子不謹至重貽我憂可謂也度曰唯
下方侍太后而禹錫播遠恐非孝治天下之意帝良
又曰朕加言責人子身今不欲傷其親心改連圻於
是度纂蔡鄆用兵來帝所爲憂勤機畧以獻請出付史
官而帝已浸淫中諧者言疾朋黨矣問故相絳絳曰自
古人君所最惡者莫如朋黨小人欲籍口排君子亦必
曰朋黨蓋朋黨之說言之可惡尋之無迹目之以此則
天下賢人君子舉無能自免此宋漢之所以亡也願陛
下幸察夫聖人同道賢者從類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
必使與小人合而後爲非黨耶天下小人常多故諧言
常勝正人常少故直道常不勝願陛下戒之絳居中介

持爲左右所不悅故因以自明至是帝召慶謂之曰人臣當砥節奉公何爲夫樹黨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迹相似而實不同惟陛下審察帝曰言者豈不皆謂然而邪正更相訾末易辨也度曰幸甚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陛下誠以爲難則易而君子小人行判矣舊制御史二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爲館驛便左補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宜塞侵官之源以絕出位之漸不聽舊制以宦官爲六軍辟仗使如方鎮監軍而無印及是賜印得糾緝軍政而宦者益恣肆專軍判度支皇甫鎛益鐵使程昇以進庇餘有寵知帝美吐突承璀厚結之遂得相相慶群諫以爲不可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數求退不許上疏曰鎛昇皆錢穀俗吏伎巧小人陛下一旦宣之相位中外駭笑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潰亂程昇雖心事和平而人品庸下如臣不退天下謂臣無恥如臣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之丑內如烈火爇矣夫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欽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

何忍旋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明黨不之省而鎛益以巧諂自固於是出度爲河東節度罷羣觀察湖南已帝信方士言求神仙而功德使言鳳翔法門寺有佛骨迎至京入大內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貶潮州方士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冀可求以爲台刺史廷臣交諫帝怒曰即竭一州之力爲天子得長生當顧愛之乎群臣乃不敢言泌至台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懼逃之天台山中浙東觀察使捕獲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護庇之以爲泌欺世事入山自肆耳非實逃惟帝亦恐其方未盡也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而藥多金石服之愈躁怒不常左右宦官往往以威怒立斃人人自危十五年春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頌言內常侍陳弘志實弒逆諱之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而唐世宦官弒立之禍始於此太子恒立是爲穆宗憲宗子母黨安太后門下侍郎仇蘭中書侍郎文昌同平章事尊母妃郭氏爲皇太后改賜文武官階勳高年粟夏五月葬景陵諡聖神章武方秋相楚能爲山陰使不給工備直收其錢十萬爲羨中書侍郎植同平章事是歲餘以嚴懲謫仇蘭長慶元年春正月己亥朝獻太清宮庚子朝獻太廟辛丑有事南郊赦改元賜文武官爵勳已未有星孛于相俛又昌能戶侍郎元穎杜回

平章事二月太封皇第九人皇子五人為王夏六月

秋群臣上尊號德皇赦秋盧龍軍亂囚使相張弘靖

朱克融成德軍亂賊節度使田弘正兵馬使王詔起復

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率諸道軍討之瀛州兵亂執

以冬中書侍郎攝王同平章事二年春魏博軍亂節度

布自殺其馬使史赦王廷湊相植播罷工侍郎積元同

平章事夏四月相度罷為右僕射積貶刺同州門下侍

郎逢吉李同平章事冬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三年春戶

侍郎僧孺牛同平章事秋九月相元穎罷四年春正月

帝崩葬光陵諡憲宗又為太子時不悅於中討吐突

承璫承璫欲傾之而立豐王暉憂之問自全計於舅司

農卿劉劍對曰殿下但盡孝謹毋庸他恤及憲宗崩中

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迎立之因遂誅承璫殺豐

王貶皇甫鐸岢州司馬誅方士泌而大行甫公除帝即

改遊為娼樂拾遺李珣帥其僚誅曰元朔未改山陵尚

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望而禮經著三年之制

猶服心喪未可以合樂不聽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

人入閣諫曰陛下宴樂過節遊畋無度邊書急奏至乃

不知乘輿所在即天下何望又近習娼優晨夕賜與皆

百姓膏血恣無限度其何以堪之願慎禮節費以幸天

下時天子初立未有於閣中論事者評之問宰相曰此

何人對曰諫官也論事乃其職帝乃慰遣然不聽用也

尋將幸華清宰相率兩省官詣延英三表諫諫官伏門

下至暮諫皆不報明日忽自複道中出從公主駙馬中

尉兵千人以遊捕乃還於是河北三鎮優依拒為亂時

承宗卒弟承元年二十矣眾共立為後承元謂諸將曰

諸君幸不忘先德不以承元少中承元請盡諸將曰

子遵先德烈王之志諸將能從承元承元請盡諸將曰

辱命衆諾曰承元力能事諸將能從承元承元請盡諸將曰

而承元請盡諸將能從承元承元請盡諸將曰

田弘止為成德帥從承元承元請盡諸將曰

以弘止為成德帥從承元承元請盡諸將曰

諸君幸不忘先德不以承元少中承元請盡諸將曰

何旨朝廷厚待承元承元請盡諸將曰

向旨朝廷厚待承元承元請盡諸將曰

此道降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所為大將

父承元等固留之朝以狗而軍中乃定會虛龍帥劉總

父承元等固留之朝以狗而軍中乃定會虛龍帥劉總

父承元等固留之朝以狗而軍中乃定會虛龍帥劉總

父承元等固留之朝以狗而軍中乃定會虛龍帥劉總

不日已遣兵糧於正子官兩部者數十人弘正
庭議謀作亂以糧兵在不收發及糧兵去夜結牙兵
弘正遂自稱留後而鎮冀州亂天德李德裕素服
力也弘正人雖害之是日弘正化安富樂名曰公
宜如弘正之象皆哭曰必報舉有死無二立期日出
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德使以寶劍玉帶賞
之昔吾先人以劍立大勳若又以半蔡今授公努力
剪庭湊自効矣元翼以帶劍狗于軍報曰知盡死亦
疾不能軍卒起後弘正子布為驍帥元翼為深冀
帥及諸道進討布回詔不獲與妻子女各往曰吾不
矣悉屏旌節尊從行未至魏三十里被髮號泣居
室月率千緡一無所取倉庫得錢十餘萬與以饋
士卒舊時老兄事之撫幼者如子弟而諸鎮以銷兵
故苦無兵皆卒倉粟烏之眾用之又每鎮復置監軍
如與時而天子又遣使督戰於道上如織成州
每節度使重兵救之重鎮宿衛知賊來可破
故按兵觀變官激帝怒使鎮而薦素諳事者將社
叔良代之則大敗又以李光顏代之獨藉以為名不專
制也
弘正高守備嚴有中使夜至守將拒之納旦乃得入
大德府之盧龍監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呼門求
入守將遽納之而城陷益州盧龍時諸道在奉詔會師
互觀其莫不度文領滄州運糧六百乘皆為庭湊軍
所奪軍乏與具懸軍特諸道以十五萬師進討而晉公
度以行營都招討使督師烏重胤李光顏諸宿將咸在
而翰林學士元稹與宦者程弘簡相倚而譖度諸度所
建白從中梗不欲令有功度不勝憤上書言天下患有
小大故事有後先陛下必欲掃蕩幽鎮宜先肅清朝廷
何者河朔逆賊祇亂山東而禁闡奸臣必亂天下故河
朔之患小禁闡之患大小者臣能與諸將戮力除之
大者非
登庸剛制欲驅逐無由也今中外文武百

條萬品有心者憤然有口者咨嗟無不知奸人之為患
者獨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故且忍隱以為身謀臣自
典興以來所陳章疏皆切事機為矣要而詔書中制勳
相矛盾陛下委臣之意不輕而奸臣抑沮之事不少臣
與奸倖本無讐嫌直以前乘傳詣闕為所畏憚而然百
端沮臣進退頓感但欲令臣失所而天下理亂山東勝
敗悉真之罔聞臣一人不足惜亦判如國事何矣若朝
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
雖逆賊盡平何益表三上帝以度大臣宿望不得已罷
弘問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今王師無功成勢
弘由節將太矣其心不齊不立功者既拜高官諸將
者不開罪國無勳德以至於此請悉罷諸道監軍令
李光顏專將東河諸軍開高運合下諸軍解
系邢之團與牛元翼合本裴度將太原全軍還招討舊
勝則窮許受降納款仍詔裴度得便即同力剿除必
其多而不精非惟虛費糧食兼恐捷敗它軍故也朝廷
本用田布令復父讐今全師出界歷數月而不能進
由此軍屢經優賞驛驛而莫為用况月給錢計二十萬
萬猶若更遷延將何自給此尤宜蚤計者也苟兵勢不
抽軍費不減食所不足果何自安勢必加征而有司迫
於供軍百端斂率民瘼已極不詳則用度交闕許之即
人心無聊國家安危於是史憲誠奪其節度史田布權
恒繁於此此奏小自於是史憲誠奪其節度史田布權
布自殺而憲誠為留後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
湊皆授以節鉞而河朔再失矣初田布從弘正在魏
以腹心軍中猜疑悉委之至是布以謀弘計鎮軍前不
應發六郡相賊以供軍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為難

清詔分機軍從奉光顏救深州軍遣憲誠率諸將劫
布謂之曰尚書能行河朔事則死生惟命若使進
則有死不能也尚書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
日臣觀表意終負國恩臣死無功死光顏元翼
今陷賊中惟陛下幸師幸師幸師幸師幸師幸師
刀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三軍遂刺心死而憲誠
而後詔即授憲誠充詔詔既得鎮乃出張弘靖等
真將十餘突圍而行營 帝性本明慧獨失學而荒方
為太子時羽林將軍李聽有良馬遣左右諷求之聽以
職總親軍不敢獻及即位河東帥缺帝曰曩吾求李聽
馬不吾與介可任也遂用之 聽歲子也文宗嘗數日付
聽為戶侍郎張平叔以言利幸請徵遠年逋租江州刺
史李渤言今歲旱災田損什九歲徵尚望蠲免奈何於
由史止編 卷之四十一 二九 六月二十八日正
斯時徵前通欠乎詔立罷免晉公度自河北招討罷留
守東都言者以為度在朝則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
而朝廷日尊今居東天下失望詔召入朝逢吉百計沮
之不能得度入見陳二戒畔渙受命無功至忼慨流涕
帝為感動謁者如故事宣答帝遽曰朕開延英待卿矣
語移晷乃退聽者竦然貴臣左右至齋咨流涕謂度無
與援且久外為譏聞所中而一旦渙然以帝本明睿而
度卓然能以忠誠悟主心也會昭義監軍劉承偕侵節
使劉悟權舉軍譁怒執承偕為亂帝問度何施而可度
頓首謝曰臣藩臣不敢與大政敢辭固問之對曰往承

偕怙寵恣睢悟不能堪忍嘗以書自訴於臣時中人趙
弘亮在行營知狀旁不自平欲持悟書聞上陛下嘗知
之乎帝曰未知也悟誠恐承偕何不自以聞乎度曰上
下懸絕臣去天顏咫尺尚有未能自明者况千里單辭
悟豈自意能回聖聽故不敢也帝默然曰為當奈何度
曰必欲收忠義心獨下片紙詔書數承偕罪今悟集將
士斬之則藩鎮之臣爭感奮願陛下死矣帝遲回久
之曰承偕太后養子更思其次度曰投荒裔可乎曰可
乃流承偕而昭義遂安時廷論僉言度有文武才今天
下未平宜留以自輔帝亦自重之留輔政而權倖側目
以危言搖之僅閱月罷為左僕射會帝復以餌方士藥
暴病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請對請立皇太子立景王
湛而崩太子即位是為敬宗 穆長子母恭僖王太后長
慶四年正月即位太子
經夏盜入清思院伏誅 善謂之曰我下子升殿坐
乃陰結藥工無賴數百餘人盜其紫草車中載以入有
疑其重者詰之則殺之斬關入先走右軍中尉梁守謙
才寵每左右軍角使帝常佑右軍至走帝狼狽欲亡之
右軍以遠不能至如左軍中尉馬存亮出走迎矣
遇之 太后隔絕存亮後以請迎至軍部升法座殿前
楊與玄明 食門果如子言玄明曰事止此邪詔胎
監門宦者以帶死詔並杖而遣復舊職存亮不以自
委權寵出吏侍郎程本戶侍郎易直同平章事
監淮南軍

太白畫見○是黃洞鑿 寶曆元年春正月己酉朔
陷睦州刺史葛維死之 太廟辛 相僧孺罷夏羣臣上尊號
文武大皇帝 帝初賜文武百官
秋昭義帥劉悟卒子從諫為留後 初賜文武百官
張洎諫曰送京師知之 以兵圍睦州 帝初賜文武百官
直言實責之曰李司空有 功於國 帝初賜文武百官
復有之如公者矣 帝初賜文武百官
見貶自是 帝初賜文武百官
喪謂為後 帝初賜文武百官
細矣 帝初賜文武百官
子何敢 帝初賜文武百官
兵械尚速 帝初賜文武百官
未有不 帝初賜文武百官
義無傷 帝初賜文武百官
程赴則 帝初賜文武百官
累舉士 帝初賜文武百官
之埋頭 帝初賜文武百官
已入朝 帝初賜文武百官
柄不一 帝初賜文武百官
年春守司 帝初賜文武百官
帝崩葬莊陵 帝初賜文武百官

帝在位亦聰睿而荒大臣李逢吉等與閣王守
澄比而專政逢吉性險諂忌前妬賢善 方計推紫微以
穆宗立以青官恩結伴臣還朝度條元種檢校以聞達
吉以為其隙可得乘也思并中之人上言和玉門
吉代相朕朝臣不遇者造流言百端中傷翰林學士
李紳直而貶其所為以中丞亦次封吉許
承缺逢吉使侍御韓愈素明好直政京尹特召不
逢吉奏二人不協請並罷命愈以自解而文判紛然
愈紳入謝帝問故乃將逢吉所奏紳得而陳之
吉語告逢吉逢吉愈益美與翰林學士紳為怨帝始踐
昨今閣守澄謂帝言陛下所以得為儲貳者逢吉力也
儻如杜元穎李紳之言天下歸深王矣天子疑未信而
逢吉亦以為言天子以為適合也而信之貶紳端州司
馬逢吉帥百官以去大表表賀百官復詣中書賀右拾
遺吳思不賀立遣使吐蕃共黨張又新等猶忌紳上書
言紳罪重貶輕請行誅朝臣莫敢言翰林學士韋處厚
因紳先朝舊臣今有過當拔瑕洗釁涉諸人者亦已太
甚何渠信乎建中初楊炎賊劉晏以復讎使方鎮得以
為名而兵連禍結虛杞復傾炎殺之可鑒也帝稱開悟
會大赦左降百官量移之逢吉厚言逢吉恐李紳量移
故為計格之是近年流貶官內紳一人皆不得蒙恩也

帝悟令會於禁中得穆宗所封章奏一由發之則裴度
杜元穎及紳請立帝為太子牋也乃焚諸紳書然不召
待守澄逢吉如故時逢吉用事以親厚者李虞張又新
李續張權輿劉栖楚程荀範姜治及從子仲言等八人
並列要地又十六人從而附麗之更進用事時目為八
關十六子以錢非關牙不行為況也又新最附勢而誣
學士紳貶斥百官曰端溪之行又新不敢多讓虞權
輿栖楚仲言實中在慕寵利干進然詭激爽辨敢為怪
行微名高時帝視朝晏栖楚獨留蹕進曰陛下富於春
秋嗣位初當宵衣求理而梓宮在殯諸聲色寢日晏方
起臣恐非昌祚之福請碎首玉階謝諫職之曠遂叩首
血出不止逢吉宣令退栖楚捧首起更諭宦官事帝揮
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臣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旨報聞
乃出於是二相贊其言忠命中使就仗宣慰後諫官入
論事帝問前破頭廷爭者安在即日擢諫議大夫帝幸
溫湯拾遺張權輿叩頭言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
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營驪山而祿山亂先帝
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顧若此凶耶我試往驗
之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當是時帝冲
閣權重在大臣栖楚權輿等恃逢吉為與援而專攻上

身能許直如此人何可以迹信也初牛元翼之被圍深
州也以驍騎突圍跳身出走徙鎮襄陽敗賊王庭濤請
其家不與會元翼卒庭濤盡殺其家帝聞慨然歎以為
宰相非才令凶逆縱恣如此學士處厚為上言逢吉以
恩讐為用捨今在廷人慮無不為逢吉指使者裴度勲
德為天下所嚮信而違之俾不通夫理亂之本非他順
人則理違之乃亂陛下當食太息恨無蕭曹而一裴度
不能用此馮唐所以為漢文惜也臣與逢吉素無私嫌
而當為裴度以非辜貶斥今此陳聞者亦上答聖知下
達群議耳帝心動已見度奏狀無平章事問處厚乃具
稱度為逢吉排沮之狀於是加度同平章事數遣使勞
問度求入朝得召相為上言度名應國職宅占岡原今
不名自來其意可見帝知度多所匡拂亦時見聽用帝
嘗蒙察其誠不待度益厚度多所匡拂亦時見聽用帝
幸東都大臣以勞氏諫不聽患曰吾意欲東耳諫勞氏
救從官人齋換備目衛起行度從容進曰臣家本
所為設兩都者兩時巡也但多難來官為營壘若百司
率屬不治陛下必欲行假歲月完備之乃可耳帝曰
諸言事者云不當往無口當深心朱克融以春服疏惡
怒執敕使秦之且乞度支給將士春衣又奏欲將兵及
丁匠助修東都帝患之以問相請遣使宣慰度曰克融
咆哮已甚將自斃願勿遣亦勿索敕使旬日後徐賜詔
云聞中官至稍失夫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

造不謹朕甚所欲聞將士春衣非所愛但素無例不可
開也其所稱修助宮闕皆虛聲非事實若直挫其姦第
云丁匠速遣若姑示含容則云不假遠來而已帝悅如
度畫報克融惶恐歸敕使已果為其下所殺帝視朝晏
度請順盛夏時今蚤臨朝無勤聖體冒烈暑且請廣延
問防堊蔽帝悅為視朝加蚤度既相諫大夫栖執顧囑
需附度耳語求竭示幸親矣御史崔威族其親及特解
官囑目語受笑飲已帝益荒縱視朝不學士處厚入自
陳有罪頗前死問之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
帝因敗與色用不究於高年罪應死所為不死者以陛
下在春宮已十有五年猶得效犬馬也今陛下樂畋昵
色不自制而皇子方襁褓臣無所逃死因伏地泣帝亦
泣賜錦綵慰薦其意無何崩於弒帝以擊毬狎臣小好
手搏又好深夜狙狐
在自捕之性復極急官力士素患狎然性意難極
世者配諸籍沒之果洵恣虐然此安者劉克明等
年甘清酬入室更本忽聞克明奏旨立絳王恪樞密使
王守澄楊守和中慰魏弘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
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兵捕克明等盡誅之并賊絳王
於是以前書令度攝冢宰翊江王入即位是為文宗中
等命攝令中知情矣知所問學士處厚處厚曰春秋
內意必書以明逆順今正名討罪何論哉問江王踐祚
時處厚曰詰朝以干教告中外言已平內難然後羣
臣曰表勸進以太皇太后冊即位身守澄從其言而從

論曰自文皇帝造唐而玄宗英武戡內難憲宗明斷定
淮蔡河北幾平庶幾哉唐三宗於漢七制乎比隆矣然
天寶之季胤身庸蜀元和之末身死閹豎為百代笑斯
運何過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曰哲人之愚亦
職維戾則侈心生而大業荒也故夫古哲后庸祇庸威
慎終如始有以耳穆敬不君國統幾絕詩人所為賦役
童者也迄不振何惑焉悲夫

通史上編卷之四十二定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一

肝部部不編
南豐縣學曾想贊校

唐文武宣懿信昭昭宣帝新紀

文宗皇帝 諱昂初諱涵封江王 始即位尊母妃蕭氏

為皇太后中書侍郎處厚同 平章事太和元年春赦

改元 免京山今年夏悅之半賜九兩陪位若子孫二夏

李同捷反詔發諸道兵討之 淮節使王播入朝進左

僕射同平章事 早錄京二年春正月壬申也震夏河溢

之安南軍 韓約冬給優棧州一年稟相處厚卒中

書侍郎隋 同平章事魏博軍亂志紀久三年春魏

博平 義威帥李聽討夏滄景平州同捷降宣慰使

宗閣 本同平章事冬十一月壬辰制太清宮癸巳朝

都梓州 四年春正月封子永魯王十子兵尚書僧

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播卒與元軍亂使相絳薨於亂

判官薛齊趙 山南東道節度使造討平之夏晉國公守

司徒度平章軍國重事 六月辛未夜星流如雨詔錄

諸司刑獄秋行尚書右丞申錫 宋同平章事太原縣縣

守司徒度表避位克山南東道節度使 鄭州水滸居諸

道大水詔發廩賑 京畿淮南河五年春能朝會連旬故

降漳王漆巢縣公相申錫貶開州司馬盧龍軍亂

毛 夏給杭民疫死者棺十歲下不能自存者二月糧

秋立阜子永為皇太子 錄并上宅縣主吏部於選人

官子為父後者賜勳兩轉冬相僧孺罷賑蕪湖民遭水

患者七年春兵尚書德裕 李同平章事夏大相宗閣

罷秋右僕射涯同平章事 早避殿城膳徹樂出宮女千

人縱五方鷹犬停工作降死罪以下八年 春二月朔日

事相德裕罷幽州軍亂 遂節使楊志誠入朝下

書侍郎餞 同平章事四月大風拔木落合秋門下侍

即固言 李同平章事尋罷禮侍郎訓李刑侍郎元與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冬尚書右僕射鄭權戶侍郎石

於市注死鳳翔皆以逆法族閹仇士良魚志弘兼上將

軍 十一月戊戌開成元年帝十年春正月朔日赦改元

歲 說賜文武官時夏門下侍郎固言同平章事秋七月

所 二年春星山危長丈入女相長閣至五丈餘分

大 西北行東在張十度一日籍料分供十度長

唐 避嚴德樂降死罪流以下原之縣五坊鷹隼禁京畿

攝夏工侍郎夷行

陳

同平章事秋封敬宗皇子四人皇

子一人馬王

早徙市

河陽軍亂

遂帥史李漢冬京師地

州錄

三年春正月

相石遇盜傷避位出鎮大原

戶侍書

嗣得楊

戶侍郎班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夏五月月犯

盜

十月有等出

皇太子薨四年春

正月月犯

竟

天閏月

三月中書令晉公度薨葬裴文忠公

時閏

出卷

手

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窮書夜宴飲為樂開成二年

節度使張勳卒軍中立子元益度

東

身自歸以病還東都薨年七十六

太傅帝怪無遺

表妙家索之得半藥以備武未定憂言不及私舍

昌

中加贈太師配享憲宗廟

廷度親不揚退樂繞中人

而操持堅正神守閑定機至立斷功名震於四夷宋

觀

祭儀言亳州

聖水出飲者疾頓愈

六月初

水

不自作命所存藥寒在中焉時左右白失印

印者

吏盜之印文券耳急則救之水火緩則復還其識量如

此

元和中長慶來使外國者其石長必開

度

若蓋長之也事四朝以全德始於天下使為安危

陽

云夏相卑夷行罷

夏襄陽竹結實米可食旱

滄

州

蝗食稼野草盡秋太常卿

同平章事立敬宗子

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正月帝崩

年三十三

諡元聖昭

葬章陵帝為諸王時深

知穆敬兩朝荒晏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擢學士處厚

同平章事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

犬省教坊冗食千二百餘員罷遣鳳翔淮南所進女樂

馬絳王舉哀輟朝三日誅妖妄僧分士俠邪疑衆者殺

近歲貯錢穀別藏歸有司凡宣索纂組彫鏤之物並罷

禁中外官車服第宅侈踰制者敬宗時月視朝纔一二

帝復舊制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退待制官雖

設未嘗召對至是屢召見延問時郭太后居大內帝孝謹事

曆王太后居又安殿而帝母蕭太后居大內帝孝謹事

之如一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已乃後進御幸十

六宅宴諸王洽親親恩

讀書史未嘗及聲伎遊畋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帝謂

之曰朕慕卿門地以尚主此巾聽他貴戚服之卿毋爾

田史上編

為也於延英謂宰相曰吏部不選才獨循舊此謂配官

其安得無濫可釐革否相對曰今錄可資望官宜循舊

召三銓謂之曰比選令錄如何對曰以資帝曰資合得

而才劣則何如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嗟乎以劣才治

邊民遯陸疾苦可知也自大曆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

抵以倍稱之息貸錢億萬賂中尉得之未嘗由執政至

鎮則重歛以償至是相度相處厚始簡堪將者奏用中

外翕然以太平可冀然帝性仁柔雖虛懷聽納未有能

堅決者也與宰相議事已旋復中變又聞於知人相處

厚於延英獨對請曰陛下不以臣等為不肖使待罪在

位所奏可輒中變豈自上心出耶抑得於橫議而奪邪
自上心出乃示臣等以不信奪於橫議即臣等亦何名
執政乎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矣寶易直長厚忠實
經事先帝陛下宜親之重之委信之臣陛下所親擢即
不任宜先罷無為使大政旁落越沒堦頓首求罷帝矍
然慰勞之復召問欲言處厚諄復於君子小人之際甚
懇而力言裴度可保任帝嘉納之時李同捷叛詔諸軍
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陰與通相度未之知也以馬
無二心憲誠吏請事詣中書處厚召語之曰歸語汝使
晉公於上前以口口保汝使我則不然俟汝使所為奏

國典從事耳憲誠懼不敢復與通無何薨
處厚字德載京兆人年人
事繼母孝憲宗初擢左補闕相徐言帝上以納諫為聖
人臣以進諫為忠處厚不聞規納之言而謂之何也帝
曰處厚與路隋屬疏陳言忠願卿未知爾由是中也
推其時直趨宗時累翰林學士處厚以平冲不悅學與
路隋合大德要言為書以獻勸講讀相二歲方奏事與
疾什遂卒贈司空處厚安葬如處厚居家居易良至臨大
節堅不可回有百餘諫事畏其未嘗敢及私而任官擇
林往往隨所長章環錄焉性嗜學家隣正學至其巷云
憲宗時相吉甫當國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舉直言對
策陳闕失多無諱刺譏考官楊於陵草貫之署上第吉
甫憤恨持章至泣下訴于帝曰湜翰林學士王涯甥涯
與覆策不自言行私相埒庇不言為阿黨請黜之憲宗
重失吉甫意為罷自譴考官僧孺等十年不得調因相

與為怨當是時吉甫主討王承宗吳元濟之畫為李逢
吉所沮吉甫平裴度代相持吉甫議益堅因平淮蔡而
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於是銜吉甫而怨度宗閔壻蘇巢
舉進士有片段文昌曰發其私時德裕為學士助為言
宗閔得譴故三然交作敬宗時逢吉以結大閹王守澄
得相引牛僧孺並相益樹黨而朝士競進者爭附之出
德裕浙西十年不得遷及是相度薦德裕有相才召為
兵侍郎欲大用會宗閔亦以宦官之助得相惡德裕出
之滑州引僧孺復共政相與排德裕之黨逐之相度不
能難以老疾辭位詔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度請謝以

使相出鎮而宗閔僧孺愈益專當是時盧龍將楊志勣
逐節使李載義帝召宰相謀之相僧孺不能辦乃謬言
范陽自安史來非國家所有劉總變獻其地朝廷費錢
八十萬緡無何而失之今日之志誠猶前日之載義也
因而順撫之使帝從之載義跳身走京師又拜太保牛
章事賜第優給而以志誠為留後蓋政亂如此視始對
策時責相求治如二人顧日脩中朝之怨隨朋黨益急
天子益厭之會朝憂形於色太息曰天下何時當太平
卿等豈有意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
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必別求太平

非臣愚所及請避位命出鎮淮南而德裕召入兵尚書
始帝不悅於僧孺言者頗言僧孺與德裕隙害其功以
得召宗閣百計沮之莫能付以爲憂京兆尹杜棕說宗
閣曰德裕有文章而進不由甲第每曰兼若使知貢舉
卽宿憾平矣宗閣以知貢舉得士卽爲羽翼者多難之
曰更思其次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閣許之請棕私
以告德裕喜過望至泣下而宗閣復中尼得相入謝
治首言及朋黨德裕因得排其素所不悅者先入之帝
嘗言敷侑經術似鄭覃宗閣覃侑經術誠可嘉然論
議回辟不足聽德裕曰覃侑守經論事人不欲聞而陛
下獨欲聞幸甚給事中楊虞卿結權倖自進帝以爲言
宗閣曰臣素知之皆不與美官德裕嘻笑之曰給舍非
美官而何帝於是罷虞卿而用覃爲御史大夫宗閣大
懷恨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或諷之曰八年天子聽其
自行事可矣宗閣愀然而止已罷去而二怨益深先是
帝患宦官強盛密與相宋申錫謀去之事頗露中尉王
守澄用鄭注計度所心忌者漳王泰漳王帝弟也賢
而有人望遣使候誣告申錫陰謀立漳王帝大浴守澄
故持章定浴室扣戶入奏之語帝怒命遣神策士
二百立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叩頭爭曰謀反者獨

申錫奈何不當今南司議乎不且變矣守澄嗒然馳召
相僧孺等入出告牒示之皆貽愕不知所對而守澄
立捕所告品官置獄禁中鞠之立誣服獄成議抵死左
散騎常侍崔玄亮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叩頭
泣曰孟軻有言左右皆曰可殺勿聽卿大夫皆曰可殺
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寘於法殺一匹夫猶重
慎如此况宰相乎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
韋溫盧鈞等請以獄付外廷覆按僧孺曰覆按善人臣
願不過宰相申錫既相矣卽立王何求請下覆按注恐
覆按詐得乃勸守澄請貶無按於是漳王降巢縣公
流申錫開州注人以此爲江州則後漢其德裕人
李固言之親用市權監軍于守澄以爲言曰有之然
某人不士監軍試與語自知之見機辨鋒銳乃
大喜恨相少晚及守澄入奏稱其注曰後漢諸通駁
責權勢漸灼侍御史李欽於閤內奏稱之旬日章數
上相于注本則注通守澄爲其事而守澄匿注於石
軍軍將李弘勉說中尉韋元素召殺之因見其清罪元
素不覺妙執手以金帛而遣之帝頗聞注爲守
澄謀主竊權勢聞守澄曰外議籍籍言有鄭注者在中
尉所招權賂寧有之乎守澄對曰有之彼其人才士上
試召見自知之既見帝釋然立以爲侍御史朝野大駭
會帝得風瘰不能言飲注藥而効益大寵時大旱禱雨
司馬員外郎李中敏上疏曰仍歲大旱直以來申錫之

經枉被刑鄭注之姦倖獲用今獨斬注雪申錫天必雨
不聽會鄭注說李仲言介之王守澄牛澄悅薦之帝言
其善易時奉達吉甫守東都欲自進而仲言失勢流象
注好士有中助可圖以達吉持仲言本儒者又海內望
金寶數百萬今賜遺之以得進仲言本儒者又海內望
族既見持說辨激昂大喜帝大悅即左右近臣見仲言
事辭亦莫不洒然動容色也當是時李德裕既相遂宗
閔得政矣而仲言則故嘗與從父逢詰謀逐李紳危裴
度擯已劔南者也夫患之乃言於帝曰仲言曩所為計
陛下盡知今奈何真之禁近乎帝曰人孰無過仲言才
獨不容其改過乎對曰臣聞惟顏子為能不貳過彼聖
賢之過但思慮未及或失中者耳若仲言則惡根於心
此安能自還哉帝諱守澄薦乃佯曰逢吉薦之朕聽之
今不欲食言對曰逢吉故宰相而薦姦邪焚主聽亦罪
人也帝曰然則別除一官可乎對曰亦不可帝顧問相
涯何如涯始聞帝嚮仲言草疏爭極憤切未上既覘帝
意堅又與德裕忤畏其黨盛遂漫應曰可德裕驚亟揮
手止之帝回顧適見遂大疑德裕為傾仄不憚罷於是
仲言與注比而諸德裕且引李宗閔為援於是宗閔復
相出德裕鎮海尋貶袁州而仲言為翰林侍讀改名訓
德裕本才高外亦怯懦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人見帝
乙留以為兵尚書宗閔言制命已竹臣子何得自便度

注鎮浙兩鎮王保母杜仲陽坐未申易事及金曉諸德
裕存處至是王番等奏德裕厚賄仲言結章王嗣不執
其請救之帝怒以爲黨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
陳彝以帝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疾不至又生蜀微通
貶袁州司馬已訓求官兩省而宗閔不許怨之因又
逐宗閔京城散言鄭注為帝合金丹小兒心肝民間
謂出真卿家入帝下始天子忿宦官強盛元和寶曆
諸遊黨猶在意恨之顧在位臣類持祿養交無伏節死
難者獨內憂已訓注階守澄見而伺得帝陰指問深語
則裂眦扼腕進密書深達之帝以爲樸忠無阿私大悅
之恨相見晚於是二倖比而用事訓起流人一歲中連
逐二相遂得相而鄭注官翰林衣鹿皮裘以隱淪自處
則以師友待之又深疾明黨以舒元與起疎遠自進孤
立無爲黨得召相而德裕宗閔前所爲立黨相傾者目
爲二黨遷貶無虛日班列一空時諸閹以訓注本因守
澄淮職勸講時召不真疑而訓注講至古關寺事未嘗
感憤甲重激帝聽帝見其言縱橫以謂氣足任也益信
不復疑待遇隆特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爲帝言當
盡殺中官次復河湟又次清河河北開陳方略如指掌由
是言無不從聲勢煊赫注多在禁中時出休沐賓客填
門戶賂遺山積中外謂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自
結於帝與密謀也方帝之立也仇士良有力焉王守澄

抑之以有隙訓注為帝謀擢士良分守澄之權士良既進多譎智而守澄乃大困已詆誣以陰重罪遣中使就弟賜之酖死陳弘志時監興元軍於外又為謀召還至青泥驛封杖決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畧盡訓注必盡誅宦者又傾仄訓注進乎及在勢心忌之託以中外協勢得行誅出注鎮鳳翔期至鎮同發注出鎮則與京兆羅立言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先期發使注不得蒙其功乃陽出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以行之鎮各募壯士以待事時相惟舒元與與其謀王涯賈餗莫知也九年冬十一月乙丑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班定約前奏左金吾廳事後有石榴夜其露降其上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賀再拜帝命宰相往行視還奏疑非真宜更遣驗視帝顧仇士良等帥宦者群往視之宦者聞甘露降殊喜各奔任詣金吾觀出殿門而訓出懷中敕召行餘璠領所部往即誅之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受命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以待訓召之入而士良等至金吾縱觀韓約忽已變流汗士良業恠之俄風吹幕起見所伏者其甚眾則大駭走帝前告變訓大呼甲士急上殿衛乘輿入賞錢百緡未及上而宦者已舉軟輿迎帝決

殿後眾恩疾趨北入東上閣門矣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承殿縱擊宦官而卒從人於技擊不習所死傷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亟乘馬馳出走鳳翔王涯賈餗舒元與還中書士良等知帝懷具謀怨憤語不遜帝慙懼無以應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千五百人露刃出擊為亂者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平民酤販在中者又千餘人是日也坊市中惡少乘亂大掠者久之於是神策卒擒元與涯餗璠等本立言等繫兩軍鞠之涯年七十餘不勝楚自証服與約等謀大逆明日帝御紫宸殿朝百官問宰相安在今不來何也士良抗聲對曰王涯等謀反繫獄矣因以涯手狀上帝心知涯餗不在事悲憤不自勝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乃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時李訓出走道為鰲屋鎮將所殺誠獻矣則由其首以先繫諸將相從獻廟社狗兩市各百官臨觀腰斬于獨柳下遂並族數日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帝不預知也鄭注將兵至扶風知訓敗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屠其家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以討逆功各進階遷官有差本訓注佞利口似才而貪賴無遠畧又所由進自宦官顧不孚

正人爲難而獨以其私智小譎欲以數百千
年積深嚴盤據不可拔之群凶豈不悖哉自是廷英論
事士良等動引訓注脇天子摧折宰相天下事皆決於
此司宰相行文書而已中書惟空屋敗垣百物皆闕而
相石鎮靜方肅然如異時江西湖南進官健衣糧錢
爲中書募及費相石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當爲神靈所
佑縱遇賊盜必不能相傷若內懷欺罔雖兵衛甚設鬼
得而誅之願獨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其兩道所獻歸
勿受從之初訓注勅諸道各殺其監軍不克至是入朝
諸監軍乘驛疾驅前宣言必盡殺諸大臣以報忿京城
詭言寇至民驚走百司奔散惟相在中書相單謂石曰
耳目頗異盡少出避諸石曰吾與君備位宰相人望所
屬不可輕也且人言何必信第坐鎮之若宰相先動
爲民望者亂矣令禍亂果作即避將安之坐視文案沛
然自如哺乃寔是日坊市悉少望皇城閉即肆剽如甘
露時矣當是時中外憤閣逆縱莫敢難獨藩鎮各據土
擅兵難動搖於是昭義帥劉從諫上書言涯等荷國寵
榮訓等志清內難兩中尉誣以反逆中外悼傷且令實
有異圖亦當委之刑官明正刑典豈有內臣擅興甲兵
恣行屠戮延及士庶構被殺傷者乎臣欲身詣闕廷面

陳曲直恐并陷孥戮無補國家謹脩飭封疆訓練士卒
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報國恩士良等懼進從諫
檢校司徒柔其心從諫復表讓曰臣前所陳係國大體
如言可采則涯等宜蒙昭雪如不可采則賞典不宜妄
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顧冒荷榮祿乎因暴揚士良
等罪士良等惕息爲少戢由是宰相粗能秉公而天子
倚之亦差用自疆明年春相楚從谷言王涯等死族
滅遺骸棄捐請收瘞帝慘然感頗者久之命京兆收葬
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中相石爲帝言宋申錫忠
直披厚誣未昭雪也帝流涕曰知之當時爲姦人所逼
兄幾幾不能相容朕之不明豈及悔哉卿今遇漢昭帝
無此矣命復其官封於是相石時時爲帝言爲理不可
速成也今內外小人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內官
中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宜褒賞以勸善表
盧鈞鎮嶺南已爲帝言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爲嶺
南僻近歲厚賂北司乃得鎮今曠然一新聽臣等簡用
宜顯褒欲調劑平闊心如此帝嘗太息致治之難也今
即位十年震機皆自取當奈何後豈及意乎石欲強
意令無憚前對曰陛下躬自克幸甚然人志氣雖賢聖
必熱更當乃後定向來震擾天其固陛下之志乎且責

治忌太早古之人孜孜養德亦十年適成豈謂晚哉昔仲泥稱四十不惑陛下春秋鼎盛生長深宮非起自民間人情僞豈盡知以臣主度之陛下試自謂今諸事變何如卽位時帝意稍解曰似有間石因曰幸其陛下繼自今時親經史觀治亂之故更十年盛德必日新致昇平非晚也帝曰行之能至乎對曰今四海一家惟登拔才良使小大任職愛人卽用不加賦厚歛則太平之術也於是開成改元詔賜京畿民一歲租停方鎮止至端午四節進奉以其直代百姓稅緡天下非藥物若采他貢獻悉禁罷宣索營造皆石將帝意行之帝曰朕務實惠及民欲無爲空言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渝故百司無所信請置赦令一通於宮中時省覽無渝大信必下請臨勅十道黜陟使與長吏奉行又爲上言致治在得人德宗多猜貳而仕進之途塞有奏請輒報罷東省至開闢者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攝官故兩河諸藩競引士士豪僞喜利者爭趨之四用爲謀主故鎮日橫朝廷主爲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彼彊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爲之用也帝曰善天下之勢如持衡首重則尾輕其博選士石用韓益判度支已益以賦敗案罷之前謝曰臣本以益曉錢穀故任用乃不保其貪臣

迷謬請先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遇則棄故人可官才也卿所用人而不掩其過此謂至公何謝乎他宰相所用則強蔽其過此大病也當是時朝廷幾振爲仇士良所惡又以帝親倚石不得間乃伏盜親仁門側陰射之馬傷驚馳歸後有盜邀擊之坊門不中斷馬尾天子駭愕京師大震石因臥家固辭位乃以使相鎮荆南石字身邑王神符五世孫於是鄭覃與陳夷行並相後乃用楊嗣復李珣參之嗣復本宗閔黨深心厚貌後以黨相傾如異時實社稷意外不問矣嗣復內心傾仄外以忠裕特之初人謂帝自發之帝於紫宸殿謂相曰朕念宗問久斥欲復授一官何如夷行曰宗問實曆中列八關十六子則此險矣幾危朝廷昔發逐四凶而天下治陛下奈何念之宜下詔下用宗問臣謹避在祠後乃從帝進曰宗問適已詞臣爲上言陸贄居田間而上書論兵忠可貴以官李珣趨和之舉不平詆以常語甚急於是嗣復從容起曰臣聞左右佩劍彼相相笑黨執與覃未知事體謂爲黨固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罪黨獲譴臣罪大矣願乞骸骨不擇罷會已平帝書許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乃漸不如前嗣復進曰元年二年鄭覃陳夷行用故政美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罪乃在臣因頓首曰臣不敢復入中書帝召還勞恩乃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帝乃直詣復之應得罪惡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帝乃直詣復之而罷覃夷行單清徐長行狀介竟爲嗣復以排謝相傾之能正也每歎息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帝感中外多故嘗忽忽不樂諸宮中宴會十減六七時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常曰我親貞觀開元時事何時何

事較今日即氣拂吾膺因鬱鬱成疾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耻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腸日九迴每退明獨飲醇酒求醉耳間坐思政殿召學士周墀前曰卿視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何敢望堯舜所問卿者獨謂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以亡國主安足較而上噤噤若是帝曰報獻受制疆諸侯今朕受制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雷禱墀亦伏地泣不自勝自是不復視朝皇太子永者王德妃子也妃無寵而楊賢妃嬖為所譖死而太子頗宴游昵小人賢妃日夜毀短之帝召宰相及官兩省御史議立太子之過哉謝林及六軍使復表論帝意解事得寢獨東宮宦官宮人坐流死數十人無何太子暴薨賢妃請立安王溶為皇太弟相班不可乃立敬宗第六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而帝乃大悔嘗幸會慶殿作樂有童子為緣撞戲者登高危盤舞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帝怪問曰是夫旁皇走者何左右對曰父也危其子緣撞恐或顛而然帝泣然流涕曰天性也朕貴為天子顧不能全一手豈不痛乎因罷樂感傷而疾劇欲引宰相入令

奉太子監國而大闢仇士良陳弘志以太子立功不在已乃矯詔言太子幼且有疾立穎王漣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復為陳王帝崩士良說太弟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乃即位是為武宗時士良等怨文宗甚凡樂工內侍得幸者畢誅逐諫諍大夫裴夷直上疏言陛下繼統宜敦行喪禮早親大政幸天下乃未數日屢大誅戮驚率主視聽傷先帝神靈將人情何望國體至重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即其有罪需旬時何晚不報武宗皇帝穆宗第五子母開成五年春即位追尊母妃為皇太后慧聖出夏板木風嗣復罷刑尚書琪同平章事以旱遊殿理四河秋大風下侍即德裕李南淮府新東福建煌度會昌元年春正月巳卯同平章事冬十一月故相嗣復玪貶遠州刺史門下侍郎夷行同平章事夏六月星旁午流關東蝗盧龍軍亂行泰贊節度使秋七月星出羽林溢漢水盧龍軍亂泰自勝主華務冬元中自稱和武詔河東振武車十一月大星東流光燭詔武軍使張仲武入幽州十七日乃戒避殿及隱慮因徒罷詔作河東振武車備回紇回紇將盟波斯降太和公主入塞下二年春宋二州中書侍郎李同平章事夏群臣上尊號仁聖文大孝敬賜文武秋相夷行罷中書侍郎讓夷李同平章帝帝封皇子四人為王十二月京幸涇陽校獵白鹿原

三年春固紀寇雲朔河東將石椎擊破之得大和公主
以來二月朔日夏昭義劉稹反自相繼後詔或德讓轉
中書侍郎鉉崔同平章事相德裕進司徒秋忠武節使
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冬安南軍亂四年春太原軍
亂將楊弁殺使相石討平之二月朔秋相紳龍鎮淮南
右僕射仲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省冗官千一百昭
義平劉杜給復澤潞邢洛磁五州一歲相德裕守太
尉封衛國公冬辛卯幸雲陽五年春群臣上尊號仁聖
成功神德道大孝皇帝是日勃赦相綜罷判戶部元
武太官唐成朝幸太廟幸亥郊赦相綜罷判戶部元
式將同平章事作仙臺南郊義安太后崩王易宗母
出史上編卷之四十一 七下 六月十日庚戌
拜遷易月以十夏相鉉罷中書侍郎回同平章事
五月朔光政夏相鉉罷中書侍郎回同平章事
六月朔檢校右僕射肅同平章事六年春二月早錄
囚才星流大角如桃大色免今歲夏稅帝不豫光王怡
為皇太叔帝崩年三韓瑞陵帝肅宗帝在潛邸
時悒悒文宗之選悒少斷也而相嗣復王不予其所
為聞李德裕贊心重之及即位嗣復王相繼罷去而德
裕召相德裕既入謝首為上言人主之職在辨群臣之
邪正邪正勢不相容正人既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
人為邪辨之難然臣竊以為無難也正人如松柏挺特
自立無依附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勢不能自起故正

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夫國之有黨國之大患
也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
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夫宰相何能人人皆忠良
哉不皆忠良而為欺則主心疑主心疑而旁詢小人以
察之政無本矣太宗玄宗德憲二宗皆聖王盛明其始
一委任輔相故賢者得盡其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南
眩視聽而治亦寢淫不逮於往至德宗末年而肅任老
惟裴延齡輩宰相獨署敕克位此永鑑也夫輔相有欺
罔不忠者當亟免退忠而材者屬任之令政事常在中
書則天下何憂不治又言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
玉史上編卷之四十一 一八
皆令客不顯斤綺織微不謹馴致大而誅貶頗陛下終
以為戒臣等有事即賜而詰小過容其後改大事斥逐
如此則君臣兩無疑間矣帝曰善已帝從容言或稱孔
子其徒三千亦黨也信乎德裕曰此邪無榮惑之言不
可聽也臣嘗謂共絲驪兕與舜禹雜處堯朝共絲驪兕
為黨舜禹不為黨何也共絲驪兕以邪心相比周迭為
掩覆互相從更故為黨賢人君子忠於國則同心勇於
義則同力退而各行其志亦不交以私豈謂黨哉周衰
四豪各有客三千背公死黨以譖詐勢利相高仲尼之
徒用仁義相切磨群而不黨讓者欲以比之罔矣臣不

知所謂黨者為國乎為私乎誠為國則趙盾隨會先穀
後繼不為黨房杜謀斷相資不為黨今所謂黨者誣善
蔽忠附下罔上晝夜合謀刊其類以據美官徼權利不
者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望下以此察之則情偽
得矣帝曰善德裕神史大夫樞密孫伯吉甫子也少卓
士以德裕名家子有文章其體厚之會誦諸說里不
信諸幸私第與父交通為李逢吉所托出觀察浙西南
方信譽益隆父母遊歷疾子棄不顧養其孤長老可
信語者論以孝於大倫使歸相晚教養不養者實法
俗九變變活同數千功去後今其盜不得作宗立
詔浙西上脂蓋其德裕言臣准三月壬子賊令常貢
也本道素惡此賊下恐聚斂之吏緣事而益其力
大屈軍用福急率歲費常負連十二萬有奇今所須
脂蓋其具費用銀二萬有奇余百三十兩為非土產工
脂立辦願詔宰相使臣何以不疲人不敘怨不之軍
而仰遵詔旨乎昔太宗時使者至京州見名鷹獵李大
鵲獻之亮諫止詔書美鷹玄宗時使臣抵江南捕鳥
鵲羽肥若水言之即見褒貶皇甫湜造琵琶捍機鑊
身謀於益州燕趙不奉詔大名鷹鵲鵲牙肅微物也
二三臣尚以勢人損德言今所需天鵲天鵲羽微物
身衣衣大綈元帝罷輕服德仁慈為之至人而陛下
下近師二祖之容納遠法漢宋之恭約裁賜節戒天下
幸其帝優詔停止泗州德開僧度僧尼云云天子誕月
考天子荒晏數滿幸廢州上丹泉六歲以調已入為良
待節馬李宗問州節度使鄭元甫劍南西川作義勇
機義拔義城作節度使遠等城以拒蠻險蜀軍大實語
具達已帝言文宗時令諫官言事毋著名如匿名書非
體也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時猶不爾其後李訓鄭注教
先帝以術御群下實始成此風人主獨當推誠任人有

欺罔者威以明刑豈必挾詐哉帝曰善詔群臣言事毋
得乞留中當是時天子側席待德裕為政德裕亦慨然
以經畧天下自許又智畧足謀任言無不從帝數出畋
抵暮夜乃還德裕言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而朝日入
而息傳言君就房有常節願深察古誼比側聞互星失
行天示法戒願節畋遊以承大皇帝從之會獵涇陽諫
官高少逸鄭朗等切諫為政容謝焉初知樞密劉弘逸
薛季稜有寵於文宗閣士良恨惡之帝之立非二人及
宰相意而士良譖以為二人嘗不利於上命賜死遣中
使追故相嗣復珏於貶所即誅之戶尚書驚聞之震然
曰天子新即位茲事豈宜手滑奔往告德裕德裕與同
列上奏言德宗疑劉晏動搖果官而殺之中外冤嘆兩
河不臣者得以為口實後德宗悔至錄其十孫文宗疑
宋申錫交通蕃邸謫竄至死既乃悔為出涕嗣後等有
罪當先即訊俟罪狀著白後誅之未晚今遽遣中使即
誅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得召見流涕諫帝命坐者
三伏不起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
以為冤今未奉俞旨不敢起帝乃曰朕特為卿等釋之
德裕即趨下階舞蹈謝乃還二使而嗣復等再貶二人
本宗閱黨而德裕為力救得免其識體如此當是時

仇士良以身佐命不得任而天子於相德裕如一人乃大恨思傾之會帝以受尊號肆赦士良乃揚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矣兒曹必往訴意激禁旅士讐嫉相作亂德裕聞即詣馳關訴於帝帝怒立宣諭兩軍無此議且赦出朕意非由相士良慙謝老奴妄聞當先乃得罷而任相益專帝外尊稱士良中忌惡其之其黨送之歸私第士良散之曰若曹事天子第無令手間常以聲色陳言狗馬愉快其身日使無暇他及前代與亡心知愛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去無何家得其依對于削官爵籍家

龍澤潞河東連作亂回紇入塞內伺邊天下動於兵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師敗相繼者其弊三詔令下軍中日三四而宰相不預聞失政本一諸監軍各以意指揮軍事將不得專軍師無統二軍各宦者爲監其牙隊皆選卒而在陳者顧脆怯不任戰每戰監軍兼作旗乘高立馬塚牙隊自衛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潰三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約監軍不得預申政軍取一人自衛有功隨非中書進詔無他詔自中出者規布堅定號令嚴簡將帥任軍者得專其威令故所向有功而回鶻以多算底宥畫具戎狄志中始盧龍軍亂殺節使史元忠之其黨送之歸私第士良散之曰若曹事天子第無令手間常以聲色陳言狗馬愉快其身日使無暇他及前代與亡心知愛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去無何家得其依對于削官爵籍家

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帝召相計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方易帥時衆心何能無觀望危而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不置之數月不問必變矣請置之勿遣使而徐觀其變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後求節亦置不問雄武軍以張忠武遣使上書請擊絳自効詔中書問狀使者言行泰絳今遊客羈人人心中不附仲武故幽州將性忠嘉通書習事爲士心所歸計軍中今已絳絳矣問雄武卒幾何曰軍士團合千餘人德裕曰恨少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不衆多幽州糧饌具在媽及邊七鎮今獨入據居庸關絕其餉自定矣德裕度

功可成喜乃上言行泰絳皆使大將表脇朝廷求節鉞此河北宿弊故不可聽也今仲武表起義討亂與之節有名乃命仲武知幽州留事而仲武克幽州已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第子稹不令喪請後朝議以回鶻未滅邊猶警討潞澤將國力不支德裕毅然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異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破朱滔擒盧從史皆其功異時無慮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車德宗猶不許承襲其後敬宗不恤國時相無遠謀劉悟死因循以授從諫至跋扈難制今垂死復以兵檀付豎子朝廷又從而授之則四方視效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善卿何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二鎮幽州初定必不與交通但得鎮魏不與之同不從旁沮撓即稹成禽矣宜遣重臣諭鎮魏以河朔自艱難來列聖許其承襲於澤潞事異今朝廷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獨委之兩鎮但顯立功効曰澤及後昆慎勿聽游談者言爲子孫謀存輔車勢自貽禍也且徧諭將士以賊平厚賞兩鎮聽命稹成禽矣群臣交諫帝曰吾與德裕共之保無後害於是命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克招討使與河東劉沔河陽王茂元會討之遣中丞李回盧賜龍張仲武詔

今專禦回鶻賜鎮魏詔今早平澤潞弘敬元逵仲武懼廟謨震悚具羣驍郊迎立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兵興以來未有也先是河北諸鎮有自請後者朝廷必遣弔祭使先之次冊贈使又次宣慰使往來計度終已乃用兵則稽半歲餘而叛將待繕完焉備至是即下詔致討威以大振往河朔用兵師行出境利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今解一縣一鄉居之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月而兵頓裕請宣指令元逵取邢州弘敬取洺州茂元取澤州彥沔取潞州期在平定毋收縣柵爲口實又善焉激發諸鎮情見計得而助効效命出史上編 國卷之四十一 二二 六月十二日 肅宗州行緩又請休士於給請肅宗曰肅宗無意防禦使石惟訓之元逵數有功請遣官賜以勳忠勇累戰功不聊寧休于卒年力不可用請賜弘敬詔以酒賜河東軍糧山岳才能進軍山岳若晉絳即駭懼備變此攻心之術也弘敬聞然忠武兵入境力弱黃出師自將渡漳水趣磁州已解詔後以河陽兵力弱計使代茂元從石惟訓以故相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劉沔與張仲武使魏博從鎮魏以故相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劉沔與鎮魏與王宰克天并關於是劉稹日感顧舉族歸命使相石以聞相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僞輸款以緩師勿聽也宜詔石勒稹云誠悔過面縛境上石當受降讓歸闕不然誠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

時進討母急會河東軍亂與穰通行營使馬使王逢請

其二千赴之而河東兵聞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
揚弁將諸逢故事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到河東府
庫自隨石初至軍之以私絹益之八匹一時已出
軍上請度歲旦行監軍呂忠不許升逐據軍府作亂
汾州朝議洵洵請能師德裕言太原素號忠順獨緣賞

薄為賊所交煽而然况反者千五百人何能為何可舍

也詔使相石赴太原召兵已亂遣中使馬元贊詣宣諭

且覘之元贊受升賂還於衆中大言曰相公須早與升

節矣不者亂昌德裕問狀元贊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

九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

無兵故發橫水兵走榆社庫中甲在行營升何能集兵

甲如此元贊曰太原勁悍人可為兵升招募致然耳德

裕曰召募須有財李相正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得故

致亂升何從得財元贊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

明甲必殺此賊而進討愈益急河東平河東平後擒止

軍取太原惡妻等為所屠子撫監軍呂義忠廷客
升送京師斬之於是德裕言於帝曰事有激發而此

功者陛下王宰趣磁州而弘敬出師遣各軍取太原
而戍兵得揚升王王軍久不進請從河陽鎮河陽仍

令黃成以精兵二千抵河善處
幸州賊內幸必死矣帝曰善會河陽帥茂元宰相德

裕言往懷州刺史關河南帥常以判官掛事割河南五

縣賦隸河陽事體舛午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

別置刺史俟昭義平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

昭義而河陽為重鎮東都可高枕矣於是邢洛磁三州

以力屈詣元達弘敬降德裕曰昭義根本在山東三州

降上黨不日且變矣帝曰郭誼其無乃梟劉稹自贖乎

德裕信曰如聖諭帝曰即如是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

生諸道討逆節所得州輒自予今邢降元達磁洛降弘

敬脫請之難於可否矣請先以給事中盧弘正為三州

留後成命下則二鎮無辭於是以盧鉞為朝義帥乘驛

赴鎮而弘正領三州釣素寬得人及趙鎮
人情洽而昭義遂安無何稹將誼

果殺稹及其族姓函首降帝曰今何以處誼德裕曰劉

稹驍獍子爾阻兵拒命皆誼謀及力屈又責稹求賞此

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於是詔

給後昭義五州一年稹父子所增橫稅皆免所籍兵道

還農諸道將士加賞賚有差而澤潞平元和後數用兵
法繼以火乃得罷兵從容裁減率午漏下輒還第

然若無事時河北二鎮使至京師輒引見問慰其可語
者訪以河陽兵力及諸將之否情使歸得言要領交歸

必命以河陽兵力及諸將之否情使歸得言要領交歸
威命以頃之歸語故使與其使大將還救使承官爵何

有自奮忠義立事功結明主知乎由是三鎮揚息不敢
有異志始德裕恐河北軍之與置備邊庫今戶部歲入

錢帛二十萬度支經費十三萬及諸道所進力車錢皆
入焉明年歲三之一以度當是時國威再振乃奏上尊

號詣郊廟奏告詔進德裕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固讓曰

唐興太尉部七人尚父子儀力最高然且不敢當裴度

勲德守司徒至七年不遷臣守舊秩是矣辭帝曰恨無官可酬卿功奈何辭德裕不復命乃言曰臣先臣封趙家孫寬中始生小字曰三趙意傳嫡也臣前幸益封政中山臣先世居汲汲衛地願得封衛改封衛德裕以帝討叛有功慮且汰於武乃上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止不追曰所獲多已求多傷威養由基射柳葉百步外百中觀者教之曰不如息也若少撓者前功棄矣今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此亦養威少息之時也願女佳兵帝曰善時天子雖竝置他相而倚毗獨德裕用兵時決策制勝皆獨斷他相不與也至是上疏乞骸骨

入以星家言榮或犯上相懇避位帝輒慰留之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卧今大事未就奈何去蓋得君如此然德裕有相才本所乏者度又秉政久多徇憎愛脩怨恩先是始秉政爲帝言維州降將悉怛謀之免也以爲相僧孺讒賊所爲而僧孺得貶語具戎狄志及是乃言曰曩劉從諫據上黨垂十年逆節見矣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方執政令忠於謀國留之豈有後悔哉顧加相銜縱之去成今日之患竭天下財力二年僅乃克之此二人爲國謀不忠宜加誅曾得河南少尹呂述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失聲嘆咤持以聞帝大怒貶僧孺

循州流宗閔封州給事中韋弘質上書言宰相權已重不宜復典司錢穀意以傾德裕德裕言傳曰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蕩望之爲漢名儒歲首奏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詔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言人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衆職太示怒以爲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南夫令宰相有姦謀隱慮則人得以陳論至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臣所得于今弘質受人教誘而言是圖柄臣也幸陛下昭其邪心遏絕之弘質坐貶官德裕意欲政出宰相尊朝廷以肅下而深疾朋黨故憤切如此散騎常侍柳公權本與德裕

等以他相薦擢集賢學士德裕患思非已出立左遷宮僚給事中李中敏才凡上良請以開府子中敏判之有兒士德裕惡其與楊嗣復善奏出爲刺史帝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召相卜之德裕素嫉之乃對言居易衰力不任朝請其從父左司員外郎敏中文學不減居易而器識過之遂以敏中爲翰林學士嗚呼書有之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又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言有作之爲害大也德裕柄國爲名相不以此時捐愛憎以已怨而驅逐異己以益怨於好惡嗚威亦已作矣作已迫矣有無危乎帝自潛邸時業感志於仙既在位作望僊觀

於禁中作仙臺南郊已方士趙歸真得幸諫官以爲言
帝謂宰臣曰諫官論趙歸真事卿等聞之乎對曰聞之
德裕前對曰歸真以詭術出入禁中爲敬宗朝罪人不
可近帝曰朕爾時亦識是人不知名獨衆稱趙鍊師知
爾時亦無大過豈足深過哉朕宮中屏聲枝絕宴飲獨
欲聆道論條煩耳至政務必卿等與共平章雖百歸真
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則趨旬日來歸真之門車
轍滿矣歸真亦以物論求退薦羅浮道士鄧元起能僊
迎致之與衡山道士劉玄靖皆挾方術進毀佛敎自詡
於是敕併省僧寺而淫於方士言益深餌金丹躁喜怒
由史上編 卷之四十一 二七 六月十六日
不常問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驚懼天
下既平願靖之以寬使得罪者無怨焉善者不惟帝自
五年秋有疾而方士以爲換骨且得僊藥益進遂病六
年病不能興諸宦者密於禁中定策下詔言皇子冲幼
立光王伯爲皇太叔監國更名忱帝崩卽位是爲宣宗
宣宗皇帝憲宗第十三子母李氏明鄭太尊母妃爲皇太
后相德裕罷爲兵侍郎學士敏中白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皇子五人爲王夏相讓夷罷戶部侍郎植馬同平
章事秋肅罷中書侍郎商盧同平章事十二月朔日
安南輕舉使大中元正月壬子朔年春癸丑朝奉太廟甲寅郊赦改

元後左降官死者官爵賜文武官皆勳賜父封皇第四
人爲王早避歲減膳錄囚徒罷敎坊樂出宮女五百人
相商罷門下侍郎元式中書侍郎琮同平章事夏
積慶蕭太后崩又宗母肅光陵是歲張仲武奚比部
之相回罷貶前相德裕爲潮州司馬二年春群臣上尊
號聖敬元式罷兵侍郎墀周刑侍郎植馬同中書
夏五月朔相元式罷兵侍郎墀周刑侍郎植馬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太皇太后郭氏暴崩是歲吐蕃來歸三年
春後相植墀罷夏中書侍郎鉉兵侍郎扶同平
章事秋復河湟武寧軍亂李廓冬京師振武大德封
皇弟楊彭王前相德裕卒崖州及云夏霖雨錄囚徒蜀通負相
扶卒戶尚書龜從兵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盧龍軍亂張直方黨項羌作亂五年夏羗平封子潤鄂
王爪沙岷廓等州來歸置歸義軍戶侍郎蕃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相龜從湖南六年春正月星禮尚書
休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皇弟惲棟王淮南七年春
郊事于夏中書侍郎朗鄭同平章事八年春正月朔封
皇子三人爲王九年春相休罷出鎮秋旱減上供饋運
蠲通租發粟賑貸相鉉罷淮南罷淮南宣歙浙冬元

日常貢代下戶租稅浙東軍亂使李十年春工部尚書朗同平章事秋封皇子二人為王九月冬相罷罷工部尚書慎由同平章事十一年春相罷罷夏谷管軍亂使于秋兵侍郎鄴同平章事封子雍廣王九月冬相朗罷十二年春戶侍郎瑒同平章事度相慎由罷出鎮鹽州軍亂監楊玄何復嶺南軍逐使兵侍郎致同平章事自監相瑒卒象與華安分派品中原立歲今獲當各官實使百官各册以劉瑒為手致論帝甚惜之湖南江西宣歙軍亂湖南使鄧憲江冬水徐泗水淮大田史上編卷之肆一三十八月拾二日兵侍郎仲同平章事湖南江西平是南蠻寇十三年春大赦通自放官人秋帝不豫閣立鄆王李錡妾鄭生帝封光王十許歲時適重疾見異光蹶然起正身端拱坐孔嫗以為心疾穆宗視之喜撫其頂曰英物也賜玉如意已外晦內朗服重寡言笑宮中皆目為不祥文宗好誘其言為戲笑武宗蒙尤不加禮益自韜匿羣居游未嘗發一言故為宦者所利因得立及監國見百官憂戚潘容裁庶務咸當於是始知有悔德焉既即位誅趙歸真相德裕攝冢宰奉冊退帝謂左右曰

適奉冊者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浙立出鎮荆南德裕位重有功勤衆不謂遽罷而遽罷中外大震所命相左右無知者嘗欲相蕭鄴制且行內樞密覆奏鄴故判度支今應罷否帝疑鄴佑之即出崔慎由名付學士院草制而鄴罷中尉馬元贊以定策功有寵相值因附之叙宗性交親帝賜元贊寶帶元贊以遺植植服以朝帝識之收親吏鞫問盡得其交通狀貶刺常州學士蔣伸嘗從容言近日官頗易得人心僥倖也帝驚曰即如此詎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致亂非難帝稱善久之曰異日不得獨對卿矣伸莫測所謂尋拜相嘗令杜敏中為萬壽公主擇壻也馬鄴顯妻之時顯已約婚盧氏媾親矣深銜之數毀短馬敏中克招討兇項使赴鎮泣言於帝曰鄭顯不樂尚主怨臣深刺骨臣外出顯必從中危臣臣死無日矣帝於禁中取小檀匣授之曰視之此鄭郎諧卿書也朕信之豈任卿至今日哉敏中感涕不自勝嘗詔刺史臨人官毋得從外輒蒞治必詣京面察其行能乃遣相綯嘗從其故人為隣州令便道之官帝詰之綯封曰道近省迎送費耳帝曰朕以刺史多非人為百姓愚苦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行黜陟今始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綱汗透重裘

絢華謂人曰吾奉教十手最思過
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衣也每臨朝宰相奏事無
一人旁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問問細
事則及宮中宴游頃之復整容厲肅如初曰卿輩好為
之已乃罷樂隨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已乃讀
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當多屈意從之諫官員闕中書
奏請補帝曰諫官要在舉職豈必人多第今如張道符
牛叢趙璘輩數人朕日間所未聞足矣敕待詔官與刑
法官諫官得次對在宮中常衣澣濯非母后宿膳不舉
樂歲小饑輒憂形於色恭儉好善即左右近習未嘗見
怠惰之容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為樂飲盡
歡諸王疾常親至卧內存問憂形於色故事公主降以
銀裝車帝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今依外
命婦以銅裝仍詔公主執婦禮如臣庶儀母得輕天族
預時事劉顯弟顯嘗疾病遣使和之還問主安在曰在
家為婦有以也夫召公主主責之還問主安在曰在
由是貴戚奇之法衣冠族帝欲知天下郡國境土
風俗及四方阨塞制置利害命翰林學士渙纂為書曰
處分錄欲知百官名數及銓法命今狐絢凡吏部注擬
政府制授具籍之曰具員御覽置案上閱焉以太宗所
撰金鏡錄授翰林學士渙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
治未嘗不任忠賢太息曰凡求致太平者當以此育焉

首矣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讀之自寶曆
來闕寺權寵甚帝雖為所擁立而剛明不惑一裁之以
注有敕使遇陝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觀察使以聞諫
配恭陵內園使遇宰相不避馬用奏之帝詰責對曰供
奉官例不避帝曰汝街勅命即橫絕可也何得以此出
避宰相為乎配南牙監軍王宗景以失律杖配恭陵為
著今蓋用法明勅如此尤重惜官爵服章於翰林最親
然遷官必慎資歷曰吾不敢以官爵私親臣也有司具
緋紫衣數襲待幸賞率終歲不用事鄭太后諡朝夕親
共養舅光鎮河中入朝問政語汙鄙帝不悅留為羽林
軍太后屢言其貧輒加賜終身不任賜莊今免稅中
書執奏帝曰朕初以光元舅欲優之乃不知其過此人
所難言卿執奏幸甚庶事皆朕豈憂天下哉有始有
卒其唯聖人當共守之耳有醫工得華救鹽鐵使補場
宜即於醫官中選補若委以銅鑰將何自謀最且場官
處品非制敕宜親遞賜謂罷青教坊使視漢貞滑借教
化冠諸優龍一日抵掌談論及外事帝正色曰養和曹
祗供戲笑豈及以政耶尋坐流道崇工程程其藝藝不
得復奉宴遊帝曰汝曹所惜者絕矣朕小惜者高卿大
宗法耳竟抵刑終不私親倖如此念親民官為政本申未任刺
吏縣今及刺史縣今有賊負者不擬侍從官若縣令必
滿三考乃聽遷之令建州刺史于延陵辭之官帝問之

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封曰八千里帝曰卿母謂建州為
達政鉅細何渠不聞此階前乃萬里耳宰相李德裕
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生聖人相約曰嘗校獵死北遇
詩人獨寄興為高目豈必實然乃得任
樵夫問其縣曰澤人也今為誰曰李行言問為政何如
對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不與盡殺之乃歸帖
名寢殿柱間擢刺海州入謝賜金紫取帖示之又獵渭
上有老父十數人聚佛祠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問聚
祠禱何為曰縣令李君與有異政消當罷詣府乞留故
祈佛冀諧所願耳會懷州刺史闕帝手筆除授重民治
通下情如此堂語相敏中言朕昔從憲宗靈輦行道遇
南史王維詩之八
風雨百官散惟山陵使長而髯攀靈駕不去者誰耶對
曰今孤楚有子乎對曰考功郎綯也才器可任使即擢
知制誥已得相與宰相論元和間循吏孰賢相堦對曰
臣嘗守江西聞觀察使韋丹之賢也功德被八州沒四
十年老稚歌思如一日賢矣立以其子宙為御史黨項
寇邊欲擇帥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
據今陳方畧較然帝喜曰不意頗牧近在禁中卿其為
朕行誠欣然奉命招諭党項降之諸用才不次如此帝
知党項反田邊帥利其半馬數欺奪誅殺之而反詔南
山党項羌宜於銀夏境內給閑田今耕作為生不受今

乃誅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邊將無赦自是邊臣
代邊帥靖之陛辭面戒勵乃遣而党項遂安宰相以復
河湟上尊號帝曰此憲宗皇帝意也朕成先志耳其議
加順憲二廟尊諡昭武功故大中之政法紀脩飭民稼
阜利人思詠不衰謂之小太宗始帝潛邸時聞相德裕
怙才力專心惡之及即位首斥去而君臣務反會昌之
政故時有偏陂石州謂政府自陝為五寨之助求一
統軍進快快而死德裕為相時有舊下不立清直任
官者不用及是為右補闕詔言德裕功坐阿附貶官
祿相時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與生盜用官
置娶弟部民女怙資榮為賊論死議者謂湘已甚湘具
武陵兄也德裕是武陵司戶不復更推按如紳宗憲
之德裕怨貶二人建州司戶不復更推按如紳宗憲
及是從史點裕生之先崖州德裕為相時所居有虎
曰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天下大事獨處其中左右侍
御莫得近故詩畫精密性不喜酒後房中露色其沒也
見夢公孤獨者再綱覺而懼日衛公精爽可畏言於帝
遂其後復追贈尚書
尼帝母鄭太后本太皇郭太后侍兒也微時為郭太后
所苦怨之帝即位待郭太后禮頓衰太后意怏怏一日
登勤政樓欲自噴帝聞乃大怒而太后以是夕崩帝不
欲祔陵廟禮院檢討王暉以為祔陵廟宜稱帝大怒命
相敏中詰之暉質言太皇太后孫陽王女孫憲宗在東
宮為正妃母天下五朝豈得以曖昧之謗廢禮乎敏中
附帝意為辯斥暉竟不撓相堦見之舉手加額嘆其

明史綱目

卷之四

三六

二月初六日

封皇子一

人爲玉四羊

部

愛相誠罷兵侍

南史上卷

卷之四

111

十六李

黃巢陷鄆州趙頴蔡與王儼芝台陷隨州西陷虔吉饒
信州也自宣州渡江掠浙東從間道入閩趙建州陷閩
中後勳嶺表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下廷臣議咸
請假巢節以紆難相畋欲因授嶺南節羈縻之相携方
倚高駢仗立功乃言曰駢才畧無雙又淮南天下勁兵
處也集諸道討賊如拉朽柰何舍之畋巨巢之亂本於
饑眾以利合故能興自江淮蔓延於天下今國家久平
士卒不足用所在閉壘不敢出不如釋之及歲豐而其
下思歸眾且散眾散而巢乃朽上肉也今不伐以謀而
怖以兵天下之憂未艾耳會駢請以公主嫁西戎得專
意南方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不可許抗論相詬
謾帝以大臣爭口語乃俱罷時攝病風下能內賊令
公竹豆廬環無他才附之當景時巢在南海被瘴疫死
崔沆時有后陳輟爲所沮當景時巢在南海被瘴疫死
者十三四乃自桂編筏浮湘水而下陷潭州山南東道
帥劉具容擊破之俘斬十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
窮追盜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
不愛官賞事平棄之或乃得罪已矣無窮追爲矣由是
賊復振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而高駢擁重兵不討
巢乃度淮陷申州掠賴宋徐兗已遂陷東都自戎起草
莽間轉掠度時無長筭遠畫四年之間屠名城陷王都

毒天下幾遍古未前有也巢犯京師關今孜訥幸蜀帝
不憚命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使將神策軍禦之神
策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中徵廩賜未嘗
更戰陳聞當行則父子聚泣以金帛徭病坊人代行不
能軍而巢入潼關令孜罪狀相攜以解負攜雉經死相
畋鎮鳳翔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募軍以妻自所織紵衣
戰士巢入京師帝出狩梁洋畋謁帝斜谷泣請死帝勞
慰之請駕留帝曰朕不欲畧邇大寇矣不能留公謹扼
賊無令西勉建大勲畋以道補奏難通請得便宜行許
之遷西面行營都統軍中得承制除拜當是時盜巢入
宮僭大號矣稱大齊皇帝改元畋召將佐議拒賊皆曰
全統盡殺唐宗室畋召將佐議拒賊皆曰
賊勢方熾俟兵稍集圖之畋哭曰諸君勸畋稍臣賊乎
因問絕什地不能言卧閣中會巢遣人以僞詔至監軍
與之宴樂作將佐而下皆哭使者怪問之幕將斬儲曰
以相公中風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皆泣下畋聞乃
太息曰吾固知人心未厭唐也乃刺血爲表遣使詣行
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與刺血盟完城壘繕器械
蒐士練伍密約隣道起同難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
萬畋遣人招之士畢至軍聲大振賊遣使齎僞詔來召
斬之遣賊將來寇護伏擊敗之於是傳檄天下徵兵合

寓因說曰鑒與捕天下皆歸咎於我不誅熈致我無以自明克用從之皆詔書凶使者上兵移檄進討之第復恭假子扈謁御前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克用同討攻或將王行瑜戰敗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新政定京城迎駕取郾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歸長安攻怒責之曰汝欲反耶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斷斬之殺黨數百人裴藏鄭昌圖奉葉王奔河中重榮許馬迎奉執殺之送熈首行在府司請御南門獻藏受朝賀太常執鼓吹盈孫曰熈爲賊臣初逆獨不能死爲負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素服不舉燭已就誅宜廢爲無人葬其首其獻藏稱貢請侯殺首主行之帝遲都相孔緯與故相邁却劫遺汗馬命與熈相和昌圖裴潋即在所賜死遺負大節風裁髮於豎本以偽署避地去而猶死於議史不白焉哀哉於是宦官方鎮迭相仇讎唐亡不解矣帝在位十五年疾大漸皇于吉王保賢且長矣輿望必且立闕楊嗣復劉季述立帝弟壽王傑爲皇太弟迎入宮帝崩立之爲昭宗昭宗懿宗第七子也母恭憲王太后文德元年三月即位夏追尊母馬皇太后秋陳敬瑄反討陳敬瑄是歲盜陷陽孟山陵漢許夔州龍紀元年春兵侍即到崇節同平章事盜史趙建之冬盜陷棣州刺史張鎰宣州宣武觀察史趙建之冬盜陷棣州刺史張鎰死之陷常州刺史杜陵死之十一月有棣州刺史張鎰太保蘇能爲司以是歲盜和史紫傳和史山行章反附盜盜陷蒲州常州大順元年帝二年上尊號救改元夏相海及克用戰于陰地敗績招討副使孫振死之冬官軍潰於趙城潯匪還歲簡質宿戎堆蜀州各殺刺史帝使叛附盜二年春澤潯張兵侍即崔昭緯戶侍郎徐彦若同平章事被陳敬瑄詔王建罷兵不受命淮南錢夏都出三台人太微長十餘丈封于祐熈王是歲盜陷成都宿壽州景福元年帝四年春敬瑄元中書侍郎鄭延昌同平章事夏讓能爲太尉各星李于斗十是歲盜陷蕪湖楚州興洋州二年夏王建殺陳敬瑄及之今故孽入于太微矣全忠陷徐州武寧節使時溥死之討李茂貞貞貞犯京師殺相讓能戶侍郎崔胤同平章事是歲盜陷盧欽舒州乾寧元年帝六年春禮侍即劉原同平章事罷禮尚書李茂貞同平章事張中書侍即徐

彥若同平章事秋霖兩克陷洛州昭義節使康立
死之是歲盜陷即閭黃新州二年春戶侍郎希平章
平章事越盜盜昌借號鳳凰中書侍郎上同平章
李茂貞犯京師太尉昭度太子少師李漢章行餘
同平章事秋克月將兵移徵討三鎮為鄂寧四行
章事盜建陷州刺史李德用晉王侍郎孫德同平
州附盜三年春建陷州刺史田昉死之夏河盜等
帝和渭北亂罷戶侍郎昭度同平章事持節左議
大夫朱朴同平章事書侍郎平章事持節左議
行官秋建教宗室十有一王冬王建陷州四年春
光化元年帝封皇子二人為王是歲盜陷海洛等
帝至自華州秋改元星隕于比方是歲盜陷洛陽
唐帝自華州改元星隕于比方是歲盜陷洛陽
事是歲盜陷洛陽事是歲盜陷洛陽事是歲盜陷
年發門下侍郎亂同平章事殺相持江盜參差遠
中書侍郎裴贊同平章事盜全忠陷莫祁州祁州
史約死之裴贊同平章事盜全忠陷莫祁州祁州
皇太子祔殺睦王尚太皇太后見是歲盜陷桂宜嚴柳
皇太子祔殺睦王尚太皇太后見是歲盜陷桂宜嚴柳
亂帝位梁王中書侍郎王溥王溥王溥王溥王溥
晉州刺史孟遷中書侍郎王溥王溥王溥王溥王溥
如鳳翔鎮國軍節度使張勳平章事李繼德附盜全忠
全忠犯鳳翔鎮國軍節度使張勳平章事李繼德附盜全忠
範同平章事浙西大雨雪夏九落罷工侍郎蘇檢同平
章事三年春亂西大兩雪夏九落罷工侍郎蘇檢同平
做王忠救官七百餘人亂州六事十二衛事府全忠
樞密王忠救官七百餘人亂州六事十二衛事府全忠
樞密王忠救官七百餘人亂州六事十二衛事府全忠
忠殺僕射潘天右元平帝十六年春亂賊同平章事
左右神策大夫柳璨同平章事全忠殺賊還都洛陽
左右神策大夫柳璨同平章事全忠殺賊還都洛陽
風雨土秋八月全忠犯官門帝崩年昭宗親親明葬有
三十八年秋八月全忠犯官門帝崩年昭宗親親明葬有

英氣以傳宗威令不振而朝廷日卑也慨然有恢復前
烈之志聞後恭恭有境立功而帝抑不用政事多謀於宰
相相張濬孔緯勸帝舉大中故事抑宦官濬本因復恭
進復恭廢更附田今孜復恭再川深恨之帝嘗與濬從
容論當今所急以強兵振威權對與帝意適合於是募
兵十萬衛京師濬益以功名為已任每自擬謝安裴度
李克用心輕之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
危之士也用之必交亂大下矣時朱全忠與克用交怨
表請討克用全忠本起盜賊猾狡而克用討賊巢俊京
師有大功廷論歸之濬其術輕已宣言曰先帝再幸山
南沙陀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使朝廷不能
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此萬世一時也乞陛下付臣大
事可旬月而平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
中之臣措置失宜使然今宗廟甫安殆不宜更造兵端
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何孔
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
相言協從從之曰茲事一以聽卿必毋貽朕羞乃以
濬為河東行營都統招討處諸使孫揆為副使濬奏給
事中朱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當罷亂後而欲排強
寇耀兵吾身其敗也稱疾固謝去濬發京師入辭言於

帝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清內患湯復恭竊聽大疑之已錢之長樂坡屬之酒源醉復恭戲之曰相公仗鉞專征遽作態耶濂曰今何渠作態俟平賊還方作態耳復恭愈恨恨忌之濂帥至晉州朱全忠方連兵徐鄆鎮魏倚河東為屏蔽不出兵兵未交副使撈被執死難靜難鳳翔保大定難四軍不戰走而濂乃大困克用圍晉州三日宣言於眾曰張濂宵人直藉名宰相不可俘也又所將者天子禁兵柰何賊之乃退五十里而軍濂韓建得遁去於是克用上表言張濂以陛下萬世之業邀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讐私相結必殺臣以快溫忿臣今名在罪籍不敢歸陛下藩方寄寓河中進退惟命於是連貶濂綽以解難克用乃歸晉當是時王建并蜀殺陳敬瑄田令孜於蜀矣初黃巢之亂帝為諸儒臥哺石上令孜自移至其側使之使前心術之倍宗疾困令孜自署劍南軍使書夜馳入蜀欲依內兄陳敬瑄以居帝即命官齎流徙州令孜不肯行會土連未請討敬瑄以贖罪願移明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鎮以靖蜀帝乃憤滿鎮遠意欲以威制之州大吏以令孜所恃者僅以乃微敬瑄為龍武統軍敬瑄不承則官爵建討之三年不克及是相唐有趙城之敗則議欲息兵復敬瑄官詔顧彥朗王建進兵已累次間耶與敬瑄等州矣不令命建進兵建請為父子如事出令孜令孜登城謝罪舊故建謝請復父子如建入城都因令孜碧鴉坊表請誅之帝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而復恭總宿衛專兵諸假子皆為

州刺史為監軍王璵者惠安太后弟也求節鉞不與璵怒詬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陰覆諸江中帝嘗與宰相對延英論叛臣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問故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還為養子非反而何復恭曰欲收壯士心輔天子耳楊徽哂曰誠欲收心奉我胡不假李姓帝乎復恭無以對出緯守江陵使人劫之長樂坡斷旌節盡殺其齋資緯僅免帝深恨疾之出監鳳翔軍懟不肯行勒致仕羣其族走與元就兄子守亮舉兵反於是鳳翔帥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等劾守亮納叛臣請討擊破之復恭守亮亡走閬為韓建所僇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也兒但積粟訓兵用進奉何為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即尊號廢定策國老奈如此負心門生河日人子也奄侍逆誅二大閹率出於方鎮而朝廷大命實制於河中邠岐諸節鎮矣時帝詔茂貞節度山南西道而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表恃驕帝不勝忿欲討之命相杜讓能專其事讓能曰茂貞誅固當然國家多難鳳翔為國西門兵一構國禍未可量願少寬以紓禍帝曰王室卑矣詔令不出國門朕不能奄奄度日受陵辱卿為我調兵食朕自以兵屬諸王討之成敗不責卿讓能曰陛下欲消條僭慢強主威此中外大臣所當共力臣何敢獨

任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朕同毋避難可也讓能泣曰臣位宰相所為未乞骸骨者思得當以報陛下也獨今非其時恐他日蒙冤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患耳今有言臣何敢愛死而同列崔昭緯者陰為茂貞地內間之諸動息必聞於是茂貞從靜難王行瑜以拒帥覃王敗績二鎮兵犯京師以誅讓能為名讓能曰臣前固言之矣請歸死以紓難帝泣下不自禁貶雷州司戶參軍卒賜死而茂貞盡有鳳翔興元秦隴十五州之地愈益橫自是朝廷政令一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二鎮邀恩澤矣時相昭緯欲擅權多忌嫉帝嘗師李谿為文以為相常逐史上編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宜麻昭緯曉知制誥劉崇出班搜白麻哭沮之王行瑜求為尚書令相昭度不可曰太宗以尚書令登大位自是此官不以授郭子儀有社稷大功終身避讓行瑜何敢干焉會李谿召復相於是昭緯遣人告行瑜曰向所為沮公令公之命者昭度也今又引李谿與榮惑上聽必復有杜太尉之事矣於是行瑜與茂貞建共表谿昭度姦邪不當相當罷帝不聽而三鎮遂各將數千騎入朝殺昭度谿而去晉陽節使李克用表三帥稱兵犯關賊宰臣大不道請討又移檄三鎮數其非軍河中左軍使請李邠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劫帝辛鳳

翔左右軍交亂矢拂御衣帝以謬踴都頭李居實共自衛幸石門鎮樓馬克用遣判官詣行在問起居清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公未嘗有失禮何見攻為平克用讓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誰則無禮兵方縱會聞邠岐欲邀駕自重則移兵營渭橋而使將將三千騎詣石門扈蹕已進圍邠行瑜登城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茂貞建所為請移兵討之行瑜願束身歸罪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矣於是破誅行瑜欲乘勝取茂貞左右爭為言茂貞威則沙陀不可復制必存之乃進克用爵晉王賜詔褒諭且言不臣之罪行瑜為最茂貞建知罪矣貢獻相繼願休兵克用得詔詔使曰朝廷疑我矣不欲令建大功然茂貞存禍未已也帝還都詔克用久勞於外必毋勤入朝將佐咸疑怒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易搖大王若引兵渡渭滿恐都邑之或駭散也人臣盡忠在勤王豈必苛禮哉克用乃表謝引師去亦奮誅崔昭緯而上下始安方晉叩宅渭北時茂貞建事朝廷甚恭及軍罷輒偏驕帝自石門還念宿衛單寡無親臣以宗室王在內宅親多才智及倚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

茂貞謂將討已遂以爲其端復引兵逼京畿單王嗣周戰敗績延王戒丕勸帝曰必歸晉陽晉王可爲歸也請自鄆州濟河幸太原帝從之中憚道遠而悔召韓建爲建所遮留如華州茂貞入長安燔燒盡而建奏睦濟紹通彭韓儀陳八王者謀殺臣劫車駕幸河東帝大驚召建宣諭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不得見帝不得已詔諸王歸十六宅所置殿後軍悉罷遣於是天子之親軍單盡而十有一王皆遇禍矣晉王克用聞之歎曰本用吾言豈有今日哉韓建天下廢物爲賊臣弱帝亦不爲李茂貞所擒必且爲全忠虜矣將諸道兵復勤王

曾王建克梓州李茂貞內顧不暇過乘輿而朱全忠營洛表迎駕韓建懼奉帝還長安當是時崔胤與王搏並相南北司益相憎疾胤惡內樞密宋道弼景務修與帝謀去之搏恐致亂從容言上曰人君當明大體無偏私宦官擅權誰不痛憤願未可猝除俟多難漸平徐以道消息可也願陛下勿輕舉以速變胤逆搏爲宦官游辭以緩難及罷相又意搏排已大恨之遣朱全忠書使表諭搏而訟已帝不得已復相胤而貶搏崖州致道弼驩州務修愛州尋賜死搏明達有度稱賢相中外寬之帝性剛交困於外內壹鬱不自聊縱於酒貴左右失常度

彌以湛膏夜獵苑中醉歸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下宮門不啓開劉季述故有擁立功以見疎而患與中尉王仲先排闥入視之得其狀即却走出直視胤大言曰上所爲如是何以帝天下必廢昏立明則爲百官表請太子監國胤不敢違黎明陳兵廷中入扣閤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牀下將走季述仲先持之坐以所持鉤杖畫地數帝罪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之曰勿怖大家若有罪唯軍容之所處之季述乃出百官奏曰此南司意不得違也陛下替倦勤願奉太子監國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帝曰諾宮監掖帝出思政殿后以傳國寶授

季述立太子而羣帝入少陽院居焉季述液金鑰閉中綢之宿兵守焉太子即位號帝太上呈皇后皇太后赦胤胤告難於朱全忠以兵請胤胤季述亦遣人至汴願輸唐社稷全忠疑未決季述見曰豎刀伊戾之亂霸者之資也今闡奴幽天子不討何以令諸侯全忠乃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太子今天下而神策將孫德昭董從實以乾沒督償急恨二閹甚深胤遣客割所服寶帶陰遺之謂之曰能殺兩中尉迎上復位則富貴第一時忠義流千古慶之生者也不者禍矣於是二將邀別將周承誨與同功以十

二月晦伏士安福門而待且日仲先朝德昭等馳斬之
叩少陽院呼曰賊斬矣帝疑米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
昭擲仲先頭入乃毀扉出出御長樂門承誨馳左軍執
季述至胤先戒京兆集萬人持大槌需事帝詰季述未
已萬槌交下死尸之朝支黨妖者數十人賜德昭姓名
曰李繼忠從實曰李彥弼與承誨皆使相而胤進司徒
當是時軍國事帝一委崔胤而胤欲盡除宦官外籍未
全忠李茂貞以圖功翰林學士韓偓謂胤曰事忌已甚
此輩亦豈可盡除必盡除恐其黨迫切相為死他變生
矣帝召偓問之偓對曰東內之變敕使孰非同惡者顧
處之當在初今後時矣帝曰卿於時何不言偓對曰陛
下復位詔云四族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莫重於信此
詔下則守之宜堅後所去者不少宜人之自危洵洵也
為今計莫若擇尤無良者數人明其罪寘之法然後撫
諭其餘衆擇忠謹者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將自
安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以正御之至瑣細機
巧此生彼患終不能成功所謂理絲而棼之也今者朝
廷大權業散在四方豈可復藉之為功今外患益重
帝深以為然而胤持益力中尉韓全誨張彥弘等變故
事怙黨援猶不遵敕肯使他聞監軍守陵皆不行學茂

貞入朝胤結之令以兵宿衛圖宦官而全誨等厚賂之
與結約為一於是胤憤憤不能忍獨委意朱全忠今稱
被密命以兵迎駕如東都當是時全忠取河中殺王珂
兼領宣武宣義大平護國四節鎮矣全誨等度力不能
抗則勒兵劫帝如鳳翔倚茂貞以抗難索珍寶火官城
以行京朝官從者獨四人而相胤及百官留京師時京
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中外洵洵明年帝在鳳翔胤賊
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進圍鳳翔藥五寨環之歷三時
不解茂貞數敗不能軍所有地與元秦鳳階成入干弔
邠寧鄜坊入全忠乃大困十六宅王餒死者四三人
公主夫人皆間日一食食又竭米斗直錢七千至曉人
錢百餘肉衛士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等罵之茂貞窮急
乃遣全忠書請誅中官以贖罪全忠許諾於是執全誨
彥弘并內使二十二人誅之又捕殺七十人獻賊於全
忠奉天子出幸全忠軍全忠得天子奉以還師胤率
百官迎即日制胤守司空平章事兼中領使衛國公全
忠太尉中書令副元帥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爵榮
王如故盡誅內使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追
諸道監軍於所在賜死盡籍其財產君側清而全忠勢
遂張不可復制矣嗚呼何進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

亂賊軍容其心焉而朱溫篡唐假威柄外藩以內據
關人逆也率克用歎之曰亂外倚劇賊內脇其君權重
則怨多勢伴則寡生亡無日矣論曰初太宗內侍省
侍衛傳命而武官時猶增其員至中宗顯慶七品以
上員外官千員然衣紫者尚少玄宗之末天下太平久
盛自始於是四方奏請皆委高力士先省覽小事專
秉筆洗沐未嘗出服息殿惟中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
常堅屬力士以能進至將相而楊君勳黎敬仁林昭隱
尹鳳祥等皆貴幸與力士埒蓋天時力士累官驍騎將
軍封渤海郡公宦官黃衣以上至二下員衣紫者千
矣其稱者皆持節命吏四方者所至奔走獻遺之出監
方鎮軍持節節度使又出其下於是下台名閣上
殿之田為中人姓名者半京畿矣肅宗末楊國忠為
專制為父元振以拔立連朝恩為宰相客子
不保無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繼奉天之難近衛空
絕而左右神策大府等軍悉置軍中中護衛分典之
於是六軍之柄一遷之官人兩上士為假子方鎮
欽以備謂之侍衛而坊市有官市之擾曰書肆無忌
矣憲宗即位中人劉有亮與有功而終身無寵假無
竊伏譴意不謂陛下能如是帝曰此家奴耳何以其任
驅使之日久相假之恩若違法去之一耳何謂難乎
然未幾後召自強之難如此文宗在柔而吐露之難
動也宣宗以明法初下閣寺稍嚴召翰林學士常誤
屏左右問內侍權勢近何如時對曰陛下下獄斷非
朝比帝問曰權勢近何如時對曰陛下下獄斷非
官約恐滋及無事客太曰且勿拾有閣勿補有
純盡矣宦官官高其奏然朝士益深帝宗之世崔胤
胤有奉事兼封上中官益怨求知書美人侍左右
之胤謀舉而初帝幸鳳翔蓋自崔宗而後八世
皆有所擁立七君憲敬以執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

以亡禍始開元初於天祐凶悖於會黨類殲而王室
從之孽猶灼火攻盡盡盡而木焚也豈不哀哉
不神天與之自是當是時全忠威震天下篡代成形而
常如焉欲舉何矣當是時全忠威震天下篡代成形而
相胤顧怙全忠以自縱從從翔還帝所拔者相盧光啓
蘇檢皆廢步從幸近臣陸晏等皆斥去惟裴贄孤立
易與則引與並相天子動息咸仰焉帝欲用學士偓為
相偓薦王贊趙崇胤惡其分已權白全忠紕之貶濮州
司馬偓入辭帝為流涕偓泣曰是人非獨最比臣得貶
先為幸然胤貌事全忠中實與之卻唯全忠亦心知之
胤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近邪岐不可以無
備今左右神策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各將二百五
十人一騎將將百人為侍衛使公無西顧憂全忠陽許
之時胤判六軍諸衛事則徙家舍右軍中日募壯士為
兵毀浮圖取銅鐵盡鑄之為兵杖而全忠陰令汴士數
百人往應募以覘命子友倫入宿衛實制之胤莫之覺
也會友倫以擊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所為大恨之殺
同戲者十餘人遣兄弟友諒代宿衛而密表胤專權亂
國請行誅詔罷為太子少傅全忠今友諒帥汴士圍胤
第殺之并其黨數人市人爭以礮擊
其尸蓋休之也於是全忠表言邪
岐逼請遷都洛陽而引兵屯河中以待示必遷全忠表
御延事樓未下則相裴贄口促百官驛士皆東徙
蕭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勣外使使我言流涕

唐后妃內紀

宮中後學覽懋校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克儀克容克媛倣古九嬪嬈嬈美人各九合二十七人依古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人擬御妻自餘六品分典乘輿服御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妃四星一爲正后今既立后復四妃非古也乃置惠妃麗妃華妃準三夫人與六芳儀四美人七才人竝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人時參用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於戲方國始基入祚周

德作述作配國以之興及於昏德豔嬖昌焉爲鴟爲梟國以之廢依自古而來而莫甚於唐以今觀太穆文德哲懿佐王於任姒乎爭烈矣而高祖龍飛宮無正嫡隱巢之禍宮幄實內構之一再傳而武韋楊張以愛欲恣淫逆流稽大衆易昏之明漸不斷之剛險言惟甘故受而不止醜行雖效終徃而爲好以遂篡私而致播遷於褒姒有加焉豈不痛哉嗣是天子至生不復立皇后嗣主踐祚始上冊尊母妃爲皇太后以爲常而唐代之母儀缺然惜已惜已太穆皇后高祖微時妃也姓竇氏京兆平陵人父周上柱國毅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

也后生而有髮垂及頸三歲與身齊武帝用姊子故愛之養宮中時突厥女爲后帝不禮焉后尚少言於帝曰今中國未靖而虜強此爲國大援一失好將江而關中皆吾梗也願抑情撫接武帝悅遇後加恩禮帝崩后哀毀同所生隋受周禪哭自投牀下曰恨我生不爲男不能救舅家禍殺遽掩其口曰毋妄言滅吾宗然甚奇之畫二孔雀屏間曰吾有息女吾不妄許人見采者請射射中者請委禽矣中者以十數而殺私念必中目乃聽最後高祖入請抽兩矢射兩目畢中乃許昏既歸帝元貞太后老矣羸有疾而性嚴諸娣姒皆畏憚莫敢前侍后則侍怡謹盡孝養至淹日不釋衣履太后安之后善書史與高祖書相雜出入莫能辨也爲文多規誡有雅體高祖畜善馬后聞之曰天子方樂狗馬而家畜之此賈禍也必獻之不者且得罪帝未之獻果獲譴後后崩高祖計自全獻犬馬立晉擢泣謂諸子曰脫早如而毋言推久矣高祖稱尊追冊爲皇后即涿所葬園爲壽安陵謚曰穆後遷祔獻陵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祥后於諸子中愛最篤及即位帝過慶善宮未嘗不悲涕也時號動悲感左右嘗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既寤潛然不自禁詔有司大發倉賑貧乏資后冥報馬上元中謚太

穆順聖神皇后

太穆有從父弟曰成泥遠有子隋

元更失之康亦失不答蜀王秀詳記室咸以秀行乞不
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咸獨免高祖入朝多補大
承和府司錄參軍時天下亂禮典湮缺咸當掌文中子
賈餗詳議造刑司論政事必陳古訓論帝益親重之一
孫通也後內史令論政事必陳古訓論帝益親重之一
日於卧內戲之曰昔周有八柱對吾與公家與焉今我
為天子公為內史今顧有不有命耶咸大驚頓首謝曰
臣家在兩漢再世為外戚至元纔有三皇后今陛下龍
興後托肺腑屬臣誠恐懼懼不克帝大笑曰公乃以
世後族夸我耶咸疾帝臨崩幸哭之動四州史記
曰隋威性後素家不封產棄沒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
太子百官弔送焉

文德皇后其先元魏後也後為宗室長孫氏家河
南洛陽父隋左衛將軍晟有文武才后仁孝節儉喜圖
傳恒視古善惡自鑒觀矜尚禮法歸文皇帝時隱太子

高祖史記

卷之四十一

七月二九

巢王襲閔深構矣時太穆久崩諸妃日夜為譖愬后害
高祖盡孝內謹承諸妃嬪折節為異抑用消釋嫌猜及
變作帝授甲官中后親慰薦士士以感奮及正位中宮
服御取給好讀書雖容櫛不廢常與帝商畧古事從容
獻替裨益弘深間及刑賞用舍事辭曰詩有之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妾婦人何外事得預聞乎固問終不對太
子承乾乳媪以東宮什用少請更造后曰太子意德不
立名不揚何患無什器乎且是足訓儉也不許長公主
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永嘉特進徵諫曰昔漢明帝封皇
子曰我子豈可以與先帝子等哉今半楚淮陽今禁何

送公主齋資顧位於長主乎帝默然入以謂后后太息

曰妾數聞陛下稱魏徵正直竊不知其由今觀其引禮
義抑入主之私真社稷臣也遣中使厚賜且勗之曰願
公常秉此心毋轉移也帝譴責左右郎怒不可嘗后賜
助為怒請詢訊俟意解徐為開理終不令有冤下嬪生
豫章公主卒后鞠視王如所生媵侍病輒出所御藥餌
賜之其仁如此兄趙公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
元功出入卧內帝欲委以政后固請曰不可妾扞體紫
宮貴已溢誠不願私親復據朝權漢呂霍前事明戒也
帝不聽自用無忌為尚書僕射后密諭令固讓帝不獲

高祖史記

卷之四十二

四

已乃聽異母兄安業方微時素無禮於后后未嘗以為
言擢將軍坐法當刑后頓首請曰安業罪當死然素遇
妾無恩論如法外家將謂妾釋憾於兄也得感死皆從
幸九成官方屬疾急變作帝甲而起后即自起從司宮
諫止之后曰上震驚吾何敢自安疾稍亟太子請大赦
度僧道為祈禳后笑曰死生命也非人力所及赦令國
大事佛老異方教也皆上所不為豈當以我故亂天下
法乎帝聞嗟咨歎之群臣請曲赦固爭而止及大漸與
帝訣時相玄齡以少謹就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為宗
臣為國家腹心非大故願勿棄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

子二曰元慶元爽卒娶楊氏生三女后其中女也士驥
卒元爽元慶及子惟良懷運等皆不以母祖母禮事楊
楊三女皆不以姑姊妹相比數陵轍之楊母子大恨及
后為皇后贈士驥司徒封周王楊華國夫人時元慶仕
為宗正少卿元爽為少府少監惟良為衛尉少卿矣后
抗疏請出元慶等為外官示天下無私陽為恭實報之
已元慶為龍州刺史卒而后姊子賀蘭氏在宮中美帝
愛幸欲以備嬪御難於后未發也后大妒欲死之會東
封后賀蘭從元爽惟良懷運以州牧畢從后謂帝妾家
在太原願臨幸為光重帝佳幸并州造其家惟良等獻

即史土編

懷之四十一

一

五月十三

食則密使人毒賀蘭食中賀蘭食已暴卒則歸罪惟良
懷運而誅之改姓煥絕屬籍元爽綠坐流振州死乃以
韓國子敏之奉士驥祀改姓武襲周國公敏之少而黠
燕榮國榮國卒坐淫縱配流乃還元爽子承嗣奉十襲
後及后革命創武氏七廟五代祖妣皆追尊皇帝妣皆
皇后又追封兄弟從父兄弟皆王於是大褒崇諸武封
承嗣魏王承嗣子三思為夏官尚書梁王后從父兄子
十人並王又封承嗣男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
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而唐宗室盡殲承嗣累文
性不忠肅開左司中書知之舉美善與奪取之加
之作解探肅帝為得諡嗣承王日怒使酷吏傳致殺

之殘甘家三思性傾諛善迎諸主意后所愛人薛懷義
及二張奴事之后喜見信任自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
獨與我善者為善人不知何等為惡人獨與我善者
我不善者為惡人捕大獄訂點善良與惡其承嗣
以不得皇嗣憤憤發病死三思坐誅武韋敗諸武屬誅
徙者畧盡惟攸緒與平一以遠引得全也攸緒武后兄子
易莊周書賣下長安市得錢輒委去武后時為牛許
將軍封安平王攸緒不肖也棄去隱嵩山后疑其詐許
之以觀其所為攸緒優游巖谷冬被茅椒夏居石室后
所遣腹食器用土公外遺鹿裘素障屏不用買田耕作
與常人齊中宗時召見勅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遣
禮令不拜不名攸緒不敢當更冠帶趨立辭見必以班
再拜乃退加龍賜不受親貴候謁寒暄外不交一言
尋還山平一后族子也博學通春秋隱嵩山脩浮圖法
後主史監據天文災異則召為修文館直學士肅起居莊
二主各封實相後發則按書陸詩協此雖閑諫安兩
餘殿以胡樂舞新舞哀思諫皆不納睿宗立詔勞慰攸
緒而平一貶州參軍既第方高宗時中宗妃趙死於
后所謂和思皇后也睿宗妃劉德妃實亦死於后所謂
肅明昭成后也和思京兆長安人帝為英王聘為妃父
琛尚常樂公主高宗公主姑也遇隆厚武后意不喜
誣如呪詛幽內侍省環貶括州主絕朝謁隨之官如既
囚鍵閉固不啓但日給飼料衛者候突煙不出者數日
啓戶視死久矣而環以壽州刺史與主預越王事竟族
肅明在豫邸為妃睿宗即位為皇后帝降號皇嗣復為
妃生寧王昭成在相邸為孺人帝即位進德妃生玄宗
嗣聖中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危皇嗣則誣妃德妃

即史土編

懷之四十一

一

七月初九

挾蟲道咒詛后怒竝殺之麻官中景雲元年與和思得
竝追謚和思祔定陵妃德妃昭魂葬東都南後祔橋陵
昭成以子貴先祔睿宗室開元二十年奉肅明祔焉

中宗上韋庶人京兆萬年人父玄貞帝嘗昏時謾言欲
與之天下者也故為晉州參軍以女嫁累豫州刺史帝
幽房陵玄貞流死欽州妻崔氏為蠻酋所殺子洵浩洞泚
與焉帝復位后盡帝意得宣淫冷內系朝政於外隱然
天后高宗時見帝紀而玄貞贈上洛郡王迎喪葬京師
帝及后祿長樂宮樓望哭之加贈鄧王廟曰褒德墳曰
榮步陵四子竝追贈尚書從父兄溫封魯國公弟潁左
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妹夫陸頌國子祭酒少妹嫁號
王潁子捷溫從弟濯竝尚主並駙馬都尉已溫進同中
書門下三品自封殖引用支黨然無他知能凶焰訖不
如諸武時焚惑留羽林后惡之潁從至溫泉毒殺之以
塞發贈司徒有富商抵重罪萬年令李令質按如法濯
為居間不得則想令質以無辜帝召責問之人為之危
懼令質從容對曰濯於賊非親但以代為之請臣於賊
無怨獨守陛下法死不恨帝頗釋不責及后弑帝發喪
畏有變敕溫盡總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
崇嵩分領左右羽林軍託圖讖言韋氏當受命徽復

後則失時所為會玄宗兵起入羽林斬播璿高嵩梟以
御后以誅死且斬溫以捕諸韋子弟無少長皆斬

玄宗后王氏同州下邳人帝為臨淄王聘為妃而華陰
楊姬入侍為良媛帝為皇太子太平公主忌太子深傾
之左右宮妾持兩端為中詞事纖芥必聞楊良媛有娠
帝不自安密謂左右曰用事者不欲吾多男即產子毋
禍矣命挾刺入於曲室自煮欲下之夢有介而戈者環
鼎三而藥三覆三覆乃止下比生子即肅宗也始生
上云不宜養於母命王妃養之妃撫如所生已妃以
清內難預大計為皇后父仁皎官開府儀同三司封祁
國公后久無子而武攸止女為惠妃多權譎傾后然后
仁善撫下素恩終無肯譖短者又得無後弟守一娘
后雙生得尚主襲祁公則為后禱祠后以竟廢無何卒
後宮思慕之不哀帝亦悔焉惠妃譖雖有乃不果立而
死帝悼之謚貞順皇后久之壽王妃楊氏召入為貴妃
寵溢極而禍皆具帝紀中肅宗即位靈武上皇在蜀諸
有司議皇帝母尊謚謚良媛為元獻太后實應二年太
上皇崩天子念王后鞠育恩追復后位號而元獻祔泰
陵始玄宗念武惠妃甚其葬處曰敬陵立祠昊天觀
已念楊妃尤甚敕中使自蜀過馬嵬必祭已從蜀還改

葬之圖其形別院飲食必祭然易世後並不祠矣
肅宗為忠王時納韋元珪女為孺人為皇太子進皇太
子妃相李林甫構妃兄堅非誅之等以危太子太子請
與如離婚妃削髮居禁中事佛為尼林甫又構杜良娣
太子懼立出杜良娣於是太子內憂懼而病數月小
瘵造於朝鬢髮頽矣帝見之惻然立行視其宮宮廷
宇不汛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憮然謂高力士曰兒
居處乃爾將軍何渠不使我聞知乎命選掖廷衣冠子
入娛侍太子得三人濮陽吳姬與焉太子幸之寤忽覺
不悟太子隨之覺問之對曰夢神介而劍降我決我脇
以入不能堪燭之文尚隱然子生即代宗也生三日帝
喜即浴之體孱弱負姆嫌其陋恐失帝意不以進更取
它宮兒以進帝視之顧艷然不樂命回輦去姆乃叩頭
言兒非是所產兒狀異不敢以見也帝曰非爾所知趣
取兒來既見則大喜抱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命盡出
內宴樂治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為竟夕飲盡歡一日
見三天子樂哉自是太子以吳姬有子禮遇之而吳姬
彌謙敕乃無何卒天寶末韋妃陷於賊又明年卒而張
良娣立為后后鄧州同城人徙新豐祖母實昭成太后
女弟也玄宗幼失昭成母視姨封鄧國夫人夫人五子

子去逸生良娣中慧辯專內乾元初拜淑妃贈父尚書
左僕射弟清潛皆尚主立為后與中人李輔國比而干
外政譖殺建寧王倓又數為太子又與輔國謀徙上皇
西內已竟為輔國所弑矯詔廢庶人語具帝紀中代宗
即位上所生母吳姬諡曰章敬皇后祔建陵后父今珪
贈太尉母李贈秦國夫人兄淑鴻臚卿澄太子賓客湊
太子詹事竝封縣公今珪故鄆縣丞以事召入掖
將淑後死朱泚之難帝悲悼贈太子太傅具帝紀代宗
時泚陷帥相繼沒軍亂泚封節度使太子賓客湊自
廷所可行者為奏上而安元則當國久帝入行泚左
右無可與計者召湊國之賓收載明死於是相王紹其
黨王紹其會色店等坐市肆被殺委曲言法有首從宜
未滅紹其得寬死德宗初為太子賓客為建親客使
自如錄是不直為京師饑餓而京兆尹奏力行勸作未
嘗以催科擾民京師名臣市估物亦見便殿言臣侍
罪京兆尹禁所須責臣可辦也若不欲外臣與內事
宜擇中官中長年謹信者為市令平買和售以息譖又
言諸雜官荒諸司供評繁且蜀帝多仇之初京兆獨副
帝府史易奏賞威子未宜更請領有疑獄遮道取決奏
叩鞍相所指撻盡中象大畏服胥吏非大不稱責召
帝詰服罪原之而吏畏代安文敬太子義重公主連累
帝悼念欲厚葬後侯問徐言今農事方興上勞勞四廢
願不以使民延兵尚書及屬疾不初不當樂家人泣以
請奏笑曰自古外戚令終者寔鮮吾也田畝作三品
肅宗十年年七十以肅謹獲天年尚書右僕射諡曰成先是
視疾不獲已一飲藥而卒肅尚書右僕射諡曰成先是
日檢非人所養也步以視及愧成而奏全行人指道
而德歷任中外未嘗以罪過譴為及肅表云 代宗元
妃崔博陵安平人父岫秘書少監母楊氏則貴妃姊韓

國夫人也天寶中韓國龍冠戚里代宗為廣平王玄宗
選以嫡生召王德妃挾貴倨為妬悍及西京陷女黨皆
誅滅妃從至靈武恩顧薄以憂卒而獨孤氏女嬖專內
馬貴妃生韓王迴薨諡貞懿皇后帝念之甚殯內殿累
年乃出葬以恩澤官其從父昆第三人而帝為廣平王
時與與沈姬以良家子侍生德宗已沒于安史之亂求
不獲德宗即位具冊上皇太后尊號張含元峻且袞冕
帝出自左序立東方群臣在位帝再拜奉冊獻感咽
左右皆悲泣中書舍人高參上議言漢文帝即位遺薄
昭迎太后于代宜令有司擇日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
咨訪述皇帝孝思冀上天允答審知皇太后行在然後
遣大臣備法駕奉迎帝乃以時王述為奉迎使工尚書
喬琳副之候問至日昇平公主前往侍起居遣使者分
行天下明年二月吉問至既審實妄也故中官高力士
中禁事女官李貞一曰疑開之高合糊不堅而年狀差
似后后嘗謂肅宗帝易左道亦嘗謂及拍傷使者馳
以開帝喜其草臣皆以迎還上陽宮帝謂左右曰吾寧
受百罔冀得一真終帝世莫能得憲宗即位有司言皇
太后狀代二十有七年大行皇帝至孝哀思罔極建中
時朕明詔遣使者奉迎舟車所至罔所不逮歲月推遷
參訪理絕請因大行皇帝降頒日詔群臣為皇太后廢

哀蕭張內殿中人奉獻衣履坐宮中朝夕上食上尊
謚睿真皇后主祔廟奉祿衣納元陵祠室以發哀日為
國忌帝從之 德宗后王氏帝為魯王時納為嫡生順
宗即位冊淑妃贈父遇楊州大都督母鄭國夫人已
亡為皇后病篤矣禮成而崩葬靖陵後祔崇陵而賢妃
韋氏總宮壺事性敏淑言動有矩後宮師表為帝崩
自表留表崇陵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后王氏臨沂人
祖難得累戰功封瑯琊郡公父顏衛尉卿帝在藩代宗
以賜帝為孺人生憲宗帝為皇太子為良娣帝即位有
疾病后侍醫藥頃刻不離側將冊后后屬帝不能言而
止帝崩憲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后柔雖謹畏抑外訓
厲內職有古后如風崩謚莊憲祔豐陵 憲宗懿安皇
后郭氏汾陽王女孫父駿尚昇平公主實生后選為廣
陵王妃生穆宗帝即位為貴妃群臣三表請立后帝以
后出元勳族復正位微漸不易防持不下穆宗立曾為
皇太后穆宗崩宦官請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爾欲以
入后俟我耶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獨可
選重德為輔佐爾輩毋預政即國家尊安吾何為哉自
古未聞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理者也取制書手裂
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牋請無徇奸情曰且然者

臣請帥兄弟諸子納官爵歸田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鐘於吾兄矣敬宗立號大皇太后寶曆倉卒召江王嗣位故文宗事后孝謹膳羞珍異先獻而後御武宗循行不敢變也而頗喜畋遊角武力嘗入侍請於太后曰敢問如何而可以爲盛天子矣太后曰吾聞之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即拂意召宰相平之毋拒直言母納諛言以忠良爲腹心則盛天子矣帝再拜受教還宮索諫草讀往往諫遊獵自是遊畋稀宣宗時暴崩以太常王皞議得合葬景陵咸通中以皞議附廟自德憲而後天子未嘗生立后嗣主立乃上皇太后身號敬宗母

王越人事穆宗爲妃敬宗立爲皇太后易世居義安宮稱義安太后崩謚恭僖又宗母蕭閩人事穆宗於建安審爲侍者文宗立爲皇太后易世居積慶宮號積慶太后崩謚貞獻武宗母韋氏事穆宗於宗東宮生武宗薨武宗立追冊皇太后以光啓四年山爲固二十年不徙祔即所葬國曰福陵封馬主祔穆宗廟宣宗母鄭氏丹陽人或言本爾朱氏女也方少時相者異之言當生天子乎竒反冀非望納之錡誅入掖庭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爲光王后爲王太妃及即位爲皇太后太后不欲別處奉養大明宮帝朝夕馬懿宗立爲太皇太后崩移仗西

內謚孝明葬景陵旁園武宗不立后冊皇子獨賢妃王氏邯鄲人狀纖頰類天子每畋苑中袍而騎以從驍馳出入人莫能辨也帝愛幸欲立之相德裕言其所從出微又未有子恐不厭天下望遂止及帝疾病顧之曰我死汝何如對曰從陛下九泉授以巾武宗絕妃繙六宮矜悼贈貴妃葬端陵栢城中懿宗母元昭后懿氏事宣宗爲昭容傳宗母惠安后王氏事懿宗爲貴妃昭宗母恭憲后王氏列懿宗後廷皆早卒皆追冊上謚號即葬處自爲陵惟主祔廟室云 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帝以壽王從僖宗入蜀納焉即位號淑妃從狩華州冊立

馬皇后劉季述賜帝禪太子從幽東宮已從幸鳳翔至茂貞請帝勞軍后從御南樓朱全忠逼帝東遷從如洛蓋是時天子屢奔播威柄盡喪左右皆悍盜庸奴后侍膳服無須臾去側也全忠弑帝立昭宣賜尊爲皇太后諸具前紀中嗚呼唐中葉後天子不生立后至后乃得立板蕩之際曲調順劑中樞中慮貼危者屢矣竟蒙誣譖廢與宗社俱實豈不哀哉

唐宗室王傳

初高祖娶太穆后生四男長建成仲文皇帝世民叔玄霸孝元吉生女一適臨汾榮紹隋煬逆德爲淫虐征

遼遊江都不顧及天下然叛高祖以太原留守文皇帝
從決太晝起兵而急遣人召建成吉元於河東召紹詔
長安建成與元吉開行赴太原念追書急兵且發而隋
郡縣連城且千里間行恐不達欲且投諸小盜以自完
計未定中道與紹遇喜問之紹曰不可輕行穽疲苦然
易達投小寇何遽完脫渠知為唐公子沈為公徒然死
耳不如斬也乃趣行入雀鼠谷望太原樹乃相賀更生
時高祖以大將軍府封置官屬矣分所募卒為左右三
軍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
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紹為右領軍
府長史諮議當是時隋代王侑知太原兵起業遣人名
捕唐公家戚屬矣高祖從父弟神通亡入鄆縣南山中
與京師大俠史萬寶等同舉兵柴紹妻平陽王則先入
鄆縣莊散家財招亡命構群巨盜起兵兵七萬號娘子
軍而尚祖季女左親衛段綸妻亦已起兵藍田兵萬人
矣各遣使迎師方草昧時象雷雨之動狀滿盈若如此
初紹之赴太原也謂其弟曰公兵見招隋有則不遠
留則及禍山奈何主曰后弟迷行我一婦人為潛遣
自為計則遣其奴馬一寶高祖建即位立成爲皇太子
封世民秦王元吉齊王紹妻封平陽公主紹以破竇建
德功封霍國公當是時帝以唐始興廣封宗室威填之

而父昆弟昆弟子從父昆弟若從父昆弟子自勝衣而
上十數人畢以次封郡王矣然獨以空名計食邑終居
世任職事以官高祖時群雄各擅土稱帝王自命唯河
間王孝恭平蕭銑禽輔公祐有方面切餘皆大宗身百
戰以神武平寇亂而仁恩懷服之謀臣猛將並列府屬
為太子齊王所深忌太子性簡弛不治從博徒大俠出
將兵驕不恤士討鄆州招群胡降之已輒掩殺劉黑闥
及官僚以其瘡痍殘息易與也勸太子自將得為功因
結山東豪俊以自固從之黑闥果敗走而建成名捕其
渠魁必殺之為快而黑闥乃復振元吉驚忍亦嗜殺淫
千畝漁色討劉武周敗保并州度賊不可御則給司馬
劉德威以老弱城守齋珍寶携妻妾夜從壯士出亡之
京師并州陷焉而秦王寬仁逮下為被民所眾懷高祖
晚多內嬖張婕妤尹德妃敗幸親戚分事官府太子等
王因深結如御傾秦王而秦王猶若也平洛陽諸妃嬪
從王求官府服玩祈兄弟祿爵秦王以帑藏移先薄進
而官爵非有功不授卻之大銜恨淮安王神武從王戰
疾力王給洛陽附郭田數十頃賜之永婕妤父使婕妤
請其地手詔賜焉神通持不與婕妤庸想言敕賜妾父
地秦王奪以與神通不忌是王之教乃重於敕也帝大

即王環武時制王為州督儒不任以右領軍王
君亦為輔行恩太子有陰謀王愛太子死召之若
動其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于趙王王已受命守
又其勢何能全因泣下愛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因使
人賣我王自反已得軍則舍愛信之愛且死焉君曰小
淮安王神勇首唱義進則去也而避步郭南山被疾綿
數旬食盡于道遂藏服巧民用林野實以洪忍饑不食
父分食之謂以絕藏服巧民用林野實以洪忍饑不食
至宗正卿典宿衛封未康王從淮安為建德所房歸從
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將軍其贈司空通丁一子土者
七人道彥膠東王武德六年平公上總將諸詔加
軍樂也往公主於司竹嬰氏應黃觀行並有克定之功
周之文也列於十屬公上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匹也
為昭馬三寶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監門率從薛仁果
遷左驍衛將軍從崇紹學吐谷渾先登名于封討與
勝公帝幸司竹高祖顧謂之曰是汝建策雄也為
唐徵青亦不惡累階左驍衛大員觀中詔荆王元景等
將軍卒太宗為廢多謫曰忠
為諸州都督已下制世襲刺史尋以功臣議罷世襲又
以諸王幼未知從政留京師教之罷出督諸具封建志
當是時高祖諸子獨韓王元嘉霍王元軌舒王元名賢
元嘉刺潞州時年十五聞太妃疾泣不食時惡毀甚太
宗數慰薦之與弟魯王靈夔友愛如布衣終日燕見雍
如也閨門修整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詳正
同異秘府書莫及也元軌謙慎多才藝高帝崩毀甚外
除遂疏布終身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閣誦讀以
吏事委長史司馬帝嘗問侍臣朕子弟孰賢特進徵進

曰諸王臣不能盡知惟霍王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也
帝喜曰卿謂於前世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
比也乃至行即曾閔不能過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父
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玄平曰無長問者胎愕請故玄平
曰人性有短方見有長王無短焉於何見長哉吾何以
稱焉故曰無長其頌服如此變者謂窮誅文王以州
外迫強虜必窮誅恐人人自危我首謀以遠制自功
帝喜曰吾固極之王業之是也州人有王文操者與虜
戰而勝下鳳賢其以身報父中尉而父今縣置不問
王遣使弔祭上其事詔贈官表問王每明陳時失之
神正帝甚尊重之有大事驛問馬當從僕過問承命之
射未定時得若鶴不任將去顧今無所用耳知太宗山
降事績故典禮官自以不及也使國今徵在邑租令
請買易之利數倍王曰今當匡
吾失所尊吾求利乎抑不也
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
夕使尚宮問起居舒王元名甫十齡保嫗言尚宮品秩
高見當拜元名曰我二哥侍婢耳何拜太宗問之曰真
吾弟也及長矜莊有遠志未嘗問家人生產窺其門肅
如也高宗欲授大州寵之辭曰臣忝屬籍猶然以州郡
為仕進資妨賢者路耶時諸王為刺史家人怙縱暴百
姓元名獨廉威下肅然而太宗子越王貞善騎射涉文
史有吏幹稱材紀王慎刺襄州治最人古石頌德與越
王齊名世號紀越貞觀末齊王祐督齊州反伏誅太子
承乾結漢王元昌謀為逆太子廢為庶人元昌賜死魏

王泰以奪嫡降東萊郡王當是時擊擊交迫帝懷恨念三子一弟所爲如是至自投牀下引佩刀欲自刺賴大臣請立晉王治而定語具帝紀中吳王恪者太宗第三子母隋煬帝女也地親望高而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天子以爲英果類我甚愛之方承乾廢時欲立爲太子屢矣長孫無忌爭不可曰晉王嫡長而仁可立也帝曰公豈以恪非已甥薄之耶恪在位何渠知不保護舅家無忌曰哭者舉慕不定則不勝况建儲乎臣區區願上馬社稷慮臣何敢顧家晉王乃定立永徽中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弑荆王元景爲帝舉兵反辭連恪無忌以恪

西史土編 卷之四十一

爲物情所向欲因誅之以除偏効元景恪公主皆賜死恪且死呼天呼祖宗拊膺怒罵曰無忌擅威權陷卽辜神天有靈當族滅不久無何無忌以爭立武后死黔州故除偏安宗社乎不如平心委運之足祈天也太尉過矣追高宗變武后而感太子忠廢死太子弘暴薨太子賢廢徙巴州曹王明以黨太子降爵死黔州高宗崩和帝立后廢帝遷房州殺故太子賢已以穢德播宸極中自慙欲以虛濟之遂大殺唐宗室圖革命越王貞貞子瑯琊王冲首發難誅死驊王元嘉及子黃公譔謀應越從死霍無乾徙黔州道死也王靈寢流振州目繼

死舒王元名坐子賈爲酷吏所構並死當是時宗室以越事株連以告密羅織死徙籍沒者甚衆例紀王慎得越王結約書知時未可也拒越不合從將就誅而免徙巴州死道號王鳳范陽王藹得書倉卒不能應則白發其書目擢尋以告密誅蓋高祖太宗子孫若他宗室子殆盡皆削屬籍改姓虵姓虵惟幼弱者免死流嶺南而天皇三太子澤許二王及澤王七子許王九子皆及禍卽孝敬章懷本后所生子太子重潤本諸孫與焉鷁梟之性戾子及室無顧惜固如此太子重潤中宗嫡長子也生東宮高宗聞喜甚爲赦改元欲立爲皇太孫爲開

西史土編 卷之四十一

二四

府置官屬問禮官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晉地立皇太孫皆正位東宮今有太子立太孫於古未有帝曰自我作已不亦可乎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子可以爲王父尸則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爲萬世法誠本支千億之慶帝喜命置師傅文學而下官視諸王然卒不補也中宗失位太孫廢帝還爲皇太子封邵王諸者言王與女弟永泰公主及主壻竊誹后陰事后慙怒杖死神龍初中宗復位皇族死太后時者復姓復屬籍官爵還其柩陪獻昭乾陵還流徙者京師初紀王慎有七子長續早死次義陽王琮琬有子三八曰行遠行芳行休武

后瑋及二弟流桂林第三人別流黔州行遠行芳流
雋州尋遣六道使行領外掩殺唐宗室琮及二弟死桂
林行遠當捕戮行芳幼當赦抱持兄請代則俱死開元
中行休行桂林求義陽王屍誅死棄久草能得哭布
席終夜跽不起以祈假寐夢王所乘者舟中斷也靈堂
鎖一夕莖自屈管上有手指迹一奇二竝筮之曰屈於
文尸出也指示也一奇二竝三殞也先王告之矣則之
野見東洲中斷悟所夢舟爲州趣走視之歘坎得二屍
二弟在焉而王一支亡則大慟跽席祈如初夢王告之
曰在洛南洲昨日直殞南得蓋死而殊尸也其致毒
如此於是以殯歸葬昭陵太丁賢有三子曰光順曰守
禮曰守義皆后諸孫光順從義豐誅元守義從桂陽死
而守禮及中睿諸子附宮中開元初封守禮邠王以天
子從兄居閣中與寧申岐薛諸王俱每雨賜輒前知怪
之問其術不答岐王以告帝詰之對曰臣無術也天后
時幽宮中歲赦杖者數四創甚斃無層欲雨輒先痛睛
輒前賴故知之因涕泗沾襟帝亦惻然嗚呼古女禍稱
女戎有以也夫和帝童昏失道廢於母弒於妻子四人
皆不得其死終絕世無後矣睿宗有五子列第東都積
善坊號五王宅後賜第京師隆慶坊亦號五王宅既平

王爲天子而四王皆賢寧王憲有睿宗嫡長子宋王成
器也武后立睿宗爲帝得爲皇太子帝降號皇嗣冊皇
孫皇嗣爲豫王王壽春郡和帝立進蔡王固辭不敢當
大國唐隆改元進封宋睿宗始卽位以宋王長又嘗爲
太子當立而平王有大功難之宋王固請曰天下大器
也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大誼也臣死不敢后
平王之上而玄宗乃定立申王成義有威重而寬岐王
範好學攻書史好儒遇儒生無貴賤折節王毛仲等本
家奴暴起諸王加禮焉獨接之自如薛王業少失母從
母賢妃鞠之成王事妃孝恭女弟二公主早卒撫所生
如子玄宗友俾自天性而寧王固以天下讓申岐薛又
皆賢帝時時從諸王宴飲興慶宮宴花萼樓或時宴諸
王宅無間其敦睦於前代無匹而寧王益傾恭嘗按舞
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食而棄其餘詔力士捕殺之
王從容曰臣聞天子不窺人隱私今從複道上望見而
殺之將人人自危其無乃非政體也乎且陛下所爲惡
棄食者重食也食以養人今以餘食故殺人其無乃以
養人者傷人乎帝悅遽釋之涼州獻新聲召諸王臨觀
曲終王從容曰新聲哀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迫
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聲音播於歌咏見於人事

臣不願聽之矣帝爲默然時獻替如此其後申岐薛三王相繼薨惟寧王帝親待愈厚始生日必詣宅爲壽如家人禮日餉遺無時王有疾命醫遣膳相望也疾少損帝真其賜醫緋袍銀魚冠帝號慟失聲已下手詔言天下大允之天下也讓於我爲唐泰伯有高世之行常名不足以當之追謚讓皇帝妃恭皇后子汝陽王璵述先志固讓不聽發引兩諸皇子涉泥途步送葬橋陵側曰惠陵王旣薨涼州曲盛行乃卒有播遷之禍人始追歎王爲先識云史臣曰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福流於胤嗣盛哉初睿王名成器避昭成太后諱改名憲中王名橋而岐薛二
即史上編卷之四十一
王避天子諱云二
名曰範曰業云
初文德皇后崩晉王幼太宗憐之今不出閤豫王以天后幼子不出閤中宗時譙王失愛乃出閤以不出閤爲特恩開元二年有司請循故事出諸王王刺史於是宋王領岐州申王領幽州岐王濟州薛王同州而邠王守禮領虢州州務具委上佐王獨領大綱無何復召還蓋天子起臨淄王在位雖日於諸王遊懼乎然專於娛樂不及政而嚴群臣與諸王交通之禁當是時惟寧王宴語未嘗及外政亦未嘗與外人通帝愈益信重之其後帝多皇子而鄆王嗣真陝王嗣昇最先封帝方事邊功則以爲安北安西大都護藉親重填

之然不出閤節度使遙領自此始其後諸皇子既皆長則附苑城爲大宮分院而處號十王宅本慶忠棟鄂榮光儀穎永延盛濟十二王曰十王獨舉成數而名諸王日於夾城入參上起居家令進膳引侍讀學士入授書以爲常府官屬列外坊歲時通起居而止後壽信義陳豐恒梁七王長既封亦出居十宅又後帝諸孫多於宅外更置百孫院如十宅居焉宅宮女四百人院宮女三四十人禁中置維城庫月給諸王俸太子諸王公主婚嫁並供張於崇仁坊禮院於十王宅親成焉於是諸侯王不就封如周漢不開府不出刺出督如高祖太宗時史記上編 西漢之四十一 二十八 六月 八歲獨出居宅院中曰不出閤矣而宗子屬疎者聽以選授官適之林甫峴高至相國閤元末天子嬖武惠妃而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同日賜自盡天子信鬼神而棣王瑑以婦故獲罪誅瑛久在儲位瑒琚皆好學有才識瑑死非罪天下傷之持王妃常以過罪別室而二姬爭寵密呪符置瑑屢中卡媚焉中官度帝所請惡推瑑爲應慰自爲忠朝帝使人掩取屢見之信帝怒責瑑瑑頓首曰臣男死然臣實不知知臣與楊不相見者二年有二姬爭長然此三人皆州縣臣實不與知及諸訊果姬也帝怒未竟因鷹大坊以辱死而是時相林甫傾皇太子太子幾殆及安祿山反天下承平久中外無備豫而震河南北州縣多破陷東平太守嗣吳王祗募兵拒之嗣太宗子恪州縣不從賊者皆倚視

名而皇子榮王琬秀整有人望命為征討元帥募河隴
軍中陝高仙芝副之以討賊命下薨祿山陷東京天子
召公卿而謀帥太常卿張垪對曰嗣號王巨剛果通書
史任將也召見對稱旨命詣中書與相語相國忠忌惡
且易之授陳留譙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代吳
王祗將明入謝帝曰即真耳何攝為詔兼御史大夫統
嶺南黔中南陽時南陽帥魯炆戰數北貶果毅巨辭行
請於帝曰脫炆能存孤城足補過則何如帝曰惟卿之
所處之巨遂趣南陽至貶炆白衣從軍是夕稱詔復其
官已祿山陷潼關天子幸蜀命賴王璩為劍南節度使
御史大夫魏方進為置頓使立之鎮設儲侍幸璩濟
江蜀中猶全盛舟以綵席藉徹之曰此可寢奈何乎蹴
路之時行遽不及授旌節司馬請建大輿蒙油囊以先
王笑曰孤既為真王矣安所用假節為乎至蜀踰月而
罷吳王祗死召還不用大曆中以宗室老為集賢院侍
制時動皇大臣無職事者居此官給俸錢若舍後馬
京師平號王巨拜太子少師河南尹東議採訪使其
張后女弟也內不睦巨娶為盜殺子璋所殺類王行
至蜀副使崔圓迎為其璩不為方帝西幸時下制云
禮圖衛之帝至國奏甲居內宅方帝西幸時下制云
親征命宿衛士束裝待明發則獨與楊妃姊妹皇子皇
女皇子妃皇孫幼在宮閣者出延秋門以去皇子若妃
主皇孫長在外宅者不以告委之及聞變乃間關走隨

駕西而賊入長安皇子姓留不能從者數十人泣見殺
而諸王不出閣之禍始於此建寧王倓者肅宗仲子也
玄宗西幸時肅宗為皇太子以父老固請留從建寧王
倓乃決留自馬嵬北行王居上前後血戰衛上行行未
有所適王決策之平涼倚朔方帥為根本皆尤功帝即
位靈武欲以馬元帥李泌諫不可乃命元子廣平王儼
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咸屬倓喜謝泌曰吾心也蓋忠
勇如此乃竟為張良娣李輔國所譖想而誅後八平與
建寧事而泣為厚加賜泌請以賊薛收事賜太子帝
泣曰吾身首決大策成中功門收薛收事乎父忠孝
血誠顧為人所害而死尚存者朕且以天下
讓之何太子也乃引讓皇事追諡曰承天皇帝玄宗西
幸時從房瑄畫以天下崩裂非宗室王親重出鎮之不
定於是詔皇太子克天下兵馬元帥統朔方河東河北
平盧四節度兵馬復兩京永王璘督江陵統嶺南黔中
江南西路盛王琦督廣陵統淮南河南江南東路豐王
珙督武威統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節度鎮四方會聞
靈武即位琦珙未遣而罷獨永王先遣東出師而反而
誅死語具紀帝中代宗立吐蕃入寇逼郊畿帝出居陝
射生將王獻忠以十六宅諸王出迎吐蕃遇副元帥子
儀於長安請廢立立豐王璽王珙者玄宗子也於帝為
諸父大言曰今公為元帥廢立在一言不言何也司馬

王延昌前質責之曰主上初立未有失德於天下今蒙
塵王爲藩籙當執節死義何言之辱也延昌爲司馬當
以聞于儀命以單送行在帝不加責琪語悖少賜死吐
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吐蕃退承宏亡
走匿得之赦不誅放華州自是天子益忌憚諸侯王廣
十六宅居之不出爲常郡縣主不時嫁有華髮者矣
先是肅宗時代宗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汾陽王
子儀副之平兩京代宗時德宗以雍王爲天下元帥討
史弼義復東京皆元子帥師皆在師中與行謀謂世亂
先有功重之也而九節度師潰相州時帝命臨淮王光
弼總大師光弼謝不任必請皇子爲元帥得震疊命越
王係然不出閣思明昭東都係請行不聽係然卒子放
帝紀大曆初雍王正位東宮回紇吐蕃並入寇命鄭王
邈代爲天下兵馬元帥所謂昭靖太子也無何萬元帥
府以遂罷不設史思明反命皇子彭王僅領河西充土
備領北庭涇王侔領隴右杞王倕領陝西興王侶領鳳
翔大使以填之田承嗣反國無疆王乃悉王諸皇子領
軍鎮睦王述領嶺南柳王逾領渭北鄆坊韓王洄領汴
宋忻王造領昭義皆稱節度大使餘皇子幼並開府儀
同三司然不出閣諸節鎮僭擅自如德宗爲太子時昭

靖薨帝命子昭訓子謨爲子封舒王已改名誼建中中
長矣李希烈反拜揚州大都督荆襄江西沔鄂節度使
行營兵馬元帥備官屬往討會涇卒反京師命撫慰則
涇卒已陳闕下攘敎矣狼狽還從出幸奉天有無軍功
而朱泚僭號京師僞平章源休勸泚勦宗室以絕人望
宗室王死者七十有七人其哉乎唐以不出閣者王爲
四方填也爲實乎猶繫狸狎而使之搏爲聲乎猶掩目
捕雀而猥云獲之也以爲盜賊餌則猶檻獸豚以爲
豺虎食故不出閣之禍至烈也自肅代時天子厭苦兵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帥詔懷王留後而以鄭王邕爲平
盧節度遙領軍矣及是帝自奉天還益憚兵姑息方鎮
愈益其李萬榮以宣武叛則通王諶領宣武使不出閣
授萬榮晉後吳少誠以蔡州叛則虔王諒領彰義使不
出閣授少誠留後義武昭義軍自立後則邕王諶領義
武昭義使不出閣授張茂昭王虔休留後蓋陽示不與
節若親王自領然實不能難聽擅土日寬恐激之爲變
也姑息方鎮至於此

自是皇子孫不出閣雖名王郡王寡於匹夫不異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爲帝室重輕故順憲而下皇子王者即賢善不著史無稱焉而寄命於賢官宦官攝禁旅總萬幾日微伺十六宅間隙文移之結信於天子而天子易世必戕所意思者自爲忠貞元初學士絳請建儲帝許立郡王寧有日矣雨不果改卜秋孟復雨又不果至冬孟乃禮成而薨所謂昭惠太子也其後議復立子宦官吐突承璀主豐王憚帝意屬遂王恒自立之已帝暴崩中和殿莫能明中尉梁守謙關王守澄迎太子入即位是爲穆宗而是夕豐王憚及禍敬宗亦暴崩開克明矯帝旨立絳王悟絳王悟者憲宗第四子也未發而中尉魏弘簡梁守謙迎穆宗子江王涵入立之是爲文宗是夕誅克明絳王悟及馬文宗立高兩世逆變自中官而關守澄怙定策功橫不能堪欲遂誅宦官與相宋申錫密圖之而洩守澄用鄭注計必先事誅之使神策卒上急變告申錫通漳王相賂遺圖逆漳王濬者穆宗第六子帝弟也地親執偏而岐疑有

人望度帝所終忌急中之令倉卒自出外廷爭而申錫貶死漳王降巢縣公語具帝紀中其後帝既立子永爲皇太子以楊賢妃譖幾廢而果悲悔之又晚多疾病以敬宗子晉王普幼韶悟欲立之未果薨諡悼懷太子而楊妃請立帝弟安王溶以樹恩相珣持禮兄弟不相爲入廟格之敬宗少子郾王成美於帝親也得入廟得立已帝追悼莊恪以譖死殺坊上女倡嘗譖毀者數十人而遂病命內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召相制復珣入禁中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立功不仕已也則矯詔言太子幼且有疾立皇弟穎王澹爲皇太子太弟廢太子復封爲陳王帝崩太弟立是爲武宗是夕安王溶陳王成美及楊賢妃並賜死明年殺弘逸季稜遣中使即貶所殺嗣得珣賴山德裕爭而免詔具帝紀中先是豐絳二王死穆文二帝爲不聞也者而諱之爲輟朝追贈諡安陳二王死而武宗不哀立六年以餌方士藥疾發不能言旬日諸大闕於禁中定策下詔言皇太子幼立光王怡爲皇太叔監同光王憲宗第十三子也於次不得立以韜匿不自見爲武宗所不禮爲群闖所利故得立是爲宣宗宣宗在位久不立儲長卿王灌出居十六宅餘五王愛內處大明宮及大漸屬關王歸

張等三人立變王滋夔王滋幼子愛故立之崩大闢王宗實入殺歸長等迎鄆王立爲懿宗懿宗長當立帝猶豫不立乃遣宗實策以爲功故事大居正而貴斷也懿宗八子崩諸閣利少主立普王儼爲僖宗自穆敬來十六宅諸王爲閣所坊制峻嚴無人理文宗性仁善又從十六宅起在位中隱之時院住宅張宴樂與僖權怡怡穆穆史以爲可治風謠也於是相德裕爲帝言近代宗室不出閣議者以爲幽閉骨肉虧人倫可閔天寶建中時聚處一宮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可痛陛下誠聽其年高羸蹠者出閣除諸州上佐使携子女行則百亡弊法一旦而史之宗廟有靈與焉豈惟諸王文宗喜曰是朕心也於是下詔聽諸王出閣而帝終無斷不果以所除官不決定而罷武宗時德裕至尊用而天子不加意十六宅莫得聞會党項羊隸諸道者聚爲寇乃白請出皇太子爲安撫大使兼領諸道戒戢之擇忠力大戶爲之副庶還古撫軍祖宗置元帥之舊詔遣克王岐宣宗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諸王疾色憂時親至卧內問馬而不出閣之制終株守不能有改也僖宗時天下亂黃巢入長安闕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跳身走興元惟福穆澤壽四王從餘宗室

王在長安者爲巢所屠戮殆盡而不出閣之禍極此矣巢誅帝還關河中王重榮名誅解今孜復犯關令孜劫帝如興元入蜀朱玫李昌符相迎賀疾追之不及則奉嗣襄王煚監國已立爲帝嗣襄王煚者肅宗子襲王僖尙孫也無何敗誅死事具帝紀中僖宗崩子幼弟吉王保長而賢衆望屬之而闕後恭立壽王傑爲昭宗昭宗在十六時痛恨闕不尙信獨倚相而相非人不任難念宗室王在內宅親可倚單王嗣周才可將也令討李茂貞而敗天子殺相讓能以解難具帝紀已命通王滋判侍衛軍事通王者嚙王滋改封也命宗室王分將十二軍巡警京師又欲使出撫列藩南北司恐不利已也交疏諫而罷及李茂貞韓建王行瑜三鎮連兵反犯闕晉陽帥李克用討之誅行瑜三鎮惕息克用還鎮天子置殿後四軍使嗣延王戒丕等分將之而茂貞乃復反犯京師戒丕勸帝如太原道爲韓建所得如華州建諸王曲兵猝難制則遣人上變告諸王欲殺建欲劫帝幸河中帝驚懼召建入慰諭建稱病不入敕諸王往詣建自明建閉之至中顧奏言中外異體不可以私見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者八王忽詣臣意不可測久留臣所無爲也請劾歸十六宅而罷所領兵帝不許則以兵

瑤懷王敏壽王琚亦惠妃子妃生子女辟而裴瑒
月生寧王妃元妃養之居寧邸中故最後封妃裴瑒請
制服報乳養恩從之延王珍仁愛有學識成王琦
濟王璟信王璿義王玟東王珪豐王珙
上李恒見帝紀李瑋李倓李承天皇帝
衛王休彭王儉呂王德王昭儀后諡承天皇帝
王儼犯王僊呂王德王昭儀后諡承天皇帝
十定王侗宋王儻代十九王勣玉貌好讀書
有行黨謫名靖大子睦王述丹王逾惠王連
韓王迥簡王逵益王通隋王暹荆王襄
至漸折王造韶王達嘉王遵瑞王遇首王
通恭王譔雅王逸德十王智王誦本昭靖子取
為子邕王讓本順宗子帝孫中以勞故名爲子諡文敬
太子邕王誦本順宗子帝孫中以勞故名爲子諡文敬
諡昭王誠欽王諤珍王誠順二十三王四子
未封貴憲十八王○穆二王○敬五王○文一丁在
格太子才荷王宗倫○武五王○宣十王○懿七王
信二王始唐宗室王視帝子王祿給預薄不足賴率
關東上篇卷之四十二六月十六日

西外補官官至宰相者九人惟林甫幾亡天下中玉
贊甘露之變國倚以爲安危社稷莫焉此如水火較著
者事具帝紀中程知柔錄錄無廢明餘各有所長其在
庶職各其以才力效官者不數而曹王臯爲最云李適
山慈王孫以左衛郎將累州刺史以辦治聞徙陝州
刺史遷河南尹政不時殺洛陽暴作上賜騎翠馬
三大防水不守會遣御史與林甫並相見傾罷坐常
累貶宜春太守會遣御史與林甫並相見傾罷坐常
適之懼仰藥自殺○覲吳王恪孫信安王驍子也樂善
下士有吏幹以門蔭爲高陵尉年令驍即首入爲京兆
尹政務得人人心聲積茂著玄宗幸溫湯旬內豐供億以
求媚現前無所獻帝里之楊國忠思其小附已足以
歸過京尹出爲零陵守至德初肅宗召并扶風守兼御
史大夫擢京兆尹於是重臣李適第五瑄並輔以
覲實望最久事多所獨決闕輔國口宣上下百司百司
皆敢覆覲及言其害爲輔國所深銜已糾侍御史毛若

于後嗣蓋至于永徽顯慶之間用舊人臨政而耆碩濟濟也陵遲天至于后宣淫逆用寵之以慶賞繼之以刑罰使天下之人莫自必其命而狄梁公大忠血誠困辨異權全其身以濟君徐司刑生德宅心寧靜守氣危其身以庇人漢陽沈幾字號眾正與之協慮不浹辰反閭周而復之乎唐非太宗作人之效斯為烈哉諸大者見紀謨茲采其臣節著于編 溫大雅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悠有三子長大雅仲彥博季大有大雅孝友有才辨彥博聰悟有口大有端謹皆以學行稱父友薛道衡李綱歎以為皆卿材者也大雅事隋為長安尉以隋亂去

通史上編 卷之十三

官高祖起大原聞其昆弟賢召之引大雅為軍府記室大有為太原令大有從秦王擊西河參行謀有功還命與大雅同記室掌機務辭不許既高祖即位大雅與司錄實威主簿陳叔達等定禮儀拜黃門侍郎大有累中書侍郎而彥博以幽州司馬勸其帥羅藝以幽州自歸亦中書侍郎嘗宴見高祖以其兄弟並興樞機之曰我起義獨為卿一門亦豔之也已大有卒帝傷悼而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從衛將軍討突厥戰大谷敗績陷虜廷突厥以其為近臣也者而禮之問國虛實問軍多少強弱堅不對遷陰山苦之夷聞天子壯其節而隱

原缺前半葉

初召拜御史大夫奏諸司文案有稽失請命御史就檢校封德彝曰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即愆違獨御史糾舉之而可矣如淹言瑣察非體也淹默不復言帝問淹不

論執何也淹對曰德彝所言得大體誠臣愚所不及敢遂非乎帝悅咸事見內紀中
蕭瑀後梁明帝子也封新安王梁亡以女兄為隋陽后見瑀感其不呼為弟天假其年而疾不已因得遂長居矣後開皇之曰前亡國之裔而高祖怪語是賈罪也瑀乃後治疾疾良已拜內史侍郎突厥圍煬帝瑀使瑀前說曰夷俗可敬與兵事若此一介通義成公主使瑀喻旨不戰而解又舉藉藉瑀性平突厥方復遣之東故瑀不力願下詔赦高祖瑀乘國難則人自奮矣瑀之出守河池即高祖入關招之瑀以即自歸封宋國公并代部尚書遷內史令委以治瑀尋日致政自力繩違

復無憚避多見納用嘗謂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情
曰善乎得令臣承旨必復宿使先從今國始
聖封德彝以右僕射貞觀初房杜新謀政而德彝工無少
容與未敢違爭帝而陳理瑀不能平乘間切齒之許
謂中書曰守河池時以心之禍幾矣而中書
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
真社稷臣也又瑀曰卿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
志大明時有失爾調劑之如此起拜謝曰臣蒙訓誠
詩以守道雖死之日猶生之十七年矣國形衰煙閣
終終辨玄斷等斥以爲朋黨無至心陛下不諳知但
反耳帝笑曰人君當驅駕英才推心委任公言無已甚
乎朕雖不聰何乃頓心誠名至矣此瑀愈快帝積久
與商州刺史已徵還從幸玉華宮遇疾卒遺使弔祭贈
司空大常諡肅帝曰易名之典宜撫實瑀忠不修貞
也繁上疏及諡貞撫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德彝本名
倫諡仁善逢恩以恩禮終贈司有諡明方隱集時瑀
一社社倫陽遠忠款而磨持
兩端陰附之既死迹露改諡謬
李尚書文紀觀州脩人也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漢
張綱之爲人也改名綱事周爲齊土憲參軍宣帝以猜
故殺憲召僚屬誣證成其罪綱矢死無撓辭憲誅露車
載尸故吏爭走匿綱撫棺慟躬瘞埋哭拜乃去事隋
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中庶子唐今則奏琵琶又歌
斌媚娘曲用爲歡綱正色曰今則職調護乃自比倡優
進淫聲請罪之勇不悅及廢隋文召東宮官屬臨責皆
股栗綱獨抗聲曰廢立大事中外大臣皆知其不可責

敢言臣昧死一言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
最令陛下擇正人輔之亦何渠至是哉願以唐令則爲
庶子鄭文騰爲家令惟絃歌鷹犬娛太子爲容何得不
至此臣愚以爲此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因伏地鳴咽
不自勝帝爲愴然久之曰綱責我是也然我持汝爲宮
臣而重不親得正人何益綱曰臣所以不見親者由姦
人在側故也陛下旦斬今則文騰更選賢才輔太子安
知臣之終見棄乎自古國家豈立冢嫡鮮或不禍亂者
願垂三思帝憮然罷朝會尚書右丞缺卽擢綱用之爲
蘇威楊素所惡出爲行軍司馬綱危懼筮之得鼎之成
筮者曰鼎取新也君得志其在易代乎今宜早退不者
足折矣乃屏居郡中高祖入長安起迎謁帝素聞其名
大喜卽授相府司錄封新昌公卽位拜禮尚書典選据
正不詭陪齊王元吉覽并州寶誕宇文歆輔之元吉縱
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數白發其狀劉武周
入太原元吉棄軍奔京師帝怒曰歆可斬也王少不更
事故以歆爲輔行太原興王地帶申十萬粟支十年奈
何平棄之綱進曰其實誕乎王年少倨驕誕不能諫掩
覆之歆事王之日淺有關必諱王不悅又以聞此其人
忠可以忠爲罪乎帝悅引綱升御榻勞之曰微卿言我

幾濫刑舞工安叱奴幸以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古均工
樂胥雖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不得於士
齒故卿使武備擊鼓衡元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
服爲伶人衣今國家新造功臣之賞不徧賢才伏草野
未用也而先擢舞胡爲品使鳴主曳組趨丹地何以
示子孫帝不納又頻諫東宮不見聽遂求去帝嫚罵之
曰卿爲潘仁長史不耻顧耻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
賊也志殘殺然臣每論諫輒止臣爲其長史可無愧陛
下創業垂統而臣有言乃如水沃石事東宮亦然敢冒
官乎帝謝曰知公正直幸終輔吾兒乃拜太一少保尚
書詹事如故太子縱飲無節又信譏諷疎骨肉綱力諫
不入悵悵不自聊固請老解官久之太宗嗣世立皇太
子難其傳召拜太子少師時綱老病足蹇矣賜步輿出
入命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太子攝政命綱與玄齡珪參
明政綱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節太子服焉無何卒八
十五開封儀綱內行甚謹群五世同居孫王憲悅誅
女嫠居綱自以故吏存卹甚厚及綱卒女彼髮號哭如
親喪孫安仁安靜未微中太子忠廢出卹安仁爲左庶
子泣拜成服去安靜右將軍天授中擊獄來
之可也若諸其友狀吾誰遂就死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

武德初上書請納諫爭禁貢獻淫樂請選太子諸王僚
友帝立召拜治書侍御史曰以來諫者時軍興賦歛重
伏伽請從其薄以附民東都平赦而摘賊支黨命配流
伏伽諫曰臣竊讀陛下二月詔非直有罪也抑欲
與天下同更新今世克建德所部更流徙豈詔書意哉
書有之曰殲厥渠魁脇從罔治今渠魁既宥脇從何辜
且彼固吹非其主也曩天下未平當幾制變不得已於
法外斷置有之矣今四方已定惟其法當與天下共守
之可二三平帝敬納太宗卽位出駟射伏伽諫曰臣聞
天子居則禁衛九重行則出入警蹕所以重社稷也走
馬射獵直年少諸王事耳陛下起諸王在位猶然循舊
貫不改乎非所以端拱穆清刑後世也帝悅以爲諫議
大夫遷大理少卿司農市木材與民直倍劾隱沒下大
理伏伽曰頃緣官市貴故民直賤司農用與之倍直以
饒民臣見其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悅拜大理卿久之出
刺陝州求微中乃若始伏伽與張玄素皆爲隋樣吏大
宗嘗語及曩事玄素愧汗不能容而伏伽於廣坐自陳
說生平不少諱拜侍御史時被內旨未下歸臥家無喜
色頃之御史畢造門子弟驚白乃徐起見之人以比吳
顧雍云時安陽戴胄爲大理卿守法不阿意語具刑法

志遷尚書左丞會僕射關帝委以今僕之任及以專職
諫爭令兼諫大夫與魏徵更日侍且論國政甚夥帝每
歎以為情深體國也而奏上輒削草故人無傳焉嘗攝
尚書典選頗柳文雅尚法吏人頗以寡學為訾至為左
右丞守法頌以為武德來一人而已卒贈尚書右僕射
封道國公以貧宅舍陋祭享無所詔有司為立廟祀之
相玄齡徵與胄善其歿也至生平故處輒流涕胄無子
以兄子至德為後至德乾封中亦為尚書右僕射預政
謀入仁軌常以美言啗之至德必執理難詰不與與
實有冤結者帝為奏辯之或問何也至德曰戚屬者人
主之柄何人臣敢預乎高宗聞而重之有老嫗欲誣仁
軌陳諫詰至德至德竟嫗曰本謂卿事僕射乃不
解事僕射歸我至德笑授之職其長者
世長雅州武功人性敏慧有口能以辨給濟其直十
餘歲武王武王言事帝與其幼弟問所議書對曰
諫者經論語經論語何言要對曰孝經云為國
者不敢侮於寡寡論語云為政以德帝悅今於門館
讀書父振殺王事今嗣建威侯世長家武功高祖
徵時客武功謀之天下亂世長事王世克世克敗自歸
羅漢大夫帝徵之天下亂世長事王世克世克敗自歸
長曰臣臣狂才陛下聖德已而夫曰狂狂世長事
不如此臣臣狂才陛下聖德已而夫曰狂狂世長事
不知此臣臣狂才陛下聖德已而夫曰狂狂世長事
環官瑤宮竊以非典王之所為月首侍陛下於武功
見所居宅屋簷蔭風雨時不謂不足今因情宮室不
足矣又增之豈所以易民帝皆重其言世長嗜酒好
諸侯無不敬之帝嘗賜以州刺史
史舟敗溺死其子良嗣自有傳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為隋景城縣戶曹實建德中景城

將殺之邑氓千餘人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無天建
德釋不殺用之建德平授郡錄事參軍太宗即位開其
召召見問政對曰臣觀隋氏所以亡者獨自專自用不
用人夫以一人之智親群下之務即使得失參半為謬
已多况得者無幾而失者過半乎群臣恐懼唯言莫違
下設上蔽不亡何待臣觀隋末器亂其欲爭天下者獨
十餘人而止餘皆保鄉黨全妻子待有道而歸之乃知
百姓非誠好亂患人主不能安之耳陛下誠垂意於安
民擇群臣任職高拱而考其成豈憂治哉帝善其言擢
侍御史會省詔脩洛陽宮再巡幸上書言洛陽未有巡
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急務也昔漢高帝七國土宇後
終構禍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而陛下散處之中國所宜
尤憂臣竊見隋營宮室時輦大木率二千人而曳一柱
以木為輪木相摩而火出則鑄鐵為轂代之日行一二
里轂破折則數百人齎鐵轂隨易之計一柱之費數十
萬此天下之所以亂也陛下初平洛陽隋氏宮室宏侈
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
日頌效之也陛下謂今日財力何如隋世然且役瘡痍之
人襲亡隋之迹禍必甚矣帝寬之召謂曰如卿言朕甚
於隋末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帝

數曰思之不熟以至於命罷役賜玄素絹二百匹
玄成歎之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
利博矣累太子右庶子時承乾在春宮不說學玄素上
書勸學薦宮僚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儒宜收召見增懿
德時詔太子用庫物不會承乾發取無度玄素上書曰
周武帝卑宮陋食以靖海內而太子寶有穢德至踐祚
狂暴宗祀以亡隋所代是已隋文雖席女資有天下然
布德行惠上下粗安而太子勇以驕侈敗今宮中山池
其所繁粲殿宇所日見也夫親則嫡子貴則儲貳自謂
有萬世之安庸詎知奸人間之致慈父之隙不可合哉

通史上編

卷之二十三

十

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近君子疎小人黜浮華守恭
儉雖善間者亦安所從入矣今陛下本周典王世子服
御不會以明有恩甚盛惠也而恩旨未喻六旬用物已
過七萬驗奢之極其寃爲亂惟居安思危太子怒令戶
奴狙擊之幾斃承乾廢除名已授潮州刺史轉鄆州永
徽中致仕卒

馬周王清河在平人少孤貧嗜學鄉人以其無細謹

也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爲刺史譙讓去客密州
密州守趙仁本奇其才謂之曰天子明聖此君自見時
也厚爲裝齎之令入關過汴爲浚儀令所絀辱舍新豐

逆旅主人不禮焉周命酒獨酌悠然自得也至長安會
中即將常何家會百官言得朱阿武人不學周爲條
時務二十餘事上之帝覽奏大驚召何問汝安從受此
書是所言通達國體可相也何謝曰主臣此非臣所言
臣客馬周者代臣具草耳帝喜曰客安在曰館臣所帝
大喜立召見未至遣使敦趣者四輩入見與語大悅之
詔直門下省拜監察御史以何能得人賜帛三百匹周
退上封事曰臣每讀前史見前世所爲忠孝事未嘗不
廢卷太息思慕用之也臣不幸蚤失父母犬馬之養既
無所復施矣念猶有可勉者曰忠是以徒步二千里歸

通史上編

卷之四十三

十一

於陛下蒙陛下不次拔擢則固臣勉畢命之日也敢竭
區區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孝孝教之本政治之所從
出也伏見大安宮在宮城西內墻宇門闕視紫極爲卑
小又東宮皇太子所居也而內大安太上皇所居也而
外雖上皇志在清儉愛惜人力陛下所不敢違而中國
四方蒸輿入覲者見之將何觀焉願改築雉堞門觀從
高敞稱萬方之望臣伏聞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道路
之言云爲避暑竊惟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安問視
膳今所幸宮去京城三百里餘非可以且發而暮至也
萬一上皇思念陛下欲一見顏色不識陛下將何以赴

之且上皇留熱處而陛下以避暑行非所以教孝也卽業不中止願先示還期以祛衆惑臣聞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故祭所以追養而繼孝者也自陛下踐阼來宗廟之享未之嘗親竊揆聖心詎不以乘輿一出所費不貲百姓奔走疲弊故忍孝思冀安使之乎然一代史官不許皇帝入廟將何以貽示來世也臣誠大知孝不在俎豆而聖人訓人必以已先願親饗祠以反本報始臣伏讀詔書宗室勲賢作鎮藩部令子孫嗣守非大故毋黜免誠欲其胤裔與國共其慶無疆也竊以爲

通鑑卷之四十三

唐紀八

十一

陛下誠愛之重之必思以安全之豈必世官哉夫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况於來許何能皆賢儻有童昏間得嗣職兆庶被其殃國家受其敗欲絕之乎則子文之治猶在欲留之也而樂縻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必且割恩於已亡之一臣則向所謂愛之者適以傷之也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方器使理之得者也臣聞致理之道在求賢審官而爲政之基必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言慎舉也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興阜章舉提斛斯政獨習解調馬所謂矇瞍之能斷罔之技獨可厚賜金帛

使饒給而足矣今超授高爵與政外廷朝會之期今驟賢倡子鳴王曳履與大夫士相後先臣竊耻之臣誠知朝命既出不可追奪謂宜不列朝班混預士品帝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天下安輯日久土木甲兵事稍興又頗廣儲蓄魏王泰有寵月給賞賚踰太子周疏陳傲曰臣竊尋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四五百歲皆由累業積德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先德以免也魏晉以降迨於周隋嗣傳之主輒受其敗此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其時僅僅自保無遺德可思也今陛下以大功定天下而德積之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節險約已勤施及人使天下之民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而後卜祚靈長禍亂不作子孫萬世憑藉之基始此矣今百姓承累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一二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遠者五六千里無時暇休陛下屢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煩役自若百姓咨嗟頗以爲陛下不存養之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不顯後世猶息作法於涼其弊猶食陛下少處民間知百姓疾苦前代禍敗又目

親見然且如此况皇太子諸王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者

乎此聖慮所當憂也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
不亡戒人主雖悔未有能安全者也往貞觀初率十器
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之憂
憐之故人人自安無動搖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
絹且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多
營不急之務故也百姓怨讟而土崩之漸始此矣夫國
家興亡不由蓄積之多少而係百姓之苦樂請以近事
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
因之西京府庫亦獨為國家用夫貯積固有國者惟正
之供豈顧不用哉惟儉以息人人有餘力則天下樂輸

通鑑上編卷之四十三

十四

而國安若人勞已墮而用之不息則下民懷愁苦而
凶危今平居竭民財力一旦水旱風塵之警狂狡竊發
豈直旰食晏寢之憂而已哉語云勤人以行不以言應
天以實不以文陛下勵精致行何必遠古但及貞觀初
而天下歌舞之矣臣竊尋漢晉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
諸王哉非帝者之子孫王則不善也皆由樹置失宜不
像為制節而然耳今此諸王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
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
也昔魏武過寵陳思文帝即位峻防密禁有同拘囚何
則先帝加恩太厚故嗣主疑而畏之則武帝之寵陳思

適所以禍之也誠宜制長久之法酌滿損飽使本支百
世天下幸甚他又言今獨重內朝官刺史縣令頗輕其
選非治體皆王體要機城陽公主下嫁卜婚期錄曰二
火皆念始同榮末同戚晝昏吉詔許晝昏周諫曰朝謁
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晝思相歡
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
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為也夫卜以決疑而以
之黷禮慢先又何貴焉帝曰善周機辨明銳所敷奏勅
中事會裁處精密每奏上帝未嘗不喟然稱善也岑文
本嘗言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撝擢古今舉要刪煩會文

通鑑上編卷之四十二

十五

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纔纔令人忘倦第為肩火巴
騰上必速恐年不久長耳累中書侍郎太子右庶子帝
征遼以中書令輔太子定州還攝吏部尚書病消渴連
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為構第詔尚食賜膳上醫護視
帝躬為調藥疾病取平生所上諫草焚之曰暴君之過
取身後名吾不忍為也卒年四十一贈幽州都督部葬
昭陵子載官史侍即典送以平允稱

劉洎字思荆江陵人事梁主銑以黃門侍郎畧嶺表
下五十餘載未至而梁敗因歸唐累治書侍御史時尚
書省奏復稽壅至彌年不下洎疏言尚書萬機之本貞

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而在承旨右丞徵彈舉無回
境而百司肅如也比勲親在位功勢相傾即自豫黨
謗叢集郎中惟事咨稟尚書不得專裁綱紀不振因在
於此誠使左右丞兩司郎中得剛勁不撓者為之庶有
振乎帝曰善無如卿者立拜尚書左丞遷侍中預朝政
帝敏博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引古道相詰難泊疏諫曰
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其上下至懸絕矣以至
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即降恩旨假慈顏凝旒
虛襟以納其說猶未或敢自盡也況動神機縱天辨飾
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庶何階對揚乎且
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非歛福
弘下之道也帝手書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
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
非此為勞今聞謙言虛懷以改皇太子初立泊上書曰
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之幾在焉昔鼂錯上書
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此本務也今太子孝友
仁愛挺自天姿藝宮論道宜弘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
有漸而歲月易往墮業難追陛下誕獻膺圖登庸歷試
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尚且雖
休勿休日慎一日求多聞於古昔勞睿思於當年乙夜

觀書馬上披卷而令太子優遊棗日不習典章此臣所
未諭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
聽朝之隙引見群臣降以溫顏訪之今古以抄朝廷是
非間里好惡畢關聽覽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
不聞正論又臣所未諭也古問安而退以廣敬異宮而
處以遠嫌間者太子入侍動移旬朔師傳以下無由接
見供奉有間蹇運東宮則拜謁既疎欣仰不暇何規諫
之得陳哉願循前躅弘遠規俾太子得以時懋學帝曰
善即勅泊文本周日直東宮及征遼命檢校兵部尚書
輔太子監國帝曰卿今輔監固係社稷安危宜副朕倚
毗至意泊率爾對曰願陛下勿愛大臣有罪謹按法行
誅之矣帝怪其語不倫戒之曰卿性疏果不戒者敗師
還帝不豫泊與馬周入候出為大言大臣忌忿之入以
告帝大怒以為狂易非少主臣遂賜死且死從獄吏求
筆札欲有奏吏禁不予而遂死帝聞頗悔下吏獄罪焉
高倫字士廉北齊清河土嶽孫文德皇后母舅氏也后
父左驍騎將軍尉遲氏太尉思及后而早世上廉迎女
弟若甥養之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
註若甥養之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
會世亂從父徙守丘和保境自歸富是時太宗為秦王
收難州矣以處治中觀重之隱太子之寵與無忌與大
計太宗即位遷侍中封義興郡公坐事出督安州還益
州大和督府長史蜀人畏忌惡疾父母病皆去不扶
侍昆弟不相通財士廉為條狀告焉以孝慈傳焉

恭誥曰定
高季輔德舊州人少好讀書擊劒事母孝能嬰兄事隋
爲汲令隋嘗盜殺令季輔以其人格盜斬之貞觀中以
中書舍人上五事其一言陛下德超寰古平定天下而
刑罰未云措者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
昧於經老之道也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牟
爲益國故也宜擇溫厚所繫之吏使任尚書省以素華
浮僞俾家識慈孝人知廉恥其二言陛下身帥節儉
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之額發其財
力無使殫散畿內飲州七使人衆儲蓄少而科役多宜
均差役於江有河北舒閒之處令得休息其三言公族
勲戚之家封邑俸稍足給私奉養而甘貨舉息爭什一
之利宜懲革其四言今外官半而省未幾疎繫寒切身
妻孥交謫困夫惠不能全其操使巡察歲出輒耗產物
而侵漁不歸敗也宜詔加廉賜使待仰事備畜然後可
責其廉其五言陛下友愛詔士而帝子并諸叔諸侯
非井田也王爵既同家人有體宜省之以禮奉上賜鍾
乳一斛曰如進藥石之言以藥石相報爲吏侍郎銓叙
人物各當其才賜金背鏡况
其清鑒相高宗卒諡曰憲

史 26—238

遷侍中進燕國公帝即位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
無忌詔致辟志寧曰時方陽和萬物生育何行誅湯春
令請需時衡山公主既公除當出降志寧曰禮女子下
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春秋晉魯莊公
如齊納幣杜預云譏喪未再替而婚公主未移天禮服
斬願遵高宗今軌畧孝文權制詔公主待從畢成婚已
許敬宗逢武后意誣志寧堂太尉無忌降授榮州刺史
轉華州乞骸卒

論曰方玄武門伏甲海池泛舟時君父臣子之際岌岌
乎殆哉乃內禪尊養隆備矣而馬賓王徒步謁天子猶
錄史記上卷之四十二

本孝廣忠摠忠勸孝終主於格心斯彝教之本哉張公
之論事回天而以承乾故見廢于燕國犯顏色最苦幾
身劫于刺而廢王立武時乃以閑默見殃則所遇之勢
異也好論議者猶然用相管悲夫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唐初父相賈以荻州歸國封饒山
縣公刺滁州卒官故吏歸千緡為購處俊甫十歲諫不
受處兄弟友睦事諸舅甚謹舉進士拜東臺御史高宗
幸東都從道中召與語問曰我嘗疑秦法寬荆軻一匹
夫耳挾匕首竊發群臣荷戟侍殿莫之敢櫻將習役
然邪對曰法已急故耳秦法持寸刃上殿者族誰不畏

見族而敢動乎故曰已急故也昔魏王操著令京城有
變九卿守府寺母動動者死後嚴才作亂徒黨纔數十
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無救者歎之已有領官屬
來前格戰者操曰必王太常也王脩識幾變能冒法赴
難盜以禽戚已詢之里脩也故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
曰不懈于位人之攸登仁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義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潜剛克中也帝曰善轉中書侍
郎監脩國史帝為言許敬宗所紀史多失實也朕昔從
幸未央宮仗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為歛衽却避之
不發覺謂朕曰事發有數十人當死之者矣今紀殊失

國史記上卷之四十二

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非一端臣弟處傑預供奉見
三衛士有誤拂上衣者悸請死帝曰左右無御史無恐
朕不汝罪也帝感動曰此皆史臣所當謹書於是勅中
官刪史偽辭焉上元元年賜吏民補帝御翔鸞閣以觀
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周王顯各主之聽角勝為
樂處俊諫曰臣聞禮示童子以無誑恐計欺之心生以
閑邪也今二王富於春秋志趣未有定當推梨讓棗奈
何今以音樂較勝乎帝亟止之晚牛帝欲餌方士所治
丹翼延年欲遜位天后皆力諫語具帝紀異教者中卒
年七十五帝痛惜之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

言自秉政在帝前論議傳經義諄諄規獻得大臣體云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東臺侍
御史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文瓘引秦
漢事四夷造宮室使天下土崩以諫詔節減廐馬數千
疋遷大理卿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畢明允嘗有疾繫囚
相與齋禱願張公疾速已得出亭獄遷侍中因聞皆慟
哭以爲莫予白也在中書諸司奏議多紕駁帝甚委重
之嘗卧疾國有大事帝必問宰相文瓘議未曰未也
必遣問後發兵討新羅文瓘力疾入請見曰今吐蕃犯
邊兵在寇境新羅雖未效順亦未內侵若二虜並事臣
恐力之滋不堪也請息兵脩德以安民帝從之卒贈

幽州都督諡曰懿

劉仁軌汴尉氏人也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
止畫地書空寓所習以通博聞武德初稍除陳倉尉部
人有折衝都尉者怙高班豪奪歷政莫能禁仁軌誠諭
之愈益橫杖殺之州司以聞帝怒罵曰是何縣尉輒殺
吾折衝逮廷詰不撓奇之擢櫟陽丞貞觀中帝將幸同
州校獵仁軌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下知之者在上愚夫
之計擇之者聖人陛下仁愛節儉朝夕以百姓爲心一
物失所納隍軫慮今甘雨應時秋稼極盛青黃豆野十

收一二盡力刈穫猶未訖功即獲竟者方擬樹麥而令
供政事修橋道妨農願少留萬乘聽一介之言太宗降
璽書勞答拜新安令高宗時累給事中以按畢正義獄
爲李義府所深怨出刺青州會征遼浮海部餽運以
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異式承義府旨使自
裁仁軌曰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論之無所逃命
使自引決快讐忿所不能也具獄上除名以白衣從軍
顯慶中百濟反守將劉仁愿被圍困詔仁軌以方州刺
史統熊津軍并發新羅兵援之仁軌請屠屠及廟諱以
行曰吾欲頒大唐正朔於海表矣竟平百濟守已復便

宜留也有大臣之節語具戎狄志還擢右相總章中副
李勣討高麗咸亨中伐新羅皆有功同中書門下三品

進爵樂城公少府監裴匪舒多心計奏誅賣苑中馬糞
可得二千萬緡帝以問仁軌仁軌曰利則利然傳之後
世稱唐家賣馬糞非所以爲名也帝笑而止造鏡殿召
見仁軌入驚出走問之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見
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帝亟命剗去時帝與天后
共政仁軌之意蓋以諷后臨朝拜左僕射爲東都留守
仁軌辭疾因陳吕后產祿禍敗以規后璽書慰勉改文
昌左相卒

年八十五贈并州
大都督諡懿乾陵

本義或謂州昌黎人轉學多通少舉進士補太原尉
勳公勳為州州督察吏皆望風畏懼義項獨面爭曲而
後事得寢章懷太子廢放宮僚慰勉令復職皆歸附
勳義瑛義瑛子獨引罪涕泣宅無正寢第義瑛為
州市材送馬義瑛曰以吾相國宅愧更營官室是速
禍也義瑛曰人仕為丞尉即營第宅何宜偏下義瑛
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與現有貴仕又處第室吾懼獲
也竟不營第而進以足疾乞骸垂拱初為懷州
刺史自深失地大息悲禍及固辭不拜卒於家

杜景儉冀州武邑人舉明經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
司馬房嗣業方在州得報徙州司馬欲即視事管人吏
立威景儉曰公受命未有詔奈何急數日祿為乎詔少
遲下非晚矣嗣業怒弗聽景儉曰公持咫尺報直偽未
可知即欲作威福龍一府耶敬望楊州之禍類此矣叱

通志卷之四十二

一四

三月二十二日

左右罷去既得報果荆州也人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
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知名入為司刑丞治詔獄平恕
與徐司刑有功齊名人所稱遇徐杜必生者也改秋官
員外郎按罪已輕釋武后怒其不待報也讓之景儉對
曰日明詔六品七品宜文辨定聽待命于外臣以為奉
詔也宰相曰詔為司刑設耳秋官何與焉景儉曰方布
詔時不與臺寺故守之后以為守法擢鳳閣侍郎平章
事季秋時后出梨華一枝示宰相曰何祥也衆皆賀以
為德及草木景儉獨曰臣聞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
倫漬之即為災春秋傳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嬰

秋無苦雨今草木黃落而梨後華異也臣等備位助
天理物而陰陽不和敢請其罪因下殿頓首請后太息
曰真宰相也坐申救李昭德忤意出刺秦州尋後召坐
漏洩禁中語刺并州道病卒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以父君諤死王事襲邢國公累左
奉御率孝敬宴官官命擲倒為戲及善辭曰殿下自有
樂官臣奉令恐傷殿下羽儀之任高宗聞賜緡百匹
拱中累春官尚書撫山東督秦州轉益州以疾謝去契
丹作亂武后以滑為虜八河東路也起刺滑召見謂之
曰卿雖疾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卧鎮之及善既拜命

通志卷之四十三

二五

因問朝政得失及善陳當世務甚具后喜曰滑潞事
末也中朝政本卿不可遠行矣拜內史今來俊臣當極
刑后欲赦之以及善爭而誅召盧陵王後太子贊之決
太子立請太子出外朝慰人心及善雖無術學仕官清
正臨事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與內宴咤人臣禮及
善糾之后不悅謂之曰卿年高不宜更侍讌遊但檢校
閣中可也及善歎曰中書令日不得見天子用留何為
疏乞骸不許拜文昌左相卒年八十二

通志卷之四十四
州長史劉道宣者采異竹江南移植上苑中所過
至荆州良嗣囚之立上書言如帝下詔慰獎徙雍州關

環以爲即非國費要須民財民財竭矣國無危乎今大
下僧尼衆濫請併寺若著僧常員神龍初尚書右丞
張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朝令改式皆所正王中宗
復位鄭普恩以妖幻得幸環捕繫論死韋后庇之詔勿
問環廷爭流思僖州語具異教考累尚書右僕射計封
國公時大日初月百席上食天子曰燒尾環獨無所道
及待宴內侍謂之衆曰宰相焚和陰陽代天理物今拉
食賜賈百姓饑餒衛士有至三日不食者臣不辦職誠
慙誠懼何處尼之有帝崩遺詔韋后臨朝相王曰太計
輔政權何楚客曰太后臨朝相王乃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
政環正色曰增御制書有疾遺制乃不問問之嫌不宜輔
客欲權臨韋氏不聽環稱疾不朝是月帝意何收宗即位
位進古僕射而先卒年七十二雖司空諡文貞環治州
課常最爲宰相陳常世利病甚核子題相玄宗貴事具
文舉傳中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性方重不苟言武后時官并州
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勩德勲二州刺史改尚書右
中馬尊長之遷文昌右丞同平章事二張及三思寵
橫安石數折辱之嘗侍宴殿中二張引蜀劍宋伯子等
與博塞后前安石曰商賤人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
御史上編 卷之四十三 七

生中失色后以其辭正改客館謝之后幸與慶宮欲趨
規道安石曰此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誠垂
堂兄萬乘哉后命回輦封卿國公睿宗立授太子少保
改郇國公太平公主有異謀數因其婿唐峻邊之拒其
往帝人飛詰謂外廷有傾心東宮疑之問安石立折其
謀主構飛愛危之賴郭元振保護而免累番守東都貶
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帝御姜皎有請託拒之
皎第悔爲中丞以安石昔相太宗受遺制宰客楚常溫
擅削相王輔政語不糾正諷御史舉劾召與常嗣立趙
彥昭等皆貶官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盜詔捕賊
安石發憤嘔血卒大寶初
贈左僕射郇國公諡貞文

唐臨京兆長安人武德初從隱郎出爲萬泉丞縣有輕
繫囚十數人暮暮時雨至白令聽歸耕約耕已自詣今
不可臨曰脫囚逃臨身任其咎遣之而囚畢如期自詣
選侍御史方造朝江夏王道宗越次與御史大夫譙瞻

進曰王亂班道宗色變曰與大夫語耳何至是臨曰大
夫亦亂班大夫為失色衆皆慄伏已持節接交州出宛
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尚宗親錄繫囚訊訊司斷者輒
號訴稱冤獨臨所處無一言帝怪問政囚曰唐卿所處
本不寬帝歎息曰諒焉者當若是矣歷度支吏兵三
尚書比來濟謫台州李義府謫晉州臨白遣司諱巡察
江南張倫為劔南巡察使禕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
武后覘知之謂臨遣所司督義府過為尅害坐免官後
起刺潮州卒臨嘗領寡欲第宅服器不治而內行勸
見妻子必正衣冠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弔服僅誤將
他衣主未敢進臨覺之曰今日氣逆不宜弔又令人煮
藥失其劑覺之曰今者陰不宜服藥其度如此
李日知鄭州榮陽人武后時官司刑丞任官不楚撻而
事集刑曹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欲杖之已而曰我
杖汝人必且謂汝能撻李日知嗔汝受杖不得比於人
人必共棄汝者釋不杖吏感悅無犯者時法吏爭嚴酷
日知獨平寬嘗議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
不去曹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去曹囚終無死法
以狀獻而后用日知議囚免死神龍初為給事中事母
孝母嘗病調侍數日須髮為白母未及封而卒比葬制

下類紀久乃題景龍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燕從
官各應制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詩曰所願恒思居
後睿宗宴語及之喟然曰曩雖朕至親不敢諫非公挺
直何能爾耶拜侍中先天初請老不謀于家報可下夫
人驚怨之曰家室如璧子弟名宦未立何遽也日知曰
仕過吾分吾宜去郎夫人心何耿若求足當何日足乎
居家不治田園引賓客為娛樂而卒
徐有功東海人名弘敏避孝敬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
遠孫也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叅軍政尚仁愛不忍敲朴
民感之更相約犯徐叅軍杖者衆辱之比滿歲不罰一
人累司刑丞時武后畏唐宗室大臣謀已於是酷吏周
興來俊臣之倫用而羅織之獄興吏爭以周內窮詆為
功后又懸官賞獎誘之朝野惴惴不自保獨有功以寬
和為平數犯顏爭枉直太后盛氣以胥屬聲色質詰刑
死衆籍侍衛立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頸不敢喘息而有
功神氣堅定言論明切后雖嗜殺知有功正直敬憚之
所開宥無慮數千百家與王仲達家奴責息錢貴卿
除慶雲中謀反俊臣鞠治以反狀上諸侍御史魏元忠
亦謂慶雲中謀反俊臣鞠治以反狀上諸侍御史魏元忠
告則支黨也今以支黨為首是以主入死赦而後復
勿赦生而後殺不如勿主非法也后怒曰何謂也首答
曰死者大帥首自元忠忠貞是已貞尸得誅徐慶非支

黨而何台竟解曰公更思之遂免死有韓紀考者受徐
敬素為目前物故推事使顧仲瑛請籍家認報可有功
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付相
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非賊詔從之各官同署裝行
本等七人以誣論當死尸貨之倭臣尋另行本更驗前
有有功口俊臣連問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得免死
酷吏周興等讎視之効有功附下周上出反者又面
欺當斬坐免官后意終重之尋起侍御史有功入見伏
地流涕不肯起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於庖厨
若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
且死是官矣乞免臣官貸臣死后慰喻遺之中外聞有
功復進咸洒然色喜相賀也有功既拜命疏言臣昔坐
重効微恩謂永不瞻殿陛猥蒙擢用願以執法酬恩今
選曹擬補乘次覲不知愧使露謗盈路刑曹鞠斷猶行
酷法亡惻隱心三司及理匭伸寬使不速與奪望准臣
按効不旬月當可勝殘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赦
免踰百日復發者聽捕論有功爭曰陛下寬殊死罪已
發者原所以通改過之心而啓自新之路也故律告赦
前事以其非坐之若無告所犯終不自發如許告是令
與律乖也將恩詔雖下而天下無一夫獲貸者矣乃除
其令潤州刺史史實孝謹妻皇嗣德妃龐母也為奴怖以
妖祟為禱驪因告龐獻詛當死意以搖皇嗣有功明其
非事給事中薛季昶効有功黨逆當絞有功方視事今

吏逆以告有功笑曰豈我獨死餘諸人永不死耶徐步
歸就舍食食已掩扉卧熟寐太后顧寬之召入見好謂
之曰卿比按獄多失出何也有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
過好生人主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而有功免為民
已復起司刑少卿復為皇甫文備所詆欺而免無何文
備坐事下獄有功以平法亭之或曰彼嘗啗君於死今
生之何也對曰文備無死法爾所言私忿我所守法也
吾不可以私害公有功以守法故坐大辟者三夷然無
憂色赦之亦夷然無喜色不以死生改其節如此卒
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甲祭開元初天子思有功
賢擢其子倫為陵恭令實孝謹子光祿卿希城等請以
已官爵讓倫報有功不許乃還倫申王司馬會昌中
忠正從陳秀為關內覆因判日初多全活御史宋遙
雪者七十餘人今子孫因秀其忍以求新故求自便
乎則有勅去宋謝而問之無何有詔判官監獄宋召
問判官判官也宋欲別白旌之秀曰秀其忍藉人之過
為已功乎其豈不如宋宗城潘好禮著論言有功蹈道
依仁不以貴賤死士易節也所聞見今未見其比於古
人其漢張釋之乎客曰何如釋之主人曰釋之所守者
甚易而徐公所守之甚難釋之之漢文時中外無事獨
守法而徐公守死明道而殆者數矣而不變詎
不難哉使徐公之賢千載未見其比也
王義方泗州連水人事母謹淹究經術性審特舉明經
諱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泣下言父病革欲往省因

始高祖首納忠讜而太宗虛懷盡下於弘人最優士競
奮於蹇諤於是易爲忠矣迨天以女戎間唐李義府許
敬宗握輿樞爲正人黜魅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不免
焉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年高宗末作奉天宮嵩山
作萬全宮藍田御史裏行李善感上書言陛下封泰山
告太平比隆於三五而比年不稔饑殍相望四夷交侵
兵革歲駕正恭默思道禳災謹之時而更廣宮室勞役
不休將天下何望言雖不行天下頌以爲鳳鳴朝陽其
後武后營明堂拾遺王求禮引商瓊臺夏瑤室爲人代
畜功不報契丹陷河北州縣武懿宗將遷懷不能禦而
遼史土編卷之四十三
條滄瀛百姓脇從者請行誅求禮曰郡無良吏教習士
御敵城池又不完焉賊驅迫而求全豈背叛比哉懿宗
擁強兵數十萬聞賊將至抱頭却走而移禍於細民市
斬以謝百姓軍乏興相且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兩月
俸助興求禮曰公祿萬鍾停可也卿奈何因諸仰祿養
廉之人乎欽望不聽奏上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
海何待宰相奪九品職官俸贍軍國用乎秦虛虛天下
事邊何足効也事得止久視二年春三月大雨雪大臣
以爲瑞幸群臣賀求禮曰宰相變和陰陽而季春雨雪
此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亦爲瑞雷邪賀者入求禮

厲聲言今陽氣債升而陰冰激射故雨雪爲災今主荒
臣佞戎狄亂華盜賊繁興亦何感而天降之瑞后爲龍
朝求禮許州神龍初河南北十七州大水求直言右
衛將軍宋務光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
外朝之政者宜杜絕甘萌太子國本宜早定又外戚太
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
大位朝政之蠹也宜斥遠宋務光西河人景龍中安樂公主置
官屬補授繁濫又營塔廟口修拾遺辛替否諫曰古官
不必備以無僭濫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
百姓有餘財而天下治安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
使府庫空竭清品混淆亦胡取而爲此夫君以人爲本
本固則邦寧陛下夫婦母子極富貴至是矣又以愛女
之故竭人之力傷人之財覆人家產而莫之顧三怨備
矣人心散矣一旦有變陛下獨提所愛將安歸乎睿宗
立罷斜封官千人尋詔復又復營金仙玉真二觀替否
以左補闕召疏諫曰臣竊觀往代帝王用度不節不時
爵賞不衷不當而國破家亡者多矣然猶可諉曰異代
固不如身逢目見之爲親切著明也太宗陛下之也
撥亂建極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
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是以下建塔廟而福祿至

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德五穀遂成百繒納款事
國長久中宗陛下之兄也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徇
于女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
寺蠹財者百巨億度人免租者數十萬故國家所出日
益多所入日益少奄虐羸之食以養食殘剥寒餒之衣
以塗土木人怨神怒眾叛親離禍及其身取譏萬代夫
法太宗以爲治泰山之安可致也夫中宗以爲治累卵
之危可竢也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恤而爲二女造觀
用錢數百萬緡陛下何不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
經費有幾顧輕而用之乎且陛下當韋氏用事之時則
聳日夕憂危切齒於群凶矣今奈何族韋氏之家而不
去韋氏之惡棄太宗之法而不忍棄中宗之政乎黃門
郎魏知古亦疏言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
力則功聚省禮季夏之月樹木長盛無有斬伐今爲公
主造二觀其地皆百姓居室也卒然迫逼剔椽發瓦令
其轉徙扶老攜幼呼嗟道路乘人事違天時建無用之
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民父母心
何以安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復不遠
參軍柳澤上疏言臣聞樂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
可以補過景龍以來內寵外嬖固貴憑權貴官竊蠶祿

下岌岌陛下卽位用姚元之等悉已停廢今又收用使
善惡混併反覆相攻天下咸謂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
爲此以誤陛下爲之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
事正不如邪臣恐流通致遠積小爲大會詔選者得
言事復上書曰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寵祿
之逼罪之階也驕奢之淫危之梯也頃韋庶人安樂公
主武延秀等可謂貴寵矣權倖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
威德神怒人棄卒於不保豈非以愛之太極富之太多
適爲禍乎今諸王公主駙馬訓戒宜在厥初爲陛下黜
奢僭進朴素以畜其非心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天下
幸甚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國家神器一正則難傾一
傾則難正自頃帑藏虛竭戶口亡散不謂太平邊兵未
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
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
義立德垂世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器亂相踵則好尚
失所人不堪命之効也諸皆切時比事爲世藥石於實
直自見者遠已其大者自蘇安恒以危言撼武后批復
唐之間天下激發定州人卽岌許州參軍燕欽融言韋
后淫亂干國政宗楚客危社稷各奮發其所以直言摩
上故勇敢有倡也

玄宗初載中內勵精尊憚者舊姚宋諸名德踵武秉國而許謨爛然臺省百司骨鯁清忠之臣輻輳並進仇然獻忠而開元於有唐號稱盛治及承平日久意欲侈縱左右大臣皆身所拔擢易之忽忘所自於是讒諂佞諛之臣入于左腹醜正惡直故臣格輔憂讒畏譏之音作而公卿百執闕然自媚爲苟容卒之天寶之亂大臣希烈親臣均塤之倫實首先佐逆其臣奉賀冊禪授至自蜀而嗣主素鄙厭之罷棄不用也靈武始造郝侯轉移與樞於內李郭幹旋宣力於外國以再造而肅代寬仁不斷奸慝錯進閣豎逆用藩鎮萌漸滋起矣于時風尚二氏熾然房相國璋以清談疎脫用潰于成事王縉杜鴻漸之倫以佞佛妨政而治益下衰國安危惟所任詎不諒哉

唐懷慎滑州人清儉識治體以御史中丞上時政疏曰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子產相鄭更法布令一年人怨欲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今子產未踰年而死誰謂惠利故政必累時月而後成也比州牧上佐若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曾不及課最便未遷者傾耳而聽企踵而望冒進而忘廉耻唯苟得之爲務又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人知吏之不久不幸其致

吏知遷之不久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路上下相蒙此國之大病也此病不革雖和緩不治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三考不得遷若治行尤異或加賜車馬祿秩降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屬能者其不職貪暴者覺免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此省官也又曰官不必備惟其才曰無曠庶官此擇人也今京師諸司負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求其代工則庶務不釐而歲費俸俸巨億萬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漕不足給京師公私耗損儻倖然有炎曠疆場之慮租稅鮮入將何道以濟才書曰毋輕民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負外之官皆一時良幹而不盡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其治狀其老病不稱職者廢省之使賢不肖較然殊路此切務也夫冒干寵賂侮虐鰥寡此治之大蠹先王進遠之矣今內外官有贓賕狼籍剝削烝民踞坐流黜旋卽牽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積積粗示懲創而彼內懷自棄徇貨培尅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當平分而無偏施遠州陬邑亦何負聖化而當令罪人牧之乎况憂微之地夷夏雜處憑怙險遠易動難安官非其才

西會安西與西突厥可汗更相訟詔即按遲馳入突厥
施帳索左驗無獲也略之金遲因辭方若口身在突厥
不可逆狄人心受而埋諸幕下去出境後歸示其歸
為突厥大驚追之已變績不交拜黃門侍郎兼安西
副大帥護斬于闐王百若長子還
忠志曜目川臨濟人舉進士以侍御史黜陟江東公清
有吏幹柳王府吏北云玄宗敕左右王求十長史太
常姜皎以乾王自梁州督召見神氣爽健占對曰
擢少府少監兼御史中丞長史課最遷諫議大夫開元初
累尚書左丞帝幸東都以京兆尹留守京師再入相建
言形要之任京兆坊俊父之路使沉廢外非王者
公平之道臣三思皆京兆請外補與官帝悅從之
又授下遷御史中丞下詔曰乾曜身率庶僚就遠其
仁豈遠哉由是公卿子弟多出補其官謹重歷
官皆清慎格敏為相務寬平教大故件悔免焉

陸象先蘇州吳人父元方相武后清慎持大體坐附麗
李昭德刺綏州彘復召相戶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
西史土編 國卷之四十二 四二 大 二七 附正

大事當面奏諸耳目瑣碎不敢聞忤旨罷象先恬靜寡
欲議論高遠景雲中太平公主擅權與相崔湜等謀廢
立象先知政事獨守正不阿語具帝紀中太平誅帝召
象先謂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信矣時案公主
支黨急象先密為申理所全活甚多封充國公出為益
州都督府長史寬仁不鞭笞司馬以為刑罰不可弛也
象先曰居官理可矣豈必刑哉按察河東有小吏犯罪
廷詰責而道錄事請杖之象先曰人情不甚相遠吾言
之何渠不解豈必杖久之相環薦象先閒政體寬不容
非以為河南尹象先嘗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清其源何憂不治世以為名言卒謚文正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為監察御史按劾平
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作大象踞力諫甚詳見異有詔
市河南牛羊市荆益奴婢廣軍資廷珪言河南牛疫十
不一存和買甚於抑奪荆益奴婢皆國家戶口姦豪掠
賣永無免期大不便事得寢開元初應詔上疏曰陛下
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侵六合清明明上帝宜
錫介祉而頃歲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饑關輔
尤劇臣竊思之殆皇天之意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
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獨侈

西史土編 國卷之四十二 四三

雄圖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故昭見咎徵載加
誘獎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
也誠願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義農之書敦朴素之道
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撤外廐場無蹴鞠之
翫野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田之懸軍惠恤
俾養蠲薄徭賦自將波清四海塵消九域或謂天之烜
戒不足畏謂人之窮乏不足恤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
荒饉日甚何以濟下齊昨沮志億兆攜離愁苦勢極何
以奉上此安危所繫禍福之源也可不畏哉帝以太常
禮樂之司不宜典俗樂置左右教坊典之而頗好溺音

選樂工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子弟廷珪與酸酈尉袁述
客上書言陛下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通端士敦樸素為
天下先不宜悅鄭聲好畋遊以傷雅道遷黃門侍郎監
察御史蔣挺以監刑杖輕敕廷以廷珪言御史清望耳
目之官可殺不可辱遣王珣行塞襲回紇廷珪陳五不
可以為中國步多騎少盛夏長驅勞逸相絕此其勢不
敵一出大軍掩敵不數萬不可出之則廢農廣饋則歲
饑二十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斥堠豫防將費師無功三
狄人獸居狄土積漠譬之石田雖克無補四今天下無
年民饑莫振而勤兵遠夷將中國騷動五也又請復十
道按察使巡視州縣納之已遣使賞緡錦詣外國市馬
廷珪言不宜勞遠人致異物忽必然之急所居官有威
化後為少府監卒贈工尚書少與李邕友善邕困躓屢
表薦達焉○帝法字彥宗京兆萬年人與相王府長史
節使三綱正九時叙者以云天道善者明而惡者著也
能使之綱正九時叙者以云天道善者明而惡者著也
罪大矣矣與皇幸親臨武門臨諭逆順而太子猶據
使問惡相濟天道無徵其禍豈有極哉明日和帝引見
羣臣雨淚自悼臣內供奉實與閣下今肅清國
肅清國臣聞禮過代必趨避路馬獨有詔法太子行
紀道以廣敬也稱其官掖廷已扶危而扶危而
儀馬以斬惡思父子之乎討三思以安君父可也
因自更選執其馬以辱帝氏嘉之乎帝氏於時逆前未
顯於太子為母臣恐于無廢和之理也君或不承臣安

可以不以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以不子晉太子申生之卒
謹論曰恭漢太子據受焉下能自明曾孫即尊終易名
臣或子資焉口實請史議其多詐等罪宜云有免不謂
昭雪帝嘗之而大臣重改詔唯多詐等罪官景雲被
作金仙諸觀以農月又時早勞費諫言為止役安西都
匠蔣挺古園陵碑又時早勞費諫言為止役安西都
護郭虔瓘請募國中作萬人給騎續發擊突厥默啜
疏諫其具帝紀中有詔尊孝敬帝廟義宗漢以為禮
祖有以而宗有德廟宗之廟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列
於昭穆百世不刊也孝敬位止東宮未嘗南面無稱
宗之禮況其別廟不列昭穆昭宗何義乎乃罷議奏
後上書論時政得失多移多見採納于見素仁恕長者
性不恃物與吏部郎中平天寶中入相與楊華州華
官我顯恭孝嗜學通陰陽占緯著易經○楊瑒華州華
陰人父琮歷沔綏刺史廉母清約相之姆饋孺子餅陽
陰人父琮歷沔綏刺史廉母清約相之姆饋孺子餅陽
受而棄之垣塲為麟游令竇懷貞營金仙玉真二觀檄
畿內賞負逆人貲者斂之以佐賞塲曰當兇人橫恣時
孰當有負貲者即有之必極窮弊不任償者也拒不應
韋后表民二十二為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前課塲不可
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有罪數矣今仍不改奚獨
取已宥之人重困之乎非所以庇民止不課累侍御史
京兆尹崔日知貪構御史大夫李傑絀之塲廷辨以為
御史臺可廢宇文融白檢脫戶括田稅執不便語皆具
帝紀中出為華州入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迴質尹子路
白履忠等三人令教授國子有詔迴質諫議大夫子路

奉士病王司取與專一場病斷人不得自盡也今舉
 冬通所長先試之後一日依常式復試片春無遺焉吏
 侍郎病選人冒名冒進案詰具得實退數百員以其闕
 台滿淹陟以門地踐清列頗簡倨而誘納後進虛席倒
 展也為李林甫所忌出守秦陽久之入考功為宰相楊
 國忠所媚貶桂嶺尉再貶平泉尉綠山父賊弟城陷賊
 陳尸以免僞詔與賊通或勸之中覆者請及公輕舟泛洛洞
 候事清徐出未晚也賊慨然曰我家世積忠信我秉心
 無負換之神理必不其然即有是命也逃將信我秉心
 忠誅而免肅宗即位起吳郡守兼江南東道採訪使未
 王璿反璿南淮西二帥合盟討之且上言季廣琛欲
 求王非其志請拜緣江防禦使守丹陽安其心會召起
 行在陞立馳至歷陽見廣琛宣旨而自以其私意遣之
 逆臣璿行在敗敗拜御史大夫拾遺杜南叔相帝怒下
 詔及憲部訊陂入洛改以光疎出刺絳州累擅尚書下
 東京史思鄆過河洛刺元帥光妨賊守河陽早合輔
 京官屬入關詔令止未集候收復仍居守嗾早有合輔
 望天下亂負智齊器中以破謗想見疑及是鬱鬱不得
 志歎曰吾道窮矣卒年六十五○李邕黃陵江都人也
 敏善屬文父善淹貫古今文選於同卿曹憲為之注
 釋事邕遺意書成以問邕邕默然不敢對善祭其意不
 滿請曰試為我補之邕附書見義善大喜以私書囑口
 也既冠見特進李邕言讀書未徧願得一見私書囑口
 秘閣書卷豈明日能盡耶邕固請乃假直校書知何辭
 左囑驚問曰已徧摘與篇隱佚詰之辨應如響囑太嘆
 服因薦邕邕文高氣直任諫官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
 璟糾二張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以陳
 祚機大計陛下當聽納早者股栗中宗立卿普思曰方
 拔幸邕陳諫擊至語凡與教考開元初起刺陳州邕素
 輕張說相相惡會仇家告邕曲貨枉法擢守吏論死許
 昌張子孔璋上書言前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苛
 免付者折二張之角挫常氏之鋒雖身受職下吏死在
 沮解極孤恤窮救之明區家無私聚而坐贓下吏死在
 旦夕臣聞生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
 之軀代邕為之死臣邕初無生平臣知有邕邕不知
 有臣惟陛下寬邕之死使與後功臣雖瞋目大願得矣
 疏奏邕得赦死邕遂化朝羣流抗南起刺括州與剡
 信復坐誣得罪天子諱其名詔勿効後歷蒲滑二州刺

史上計京師始置蚤有名重義愛上不問家人產以養
士每自言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下事足矣以故
能得士外久入訪人以爲古人將自具與家子山
聚觀後進生則風內諸門巷填溢中人踴問索其藝文
章以讀婢不得帶出爲汲北海二郡太守邑豪引名號
衛其曹參軍柳幼占信答通馬群以謂下微相林甫
素忌邑吉源令勅邑傳致死罪詔釋希希徒郡付報
之時年七十矣代宗時追贈秘書監杜甫作入哀詩邑
其一云邑性豪不能治細行所存數
游自肆人爭慕向之亦終以云

論曰人器能各有窮君子之使人也器之不窮其所能
玄宗任姚元之幹國而以盧相鎮雅俗也斯近之矣於
斯之時士爭自爲材比其末也張曲江之風度嚴挺之
之介李北海之得士頓厭之窮焉士豈願爲材哉吁可
鑒已

由史上編卷之四十三

史上編卷之四十四

盱郡鄧元錫纂著

唐臣列傳

南豐後學倫懋爵校

張鎬博州人魁岍有大志澁獵經史客湖海談王霸大
畧少師事學士吳兢乾甚重之遊京師端居一室不交
接獨嗜酒有邀之者杖策徑往求醉而已楊國忠始相
以搜奇士進之爲名高鎬自褐衣召見拜左拾遺玄宗
幸蜀鎬自山谷徒步從肅宗卽位遣鎬赴行在至鳳翔
帝悅之奏議多弘益拜諫議大夫尋得相時天子伊佛
祈冥福鎬曰臣聞天子脩福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
聞以飯僧者願陛下勿以小乘撓聖慮時帝以世亂方
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
淮南諸道軍鎬至鎮宋州圍急副使張巡戰苦力倍道
進援之檄涇州刺史閻丘曉同赴難曉逗遛不進宋州
陷鎬怒杖曉殺之以肅軍復兩京加銀青光祿大夫封
南陽郡公兩都平策賊帥史思明必反滑州帥許叔冀
必爲變語具帝紀中史買嗣岐王珍宅貶辰州司戶代
宗卽位恩拜撫洪二州刺史尋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
察使卒鎬入仕三十年位將相居身清潔不營資產謙
恭禮下人推舊德云○崔渙博陵王玄暉孫博綜經術
十歲居父喪毀擗哭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其不附

出守巴西玄宗西狩走迎謁帝見其占泰明爽問之詰
治體慨然歎以爲恨得之晚也房琯助爲言即日拜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
師未復舉選者不至詔換爲江淮宣諭使補使換收兵
遺逸誼不以親故自嫌或問之換曰抑才虞謗吾不忍
爲也然聽受不甚精罷爲左散騎常侍後累御史大夫
進見帝論時相元載之姦代宗曰載雖少重慎然協和
中外無間然真能臣也換對曰和之爲貴者禮節之也
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人思平又載爲相宜
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爲通禍恩爲怨
附阿苟容乃幽國卑主之術也臣未喻其能帝默然罷
會換兼稅錢物使給百官錢而更上下其直貶道州刺
史卒子以陰謀即遷監祭御史詔於臺臣中擇人長
除監田令寬明勤幹德化大行遷金部郎以父載
送州棄官奉天後累大理評事西水陸運兩稅監鐵等
使德宗幸奉天趣李懷光勤王悉軍財給士卒而西
召爲右庶子拜京尹懷光以帝幸梁州左右使繼善
宜光宜不來從危月恩檢校尚書東觀唐汝即觀察
河南尹時戶口耗絕悉心求人復以簡易爲理儲
貲單收辦於官不勤民今戶家爲保自占發斂絕胥吏
之私引伊洛水通和申漕運人便安之役拜太常卿卒
謚曰忠贈吏尚書修飾自以父爲王我排抑抑生
存數十餘年不求謝父有獎妾劉氏事之雖通顯
數言詭譎學妻子承終不衰史以爲從忠於國能
官孝家子○苗晉卿字子祥上黨壺關人世家素由
進士累知吏部選賢選人至屬言居色紛于前晉卿與
相對終已無慚色久之進侍御積寬縱而吏修多姦生
下雲守魏郡三年政舉大邑不問小過器人德之韋入

計謂告命壺關望縣門而按郡太守延騎使所令行
西酒至必立飲白醪侍者有厭降所皆而大書以賞
故舊飲此奉錢三萬焉郡學本敦子第時歸德厚安祿
山反楊國忠誘誘時命出鎮映號實枝之入到以
老疾辭勅致仕線山之亂執相希烈等赴洛受僞命晉
卿獨闕南走投金州肅宗至扶風拜左相晉卿改以
李輔國爲常侍持不可時希烈等坐受官論死晉卿
自希烈論死不知得張通僞安守忠當何以加之臣恐
老病辭任知肩輿屢日入中書視事唐德初吐番入
安與入逼脇之晉卿乘以七年小心謹畏不害帝還月吹冊太
保致仕卒晉卿乘以七年小心謹畏不害帝還月吹冊太
故能安流保身然練達事能百官文簿一省無遺職轉
士獨孤及議諡以爲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知
人官人言其楚不五六十年北角奉職漢史稱其知
故吏陳蕭並爲三司太師有馬謹拉體和居十日懿文
行有成王獻○裴諤明字士絳州聞喜人父寬爲潤州參
軍刺史諤休日登樓望見後園有瘞藏者恠之問誰
知失上編 題卷之四十四 三 七月初二日正
與居者左右曰是參軍裴寬居也召問之對曰往寬誓
不以苞苴入私室適有以鹿餉者辭不受委之去故瘞
之諤咨美其清因以女妻之爲蒲刺史政務隱恤玄宗
宴餞賜之詩美焉有德其俗雲和心諤舉明經補河南
府參軍通綽不苛細號王巨奏署侍御史裴鄧營田判
官史思明陷陳都講跳匿山谷間思明嘗爲諤父將懷
舊恩必致之述得焉喜甚呼即君不名授僞御史中丞
思明殘殺宗室謂陰緩縱全活數百人密疏賊中事尤
蠟達行在事洩思明大恨怒詬罵之殆死而免則終以
舊恩故也賊平除太子中允吐蕃之亂代宗出居陝中

外無至者諸獨懷所綰考功南曹二即赴行在帝見大
息曰疾風知勁草信矣欲以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所間
沮而止久之以鹽鐵使入計帝召見問權酷之歲入幾
何諸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至都數百里矣所過
逢旱燠農人愁歎穀未下種竊伏意望見陛下必軫念
元元先問所疾苦而但問臣以權利是以未敢對也帝
悚然爲前席時元載弟五珂方以言利幸故諸對云然
拜左司郎中歷虔饒廬亳州刺史入爲金吾右將軍建
中初以山陵近禁屠殺汾陽王子儀隸犯禁諸列狀奏
劾或謂之曰郭公有社稷功奏糾隸固當獨不爲郭公

帝紀上編 卷之四十四

四

地耶諸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權重震主矣天子
新卽位必且謂羣臣咸當附阿之吾故發其細過示公
權重不足畏也上尊主威下安大臣不亦可乎有詔三
司決庶獄未允聽撾登聞鼓諸進曰古諫鼓謗木之設
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爭纖介而上聞此謂庶獄
若明王罔兼攸者也今兼之不難其爲吏乎詔悉歸有
司坐所善僧抵法貶閬州司馬久之累兵侍郎河南尹
諸自以五世尹河南入視事不敢當正處而坐不鞠賊
罪以寬和爲理卒年七贈禮部書○李栖筠字貞世趙
州人幼孤有遠度莊遺寡言笑好書多通慎交游隱居

汲其城山族父並稱其有王佐才勸使從事舉進士高
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與爲布衣交遷安西節度判
判官肅宗起靈武料精卒七千赴國難擢殿中侍御史
時太守峴已遷御史大夫矣有詔峴以三司按察臣從
賊者峴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悉心助之論情罪必
原其人所以破汚辱者狀劑輕重爲六等以定罪詳慎
愛怨峴聲譽溢然以得相廷吏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
後選法亡失多冒僞栖筠判析有條奸無所容吏爲氣
奪會相峴去位坐除所善太子中允不適改河南令李
先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已入給事中祭酒
以進士不鄉里舉選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更
科制下群臣議兩筠獨是之關中仰鄭白二渠以溉而
豪戚壅上流爲禮百十所妨農田栖筠請撤毀以便農
歲收登二百萬爲元載所惡出刺常州歲旱死徙踵路
栖筠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名捕宿賊四年不能
得者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尚上圖孝友傳用觀
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用慕勸以治行進銀
青光祿大夫封贊皇子行軍司馬許果以平盜功留上
元有擅江吳心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團
練觀察使填之栖筠至內張武備外遣辨士齎金幣詣

吳軍猶士奮其謀果以士不附而敗於是增學府勸
學表宿儒褚仲英向員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近趨慕
奏部豪多徙籍京兆河南避徭賦病士著民請量產出
賦以杜姦元載專橫代宗不能堪知無錫素方挺不附
載擢御史大夫載為少紕優人候莫陳恩並補長安尉
為京尹濟吏侍郎邕所厚錫筠并劾之事未下會月蝕
帝召問何祥錫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豈
意有微耶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娼優雜
輦輒均任國風憲謝不往後遂以為法帝歎歎召山
惲載輒中止然有進用多密咨焉無何卒贈更尚書樞
密史上篇 四卷之四十一
錫喜獎人善而樂人攻已短故為士所歸于吉甫自
傳○獨孤及之字至河南洛陽人兒時讀孝經一覽成誦
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自是
遍覽五經通大義不為章句學成童丁父憂勺飲不入
口者累日母長孫氏諭令毋減性乃微進饘粥杖而後
起天寶末策上第拜華陰尉丁母憂毀代宗以左拾遺
召上疏曰陛下屢降德音使臣工直言極諫召裴冕等
集賢殿待制備詢問天下拭目傾耳以為此五帝盛德
也而所上封皆寢不報有答下之名無聽納之實願以
所上事下之朝不可者與執事者共改之其可者與執

事共行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又言星隕
如雨清明降霜此下陵上替民怨毒氣之所致也宜反
躬罪已旁求賢良而師友之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
禁暴止兵節用愛人大者具帝紀軍制中遷太常博士
守經質禮百官薨卒定諡綜覈必當數上駁議詞旨堅
明以禮部員外郎考第選人旌別咸適遷濠州刺史平
徭賦恤冤弱加朝散大夫遷舒州舒邊江倚山多盜賊
及惠柔武鸞化為良俗歲饑旱隣郡庸亡什四以上舒
人尚安以課最重書勞問加司封郎中徙常州務於振
人毓德百姓蒙化路不拾遺甘露降其庭卒謚曰憲及
中和平易孝友純至喜鑒拔後進梁肅高參齊抗皆師
事之為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于郁朗郁文孝有父風
翁權德輿中郎諱內據終秘書少監朗歷御史
中丞工侍郎郁子學孝有子性亦至侍則
德宗初相祐甫以道德廣上心會上志本變而政紀風
行已相炎用構勞臣於死相杞用而深心媚嫉仁賢殲
焉於是奉天之難自是天子猜防相臣公輔復動得
疑疾而惲忌逆耳甘受從諛如酬也時之賢者寬博不
者斤斤明察謹者慎默不者譏誣朋興而鄭侯以忠知
移主心宣公以丞弼匡上德獨卓然有謨矣當是時相
晉每入告退未嘗言於人所親或問之慨然曰宰相

業繁天下安危欲知宰相能否觀天下安危可也至哉
言吁噫建中貞元間時事鼎沸於相道何如矣韓愈
文忠公休子也休有七子祥山入京師具不受任官廷
行有洪澤法不得達而先肅宗以大臣之能先許嘉
之皆官渾真介好學以善書左展衛驛曹軍兄法
知制誥草相王璵制不借諛與衛之兄弟皆斥冗官起
吏部員外郎渾渥強直公吏事特精遷中書知兵部選
盜殺富平令獲之則北軍卒也魚朝恩長青營守不可
得失誅以戶侍郎判度支時所有軍興賦稅無度倉庫
出入無法渥清勤請書作賦飲出入法覆治乾隱險
轉上吏四方多妄者引繩痛排之屬歲數登儲積豐實
晉州遷檢校尚書引繩痛排之屬歲數登儲積豐實
天分分長榮與宣武軍衙角府寧陵圍渥以國家多難
以能李長榮與宣武軍衙角府寧陵圍渥以國家多難
然有三十餘艘益舟師毀上元寺觀四十餘所修馬壁
繕第自達業抵京峴將維相屬成中穿生深十丈者
百所各申徹守實備疎也渥生貴豪性節儉聚茵袍十
餘衣上編韓愈
年一易去處處風雨堂無飲席第酒增補之渥見
命去日先公客馬吾輩奉之常恐失政政作乎而
是時渥鎮日增道路多阻關中連餓饑江南兩浙轉輸
粟帛無虛月朝廷賴焉獨在鎮持法頗刻深諸路奏雨
陽災必覈實人多怨者又素貴倨新進州事者並妨
之以糾石頭城謗其有非望帝亦疑之賴郭侯必以
百口累渥而免記其弟中貞元元年并檢校右僕射
上章事封晉公入朝輔政卒贈太師是年鎮其一無
法隨所長益使咸得人常有故人子謁之渥察其一無
所長獨與章席未嘗左右視使監庫其人終日危坐
庫門吏卒無一柳渥字惟汝州梁人也幼孤生十餘歲
時有巫稱神聖之言兒相賤且天幸為僧事佛可緩死
位祿非所及也諸父信之今從業渥曰性命聖人所罕
言巫何知焉且去聖人之教事夷法即生不如死學愈
尊薦舉進士守信求豐今刑姦惠鰥鰥駘物害去人

隱談訟衰息累衢州司馬未至徵拜監察御史僚長忿
其曠改江南西路團練判官佐連帥詰支郡姦謬畢察
有異政課最者舉楊之累右散騎常侍涇卒之變身亡
匿終南山中泚聞以相印即授渥棄家季賊亡詣行在
所賊平拜兵侍郎封宜城伯李希烈據淮蔡相關播用
李元平守汝州以抗難渥曰是夫喋喋利口所謂衛玉
而賈石者也往必見擒已果敗貞元二年以本官同平
章事達下情廣上心帝嘗親擇郎吏宰畿邑而治同官
畢前賀渥獨否帝問之對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
擇臣等輔聖德臣等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
御史上編韓愈
民事代尹擇令雖得人豈玉體乎臣愚誠不知所賀帝
曰善王工為帶墮私市補而覺帝怒命決死渥執奏以
為王罪不至死且方春不可以行刑傳律誤傷乘輿器
服杖六十謝帝從之有白伯強者請進其家宅克國召
募渥執奏曰尚書左丞白季羔於先朝稱名臣其祖父
皆以孝弟表門京城隋朝舊宅季羔一家而已伯強其
從祖兄子也法何得獻討賊自有國計豈必毀義門虧
風教克之哉望罪伯強却其宅昭勸懲韓渥自浙西入
朝得相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他相取克位而已矣
十急嘗榜吏省中渥雖為渥所引正色質讓曰先相公

以直道進退名天下然傷偏急不滿歲罷去公又甚焉
可無戒乎夫省闈非刑人地也而榜吏作福作威豈人
臣所宜愧悔為孫謝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已委
有司而復撓之豈負者用心乎且士或千里辭家以干
祿小邑主辨何慮不能聽就職是歲擬官無退異者白
志貞雖貶帝終眷之令觀察浙西渾爭曰志貞本胥徒
負乘致寇殆不可復會渾移疾出詔用之因乞骸不許
吐蕃請盟渾策其不受盟果劫盟帝召慰勞之相延賞
恬權媚渾守正遣親厚勸之慎言渾曰為吾謝張公頭
可斷舌不可禁也帝好文雅縉籍而渾質直無威儀奏

史記上編

七月十三日

對語時俚帝不悅而罷渾恢廢坦蕩細故不入其心與
人交豁如也清儉不營產利更重任厚祿無一畝之官
以處其子孫卒諡曰貞○杜佑字若卿京兆杜陵人父
不以貨蓄吾身仕以養神官潤州刺史帝元甫於希聖
有舊思佑往謁元甫以故人子遇之未之奇也日視事
有獄疑不能決以問佑佑指摠要元甫大驚奏以爲
司法參事累檢校主客司卿以爲人爲正部郎元水陸
轉使判度支時河朔苦旱民困歸賦佑上言救弊
莫若省用省用莫如省官爲相盧杞所惡出爲觀察南
制禮頒教俗以肅開大衛疏虞開火災以息絕微自擅
者極保威嚴時適而事平從鎮淮廣身憂早薨諡貞
視闕境如在振闈內因其俗均導而安之決而決之
視海濱棄地而之困廉完實債米至五十萬計列
三十區以處之乘功省利轉德宗崩家奉孝檢校司
徒充長支鹽法度支署吏繁廣事支難理佑以管
諸處持作木炭歸司農練染練少府職務修簡公論多
之肅宗崩復攝冢宰策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陽公

議伐兗項疏東請慎擇良平絕誅求示恩信輯殺之必
毋使猛者年邊時憲示新立以作舊德優禮之不名稱
司徒嚴餘請任不許令三五日一入中書七年以先
辭大夫守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八諡安簡佑性夷遜與
物無忤其治行少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定元意則
移德百家件周大官爲政典三十五篇房宿座稱之佑
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條爲二百篇號通典約而
能詳其方曰理道之本在教化教化之本在足衣食
易稱衆人曰財其範八政先食貨管子曰倉稟實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夫子曰富而教斯之謂也
制禮以端其俗設職官在審官才審官才在精選舉於是
由教化臻然後刑罰行焉列州郡俾之外領置邊防以
退其秋終焉賈耽字敦滄州南皮人以兩經登第天
今書具存

實中刺汾州治有異績建中時累山南東道節度使德
宗幸梁州遣行軍司馬樊澤入奏事既復命有牒至以
澤代將徵耽爲工尚書耽方宴士納牒懷中顏色不變

宴如故罷酒召樊澤以詔授之因告將吏使詰澤謁賀
牙將張獻甫患曰尚書使行軍入奏而行軍自圖節鉞
奪尚書軍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節度使也孰
得而犯之即日離鎮挾獻甫自從軍府遂安貞元中義
成軍亂耽出鎮鄭滑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將佐
請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常有并兼心今其兵來請於
城平外館之耽曰奈何與人鄰道而露宿其將士若乎
改館城中宴犒之士感悅耽時從數下騎收納境納畏
其德不敢犯貞元九年入相以王叔文用事稱疾去語

竟謝絕之張音以徐州縣令既賜節制以素四二州
以設建封形勢幾失今惜為軍軍所據立即有善意其
正皆國家大慮已代以黃髮相時吉甫選塞外鎮守
為報念獨在進賢而朝廷後遣軍所授職茲情願為
手蓋當時翕然稱得人已從容為上方鎮制千里之
地州縣不能以其勢專也今獨使節制守制史得白為
鉅平之封趙國公自使宗姑息藩鎮終身不易此吉甫
相歲所易鎮將三十六人最威當已與御史中丞賈
為衡通化門祖之若三歲秦蜀趙祖數百萬築富人固
本二塘說田者萬頃清渠庫不能居水以築堤以防洩
日平津滬江淮早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以
開帝大驚立遣使分道賑貸六年復代伯東政入對延
英殿漏盡五刻乃退吉甫奏以諸方今置吏不精流品
簡史土編 卷之四十四 十七 十一月廿四日
龐參府無事之食至重之稅而生人以困又國安自
天寶而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苦骨之 三而
科役者率十五以上是天下常以勞筋苦骨之 三而
奉生待衣食之入七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
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眾故財日寡祿益多官有祿而
無田無田是謂貧元言八百吏千四百員又奏收畿內
佛祠田租和以官民數裁節非分恩宅儲王既不出
翻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為賄乃得道吉甫
奏請下詔定縣主下嫁之制今有司取門閥配為吉甫
在朝為上經畫方鎮之累甚具國河北山川道里既廣
及備禦法以獻帝張千浴室門壁每議事必按圖覽
焉吳元濟友吉甫以淮蔡內門不當用河明故事結
便又請自往招苟不聽得指授奉帥得以獻帝不許風
請至流涕會暴疾卒帝震悼贈司空諡忠愍吉甫多知
計再輔政意為客卿備恩恩之罪李藩遷裴均與李
絳陳數相爭帝前公論相薄之子二德簡有志操官制
史德裕相文宗已相武宗諡具帝紀中或頗皆史所
著吉甫多德裕相時命史官傳益非盡實錄云

權德輿字 天水畧陽人父昂有節行具忠節事中德

與未冠能文章方鍾表請辟用者三府同日至德宗徵
為太常博士轉左補闕時關東淮南浙西大水德輿建
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一不收亦為旁數道憂
故天下大計咸仰於東南今淫雨二時農田不闢宜擇
羣臣明職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與連
帥守長講求所以佐民者帝從之裴延齡以巧倖進判
度支德輿疏諫曰頃延齡自權判來今閱歲耳而眾口
誼於朝云以常賦正額支用未盡者名剩利為已功又
生破官錢買常平先所收市雜物再給估克別時剩錢
又移邊餉為上供邊諸軍自今春來並不支糧饒道路
簡史上編 卷之四十四 十七 十一月廿四日
紆紆無不祗議豈京師士庶愚智合為黨共讎嫉之耶
殆不可不察也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為時所抑結
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徵其本末分析條奏而擇中
朝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儻
延齡果每事省約別收羨餘於正數各有區分邊儲軍
實歲有支給而身自斂怨為國惜費自宜更示優獎以
崩郡疑或言者非謬罔上實多邦國重務豈宜令耗蠹
也臣職在諫曹採聽群議不敢愛死不聽遂起居舍人
兼知制誥時帝親覽庶政重除拜凡朝命皆手制從中
下始德輿與給事徐岱舍人高郢俱撰制行久之岱卒

官一日手勅下鈔可兼平章事藩憲取筆兼平章安
署其尾曰不可還奏之同官失色曰即不可應別為奏
何乃汚詔紙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勢不可得止又日
暮何暇別作奏事得寢帝嘗問足國以節儉對曰苟用
汰侈何國不貧問祈禳以修德對曰苟德不修何福可
求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意有所感極陳其謾誕不可
信李吉甫再相旬日罷藩為詹事已出為華州未行卒
贈戶尚書○李鄴字建侯北海太守從孫舉進士又
府監監祭御史懷允反鄴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乃
偽白懷允曰兄病臥洛陽亟請母訣兩涕泣流懷允
光許聽母往而戒令妻孥勿動其心鄴私書之懷允
怒責之謂曰鄴在軍不得為母憂奈何不使婦扶侍行
乎懷允不能詰後與高郢謀害力不遂則斬鄴產資及
所為攻取狀以聞德宗手詔褒答事覺懷允嚴兵召二
人問詰欲斬以明威鄴詞氣不撓因之惟光緒及幾就
獄中懷允佐其軍以言不行去入為吏部員外郎後
州張建封卒任亂囚監軍追封子愔主軍鄴以宣慰
使持節入軍諭禍福出監軍獄中使後位主奏鄴奏
宗明准御史中丞憲宗立進尚書左丞元和初鄴奏
盜復拜京兆尹擒姦賊盜威復著領隴右鳳翔等使
從淮南時士師討蔡急李師道謀悅州之鄴以兵二萬
分登鄴贊詢不仰才司時兵部鄴轉府庫財儲一歲儲
餘盡納于朝以助師監軍時突承襲者知鄴剛嚴無
義傲悍于姑未嘗相失承襲朝鄴以之得相鄴
由官倖進也年侵頗安外錄承襲朝鄴以之得相鄴
台任也至京師引疾回辭位收檢校左僕射司馬兼
優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
具宗事○盧坦字保河南洛陽人始為河南尉尹君
坦受事曰某家子與惡少游且厥產盡察諸坦曰凡居

官誠廉與大臣無厚蓄其多蓄積者必其剝民利者也
今千孫復善守言天道哉天恣其不道察之何益尹為
悚然義成節度使李復表為判官諸大將羣詣坦請善
笛者為右職坦笑曰諸君積勞得遷乃後及右職何
為自薄與吹笛少年伍耶且是所以待有功也諸將慙
服監軍薛盈珍侵軍政坦據理折之盈珍服其公曰盧
侍御言公我不得違帥疾篤盈珍遽封府庫內其麾下
五百人於使牙為防軍中恟恟坦動以危言盈珍促收
之及帥卒坦護喪歸東都姚南仲代將盈珍以為其書
生也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
不受軍府之禍始此矣不去將及人去之已而盈珍與
南仲隙而敗幕僚與焉事具帝紀中後為壽安令時河
南尹徵賦調限滿而縣人訴機絀未就請延十日程尹
怒命違限且罰俸坦歸諭其人曰第輸勿顧限適違限
不過罰令俸爾人大感悅元和中和中為御史中丞時有詔
禁長吏進奉而山南浙西更進奉糾之右僕射裴均班
職倖得之退有侃侃風節語具帝紀中出為宣歙池觀
察使蘇強誅兄弘在晉州幕免歸坦奏弘才行不可以
弟故廢請辟為判官帝曰使蘇強不死有才行猶可用
況其兄乎坦至鎮值歲饑穀騰踊或請抑其直坦曰宣

欽仰食四方若抑直而商糴不至困必甚不如聽高估
通商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乃勿貸兵食出諸市市
估遂平召判度支或告四州刺史薛謩有異馬不以獻
下度支官往驗未反命已復遣中使坦奏曰陛下既使
有司驗之又遣中官參之是大臣不足信於中官也命
乃寢河駿受降城相吉甫議徙之天德坦以爲城當磧
口地豐草美水得制狄之要此邊鄙所利也若避河流
獨退徙數里足矣奈何省一時費墮萬世長策耶且天
德非地也土境瘠比倚山去河遠烽堠無所統一有虜
騎唐突勢何從及知又無故嚴二百地非計也吉甫不
聽竟徙城而天德軍亂初坦與相李絳議多協絳引爲
已助吉甫惡之出鎮東川盡蜀山澤鹽井權幸之籍士
出戍撫其家甚恩卒贈禮尚書○李渤之洛陽人父
官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渤耻之不仕與仲兄涉偕隱
廬山嘗以爲列禦寇拒粟而妻怒爲無婦樂羊子受金
而妻讓爲無夫乃撫古聯德高蹈者楚接輿老萊子黔
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其象讚之以自況
久之徙少室居焉元和初戶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
交章薦以右拾遺召不至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慰
卽山敦勉焉渤上書言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

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有妄施之名說賤賈也
龍忘已以愛君臣盜榮寵得無爲屠羊子笑乎不拜洛
陽令韓愈遺之書曰今天子仁聖大小之事皆出宰相
集善言如不得聞勤儉之聲寬大之政溢於草野愈不
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乎加又年穀屢豐符
委主千紀之嘉不戰而就拘繫若此時也公猶然不起
節行道終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迹接於後
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與爲仁義者
守矣渤心善其言出家東都每朝有闕政輒附章列上
以著作郎召渤遂起就官歲餘遷右補闕上書言至德
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天以變通之運示人
人傑而不知變也宜乘平蔡之運翹然思文武湯禹之
道正六官叙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黜選舉
復俊造定四民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主宰相公
卿大夫博引海內名儒開太學與群臣參議據經稽古
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商周復作爲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
疏四十五事以獻擢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鏘務剝下佐
國用渤奉詔使陳許在道上疏言臣過渭南長源鄉戶
四百今纔四十閭鄉戶三千今纔千它州縣無慮多類
此准原其敝本始於逃人之賦舉攤之比隣致驅迫而

然也十室五逃然且攤責是使木逃者必歸於逃而後已耳聚斂之臣剝下奉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下詔寬除使人歸於本文言道弗不治驛馬多死憲宗爲咨駭出飛龍馬數百給餼傳而渤以峭直觸要臣意謝病歸穆宗立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各具升黜之當以聞畧言陛下即位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天下事一付之宰相相俛文昌植不能推至公陳先王道德以風化天下又不振拔舊典復百司之本未聞薦一公忠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者有所懼陛下比幸驪山股肱心腹之臣不先事諫陷君於過請考中下御史大夫絳散騎常侍惟素益諫幸驪山學士覃諫政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他百官以功過相補各銓騰所當以上奏未下領考功馮宿以考課令三品以上清望官歲進名聽上質非有司得專請如故事便議遂格會魏博帥田弘正表渤爲已副學士杜元穎因奏渤狂躁干進外交方鎮求薦達不宜在朝出刺虔州則猶以前奏故也渤至州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一主於厚民遷江州度支使張平叔歛天下逋租渤上言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絕收共千九百頃而度支所責貞元

三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是當大旱時責民三十年之逋賦也臣爲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有詔蠲責渤又治湖水築堤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爲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渤入白宰相請出閣待罪會喚仗而止退止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群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微旣積災霧必生小爲旱孽大爲兵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卽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逃將安之時政移近倖綱紀蕩然渤勁正通章封無闕日天子雖幼蒙亦心動懼給事中賜金紫五坊卒夜賊縣人而傷郭令崔發敕吏捕梓之其一中人也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金雞下待宣赦中人數十持挺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旣囚皆釋而發獨不原渤上疏曰縣令曳屣中人中人欺毆御囚其罪鉤然今罪在赦前中人罪在赦後請寘於理帝謂渤爲黨出爲桂管觀察使桂有澠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爲漕馬援討徵則沒治以漕後墮毀渤驪浚舊道障洩有方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大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尚書渤貞孤以古道自將不苟合於世世咸目之沽激屢見斥而勁正不衰

○溫造字蔚與河內人幼嘗學執高節不喜諂吏王
屋山造字蔚與河內人幼嘗學執高節不喜諂吏王
封致書幣介所學善延致之造欣然起應命建封台
而不敢廢以職移鎮徐造感其知已往之建封以
兄子妻焉會范陽劉濟欲執未決帝密詔建封封
念無可者後署造參謀往立職命遣報令帝召見悅
之問家世對曰臣五代祖中書侍郎大雅外五代祖
公勳帝帝愈益喜問年幾何對曰大雅之齒三十有
手矣帝奇之欲用為諫官以語世而止後去隱東都長
慶初以京兆司錄命宣諭太原造入辭請曰臣州縣吏
也誠行恐遠方易解近擬論之賜緡衣而遣范陽
也誠行恐遠方易解近擬論之賜緡衣而遣范陽
宣命遷殿中侍御史欽州裴田弘止復以起召舍人主
千頃郡人利焉居四年召拜侍御史夏州李石入馬
右金吾達引進馬居四十五匹造於正衙奏彈之辭氣端
莊帖股戰汗流退謂人曰吾雪夜入蔡州擒吳元
未嘗心動今日陽春隔垣而司兩省宰臣京兆尹中
他寺火在宣政殿東隔垣而司兩省宰臣京兆尹中
中尉提密皆環立日華門外督神策士救火臺官後詔
詰之造奏曰臺有坐重辟繫囚恐緣失火為姦變迫人
吏隄防以故後請自罰罰一月俸造有憂舉奏無吐茹
朝廷有恩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舉勿獲偽溫者官
十餘人皆曹吏為舞文杖殺吏六人還尚書右丞與元
軍殺使相絳命檢校右散騎常侍出節度山南辭文
宗至無兵憂之造曰臣憂也臣計諸道曩所遣征蠻
今至矣臣行至襄陽賜可家召使建山事集矣帝許
諾行至襄陽詔與元都將衛志忠還來謁造出自衛亞
新張在李少直至造出告示則以八百人為衛隊伍
百人與前軍至鎮令分守諸門命張安士牙門中造
出堂卒羅拜徐曰吾欲開新軍去住可悉前軍退無
前勞問畢就坐士有未至者傳令酒未至者畢至
召詰以狀使相狀志忠使相令酒未至者畢至
健皆斬血流四注監軍楊元本激亂州其親刃絳者
造足求奈造遣兵衛出侯朝命配流康州其親刃絳者
新百餘奈造遣兵衛出侯朝命配流康州其親刃絳者
洛改河陽懷節度觀察使造以河內地膏腴民稠秦
開浚懷古秦渠枋口堰流濟源河內溫武步
四縣田五千餘頃皆禮尚書卒贈右僕射 ○孔戣

冀州人孔子三十八世孫舉進士方正守節鄭滑帥
盧羣卒戣攝留務監軍楊志謙以氣陵之戣不為屈邀
志謙至府與對榻共卧起示不疑志謙服其內行嚴憚
之入為侍御史累諫議大夫條四事朝多冗官一吏不
奉法二農田不盡墾三山澤權酷為州縣害四帝嘉納
吐突承璀逐監淮南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眷之投
匭言承璀功不可棄戣得副不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
右以進戣劾涉結近倖同上斥峽州戣改給事中江西
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罪獄戣不下傳陵崔易簡殺從父
兄鞠狀具京兆尹出之戣奏劾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
月俸當是時戣尚步公卿間侃然忠諫有諫臣體再遷
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數祠禱監軍以州將
上變告言位聚妖術謀為亂捕劾治禁中戣奏刺史有
罪法當歸法司不當於仗內鞠劾請送御史臺與三司
糾治詔聽之位以無他逆狀免南海淡菜蚶蛤有歲貢
戣以為自海抵京師道遠水陸煩費歲積功至四十三
萬人奏罷之會嶺南帥闕帝謂相度曰衡論罷南海進
蚶淡菜者誰今安在度曰祭酒戣也即拜御史大夫節
度嶺南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
歲八百兩嶺南守宰俸故薄又不以時給皆取諸部中

留拜中書舍人以京兆尹李寶器從秘書少監貞元末
觀察浙東歲請賑贖戶侍郎及京兆尹京兆軍多
實名北軍籍中葉脫役於陵請軍籍丁以條利限弊乃
清出節度轄南辟常詞李翔等居幕府訪得失及民
元易滿屋絕火患監軍許遂據會地署政於陵奉公
已格之以見擢去官遂振官吏功於陵吏呼曰楊公
尚拒之方賂遺背私官錢即會相於陵吏呼曰楊公
而遂振罪初吏部判吏部判而別認他官校能否於
陵言他官能第判能否不知曹閣員本司能計員否
遣而不知判能第判能否不知曹閣員本司能計員否
運部人以甲曆年深朽弊易為奸吏檢校使檢校資
侍即判度支淮西用兵唐師高霞寓屢摧敗詔詰責
以度支頭運不辦為新貶桂陽中累戶尚書以年及請
命以右僕射致仕給全俸讓不受卒贈司空諡貞孝於
元和○薛平諱字實明河十寶鼎人舉進士累辟使府
元和初遷監御史開元中實鼎人舉進士累辟使府
林庫籍工徒在誠曰此森人欲實名其中避役所為
實持不可又神策軍陽計表僞構誣奏情罪僞被
御史中丞長安僧鑒虛者自貞元中尚大開通遺
賊社寺不長安僧鑒虛者自貞元中尚大開通遺
辟增近更保救赦釋放存誠不獲命遣中使詣臺論曰
嚴領此面詰非放之也有誠附奏曰獄已具陛下必
召赦之衡先製原不然而百不取素詔鑒虛免抵法存誠
性和易於人無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謹正
有父風與與舒元懷李漢入關論曰此除拜不由案
相綱紀嚴禁森邪放肆然宗憲屬厚口也論作事元
曰中興與作太帝色帝曰與作何所元榮不能對廷
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則應論奏見外材不能對廷
故懇懇言之中人切齒李逢吉忌惡之出為翰林
和入殿中侍御史以李諱夷薦以本官克翰上然
也臨內職守本官

論曰余讀杜氏通典綜古今切王體有意乎其述之也
賈輿圖以方寸為百里視寰宇於指掌今經遠者尚顧

之史刺其褒衣危冠為王衣亦太貶矣李藩中和成家
以自免於難李腳高郢以不附逆犯難與李栖筠草貫
之之倫竝貞挺體國有諤諤之節李渤孔戣斤斤以古
道自將出處介然不苟合於世世溷溷目以為悻直甚
乃曰沽激過矣

李紳字公中書令敬玄曾孫也六歲丁父憂孺慕號踊
毀廬禮且葬念祖妣而下未歸附者九器以斬衰匍匐
萬里迎致之葬之日有靈鳥銜芝墜轎車稱孝感元和
初擢進士逆帥錡辟掌書記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聽有
詔召錡錡劫中使為眾奏自晉召紳草疏紳陽怖手戰
筆不成字已塗易盡數紙錡怒囚獄中命錡誅乃免穆
宗初召為左拾遺與李德裕元稹稱三俊遷中書舍人
造膝獻替知無不言會帝崩李逢吉與中人王澄深
傾之貶端州司馬幾不免事具帝紀中寶曆中稍徙滁
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吏治機穽發民迹射不能止紳
至盡去之虎不為暴太和中相德裕留國擢浙東觀察
使卸鄰活殍百姓歸仁開成初相覃薦為河南尹河南
多惡少危帽散衣擊大毬馳行官道中人不敵忤視紳
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宣武積習驕悍狂

為亂紳至刑賞信惠以時用而推心置其腹中一年而
懲勅行二年而人知畏五年蝗不入境水不為沴比召
壺漿遮道泣送者以萬數武宗即位以德裕薦召相封
趙郡公居四年以足緩辭位以使相鎮淮南卒贈太尉
諡文肅神為人短少精悍在真時江都尉吳湘者賊賂
要相德裕惡湘史首視湘之議者以湘仲父武陵世
父汝納世與湘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三官錮子孫與湘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狄道人隋書尚書弘後也切孤力字工房儒字思照隴西
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直多議切相吉甫進士以
泣自訴斥伊闕尉歲終十府奏辟皆不後十年不調
者也意是時天下士無不為儒扼腕屈者吉甫卒
稍起穆宗系御史中丞伯州新史李且伯坐豪奢罪
死有與穆宗系御史中丞伯州新史李且伯坐豪奢罪
由外五編 趙郡公居四年以足緩辭位以使相鎮淮南卒贈太尉
諡文肅神為人短少精悍在真時江都尉吳湘者賊賂
要相德裕惡湘史首視湘之議者以湘仲父武陵世
父汝納世與湘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三官錮子孫與湘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狄道人隋書尚書弘後也切孤力字工房儒字思照隴西
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直多議切相吉甫進士以
泣自訴斥伊闕尉歲終十府奏辟皆不後十年不調
者也意是時天下士無不為儒扼腕屈者吉甫卒
稍起穆宗系御史中丞伯州新史李且伯坐豪奢罪
死有與穆宗系御史中丞伯州新史李且伯坐豪奢罪
由外五編 趙郡公居四年以足緩辭位以使相鎮淮南卒贈太尉
諡文肅神為人短少精悍在真時江都尉吳湘者賊賂
要相德裕惡湘史首視湘之議者以湘仲父武陵世
父汝納世與湘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三官錮子孫與湘相德裕父中白發之詔准神龍宣宗立宗
狄道人隋書尚書弘後也切孤力字工房儒字思照隴西
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直多議切相吉甫進士以
泣自訴斥伊闕尉歲終十府奏辟皆不後十年不調
者也意是時天下士無不為儒扼腕屈者吉甫卒
稍起穆宗系御史中丞伯州新史李且伯坐豪奢罪
死有與穆宗系御史中丞伯州新史李且伯坐豪奢罪
由外五編

瑜子也以父蔭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累諫議大夫
憲宗用內官五人為京西北和糴使疏論罷穆宗喜遊
畋吐蕃入寇單與同官入閣中力諫語具帝紀中文宗
初以散騎常侍克翰林侍講學士單經術該深稽古守
正帝甚重之相宗閔僧孺與相德裕交怨出德裕鎮蜀
以單於德裕善也在中秘恐且為之地伎之罷侍講奏
為工尚書又宗好經學中春之尋復召侍講德裕相為
御史大夫德裕罷宗閔復知政左授秘書監明年宗閔
得罪長流復刑尚書訓注誅召夕入禁中草制明日敕
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榮陽郡公李固言相與宗閔嗣復
善於單起居即闕固言有所表用單不可帝曰此公
事勿為異單曰若宰相人人盡為同大臣必有欺陛下
者大亂之道也今所用非端士赤墀下寧常用朋黨單
秉筆為千古法戒乎脫如裴中孺半讓夷臣何敢為異
已相嗣復入與單尤矛盾是非鋒起而嗣復有幾辨將
以晏裕竟能移帝意直之單以得罷武宗即位德裕在
援單復相以足疾不任辭守司徒致仕卒單清苦貞退
與人造次不欬狎每論治在著實去華厚風俗屏朋比
嫉進士為詩賦浮華奏請罷其科語具任官考帝嘗謂
宰臣曰百司弛慢當重條舉振勵之也久乃玩單對曰

風俗在漢實今世俗皆慕稀阮王夷甫耻不能及
舊俗何由變乎帝與論文單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
因文廢事論詩單曰詩孔子所刪三百篇而止皆國
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不聞王者為
詩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
亂世五七言詩辭非雅正願陛下勿為也又嘗言陛下
樂觀書幸甚書要義篇不過一二言而止當廢饋以之
豈必其多時帝頃留意篇什章句故單諷切之嘗論史
帝以為馬遷與任安書辭怨懟故武紀多過言單對曰
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瘵府庫竭盡所述非
過諸將美閑過類如此宗閔等深嫉之語具帝紀中單
嘗奏白經籍訛謬博士相洽難改正請召宿儒與學詳
校定準後漢故事勒石大學正訛闕從之單家無媵妾
所居纔鹿風雨未嘗增飾人仰其素風然疾惡太過多
所不容舉憚而惡之第朗大甲中得相亦以莊重稱
帝第陳即人兒持能力學不問家人生產貞元末以通
經第歷代公華禮元和中累太師博士迴在請和親
宗正李孝誠往宣諭至虜庭可汗盛陳臣欲臣唐更
當恭天子命而相禮禮欲受使臣拜是日可汗失禮
使臣居也而可汗自出還拜使臣部自外即王承宗
論得失前使章八十四上出外并皆觀察使轉洪州
王承宗勸使所至以承宗文辭初李同捷以滑州
王承宗勸使所至以承宗文辭初李同捷以滑州

楊伯以河朔再亂廷奏方術格懷宜合客得專事
且云願以河朔再亂廷奏方術格懷宜合客得專事
后安人為遠圖滄景平以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
時大兵後周歲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
勞苦周歲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
詔報許數年後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
檢校吏尚書伯以清江縣左州子城此作便奏移之南
郭已入焉利尚書復檢校吏尚書兼御史中丞
蓋等侍自元和末被師道十二州為三鎮征西等錢
十五萬粟五萬檢校右僕射開成元年召為明尚書
其成力新進之變帝問治術伯言宜任者德以政而責
水代分司更部後出鎮忠武卒諡曰忠武公
計先附平人父必好學通五經尤嗜易左春秋
奉天棄妻子從父從幸梁州累副元帥判官復侍中
和父在蕃日夜臨絕域半以貽蕃之歲隋方在孩提後
父與身不覺其壯計開元初拜左補闕楊宗即
為承旨處厚同入翰林為侍講文宗即位處厚相隨代
不署為相注所忌檢校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
贈太保諡曰貞簡有學行為諫官直言在內庭有匡
益在相伯宗問降乃為一教云○李珣即人初事
於酒景與始後土召勳舊列藩期九月九日為太
本為有民鍾鼓今雲非施延陸今山陵新復同軌之會
盛秋也遂夷使未還也而大饗無乃不可乎且忠勞之臣
王播堆茶我十之五班疎言惟率永濟軍典而後茶自
貢元來乃有之今天下無事忽忽飲以傷國體不可
若為人飲與藥同貴若重稅之直必高其敝先及貧
下又山澤之產程斤論說以售多為損於國未月益也
者益稀將其入幾何是於民大損於國未月益也
懿文宗時鄭注新帝命語注曰臣知之久矣顧其人
人海壯熱誠遠言自和之班曰臣知之久矣顧其人

元二女則右軍取入宮幕。諫曰：陛下即位，未不悅，然
 十午于矣。數力。協。閱。百。于。未。已。今。又。取。考。本。女。
 內之。夫。宗。姓。不。有。龍。幸。焉。非。所以。崇。盛。也。帝。立。出。女。
 謂。之。曰。所。為。選。國。女。子。者。賜。諸。王。孝。本。女。必。無。嫌。之。故。
 表。官。中。也。蓋。信。可。謂。愛。我。以。德。矣。抑。右。補。闕。荆。南。監。
 軍。今。深。柳。所。是。卒。辱。江。陵。今。今。言。之。而。不。報。起。居。各。
 越。不。為。且。獨。移。內。樞。密。若。我。等。勸。長。五。觀。察。廉。和。監。軍。
 役。不。以。不。以。獨。移。內。樞。密。若。我。等。勸。長。五。觀。察。廉。和。監。軍。
 入。侍。帝。從。容。問。文。皇。帝。曩。時。賜。多。在。耳。今。取。頗。有。得。
 者。乎。帝。曰。更。中。微。亡。之。獨。走。耳。故。多。在。耳。今。取。頗。有。得。
 曰。任。人。小。在。第。帝。曰。此。今。其。未。故。多。在。耳。今。取。頗。有。得。
 少。政。必。論。數。某。臣。頃。為。諫。官。不。敢。不。言。今。侍。得。諫。
 注。其。何。敢。侵。官。帝。曰。內。省。論。思。職。也。毋。謂。武。宗。時。
 生。今。廷。楊。嗣。復。貶。官。官。宗。立。右。給。事。中。遷。御史。中。正。
 新。戶。侍。郎。某。奏。中。承。繼。紀。所。司。不。宜。難。預。錢。穀。乞。專。戶。
 命。詔。司。願。之。得。相。自。劾。宗。後。諱。惡。言。建。儲。帝。春。秋。局。意。
 尤。其。小。卿。無。敢。防。陳。若。者。獨。懇。請。至。泣。于。帝。為。感。動。帝。
 或。國。獻。象。某。以。為。非。土。性。不。畜。請。還。其。蘇。州。東。許。李。某。
 殺。降。勇。開。邊。有。與。接。無。敢。言。者。某。論。劫。徒。滑。州。太。理。卿。
 某。有。犀。象。十。奴。告。囑。藏。申。有。異。請。按。之。無。他。狀。投。

學士段譽曰見勿判何入高等第亦廷出判目試之
立就喜曰既視高等累監察御史以父在憲府祿難
竭清換著作郎父疾侍醫藥不辭帶以奉重二十年卒
太和中太師宅樂帝怒罰宗正卿作序品中使楊元
爭曰國家制度立官司各以弄興而宗朝之事重莫
大焉者也太師當修詔下諭月而有司不戒使詢室壞
聖是讓慢官職之愆不恪而擇可任者責緒完則事
歸于正吏舉其職矣今慢曰止于司事宗廟重務獨委
內廷學之是許百官有司公廢其職以宗廟之重為
所私也乞以溫黨儒儒閣之德裕以此人堅立君子也
即注錄以溫黨儒儒閣之德裕以此人堅立君子也
止於此寬從之禍止不烈無何注果歸朝莫若如拒之
召入翰林為學士以父職禁廷慶而弄不於外太師
少卿請給事中糾駁無憚避有三封書還各出朝察
陝院武宗時德裕相召拜吏侍即以故司事李漢作意
出觀系宣欽年贈工尚書溫在朝與李莊揚嗣後善溫
似二黨交結及居位勸楊用德裕釋憾不能用溫明賜
以二黨交結及居位勸楊用德裕釋憾不能用溫明賜
少合與人多疎簡唯與蘭陵蕭祐為林果交結 ○韋澳
字子 故相貫之子也貞靖寡慾登第後十年不調中丞
高元裕將用為御史伯兄溫今見之澳不答溫曰高二
十九端士也見之胡傷澳曰無呈身御史耳竟不詣周
墀鎮鄭滑召輔政私於澳問政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
不省所謂澳曰爵賞刑罰人主操柄天下之公器也不
以喜怒憎愛行之今百司各舉其職天下理矣此無權
之說也時相竝以朋黨相倚訖故澳云然墀曰善累戶
兵侍郎學士承旨為宣宗所知每直必召見訪時事中
便有傳宣即曰此事須降御札方敢行且必面論其可

否帝多從之每京兆不吐茹京師憚驕帝一日召金
判戶部對曰部噴繁臣年力衰不任也乞一鎮自便願
祿允帝默然罷柳玘聞而尤之曰舅特承聖知何得
對如是澳曰吾不為時相所信上忽委使務必且謂吾
以他岐得之其何以自明爾須知時事不佳乃吾徒貪
爵位所致檢校工尚書刺孟州克河懷孟澤節使帝終
眷之中使使魏傳言別久無恙知卿奉道久服何藥
操何術可具聞澳陳謝曰臣奉道不信術金石有毒不
敢服懿宗立遷鎮平盧入為吏侍郎不受請託相審權
惡之後出鎮因發澳在部時吏奸弊坐罷鎮分司東都
澳以松楸在秦求歸樊川許之卒諡曰貞
論曰人稟剛柔輕重遲速則倍蓰什百乎無算矣乃其
初亦豈大相遠哉余考觀唐明黨相構獨逢吉宗閣訓
注之倫氣義心回仲尼所謂不移者矣衛公高明有雄
勝牛奇章溫異近厚鄭覃殷侗皆李黨李珣令狐楚父
子皆牛黨皆各有所長令平心相濟果道義以剛柔自
克也不亦善乎而愛惡相攻競進並構各引所私以相
排壓也比周勢成勝反傾仄卒兩弊而後已顧不哀哉
而原本李司空肅司空都重位乏容德而枝直以為黨
禍本故夫王道便便蕩蕩必歸諸好惡不作有以也夫

惟君子平康正直無側頗辟以無僭無忒二章近之矣
○劉賢良賁者幽州昌平人也客梁汴間通春秋太和
二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曰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
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存亡之計社稷安
危之策下降於清問豈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
抑萬幾之勤思慮有未至耶不然何其宜憂而不憂也
臣以爲陛下之所憂者在於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也臣謹按春秋
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繼立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
也終必書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
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閭弑吳子而春秋
書其名者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爲不君也伏惟陛
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
則必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弑漸之則必居正位而
進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
儻得以守其官如此即變安從生奈何以褻近五六人
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
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
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後生於今日此宮闈所
以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者以

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後君不得正其始故無正也今忠
臣無腹心之寄闈寺權廢立之權自先帝不得正其終
致陛下不得正其始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
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之
義兩下相殺不書而王札子殺毛伯召伯則書者專王
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正操其命而
失之是謂不君使其命而專之是謂不臣君不君臣不
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
叛入于晉而書歸者以其逐君側之惡以安君也今威
柄凌夷羣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而首亂者以安
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
不由乎天子征伐出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臣
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由襄公
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也乃樊噲排
闥而雪涕哀盜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
顧而畢命此則陛下皆明知之矣夫上漏其情則下莫
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
交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
之處陛下忽而不用必且洩其言言而不行必且嬰其
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

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
耳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時御便殿當召世賢相與舊
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
路屏聚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使門戶掃除之役戒
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
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可以虔表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
之效無肝食之憂陛下亦何憚而久不爲此今綱紀未
絕典刑猶存天下賢士大夫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
焉昇平哉陛下忽之而不不用其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
如恭顯者陛下又寵尊而不去神器固有歸宗廟固有
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可不深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
於強漢之亡也失於弱強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弱則姦
臣竊權而震主敬宗皇帝不懲漢之所以亡既不翦其
萌矣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
可紹而三五之遐軌可追也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
取者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
知其所以然以自取滅亡也故國君之所當尊者重其
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雖
社稷不能固其重社稷不重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百
姓者陛下之赤子也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如

乳哺如師之教導則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
父母今親近貴臣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其補
除召致者因其貨財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
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靖共之節
而有嘉欺之心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虎惡之如仇
讎今海內困窮人民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
寡孤獨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
貪臣聚斂以固寵姦臣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達于九
天入于九泉君門九重不得控訴鬼神爲之怨怒陰陽
爲之愆錯士無所歸化民無所歸命土崩之勢憂在朝
夕即不幸加以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
獨起於秦赤眉黃巾豈獨生於漢此臣所爲發憤扼腕
痛心而泣血者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
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
強黎元日困者以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
陛下御寓以來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
首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惟內則自新揚國權以
歸和持兵枋以歸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
害內寵便嬖無干視聽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牧之
以和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以塞萬方之

聖天下幸甚臣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或未盡其方耶立教之方在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如是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誠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於疎遠則化始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以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既富矣仁義興焉既安矣仁壽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此四方所以底寧萬姓所以咸遂也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爲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一書不雨者以爲君無憫人之心也其傳曰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其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者饑其無九年之蓄歲一不登而百姓饑也今天下財食人力皆勤矣陛下誠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誠廢百

事之用則廣三時之功斥游惰之徒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庫蓄不之民安其生矣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持日者美其能寬明天子之禁奉王官之法也故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又邦家式遏亂畧太宗肇建邦典亦制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閒則盡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故能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如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內政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勲封軍容合中官之政法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凌宰輔張武夫之威上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

之制自邦畿以刑于方國始天子而達於諸侯則有以制豪猾之強而無踰檢之患矣立聞冕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畫始行而身死錯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昔龍逢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臣今之來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諛粉於羅織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也誠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願得從四子遊於地下不忍姑息於時忌竊陛下下一時之寵已也獨不知殺臣之後將孰爲陛下復啓之哉第策官見貴封威噴噴嗟歎以爲過古臆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齷齪常務得優調河南府參軍李邵拊膺太息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愧死無地矣且疏言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竭其忠臣才志懦劣不能質古今明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自愧羞負神明今貴所對空臆盡言皇王之成敗及陛下所當豫防皆時政安危之大者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比深切而著明漢魏而來未見倫比其書雖出都人轉相傳誦嘆具誠鯁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籍籍私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漢李之亂

後見於今夫以陛下仁聖近臣固無害忠良之心宗廟威靈近臣亦無速敗下之理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之士而責以直言副陛下之求雖訐宜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贊不幸廢死天下忠義之士必將曰陛下陰殺讜直皆切齒飲泣却顧遠遁人心一搖何所不至况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耻何謂賢良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使臣逃苟且之慙朝聞公正之路而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書上不報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皆表蕡幕府以師禮事之後七年而耳露之禍作蕡竟以詆誣貶死柳州天復中大誅宦官右拾遺羅衮追頌言蕡當太和時逆言閹宦之禍致罹重譴身死異土蔓延于今遂使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消靖寧當有此乞賜追獎以旌忠魂贈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官字牧之岐公祐孫也舉進士又制舉登第山牧黃池睦三即累監御史以弟諱病棄官已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時劉從諫據海路何遜爲據魏博驍勇不循法牧追件長慶初朝廷遣置亡術後失山東據不當位而言言之有罪作書言其辭曰天下生人常勇其而兵起於山牧亂於天下不得山東天下之兵不可得而罷也昔禹貢九江其水土與河以南常道十一二故其人沈爲多力程其水土與河以南常道十一二故其人沈爲多力東魏下種本兵失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後產使焉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不故聖人四時風俗以爲名曰蕡所以其侍檢不循理蕡其必破弱雖已破其

能得靈也昨誅汝轅兵三年無山東之憂者亦以能制
也昨者誅趙一日兵亂如長慶時亦以失機也故河南
山東之輕重而懸於魏非魏強大致然地形使然也故
已兵多乘多敗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栗少人不敵自
戰者便於戰故我軍失於野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
正三五失矣入之骨髓無復以此為非者指示順向羣
族皆困急食盡餓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
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戰趙食益且下矣堯山取而趙
振下轉敗趙復振節節敗趙又復振則不計地勢不審
攻守為浪戰而已矣又著論言兩河盜起則安不務
討來兵有守脩大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曰強
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而高位入爵以啗之安而
不挽外而不治猶秦擾虎狼而不拂其心也念氣不萌
亦何必疾戰吾民而後以為快哉於是乎天子養威有
司守括王矣趙爵逆執受之朝親不來凡以扶之逆息
易亂皇子嬪之於尋乎地益兵益險而惜擬益且賊
亦貪心無復叫岸遂有滑名越孺或帝或王盟詛曰
南史之編其之四一四 五十一月十五

境惟克用以數百騎踞城拜為別從讜遺名馬器幣勉
藉之已克用以破賊功授河東節度代從讜任至榆次
使求曰請還鴈門省觀相公徐治裝勿首途克用得相
送也從讜即日牒監軍使知兵馬留後牒書記知觀察
留後而遂行復輔政歷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啓末疾
還第卒諡文忠從讜知人善任所至有聲績太原將張
彥球負勇力難御前後帥以疑間貽釐從讜開懷任使
具得其死力累奏為行軍司馬及秉政用為金吾將軍
刺絳州判官陸康嗜學有美才寓郡齋與談宴無間稱
於朝至清顯在汴時以兄處誨掌為帥歿於郡訖受代
於公署宴梨棠樂云○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冲
澹遠勢利歷侍御史乾符初為翰學士廣明初得相是
日黃巢入潼關其夜僖宗狩山南徽奔興元以從夜墜
堦為城得將還都授偽命徽瘡陽以足折示之無懼色
賊未敢害也命監工祝之月餘守視者稍息乃亡之河
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帝嘉之以本官克東面宣慰
催陣使徽與行營都監楊復光謀救沙陀三部今赴難
復京師加尚書右僕射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大明宮
留守兼制置使時京師喪亂宮寺園陵並焚毀徽招合
流散撫之如子居數月戶版稍葺大內齋閣頗繕完表

請駕還京進檢校司空權京兆尹中外權貴遣人選治
第多侵犯居人赴訴平以法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關
今孜怒以本官微赴行在尋罷為太子少師移疾居蒲
州以怨望貶刺集州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帝出寶雞
夜逐乃召拜吏侍郎會襄王僭號道梗不能進熅召託
風疾不至熅僭號逼內外臣僚署誓狀稱臂緩不署天
子自褒中還鳳翔召拜御史大夫以風痺乞散秩授太
子太師入便殿謝帝以其神氣尚強改授吏尚書大亂
後銓選失序微置手曆檢姦姦人無壅滯進檢校司空
守尚書右僕射卒贈太尉諡曰貞○韓偓字致京兆人
天復中帝與崔胤計欲盡誅宦官偓以翰學士陳述稷
慮甚切具帝紀回紇請發兵赴難將許之偓曰戎狄獸
心不可倚也彼誠至見國家彫弊必且有輕中國心又
自會昌來數為國家所破恐乘危為變宜喻以小寇攘
不足以相勤虛愧其意而實沮其謀從之時關繼昭等
以迎復功皆同平章事謂之三使相偓言於帝曰三使
相有功不如厚與之金帛封爵毋與以令宰相不得顯
決相韋貽範多受賂許人官既以母喪罷日為債家所
譟營起復甚急帝命偓草制不可命中使趣之偓曰朕
可斷制不可草即疏言此制行必駭物聽傷國體申使

曰憚之曰哈學士勿以死為戲僊不答授之疏入解衣而寢中使復命帝悟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李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草麻比與反何異帝曰學士所陳理固當奈何弗從茂貞不能難而退帝嘗謂僊曰崔胤忠然大任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物皆屬之耳目安得以機數欺之至忠莫若推誠推誠則直致易知人所懷也僊侍宴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避席僊坐自如曰禮侍宴無輒立以尊君夫二公其天將以我為知禮也夫全忠大惡之帝欲相僊僊謝讓有所薦胤惡分已權恚之使全忠白帝逐之貶濮州司馬

入辭帝泣曰我肘腋盡矣僊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願上自愛挈其家南依王審知而卒○鄭縈史亡何所以進士歷監察殿中御史金刑右司三郎中貪求郡州刺廬州顧清儉僊屬人皆信之黃巢自嶺表掠淮南縈移牒請不犯郡界巢為歛兵有錢千緡寄州庫城毀陷盜不犯鄭使君寄庫錢還給事中賜金縈傳宗自山南還以相讓能弟弘微為中書舍人縈封還制書言讓能在中書弟不宜同處禁近不報移病去無何徵為散騎常侍朝政闕輒上章論列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縈為詩多滑稽為譏刺故落韻時號鄭五歌

後禮昭宗還京庶政未愜者每形之謠詠中人傳誦之然中昭宗降億其有蘊蓄也就奏班簿側注云鄭縈可禮部侍郎平章事省吏詣其家走白之縈搖首曰君大誤大誤使天下更無人亦未到鄭縈吏曰特恩也來日制下矣又搖首曰未然未然明日制果下親賓來賀輒搖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累表讓不獲既視事侃然守官不復諛諧如異時居三月移疾乞骸去論曰唐自穆敬來正道失而關尹塞朝賢詰隱遁四方豪傑各附其所合而奮朝無人焉天子壘然綴旒矣而鄭從諱韓致光之倫終蹇蹇匪躬也亦猶大過之行也與哉鄭為歇後體近該其得相不自信亦諷世其矧矣之而忘其大其為吏廉至盜不敢犯其寄庫錢為始三月即移疾去無濡忍也斯可謂賢矣劉制策發大難之端杜罪言憂外重之勢邦之司直哉或曰劉生之始求也已深夫救焚拯溺不大聲疾呼乎草野之臣一旦干說而安可以大臣宰相沈幾密制之事責之也彼各有當也

由史上編卷之四十五

肝部鄧元錫纂著

唐臣列傳

南寧府志

唐興文皇帝承隋亂思治常丙夜不安枕也深惟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錄姓名屏風卧起對之得才不才狀輒疏其下方待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率舉任縣令者以聞於是親民之官具稱得人民去愁歎矣其都督觀察使行察州縣皆天子臨軒冊授俾樹良艾食後不降策受命日猶對便殿加禮賜而遣開元時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補京堂官使出入均勞教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大府以上各舉縣一人後視所舉者稱否為舉者賞罰召選人試理人策乃注將發引見臨諭以惠養元元之意又銅駝酷吏懲無良而以輕受亟易為大戒又出即從清望官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洛濱宴餞之帝親書所為詩及絹賜焉是以循吏悉悉所在而是幾與先漢埒其將相大臣有吏治而勲閥別著者見本傳獨條州郡其吏治行表著者于篇 武德初世亂人多暴無賴廉州刺史顏遊秦恤撫教訓敬讓大行郡人為之語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下蠶書勞勉而萬年有章使君仁壽初為蜀

法書佐斷獄平恕所論囚皆曰韋君所斷死無恨在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乃就刑時西南夷初附朝廷遣使安撫類貪賂為夷所患苦夷有叛者帝問仁壽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歲一至其地慰輯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南洱河周歷數千里承制置八州十七縣各以其豪為刺史縣令因用順治法今清肅蠻夷說服將還酋長請留仁壽欲設城池為阻固以隍池未備為解則相與築城立廨舍居之旬日而就已西還酋長泣曰我輩籍公鎮撫紛紜何棄我去乎仁壽曰吾奉詔撫循不敢留然歲行復至矣父老皆悲涕相送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南寧填撫許之既得命悉心撫勞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蠶書勞焉歲餘卒貞觀初陳鄱陽王于君賓以襄國自歸擢刺鄱州加意勞徠不春歲民咸復業二年夏諸州霜滂鄧有年蒲廩民就食其境君賓命所部極贍還之日行有裹糧遺布帛贈遺太宗聞大喜下詔書勞之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免百姓養戶是歲調庸當是時武陽令張允濟以德化訓下以明察燭姦道不拾遺巴州守李桐客以清平流譽民稱慈父綿州刺史李素立以刑法諫高祖命授清要官得侍御史者也其為吏清約愛利遷蒲州北

行宿春什器今州司收領遺後至者毋動民獨齋家所
攜書籍以行卒天子為廢朝賜諡焉薛大鼎里臣者蒲
與楊龍門說帝絕龍門軍未豐倉就食也治州刺史
史貞觀中崇鴻臚卿徙刺滄州有無絳河又遷憲大
利又治滄之滄南界流行百姓歌之曰新舊早也舟
被又疏夫蘆澤三河分洩夏潦水不為害是時刺史
本刺滄州賈敦臨刺冀州皆有治名河北稱諸卿刺史
事順曹州人貞觀時刺歷州刺史入朝常蓋室行獨弊
車一乘羸均使驛人不如其為刺史也久之遷滄州
滄州水不為害百姓利之弟敦實為數百甲改國為立
滄容水不為害百姓利之弟敦實為數百甲改國為立
不此示龍馬永徽中遷滄州多豪右占名田頃餘制
勢顯舉沒者二千餘頃以賦貧民帝嘉其德下無能
卒于官咸亨初改實為滄州長史亦寬惠人心環向洛
陽今楊德幹於酷烈杖殺人立威嚴實喻止之日改
在義人州殺過多即廢其何貴焉德幹為義成公客入
出東上籍 國卷之四十一 六十一 五成
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蹟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教
卒年九十餘卒 韋景駿雍州萬年人曾祖機
未聞治老年九十餘卒 韋景駿雍州萬年人曾祖機
觀觀中為左千牛曹曹兄使往西突厥裂裳錄所經諸
國風俗物產名西征記還奏之太宗大悅擢朝散大夫
嗣慶中為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機立學勸生徒愛學
創正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古賢達為之贊風之會契
必何力討高麗至檀州濰河溢師不能進機供億不乏
絕何力全師還言之上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管田使
進元中天后使道士朱欽遂馳傳至東都橫機密奏曰
道士稱中宮曉使倚形勢為暴恐虧聖德高宗遣使慰

臨機而欽配流天后不悅免官景駿舉明經為肥鄉今
縣北瀕漳水歲泛溢舊防迫漕渠岸峭高築墻壞決人
苦之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高夷可築坊徙築之水至
堤趾軌去其北填淤美為腴田舊作長橋費苦水漂則
造舟為梁濟焉功少費約後為永法屬河北饑身巡
問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民免流散後為貴鄉今有
母子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欲孝養無繇爾幸
有親奈何忍忘孝耶因鳴咽流涕授孝經使習讀因感
悟自改遂為孝子時景駿與漳漳今馮元淑臨洛令楊
拔諫三人以治行著名後景駿為趙州道肥鄉氏爭奏
即東上籍 國卷之四十一 五十九 十九
酒食迎犒中有童兒從景駿見其幼問年幾何矣兒以
質對景駿曰吾去邑時兒尚猶未生非有舊恩何自來
對曰父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坊皆明公所治意公為
古人今聞來甚幸獲親見故來耳留終日乃去遷房州
刺史州窮儉有變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興學
拔諸生貢舉之通險道作傳舍罷名祠俗為丕變景
駿所居治民務求以便安之故政行轉奉天尹未行卒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高宗時為劍南道巡察使與利
除害蜀土賴焉永淳中為尚書左丞實密表申官能重
信新自首賊後器杖而縛者百十人時廣州安南諸
陷州縣元常清南海先馳報誠信使黨相率降元常
吏周與元常追赴者獄死元常開門雍肅雖小功之褒

未嘗寧私室隆禮如昔父弟元叔則天時為清潭令
政有殊績百姓稱神明又歷浚儀始平令皆單騎赴職
未嘗以妻子入官丁未馬日既午不復芻秣身及反僕
日一食而已奉辭皆任公則給資士不降重學步
令史官編錄○田仁會進州長安人永徽中授平州刺
史勸學務農種桑政轉鄆州湯受早仁會日曝烈日中
以祁雨大至最則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
世無常在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宿盜依山阻行
到仁會盡捕殺之外戶不閉盜賊絕跡所得祿知神
官官至太常○裴懷古壽春人儀鳳中以上書補
下邳主簿姚萬道變反懷古以監察御史馳驛往懷輒
之申明誅賞歸附者日千計乃俘其魁首處其居人而
還恒州鹿泉寺僧以告密誣反命往按懷古得其枉為
化顏申析得不誅副聞知微使突厥突厥默啜脇知微
立為南可汗又欲官懷古不拜將殺之囚軍中得亡歸
拜祠部員外郎始安賊數萬剽州縣沒之詔懷古為桂
州督未踰嶺進以書諭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為吏侵苦
而反懷古即輕騎赴之或曰獠夷無親備之善奈何易
之懷古曰忠信可通神明矧人耶身至遂撫諭嶺外平
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清介審慎吏民懷
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并人詰闕留復還并州
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時新長史得代亦野次無問
者懷古不欲厚愧之使人驅迎者去而來者愈眾其得
人心如此○倪若水字子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累右臺

監察御史繩舉嚴允開元初以尚書右丞刺汴州汴當
舟車孔道事浩繁前刺史屢不稱若水政尚清淨務於
宜人增脩孔子廟興州縣學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
行玄宗遣中人捕鵲鵲鵲于南方若水言晨蠶方急
宜重愛口力而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為園籞之玩非陛
下憂勞遠人之意且自江嶺達于京師水備舟楫陸疲
擔負又齎所食魚蟲稻粱飼之道路藉藉不且以賤人
貴鳥望陛下耶陛下威德日新方將以鳳為凡鳥麒麟
為恒畜使游于園囿而何貴於此帝手詔褒答賜帛
四十段遷戶侍郎兼右丞卒○韓思復京兆長安人睥
而孤比十歲母為語父亡狀輒感咽幾絕祖衛率倫特
愛焉家初富後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綬餉思復
方併日食而終完封不發也調梁州倉曹參軍會大旱
輒開倉賑民州詰之思復對曰人窮則溫溫則盜盜亂
之招也不如因而活之無趣今為盜州不能誅轉汴州
司戶仁恕不行鞭撻以母老去官薪自給刺滁州州
有銅賦人鑄鑒為苦思復市之他郡費省獲多有黃芝
五生州署民為刻頌徙襄州入拜給事中中宗作景龍
觀思復諫不省開元初為諫大夫相崇命分道捕蝗思
復言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一

凡三萬斛諸工計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閭
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與州民懷之觀察使以聞
遷合州刺史始來詔戶止七千比六年戶倍者半會初
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往還邕管經
略使黃洞蠻納質供賦不敢桀驁年進嶺南節度前使
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世謀亂申覺而斃之諸
注誤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敢犯外蕃歲以
珠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騰索商夷感
之卒年七贈太子少保諡曰平南人初歲任外郎道州
刺史元結以每讀書必解古史更結其重之以盧士
累工部員外郎常平始通西夷明廷恩即史以盧士
御史以西南遠邊之藩奮請付德宗京之以此本官
御史中丞持節入自詔遷播謫訊大夫拜尚書右丞出
領鎮南軍使皆易清簡招來流亡自始至他境者皆
如故以名其居曰義台里有犯多殺合達近懷安郡
入金吾衛人將軍者臺驛寨遊道不待行揚於陸代任
宣言曰於陵才難易袁公之政也百世乃羅拜而誌焉
宗國與杜黃裳相會劉闢命滋持許安撫道中
拜使節度劍南西川節方熾滋憚避不進貶吉州刺史
史有治效遷義成軍節度百餘立祠祀之改彰義軍
前度與吳元濬對壘者數年坐立功封侯州之觀察
湖南卒贈太子少保滋寬易長厚與處者○章丹字文
皆自謂可見肺腑至家人曾不得見其慍明

京兆萬年人高祖琨以蹴馬事太子承乾能匡諫事高
宗東宮為中含封武陽縣侯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
擢明經選授安遠今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
通五經登科累殿中侍御史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

出弔新羅故事使外國許貴州縣十官以取皆號私親
官丹曰吾天子吏使外國不足于齎資宜上請安有貴
官受錢者具以聞命有司給之因著令還為容州刺史
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樂吏不
得掠為隸城州城城周十有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教
藝茶麥治化大行元和初以諫議大夫召劉闢反議者
欲釋不誅丹以為世平人慢當濟之以威乃肅令方鎮
擅土者衆闢又據全蜀釋不誅則藩服可臂指而使者
唯兩京何以令天下帝褒美之會關闢梓州命丹代李
康為東川帥丹至漢表崇文客重遠關無所資請以東
川讓俾軍士一心力平賊從之改晉慈隰觀察使又陳
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開府為國費請屬之河東又
從之徙江南西道丹至鎮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計口
受俸委其餘於官輕徭賦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更之
始民不知陶草茨竹椽以居久則燥而焚丹召陶工官
為陶購材木於場聚之民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度其
費為估入估半予之而徐受其直逃未復者官為營之
貧不能者畀其材民有居矣直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
早饑募人厚與直給其食以就功吏營南北為兩衢環
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廩樓馬馬息不死民以有衛州

苦江爲敗築長堤杆江亘十有二里爲實以疏漲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時蓄洩灌田萬二千頃居三年八州無遺便民懷生焉有吏主倉者十年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得文記知權吏所奪也召諸吏謂曰若恃權取於倉倉亡矢多罪在若非獨倉吏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不然者坐皆頓首謝及期所亡粟畢償有卒違令罪當死亡詣闕上書告丹罪詔解官待質會丹卒御史驗卒所告皆不實而治狀愈明後宣宗重吏治問相臣元和時治民吏誰最賢者相堦對曰臣守江西時知章丹功德被八州沒四十年民誦思不亡最賢也問有子乎對曰有子宙今爲河南司錄參軍帝大喜詔江西觀察使具上丹功狀勒碑祠祀之而召宙爲侍御史累太原節度副使時回鶻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帥欲得信主吏行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絕武州塞畧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鑄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計戎於是三部諸蕃皆信悅乃拜吏郎中出刺永州州俗不知法多杆冒又地瘠苦爲難宙爲書具制律條科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歲饑輒草死禁常平倉收穀羨除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十家爲保相勸

督常先期而足湘源生零陵香爇上供人困宙爲秦罷之民貧無牛以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探名得者先市牛公之牛以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生徒教之州災歉斥在官凡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市糧餉振貸俗有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人力不足則不娶宙爲條約繩之使如禮俗遂改化邑少年常以七月擊鼓迎神入民家家迎爲舞具謂之起盆已酒牢相徵遂爲解素喧呼闌闌宙峻禁切之還爲大理少卿拜江西觀察使江西民感公先功德聞宙來謹迎如父母行遠出後還宙亦以父故所莅遇之如桑梓不啻務簡易便安之也民大懷服遷節度嶺南南詔陷交趾撫兵積粟備之進使相卒弟岫字伯起有父兄風至福建觀察使○何易于史不詳何所人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刺史崔朴嘗乘春從賓屬汎舟游行觀索部民挽繹易于自腰笏引舟不令刺史知刺史聞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方急耕蠶時不可失也惟令無事足任勞耳朴發愧疾驅去鹽鐵官權茶利詔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已瘠不可活忍更以科課毒之乎閣不行史曰詔也何敢閣對曰無忝格詔非今自當之吾不愛

一身移暴於民觀察便賢之不効也民有死怨業破不能葬者輒出俸救吏爲營辦民以事請縣有垂白僂杖來者必召命坐與食飲問政得失聽獄訟必丁寧曉譬枉直薄懲而遣之不以屬吏獄三年無囚課賦役貧下戶不忍迫或以俸代輸饋給過客符傳應付外無所進故政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行邑見易于尊侍者僅三人深咨美焉上循吏

張鎮周舒人也武德初爲舒刺史鎮周以本其所生里也就故宅多市酒殺召親戚與酣宴散髮箕踞如烏布衣時旣十日則分贈金帛泣與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通鑑上編 卷之四十五 上三

與故人歡飲明視事則州都督官有法體不復得游從矣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薛元賞亡里系所出尹京兆市惡少怙縱以黨墨鏡其膚自夸詭力爲剽殺坊閭苦之元賞至三日收杖死者三十輩陳諸市除黨懼爭以火滅其文推時利病罷行之京兆政清嘗詣相第相李石万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譴元賞使尉覘之云神策卒也元賞趨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卒使無禮如此何以鎮四夷乎命左右擒卒出劾之卒走隸以告關士良士良命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至以立歸杖殺之素服詣士良曰中尉

宰相皆天子大臣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死可也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當何如中尉與國一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來惟中尉之所死生之士良不能難直視者久之已呼酒與歡飲而罷由是軍卒懾戢百姓賴焉宣宗立拜昭義節度卒上能吏

論曰予讀漢書循吏傳記黃霸朱邑韓延壽之民治如身至日見也諸條教風旨凌雜鷄豚而深心惻隱千載如燭矣即者能吏靈激風震無慮皆洞悉其機牙何盡美也乃唐循吏傳寥寥其憾焉豈古漢重牧守人得展布其四體而竭才可書唐重監司中季爲藩鎮刺史令通鑑二編 卷之四十二 十四

不得行其志然耶抑文下衰雖有良政莫或紀卽紀之闕閣耶夫以太史公之叙事稱神矣而循吏傳獨畧則惠文景之世樸文不足徵焉故也嗚呼唐吏傳其滋闕宜矣

方高祖舉義時滑州城劉政會上變告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反雍池陽劉弘基及長孫順德伏帳中執誅之以起兵雍勦人殷嶠以府掾并文武士義以行軍司鎧與密計皆稱倖命而高祖壻臨汾榮紹自關中應召至與行謀已嶠從太子建成攻西河功最紹先走霍邑察宋老生形勢度必克已戰疾力克之下臨汾絳先登師

至河弘基以千人先濟河下馮翊為渭北道軍大使殷
嶠副之累扶風渡渭屯長安及隋衛文昇戰冠軍而順
德擊隋將屈突通潼關戰疾力得通政會招慰關中盜
得以來唐初建弘基拜都督封河間郡公嶠陳郡公順
德薛國公紹左翊衛將軍政會衛尉卿其後弘基從奉
王擊薛舉王有疾從劉文静擊淺水原敗績為舉所執
仁果平得歸守太原陷宋金剛跳自歸從秦王擊金剛
介休從淮安王出徧胡老矣從擊高句驪累任國公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遺令給諸子出人五頃曰賢無藉多
財即不賢此足免凍餓矣餘悉以散施順德怙族舍

唐史 卷之四十五

五

不法天子賜之絹愧其心者也尋坐罪除名歲餘天子
登凌烟閣見順德畫像惻然問之遺覘焉見順德頽然
卧家醉也召拜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始折節為廉却
餽餉前刺史名境內腴田數十頃追奪給貧民乃無
何如順德太宗惜之曰嗟夫順德無愷抗之節多兒女
之情至此也惜夫卒贈荊州督政會無它長卒贈民部
尚書獨鄭公嶠贈行臺僕射諡曰節而弘基順德政會
皆諡襄以皆有勞定國云柴紹從秦王征四方累功
封霍國公自將擊吐突渾虜憑高下射矢如雨紹遣伎
彈琵琶二女子對舞自如虜人莫測也駐弓矢聚觀則

密使精騎繞虜後乘之紕自奮前擊虜上潰破梁帥都
平夏州累鎮軍大將軍改譙國公疾太宗自臨問帶贈
荊州督亦諡襄士戰初參起義後累功至工部書封應
國公女為高宗后慕容為周者也武后時佞臣許敬宗
為史官傳士獲多諛誣削不書在太宗時英衛功最著
謨具帝紀而衛公常閤門稱疾避權寵入時出佐上所
闕於忠智兼之他諸將武力者有尉遲敬德秦叔寶程
知節段志玄倫之敬德朔州善陽人為劉武周將秦
王得之懷以恩已武周亡降將叛去諸將欲敬德且去
執以白請誅秦王遽釋之引入卧內賜金寶曰丈夫意

唐史 卷之四十五

五

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行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
事情敬德感泣厥明獵榆原世克將軍雄信馳襲千引
禦前直趨王王未悔豫也殆甚敬德躍馬大呼至刺雄
信墜翼王出旋復縱破之王拊其背曰公何相報之速
也賜金一篋自是以統軍從每戰常以死衛王實建德
軍拔渚世克兄子琬據鎧甲乘隋煬帝故所乘馬出前
致師王問誰與出者曰鄭所封代王者悍將也王曰悍
則不知彼其馬良馬也敬德從三騎前徑薄之擒琬以
馬歸賊辟易無敢格者劉黑闥襲世克臨洛軍大至圍
合敬德率壯士犯圍入江夏王瑋宗從之破圍出其勇

驚如此隱太子圖秦王憚敬德健闘令巢刺王嘗之巢
刺王以善稍聞請角稍曰去刃無相傷敬德曰王加刃
敬德謹相避無傷也敬德稍却刃元吉執稍躍馬志刺
之敬德湏臾三奪其稍隱太子乃好嫌之遺書曰願迂
長者眷爲布衣交致金器一車辭曰敬德起微賤陷身
逆節荷秦王更生之恩不敢圖其死於殿下未嘗效尺
寸其何敢當賜苟懷二心而徇利亦殿下之所棄也竟
却之以告秦王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抵比斗豈能移
哉然自是危矣太子譖果成高祖欲殺之賴王力擁護
而免已贊王決計成玄武門之誅時官府兵戰未解高
祖泛舟玄武池王命敬德奔入衛敬德請帝詔諸軍盡
聽秦王節度而定王爲皇太子授左衛丞時坐隱巢沒
入者百家敬德以搖人心非全安之道事得寢大示即
位封吳國公敬德奉上篤與下恩然未嘗特將性悻直
頗以功自負每以已意論人至短長面嫚之大臣多不
平嘗侍宴慶善宮怒罵坐任城王道宗前解之愈益怒
毆王傷帝不憚罷酒明日召讓之曰朕嘗怪漢祖功臣
少全安過之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儻非高祖咎也
賞罰國大典橫恩不可數得勉自教母爲後悔於是乃
自戕後改鄂國公歷鄴夏二州都督而老圖形凌煙閣

久之有上變告敬德反者帝召訊敬德對曰臣從陛下
征四方經百戰今存者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
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癰瘻以觀體無完膚帝流涕撫
之帝嘗欲妻以女敬德謝曰臣妻陋然相與共賤貧久
矣臣不學聞古人貴不易妻竊所願也帝大賢之討高
麗爲帝言陛下在遼太子在定州兩都虛殍有楊玄感
之變何以待之東夷小國不足勤萬衆願委良將以時
摧滅可也帝不納致仕謝賓客學延年術杜門者十六
載永徽中乃卒贈司徒并州督謚忠武葬陪陵叔寶歷
城人知節濟東阿人也皆勇悍有志節叔寶從隋將張
頭陀爲士伍知節聚徒保鄉里並事李密密敗爲王世
充所得以爲將厚遇之而二人薄世充詐不附也及唐
戰九曲二人者從十餘騎跳身走至百步外望世充下
馬遙拜曰荷公殊眷公猜忌信讒非可以託身請從此
辭並馳赴唐軍事秦王叔寶爲右統軍知節左統軍破
宋金剛攻王世充擒寶建德功並最隱巢潛行出知節
補外知節曰王肘腋剪矢身無危乎知節以死表王願
速決與叔寶從平難王爲太子並拜左右衛率王即位
並左右武衛大將軍叔寶翼國公知節盧國公貞觀中
叔寶先卒知節麟德中乃卒俱都督葬陪陵志玄齊臨

潞人父偃帥為太原司法書佐事高祖志玄因得從奉
王游及起兵志玄召募卒以從平霍邑下絳攻永豐倉
皆冠軍從劉文靖拒屈突通戰潼關軍潰至玄率二寸
騎還關傷不退三出入敵陣致師衆觀奮破之再戰再
勝授樂遊府驃騎將軍從擊王世克入陷果馬蹶見執
賊以其勇也擇兩健卒騎而夾持之渡洛水半志玄奮
而踴二騎將墮水中得其馬馳徑歸賊不敢逼平東都
功多隱巢誘以金帛拒不受貞觀初并左驍騎大將軍
封樊國公文德皇后葬與將軍士及陳肅章門護器帝
夜遣中人持手詔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延使者志玄
閉不納曰軍門也法不夜開使者曰此有敕志玄曰夜
不辨真偽曉乃得入太宗閣理次文歎亞夫語太息曰
真將軍也疾帝臨問曰與卿子五品官志玄頓首泣曰
請迴授母弟從之卒贈楊州督葬陪陵謚忠壯程名振
洛州平恩人事實建德為普樂令棄自歸授永年令命
率其徇河北名裴鄴俘男女千餘人以歸關婦人乳有
汁者九十餘放遣之曰令子得乳也鄴人感之從隱太
子擊劉黑闥毋潘為黑闥所殺請手刃黑闥以其首祭
毋拜營州督府長史封東郡公刺洛州帝征遼東聞名
振善用兵召見問方略名振矢不拜帝試責怒用觀其

俯仰名振謝曰遠臣未嘗奉聖問方思所封遂忘拜舉
止自若條所對明辨帝太息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
授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
稱名將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
見帝紀○樊芝何力者漢勒莫賀汗之弟也貞觀中
天子時降附夷最思何力率衆詣沙州內附授右驍衛
將軍薛萬均討吐谷渾攻何力昌圍奮擊虜拔摩板萬
均力歸使使迎勞萬均力昌圍奮擊虜拔摩板萬
多力何力之事聞帝召詰何力具狀帝怒解萬均力帳
蕃將輕漢將且以誣告長置就也帝容重其言令其
宿衛尚臨洮縣主始何力年九歲失父母問母言在
力地生引刀向何力呼曰我大唐烈士豈受辱賊廷
耶天地日月鑒台志訓七年普不臣方何力及勃持廷
臣皆曰何力入延陀如魚得水不返矣帝曰是人必
鐵石不吾背也第觀之會使若從延陀來言狀帝泣下
詔許延陀尚主求何力乃得漢帝遂免延陀死祭何力
奉御薛萬均為前軍總管攻白巖城陷萬均中其驍
勇臣之賊降得刺何力者帝命甘心之許曰彼為其主
臣白乃刺臣義上也捨不殺進大將軍封京國公平
日而是時起將帥有文武材能忠諫拂主者稱李大亮
大亮隴西狄道人居京兆涇陽武德初授土門令時歲
饑多盜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資業之勸農墾
田歲以大熟盜入境大亮度衆寡不敵單馬詣賊壘召
其豪勸諭之盜感服請降又殺所乘馬食馬縣境以寧
以金州總管府司馬擊王世克下襄鄧十餘城以安州

刺史擊輔公祐禽將公祐圍歙州敗其師圍解以越州督擊臺盜張善安於洪州與隔水語開譬令自還善安曰僕初無反心為部眾所逼耳今欲降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信有降心即助我一家豈有間哉遂單騎走其勳披心而示信善安感動明日詣大亮營止不去衆遂解散遷越州督政涼州皆以惠政聞州有佳鷹帝遣使至涼州見之諷令獻大亮密表言陛下絕畋遊久崇貢獻而使者求鷹出陛下意乎則八昔殊旨如擅求非使指而有求非義也帝悅于詔褒美以金胡瓶及荀悅漢紀賜馬時突厥北荒諸部及十姓種落多散處伊吾北

天子欲招來示燕外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招慰之於磧口貯糧賑焉大亮疏諫曰中國天下本根四夷枝葉也河西州郡蕭條加因隋亂彌復減耗不堪供億而樞撫突厥是疲中國而事四夷也不如能之其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外保塞使帝優詔報納克劔南巡省使以激揚稱從李靖討吐谷渾虜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公拜右衛將軍伐遼副房玄齡居守靜重職大體玄齡稱其有周勃王陵之節會寢疾帝親和藥驛致賜焉遺表請罷征遼之師專關中為首帝聞震悼贈兵尚書秦州督謚曰懿大亮平居若不能言而南

則烈不可奪對天子廷爭是非無回撓每宿直必假寐達旦閒居對妻子無惰容事兄嫂有恩禮位通顯而居隘陋自若破輔公祐時賜奴婢百口問知為衣冠族流落可哀也畢縱遣帝聞咨美更賜悉以遺親族卒之日家餘米纔五斛布三十疋而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長養喪之如考城者十五人初大亮為李靈所獲群輩百十人盡死密將張弼異其狀貌免之既貴弼匿不見求之不得一日遇諸途識之持之泣則弼為將作丞矣盡家貲遺焉不受言於帝曰臣得事陛下者弼也乞盡以臣官爵受之弼擢中郎將督代州天下皆贊大亮之不背本而多弼之不自伐云 自太宗征高句驪勤遠累微遂其功欲臣富四裔夸海內外獨王忠嗣重用兵裴閑喜用之不勤餘帥競微功稱上旨而尾大乃在邊唐人所為賦邊愁閨怨從軍行者也已竟成祿山其大者具戎狄志具帝紀他戰力功細不錄獨邊將謹法竭忠方守疆土者乃願著焉 王方翼并州祁人也幼失父家安長為主也惡其生母李氏逐之方翼尚幼神童方翼母司作愛日力舉田植樹松九里以資為富家主率得歸家夜行見人長八餘引弓射仆之於前村木也太宗聞之遣使召之方翼入而從親女弟為皇后調安方令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使收其屍視方翼曰昔樂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埋伯也絕友義掩主人何以事君無復憂方翼金吾劾繫帝諸之不罪也遷肅州刺史州

勒兵將攻之或勸元振夜趣去元振卧不起明日入虜帳中祿哭甚哀晉數日厚賄贈助器婆葛乃大感會請追闕囑入宿衛徙其部瓜沙以已難而相宗楚客受闕囑余顧誣元振罪召將誅之元振乞留定西土不敢歸睿宗立楚客誅死復召歸安西酋長有勞面哭送者得相玄宗誅太平睿宗御承天門諸相走外舍伏匿獨元振扈不去宿中書十四夕乃出休封代國公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元振遽表禮闕帝怒稍流新州起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而卒元振少雄邁及貴富居處乃儉約手不釋書史人莫見其喜愠朝退入侍親欣

欣如也退就室儼如唐世仕至宰相親存者惟元振去

○裴行儉字守絳州聞喜人幼以蔭補弘文生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累官吏侍郎典選有能名儀鳳中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誘蕃落與吐蕃連和逼安西朝議欲討之行儉故嘗為安西都護之虜情議以為日吐蕃之叛敬玄喪師安可復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長子質京師宜遣使持節送還國立之道出六虜因權以制事當不勞而定詔行儉克便徑賀延磧至而州諸蕃來郊迎行儉召其豪千餘人從揚言大熱未可行宜駐軍須秋涼乃發都支覘知之以為固送波斯王

還國也息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謂之曰數吾都護此州時縱獵樂其念之未嘗忘人交此諸君能從我獵乎諸酋喜願從者萬人於是勒部伍以畋畋數日忽倍道西進去都支帳十餘里遣所親問都支王安否暇且會獵示若非討襲者已使人趣召之始都支與遮旬蕃計及秋拒使者聞軍卒至憐不知所為帥子弟詣謁禽之是日傳契箭悉集其酋長具得之立簡精騎襲遮旬遮旬懼亦降於是囚都支遮旬王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守焉調露元年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復反立泥熟旬為可汗詔行儉以禮尚書克定襄道大總管率大馬討之先是虜遮擊中國餽運而獲因以勝行儉以運車二百乘車載壯士五人持陌刀勁弩其中羸兵挽之行伏精兵躡之虜果以爲糧也喜復掠之羸兵棄車走賊驅就善水草解鞍馬欲取糧車中車中壯士突出擊虜驚走為伏人所掩殺殆盡自是運車行者莫敢近擊阿史薄可汗府北而營掘塹四周暮矣行儉忽傳令移營諸將言士倦思休不可動不聽趣徙之是夜風雨黑至起視前所占營地水深乃丈餘諸將驚服問故行儉笑曰自今第從我令不必問所從知也遂進擊捕虜甚眾泥熟旬為其下所殺

也而空殺無罪數萬人此忠嗣所不為異日即天子見責不過以一金吾歸宿衛不即巴黔中上佐耳吾何忍以數萬人之命博一官哉光弼乃謝曰大夫能行古人之所行復何言遂趨出而延光吳訴忠嗣沮兵會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以謀亂請忠嗣為助欲因晉其兵忠嗣先期赴之不見祿山而反且上言祿山必亂林甫益惡之誣忠嗣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下三司訊當死哥舒翰方寵請以守爵贖忠嗣罪帝怒解貶漢陽守卒後竟拔石堡然死亡畧盡如忠嗣言實應間追贈兵尚書其後安史之亂汾陽臨淮為尤功次者李將軍嗣業王司空思禮他諸將具出汾陽王麾下而臨淮將忠武者有馬璘郝廷玉之倫嗣業壯勇絕倫從高仙芝征勃律攻婆勒城據山塹水斗絕不可攻嗣業獨引旗於絕險處先登而從步卒持陌刀徑山頭拋所積糧水藏空下虜驚潰投谿谷遂拔之而拂林大食諸胡皆款塞朝獻嗣業力也後兩京功具帝紀中九節度之師圍相州為流矢所中數日瘡且愈卧帳中聞金鼓聲大呼絕瘡裂血注地而死贈武威郡王嗣業京兆高陵人思禮有膽烈有知計立法嚴整吏士莫敢犯雖數敗終以成功

自將十萬衆救之軍北却甚盛諸將相視未敢動璘獨率所部橫戈出薄賊陳數四賊披靡而師乘之捷光弼歎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武如馬將軍者廣德初吐蕃入寇帝居陝璘即日自河右轉關至鳳翔時吐蕃軍雲合鳳翔帥孫志直閉城不納軍璘背城戰搗吐蕃破之俘斬數千人代宗召見慰勞權鳳翔隴右節度副使移鎮涇建營堡繕攻守具政令寬肅八年前後屢破虜虜不敢犯加檢校右僕射進扶風郡王卒璘故人廷玉事李太尉戰河陽太尉以城西北隅賊最勦使當之徑騎衝賊陣擒將者也累功安邊郡王光弼薨時善迴紇犯秦天奉詔屯渭橋聞魚朝恩聞廷玉善馬陣請得觀廷玉於營中列部伍鳴鼓用口而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莫得其端倪朝恩歎以為在兵間十餘年未始見也廷玉悽然謝曰此臨淮王遺法也臨淮王善御軍每校旗日軍士不如令立斬故軍肅王薨無復校旗之事卒贈工尚書王翊大原晉陽人自魏起為亂陷城邑各受經界故治蘇梧中朝刺安州大言曰吾為容刺史容吾治所也安得寄他邑治乎私財粟土行斬賊賊廣州見信大求見使李勉尸容陷賊久羣賊在卒國也蓋之謂請曰大夫未暇出師但據諸州言各出兵為援藉解平鎮萬有一功勉許之翊即手書諭義德州刺史與盟約同功前後百餘戰賊未嘗不降後洛州表關秦奏置鳳州加

大宋史中丞克招討使使還林諸州以容
內虛可圖也合與孫兵來集大敗去帝遣使慰勞加
爵後有反將胡立誅而定後守中都開置一十餘
少誠阻命胡賊車籍甲不完繕而其其備康如此卒贈
禮尚已肅代失馭姑息之形成河北三鎮首阻命准蔡
繼起吳蜀效尤方鎮無慮皆桀帥自擅而李西平以忠
智成匡復功莫宗社於崎危渾成寧以其死衛上謨勲
奕然馬壯平奮奇策構貝魏決大計誅河中淮蔡之勲
李光顏忠力扼其外李愬智計構其中裴文忠以元臣
填馬謖具帝紀中他諸帥獨屢屢以輯禍亂守封畛焉
勞效迄唐李無復事戎夷遠累如異時矣○北平王燧
字洵汝郊城人也少讀書見天寶政亂廢書太息曰天
下行多事大丈夫當建功於時濟四海安能斲石事儒
生業乎去學劍沈勇有籌策安祿山反陷東都使其黨
賈循守范陽燧時尚少即躡蹻行見循說之曰祿山負
恩首亂雖猖獗當終夷滅公奈何束手從逆與同禍乎
今誠以范陽反正傾其根柢使進退無據而坐食此不
世之伐也循然之不時決而戮燧亡入西山匿隱者徐
暹所間行之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慶中澤潞帥抱
玉署為趙城尉回紇師還同恃助順功恣睢所過多抄
掠州縣供億不稱輒殺人抱玉患之遣官屬置頓皆彈

不暇前燧請行則詣其酋重賂之酋說則說令焚暴掠
酋遺之旗曰有犯者君自戮燧得旗即取死囚今給役
小違令輒戮回紇相顧失色終出境拱手奉約束無敢
譁抱玉大奇之燧因進說曰屬回紇言頗得其情僕
固懷恩反必矣懷恩裂河北以授三帥樹之恩子瑒又
佻勇而輕夫內樹帥而外交回紇殆必叛者也叛則河
東澤潞先被其患矣宜深備之而懷恩果反署殿中侍
御史為節度判官遷鄭州刺史課畝平稅改刺懷歲旱
失耕稼燧務教化去煩苛收暴骸瘞之將吏有父母
輒造之施敬秋野穀旅生李抱玉移鎮鳳翔奏署隴州
刺史州西有間道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舊從入為暴燧
按行立石種樹為阻固下著二門布渠落為守八日而
功畢抱玉入覲薦之帝見之姿貌魁岸長七尺有口偉
視之拜御史中丞刺商州兼水陸防禦使河陽三城兵
亂逐鎮將檢校工尚書太原尹河東節度鎮河陽平之
汴將李靈曜反據汴州絕連道潛結魏博破永平詔燧
及淮西李忠臣合師討忠臣憚盜強欲焚廬舍西走
燧勸其還兵自請為前鋒破田悅逼汴州忠臣戰汴南
燧戰汴北靈曜選銳兵八千號餓狼軍以抗燧燧奮擊
破之又敗田悅李正已所遣來援軍又敗他將乘勝軍

諸鎮兵環蔡疆十餘屯相顧望莫肯前中丞度出視師還爲上言諸將獨光顏勇而知義必立功賊薄河陽陽急請救光顏策賊出而小激橋之壘虛可乘也遣將田頴宋朗隱襲其壘夷之賊失據而遁都統韓弘欲舉諸軍自予見威重以光顏不稟令請取頴及朝隱戮之以徇軍詔中使景忠信執予之忠信至光顏泣以忠信乃矯詔械繫而走馬入以事聞頴朝隱得貸弘爭不可帝謂弘使曰頴等違都統令死固當但襲賊有功宥可也當是時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而光顏忠力進拔雲柵降鄆城欲沮之乃飾一豔姬教歌舞六

通典上編卷之四十五

三五

盧入蔡本得大首者愬而以全力扼淮蔡制其命則光顏功也加檢校司空討李師道改義成軍節度使再敗賊濮陽吐蕃入寇詔移鎮邠寧師大譴以神策軍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涇師常額衣資不時得而數驅使轉戰爲望也光顏素得士爲陳說大義甚苦士感泣曰爲司空盡死擊吐蕃退之長慶初討鎮興命鎮鳳翔討王廷湊命節度深州行營軍光顏以朝廷制置乖乃賊連結未可旦夕定辭兼鎮尋疾作乞還鎮而師果無功敬宗卽位拜師徒李亦叛率陳許之師討誅之冊司徒兼侍中卒贈太尉諡曰忠光顏兄弟事母孝母存時光顏先娶婦母委婦以家政母卒光顏廬居三年不入寢免喪光進乃娶婦光顏使妻奉管鑰籍財物歸之光進反之曰新婦不逮事姑弟婦逮事姑先姑命主家不可易也相持泣者久之蓋友愛如此時河陽節度烏重胤討淮蔡與光顏犄角百戰成元濟之誅代鄭權鎮橫海誦還刺史職事以已亂李同捷據滄州移鎮兗制下卒贈太尉重胤起行間爲帥赤心奉上與下卒同甘苦待賓佐禮敬飾備士爭歸之歿之日士卒二十餘人俱刲股以祭有古名將風○渾侍中瑊其先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皇蘭督父釋之戰吐蕃死難瑊善騎射常冠軍

祿山反從臨淮王定河北從汾陽王復兩京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改太常卿懷恩反城以所部歸汾陽王從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戰漢谷有功屯奉天周智光反以步騎萬人下同州大曆中吐蕃入塞及涇原帥馬璘討之師敗績則馳扼朝那塞邀擊竟破之奪所南而還汾陽王入朝留知邠寧慶兵馬後務帝出居奉天城率家人子以從戰疾力授行在都虞候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檢校尚書僕射同平章事以西軍收咸陽泚誅封咸寧王嘗封八百戶賜大寧里甲第與西平王晟鈞禮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河中平加檢校司空吐蕃相尚結贊詭講好請盟城泣盟虜劫盟幾殆跳身免詔勿問吐蕃復入鎮奉天虜退還河中卒贈太師諡忠武城天性忠謹通春秋漢書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獻躬閱視進之有賜予下拜跪受如新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天子以藩鎮繁驚事姑息有奏請必從惟城素請不肅從輒喜曰上不疑我五子皆達官○駱元光本安邑人也安姓少為宦官駱所居奉天逆遣子冒駱氏長大美鬚髯諸將所部擊之修城厚具器械募八卒餘人守之此縣數來攻駱元光使從副元帥晟戰淮西先登軍元光此戰疾力盡死入復京師檢校尚書僕射從副元帥晟討懷光功最著貞元中會吐蕃盟平涼有詔營潘原元光以潘原

距平涼七十里遠有緩急難猝赴欲先營城不可元光曰備之善進軍盟所二十里而營虜初盟元光申元令嚴部伍而還德宗聞馬燧金銀器賜姓名李元諒加龍右中丞度支營田觀察隔龍軍更鎮良原良原隴東要地城惟危虜人入寇休馬元諒速烽堠培城禦身率將士雄荆榛焚之望田數萬頃勸軍士耕藝歲收粟數十萬又距城築臺上設弩擊為清守隘百城便地築新城虜每寇輒却泚虜大安帝時明三日月贈司空論曰古稱山東西出將相尚矣唐將多并剽剗方則土性然也乃李臨淮渾侍中李司空之倫無慮皆戎部何我狄性悍固知義所在守之即驚挺不可回故也汾陽無臨淮愬非光顏同功乎如一車隻輪亦烏能自奮哉故用人古無方也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父玢東安祿山反令玢將蕃兵狗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迎之置郵館玢率家集兵斬之擇木以聞行進官賞不及玢玢去遊江蘇建封少屬文懷負氣以功名為已任魯常盜起掠江蘇已則元帥光玢將兵討之建封請討盜日歸遂入虎窟蒸觀等營喻禍其數千人不深察使常之軍碎參謀不樂去之滑州使使入孤彰碎之又入東去之泚陽鎮遇使馬燧於津封有言玢與燧相惡之出玢為侍衛史以從已薦之朝馬燧度玢中虛杞怒之出玢為州李希烈父壽州將崔昭隱與通事聞帝召相選壽州刺史杞惡建封欲因之卒舍壽津封得壽州希烈備將狗軍中斬之封偽救送行在少送崔昭隱壽州之封乃具奏少遊希烈關通少送以死與元光下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壽州三州都團練觀察使賈餗城壁悉心終無遠近悅附李希烈聞將使餗數次之不能難希烈平建封封為是希烈州為賊因久不能存又咽要地詔建封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支管出觀察使徐州建封以寬理而按符紀綱不困法入皆長悅徐方以安檢校尚書右僕射入觀帝開延英召論官市害平民論道賦皆累年逃亡無可徵官獨於百姓無毫益論金吾同朝官親故僚友伏臘所還往為

可破也意欲通西南夷會南夷苦為蕃役屬歲徵兵又
數侵奪其地款塞求內附臯撫納而南人大安於是出
師擊吐蕃連破之俘斬四十八萬殺所著節度都督城
主官千五百人於是建安夷軍於資州制諸蠻置龍谿
城於西山保納降羌已又城鹽州而西南夷八國皆因
臯入朝貢詔以臯為西山八國安撫使進同平章事封
南康郡王當是時故相陸贄廢久不復用臯以為其賢
於世無兩屢表薦自代不聽順宗即位以王叔文等自
以為大臣富與國大議表請太子監國又上太子牋暴
叔文任之奸是歲卒贈太師諡忠武始臯任蜀頗重賦
由史記 卷之四十一 四一 六月十六 臯賦
欲豐貢獻以自結於上又厚給撫士士婚姻死喪畢伙
之以得安其位而士樂為死及府庫克實乃弛租賦予
貧民三年一稅蜀人服其智畏其威久益懷安之及卒
畫像尸祝焉○勅朝奉郎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起行間冠
生多岐駱駝大將軍李德裕從李德裕討吐蕃州斬獲擒
開府參軍三司使任本天從李德裕下成州提此其加
御史中丞懷芬反帝辛辛洋賊張昕在邠州辛辛乘
約用百餘騎歸懷芬反帝辛辛洋賊張昕在邠州辛辛乘
擊斬斬懷芬反帝辛辛洋賊張昕在邠州辛辛乘
表為節度使父在事皆開府皆御史中丞已遊樂
入宿衛張勳甫代鎮軍亂勳逃於郊果賜監軍為范
希朝請節制勳出給衆曰吾來實所請帥之當也衆喜
自自寬朝勳出給衆曰吾來實所請帥之當也衆喜
人自加勳以謀來給之曰前請帥報諸公已舍邠州索
加御史大夫勳首惡者不及衆斬一百人而邠州得軍

路請城其地備之詔須兵幾何朝晨曰臣所部自足
無煩外兵聞前集驍城圍師七萬餘乃克城今三城連
克過房何言之易也朝晨曰驍城之役衆集軍勢成其
知之故難今以容後所部車不十日畢至出不意成其
候往復而功畢房知之謂吾衆當不下數萬不敢來其
退而後運勢糧實之故易也若大集諸道兵必踰月乃
至房亦必集衆而爭之且戰數日城未句而三城成軍
至馬嶺吐蕃治出車追之不能難復城馬嶺而還開地
三百里檢校工尚書已防秋寧州而疾疾承詔係佐曰
朔方命帥舊多出自本軍非國體寧州刺史劉宗素
人蔭補州府功曹大曆末寓居可中關門讀書李懷
光招以之表為州刺史不從史懷光軍咸陽景雲時請復
官關迎駕懷光不從史懷光軍咸陽景雲時請復
日陷非義驍城使州刺史北庭回紇回紇使來中書皆道
刺史西受降城使州刺史北庭回紇回紇使來中書皆道
馬前勝使至州刺史北庭回紇回紇使來中書皆道
官薛盈珍來朝既命而可汗死景雲欲以氣攝之迎
傳言謂海錄將軍曰君知可汗死乎知當奉表請
因前甲撫之曰可汗死乎知當奉表請
容威氣索然遂以行呼景雲尊憚之自此回紇使至
庭謁馬帥杜希全所居經奏貶袁州希全死回紇使
有疾詔以景雲為太原尹節度使希全死回紇使
梅鋒將軍入朝道經太原尹節度使希全死回紇使
舉叱之梅鋒聞景雲聲大驚疾趨前拜曰非州李端
公耶不奉詔久矣何辭也又拜送居次坐一軍皆驚
是鎮將卒乃命代及是景雲以行軍司馬自朝開居
帥之地說不能平乃表言回紇將南下州州遷要地
乎素知景雲在邠州事後以爲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地迫塞寒苦以爲節用
百頭公利馬廉備器械備具以令明肅軍聲冠北
有軍安行地以爲進退州刺史任迪簡爲人長者也
得邊塞之勝而數升士聞皆爲泣下及景雲卒

請監軍使奉油簡後除鄂州刺史義武帥張茂昭
上表請代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不聽茂昭
遣妻子先行曰吾不從子孫染內河汚俗茂昭行
謀亂簡乃設機敗由十辛失主戰門者登月士卒
感勵頗其請還所帝聞之命授簡節度使易定將士
李迺送簡下著牙海避仇東部吳少誠放留守王
元濟為尤功封東晉郡王制檢州州與鄂北壤鄂盜至
使詔往代華觀事二日合軍中大饗士既畢令曰天子
以卿人參別而茂轉徙勞欲賞之卿人右州其左既而
帥何得無罪甲士自幕中出執鄂卒千二百人盡斬之
血流成渠是日門屏皆有赤霧高丈人之乃城海斤屏
息卒惡近地捕守請治死許之自今止已盜齊魯
俗益汗驚華乃下令曰鄂魯體義之國何可忘本乃身
見儒「春秋祀孔」立學官講誦斥家皆佐散人乃
即與生編類者仕朝鎮人害田弘正請以本軍進
計不許進檢校工尚書李太尉犯宋華義逆擊破之
亦平檢校尚書右僕射仇義武有盜殺同貴吏捕得
則幸私人也華然立斬之仇義武死後其子仇弘正
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加人雖仇弘弟也弘帥宣
武時克授都御史大夫主親兵行法嚴人無不肅
克事公執禮恭而寬簡得士衆心父之念親通惟重不
自安因獲近郊軍騎走洛陽不顧反弘卒代帥鄂坊李
甚過也州亂請發朝延以弘在汴久其子弘武帥
以義成之師討之時陳許帥欲規汴汴蓋重姓文書實
鄂之克開其謀衆道疾馳至汴人得其來皆踊躍相賀
而亦適病疽在馬使李質以兵質汴首亂者送亦
歸京師以逆克克遂不敵而軍既和事客籍構惡者千
餘人一日下金盡逐之曰敵遠巡境內者斬軍府大吏
無檢校司空方亦選節帥時與兵三千人皆日給酒食
力為屈李質曰若公始主張日膳失衆心矣給不罷
鎮必病不可留此弊遣者許命罷給而後迎克事聞召
為金吾將軍○惠仁厚西川押牙史也節使陳敬瑄情

同父兄尺聞田今致勢賊不辜焉唐邛州守臣
發憤起為盜驍民自俗橫行甲匪問衆至數萬人認
仁厚以都招討指麾使討之將五百兵自從未發前
一日有蜀問者自旦至午出入營壘仁厚執訊之謀
也仁厚好問之涕泣曰村氓也何能因父毋妻而遣
高尚書以來日即如是吾何忍殺汝汝婦質語仁厚曰
為我潛語寨中人尚書所將止千百人汝家活矣然汝
者遣復寨不誅也所欲誅獨仁厚能革渠盜四五人耳謀
民爭之矣遣之明日仁厚至雙流軍行視壘惻然曰
仁厚乃今觀壘壘堅深如此宜可養寇微功也欲斬將
監軍力救免壘壘堅深如此宜可養寇微功也欲斬將
兵自隨已諸寨兵皆大牛仁厚聞仁厚至遣將營雙
流西為五寨拒之仁厚遣人釋甲入寨仁厚降賊前問
誰者言固信且望及是皆呼謀釋甲入寨仁厚降賊前問
背為蜀賊宇遣之命仁厚人前隊使仁厚降賊前問
五寨將擒矣我等降仁厚得為良民以背字示之於是所
過寨即降道前降者婦業命繼降者前呼論如旂仁厚
能戰上端仁厚之四十九團仁厚一
秋戰負不應明日縛仁厚能呼謀出以迎擁馬首止并仁
百姓負冤無所訴自謀者遂皆引領度數刻年今生
失軍出六日而賊平每降寨賊其寨坊焚聚下縣鎮
補鎮鎮過使安集之禾幾東川節度楊師立移還寨
瑄寸罪殺其攻西川詔仁厚為東川節度楊師立移還寨
將居鹿頭不出諸將欲進攻仁厚仁厚曰險安之則彼利我
傷之則彼困我逃之則我夜二仁厚將掩城北寨副使
楊茂言不能舉軍騎進諸寨皆從仁厚大寨塞明炬
火其中自帥士馬兩翼伏道左右盜見門開不敢入
引去伏發擊之賊奔潰斬獲其衆仁厚念賊北諸將走
當死者衆召孔目官張部以意諭令還諸日諸將入謁
仁厚謂衆召孔目官張部以意諭令還諸日諸將入謁
仁厚軍中言曰仁厚之夕聞副使奔馳以從既審其虛復還耳
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不先走當如何
叱車馬行軍法代總軍事後奉也今副使先走當如何
茂言拱手曰仁厚仁厚曰然令扶出車之謀將賊衆仁
厚乃所將數十人從遣之賊聞仁厚軍今嚴戒懼
氣奪於是為書射賊中曰城克心王石不與焚不
請緩心矣於是衆共譟斬師立以降詔仁厚節度東川

凌竟為陳敬瑄所殺方既... 請州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 殺之失信且恐其能之黨紛... 全賴良田刺史史微得之不... 而繼之刺史以愛死他日全... 金百兩其系為安南都護樹... 式史亡其系為安南都護樹... 冠不特突蠻入寇遣譯論中... 中浙東賊裴甫作亂陷象山... 謀選將相裴甫作亂陷象山... 也王式雖儒者子前不安有... 召入問方舉請與有官官持... 兵多成速破費省已否其少... 張江淮道接則上自九廟下... 勝計詔發諸首其如所請按... 至西陲南遣使請降式曰是... 者曰前而請來當免死入越... 足者將領... 降者令立效自長有功奉授... 而飲食之或詐引賊將來降... 門禁警夜周巡始莫知我所... 乏或曰軍方急食何可散不... 卒使乘健馬少給其馬而人... 江准者習險阻便鞍馬而人... 得數百人給之賜其家皆泣... 卒而得能破賊二千二百匹... 團于第其得四千八百匹給... 毋焚盧舍母殺平民增首級... 賊軍連敗式曰賊軍自必且... 將軍海口時之賊不至十卒... 蓋昭義將跌跌幾十卒敢傷... 趙趙諸軍出之請降而城守... 趙趙諸軍出之請降而城守... 至軍食急而形勢何也式曰... 吾合之食則人不從盜又諸... 足為盜資故賊之不置降賊... 卒為候騎而少給語何也式... 卒為候騎而少給語何也式...

力而... 莫如韋南康矣劉闢反不與... 定泰者鑄工名也事乃白鳴... 萬福勇力震天下李景畧威... 不盡其用則夫將固不能自... 為盜以散羣鄰息兵為其道... 道也乃竟逢于凶悲夫上名...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微時與... 為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竝... 牀搖動參墟得歲必有真人... 吏名捕送長安獄高祖入關... 極歡會李密以眾降關東未... 行東至海南至淮二十餘州... 汗降世克路阻絕從者二千... 坐澤中殺私馬召士畢會食... 力而... 莫如韋南康矣劉闢反不與... 定泰者鑄工名也事乃白鳴... 萬福勇力震天下李景畧威... 不盡其用則夫將固不能自... 為盜以散羣鄰息兵為其道... 道也乃竟逢于凶悲夫上名...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微時與... 為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竝... 牀搖動參墟得歲必有真人... 吏名捕送長安獄高祖入關... 極歡會李密以眾降關東未... 行東至海南至淮二十餘州... 汗降世克路阻絕從者二千... 坐澤中殺私馬召士畢會食...

斬吾首歸賊富貴可得也衆嗚咽不能與端曰諸卿不忍見殺我自裁爲卿賜舉刃欲自刎衆爭抱持之乃同進行五日餒死十三四又爲賊所擊奔潰相失端獨與三十餘人東採生蠶豆食之猶持節與卧起謂衆曰我受國恩義不負卿等何乃相隨死乎可散投賊吾抱此節俱殞耳衆又不去時河南地皆入世克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爲唐守聞端在迎政館給之世克聞使召端且解衣遺之封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裂其衣曰夏休端天子命使惟一死何苟活屈志乎解節旄懷之自山中西走冒荆棘晝夜行達宜陽從者死欲盡至者須髮

通史上編 國卷之四十五

四八

禿落無人色詣闕謁但前謝無功不言勞復以爲秘書監世克攻雍丘公逸求濟師不得遣召之公逸乃晉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而身輕騎入朝至襄城爲世克所備世克罵曰汝越鄭臣唐何也公逸曰我惟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克怒斬之善行亦戰沒時有鄭元璠者使突厥可汗迫劫之瀕死者數四亦竟全節還武德中統軍常達守隴州薛舉數攻之不下遣其將僞降劫得之以見達詞色抗厲不爲屈囚之仁果平賜帛三日段後拜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爲仁果所圍涇州糧盡殺所乘馬以噉士煮馬骨和木屑自食之城垂陷救至圍解尋戰

通史上編 國卷之四十五

四八

爲賊執以徇令呼城中降感奮大呼曰賊大饑亡在朝暮秦王帥數十萬衆日至矣必勉之仁果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騎射殺之賊平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謚忠壯召其子賜田宅襲封朱榮及鄧州刺史呂子臧副馬元規擊破之謂元規曰榮新破上下危懼可一戰擒也少遷延即彼衆還身而力強又食盡其必且致死矣元規不納請以所部戰又不許俄而衆果驟集元規懼保南陽衆圍南陽遇霖雨城壞所親勸之降子臧率麾下赴敵死定州總管李玄通戰劉黑闥而執黑闥愛其士以爲將不聽囚之故吏餉之酒玄通謂守者曰諸君見哀幸見餉吾爲公一醉遂縱飲飲半曰吾能劒舞又能劒歌願假吾劒得畢歡於前與之劒玄通歌舞慨慷一坐皆泣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方面而不能全所守何面目復視息哉引刀自屠死嗣聖中突厥入寇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州刺史高獻執與諸默噉默噉以紫袍金獅帶示之令招諭諸縣降獻妻曰酬國恩在今日遂俱死虜退誅般若贈獻冬官尚書○顏永卿瑯琊臨沂人天寶中補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表爲管田判官假常山守常山范陽節度部內地也祿山反將兵過常山果卿度倉卒不能拒與長史袁履

謙道迎之祿山賜果卿金紫履謙緋皆質其子弟令與其假子李欽湊將數千人屯七門還即途履謙衣所賜衣未解也果卿指之曰著此何為履謙悟其意立解之與深謀起討祿山果卿陽稱疾不出也會從父弟真卿守平原使來告欲連兵斷賊歸路令內顧以緩其西入於是果卿喜以祿山命召欽湊至郡計事夜以城門不可開辭舍之外使履謙及客往飲勞醉而斬之賊將高邈河千年適至又斬之時賊將張獻誠圍饒陽或說果卿曰郡應募烏合以臨敵實難宜深溝高壘毋爭鋒俟朔方軍至乃併力而傳檄趙魏斷燕薊腰脊賊成擒矣

通鑑上編卷之四十五

四九

今獨宜宣言李光弼軍出井陘怖張獻誠令解圍遁去亦一奇也果卿悅即宣言王師入土門斬將而遣將領百騎曳柴陽慶南馳以怖賊獻誠果宵遁於是河北趙鉅鹿廣平河間等十七郡皆連盟響應焉祿山守者獨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時祿山欲攻潼關聞河北有變驚欲還果卿使子果明獻李欽湊首于京師內丘令張通幽為輔行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尹王承業教之留果明更其表自為功而毀短果卿別遣使獻之賊將攻常山急求救承業擁兵不救力竭城遂陷賊致果卿及履謙于洛陽祿山數之曰汝本戶曹我奉

為判官平原守何負於汝而反果卿罵曰汝本庸用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寵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國家所命雖為汝表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反者恨力不效何謂反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高之比死罵不絕口當是時國忠用通幽譖果卿無裒贈已事白帝杖殺通幽而贈果卿為太子太保諡忠節果卿子果明初為史思明所虜亡尸棺骸以歸果卿姊妹女及果明子皆流落河北果明求歸以歸果卿姊妹女及果明子皆流落河北果明力加給挾以歸果卿姊妹女及果明子皆流落河北果明力加給挾以歸果卿姊妹女及果明子皆流落河北

魯公者也臣字清少孤事母孝博學通道藝舉進士以監察御史使河隴五原有冤獄久不白按之天方旱獄辨而雨郡人呼為御史雨使河東朔方鄭延祚母死不葬者三十年劾削籍風紀肅然遷殿中侍御史御史吉溫構中丞宋渾罪流賀州真卿爭之曰奈何以私怨危宋廣平後乎白之為楊國忠所惡出為平原守時安祿山為逆有端矣真卿因霖雨增俸濂隍料丁壯儲倉廩潛為備而日與賓客泛舟城外也飲酒賦詩祿山億其為書生也者而易之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潛遣參軍李平問道馳以聞玄宗始聞變河以北風塵

大息曰河北二十四郡何乃至無一忠臣義士其
聞耶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忠乎真卿朕不職真卿作
何狀乃能如是時祿山節度四鎮牒真卿令以平京博
平軍七千人軍河津博平守副之真卿因益募士旬日
得萬人命將分部之軍既集乃大饗士城西門詣玄元
皇帝廟慟哭檄州郡起兵祿山破東都殺守澄中丞
奕判官清遣將傳其首徇諸郡真卿畏搖衆笑謂諸將
曰吾素識三君此其首皆非是獨賊欲搖我耳斬偽將
以殉衆稍定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歛祭殯爲位哭
受弔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守亦起兵討賊斬賊將傅
京師矣於是河北十有七郡頌共推真卿爲盟主兵二
十萬以討賊詔即拜戶侍郎守平原尋加河北招討探
訪使已克魏收景城鹽以佐軍軍大振河名李華年
其清河西郡邑也公誠實以士馬而德有之則餘郡運
之重爲聲或耳國家諸藩江淮漢南於郡即瞻北軍布
帛錢米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倍平原之強真卿少哉
而君未有決辭定議僕何敢言所守乎真卿奇之欲
與之俱往以爲華年少慮輕不可恃辭之華就館焉書
華之辭恐僕回華後河不能孤也將必有所有焉公
而向要公無悔乎真卿大驚遂詣其館將之負送至境
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博平以爲之援除拒之不得前
引與先舉機執其守將開博平之路出千里之師使

北討賊而平原清河兩郡同盟軍孟津應之又分兵
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和向西向者力不暇十萬入但
當奉朝廷堅壁勿與戰不遇月餘賊必自內潰用圖之
交等將以其以從德克捷中外想望其成功會京師
失守天子出居蜀郭李赴召履靈武河北軍隔絕與卿
以蠟丸表靈武勸進進工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便如故
時兩都並陷遠近驚懼莫能必所向真卿頒朝所致詔
書於河南江淮而諸道知有君已河北諸郡相繼陷平
原力不支葉郡度河間關至鳳翔上謁受御史大夫時
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嚴守法繩劾如平日兩都平
告廟南司祝文署嗣皇帝名真卿謂禮儀使曰上皇在
可乎禮儀使亟以聞帝嘉歎中旨宣諭以爲名儒達禮
體也更署上皇名時太廟燬於賊欲新營真卿曰春秋
新宮災三日哭今太廟燬宜築壇於郊皇帝東向哭乃
後營又軍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力爲時宰所惡出刺
同州改蒲州爲御史唐旻所構貶饒州乾元中徵爲刑
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內真卿率百官請帝問起居焉
輔國所惡貶蓬州長史代宗立累刑尚書封魯國公帝
還自陝真卿請先謁陵廟後即宮相元載迂之真卿曰
言之自我用舍在公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天子惑
載言令羣臣建白必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詳可否乃

後關真卿疏力爭以爲是自屏耳目使不聰明也載銜之刺骨會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飾以誹謗貶峽州別駕稍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用楊綰薦擢刑尚書德宗初兼禮議使議祖宗謚請去後所增謚從其初議廟祔忤相與改太子少傅使如故已爲盧杞所深嫉改太子太師罷使李希烈反淮西恃甚勢不能復自還則薦令往宣慰淮西語具帝紀中詔下舉朝失色真卿受命不過家即日乘驛行東都守鄭叔則曰往必危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焉避遂行及汴汴帥李勉上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詔留又使數人邀於道不及真卿

通鑑二編 卷之四十一

五十二

至許欲宣詔希烈使養子千餘環嫚罵群拔劍擬之真卿不爲動希烈以身蔽之麾衆退乃揖真卿就館使爲章書已請罷兵不聽遣兄子及從吏數輩表事宜留使省不報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手持牒眎真卿曰吾獨爲朝廷所忌至無地自容今王見推不謀而合則何如真卿勃然曰此四凶耳何謂王相公不自保切業爲唐世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求如嗜飲食欲與之同糗臠耶希烈不悅罷他日與四人者使同宴四使曰聞太師名德久矣都統將建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

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常山乎是吾兄也吾年垂八十官太子太師足死矣豈當受汝曹誘脇耶賊失色聞者吐舌希烈欲懾之令甲士掘方丈坎於庭云將坑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願不快公心耶會希烈將周曾謀襲汝校希烈奉真卿爲帥而覺送龍興寺幽之真卿度必死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指寢室下西壁曰吾所殯也與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餘無所及希烈猶未敢加害及僭號遣使問禮儀真卿曰老夫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見天子禮耳他不知也已遣人積薪庭中曰不屈當焚死真卿

通鑑上編 卷之四十五

五十四

卿起赴火人共挽留之會荆南帥討希烈者敗亡所持節希烈使人持節視真卿真卿號慟委地自是不復言久之希烈弟希倩在朱泚軍論死希烈無所發怒遣閹奴詣真卿曰有詔當拜受真卿再拜闕曰詔賜卿死真卿曰老臣奉使無狀罪當死然中使何日發長安故曰從大梁來真卿蹶然起大罵曰大梁賊爾何謂詔乎縊而死年七十有十矣嗣曹王臯聞之爲位哭受弔具禮祭三軍皆發哀且表其大節于朝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史稱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作藩出牧化俗以敦非公言不出於口非直道不萌於心天下尊憚不

敢以姓名稱魯公云時死希烈之難者有呂實等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欽者皆官贈張巡字鄧州南陽人高邁畧細節多大人長者游

人以危窘告立傾財飲之擢進士與兄監察御史曉以文行稱調清河令最祿山反為真源令譙郡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迎賊巡率吏士哭玄宗皇帝廟起兵吳王祇奉詔督河南諸郡兵巡與單父尉賈贛募豪傑應之雍丘令令狐潮叛降賊吏民不從者潮反接將斬之出赴戰而反接者自解縛開城門拒潮迎賈贛入雍丘數日出戰死衆奉巡主軍吳王祇因表巡經畧充以東軍事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下巡曰潮故為此邑

通史上編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令城中虛實所具知必輕我不能軍出不意搗之可破也乃分千百人乘城而身以數隊出薄潮挫之士氣少振明日賊設百樓攻城巡柵城上束芻灌膏焚之樓立燬賊退結長圍困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而食裹瘡而鬪終不衰竟破走潮祿山乃於雍丘北置杞州築城壘絕巡餉內外隔絕而潮復進圍潮與巡有故於城下與巡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今本朝危處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堞果誰為鳥之乎巡曰吾為臣死忠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安在潮慚而退圍守者復久之會京師失守上皇幸蜀

通史上編卷之四十一

五十六

潮復為書以招巡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而天子存亡不可知請降以圖後六人者皆官開府持進矣巡陽許諾明日於堂上設天子畫像率其軍以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義立斬之士益勸用命既城中糧盡賊餉潮鹽米數百艘巡壁城南遣勇士銜枚走河濱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已矢盡巡束藁為人千餘披黑衣夜縋下城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則死士五百也下疾走斫潮營潮軍潰走焚其壘追奔十餘里巡將於城上與潮語未絕賊發弩射之面中六矢將疑立不動潮疑其偶人謀伺之則人也為郎將雷萬春乃大驚遙謂巡曰何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城薪水竭巡給潮曰吾戰苦憊矣請退二舍而軍使我得引衆去城可得也潮許之巡空壁出於三十里間撤屋發木還為備潮復進巡復給之曰吾欲去若無馬君須此城歸我馬三十疋我得馬去矣賊歸馬巡悉以給驍將曰賊至必入取一將明日賊索戰陳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其將十四人斬首百餘而還潮遁還陳晉不能軍初祿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辟愿守潁川皆孤城無援愿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棄城去獨巡

衆纔千餘賊常數萬又被圍不解每戰輒克而城竟完
已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叛附賊號巨土東走臨淮巡
以雍丘小久困無儲蓄大寇臨之必碎也乃拔衆保寧
陵賊追之戰寧陵北斬將二十校萬人投尸汴水中水
爲不流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至德二載
逆黨尹子奇將同羅勁兵十餘萬攻睢陽睢陽守許遠
米告急巡以睢陽爲江淮保障城高堅粟多可守也自
寧陵悉兵赴之遠大真與相得甚懽遠生與巡同歲而
差長誼猶同生謂巡曰遠儒生不習兵公智勇兼濟且
習兵遠請爲公守公爲遠戰於是遠主調軍資具戰械
唐中應援而諸戰聞籌畫一聽巡賊以敗遁進巡御史
中丞遠侍御史先是巡上將士有功者籍于號王巨壬
纔授折衝果毅更請不獲命已而子奇圍復合巡慷慨
語諸將曰吾受國厚恩死固當今諸君捐軀力戰而賞
不酬勲以此痛心將士皆感激請皆推牛饗士悉軍
出賊望見兵少大笑巡執桴急鼓之士奮擊追北數十
里賊攻圍益進巡以一孤壘抗賊而應變不窮中夜
嚴陳若將出戰者賊終夜警不得息既明寢兵絕鼓賊
以飛樓瞰城中無報也乃自地陷於見巡遣南雲雲等
十餘將各將十戶騎塔城門出薄雲雲等奉旗還雲
對陳巡欲射子奇莫能辨因刻高爲矢以射賊中右喜
謂巡矢盡急前白子奇因識之於是射子奇中左眼
從賊衆雲梯置梯卒

穴城爲者三一賣中出大木置鐵鉤之使不得退
之梯遂撥不而賊衆上積柴欲爲礮以登巡潛以松脂
乾萬投之篝火一而柴焚賊爲木礮伏其下以攻礮矢
石巡鎔金刀注灌之賊應事機以礮賊其智
傷益甚初睢陽穀大萬斛可支一歲而號王巨象其半
運濟陰今以孟物巡遠與合可六千餘八至是消耗盡
僅千八百人病不或請棄城而東巡遠與計曰睢陽江
淮保障棄之去賊乘勝前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賊羸即
走必不達古列國諸侯然且相救恤况羣帥密通獨無
忠義士奮相援乎不如堅守待之於是日賦士米一勺
雜茶紙食之茶紙盡乃食馬馬盡羅雀掘鼠煮鎗弩以
食已乃食人遠乃出愛妾謂士卒曰諸君今乏食經年
矣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得割肌以相啖也今此妾豈
敢愛而忍士衆饑乎遂殺以饗士城中婦女食且盡人
知必死終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士病莫能
興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
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被執子奇好謂巡曰聞公力戰
大呼皆輒裂嚼齒齒皆碎有之乎此何也巡罵曰有之
吾志吞汝逆賊顧力不能恨恨如此耳子奇怒以刃抉
其口齒存者僅三四巡罵不絕口死之日巡衆見巡過
咸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命也衆不敢仰視賊猶以
刃却降終不屈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同日死時

年四十九法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子奇乃傳達諸慶
緒亦不屈死巡有姊嫁陸氏遮號王勸勿行不納賜百
緡不受爲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死方城困時
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號王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宿譙
郡尚衡在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遣魏頓丘霽雲如
叔冀請即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縋去之臨淮賀蘭
進明愛霽雲勇似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雖
陽時睢陽人不粒食月餘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
樂食霽雲霽雲美不忍獨食雖食不下咽霽雲既不能
達主將之意請留一信以不信歸報也拔佩刀斷指指

躍几案同一坐皆泣下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
矢著輒上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歸音
與巡遠俱執賊劫霽雲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
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將欲有爲也公有言雲
敢不死亦不屈俱死巡長七尺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
忘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其用
兵未嘗依古法敕大將人各以其意教戰或問之巡曰
古軍有左右前後將居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虜雲
合鳥散變態百出臨期唯猝在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
事不相及吾但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兵將相習如臂

之使指即人自爲戰矣械甲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製臨
陣有退者巡立其所曰我不去此前爲我決戰待人壹
推誠不疑號今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雖廝養必掛衣
下之故人爭致死能以寡擊衆未嘗敗衄後中書侍郎
張鎬代進明鎮臨淮聞睢陽圍急率浙東西淮南晉州
四節度兵救之比至而城陷三日事聞天子下詔贈巡
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並寵
其子孫睢陽雍丘各復徭稅三年

不能持節援陳出再生之路而甘心食人至於自殘與
具食人孰若全人若此是謂死節乎輸傳巡功狀未上之
言臣聞聖主褒忠難之士有死事之孤或難推轂車或
遣使封邑厚葬有以慰生靈存存以答亡然後君不道
臣臣不替其君君恩臣節交貫美伏見故御史中
丞贈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並
寵其子孫睢陽雍丘各復徭稅三年

有分天報惠之義兄諸將同受國恩... 以固守者非惟康獨兒之志亦以持諸軍之援... 而食盡食既盡而人乘其本國非始望之... 廷可以教世教而及人之功可以擊中興原... 寤遺失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命不免... 俾食其報巡既身首支離將士骸骨不... 北擇一高泉招魂葬送此國家哀忠志... 義也臣少與巡遊之半生臣所知悉不... 日悲傷散傳一卷味死上獄之編列史... 可悲傷散傳一卷味死上獄之編列史... 明經為燕公說所糾辟幕下教人相調... 官之節天贊初除清河太守安祿山反... 其京京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 不數日薄城門到常清城北收殘士哀... 堅守而死約曰吾曹荷重寄雖力不敵... 為賊俘而死流離十餘年乃得還授司... 死難者墳墓不葬不祔仕不御酒肉洛... 先所遺也過必趨先穴地為墓終時... 絕心祿仕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辭開... 禮著履綬傳稱提節捐生守義取重人... 公愷處難居首正色受辱兩河開闢再... 馬到今稱之甘子源曾問之河可貴於... 可希於太占山林以寄其志爵祿不入... 五十餘載夫復忠所以勸神節旌孝所... 可以警後夫復忠所以勸神節旌孝所... 字諫大夫人賜緡褒勅河內尹陳疾... 陽人有節行擢進士第為臨清尉女... 舉見祿山圍不軌又猜度不可勸諫... 謀且及親以獻侍伏京師深遇妹夫... 直視黎而腹墓為盡哀含斂納棺中出... 直視黎而腹墓為盡哀含斂納棺中出...

是崇道吏以詔書還卓毋使後命毋謂... 行路祿山亦謂卓死歸其母卓母於其... 奔變姓客客臨淮為驛亭以居已祿山... 行天下諸鎮爭相以爲屬不祿山果反... 夫被劫從之者甚衆卓又說姓名自去... 求索南昌令王邁欲按之以語卓良久... 日今何容易得見天子乎而遠欲按治... 馬謝曰尋召拜起居舍人太息曰吾身... 詳卑可爲宰輔華以爲分天下善志一... 爲制服行天元和中和諡貞孝于德興... 晚齊字孟成中山無錫人家衛州少孤... 餘年遠近伏德環其山至不敵收漁獵... 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聞其名... 玄宗玄宗爲教迫道濟勉請祿山祿山... 釣後玄宗爲教迫道濟勉請祿山祿山... 諫致以智自全以爲縣令齊比誠信可... 以誠告至夜爲桓桓血痛疾不能言以... 不絕山祿山師召不至使紫希德封... 將持刀前濟氣已慶緒使人強昇至東... 以病告得免已慶緒使人強昇至東... 實因之月餘慶緒平王平東都濟起諸... 流王馬感動肅宗詔館之司署使汗... 魏其心子達幼而孤及長耕于宜城之... 茂儀節用以給親族樓其於城之野勉... 求者必應之以給親族樓其於城之野... 中侍御史元稹狀其父行上史館詔... 與者來鹿人長七尺健飯持一陌刀重... 人死焉使陽柳安祿山反攻虢陽守不... 臣皆陷陽陽柳安祿山反攻虢陽守不... 與我共富貴乎與之與被擒思明好... 願一言而死可乎思明曰何言與曰主... 澤除凶逆而北而臣之臣何也思明曰... 燕以三十萬起范陽至洛無阻行師即... 心禁封秦隋窮人欲與山海爲怨後天... 心禁封秦隋窮人欲與山海爲怨後天...

唐所以興也今上無遺特下未失人祿臣避天行終就
唐奈何從之在乎且足下所以從賊者蜀富貴也關富
貴而得逆天之人是無果實爲安也孰能來問取城時
賊將蔡希德陷上黨副節度于甲戰疾力竭而死時
擒印首曰爲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威後竟死防禁
使龍堅守川中薛愿不屈吐蕃陷河
龍仲刺史袁光廷守力竭自焚死
段秀實公
隴州汧陽人六歲母疾病水漿不入口七日疾間乃後
食長從軍安西以功授安西府列將帥高仙芝舉兵圍
恒邏師大觔士奔亡相失也野宿中夜秀實聞都將李
嗣業聲咳聲識之起大呼讓之曰軍敗而從衆逃潰非
夫也嗣業慙謝與秀實收散卒成師還嗣業請于仙芝
以爲府判官也封常清代將討大勃律勝逐之秀實曰
賊兵羸餌我也請分左右翼搜山林殲其伏而師完改
綏德府折衝肅宗在需武徵安西兵帥梁宰欲遷延觀
變秀實謂嗣業曰焉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
嗣業遂見宰請行得步騎五千以赴難而秀實丁父憂
去軍嗣業如失左右手表爲復赴軍已嗣業起河中帥
討慶緒於鄴季秀實留事嗣業爲流矢所中卒秀實率
將吏士哭迎于境傾私索歸其喪葬焉白孝德代鎮秀
實遷試充祿卿爲判官孝德改鎮邠寧奏試太常卿史
履營田二副使以從邠寧乏餽難饋運請移軍奉天時
奉天公康竭縣邑吏多亡匿士行剽不能禁秀實私謂

其人曰使我爲軍侯者定矣軍司馬言之孝德立以爲都虞候號令嚴一而軍安拜涇州刺史郭汾陽于晞將軍屯邠寧助防守士怙縱邠惡少納賄竄名入籍中亦不敢詰孝德大患之以汾陽王故抱戚不敢言秀實自州以狀白請得復假候者定矣孝德喜檄署都虞候權知行營事秀實既至軍晞卒入市飲醉而罵壞釀器殺人秀實部徼巡半縛斬之懸其首市門晞營卒盡謹皆甲孝德恐秀實曰請得辭於軍立上馬選老嬖卒一人持馬前詰晞甲者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甲者貽愕不敢動晞故責倨秀實直前責之曰副

殺何怒焉苟無罪又何可怒也璘為攝衣起謝之事必
咨而後行師還奏加開府儀同三司有詔徙鎮涇行營
卒本自四鎮北庭赴國難又比戰有功羈旅數徙則怨
譟起為亂有告者曰軍變矣夜以嚴警鼓五通為期矣
秀實欲誤之陽以鼓失節而怒戒吏籌畫必報每白輒
延緩數刻盡四更而曙亂不得作明日復有告者曰夜
必焚草場期救火者變矣中夜火作秀實令軍中救火
者斬外營請入救不許明日則廉得其渠十餘人執之
斬以徇曰後徙者族於是遷涇州始至人烟變絕兵無
廩詔璘遙領鄭穎二州以贍軍秀實為留後二州甚理
吐蕃來寇戰鹽倉璘為寇所隔暮未還敗將潰卒狼狽
走爭道入秀實立軍門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
忘其死欲即安耶皆恐懼拜秀實乃悉驅城中士未出
者依古原列奇兵而陳示賊將決戰因收合散亡吐蕃
望之不敢逼璘乃歸已璘疾其請秀實攝節度副使
兼左廂兵馬使秀實屬大將張羽飛分兵按甲備非常
璘卒令軍中居其所哭親屬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弔
賓於外非親屬不得至悉側重中族談離立者有誅都
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秀實送廷幹京
師從珍景華外鎮不戮一人而定遷涇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清約簡勿遠近
懷安居二四年吐蕃不敢南犯塞德宗嗣位就加檢校
禮尚書張掖郡王建中初相炎欲行元載故策城隍州
開陽陽渠詔中使問秀實事宜狀秀實以為方春不可
興土功必行之請候農隙炎忿其沮格左遷司農卿奪
其軍四年朱泚反以秀實故為涇原帥有恩又久失事
必深望可使也召與謀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曰泚意回
幸甚不回吾死矣入見泚泚喜迎謂曰段公來吾事成
天問計秀實正言曰將士東征而宴獨夫薄自有司之
罪非上意公以忠義聞天下今但當論以禍福清宮
禁迎上善之善者也泚默然秀實知其不可回也乃陽
與之合而涇列將劉海賓何明禮岐靈岳皆在鎮時故
所獎拔者也則陰與謀共誅泚皆許諾會泚遣其黨韓
旻以馬步三千人趨奉天陽迎駕實襲之秀實以奉天
倉卒無備豫危乃在頃刻則作泚符追軍還使靈岳羅
令言印印之不得遂倒用司農印印以行旻至駭谷驛
得符惶遽還秀實謂海賓等曰曷還吾黨無遺類矣明
我直前搏殺泚君起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不得則死
之明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合言李忠臣等咸在秀
實戎服與泚造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起執休既奪其

州自投牀下搏膺勸不食卒○楊惠元平州人少從軍
平盧忠勇好守節建中初河朔亂反詔移京西兵備
關東宴遣之既列坐酒行惠元所部神策七衛不欲周
之對曰臣初奉天本半帥張三濟與約曰斯役也當
報國建大勳凱旋日常共飮焉歡戰未捷無款也故不
敢脫錢有司供饋於路他軍餐酒肉唯食一元一軍餅
不發帝憫嘆久之降聖書慰勞焉元一軍餅豐
三千與諸將討之奪御河二橋加檢校工尚書斬貝州
從李懷光赴難解奉天陶震光徵惠元父子三人脫
身走並遇害贈右僕射贈絹百匹○符令奇臨沂人爲
盧龍軍裨將幽州副將于璘奔昭義爲軍副帥璘死
田承嗣盜有其地引令奇爲右職田悅拒命令奇密語
璘曰吾兄前多矣自安史千紀後乃無唯君今田氏據
主門立待中汝能委質朝廷爲忠臣吾願足矣璘泣
以近語難之令奇曰今王師合五屬皆組中聽耳汝
速吾死且不杵即不三回續死逆地非天也五垂老
安用苟旦夕爲乎璘俯泣不能對會李綱兵歸青齊悅
怒召令奇諱之令奇罵曰爾爲逆死乃有旦夕吾救子
以順令即死何傷等死吾與爾遠矣遂遇害時年七十
以上上載國表之四拾五

時賊寇甚盛人南走諸既與妻子訣獨北鄉既至酒盡
日困急飛鳥不敢過居乃冒白刃入危城耶此古人
不能因表為判官時賊寇四州急使郭厚本將淮南
兵來赴救觀望不敢前議夜論淮水以岸地其音見
厚本厚本許為出兵淮南將尼之曰勢如此今有
不救何暇及人遂願曰為四州在旦夕公等亦
未救乃逗留觀望意何次及賊手大至公等為
才才之乃得前而賊日夜望州哭累日厚平乃
發師師目發而士眾曰諸君信行乎官應曰諾
首伏龍涕泣謝曰幸甚就抵淮平有私以酒城相語
謝曰子劍前起刃之衆奔相讓曰公等即登舟吾乃
解士登舟釋之已濟前擊賊船亦出兵與表夾擊賊
大敗唐已而圖復今者三月放兵外賊城益危
士徐珍等十人持斧出夜斬賊柵轉圍三十餘里至揚
州見節使令孤絢復詰訪西見帥杜審權求奔師時
傳泗州已陷審權疑為賊間因之舉引防禦使李澤
知也審權素知澤乃言曰是辛先生素忠信為然諾可
者也審權許澤師乃合淮南兵二千人前救泗州賊水
陸布兵環淮流寇引死士數十人先以四無乘風進
所其鐵鑊衆揚旗鼓譟繼之斬賊六百級賊城下
迎與抱持泣憤更生表其功授監察御史兼馬軍
賊城乃全初議之求救也往友過家者十餘家皆一
妻孥事平授亳州刺史使曹泗二州授淮南縣以
其卑卑避讓不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
折其角里人駭服為牛飯馬○係獲博州武水人昭
宗用招張濬討討河東以昭義帥劉之彭長子西公
過伏殺克用為賓之曰公當客朝坐曰公自長行連
至此豈能為事河東耶使然曰吾天子大至兵敗而死
之賊不竹採獲罵曰死期奴語人前加飯夾其言遂
事尚爾左僕射曰司空字表聖河中人舉進士
士為禮待知玉案所知知縣南州後從人舉進
辟置幕府台為殿中侍御史不為去左遷中書舍人
安僖宗在馬坊周闕走以從邸拜知制誥中書舍人
左官屢命召不至大後中宰相柳璨等計羅天下
人即舉召入實殺之杜後愛以兵伯即召陽壁為侍
老乃得罷於終院不復出國水居山王官谷

人田作亭觀素宅悉國唐興節士文人其
休休作文以見志曰吾量才一宜休端分二宜休
三宜休休少也情長也率老也過三者非濟時之具
又休休為家信過日引客坐中時時酒樂回久
之各有難色國曰明君何不達耶吾寧當暫游中
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朱全忠暴虐帝
圖閑不食卒

論曰古今伏節死義之士衆矣而唐稱尤烈則平原
陽之事特卓也以百鍊而著剛顏公立朝大義光日月
矣以元老大儒卒困於希烈則譏人之為禍酷也天立
君以生民君不能保民生於難難而今忠臣烈士食人
嚼骨肉甘之也又以因為罪悠悠蒼天彼何人哉段公
仁且勇不名一行博大君子也非一死為烈矣他諸著
節可書者附焉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五 三定本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六

盱郡鄧元錫纂者

唐篤行傳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樊川人少孤事母孝不忍頃刻違左右赴進士舉自負毋偕之京師比入官自以板輿輦母行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德秀傷居貧不能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無後喻之答曰兄有子男先人之祀不曠也足矣竟不娶終身兄子在襁褓失母貧無乳德秀自乳之居數日湮流比能食乃止兄子長將為娶貧不能乃受署魯山令為之婚治專用德化耻為刑辟有盜繫獄虎為暴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自詭得亡去不可聽聽之且累君德秀曰許之矣吾不食言即有累吾坐之不畏也明日盜尸虎而還三年魯山大穰民服其德玄宗在東都命三百里內州刺史縣令各以聲樂集都下為歡時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作犀象戲恢瑯諸麗德秀惟道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薦子于薦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而異之傾耳者數四太息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民其塗炭乎乃黜河內守而獎德秀德秀居官所得俸悉衣食人之孤遺歲滿筭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佳山水定居焉不為墻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饑或連日不爨渾

琴讀書不改其樂人以酒餞從之為觴詠陶然德秀中邃純朗不言而信氣和貌融視色知教房琯每見之輒太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蘓源明常語人曰吾常恨生晚季不見古昔人典刑唯獲識元紫芝差為耳午家惟枕篋單瓢扶筇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吾禮之過而不知吾情之至也大夫弱無固壯無專老無任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疾惡者大夫咸無之生六十年目未嘗識女色視錦繡辭秩邑而家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歲服用未嘗完布帛山衣且五味而餐吾哀之以戒夫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之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作三賢論表之論畧言元德秀之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以易一刻之安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其形容不俟言教而後見其仁迅被卿佐之服居朋友之地言治亂根源人倫隱顯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撓仗當廢興去就一死一生之際而後見其節儉及於孔子之門其皆達者與德秀以為王者作樂崇德天人

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章擬商周雅頌述世史官述禮易書詩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頴士猶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續尚書始有漢曰漢典唐曰唐典魏晉宋齊周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咸具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次年代類而列之非訓齊生人者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也世以為篤論頴士字茂梁鄒陽王七世孫早有神頴未笄冠舉進士第一天寶初補秘書正字時擢卿席豫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人士競帥尊之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欲見之以父器不請林甫過故人舍邀頴士就見謾云欲弔頴士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丞軍會毋器免流播吳越史官韋述為頴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而林甫方威福自擅隨免官往來廬杜間林甫死倭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頴士陰謂其人曰胡負寵而驕非久亂矣去渡江而亂作永王璘以書幣聘復遠遁其高節深識如此而世頗疵其剛躁無威儀字僕秘書監劉子玄中子也博學多通官京兆功

曹參軍劉晏每問其論議太息曰皇王之道盡在晏每歎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所為書示人時南陽張有畧難之經術深通以經為行以警廢卒門人私謚曰德先生○元結本元魏裔家故豸祖亨始為儒父延祖調春陵水輒棄去曰人生衣食裁足不宜復有營日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三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寢病召子結戒之曰世多故必勉樹名節毋近差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年十七始折節事宗兄德秀篤於學著元子稿源明見之歎曰子居今之世而語古之道殆其難哉然十自真淳世自滂浮備何傷天寶中應進士舉以所撰文謁禮侍郎楊浚浚歎之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足賴也擢高第祿山反逃難倚玕洞集鄉里二百餘家奔襄陽玄宗聞而異之乃不至肅宗即位以薦召詣京師上時議三篇畧言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之所傷汙疋宜側身勤勞渴聞忠貞過弗諱改而後能以弱制強去危即安今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纓佩大昕而朝大官備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雖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詔人皆得族立黨語私指而議之天下河從安乎且當罰所以能沮勸者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之也天子誠舉行已言

之今信將來之法雜徭煩令一切蠲蕩任賢士斥小人
推仁恩信威令何帝王之不可及也帝悅攝監察御史
為山南西道叅謀募士唐鄧間降劇賊五十餘戰於
泌南哭焉命曰哀丘史思明亂帝親征結建言賊銳不
可與爭鋒宜折以謀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待難賊
平遷監察御史辟來填府叅謀結說魏王孝仁者可
與言忠信而勇者可與守義安有責其忠信勇義而不
勸之孝慈者耶將士有父母在軍中者宜給以衣食激
其心久之遷道州刺史州遭蠻亂遺戶裁四千諸使調
發符牒總至如平時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

百良二編

西卷之四十六

五

州為賊所破糧儲屋室男女牛馬幾盡羣獠離羣無
以自存嶺南諸州寇盜時作守捉候望者四十餘屯一
不靖即湖南必亂今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便和市雜
物至十三萬緡即椎肌瀝髓終未能措願幸蠲免許之
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土瘠貧
莫任也矧有科索其何以堪復報免結居州一竟古
人之致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家進授
容管經畧使身諭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
府請留卒故將吏送哭終器立石頌德焉結好古為文
有典則耻追時麗淫顏魯公稱其心古行古言古其作

大唐中興頌序首以法書曰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
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
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即後世歎息以為春
秋二三策云○崔沔字善冲博陵安平人徙居長安純謹
無二言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讓擢進士
高第累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減苑囿鳥獸給料賑貧
乏薦清白吏理枉抑多所甄拔遷中書侍郎故事書
水旨副貳取京位詔敕下沔時時持異同曰百官分職
上下相維以成治可俛首懷禱已耶刺魏州吏人懷德
入朝分掌十銓選入歌之子贈禮部書諡曰孝沔少有

百良二編

西卷之四十六

六

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愈則于肱杵臼身服澣濯不
脫冠帶以養者三十年藥砭備物溫清適時每良辰美
景必扶侍宴游笑談陳說於前女怡愉融液不自知其
有所苦也後年既及官尊重矣躬與子姪植藝蔬果時
其熱親澣濯以申致潔敬母卒柴毀失明追葬徒跣送
嘔血茹深痛終其身事兄姊如母慈畜甥姪甚於子所
得俸於奉養嘗謂親族盡之一不以自奉也李邕嘗怪
其所乘馬羸戲之曰公何不於廳事前觀秣飼耶脫馬
死當何以更之沔唯唯他日又言之沔良久曰每欲問
秣飼恐實疑必屬養者輒自媿而止蓋用意如此晚留

司東京驚馬以買宅奉寡嫂及姊居之宅私陋無楮壁
著陋室銘以自廣故吏監察御史頌狀其行以爲德克
符契情貫人極聲氣之感人者深儀刑之化人者遠躬
踐五德退讓於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信於仁義禮智
老驥伏枥以飽驄不忘白鳩巢檐以寧瑞終里可謂德
達神祇殊絕倫華矣子祐甫相德宗賢自有謨其帝紀
中陽城字元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隸集
賢院得讀誦晝夜不出戶六年學無不通舉進士不第
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友愛甚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
娶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外姓間之雖共處
益疏我不忍也終不娶女弟夫客死遠方遣季弟往收
之且行終不欲弟往已獨留遂三人偕負其喪而還忝
寬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千道
間里有爭訟不詣官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見恐媿
之潛自匿避嘗絕糧遣奴出求米奴以米市酒飲之醉
仆于路城怪其久也與弟往迎之未醒負以歸及覺奴
跪謝負負則曰寒而飲何謝歲饑屏迹不過鄰里屑榆
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
餒與之食終不食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鄴侯必觀
察陝號薦諸朝以著作郎召不至泌入相又言之召拜

諫議大夫城衣褐到闕下再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即
衣之乃拜命初城未起搢紳想見其風采既興草茅處
諫職人以爲必且死職下聳耳目俟之及受命他諫官
論事爭爲苛細帝頗厭苦之而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
有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以屑意及裴延齡傾
宰相陸贄贊坐貶帝怒未解中外惴惴無敢爲論救者
城奮曰天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
闕熊執易崔郾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當斥贄
賢無與匹當召還而城善鄴侯泌既草疏屬鄴侯子繁
爲繕寫繁潛以書示延齡延齡得先事自解疏入不報
走延英閣請對不召伏不起帝大怒以爲朋黨欲深罪
太子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時帝欲旦夕相延齡或
曰脫必以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延齡
聞遷城國子司業以去蓋憚之也城至官引諸生告之
宣言曰凡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歸省其
親者乎明日謁告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
之簡孝秀德行者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罷遣躬講經
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有唐約者以言事得罪吏迹捕
得之城家帝益以爲城黨有罪出刺道州大學諸生何
蕃等伏闕下請留守數日爲吏所遮遏不得上既行皆

泣涕立石紀德城至州視官如家治民如治家壹不以
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官收其餘日炊米為餉魚一
簞置陳杓道上聽饑者食之州產侏儒歲克貢城哀其
生離秦罷之州人感德以揚名其子賦稅多寬假不時
入觀察使數謂課當上考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
拙考下下觀察遣判官督賦行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
吏吏曰刺史自以為有罪業坐於獄待矣判官驚走獄
中謁之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立馳去城乃
出其庇民如此順宗立得召而城卒天下惜之和州
人性和平
與諸生有死無歸者其孤朱此之則生海內
出史一傳 卷之四十六 九
公從此起請諸藩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則入
學卒歲一歸省其親稅止之乃一歸又止之
念益老欲歸養諸生不能留時在太學而賢者推
生請論會陽先生才不果留時在太學而賢者推
及聞人歐陽詹韓吏部愈稱詹仁孝質誠氣醇以方焉
文章切渾早卒時又有獨孤中狀者字子重長安人
建士為校書郎柳宗元稱其端和孝仁默而智言而信
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滿其書推孔子之直必內求諸
心其文深厚古力要歸之干道○柳公綽字起京兆華
原人世為聞家家有書千卷然非聖之書不讀也為文
不尚浮靡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科雖少雋性謹
重動循禮法相元衡鎮蜀與裴度俱為判官召人為吏
郎中時天子銳意於兵好畋遊公綽獻大醫箴以諷其
日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質一崇高以均惟謹愛好
能保其身寒暑滿天地決肌膚於外愛好謹耳目心

知於內清氣為腰奔射猶敗氣行無間不任大家聖
之委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其家
之謂也厚矣橫流清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食所
之身也遇則生患衣履所以備德也後則上慢進過與
之心必隨之氣與心清疾本何之改遺德樂流情蕩志
馳騁勞形吟嘯必氣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難斯患氣
上者理於末然患居患後防虞事生心靜樂行體和道
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享有德年聖人
在上庠官有署臣曰太醫告諸御憲宗遣中使獎勞
之曰卿所獻文何厚朕之深也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
裴均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均復輔政出公綽刺潭
州觀察湖南湖南地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難迎養乞
分司洛陽移鄂岳吳元濟叛王師討之詔公綽以鄂岳
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德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
生不任兵耶則自以師徒濟湘抵安州聽以監司禮迂
之公綽執其手曰公所為屬韃負琴者為戎事耶若去
戎服被公服即兩郡守耳誰為相綽攝乎僕以公名家
子習兵今悉率敵賦以從公共禦夫聽唯唯曰惟公之
所使之公綽以牒署聽鄂岳都知兵馬使軍先鋒行營
都虞候選卒六十屬焉戒部校事一決於都將聽感恩
畏威如出麾下軍行公綽反鄂時時今左右省士伍家
有疾病死喪厚給之軍士妻外淫者沉之江故行卒感
激每戰必尅長慶初復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
叛救使詣行營諸將者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

命繁併館遞賈之敕使衣緋紫需馬乘者二十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盡至奪路人馬以給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乞下中書條人數以下有神策軍校衝前導立杖之帝怒召詰責對曰臣待罪京兆為整轂帥而小校乃敢前再突辱之此輕陛下法非慢臣當是時臣知無禮者耳不知為神策校也帝曰印如是不奏對曰臣職當仗不當奏帝無以難退謂左右曰汝曹須謹避柳京兆京兆言直朕憚之矣將吏侍即還御史大夫韓弘自河中入朝疾詔百僚問疾弘遣子出謝云病不能應客公綽曰聖上以尊公重今百司有疾異數也宜力疾拜命安有偃卧在牀獨今子第出傳言耶弘默然扶翼出百官聳然檢校戶尚書刺襄州節度山南行部至郾陽有二舞文勝令以公綽必殺賊吏獄具公綽之曰賊吏犯法法在茲吏案法亡誅舞文者公綽有馬傷困人命公綽曰奈何輕人重馬相僧孺鎮江夏公綽具鞬囊以迎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禮人過公綽曰奇章方離政府尊尊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道士獻丹藥試之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曰惜也來自賊臣沉之江寶曆元年八為刑尚書二年授郾寧慶節所部有神策諸鎮屯故不屬制置虜入不為使公

綽疏論之詔諸鎮皆稟節度太和初檢校左僕射北都留守虜使以馬萬匹來市他守帥皆外假之禮內嚴兵為防至太原公綽使牙將單馬勞之以好禮逆焉虜感涕於道中徐驅不馳獵至闢牙門令譯引見宴禮之虜大和戰涇北有沙陀部為九姓六州酋所畏公綽召其酋朱耶執宜抵雲朔塞好接之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付之令留屯以禦虜其妻母來者夫人輟酒食問遺之沙陀感服効死卒贈太子太保諡曰成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夫人崔之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有二十年為外婚姻者壹不知其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名

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非朝謁日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皆束帶展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及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內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也遇歲饑飯不過一食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踰遠必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為粧奩額文絹為裝齋常言必待資裝禮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覲入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禮記卷之四十六

十三

補兄十役

凡書

其以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皆侍中禁書公權自恨以
藝書見寵偕工祝心耻之求改官遷司封兵部郎文宗
思之復召為翰林書詔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帝駐輦
謂公權曰我有一喜卿知之乎對曰未也帝曰曩邊卒
賜不以時及今年二月給春衣報至矣公權前賀帝曰
未也卿賀我以詩公權應聲云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
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帝激賞久之帝嘗於便殿
對學士語虞文帝之恭儉也因自舉袂示之曰此澣濯
者三矣諸學士皆贊上盛德獨公權無言諸學士退帝
問之公權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
澣濯衣疏節耳帝太息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
有諍臣風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大夫知
制誥學士如故轉工侍郎入對帝訪外議云何公權對
曰日郭敗除郊寧帥外頗有物議帝曰敗尚父從子太
皇太后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補郊寧小鎮顧不
當耶對曰非是之謂也聞敗進二女入宮有諸帝曰有
之二女入宮參太后起居非進也公權曰外間不知謂
敗納二女有此授茶李之嫌何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太
宗出廬江王妃事開之帝即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
還家其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

內職授右散騎常侍累金紫光祿大夫河東開國公
卒贈太子太師公權初學王義之書已過閣近代筆法
權筆以為不孝外表計別署其具購卿書所贈遠策贊
藏之遂為主藏豎所竊而滅勝如故一日發視盡亡之
問藏豎豎對不知公權發然曰羽化耳不復問其走如
此上篤行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十四執父喪毀縣令郭湛者所
居鄉曰復禮里曰至孝旌之道源嘗與友俱客遊旅宿
夜友暴死道源恐主人驚怖也共尸卧至曙乃告之又
徒步護喪還其家隋末政亂棄官歸高祖興守趙州為
質建德所執不屈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擄賊賊平拜大
理卿時籍朝臣得罪者家屬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人之
所時有也安可利人之禍取其子女自奉乎資以衣食
遣之以年者拜綿州刺史卒餘粟僅二斛詔賜帛三百
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應鄉貢州獨薦楚金楚
金辭願與兄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夫薦士所以求才行
也能義讓其才行可知何嫌並薦乎少並薦武后時歷
秋官尚書為酷吏所搆死嶺表○劉德威徐州人貞觀
中累大理卿白帝言失入者無辜失出者坐罪請著今
語具刑法志於閭門友睦所得俸悉分贍宗親無留藏
卒審禮少悉母為祖母元所養元每病必親湯藥嘗而
進死曰見孝通幽顯吾一顧念之疾輒間歷曉衛即會

父卒喪既祖跣足隨輜車流血灑地行路感動者繼母
平壽縣主尤誼母疾憂懼形容已於第延景持友愛當
襲爵表讓弟不聽得祿輒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
再從同居者二百口內外無間言儀鳳中吐蕃寇涼州
檢校左衛大將軍馬行軍總管戰青海敗績為賊執子
易從疏請入蕃省侍詔許之審禮卒易從號泣無晝夜
吐蕃哀其志歸父喪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為彭城長
史坐酷吏誣構即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為奇冥福
語具帝紀中時號為孝義劉家○張公藝鄆州壽張人
先世同居北齊隋唐皆表旌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
幸其宅召見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
大書忍字百餘以進高宗感其意為流涕賜繒帛○李
源陽人母年八十歲妻嘗言其母所患大不
悅適秀立其妻或問之谷曰娶妻所以共事親也事
親不悅何得妻所居室甚大孔都鄉中宗以孝感旌
焉○裴敬義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人中大夫事
母至孝母病則哭喪明有白鳥巢家樹詔旌門敬義
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陳竟事辭清所部人訟其
賦工釋父罪表敬義十朝陳王府典籤在官忽心漏
其少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敬義號泣封初里監
祭史母病自肩以迎醫母醫藥稍愈乃歸其妻
太子左庶子馬融更所死於南○裴守真絳州和山
人早孤事母至孝母病毀瘠事大姊及兄甚謹閨門
則舉進士為乾封尉即為生關中賊上以祿俸伊姊及
弟身及妻子為難入克無他色校太常博士守直義
學討論吉凶舊典得景天授中府丞推詔獄平

恕不合吉山為汴州司錄系得成刺史惠恕省尉屬車
民懷之卒子餘事繼母孝為監察御史○宋仁軌字德
容華州人少孝義母老六則相望仁軌隱居養親
行獨謹嘗訓子弟曰終身謹終不枉百步終身謹終
不欠一段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無異產所居常有赤
烏白鵲之異其半千餘知古私諡為孝友先主○路敬
淳貝州臨清人少志學專為居親喪哀痛不出者三年
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瘦毀妻不識也天授中為縣丞
子司議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儀典姓系累百
餘篇坐與蔡連權交通獄死弟敬潛奪官後起為遂安
令先是令遂安者多死官敬潛奪官後起為遂安
者三竟不死敬潛非命邪庸庸何能從之至日有景
早鼠數十前走驅之陳柳杖而驚敬潛不為動久之怪
息遂令果中舍人○陳集原世居表表為長也初孝
父行疾時終日不食父公咽血敬潛升枕伏苦慟悲感
行此資財田宅及僮僕畢讓弟官至左約前將軍○
安全藏太樂樂工也神龍初自剖心明皇嗣不反見帝
紀喪母葬城南原廬墓側躬造墳塔晝夜不息原舊無
水忽湧泉自出有李樹盛冬開花大鹿相狎觀察使懷
慎以聞敕旌門玄宗即位以保明皇嗣功擢右驍衛將
軍封代國公以壽卒贈兵尚書○梁文貞魏州受封人
夜則結廬墓側晨夕灑掃未嘗離不言笑者三十年家
人有問但畫字以對後山水樹而驛路入原上經文貞
墓廬前迴之有甘露華榮樹白兔馴擾刺史許景先奏
請封中官○任敬臣棣州人五歲喪母敬臣七歲開基
日若可以報父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父
亡敬臣絕粒經母曰而不勝哭可謂孝乎乃勉進體躬卒
以學成名官弘文館學士太子舍人○崔衍深州安平人父倫孝徒跣護
親累行千里歸葬行路為流涕安祿山反陷于賊不汗
偽官以右庶子使吐蕃虜執倫至涇州逼為書射城中
約降不可更囚邏娑城閱六歲乃遣入見代宗為感動

倫即具陳廣情傷山川險易指畫於帝前帝嗟嘆之還
尚書左丞衍有至性繼母李不慈倫歸自蕃李見服癯
甚倫問故李稱自使蕃中衍不給衣食時衍為富平尉
倫大怒召拉于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不自明倫
弟殷聞之走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月俸皆
進嫂所殷具知何忍言不給衣食乎諧乃白衍事李益
謹李所生子多取子錢家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衍歲
為償之歷蘇號二州號居陝華間而賦倍衍白其太重
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斂私止之不聽上奏言州部多嚴
田又當劇道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
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患陛下之不愛恤也在申請
不以實不患陛下之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當今
坐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書上詔度支減賦衍儉約畏
法室無妾媵祿稍周于親族諸葬埋稼娶倚以濟者數
十家及卒不能喪郡表諸朝賜帛米粟賜焉○劉敦儒
文學士子玄孫也母病狂易非答檢人不安食不
亡去敦儒日侍疾時見苦常流血母乃安敦儒時
不為痛母憂毀瘠死而守孝更卿奉其母○崔邠清
詔莊間後為起古即孫達禮好古有祖風河武城人父僅三世一變當時言家法者推焉邠以補
闕列疏論裴延齡暮以鍾亮稱遷吏侍郎性溫裕沉密
行已簡儉裴均薦邠可相會病不拜久為太常卿以母

憂解官卒于喪弟鄴鄒鄒鄒皆賢皆官至三品唐興
無有也家不藏貲有貲輒周給親舊為治其婚喪居家
怡愉不訓教而子弟自化居室卑漏堂無步屨至霖潦
則張蓋而殿以就外四世總麻兄弟同喪者百有六人
宣宗題其堂曰德星堂京兆尹稱其里為德星社云
○丁公著字平蘇州吳人生三歲喪母七歲見鄰母抱
子哀感不食請於父願絕啗血奉道父聞而從之稍長
父勉令學舉明經第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終歸
養不應請辟父喪躬負土成墳貌力瘠極觀察使上至
行賜粟帛旌閭相吉甫薦授右補闕累給事中穆宗言
外關人多宴樂此時和人安之候可喜也公著對曰此
非佳事恐漸勞聖慮帝問何也對曰自天寶來公卿大
夫競遊宴晝夜沉醉擾雜子女不自愧今亦如之將百
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加禁天下之福也公著
以帝湛於燕故以諷以浙西災寇檢校戶尚書領使請
米七萬石以賑浙民賴之改太常卿贈右僕射公著清
儉守道得一官追慕潘容色年四十喪室不復娶不畜
妾媵終身焉○楊仲河南人父茂卿時魏博府僚屬
山二千累代故舉委髮童散職請喪歸意感動遂以
歸之單隸冬月往來人行間凍膚疥癩山泉雨血行路
執事門庭而書額之篇感之矣夫王省爵風扶教鄉人

助予其安喜諸寶贈得仲所以歸仲翔焉豈以十
五年乃還安居資之衣服備用得仲翔後遂不
親安以彭山丞客死久矣妻亦死矣不克歸仲翔
其母人爲太常奉禮郎少卿道以官讓焉○陰南金
之已爲人述告詔捕按金當重罪弟超等諸賊吏自
言匿狀事怪之趙璧曰毋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具道所
生無益不如死吏上狀玄宗嘉其友第兩宥之南金知
書史有操行時相張說陸象先咸推賢之上行義
○師模者晉州男子也以麻髻髮持竹筐羣席於市
以席累尸貯筐中棄於京兆以聞賜勅本召見詔客
省其言圖請罷諸州團練使也言監諸罷諸時不
能用○唐衛者韓退之同時人性耿介力學落有
志不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也每感時憤事托之
詩悲思激烈詩成自讀讀已輒大哭涕泗滂沱與人言
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白雲天憐其志以爲與賈誼痛
時事阮籍悲路岐異代同悲云○吳武陵信州人憤
好奇元齊武陵爲書陳福以危言責之不聽會承
相度東討而武陵故善司馬韓愈勸愈爲度謀取中
常所不快者多監軍置加善者於內度天子左右出
百萬給士大夫則執不爲丞相之人者然後分三大
環賊屯明斥候牛酒會港以實期授之而陽設師期
有氣大喜曰西王師所居氣黃白喜象也賊敗氣見
矣不出六十日賊必亡已平如其言柳宗元謫永州武
陵與之善說相慶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大牙宜
人當之選宗元使役優游江湖謂此丞相事也遣工侍
即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千手子厚斥十年矣連碑
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明安有聖人在上舉世而怒一人
臣者乎子厚爲鳥爲伍一旦蒙霧露則柳氏無後此
仁人所爲也語未及行而宗元死李愬前度唐武
請表李景儉王相智以自副其奇節觀此上獨行

論曰美哉乎元紫芝之冲氣內盎也見眉宇令人熱利
之心焉蓋陽亢宗隱中條特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
仕乃著節則養盛之致也乃皆不娶終其身則比於獨
行矣柳河東有脩齊之效施及其子孫崔清河家居不
訓教而自化故教有本也

唐經學傳

唐興文皇帝垂意儒學興國子學立太學四門學盡召天下博學宿德爲學官增廣其生員步臨幸國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能通一經以上者得署吏已諸州皆建學而學校大興又傷五經去聖遠繆缺詔諸儒顏師古孔穎達司馬才章等刊先儒章句爲注疏其義爲疏行之命祭酒以時終五經題與諸生難問而取士終沿隋制專之於詩賦士習風靡其秦制所爲經注若疏者不復能遠迹西京深純古雅之訓蒐演宣布獨近祖末師承用爲注的學者循誦疏義適通解而止無復師授承傳攻堅扣應而異時士材雋成奔走進士舉下者乃應明經試應試者獨以帖括能記誦義疏條上者輒得第其第者稱學究其科不登於廊廟其善詩賦擢進士科者又立踐歷仕傾之而經不以振玄宗詔群臣及刺史縣令舉通經士而諸儒褚無量馬懷素等召勸講禁中天子尊禮大官給饌次開門聽以肩輿進在別館帝自起送迎頗以師臣禮禮之然適是而止先漢天子所以尊遇先師者終邈不可復於是昭明所撰集文選入爭訓注枕席沉酣於其間用爲祿利資特有文選補秀才半之謗不復反於本雖以大儒楊綰杜南有熟清文選理之句

鄭餘慶鄭覃之倫時得位議優儒學專經義議興進士科浮華無用之文而習久安定終弗能革也故有唐經術獨遜於往代本天質道之儒無司馬今取其質行正言不詭於儒教者著焉○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善明理受學於周弘正陳大建中徵四方名儒會講承元殿德明始弱冠爲國子祭酒徐克開貴倨縱辨論衆莫能難德明獨抗對不撓舉朝賞歎隋大業中召四方經明士會講門下皆德明以秘書學士說三禮莫之能詘也還國子助教越王侗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命即德明廬行束脩禮受學焉德明服巴豆僵偃東壁下玄恕入對之遺利喋不語因移病成臯卅克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講孝經浮屠慧乘講般若經道士劉湛喜講老子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太息曰三人者辨矣然德明一言輒蔽之可謂曰儒賜帛五十匹還國子博士封具縣男卒于以學至大官○張士衡益州樂壽人父之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喪哀痛不勝哀博學劉勰思見之爲立○奇其探赜之說曰古不遺教子吾爲成之授以詩禮又從熊安士劉焯等受經貫宗人義○隋爲餘杭令而居鄉教授貞觀中太子承乾慕風迎致之入見帝帝以爲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知齊故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氏環之凶險驕慢婆之佞諂長鸞之虐皆奴才而是信是使忠良外諫

始祖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凡載
內宰職中內宰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
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祭天之
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君六服無后祭天之服
中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
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唯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
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強臣擅朝黜神詔祭不經之典不
足為法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大誓曰正稽古立功
立事可以永年臣守經術不敢循默而時山巨源佐欽
明以苟悅后意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玄宗

為太子召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皇太子釋奠國學講
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
服綵絹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
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栢群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泉草
非乏何忍紀吾先塋樹耶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為
終身不御其肉器除復官以著老隨仗聽徐行又為設
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政得失多見納川手敕褒
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無量因天戒以獻規語
具帝紀中已上章東巡因為上言昔唐虞之秩山川備
祖過遷祭信陵是墓過趙封樂後願陛下所遇名臣
大川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致祭自古受命之君

與威嚴絕崇德報功願收存唐初建今功臣世絕者雖
在支庶咸得承統帝納其言即召無量詞亮平陽未嘗
相與請叙無量通判禹安邑他皆如無量言右補闕盧履
舊下其言無量是履平議救自今五服並依東服禮文
士大夫有噴言行之各安其意無量數日聖人豈不知
孝思之厚乎履終之禮所以明尊卑辨其自與於成
秋也俗情膚淺及唐平中內府舊書業經不治無量
請繕錄補第以應秘閣詔無量入東都乾元殿即次之
長安儒分節錄定又容秘書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
詳采天下遺書上補逸關四庫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
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為獻帝即以頒太子諸王仍
詔於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克太子諸王侍讀七
年太子行齒曹禮詔無量升坐勸講百官觀禮卒十五
帝為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

優與贈禮尚書諡曰文葬事官給○馬懷素字惟
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燃以
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補
郾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
易之所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帥獨孤禕之出饒
之易之使人上變告貞慎等與元忠反武后今懷素按
鞠道中使促迫無出囚懷素執不從后召詰之懷素對
曰元忠犯配流貞慎以親故往餞法當謹而以為謀反
則誣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貫不坐今元忠
罪非越比餞送者豈宜以非法坐哉后為霽威夏官侍

即李迴秀籍易之勢招權賄懷素効龍之以黜陟更行
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典舉平允權貴謁請不能撓開
元初爲戶侍郎封常山縣公兼昭文館學士老猶篤學
年不釋卷謙恭慎畏稱長者玄宗詔與諸無量同侍讀
已又詔同勾校秘書懷數奏召國子博士尹知章杭州
將軍殿殿猷等是正文字未就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
謚曰文先起太宗微時受經於崑山張後胤帝即位以
燕王諮議從來朝召見賜燕帝從容曰今日第子何如
後胤曰昔孔門三千達者無干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王
天下計功過宜聖百矣帝爲然刺睦州乞骸召見異
其精方問曰先生耳自聰明步履矯健何謂老豈薄睦
州耶欲何官當以授後胤謝不敢已從以請授國子祭
酒未微中致仕朝朔望年八卒贈禮尚書高宗爲晉王
句容許叔牙蘭陵蕭德言以待讀同勸講叔牙遂詩禮
德言明左春秋每開經軌被濯束帶危坐誦說或問之
德言曰誦說先生之言敢不敬乎以秘書少監老高宗
立拜銀青光祿大夫給全祿于家叔牙官弘文館學士
司開元末秘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踵諸馬
侍讀雖時加養賞而禮遇浸下衰矣○尹知章梓州人
鮮夢人特巨屢破其心內庸馬醫悟忽心皆微武通
明大慈諸儒講授者更比而受大義謂大常博士川

術新斷焉以張說薦擢擢部員外郎轉博士每休沐講
授不輟於易尤精解第子貧從受學者給米爲養
厚人不見喜溫家未嘗問產業其子武衡市恩米爲養
計知章曰如計則貧人何資且吾幸有祿忍奪民利耶
門人惟師孫季良子東都國子監門立石頌德○陳
獻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萬世孫傳學無不通與賀知
章座席先起陳給事中不害萬世孫傳學無不通與賀知
同無不知也陳文儒學等授秘書省學士終中州刺史
以叔父累哀慟血卒子寅事母謹病且死以終養
爲伊賓子亮斯指剪髮置父棺誓終養終如父存世
孝德如許○元行冲名澹以字行後魏裔孫也方止博
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梁公仁傑甚重之行冲自請
曰富貴家昔高有脯脂腰腹供養膳必有參水薑桂坊
病疾門下客充珍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奉物仁
初按察內自以非渾治才辭入爲右丞常侍副彭
王子志謙坐誣告日誅株連四十人行冲列生枉狀
以見原遷大理卿時御史李傑以誣陷下行冲勸行冲
言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聽之已固辭別入官休致
行冲檢校集賢院學士自註經詁行冲爲疏立學官時
行冲率長史段元自以親微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
行冲總諸儒集義作通鑑立之相說言載聖訓錄已向
十載與經並行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借書德類相凡
有如鈔撰諸儒共非之微加整次實本炎舊始未可立
也尼不立於是行冲者論辨之曰小戴經行於漢末馬
融爲傳直合二十九篇爲解世不附鈞黨識起康成
於寬伏之中理分等之典雖志存研究各謂所見具
之徒曰是皆王肅因之或云多攻訐孫炎之失章句
列支分而義不問起增華者百篇魏文良病羣言之錯
其同者太深刊正其異者曰類禮所與而不害
儒說外借義甚感德也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知舊
猶壓而不申詎不悲哉夫政易章句是有五難自古患
之矣及北史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
俗儒誤詞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中株羣疑非
正獨得爲讓自古而然其難一也昔孔季氏專古學而
孔扶與俗浮沉每誦季產曰今朝廷率章句是學若遇
諸古義非章句淹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

者何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開矣王皆有征無戰而諸侯專之雖差愈庸得善乎故一正之以法其差愈者其甚者則在乎其又此見聖人惡絕之源原情之法也餘若盟若會法皆用是其於禘郊之義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為王者之大祭明郊非周公之意皆足以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其餘發言侵伐之例曰謂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也發取邑之例曰言以力得之不與其專奪也諸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亦皆度越於諸家至謂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於楚人殺夏徵舒下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惟其當所謂瑕瑜不相掩也自三傳裂而論注者專所學以訾其所異以擊排相陵高以至於悖義傷教者前世多有之至助始極精研窮於聖人之旨味人之所不味而春秋之宗始著舉以授其高第弟子河東籍匡伯循陸質伯冲助卒質與其子異襄錄助所說春秋以授匡纂會之匡質所稱趙夫子者也其後質既從啖先生及趙夫子游得制作之旨合古今同異以講授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而其事大備焉春秋集注十篇微指二篇辨疑七篇柳宗元稱

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文武為首周公為翼苞羅旁薄膠鬲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其物得孔氏遺趣也以素善宰相章執誼執誼附王叔文故質用叔文力得召入給事中因頗左右之為皇太子侍讀為古今君臣圖以獻而質亦已病矣憲宗即位逐叔文及其黨而質以勸講恩得全疾病臨問有加禮既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之書而通其意私謚曰文通先生始質為給事中時與柳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同寮而宗元師尊之請傳業質亦欲舉所學授之會病不果宗元後於凌辱所得質所著書讀之謂人曰今吾牛前此數十年則不聞是學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其篤信如此匡官洋州刺史質歷台信二州刺史當大曆時唐人文日盛而學士覃意於經術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翼韋彤韋匡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諸皆自名其學而啖氏最盛宋孫明復著尊王發微大都本啖先生程純公有言開元秘書言春秋者七百餘家至衆然往往棄經任傳雜符緯使聖人之心變而不章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始大光瑩出諸家之表雖未必盡聖作之蘊然其懷異端開正途要之不詭於聖人蓋其近也惜其書粹者在集傳而世

微其傳今考觀其存者一二亦足知其道之所至矣其
第正公頗作集傳頗原本助意云時有京兆參軍高定
者相郢子也精王氏易嘗為易圖合七出以畫八卦上
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
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薛放河中人兄茂少篤學不求聞達隱毗陵之鳴鳳山
四十餘歲舉進士授南陽縣令事使者三返乃應命簡代還
自引歸山辟福建觀察使制書府中正不阿意幾得遷
去府江湖南後歷觀察使制書府中正不阿意幾得遷
聞放端厚寡言未貞初兄皇太子侍讀茂宗正未幾放
放多在左右衆皆稱茂宗曰先生宜逐相輔狀矣放頓
首曰輔弼之任必高貴大臣不足任也召對忠政殿
見金紫轉工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
者先聖之至言仲尼所發明皆天人所授故萬代不刊
之典史記前代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得失前恭是非
無異固不可與經典為比也帝曰六經尚矣然志學之
士自首不能盡通於其要對曰論語大經之精孝經
人倫之本先漢論語首列學官先此令虎賁之士皆習
孝經此其要矣帝曰善轉禮尚書刑院事放出門幸睦
鎮無間授廉訪使鎮江西青案薦理人推恩焉卒帝廢
朝一日時趙郡李道初與弟建寓江陵安貧苦易衣
併食講學不倦趙郡李道初與弟建寓江陵安貧苦易衣
休謝建遜貞方成放以義元和已未稱今族
論曰唐無經學而有其經學則經不可廢故也必也嘆
趙乎本經而核傳然而未光也其韓退之乎扶教而原
道然而弗躬也學深於本情復於性治規厚下李文公
近之矣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六終三定本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七

唐文學傳

盱郡鄧元錫纂著

南堂後學曾懋爵校

唐柳柳州元言之曰文之用二端辭今褒貶本乎著
述宜藏於簡冊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宜播之誼誦
者也著述者流蓋昉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
削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比興者流蓋出乎虞
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
二者旨乖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每難其兼唐興
太宗以武功定海內始櫛冰風雨會未暇於詩書迫于
御極忠良輻輳與訐謏於王政國紀猶未遑斯及也時
平多夏爰有構屬託興篇什而詩始萌芽嘗作宮體詩
示侍臣使屬和學士虞世南進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
正猶陳隋流靡詩一傳臣恐天下或風靡於此也必也
有作當摹雅誥臣不敢屬和帝曰善因輟不復為久之
為詩述前代興亡以風辭依典則而世南則既卒矣帝
撫然曰昔鍾子期死伯牙為不復鼓琴朕此詩將於何
示之乎命褚遂良郎世南几筵焚之燕群臣積翠池賦
詩帝歡甚畧涯分旁狎侍中徵屬和率聯云終藉叔孫
禮方知皇帝尊帝曰不亦善乎乃徵言未嘗不約我以
禮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悅之以為禰衡潘岳之流

召見謂之曰昔衡岳豈不誠才顧怙才而傲以不遂故
成才者難爾必鑒之由斯而觀君臣燕豫維安交傲不
滿於華淫今讀貞觀詩雖氣韻格力少謝漢魏而安晏
乎有雖雖鳴鴈旭日始旦之象焉下濟之光箴傲之詞
時登于矚誦弘文館學士衛人謝偃奉詔撰述聖賦又
獻惟皇誠德賦大理丞洹水張蘊古撰大寶箴皆賜帛
答焉偃誠德賦畧言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
繩往而莫紀書契崇而可知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
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
無荒禽內無荒色唯賢是授唯人斯恤故三皇不足六

貞觀錄卷之四十七

二

五帝不足十也若夫恃聖驕力狼戾倔強忠良是棄
諂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以絕壤厚賦重飲積
寶藏鎭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夫
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甚易存之實難是以一人有
豫萬國同歡一人失德兆庶俱殘一動而八表亂一言
而天下安舉君過者斯忠述主美者爲佞苟承顏以順
肯必蔽視而虧聽故使曲者亂直邪者疑正改華服以
就胡變雅音而入鄭雖往古之軌躅亦當今之龜鏡崔
嵬龍殿赫奕鳳門苞四海以稱主冠天下而獨尊既兄
日而姊月亦父乾而母坤金翠溢目絲竹盛耳賞罰在

躬榮辱由已語義星而易匹言堯舜之可擬驕志自壯
侈心因起常懼覆而懼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潛龍之
初當懷布衣之始在位稱寶居器曰神鐘鼓庭設玉帛
階陳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
代當思後人唯德可久存天道無常親蘊古大寶箴曰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宅普天之下
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泰和其所唱故兢懼之
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福生乎無妄
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已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
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

貞觀錄卷之四十七

三

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石事出警入蹕四時同其慘
舒三才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
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
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
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
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
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情外荒蕩心難得之
貨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
拒諫矜已聞之夏王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
彼反側如春陽秋露蕤蕤蕩蕩惟漢高大度撫茲庶事

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不識不知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忘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冤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璜璜寒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吾皇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廟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苞括

治體抑揚詞令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皆嗣典義正豈曰其文及乎永徽龍門王勃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隣義烏駱賓王稱四傑並秀於前樂城蘇味道趙州李峴齊州崔融襄陽杜審言號四友齊名於後而內黃沈佺期汾州宋之問實始約句準篇研鍊精切穩順體勢回忌聲病如續事合五采以成文音律比衆響而諧樂律詩倡焉雖微波未遏而光華肇新是謂初唐風之始也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薛稷保稷之郊陝篇張曲江軌感遇等作雅正冲澹諧合風人郭代公元之

寶劍篇張燕公說之鄴都引調格漸高凌俗自振駸駸乎盛矣梓潼陳拾遺子昂覺然獨立文不按古佇興而成音響冲和詞旨幽遠庶幾哉阮生詠懷之遺焉故能掩王盧之靡韻抑沈宋之新聲繼往開來冠冕一代評者目以爲唐詩正宗

勅字十安字十大儒文中子通孫交趾令福疇子也六歲解屬文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適其失與兄功劇並著才藻父友杜易簡稱之以爲王氏三珠樹也未冠應幽素舉對策高第授朝散郎傷迫乎家貧道未成而干祿不得如古之君子四十強而仕作倬彼我系

詩數獻賦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撰論次平臺秘卷書成王愛重之會諸王戲關難勃戲爲文檄英王難高宗見之怒曰此交構之漸也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山瞻然遠望慨然思諸葛孔明之功賦詩以見志後補虢州參軍倚才陵藉僚吏爲衆嫉有官奴抵罪匿勃所衆微得將發之懼事洩輒殺以滅口法當死赦除名父福疇坐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墮水悸而卒年十九勃屬文初不精思命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其倬彼我系詩最雅正詩傳彼我系出自周分疆錫社公別技流居謝仕宋匡廬相劉乃武乃文或公或私晉唐兩朝所未元提舉事自

太原捕租江... 宿作大易發揮謂王者乘五德之運以王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復歸于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後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五行之沴氣也作唐千歲曆其後李嗣真崔昌問伯璵祖述之於是玄宗詔以唐承漢尊周漢為二王後以商為三恪本勃所測悟云

已又以病廢者五悲文以自傷久之病不可拔能與... 陳子昂字伯樸梓州射洪人家故豪少未知學尚氣決弋博他日入鄉校始感悔痛脩飾就學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東都將西葬長安而關中無年於是子昂上書

言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以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中之粟收山西之寶然後能以其長驅大策橫制宇宙也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憂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而贏糧郡國丁男千里而乘障秦之首尾已不完矣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荐饑薄河而右赤地千里循嶺而北轉徙流離此朝廷所備知也賴天悔禍去歲稍稔而流亡未反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可爲寒心陛下不虞其難貴承先惠長驅大駕按節西京千乘萬騎於何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糶弊之衆督老

漢書卷之四十七

九

扶稚鏟山輦石驛以就功奏作無時何望有秋彫甍遺隳再罹艱苦不堪其困逸爲盜賊豈不可深慮也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啻夷裔而鄙中國耶示一統之無外也況溷洛之中天地交會景山崇秀北對嵩邱右眄汝海祝融大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何以加此且太原層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當何以遏之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願陛下垂念武后奇其才召見之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有詔問群臣

通鑑卷之四十七

九

調元氣當以何道千昂上書曰臣聞之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故王政莫先於安人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而元氣調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順天德以養成群生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而終其天年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而草木茂遂故陶唐有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變疾疫大興終以滅亡不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而天人交和及幽厲亂常苛虐暴虐詬黜天地山冢萃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徂洛屬之楊州疲生民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大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陛下含天地之大德秉日月之至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所以爲三皇首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幸備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

更始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弊廉以除貪吏謂不數期且見太平夫大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所取則也俎豆揖遜之所由興也頭引胃子使歸之太學以隆治本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臣伏愿陛下所爲九道出使者巡行天下申黜陟求人瘼欲使萬方百姓知天子夙夜之勤也百辟群臣知天子將考績而任之也奸表不逞知將屏逐而驅除之也則莫如擇人仁可以撫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爲使而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申敕以所爲命使者之意令自京師以及郡縣登拔才良訪求民瘼以宣布上意則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有遣使之名無任人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爲費無量臣見其損而不見其益也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出使煩數而無益於此是烹小鮮而數撓之耳其二言陛下宣下恩澤詔書德盛意美然必待刺史縣令謹布而奉行之誠得其人則主恩宣流恩澤被於下不得其人則如委棄有司掛諸牆壁已耳百姓何自而與被之是知刺史縣

令者政教之首帝王之所甚重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八則天下常然而謗之故庸人循資皆任縣令此教化之所以凌遲也其三年天下有危機靜之則福動之則禍者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生不女則輕生百姓輕生則易爲亂而天下不危不之有也今軍旅之興自劔閣盡河隴山東河北之地死亡流離既畧盡矣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征伐調發一切停罷使父子兄弟終得相保所謂能靜其機也臣所竊恐者將相貪夷狄之利以廣地而武說陛下而動其機機動而禍構矣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及告密羅織之獄用子昂上疏曰自徐敬業首亂唱禍陛下聽執事者之過計欲息姦源大開詔獄諸迹涉嫌疑者得傳相逮引窮捕而深竟之其姦人榮感乘險誣詆糾告疑似圖爵賞者陛下又屈法而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罔知所措此土崩之勢也有隋之季天下猶平人心未變故楊玄感之亂不踰月而敗是其初固未始好亂也煬帝不悟加之以屠戮窮極黨與殺人如麻流血成澤而天下始靡然思亂雄俊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惟陛下垂念后不聽時吐蕃九族叛詔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

戰有功請朝后以其嘗擅破回紇終不許子昂上疏曰
國家所爲能制九姓者由十姓強大臣服中國故勢微
弱委命於下吏也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回紇殘破頡
北諸國已非國有欲倚角亡叛惟念山諸蕃共爲形勢
今阻其善意請朝不許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
懷突厥報讎之懼鳥駭散臣竊恐河西諸蕃自此拒
命也不聽而吐蕃果終后世爲邊患后欲發卒以巴
罕目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子昂上書曰臣聞亂之所
生必由於怨雅州羌自國初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一旦
致誅其怨必甚怨甚必且蜂駭逃亡阻山爲盜則蜀之

臣史上編

卷之四十七

十一

邊邑不得不宿兵連屯兵久不解禍亂構矣此後漢末
西京累敗之所由也吐蕃桀黠多姦自抗天誅二十有
餘載矣大戰大勝小戰小勝未嘗敗北國家以薛仁貴
郭待封馱武之將屠十一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還
以孚敬玄劉審禮廊廟之器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
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顓頊之兵而達
壘吐蕃必無幸矣吐蕃貪蜀之富欲盜土之日久然勢
不能舉者以山川阻絕陣險不通頓餓狼之喙而不得
肆也今乃關邊疆開隘道夷阻險使得收奔亡之種爲
鄉導而窺邊是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爲西南

臣史上編

卷之四十七

十三

一都會爲國家寶庫天下珍貨畢出其中人富衆多順
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乃圖僥倖之利以委西羌殺
無辜之衆以傷仁恩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
見羌戎姦盜已生其中矣如令國家遂能破滅其國奴
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而後可不然山東饑弊關
隴蕭條誠聖人思寧靜和天人之時而謀動甲兵顧不
殆哉事得寢后以子昂論議泥古不合驟而終愛其才
復召見今論爲政之要適時宜若時不便者毋援上古
用空言子昂終以其意對奏八科一曰措刑二曰官人
三曰知賢四曰去疑五曰招諫六曰勸賞七曰息兵八
曰安宗大畧言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悖逆之人爲
我驅除以明天誅及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與
之更始蓋刑以禁亂亂靖而刑息固其理也今承平日
久百度已備人思樂生而刑急網密俾人有慘毒之痛
比者大赦澡蕩群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而詔獄復數
用獄吏不識天意鈞捕支黨株蔓推窮以抵慘刻誠宜
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
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
嫉僞猶鷹隼之不戢翼薰蕕之不共器也何者以德並
凶勢不入以正攻邪勢不利以廉勸貪勢不售以信質

僞勢不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趨向之反也今天下未嘗無賢人賢人未嘗不思效用也顧無其類以致之則不能以自進陛下又以嘗信任者之不效而疑於信賢竊伏以爲過矣昔人有以噎而得病者欲絕粒而不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之於國猶食之在人也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一賢而達士陛下誠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任而能信信而能終則賢才以類相舉而天下之理得矣臣聞勞臣不賞不可以勸功死士不賞不可以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儉榮尸祿寵秩妄加

幽史正編 卷之四十七

十四

此非所以表庸勵行也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今廼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比多緣坐換之人情宗室子能無自疑願陛下重慰曉之賜愷悌之德使人得自安后雖數召見問政事子昂辭婉意切歸於復古措刑故奏聞輒罷已懼右拾遺會道武攸宜爲大總管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以充軍擊契丹子昂諫曰此一時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也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何至免罪贖奴備驅使傷國大體乎時攸宜方貴寵表子昂爲參謀以重軍數陳計不用子昂多病居職恒鬱鬱不樂聖曆初

以父老表解官歸養父老廬墓側致哀子昂惆悵有高才好交游樂施予焉於朋友與王無競房融盧藏用最厚善射洪令段簡貪暴聞其富害之誣以罪逮送獄死獄中唐興文章承陳隋風競組麗淫於流靡至子昂實始仰窺玄化俯測淪冥下洞世哲達尋阮生詠懷之緒作感興詩三十六首蟬蛻畦迥神遊八極存之隱約味之玄澹詞旨幽邃音節高壯非復當世詞人所可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珍也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內文宗後杜子美甫過故宅詩云位下曷足傷所貴在聖賢有才繼騷雅哲

幽史正編 卷之四十七

十五

匠不計肩公生楊馬俊名與日月懸韓退之愈亦以爲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稱其著作比興垂有其長唐興以來一人而已

明皇帝旣夷內難海宇清晏臻於砥平得垂意於篇什過晉陽宮猗猗成幸鳳湯泉發太行山渡蒲津出潼關諸觀游有詩過大哥山宅暇日及兄弟遊興慶宮時展親有詩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暉同日上官宴都堂兩相群官宴麗正殿宴樂遊園俊優賢有詩燕公說巡朔方太守岑任滑臺崔日知往來有送詩送十道採訪使及朝集使賜諸州刺史題坐右重生民之寄

各有詩質知章歸四明有祖餞詩而宋廣平姚合公燕
許諸公各屬言遂歌相倡和有兼兼妻妻離離皆皆之
象焉而曲江始興公特深比興柔澹者思冲雅且音將
順匡救風瀾乎其有餘思當此之時君素不構曰艱難
安可忘臣扈清蹕曰三后既在天君申翁和曰荆枝棟
蓼臣贊上德曰敦族友兄君曰三傑二臣臣曰江河象
緒君曰端拱垂裳長懷御遠臣曰共憑神武遠靜鬼方
君欲黎庶繁殖曰勞近臣臣推弘覆黎元曰合天德送
賀監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藹藹乎白駒空谷之
慕也送開府曰妙旌循吏德持悅庶氓心翼翼乎鴻鴈
聲

唐書上編 卷之四十七

十六

劬勞之思也可謂異日需雲交融步洽大雅小雅一字
千金者矣以能金鑪作而八音咸宣玉燭調而萬品並
曜作者雲合絕後軼前而開元天寶之間氣格聲律至
祥大備李供奉白天才神逸超絕人羣以氣爲興以神
爲馬以高遠自然爲極而窈冥惝怳縱橫變化可以通
造化而泣鬼神杜拾遺甫宏力厚蓄兼絲條貫雄高深
渾化排闥高者巍我澗者旁薄深者不測奇者詰曲
抑之沈實揚之妍華有聲有邑有香有味極古人之體
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他如孟襄陽之深雅賦何必多
王右丞之精渺玄而有詣儲光義之真率王少伯之秀

俊高達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頎之冲秀常建之
超邁各以其所長鳴雖十九首之溫柔敦厚建安黃初
之典深爾雅未之逮也而樂府七言至是而始暢近體
律絕推是爲正宗法度森嚴神情俱際時乎人乎唯是
爲獨兼矣而唐詩之盛盛於此

李白

字太白蜀郡廣漢人爲唐宗遠屬母夢長庚星墮吞

之而生白因以名十歲通詩書少長爲蘇許公顯所知
以爲才比相如喜縱橫擊劍爲俠初隱岷山已出居
襄漢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以女妻焉居
者三歲又去之齊之魯卜居徕山與孔巢父韓準裴

唐書上編 卷之四十七

十七

政張叔明陶沔爲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至長安上
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天上謫仙人也言於玄
宗召見命爲翰林供奉翰林曰豪酒日與飲徒縱酒長安
至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曰豪酒日與飲徒縱酒長安
市帝坐沉香亭楊妃從飲酒樂甚欲得白爲樂府召入
而白乃大醉不知人左右以水頰其面稍醒乃問知上
旨作宮中行樂詞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間思帝大喜
自按聲爲弄笛吹之時高力士最貴重曰侍宴醉頤指
力士使脫靴力士耻之拂詩中婉諷語用激楊妃怒妃
慙患請之詩云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白自知不爲親

俸所容祇及且得罪懇求還山賜金放還白益驚自適
嘗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以求息機
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因肆所意欲輒往不顧反
北抵趙魏燕晉西抵郿岐歷商於至洛游梁最久復之
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欲以耗
壯心而遺餘年會安祿山反上皇命永王璘出鎮江淮
白時卧廬山迫致之作永王東征歌拳拳興復而璘據
東南爲亂白亡之彭澤璘敗有司糾白汚璘官坐繫潯
陽宣撫大使崔渙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以爲罪薄宜
賞釋之辟爲參謀尋辭去或曰非也白游潯陽時汾陽
王子儀爲并校犯法當死白營救而免至是子儀請解
官贖白罪詔長流夜郎於是白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
山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具行游興所欲至則
一日千里一遇勝景或終年不移蓋其趣也早發白帝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又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
水清夜發三峽向三峽思君不見
下渝州其山中別
賦云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香
然去川有天
性看酒志意弘遠才識逸絕飄然有超世
獨立之心其爲詩往往與會屬詞肆其天妙格高意遠
而從容於法度之中白常言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
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何有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

說謝眺青山欲葬馬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
傳正表其墓訪後裔惟二女孫嫁爲民間妻進止有風
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比葬東麓非志也傳正惻然
爲改葬青山立碑焉欲爲二女更擇配士族皆辭曰孤
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爲復其家繇云白自
言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
非戊而誰賦古詩三十二首首篇云大雅久不作吾衰
竟誰陳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我志在刪述垂輝映
千春希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其志達如此開元中白
既以楊妃譖去國意快快作雪謔詩天寶中北討奚契
丹勤於六作戰城南天寶末君子失位小人用事致喪
亂入子幸蜀舒憤懣作遠別離蜀道難枯魚過河泣等
篇閎肆俊偉參差屈曲幽人鬼語使人一倡三嘆而有
遺音而挾淚謳吟又足以繫夫三綱五典之重識者稱
其深得國風諷刺之旨其七言絕如畫中神品氣韻生
動窅然入微獨高於盛唐諸公其五言律清新俊逸如
無以度而從容於法度之中白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
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宋於聲調俳優哉俳優哉
遂謝不援爲獨於黃鶴樓見崔顥所賦閣筆去涵泳其
氣格於鳳凰臺鸚鵡洲戲甚爲二律云

杜甫字子美京兆杜陵人修文館學士審言孫也七齡能

詩詠鳳凰有壯思九齡能文甫成童出遊河南在鄭州

尚魏豫州啓歎異之以爲似班楊未易才也家貧不自

振下姑蘇渡會稽放蕩齊趙間望嶽登兗城樓從李白

及高適遊甚歡酒酣登汴吹臺慷慨嘆古時人苟測也

北海太字李邕負才無所下見其詩折行輩造焉舉進

士連不第困游長安中作今年已四十矣天子朝獻太

清宮饗郊廟作三賦上之帝奇焉命待制集賢院宰相

召試相林甫忌忤不理調河西尉甫高簡厭治簿書

奔走不屑就改右衛率府曹參軍上賦頌高自稱道

不報時天寶政失甫觸時憤事知必且釀禍奮亂不止

也以無位不得諫中邑邑不能自已輒依古風刺之義

言之無罪聞者足誠據之詩以風及亂既昌逆臣恣睢

荼毒生民燔燬宗廟而王師數敗不振施于乾元大

曆王綱解弛而亂離斯熯也又憤憤不自聊依春秋之

義以誅亂討賊爲詩志焉至其追往感悼今衰又上悲

天命下哀民窮感時憂君疾痛慘怛流涕悲哀而不能

自已亦托之詩以爲傷故杜稱詩史以史道行焉爾也

始天子寵楊妃任其第國忠爲相呼其姊秦虢夫人爲

嬖權傾赫奕窮欲縱病人也作麗人行天子慕遠畧開

邊而人疲於兵作兵車行安祿山反天子入蜀甫陷長

安中皇子孫流離道路而王師敗績作哀王孫作悲陳

陶悲青坂作江頭脫身走三川自鄜州羸服舛鳳翔謁

肅宗行在天子嘉其自賊中來忠苦辛也勞慰之卽授

右拾遺作喜達行在所無何宰相房琯敗績又爲客

董廷蘭所連染以罷相甫前與琯爲布衣交疏理之帝

怒以甫爲大臣遊說詔三司雜問相張錫知甫爲營救

帝意解復官甫前謝且言琯自少樹立爲名儒時望咸

屬以公輔陛下委用天下皆以爲宜稱觀其憂主深念

義形於色要當有以濟時獨性簡曠酷嗜琴廷蘭貪疾

託門下依倚爲姦利琯以愛惜受玷汚臣傷其功名未

就志氣挫衄冀陛下棄細錄大故冒死有言陛下幸赦

臣死開言者路此天下之幸非臣獨蒙也然帝自是不

復省錄之矣時所在寇盜攘奪甫家寓鄜延彌年問不

通乞假往視作羌村作北征是歲收京帥而回紇以助

帥爲民殃作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作收京作晉花門扈

駕還京師在諫省念許身契稷比南金而時多故遲回

違所心也作晚出左掖作題省中壁作暮宿左省傷鄭

十八虜王中允維陷賊中而法吏不憐才原心復嚴譴

也有贈篇無何坐法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始甫自賊中

聞關歸得美官方欲自展效乃竟出奔走爲小吏抑鬱
不得意作至日遺懷呈兩省舊閣老故人中興諸將收
山東不搗巢乘虛過空同清燕朔也上皇在蜀天子即
位靈武上皇還京師而鷄鳴問寢當豫也兩京將士
皆侯王上無可賞之官且尾大不掉以審鎮也若諸閥
農休兵汲汲乎有長世子民之慮焉作洗兵馬行天下
大亂兩京賊充斥民疲於兵作新安吏石壕吏作新婚
垂老無家別作前後出塞已棄官客秦州出鐵堂峽入
寓居同谷縣負新採橡栗自給作秦州雜詩作上歌已
入蜀客劍南入成都府作散愁作恨別成都尹裴冕爲
詩史上編卷之四十七
結廬浣花溪居之作上居作堂成作狂夫召補京兆功
曹參軍南留蜀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以世舊
又同官兩省禮敬焉時親詣其廬及武入朝蜀亂甫去
成都客遊梓閣中當是時范陽負固甫傷燕耆舊曾不
能反正自歸也作漁陽廣德初吐蕃寇奉天天子幸陝
西陽王復京師作遣憂作收京作有感作送班司馬入
京作傷春釋悶作憶昔嚴武再帥劍南甫復歸成都作
草堂作四松作桃樹武表爲檢校工部員外郎參軍
事幾後引用而甫直率多傲睨又怙舊故時時以直諫
與武忤而幕中諸年少忌前背毀之也後內不自聊作

道悶作宿府作去矣行作赤霄行作莫相疑行當是時
甫客游蜀依帥幕爲微官困矣有遺之憊段中繡掉尾
鯨水族羅之以爲煌煌珠宮物非所當也留之懼不祥
施之混柴荆謝不受帥武卒作哭嚴僕射歸櫬作茅屋
爲秋風所破歌客居雲安感置身逢時之難作三韻三
篇感河北三鎮擁兵不朝列藩不憂國舉車須日供吐
蕃回紇時寇京城不靖也作諸將作近聞作遣憤作杜
鵬陽時禍亂未息興起司空王思禮司徒李光弼鄭公
嚴武汝陽郡王璣秘書監李邕少監蘇源明台州司戶
鄭虔終于張相國歎舊懷賢前後存沒不詮次作八哀
詩史上編卷之四十七
移居夔州郭上白帝城感先主武侯能以蜀自奮成
濟功也作謁先主武侯廟作蜀相作八陣圖作古柏行
感開元天寶間政化如水皇威若神今禍亂沓至也作
宿昔作洛陽作提封作能盡作歷歷作秋興八首遷居
赤甲無聊賴自憤作晝夢已又遷溪四無寧止因其會
第觀自中都到夔許迎妻于來家江陵同房作喜寄觀
三首因飄然有南下泛虛舟對瀟湘之思作暮春三月
巫峽卽事間觀至江陵將去巫峽下江陵瀼西有果園
四十畝棄贈人遂汎舟瞿唐赴焉作江漢作折檻行移
居公安憩數月去之作曉發公安作歲晏行已卜居不

遂觀聲息不復聞自是往來湘潭間登岳陽樓汎洞庭
青湖望衡嶽皆有詩時客游無主寄家舟中常以舟行
游無侶飄如也作舟中伏枕舟中雪舟中小寒食燕子
來舟中已留滯來陽郭游嶽祠會大水涉旬不得食縣
令為具舟迎之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五蓋可志
意豪隘人世自廣於素位不願於土皆安之學未有聞
故終困以死也而其詩以終困而大昌既沒而大行與
李白並稱曰李杜昌黎韓愈推尊之曰李杜文章在光
焰萬丈長卒後四十年孫嗣業始克舉其喪葬焉學士
元稹志其墓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

函史二編 卷之四十七

一四

總萃焉世之為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
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
則纖穠莫備其惟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
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
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
貴其多哉否乎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
來未有如子美者說者至以為六經後便有司馬遷三
百五篇後便有杜子美云

王維字摩太師祁人也徙家蒲州九歲知屬辭性孝友
母喪毀幾絕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工草隸善書妙解

音律天寶間為給事中寧薛諸王待以師友玄宗西狩
維為賊所得以藥自下利陽瘖欲自免祿山素聞其名
令迎置東都僞署給事中維常稱病不朝請居普施寺
祿山宴凝碧池維聞之悲涕心詩有萬戶傷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賊平以受偽官下獄時弟縉有
盛名通顯請解官贖兄罪會有得疑碧池詩以獻者帝
悲其意特宥之賁授太子中允已復官尚書口承縉出
刺蜀州維自表臣有五短縉五長臣所不及臣備員省
戶而縉遠補外乞解臣官使縉還京師上元初在鳳翔
疾作書別縉又遺親故書數幅俾筆而化贈秘書監維

函史二編

卷之四十七

二五

初

風韻高曠以詩名開元天寶間別墅在藍田輞川有鹿
柴漆園木蘭紫竹洲花塢之勝輞水環焉維與客裴迪
往小泛舟其中彈琴賦詩嘯詠終日事佛悟禪悅食不
葷衣不文繡器妻不復娶孤居三十年屏絕塵累詩高
遠瀟灑有無言之境不可說之味不窮之趣其楚聲也
超詣識者以為宋玉之下淵明之上其云文寡和兮思
深道難知兮行獨善乎其自名矣 孟浩然字浩然
襄陽人少為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風神散朗短
褐長夜賦詩自若不以貧餒介意文不按古匠心獨妙
行不為飾動求真適遊不為利斯以放情年四十遊京

師與右相張九齡給事中王維善維入直邀與俱會玄宗至直廬倉卒不得去避匿牀下帝知中有人問之維頓首曰主臣臣友人孟浩然也帝喜曰朕聞其名久恨未見耳何懼而自匿立召見勞苦之問所為詩浩然即誦所賦詩有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之語帝莞然曰卿自不仕朕何嘗棄卿何誣朕也採訪使韓朝宗欲薦之招與游會故人至劇飲曰今日飲酒樂甚他日還恤乎竟不詣相九齡為荊州辟置幕府九齡復自引去卒後王維過郢追念之畫其像刺史衙亭名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浩然亭咸

衛兵曹克掌書記從入朝稱之祿山反拜監祭御史佐翰守潼關翰兵敗適自駱谷西馳赴行在謁玄宗河池帝召問潼關師所由敗故適對曰翰本忠義可任將而病奪其明使至此監軍李宜既誓師而使倡彈箏篴琵琶日樗蒲飲酒不恤軍蕃渾及秦隴士於盛夏赤日中食倉米飯然且不飽故望敵亡散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諸軍帥各持節而監軍數人更用事是以待敵臣每與楊國忠言之終不見納使陛下親巴山劍閣之險未為不幸也玄宗憮然久之拜侍御史適負氣敢言權幸縮首及玄宗命諸王分鎮而永王璣反肅宗命適嘗論諫召問之適因陳江東利害策永王必敗肅喜命兼御史大夫鎮淮南與江東帥來瑱會師討之師發而永王敗兵罷以敢言為輔國所忌左遷太子少詹蜀亂刺蜀州遷彭州自玄宗還都欲重蜀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而西山三城列戍為勞苦適疏諫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也自邛關抵黎雅界南蠻由茂州西經羌中至平戎城界吐蕃瀕邊小郡各宿軍咸仰給於劍南其時以全蜀之饒山南佐之猶不能畢贍今裂梓遂果閬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而與也嘉陵比困夷獠瘡痍未起耕紡失業衣食貿易皆

資成都是其人不可得而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彭
蜀漢四州以四州耗殘之餘當十州之役不已難乎言
利之人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差科朝暮案牘相仍官
吏懼譴責及僨保威以罰扶連亡益滋又關中比隣士
人流入蜀者項背相望並資仰給地入有限而費出無
涯為蜀計者蓋甚苦矣又平戎以西數城邈在窮山蹊
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外不足制戎狄
內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之地而困全蜀之人哉恐
非今日之急務也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
可收頗罷東川歸劍南使併力從事帝不納召還為州
守即卒贈禮部尚書通尚節義語王體世故衮衮不厭遭
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所至政實簡人便安之

李服東川人關元中進士調新野尉所為詩發調秀
雅辭復情致尤工七言律惜終黃綬史無稱焉與王屋
里訪李白不遇因下江東尋諸名山謝公石門於鹿
明會稽賀知章性放曠酒後規檢書草詩書大寶三載舉
進士歷秘書監丞即集賢院學士病疏請度為道士
居小宅獨親賜額名千秋製制書贈行自臨四明
山客有越州賀朝萬壽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
俱以文詞俊秀名
○黃甫冉字茂政潤州丹陽人玄晏先生後世十歲能
文丞相張九齡數見之舉進士第一大府相歷左拾遺
補御史知廉格后官司言必依仁交不阿合其詩
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詠風騷憲法顏謝母弟會宗
孝常亦稱詩體清製清製華不勝其生五弟道春以
萬年枝五弟之選也兄弟各名人方之張景陽孟陽

天寶喪亂施干大曆貞元二戎交侵諸詩自擅而光燄
之全氣遂分割隨州深心苦思能感人於千百載之後
使之掩袂而論者頗疵其思銳才空唯律為精深錢考
功之清曠韋蘓州之靜深柳柳州之溫密各得一體迨
千慮綸顧况成李端諸人篇什諷詠不減盛時而近
體繁多古聲漸遠元和再振武中書元衡裴晉公中立
李尚書夷簡圓丘攝事西亭暇日賡酬膠然猶足嗣響
淮西盪平韓碑柳雅風風乎近古而體局大發昌黎博
大鼓吹六經秋懷諸篇暮行河堤等作風骨迥上幾迫
建安白太傅秦中吟新樂府之作風時賦事美刺與比
義史上編四七 二九 十一月十日

陸連聯閣押累數千百言橫鶯別驅肆焉而莫能自止
香山晚嗜易甘俚務諧衆聽令老嫗讀之能解以為工
遂伸盛際沈雄深渾之詩至於絕響施及晚唐格每下
而力劣聲殺削而音微意苦研而思窒而唐風不競矣
獨烏江張文昌籍穎川王仲初建所為樂府或舊曲新
聲或新詞古義悲歡窮泰快暢深至庶幾古歌謠之遺
風變而近正然取藉建樂府與李杜歌行取季晚近體
與開元律細挈而較之判若天淵又何直鈞石於銖兩
已也杜甫漢朝官閭商隱馬嵬錦瑟杜甫九
故元失

之輕白失之俗郊失之寒島失之瘦古有定評社牧之
至疵元白以纖艷不逞之詞流傳人間于父母女誦為
口實人人肌骨不可消滌有以也流為趙宋迄用無詩
仲尼觀禮季子聞樂所謂吾不欲觀之也矣大都初盛
唐詩主氣氣由天生天者渾灝氣完而意不盡工有之
而終主氣也故格昌中晚後詩主意出人人力人者狹
束意工苦而氣力彌復不振總之初盛中晚音洽代變
譬之春禽入夏而變響秋蛩撫節而增悲人乘代運莫
能自反而亦末由自知也故曰有盛世之音有衰世之
音有亂世之音有亡國之音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顧

詩外集 卷之四十七

四十一本

不諒哉善乎王元美之言之也曰盛中有衰衰中有盛
威者由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趨
下大力者為之足以挽回頹運沈幾者得之可以高蹈
遠引微乎微乎於陰陽剝復之妙深其深矣藝苑危言
曆高峯王季之徒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世墜
者如到來山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鷓鴣不底悲
裏聽寒山兒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
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未至百年後半江三
已王歌就蒼天一涯 劉長卿 河間人開元中舉
進士至德中為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為轉運
使判官知准西鄂岳轉運留後為鄂岳觀察所誣奏貶
南巴尉有理之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卒長卿剛

不獲上數遭貶逐故其詩深心自道有騷人之思雖少
謝雄渾悲婉痛快稱獨至矣○韋應物京兆人周道遜
公襲之後少以三衛郎事玄宗豪不羈晚折節讀書肅
秉其故薄薄滋味寡言笑所至焚香掃地而坐超然也
未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歷鄆櫟陽今滁江蘇三
州刺史居官恒以人流亡失職自愧閱閱有恤人之心
白侍郎居易稱其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
雅閒淡自成一家言宋蘇學士軾稱韋柳之作發纖穠
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而朱文公仲晦亦
以為氣象近道無聲色臭味云大曆中河內盧綸起

唐史 卷之四十七

二一

空曠而發聲嘶嘶秋涼夏候審李端皆以能詩獨十才德
宗召見給禁中有作使屬和以監察御史遷澤州河中
部郎中口和制誥時有兩韓胡具一為刺史宰相請批
與德宗曰詩人韓胡其知名如此錢起字仲文吳興
人如士元中山人皆天寶中進士起至為功郎士元歷
右拾遺出刺岳州士林為之○白居易字樂其先北齊
五兵尚書建事齊有功勛田韓城因為韓城人貞元末
舉進士拔萃科補校書郎對制科遷集賢校理元和初
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天子悅之召入翰
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居易自以為不世遇也造膝犯顏
匡補剴直皆國家大慮語具帝紀中襄陽使于頔入朝
悉所變歌舞見納禁中求容居易白遣歸無今頔得以

魏天子魏文貞玄孫稠會甚以故第從子錢家典質莫能復平盧帥師道請以私錢絹贖還之居易言徵以正直任宰相太宗至輟寢殿材成其堂而後嗣不守陛下誠贖而賜其家爲費無幾爲激勸甚大無令帥道得掠斯美帝悅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還之河東帥王鐸因宦官獻羨餘求媚命進平章事居易言宰相人臣極品非重望充功不可授今除鐸則諸鎮皆生冀望心與之將綱紀大壞不與則怨望叢起又鐸在鎮百計誅求爲進奉若得除將方鎮競爲剝剝氏何以堪命事得寢監察御史元稹按河南尹獄方奏卽擅令停務以罰俸召還至數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稹中人交訟而帝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居易言守官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來舉奏不避權貴蒙被嫌恨誣謗流聞今左降恐在位以稹爲誠無肯爲陛下當官守法者而內外權貴必且大縱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朝士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愈益橫人無敢言又稹目去年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枉法沒平人資產奏王沼違法給券驛奏裴玢違敕徵百姓科奏韓臯使將封杖杖縣令至死陛下敕法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慮無不欲甘心稹者今貶江陵判司是送今方鎮徃報怨也諸劄當

如此歲滿當遷官帝以其資淺而家貧聽自擇官今相群以其私問之居易對曰臣聞姜公輔爲內職求京府判司以爲親奉也臣有母家貧養薄乞而公輔例於廷除兼京兆府戶曹參軍已丁母憂去官還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盜殺相元衡若居易首疏請急捕賊雪國耻宰相忌惡之劾以爲宦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而惡居易者因倚撫之言居易浮華無行母因看花墮井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貶刺江州中書舍人王涯言迹居易所犯傷教道深害不宜復治郡貶江州司馬然二詩本居易平日所賦雖者文改之罪耳居易不以舉毀遷謫介意於廬山作精舍居之類如也久之移刺忠州入爲司門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績虞人箴以中書舍人宣諭魏博魏博帥田布遣縑五百匹辭布以聞詔使受之對曰布父讎國耻萃於一身竊自恨無力飲之忍受其遺乎况魏博用兵敕使諭問旁午令人受其餽且何以待之帝曰善時天子荒縱宰相皆下才無猷爲河朔復亂元稹始與居易厚善如一人至是稹因嬖人微險得召相乃扼裴度爲傾危居易使魏博乃言度老臣忠勇可復招討舊任使專軍語具帝紀中不聽請外刺杭州築堤捍錢塘江爲湖以鍾洩其水溉田

者丁頊太和中分司參都二李黨事興以險利相傾奪
進退毀譽旦暮無常而居易以姻家楊虞卿附李宗閔
得用懼入其黨乃移病東都除太子賓客即拜河南尹
復移病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刺同州不拜改太子少
傅會昌初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無子姪系嗣
如滿師贈尚書左僕射方浩易謫江州時元稹在通州
塔側云乃集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美刺興比者題爲新樂
府百五十首曰諷諭詩或卧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
情者百首曰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
感遇而形歎詠者百首曰感傷詩有五言七言長句絕
詩史上編 卷之四十七
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曰雜律詩凡十五卷約
八百首以寄稹遺之書言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地
之文五材人之文六經而詩實首之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感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上自賢聖下
至愚不肖微及豚魚幽及鬼神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
而不感者聖人因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
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
感易交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明良歌而
虞道昌洛內歌而夏政亂言者無罪聞者以誠莫不兩
獲其心詩之用顧不重哉周衰採詩之官廢上不以詩

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
於蘓李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陽別澤
畔之吟歸于怨思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雖義類不具
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而六義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
寡如梁鴻五噫百無一二噫風雪花草三百篇中豈誠
捨之乎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慰
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
子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後之作者餘霞成綺潯江
如練歸花委露別葉辭風之什六義不盡去乎唐興二
百年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子昂有感遇詩鮑防
詩史上編 卷之四十七
有感興詩差爲近之杜甫新安石壕潼關吏花門之章
而已僕生六七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無二
字示之者口未能言心默識之後指此二字百十試不
差五六歲即學爲詩九歲通詩韻十五六工苦廢寢食
登朝來年漸長閱事漸多痛詩道崩壞常爲痛心忽忽
憤發不量才力欲振起之又擢翰林備諫官啓奏之間
有可以救人病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
稍進聞上廣宸聽副憂勤次酬恩獎塞已責責衆口籍
籍權高貴近目之變色執政者扼腕之矣嗚呼嗟夫文
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來也爲雲龍爲風鵬陳力

以就列時則去矣。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羣身而退之亦安往而不自得哉？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問之，則爲詩。今爲言如此者，欲令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居易所自叙如此，始居易與元稹齊名，稱元白，居易以所爲秦中吟，得受知憲宗，而穆宗索元稹所爲詩百篇，命左右諷誦，官中稱元才子，居易忠州時，自潯陽浮江上峽，與稹會峽中，三日後刺杭州，稹能相鎮浙東，杭越隣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日，於是二十年間，三人所爲詩上自禁省，下迨觀寺，郵堠牆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不誦稹，嘗行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歌詠其詩，召問何詩，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而固不知其卽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僞者輒能辨，居易始被遇憲宗，以直道自爲，於天子前犯顏爭可否，以其言爲天下安危中，爲當路所忌，被擯斥乃逃於禪放，意於山水，旣優用，國益多故，文幼君之，偃蹇不合，所居官輒病去，宗閔權赫，英時終不附，離益完節，自高，歸東都，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晚節經月，不如簞屨，香山居士終焉，而稹得相，名大損，其後稹先卒，居易爲誌其墓，畧言予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動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次以權道濟世，變山之則

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罷去通介，進退卒不復所，心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蓋傷之也，晚與劉夢得善，稱其文神妙，莫先於詩，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時復稱劉白，而渤海敬王奉慈七世孫，戡年十歲，好學，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耻之，徑反江東，隱陽羨山中，論著數百篇，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艷，而競傳爲世重，集當世人詩類古者，斷以爲唐詩云。盧仝洛陽人，累舉不第，家貧，獨破屋，數間，奴一人，鬚長不裹頭，一老婢赤脚，出而乞食，辛勤養親，有子而明，門客不出者一里，獨自乞食，供之，范春秋三傳，究終始，同異，爲洛陽人。

韓愈愛其詩，禮敬之，卽所居爲玉川先生，至效其體，爲詩分俸，給馬，貞元中，處士溫造，石洪，李渤，輩，此召愈，勸之仕，稱耳，去用法，律，自稱，愈少，騎屋下，窺其，李愛，藉之，愈召，或曹，盡取，愈重，愈公，以爲，公，長，養，節，猛，收，理，非，宜，請，賞，之，人，服，其，量，自，是，名，籍，甘，公，凡，爭，禮，致，之，不，第，表，上，爲，浮，屠，名，無，太，當，苦，吟，神，神，京，兆，韓，愈，前，導，不，覺，也，詰，之，以，質，對，問，所，得，詞，異，之，與，並，響，而，歸，爲，布，衣，交，居，法，乾，寺，宣，宗，常，受，行，至，寺，開，鐘，樓，有，吟，調，聲，登，樓，於，几，案，取，詩，卷，覽，之，島，嶼，臂，膊，沉，日，卽，若，何，會，此，奉，卷，去，帝，不，爲，惜，大，中，末，陳，長，江，簿，卒，○李，負，自，長，吉，唐，宗，鄭，王，後，也，七，歲，卽，詩，韓，愈，呈，甫，湜，聞，未，之，信，過，其，家，驗，之，負，立，賦，高，軒，過，如，宿，構，二，人，大，驚，賀，自，是，有，名，日，騎，勢，步，從，小，爭，效，背，錦，囊，以，游，興，至，輒，書，投，囊，中，君，師，足，成，之，母，探，囊，中，見，所，書，多，終，日，是，兄，公，極，心，肝，乃，已，許，尚，奇，詭，所，賦，詩，皆，驚，遠，絕，人，論，者，謂，具，和，崇，嚴，峭，壁，萬，仞，岷，峨，起，補，太，常，協，律，卽，辛，年，二，十，四，與，宗，人，李，益，齊，名，並，長，歌，詩，每，作，一，篇，如，爲，故，坊，樂，人，以，賂，求，爲，供，奉，曲，盡，証，人，歌，與，早，行，爲，好，士，皆，輸，爲，屏，障，其，迴，樂，奉，蘭，沙，似，雪，受，降，州，外，月，如，霜，之，句，天，下，傳，誦，之，至，太，乎。

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幼能文。今孤楚鎮河陽。以所業干之。楚美其文。禮焉。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為巡官。歲給金。令隨計。已。楚。也。士。第。因。疏。弘。農。又。又。書。官。拔。華。得。侍。計。已。二。李。實。相。許。如。胡。越。各。不。得。相。通。德。祿。乘。敗。王。氏。元。帥。何。陽。商。隱。為。茂。元。事。宗。閣。黨。大。薄。之。而。楚。子。調。為。員。外。郎。以。商。隱。為。其。家。恩。放。制。論。左。派。恨。楚。久。不。調。京。兆。戶。盧。私。正。奏。者。孫。曾。典。義。奏。河。南。日。所。仲。事。鎮。更。得。辟。為。節。度。判。官。仲。郭。仁。江。商。隱。祿。罷。鄭。州。未。幾。卒。商。隱。轉。崇。隱。記。為。文。下。筆。不。日。休。詩。好。文。索。時。有。深。意。可。吟。嘆。與。太。原。溫。庭。山。南。鄧。段。成。山。齊。名。然。唐。詩。多。格。半。隨。下。途。薄。惟。紳。句。盛。中。唐。遺。致。照。然。有。存。在。云。乃。有。唐。詩。作。之。文。施。於。廊。廟。者。則。各。有。守。官。詔。制。書。策。笺。於。中。書。舍。人。知。制。誥。記。注。實。錄。則。起。居。郎。舍。人。專。之。皆。領。於。中。書。太。宗。在。秦。郎。時。以。海。內。浸。半。開。文。學。館。延。四。方。文。學。之。士。而。重。文。始。此。既。在。御。置。弘。文。館。虞。世。南。出。史。上。編。卷。之。四。七。二。七。初。三。唐。褚。亮。姚。思。廉。等。以。他。官。兼。學。士。時。召。謨。議。文。教。昌。焉。於。時。被。特。召。草。制。敕。無。常。員。無。號。名。開。元。初。置。翰。林。特。詔。以。張。說。徐。堅。張。九。齡。克。之。掌。四。方。表。疏。諸。批。答。應。和。之。文。尋。以。中。書。制。敕。文。誥。多。壅。滯。選。京。朝。官。有。詞。學。者。入。供奉。稱。學。士。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東。專。內。制。凡。將。相。拜。免。號。今。征。伐。用。白。麻。者。委。之。後。選。用。益。重。禮。遇。益。親。握。輿。樞。號。稱。內。相。已。置。麗。正。書。院。改。集。仙。殿。為。集。賢。殿。書。院。置。學。士。直。學。士。官。張。燕。公。說。知。院。事。領。之。則。重。文。極。矣。然。唐。沿。江。左。文。尚。流。麗。章。偶。句。儷。聯。壁。貫。珠。色。澤。為。工。不。復。能。上。窺。周。秦。先。漢。之。盛。聞。臯。陶。之。之。

作則呬然笑之。雖貞觀虞姚開元燕許專場。蓋代而浴。聚踵承莫思其反也。天寶中道郡李華蘭陵蕭穎士始欲以三代文章律度當世。而力莫能與。至大曆貞元間。物極思反。人士始頗頌習。董仲舒楊雄劉向之文。陸宣公敬輿權文公德輿梁補闕肅始稱淵奧。至元和長慶間。韓侍郎愈倡之。柳宗元李翱和之。排逐百家。規摹上世法度。森嚴覃思。道術而文。起六代之衰。東漢以來斯其盛矣。岑文本字景南陽棘陽人。父為郎。卿。令。逮。獄。文。本。年。十。四。詣。司。隸。陳。寃。辭。深。痛。召。對。明。辨。司。隸。以。其。幼。異。之。試。蓮。花。賦。有。文。理。其。父。出。之。事。後。梁。為。中。書。侍。郎。勸。銳。降。勸。江。夏。王。韓。兵。母。縱。掠。見。帝。紀。貞。觀。初。擢。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奏。籍。田。三。元。賦。頌。見。稱。賞。擢。中。書。舍。人。自。武。德。來。詔。誥。及。軍。國。制。敕。並。出。顏。師。古。師。古。免。僕。射。溫。彥。博。難。其。人。請。之。帝。莞。然。曰。朕。自。舉。一。人。則。文。本。也。為。中。書。侍。郎。制。詔。繁。湊。口。授。立。成。精。練。如。宿。構。開。弘。文。館。太。宗。問。梁。陳。名。臣。子。第。豈。有。堪。招。致。者。乎。文。本。言。臣。竊。以。謂。袁。氏。忠。可。錄。也。袁。自。榮。死。義。來。代。有。貞。士。濟。入。陳。百。司。奔。散。唯。袁。憲。獨。立。王。傍。王。世。克。受。禪。繼。繼。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獨。托。疾。不。署。名。今。其。弟。承。序。清。雅。繼。先。烈。宜。可。招。帝。曰。善。召。承。序。為。館。學。士。從。至。洛。以。就。

洛誼諫曰養民猶種樹也種樹之日淺雖墮以黑墳之春日然一搖之立估民經亂離始及於寬政願省遊畝減工役以安之無搖其本侯君集破高昌還私其珍寶劾下獄文本疏諫曰古命將出師主於克敵獨當論其成功與否鹵簿貨貽無論也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行其利愚者甘忘其死今君集等出師萬里平一國而還當論功豈當論於貪廉之較哉事得報皇太子立命兼官辭曰臣荷寵任踰涯分何敢更希青宮恩敢辭命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洗冤友禮禮焉進中書令有憂色母

由史上海 國卷之四十七

問之對曰非重非舊貴重位高中內自憂耳有來慶者曰當受弔不當賀也文本久在事俸賜畢委弟文昭出入終不營產業文昭當外補文本自請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第信宿不欲離左右今外補遺母憂因嗚咽泣下帝惻然得留文本日以孤生不忍修泰於居室卑陋牀第無因襍獨憐帝事母撫弟姪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以為弘厚忠謹議論經遠其倚信之從征遼卒帝哀慟夕為停嚴鼓贈侍中廣州都督葬陪陵○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杭人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學十餘年至累旬不齒擢其精如此從陳僕射徐陵學屬文

從沙門智永所得縱觀晉王羲之法書研之遂臻其妙父蒨陳太子中庶子卒世南尚幼毀瘠不勝喪叔父寄陳中書侍郎陷於突厥除猶布衣蔬食寄還乃復常陳咸與兄世基同入隋世基官內史顯矣而世南履刼儉終不失素業江都之變世基與馬抱持哭請代不得服喪哀入唐為弘文館學士轉秘書監太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時無本暗疏之不失一字世南身若不勝衣而性抗烈不回桡每與帝商論古往必以諷帝違失必諫帝歎息以為朕一言小失世南未嘗不恨恨也懇至如此星李於虛危帝問曰此何祥也世南舉星子告齊

由史上海 國卷之四十七

四十

十一月十五日

景語以對且曰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肆帝歛容稱善高祖崩詔山陵準漢長陵制務隆厚世南疏漢劉向諫昌陵魏文帝作壽陵給制以進且曰願覽古今為久長慮帝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卒哭之慟曰右渠東觀中無人矣贈禮尚書諡文懿葬陪陵姚思廉字簡雍州萬年人父察陳吏尚書學兼儒史陳亡來自吳興遷關中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盡傳其業勤學寔然未嘗及家人生產父卒廬墓側毀瘠加於人繼母老亦如之為代王侑侍讀唐師克京城府僚駭散唯思廉侍不去唐

兵欲升殿而縱思廉厲聲叱曰唐公本舉義仁王室若
等何得無禮士悚伏階下扶掖至順陽閣下泣拜去
高祖聞義之授秦王府文學王歎之曰思廉抗兵以
明大節即古人何加即位遷弘文館學士始思廉父察
修梁陳史未就臨終命思廉成其志窮日夜論譟太宗
聞之命與秘書監徵同修史成賜綵絹五百段以藩邸
舊恩數被禮遇收得失奏以無隱拜散騎常侍爵豐城
縣男卒帝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曰康○令狐德棻官
起長以世爵不就高祖入關大丞相府詔室武德初
有起居舍人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志聚書
於高祖閣隋遺大業雖見史記遺編今耳一酒後接
有可憑史十載年後遺述湮沒何以貽法益請修之歷
數年不就貞觀初乃詔類會梁陳齊隋諸史令德棻總
知成勳官彭城男修新書成進子撰氏族志成賜帛尋
有詔改撰晉書成除秘書少監永初詔撰定律令德
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高宗初在遷國子祭酒以修實
錄功賜四百段又撰高宗實錄二十卷進爵公移任辛
羊八十餘歲自京自京遷免有弟世隆世榮世昌世
後修國史○李嶠字巨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舉進
士累監察御史嶺南邑巖二州茵反令監軍往討嶠宣
旨赦其罪親入徂洞招諭降之還遷給事中時酷吏來
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罪至族奏上后使
嶠覆訊同命者懼罪請如俊臣訊嶠曰豈有心知其枉
不為申理者乎是無勇也列枉狀上出為潤州司馬召
入轉鳳閣舍人朝廷每大制作皆屬焉時置右御史臺

巡天下嶠疏諫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善惡
觀俗得失斯王政之綱紀吏治之準繩也然猶有未衷
者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疎則蒐
羅廣而無苛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條凡
四十四件至別準格敕令察訪者又三十餘件而巡察
使率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壅
委而諸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不下千人皆
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而欲曲盡行能即聖智不任何
也才用有限而日力不足也臣願寬其功程畧其節目
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必親至屬縣或入閭
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使器固於用力濟於時諸所察
徇宜準漢六條而推廣之無為多張事目使叢挫於簿
書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使誠勵已自修奉職守
憲於他吏功相百也按劾姦邪糾擿欺負於他吏功相
十也非妙擇賢才委之心膂何以勝斯任哉后曰善制
分天下為二十道擇堪為使者以聞會沮議衆而罷聖
曆初與姚崇偕選平章諫造佛像中宗即位以附會二
張刺豫州貶通州數月徵拜吏侍郎嶠在吏部時以奏
置員外官數千人官冗府庫虛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
利害十餘事制慰諭不許睿宗即位刺懷州初中宗時

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題人謝帝曰常欲得卿美異
官每官關聖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中書侍
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無踰卿故特用卿時李又為
紫微侍郎與題並掌文誥帝謂題曰前朝有李嶠蘇味
道謂之蘇李今卿及李又又何讓焉命錄所製文誥封
進爵中覽時帝欲於靖陵建神道碑題諫曰古帝王及
后具有史紀載無神道碑若靖陵獨建祖宗之陵不應
用帝須追造矣事得寢吐蕃入邊邊將數敗帝怒欲
親征題諫曰遠夷荒忽不足以辱屬車譬之獵然羽毛
不入服膺體肉不登郊廟上不親射也今岐隴凋弊已
久千乘萬騎供億浩繁將民不堪命太上皇聞陛下以
萬乘親疆場烝烝之思將何以自安古天子無親將惟
黃帝當世未平有之日阪泉功成則居無為以含和
守一今陛下撥大亂反之正當高拱垂裳與萬世之業
同至厭大居樞舍華與虜爭一日之決哉願稍遷延
以需西音書再上會薛訥大破吐蕃事得寢開元四年
與宋璟並相璟剛正事裁決多自予題退然推讓之至
帝前數奏璟時少屈輒助為之言璟常曰吾與蘇氏父
子並相僕射長厚自國鉅工若獻可替否事至立斷盡
公不顧私則今丞相尤為過之八年遷為禮尚書由節

度劍南諸州時蜀凋弊人流詎許題收劍南山澤塩鐵
以贍用填以簡靜輕省徭役募戍人開井置鑪量入計
出分所贏市穀廣見糶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庫錢
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頭不與因上言恂衙萬
里而索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之意或謂公在遠
得無忤上意自危乎題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
吾可以遠近廢臣節哉還分主十銓事卒帝御洛城南
門臨哭之謚文憲題性廉儉庠俸悉推散諸弟親族儲
無長物其客補闕韓休叙其文畧曰公性與道合神無
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括囊道
藝之長探賸幽微之數辨無不釋言必造微緒於而宮
商應言形而雅頌興壯思雄飛虛明獨照若乃典謨作
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近代
以來未之有也謹撰緝文誥成一家言藏於秘府以示
來裔又趙州人諱造金仙玉真御疏纂起居注錄
一州刺史尚書郎以文章見○張說字道其先自范
陽徙河南遂為洛陽人永昌中策賢良方正授太子校
書郎遷左補闕武后常召諸儒問古稱氏族皆本炎黃
之裔豈上古固無庶姓乎斯何也說曰古未有姓自炎
帝之姜黃帝之姬天子建德始因所生地而賜之姓黃

帝二十万子而得姓者獨十有四人蓋貴姓也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賜族焉氏久因爲姓下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滅其氏各以舊國爲之姓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昔久視中后避暑三陽宮沆秋未還說疏言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磬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乎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可悔此不可者一三陽稱小萬方輻湊邪淫郭併鋪無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孤惻老病流轉無已靡所庇託陛下作人父母若之何忍之此不可者二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起鵲塢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勝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此不可者三御死東西二十里外無堪垣局禁內有榛叢豁谷猛鷲所伏暴患所憑陛下往往歷家密乘險巖警蹕不肅卒有逸獸狂夫警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此不可者四今北有胡寇南有夷獠觀連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願

旋軫上京息人以展晨脩德以來遠能不意之役者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之計擢閣舍人張易之兄弟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援說爲助說廷對忤旨流欽州詔具帝紀中宗立累工兵部侍郎以母喪免既祥初起爲黃門侍郎同議終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自制識者稱之除器復兵侍郎兼修文館學士睿宗初擢中書侍郎州長雍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以詔往按一旨而謀主斯得餘誣誤悉原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請太子監固寒蜚語具帝紀中明年玄宗卽位太平公主以說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不附已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主與其黨圖爲逆以佩刀獻帝示先發因成太平之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乞寒濫胡戲中亦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命後之說疏諫曰昔韓宣子適魯見周禮而歎周公之德夾谷之會齊秦倡樂孔孟數其罪而却之堂堂入朝爲萬國主遠夷入謁當觀以禮樂而覽之威德奈何爲劇戲示之棄乎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其間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者乎且乞寒濫胡於古未有蹤體跳足汨泥揮水於威德何觀恐非千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爲罷說已說與相姚元之却出刺知州

坐累徙岳州說既去國內懼圖自全嘗與蘇環竝相而環子頤在中書欲藉其擁護知頤孝作五君詠具一紀環也候環忌日致之題詩摧咽不自勝因敗為帝申理卒以安檢校幽州都督朝以戎服見帝大喜又重說文章命兼督并州兼脩國史救齋橐即軍中論譏朔方軍大使王峻誅河曲隋虜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欲叛說從輕騎二十人持節詣其部慰安之因留宿賓佐以虜難信請還軍說報曰吾肉非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何怖焉由是九姓遂安党項羌連兵攻銀城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已羌胡自相猜夜鬪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土或請掩擊羌可盡殪也說不從曰王者之師伐叛柔服而已殺已降逆大置麟州安之召拜兵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詔以朔方節度大使行五城督士馬討降胡大渠可汗禽之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鄯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二千里賜實封三百戶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以息民天子以爲疑說曰臣在疆場久知事情今邊兵多州帥獨苟以自衛給役使營私而已若制勝禦敵在精不在多且卒冗則妨農必以減兵致寇爲慮請以百

口任其咎帝從之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畧盡說建白請一切募勇疆士優科條簡色役以克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所謂驍騎者也雖府兵隳壞盡於此而時事亦固不可反矣帝幸并州說以節帥迎謁以太原王業所基請巡幸耀威武絳河東還過汾漢武以雖上祠久廢請告祠祈穀帝悅納之還以中書令復平章事帝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說兼院學士時天子尊儒術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天子好文辭有御撰必使視草說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之去宴集賢院故事官等重者先通史土編 卷之四七 五十 十一月 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相先於是引觴同飲廣州都督裴旻先徵下獄議罪相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養羞耻也臣竊巡北邊聞姜皎杖朝堂深惜之今狂不可悔豈可復蹈前失乎帝從之嘉貞出有後言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咎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旻爲天下士大夫也後嘉貞坐受賄遷大困始服其言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息邊邊帥王君好與兵請擊之說策其必敗得蒿州關羊表進之申諷曰令羊能言必將曰關而不解必有立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時勅後果失瓜州已白帝

請東封告成相乾曜持不可說因與郤及登封執事官
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百官不與從兵唯加
勲而無賜衆怨之宇文融請括天下游尸及籍外田說
畏其擾民沮格之又融所論請咸奏駁融銜之刺骨時
天子峻百官與方術士父進之禁融與崔隱甫李林甫
共劾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禱祠窺調所親吏張觀范堯
臣依說勢市權賂擅給太府九姓羊錢千萬帝怒甚詔
乾曜隱甫及刑尚書抗即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
第說兄左庶子光誦朝堂刑耳列寃後三日帝終念之
遣高力士往視說遂首垢而席橐坐家人以瓦器饋脫
御史上編 卷之四十七 詳
粟飯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之且言說故於國有功
帝為憮然但停中書令專集賢院修國史而誅慶則等
坐者數十餘人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深詆素忿說者
又著疾邪篇摘之因致仕十七年復右丞相遷左丞相
俄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太師謚文貞說敦氣節重然諾
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間大義甚焉帝在東宮所與
秘謀密計甚夥後卒為宗臣其為文屬思精壯長公碑
誌既謫岳州而詩益淒婉人謂得江山助云說常與學
士徐堅論近代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
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

雲鬱興震雷俱發可畏也然施於廟則駭聞隱之
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劣
韓休文如大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文
如豐肌膩理無峻峰激流漸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
和之氣張九齡文如輕縑素練濟時實用而微寔邊幅
王翰文如瓊杯玉雪爛然可珍而多有瑕玷堅以為知
言時說與許公頌文章並著廊廟為儒宗史所稱燕許
擅其宗者也說既歿帝使就家錄其文為集傳焉大曆
中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均皆能文說在中書已掌輪
宅謂均曰陳希烈累被殺務陳其代說可者均未有
以對帝曰無喻吾墳均降階陳謝為揚國忠所尼而止
御史上編 卷之四十七 詳
中書令自蜀憂懼者力士還奏之且言說故於國有功
帝為憮然但停中書令專集賢院修國史而誅慶則等
坐者數十餘人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深詆素忿說者
又著疾邪篇摘之因致仕十七年復右丞相遷左丞相
俄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太師謚文貞說敦氣節重然諾
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間大義甚焉帝在東宮所與
秘謀密計甚夥後卒為宗臣其為文屬思精壯長公碑
誌既謫岳州而詩益淒婉人謂得江山助云說常與學
士徐堅論近代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
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

宗諱以字行方幼時父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答
楚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自往聽退輒辨折所疑
曰書如是見何息乎父奇其意因卒授左氏命年遂通
覽羣書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武后時官爵積溢
法網嚴士競進陷刑戮作思慎賦以刺時明志蘇味道
李嶠見而嘆曰陸機豪士賦不及也身之道盡此矣
中宗時以鳳閣舍人領史事遷秘書少監吳兢汴州浚
儀人少方直寡諧貫經史相魏元忠朱敬則薦直史館
相王遭誣搆急甚兢上書諫語具帝紀中累石補闕則
天寶錄成遷起居郎丁憂服闋自以曩職史事已成數
辭去上寵之四七

十卷乞終除功拜諫大夫仍脩史兼脩文館學士歷
尉少卿始玄宗欽權綱銳於政事羣臣憚懼莫敢言兢
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勸帝降心克已博覽聽以廣
聰明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十三年帝東封道中收馳
射兢諫曰陛下方告成岱宗宜專精乾穆之敬不當驅
逐令其散越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已天子
意怠欲自放而委任非人會大風兢疏言風陰類大臣
象六月於卦爲遯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
心臣聞之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政放於上願深察
天變杜絕其萌始兢在景龍間任史事居職三十年出

爲荊州長史仍詔以史藁自隨累遷台洪饒蘄州刺史
終恒王傳而老卒唐宰相監領史記醴醴紀事多
無實兢辭鬱不得志私撰唐春秋又以梁陳齊周隋五
代史猥雜別撰五代史以明志叙史綱核而歸于女知
國史二十餘年上相志忠書陳謨脩五不可求去兢折
張燕公言書魏齊公事不假借均之有董狐之心語具
帝紀經籍中○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通古今以
相炎薦有良史才授左拾遺史館脩撰上選舉議具任
官志初國史以則天革命立本紀次高宗既濟上議言
史氏之作本乎勸懲前式千古後法萬代使生有彈忌
死有遺懼緯人倫而經世道不直屬辭比事以日繫月

而已也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之間雖一二字
必有微旨以楚吳越之君稱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
以子蓋稱名目乎彼而是非存乎我過者抑之不及之
援之握中持平使其求不可得蓋不可掩斯古之君子
所以盡慎也則天皇皇后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
矣及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太后以專制臨朝已
遂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鸞喙
之蹤難乎備述進以強有退非德讓其後五王建策皇
運復興議名之際義以親隱禮從國諱得無降損史以

法書當如其常宜曰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容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非褒貶安所辨正亦將如載筆執簡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微號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列爲唐紀徵諸禮典是謂亂名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居太后下以僣竊是謂失紀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

由史上海

卷之四七

五五

唐

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考和上諡開元冊命后之名不易焉今祔陵配廟皆以后史獨承統立紀有司不以時正臣竊惑之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紀以續帝載人豈有非之者哉答曰昔高后稱制分王諸呂負漢約耳初未嘗有遷鼎革命之事也況其時孝惠已歿孝又在代宮中二君非劉氏子不紀呂后將誰紀焉議者猶以爲非况遷鼎革命者乎或曰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則足以首事表年何所闕哉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

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以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併天后紀合太和紀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其年春正月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其制則紀稱孝和事述太后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實才藝智畧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傳中列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傳庶名不失實禮不違常義雖不行可謂曰正後宋大儒朱侍講熹修通鑑綱目實本既濟議以法書德宗初敕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以見官前任以正試攝九品以上擇深於文學理道韜鈴法律者以充準品秩給俸餼什器館宇以公錢爲本收息以贍用既濟疏駁之曰今之爲理患在官非患員少患上不廣問非患奏對無人兩省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務廣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可者先補其缺何爲於員外置官使朝有曠官俸爲徒費乎且置錢息利是謂有司非經國之法也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厨廩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恩例準之當以錢二十萬爲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百戶或許其

由史上海

卷之四十七

五六

唐

入流反覆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方苦百司已錢傷
人破產而四方形勢未得罷兵資費之廣蓋非獲已陛
下躬行儉約節用愛人豈俾閒官復為冗食籍令舊道
猶可省也矧益之乎事得寢既而以相炎逐坐貶處州
司戶累禮員外郎卒子傳師嗣為史職歷翰林學士遷
中書舍人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
家幕府極當時之選治家不威嚴而閨門自化問餉姻
家故人帝無儲錢至鬻宅葬焉○肅州同農卿致機
述少敏為學家有書二千卷方兒時記覽皆備涪州刺史
史元行坤景駿姑子也為時人儒其書五車述每過其
桑忘疲與食行坤引與談貫串經史如指掌探綜諸典
說上文直述行坤大悅引與同榻曰外家之富也舉進
田史上編 卷之四十七 五十七 月月初七
士內入關時少形貌小考功員外宋之問曰神童年
何業述對曰性好奇述撰有唐春秋三十卷恨未卒矣至
於詞策仰待明計之問喜曰本求異才果得深固德初
書郎秘閣詳錄四部述與馬特右補闕兼知史事轉
職方主簿中知史事如馬特右補闕兼知史事轉
語必後於中司事至工侍郎方城縣侯述在事
府四十餘年若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
今低德榮至吳兢累徵撰竟未成書述始定類例補遺
才蘭陵蕭士以爲蕭周陳壽之流當代宗印性純厚
以長者稱潘岳勢利首同蕭無所接之案聚書二
萬卷片自校定祿山陷西京述經諸資產殆盡獨抱國
史藏南山中事平述官以爲傷帝蕭渝州刺史蜀州
所因厚不食平甥蕭述官以爲傷帝蕭渝州刺史蜀州
皆乃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存聖朝大典得無遺逸乞
以功贖過贈右散騎常侍追贈三禮與述對爲學士
迪同爲禮官持人榮之○李華字退翁華州贊皇人
曉達而謹重然詳中進士公幹科選監察御史按劾不
悅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守管策不報玄宗入蜀華母
在鄴敬問行華母以述爲賊所得以母在不死焉

不勝其職平賊司戶參軍華自傷殘危不能完節天
召皆不拜安祿山陽自隱勤子第力農安祿山陷華文
辭綿綿少安祿山陽自隱勤子第力農安祿山陷華文
甲古戰場文成汗為政書雜置書皮中它日與穎士讀
之稱上華問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至矣華愕然服
族子翰從子觀皆有各翰推進十調衛尉秀朗通達焉
翰愚情巡功上之而巡大節○陳京兆萬年人
白於世累左補闕翰學士以病免
遊京師中書舍人常袞讀其文歎以爲楊子雲之徒也
以兄子女焉官左補闕涇卒之變徒步走行在從段太
尉秀實死義聞帝痛之爲罷朝七日盧杞媚持不可京
進曰天子褒大節哀大臣以風天下善之大者何謂不
可帝曰善後杞絀復召京首力爭又率其僚爭得不召
改考功郎守正不阿昭陵因山爲墳寢宮在焉內官苦
輓汲艱請更之宰相逢意皆請更京爭曰斯太宗之志
也儉足垂法嚴足安神何可更得不更遷集賢學士帝
欲重用之會疾病不果柳宗元稱其文深茂古老紀事
朴實不苟悅人其學推黃炎以下涉歷代暨國之故鈞
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乎不可既
云○蔣父源 常州義興人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
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今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爲
陽狂以免累集賢殿學士又敏捷健記外祖吳兢官史
局家多書又從外家縱讀之遂該綜羣籍父官集賢值

兵興國籍殺并日執政請攜入入聖比之相張鑑見而
奇焉踰年勅成善書二萬餘卷遷右拾遺河中帥張孝
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會茂宗有女喪詔起復雲麾將
軍成昏又以盤典禮違人情諫中使宣諭言茂宗母臨
下請懇懇也朕弗違其心又爭愈力帝召見曰卿所言
禮也今世俗器借吉而婚不少矣對曰里俗不知禮法
者時有之獨以女居父母家貧無近親不得已而然
男冒凶而娶未之聞也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
有司考典故循行母溺俗今行之非前詔書意也又臣
聞公主春秋尚少即侍年出降未晚請如禮昏雖不為
止然帝心嘉其言遷起居舍人累司勳郎中史館脩撰
判集賢院事議順宗祔廟議中宗當桃議禘祫功臣具
帝紀禮儀志中又居史職二十年每大政宰相不能決
必據經義舊章傳時事以議該詳允切初以是被遇終
亦以忤貴近不能至顯官資質樸直嘗疏裴廷齡罪惡
及拒王叔文請交當世高之結髮嗜學老而不厭雖甚
寒暑不輟通百家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萬五千卷論議
百餘篇長慶初卒贈禮尚書諡曰懿仲以博聞多識備
顧問見稱大
中中得相

函史上編卷四十七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八

盱郡鄧元錫纂著

唐文學傳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韓文公愈字退鄜州昌黎人生三歲而孤七歲好讀書
日記數千言少長盡通於六經百家之旨舉進士不中
益困則求禮部所試士之文讀之以為無待學而能
也厭之益發憤於古淵學已再舉禮部第不中則為書
詣時相盛稱引詩書孟子之指及古王者育才錫福之
義獻所撰書求薦達復不答則為書讓之曰愈聞周公
之為輔相其多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
捉其髮當是之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
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方服
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
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休徵
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
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
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
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
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
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

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諂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王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聖盛

商史上編 卷之四八

作

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言盡其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哺吐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闥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于此則夷狄矣夫乎此則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

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後懼進士第重相皆出鎮宣武辟為巡官晉卒汴軍亂與武寧帥張建封有故則去依建封建封表為府推官始入院吏持故事示愈有自九月至來年二月當宿院晨入夜歸非疾病事故不許出愈大抑壹不自堪為書與建封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器失其所以為心凡執

商史上編 卷之四八

三

作

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有利而愛其君其亦未有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

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展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事之執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道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善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遂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爾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爾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而垂仁採納焉建封謝之其好直不阿如此調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法宮中有市易令官吏主之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多抑買不如本估率用百責千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鉞名宮市實奪之白望數百人倚爲奸真僞不可辨愈力疏其害貶陽山令陽山天下窮處民爲言夷面而愈盡地爲字相告語惠愛之民大感至生子多以其所姓爲字稍遷國子博士都官員外郎會華陰令柳澗爲前刺史所劾未

報而刺史罷澗因据刺史短頓感之後刺史恚按前獄斥澗愈以使事過華聞之以爲刺史陰相黨難爲下請推治而御史覆按澗得贓言刺史無罪澗再貶封溪尉而愈坐妄論復爲黜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數言事而官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其文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見錄名一藝者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函史上編 卷之四八 五 十一月和四日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振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其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浩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

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見宣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元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宗細木為桷構榑棟桷闔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月砂赤箭青芝牛溲馬渤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論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止大論是弘逃說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紀綱離羣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糜歲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前財賄之有下計班資之崇庫忘已量之所稱捐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薪苓

也執政得其文覽之悲其意擢為比部郎史館脩撰轉考功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稍登用會憲宗欲削平諸藩鎮一封疆議討淮蔡而大臣惑流言無與共功者御史中丞度使行軍還具言賊可滅藥術相指異而愈上狀言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以來有職位者勞於討慮奉力役者疲於器械防司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出掠而不償所費又頗聞畜馬甚多半年已來皆止槽櫪譬如有人雖兼十夫之力而朝夕大呼跳躍勢自委頓也夫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立至所未可知者陛下斷斷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倍疆場兩界之間日有殺傷近賊州縣日有徵役當此之時人人持異議以感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重為弊必深昔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而後剋之不以為遲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願陛下詳度本末內決於心事至不惑則天下幸甚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淺深可撫而用也誠募以充伍而督教之不過數月可使成軍又欲四道置兵道卒三萬以畜力伺利便使蔡首尾衡

決而不救奏上忤執政意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馬荆
南帥裴均所厚均子鏐貪鄙近利還省父愈為序餞字
命之左遷太子右庶子其後帝卒用裴晉公書決討蔡
而晉公以宰相出視師表愈御史中丞克行軍司馬愈
即自請乘傳先入汴說都統弘竭忠力其功於是卒乘
輯睦而元濟平遷刑侍郎會憲宗遣使者迎佛骨鳳翔
御樓觀昇入大內留三日令諸寺通迎供養於是王公
士庶奔走膜拜委金寶盈道至有焚頂燒指灼體膚祈
福利者愈患之疏極諫章具異教考中帝大怒欲深譴
之相裴度崔彥進曰愈誠有罪然意獨懷忠願少寬帝
愈言我秦佛太過可也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年
大促豈人臣所宜言耶度群力為謝乃出刺潮州愈至
潮問民所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數食民畜產為暴愈
往視已令吏具羊一豕一投惡谿而親為文往檄之略
曰前代君德薄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固其所
也今天子神聖四海內外皆撫而有况揚州之境刺史
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山川之祀而鱷魚
睥然不安訟潭食民畜熊麋豕以肥其身子繁其卵
與刺史雜處此土刺史雖驚安肯低首為鱷魚乎我今
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

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其必徙如頑不
徙則刺史選材仗壯夫操刀毒矢與鱷魚從事居一
夕暴風震霆大作谿水南徙六十里而谿涸自是潮無
鱷患潮故不知學愈至潮禮儒士趙後為之師而潮人
士始知學愈終以贊平淮蔡見知治至表論語悲慨
朕後召而呈南遷素已後召為國子祭酒學勸道
有直講習三禮而貌寢諸學官咸易之損不與共愈
命吏召與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而奏徵儒士為
學官日會講生徒奔走聚聽者甚眾而儒學大興成德
軍裁節度使田弘正立王廷湊而作亂愈以兵侍部
詔往宣慰時鎮亂巨測人皆為愈危學士元稹為帝言
愈有才今身入不測可惜穆宗亦自悔之乃馳使召愈
度事宜進止無遽入愈慨然曰安有受君命而遲回自
顧者止毋往君之仁必往臣之義也疾驅入既抵境廷
湊盛陳兵逆之及館廷湊自為好而羅甲士於庭以
劫愈愈神氣端聳論禍福逆順甚辨廷湊不敢肆辱為
禮而歸之拜吏侍郎相達吉甫學士李紳交怨命愈為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赦免毫參闔之俱得罷紳得留
愈亦復為吏侍郎語具帝紀中尋卒年五十七贈禮尚書
諡曰文自魏晉來為文者構俳偶而經誥之指歸遷雄

之氣格不復振愈始挹羣言之統肆力於周公孔子之道浸淫嚙深蓄旁礪而才力又足以勝之實始著論言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孔子沒尊聖人者孟軻氏而止爾蓋讀孟子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及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又得荀氏書考其辭時若未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故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於是挾摘岑微貫綜大義刊浮刻偽而一而史三編 卷之四十八 十一

放之於文雄深奧博千態萬狀不可窺校而渾渾灑灑卒澤之於道德仁義炳如也其自視要比迹孟軻其用歸於尊孔氏扶皇極振斯文之統而已矣自晉訖隋老佛之說盛行諸儒匍匐歸往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其惑傲中庸作原道以明道其文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大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

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也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綱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解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出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

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遂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賴其言而今之學者獨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盲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城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蓋漢宗經重師法魏晉來世不復知有師唐尤甚有軌共譁笑以爲怪至愈始博綜今古愍惻當世抗顏以師道自任作師說以貽學者其文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

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可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長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藝經傳通習

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貽之愈
患世毀譽失實上之人苟然以徇之而士不能以自全
也作原毀曰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
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
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
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
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
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
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
及焉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
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
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
其新不計其舊恐恐焉惟懼人之不得爲善之一善
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
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
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
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
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自欺於心未少
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

國史上海編

卷之四十八

二十

仁

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
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焉惟懼其人之有聞
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
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
本有原急與忌之謂也急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吾嘗
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其良士其應者必其人
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
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
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
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
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
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
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
而理歟至其平生學文因有見於道答李翊書具見其
大都其書曰生所謂文將漸勝於人而取於人耶漸勝
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求至於
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涖
其實加其膏而希其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
光晔休養之人其言諒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
自知其至乎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

國史上海編

卷之四十八

二十

仁

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有根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屢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常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則之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有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標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愈為人明果不能隨與人交榮悴不少易少與孟郊張籍善二人者不克振愈通顯為薦達造請於公卿間終以成名誘勵後進後進生歸之館穀者常十數人雖晨炊不給怡然不為意諸

經指授成學者世眾平生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為己任內外親及朋友無後者為嫁遣其孤女而恤其家生三歲而孤賴兄嫂以生事嫂鄭如母卒而為之葬故嫂之有菽也自吏部始也是時與愈同道為文章友者柳宗元孟郊李翺從之游者有張籍李漢之倫然能佐佑六經沛然出之者有餘者惟愈又為然唐史贊之言唐興承七代蠹理之習討究儒術興與憲薰釀涵浸百餘年至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粹然一出於正其進諫陳謀矯拂煥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之千餘歲撥衰反止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者不少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云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第進士舉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廉悍有口率常坐人累監察御史當是時彭城劉禹錫亦舉進士宏辭科與同官厚善會王叔文得幸順宗專用事宗元禹錫及東平呂溫輩皆以文學有重名叔文見文雄慨談王霸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為也歆焉又急進取欲階以通顯親附之而宗元遷禮部員外郎禹錫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皆入禁近與密計言無不從見者側目御史中丞武元衡賢宗

元不悅也左授石庶子侍御史竇群糾禹錫等挾邪亂政立罷官所進退以愛憎爲重輕爲中外所忿嫉居無何叔文敗宗元溫禹錫等俱出爲刺史未至又俱貶州司馬宗元得永州禹錫得朗州宗元既放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辭章汎濫蓄停深博無涯決而自放於山水之間倣離騷爲賦數十篇以宣其湮鬱偈仄之懷禹錫亦以文章吟詠自娛快倣騷人作爲新辭教巫祝以歌而自遣久之執政惜其才欲洗滌序用召至京而禹錫游玄都觀詠桃花語譏刺又俱出爲刺史禹錫得播宗元得柳州元太息曰播西南極遠地與猿猴雜處此非人所居而禹錫有母年八十餘將無辭以白其大人卽具奏願以柳易播會裴晉公度爲禹錫請稍移近地使養憲宗曰夫爲人子者須謹身慎行毋貽親之憂而禹錫不且重抵此何爲乎惜之度伏不改帝起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也然終不欲傷其親之心改授連州宗元乃去之柳太息曰嗟乎是獨不足與爲政耶因其土俗設教禁以治州人順賴柳俗以男女質子錢家與爲期贖過期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令贖歸其貧不能贖者令爲傭傭直足相當則聽歸覲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歲中免而歸者千人柳故無文學自宗元爲柳衡衡以

南治進士業者競爭往師之而文學乃興無何平子周六周七在襁褓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器還京師韓吏部愈誌其墓以爲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以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僕子厚在臺石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刺史司馬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且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必有能許之者又嘗評其文以爲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宗元於文事最精力所與章中言其具其大方其書曰吾幼少爲文章以辭爲主及長乃知文以明道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故吾每爲文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乎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

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子以暢其
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
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繁此吾所以旁推駁通
而以爲文也蓋愈宗元實始厭六朝靡麗垂意於先秦
西漢之文其序四漢文類曰左右史混久矣言事交亂
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
今合而爲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
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
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文之近古
而尤壯麗莫如漢西京當久帝時始得曹生明儒術武
帝好儒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著作益盛
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
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哀平王莽之誅
四方之文章爛然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
簡冊迨東都則既衰矣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
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吾第
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摭摭融而離而同之
與類推移不易時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群
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琛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
雖第其價可也蓋賦頌詩歌書奏詔策雜論之詞畢具

而右史記言與尚書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而無
不苞俟學古者興行焉其撰梓人傳明梓匠通於相道
在不役於力知體要撰郭橐駝傳明種樹通於養人薛
也若子置也棄若則性得而天全作捕蛇者說明賦歛
之害毒於蛇皆有補於世然自退之爭臣論刺湯城甚
辨而不得其情他所著好持論時有之然而未甚也至
宗元論封建非月今國語往往執道之動變相詰難務
伸其說而苟以辨博濟之壹不由其統晚近世意見議
論之習自此始而文愈益弊云○孟郊字東湖武康
人少隱嵩山耿介少諧合而色夷氣清可畏而可親其
詩劇目鉢心迎刃縷解鈎章棘句若神施鬼設間見
層出也惟大放於辭而與世抹殺人皆切切已獨有餘
有以後時開之者大笑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
耶年幾五十始從進士舉得第輒棄去又四年選爲漂
陽尉又去去尉二年東都留守鄭餘慶署爲水陸運從
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領興元軍又表爲其軍
參謀未至卒樊宗師合諸賻贈葬落陽城東韓愈銘其
墓張籍合衆議私諡之曰貞曜先生李觀論其詩至以
爲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乃下顧二謝云○樊宗師字昭
興元人父惲帥江陵官右僕射家貴富矢盡斥其家錢

不居積獨好讀書所著文多至十百卷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然而必出於已不蹈襲前人一言海涵地負懷從放恣無所統紀然不煩於繩削而合也晚家益落妻子告不足顧笑曰我道如是也以金部郎中刺綿州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所居官治宗師知音樂能以音樂規吉凶堂觀樂或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張籍和州烏江人性狷介好文初與孟郊游因交愈以愈喜博塞又與人時為無實駁難之說相諧謔為樂又議論好已勝乃為書數其失而勸其當著書若孟軻楊雄以垂世愈不能用然可以知籍籍舉士進官秘書丞

薦其學有師法之多古風沈默靜退可為人師改博士後至司業卒○李漢字南紀淮陽王道明六世孫為人剛直屬辭雄蔚愈謂其類已也以其子妻之擢進士累左拾遺多所匡救敬宗修構沈香材為亭漢諫曰以沈水香為亭材於瑤臺瓊室何異出佐興元幕文宗立為史館脩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前相吉甫事法不隱吉甫子德裕相大惠之坐貶官以遂不復振漢於昌黎至深序其集獨稱其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之武事可謂雄偉不常其不阿如此是時有敕書鄧李觀元賓善屬文不旁洽前人語與韓愈相上下愈稱其才高乎當世行出

乎古人九年二十先是永州有覃季子生而愛言貧甚危介特不苟推太史公班固書而下至唐橫豎鈎貫通為書曰史纂又取闕老管莊孟荀而下其術自儒墨名法道德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通為書曰子纂不求聞達黜陟使其書上之除太子校書病將死嘆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躋乎將是而遂乎後若干年柳宗元為永州始求其墓銘之石銘曰因其獨豐其辱而茲韓愈時與愈同道相厚善文少遜於愈學近於道過之曰李又公翱字習之京武昭王後裔也貞元中舉進士元和初官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時天子史館上編寬淮蔡天下想望治平而帝意稍益怠輒疏納中上正本六事語具帝紀中又以其職言人之行自非大善大惡暴著於世者必訪之於人人不能周知必取其家行狀謚牒考質之誠欲得其實不敢苟也然為狀者類皆其故吏門生苟加虛美於受恩之地溺于文而忘質故無所考信請自今狀行實者必直指事情明載功狀則賢不肖自見如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為直狀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即追逆兵多謬朱泚足以為忠無為浮稱不者數考功勿受其文依實者始下太常牒史館定謚詔從之再遷考功員外郎朝性剛直議論無

回避嘗入中書面數相逢吉之遇退移病滿日自免
去遂吉表爲廬州刺史州旱疫連捐載路悉心勞來權
豪市田宅子直攤其賦窶戶困之期下教令以田占租
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太和初入爲諫
議大夫知制誥擢中書舍人坐舉諫大夫栢奮宣諭滄
州不降左遷少府少監刺鄭州歷桂管湖南觀察使徵
爲刑侍郎檢校戶尚書出鎮山南東道卒翱博雅好古
爲文尚氣質好推轂賢士韓愈嘗謂之言今天下汲汲
於十者惟獨君與愈耳翱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兼附
已者無所愛翱惟其賢以是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
居相位道不行忍耻內愧不引退其忠告如此是時士
竝學古文辭游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翱
御求端於性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三
篇吳郡陸參見而歎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聖人復
作不出此不息之而已翱又以生民之大法莫大於井
田著平賦書以明其可復書具土田志中其復性書畧
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且性者情
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非
其性之罪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
非水火清明之過也沙不渾水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

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性之不惑者
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行止語言無不處其極也豈其無情雖有而而未嘗
有情也百姓者豈其無性情之所昏而攻相取未始有
窮故雖性與聖人不殊而終身不自覩焉以誠者聖人
之性也循之而不已者賢人之所以復其性也聖人知
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
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
在車則聞和鑾之聲行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去琴瑟
視聽言動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而歸性命之
道也夫道至誠而不息者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
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照地而無遺此肅性命之道也昔
聖人以傳于顏子矣顏子得之拳拳服膺不遠而復其
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
雨之所膏而得之者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死而冠不
免結縷而死心不動故也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偃止而
斃焉斯已矣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述中庸以
傳於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蓋其傳也自是此道
廢缺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以皆入於莊列老
釋至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悲夫曰人之昏

也久矣將復其性也有漸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乃
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思無慮也然此癡
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也有靜必動動靜不息則情
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焉能復其性耶惟方靜之時
知心無思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而寂然不
動是至誠也曰不思不慮之時物至於外情應於內如
之何其可止也以情止情也則何如曰情者性之欲也
知其爲欲本無其欲寂然而已惟性明照邪何所生易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是也如以情止情是大欲也欲之相止庸有極乎
曰本無有欲動靜皆離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
也其不見乎曰不聞不見則非人也視聽昭昭不起於
見聞而無不知也無不爲也是誠之明也曰大學言致
知在格物何也曰物者物也格者至也物至知知其心
昭昭辨焉而不應於物也是致知也曰中庸言天命之
謂性何也曰性者天之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性之
謂道何也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定而不動者道也
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教者人之道擇道而固執之教也
道不可須臾離者也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達矣
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也夫不規之覩見莫

夫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規之規不聞
之聞也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獨者守其中也問昔
之注中庸與生之言殊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曰
如子言脩之可以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旦止之而
求至焉孟子所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止而不息
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食不違則能終身矣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王矣問聖人之性
將復爲嗜慾渾乎曰不復渾矣欲者妄以邪也無因而
生聖人既復其性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覺則
無邪邪安自生伊尹曰天生斯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
覺覺後覺如復爲嗜慾所渾是尚未能自覺也安能覺
人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其昏不思何也曰天地
之間萬物生焉人萬物中之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
蟲魚者非以性之全哉受一氣於天地而一爲物一爲
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
年行至難得之身而不專之乎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
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無幾矣乃昏而不思嗚呼人之
生也雖饗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
回視前所歷之年時如朝日也况千萬人而無一及百
年之年者哉故終日志於道德猶懼其未也彼肆其心

老所爲者亦獨何哉其論文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
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
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義深則
意達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而文昌今
天下之語文者異於是其尚異者曰文章辭句奇險而
已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必當
對病於時者曰文不當對其愛難者曰文章宜深不宜
易其便易者曰文章宜通不宜難此皆情有偏滯未識
夫文之至也義不主於理言不衷於教而詞句怪麗者
何之劇秦美新王褒僞約是也其理往往是而辭不能
工者有之劉氏人物志太公家教是也而又何取焉古
之人能深於義當於理文之以其辭而已不知其對與
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曰
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讒說殄行震
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將采其劉彥此下人
非易也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
者閒閒今行與子旋兮非難也夫學古文者悅古人之
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
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持已莫如
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

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

論曰古稱文章之關氣運也詎不諒哉唐初詩初陽展
暉乎盛唐則春容敷華神工浹混茫馬韓白夏木千章
業蒼蒼然秋迨晚季則衰柳寒蜩唯殺盛矣斯聲氣之
自然豈人力也哉乃唐文至韓而始昌而時既中晚斯
何也曰夫夫間氣也起六代之衰唐無韓無文然適望
孟荀而止亦何可謂盛世之文也夫運氣則各有攸專
漢之文唐之詩宋之理學則各來所專故於元運通鳴
呼微哉

史記上編卷四十八

南史上編卷之四十九

肝郡鄧元錫纂著

五代志

薛勣撰

五代梁祖朱全忠從盜黃巢作亂已反正歸唐時

梁王因篡唐自帝而為梁後唐者晉王李克用趙沙陀

平巢復長安唐賜國姓封之晉王存勖滅梁後稱

唐為後唐也

全忠本名溫宋州瑯山午溝里人父誠教

子貧不能為生與母王傭傭人劉崇家為食全忠

長安以溫為同州防禦使始黃巢以大盜陷京師為

暴天下不忍四萬勤王兵眾起誅巢溫知巢之不可以

久也以同華自歸唐以為汴州刺史河中行營招討副

使鎮宣武賜令名而全忠有汴梁

全忠既得鎮宣武人

使王惶然走匿日朱三落魄行作賊死久矣人何為者

故者具道所由得鎮狀母為盜所害下而所備家劉崇

其日事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節則

何如母側然良久曰汝能自致身乎此可謂英雄然行

義所以如先人溫問何也曰朱二與汝俱從巢行

死孤安在汝獨不念之乎溫流涕河東帥克用性惇固

謝乃悉召存諸子於午溝以歸

失軍走鞏鞏恒自負材武思為天下用以相鐸召悉兵

出河中敗巢將石隄谷又敗之良田已大敗之渭橋自

光泰門入巢亡走藍田遂復長安

姓名李國昌附屬結因并大軍而沙陀益盛招討

使李琢所忌擊破之國昌與克用俱亡八難克用少

針或立馬報百步外射之命中部落神事之有難報

勢不得志及是功會盜巢趨汴州汴帥全忠乞師於晉

晉王克用以師赴擊破巢而全忠伎以細忿圖之而晉

汴交惡克用下兵太行唐河洛陽與汴兵會擊巢敗

奔克用克用追至宛句晝夜行一百里騎不屬糧盡

遇汴州全忠迎致上源驛擊之甚熱而克用耐使酒

過易之全忠患不能忍又喜喜負人則與宣武將楊彥

洪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擊之克用詳不知也親兵

洪志助史敬思等十餘人出與克用侍者郭景錡等

洪克用匿林下以水沃其面以難告克用始張目援弓

扣城下四矢會大雨震電火隨城得踰垣突圍乘電

光從城下跳身走其軍散克用戰克月妻劉故多智

之召諸將謀軍中左右亡歸者以交告劉恐軍心立斬

力破巢於汴有再造功而全忠者負之憤憤也欲動

朝廷之所劉夫人曰不汴誠負我然我當訴之朝惟

得以為之劉克用曰善乃移書責全忠而全忠懼殺

楊彥洪以為解克用還書責全忠而全忠懼殺

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為鎮帝又遣中使諭官爵自

帥本道兵討之不以勸鎮帝又遣中使諭官爵自

忠沛即侯並同平章事已全忠破秦宗權兼克鄆而

軍振時黃巢死其黨秦宗權陷陝洛懷孟等許安鄭州

辛以東發兵攻之取曹魏之全克郭如晉已師克用
志承河朔師還必將為魏傳焉而存信不戰下為侵暴
忠全忠方圖克郭弘信諸其後有贈遺使考比面
再拜受曰六兄於予長以信非諸郭也弘信大信安
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力克郭州執朱宣通襲克之
獲獲妻于堽帥哀奔淮南於是郭齊曹棟克斤客徐宿
陳許鄭滑濮
皆入于今忠克河中執王珂歸殺之軍大振河唐中
弟兄子也重榮年弟重盈有其軍晉王克用因以女妻
珂表為護軍節度使昭宗弟李述所廢京師就崔
胤陰召梁以兵而全忠以河在河中權為患乃與張
敬瑄言以一大繩與之曰若我縛珂來有敬等擊破
晉將遣別將守之絕晉援而攻圍河中珂告急晉師不
甘遣其妻自以書乞師晉王報之曰今梁阻河晉師不
家寡不助來救則并與晉俱亡不若與王即自歸朝可
也珂乃治舟于河次夜走京師牙將劉訓曰公攜家夜
濟人譁爭舟僅一犬鳴張者事去矣不若還明以情諭
軍中願從者遂猶可得其半以從也珂以為然平明有
一犬上船
勤可以入朝危獨當為款款緩梁兵河信之止不入朝
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有世之舊請退舍伐梁王來
吾降矣存敬使人馳以聞梁全忠自河降唐修重榮
以居母于氏因事重榮為舅父固親及是即馳赴河中
至兄之城東哭拜祭墓而後入到城面縛羊上進全
忠曰太師舅之何可忘即若以亡國之見太師舅
謂我何珂迎於路全忠握手感歎厚遇與相濬比而謀
之從之汴使入觀行至半殺之傳舍中與相濬比而謀
河東是以有河東之役而王師敗績王行瑜李茂貞韓
建竝舉兵犯關詔雪克用復官爵招討之克用奉詔克
邠誅行瑜進爵晉王而朝廷疑之不令取岐華誅茂
貞建拔禍本也語具唐紀中已晉失潞澤鎮定義武諸
帥心而內亂事不振而因不敢與全忠爭事者累年用
掌書記李襲吉畫獨崇德懷人主蒼省役設險固境訓

兵務農而國存初澤帥李罕之以兵從克用討梁
公弗是也計而謀之昨破則吾首奉趙天子今
重起鎮今為公請朝議必且謂吾輩復如王今
侯還鎮別圖上公功罕之意以謂吾輩復如王今
罕可賜全義以資河陽附全忠而鎮定義武皆絕河
東州於汴克用有養子曰存信最勇力以兄疑其誅死
晉兵益衰攻圍州為劉仁恭所敗而因全忠謀攻晉後
不勝劉夫人曰王常笑王行瑜去城莊觀人手奈何
乎故之且足一城則禍變不測塞外何待至也克用
乃止居數日恭子嗣昭嗣源將散死士數夜
出所營而汴軍大捷乃自引去遂復慈隄汾已相崔胤
開全忠入關誅宦官劫天子遷都洛因遂篡弒以歲丁
卯夏四月稱帝國號梁改元開天下歸梁者十有八而
晉王克用獨以謂劫天子都洛改元者全忠不稱稱天
日
祐追梁世終用天祐紀年不廢也當是時惟河東鳳岐
西川稱天復餘皆梁正朔李茂貞自韓建敗與全忠為
宰吏為敵皆折而入於汴建以事軍亂為要於唐我惟
茂貞以制弱孤長陸自保又以寬不殺結其下乃克不
梁主更名晃升汴州為開封府都洛各為西歸長安
馬大安府佑國軍不為都封王其子弟追帝其祖考
內樞密院曰崇政院以宣武中記號知崇政院事備
有智畧在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事無晷刻不寐自
雅馬上有少休梁主性暴戾雖近侍使莫能測惟翔
龍議其意有不司未嘗言言但設示持疑而今主自悟
主清其為人不可也敬翔李振亦御之言於梁主曰蘇
是唐及唐大臣十人並勒致仕
歲戊辰晉岐吳備唐天祐五年梁開平春正月梁主晃
祗濟陰王晉王克用薨子存勗嗣二月晉王存勗伐梁

趙王攻梁破之潞圍解存勳克用子也初克
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首歌至衰老由槍樓悲
甚生上宿密涕時存勳在側方出歲克用慨然將其錢
指而笑曰吾老矣兒乃定奇後二十年其代我此語
中吾何憂歟後而麗乃易手一從克用王行
蘇德京師昭宗異其狀貌手跡也病卒蓋飲之極其
背有奇表後當富貴無相忘已務長善騎射勇
過人頗通左春秋而晉王克用以封疆日蹙故其形
色存焉進覽臂上朱溫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且極
沮喪矣吾家代馬忠貞大義當養以待事會何輕自
沮急使舉臣失望乎王大悅已全忠以劉仁恭於潞州
仁恭急前援求救者數十輩克用恨其反覆未許也存
勳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
者獨我與爾滄耳今不與之併力燕必亡燕亡則勢益
孤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日彼嘗困我而我困其急援
之天必以義為之援而名當附也此吾復振之時
不可失矣克用曰善乃立討仁恭而召幽州兵共攻
德威等昭昭將以行德威命昭昭為守於是全忠解
潞州圍來還攻路已而晉王病召唐監軍張承業入以
存勳勸之曰亞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吾教導之承
業故所使監王河東年閣也故忠信已屬已謂存勳
曰昭昭於重圍吾不及身也侯列單汝德威等速
竭乃攻之又謂克用曰以亞子素汝昭昭時守潞為速
王所困亞子存勳小子也克用寧知汝家嗣也先
勢軍中多歸心者存勳懼以立憲克用曰汝家嗣也先
業入日吳孝在不隆先業多入為因扶存勳出果伯
克寧首帥諸將而拜軍府遂安已而克寧為克用諸
養子存勳等所迫欲殺之易以河東諸將生母曹
夫人聞乃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
臂授公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直吾母子有地聽之矣
第勿送大梁大梁雖餘不以累公承業詳曰此何
言誰實為此言者老奴請以承子晉王以克寧之謀
告且曰至親不可相魚肉吾避位而禍亂可也承業
政忠直則大患乃置酒府舍為大饗而伏甲執克寧有
顯於座而殺之晉王流涕曰兒以重而謀叔父叔父
不取今事定奈何為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乎遂殺
之而軍府大定當是時周德威據重兵於外拒梁夾寒

之師論年矣而潞圍久不解國人疑之晉王召德威還
德威留兵城外徒步入伏極哭極哀退謂王其恭眾心
釋然於是晉王決策撫夾寒以救潞先是梁主自攻潞
李嗣昭固城拒守不能下晉王遣周德威赴行營求救之
壁高河戰久不決於是梁更築重城內防奔突外拒援
兵曰夾寒調山東民自東南山口蔡甫武屬夾寒以饋
軍此所謂夾寒之軍也且死以爲道憂半是梁王司
晉王定死以援兵之不能復來而潞城守堅難奔版乃
身還大梁獨留軍夾寒困之不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
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
簡精兵倍道而趨之出不意破之取成定霸在此一舉
不可失矣張承業贊之乃大閱士王自將德威等發晉
陽夏五月至三垂岡流涕曰此先王罪戾處也先王命
之矣大呼曰先王有靈壯子武因天兵困下諸將未
起命周德威李嗣昭分兵為二道填塹燒寨鼓譟入潞
起視則大驚倉皇走遂大潰殺招討使符道昭斬首
萬計委資城山和德威前至城下呼昭昭曰先王已薨
今王自來破賊賊走矣可開門初嗣昭與德威隙聞不
信曰此必賊誘所得來往我耳不應王自往呼之嗣昭
見王被服大慟曰嗣王也天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
迎王于大營頓十凱旋還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暴寬租
晉陽告厥飮至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暴寬租
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奸盜而治國下令言騎軍非見敵
亦絕無避險分道期會等語刻記於石所屬昭
是歲梁殺河陽帥王師範失其矢師範隸州人父敬武
軍師範和謹好儒學梁書萬卷為政有威愛以忠義自
許每縣令至官輒備饌餞新往謂命客將扶今坐廳事
百姓於庭僚屬皆告諫師範曰吾敬宗梓示于孫不志
本也朱全忠國屬臣時昭宗徵藩鎮兵討之師範見諸
泣告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而坐視天子困辱如此能
忍乎雖力不足然致死可也乃分遣諸將為貢獻及
商販也來兵仗以小車載入汴徐諸州西至于陝華期
日俱廢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得而歸所遣平結之
色動切之以情告不報曰全忠亟請馬部都指揮使朱
友寧將兵萬人巡夜即召葛從周於邢與共攻師範

據野河止軍言於晉王曰敵劬甚宜按兵待其衰王曰
吾孤軍遠來三鎮烏合法利速戰何按兵也無咸曰與
大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利平原廣野不
利阻隘今坐賊壘門而軍騎無所展足且衆寡不敵少
選彼知吾虛實事危矣王不快退僱卧帳中諸將莫敢
言德威往見張水業曰王雖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
戰今去城咫尺所限者一水爾彼若造浮橋以薄我我
衆去盡不若退軍高邑誘之彼山則歸彼師則出別以
輕騎掠其饋餉不踰月破矣水業趣入晉王卧所案其
帳撫王背起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德威老將所案其
不可易也王默然與曰方安寢之會謀言梁方造浮橋
即日拔營保高邑而日輕事秋梁洸明羊春梁軍因利
芻蕘自給抄之不敢出對茅屋坐希以休馬馬多死周
德威知其可擊也與利時史述塘李嗣源將精兵三千
壓梁壘門而詬之梁將怒悉衆出德威等轉戰伴北引
致之至高邑梁卒前奪橋鎮定步兵與之不能支晉王
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指揮使遣步兵與力戰却之王登
高立以望師喜曰梁兵爭進而亂我整靜勝矣自己至
午戰未決王奮起欲身前陷陳德威叩馬諫曰梁兵銳
可以勞逸制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即挾糗
糧不暇食日跌後機渴內迫矢刃外交必且退退而情
騎蹙之必大捷矣未可也王乃止至哺梁軍困果引却
咸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大潰李存
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殉軍者勿殺於是
士悉解甲投兵走置聲動大地趙人以深黃之憾奮白
刃追之梁精兵殆盡河朔大震梁遂失鎮定而晉益
元年是歲梁敗而乾化
歲壬申 九月梁乾化二年
及鎮定兵伐燕燕乞師於梁梁伐魏以救燕師潰於蓀
走還洛 梁主以夷寨伯卿屢失利意鬱鬱多謀忽功臣
力疾自將赴魏虜臣譚從師梁主至白馬頓賜從官
食多未至遣騎趣之部騎常任孫漢等三人後立棧之
斃所至以供饋餉約為刑賞至魏州令楊師厚李周彝
圍襄陽賀德倫袁象先二將而書交乘行檄趙聚與師
還卒給之曰晉兵至矣梁士驚即棄行帳趨襄陽與師
軍合攻屠之連迫諸言將李存審曰王方事與勤勞
不及濟師賊得蓀必西侵忠烈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
之乃引兵扼下博橋分道擒生得梁軍之推芻者數百

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之去曰為我語不公晉王太
至矣即各將三日時效果軍漢服色與尋常者無
臂者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馳驚隨夜逃遁
人皆奔奔皆奔奔皆奔奔之委實極其慘烈也
晉王未幾先鋒過時耳梁主益慚憤病愈劇還洛陽
如此其志不天後年我年死諸兒非彼敵也吾
如許矣因嘆夏六月梁主見死於賊初主后張
皇后善回心術下友裕與攻徐山被朱瑾等定失不
梁主怒奪其任友裕恐與攻徐山被朱瑾等定失不
教友裕馳自歸伏庭中請死梁主怒叱左右出將斬
之歸後之小徒走庭中抱友裕泣曰京平汝來身自
歸欲明不反乎梁主乃意解而免梁主破朱瑾等具
以歸後之小徒走庭中抱友裕泣曰京平汝來身自
抱之泣曰迎封立告之故后見瑾妻理妻片后答拜
戈使吳王至與鄧司空同姓見瑾妻理妻片后答拜
又泣梁主為感動送瑾妻為尼曰不食司空以此矣
時檢校官稱也當是時梁主內殿后未欲殺也及后
遂下顏色不厭有子八人長友裕封王初鎮宣
武王友文本名原勳梁主養子也材藝兼之年又
長心欲以爲嗣封傳王次友貞封均王餘皆有分封皆
出鎮梁主召其婦晉人門次友貞妻王氏美之常事
已梁主疾謂王氏曰吾移不起汝之東都君友文
謀矣而以友文妻為內侍知命士武語則夫婦相
後命友文妻為內侍知命士武語則夫婦相
勸友文妻為內侍知命士武語則夫婦相
勸以情告友文妻為內侍知命士武語則夫婦相
兵下下友文妻為內侍知命士武語則夫婦相
使至友文妻為內侍知命士武語則夫婦相
者三梁主什中其利其勝其勝其勝其勝其勝其勝
中四日不勝其利其勝其勝其勝其勝其勝其勝
天下罪友文妻為內侍知命士武語則夫婦相
主與兄弟宴中飲博兄全且酒取散子擊盆而進
之用汲汲而見朱三弟而後何而後何而後何而後
年社稷爲乎見朱三弟而後何而後何而後何而後

西晉岐吳稱天祐七年梁主項表二月梁均王友貞起
討亂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
中微之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
之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
軍袁孝先梁主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
今公者天平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說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
也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
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
也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
起其兄是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
馬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
曰大子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師厚日
請王亦誅謂之曰先帝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友貞誅
於汝曹何有因出梁祖畫像示諸將曰汝曹能越洛擒
賊復先帝聖則特賜爵焉梁主皆賜爵焉梁主皆賜爵焉
通史上編 卷之四九
人越象先等率兵討賊師入官友貞欲逃不得今
考廷諫先殺妻大殺已廷諫亦自到而逆黨累盡先
義爾傳國實於大梁以迎均王以大梁國家所以出
業也北拒并汾東制淮海且國藩多矣在梁於命將出
師便也北拒并汾東制淮海且國藩多矣在梁於命將出
年復轉王友文官爵招集士友誼而後復梁冬晉
王伐燕克之誅劉守光燕唐故盧龍軍守光父仁恭
馬力有盧龍而驕取滄景德三州爲守光請復海節
師之父子師兩鎮兵十萬備三州爲守光請復海節
故梁宮廷者後與守道士鍊丹藥不死仁恭有愛妾
守光燕之仁恭怒守道士鍊丹藥不死仁恭有愛妾
收梁師則使人誅守光又因殺之爲淫言滋其間晉趙
矣梁師則使人誅守光又因殺之爲淫言滋其間晉趙
有梁師則使人誅守光又因殺之爲淫言滋其間晉趙
求盟不能從也吾已成功乃後欲以兵威劫之守光
忠莫能從也吾已成功乃後欲以兵威劫之守光
萬歲六節度共奉則惟守光爲尚守光問何得無命
早受冊儀傳取冊儀守光問何得無命

天收元之事乎計曰向父人臣也安有邪天收元者守
步怒授之地曰我地方二千帶甲三萬通河河北
天子誰能禁之何向父之有命知其位侯侯諸
道使於威遠帝孫鶴諫寸斬之冠見定侯侯諸
命周威東出飛瓜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軍程
水攻祁濟下之克瀛源遂至平山州王光求後於
契丹忿其無信不救請降晉不許上單騎出城下
曰朱溫篡逆吾本欲與公合河朔之兵為與復公乃為
狂僧鎮定二帥皆事公莫恤也今定何如守光夫
流涕曰守光如肉耳惟王之所教之王與折乃失為
折使丞降而守光如肉耳惟王之所教之王與折乃失為
輪加出降且具言城中力竭狀王晉諸軍四面攻克之
獲仁崇守光帥妻子走滄州迷失焉人禽以獻晉以
練繁仁崇父子凱歌入獻俘于顯自強勳之守光呼曰
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小喜瞞目叱之曰汝內亂
命行亦我所欲殺耶王怒其無禮先斬之乃助守光
書今晉王三讓然後受始開府置行臺以推晉王為尚
歲乙亥晉岐吳新唐天祐十二年夏魏人降晉晉王
西史上編卷之四九

聚而言曰朝廷忌吾軍強欲設策破之吾六州歷
代藩鎮兵未嘗出河關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
聚而哭是夕放箭軍校張彥以軍亂劫德倫置妻
書求援於晉晉王喜命李存審張彥選銀槍效節
有衛介而迎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朕王帥殘虐
以謝魏人立斬安及姓也汝雖有功於我義不得
非止八人餘無所問今當竭力為吾牙皆拜天呼
萬歲明日王上緩帶輕裘進令魏卒擐甲執兵翼
心大取人一錢以上者千市城中肅然遂定魏
德州秋及梁爭澶州梁劉鄩出兵襲晉陽魏德州不克
還壁莘歲丙子晉岐吳新唐天祐十三年春鄩攻魏敗績
退保滑晉拔衛磁州夏克洺秋拔邢相貝梁貝州刺史
滄德兩連劉鄩以恒晉數節鎮定鎮或說晉王先取
自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我有也晉王曰不然貝城
西史上編卷之四九

勞軍貝州... 源擊走之... 歲丁丑... 秋晉大舉伐梁

冬及梁戰胡柳陂... 歲庚辰... 歲辛巳... 殺其秦寧帥... 秋晉王遣將趙攻趙軍王自將擊趙冬

定州軍亂契丹寇定州晉王自將救定州 歲壬午 二月

梁襲晉魏州不克攻德勝北城二月晉王還魏梁兵遁

王在德勝軍久頓戰未右大鎮定軍卒張文禮殺趙

敵宜安之王下將之承以文禮殺趙王可更立

生附厥吾痛之汝不忘舊若能為之復乎習與部將

三十餘人舉身投地哭曰王念故吏輔佐之功計得

復晉等之思死不恨於是王以所部復前取固豎王

史建時等之思死不恨於是王以所部復前取固豎王

守德勝死子處理區區義拒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

無寵奔于晉晉以爲新州團練使徐子皆勿以養子都

使任多許安之爲新州大使欲以爲嗣及是晉王司張

文禮直以鎮定居幽恐鎮亡而定孤固請赦文禮

至新州直以鎮定居幽恐鎮亡而定孤固請赦文禮

而求非或請西入井陘避之邪梁鎮日契丹本利資財

可走也李嗣昭曰強敵在前而進無退不可輕動人

丹獲其主之子嗣昭乃自帥兵五千先至易州契丹主責

必與梁立盟晉王在燕李存審謂嗣昭曰梁南下比能

起梁知有備乃西入城安掠而去又疾力以應賊比賊

在盛樂力拒不能晉王聞自幽州赴之五日至思

晉將實圍鎮州契績退保趙夏李嗣昭代將戰死

秋克鎮州晉王以李嗣昭爲招討使代實將處境道兵

授判官任國督攻鎮州今如一鎮人不和嗣昭之死也

晉王聞嗣昭死哭之哀使李存進代其亦戰沒存審

其黨皆臺趙人盡城中將投款納晉兵魏處瑾兄弟及

侍者得歸遺骸王祭而葬之以符習爲忠節度使習

奔趙人請晉王復鎮成德從之乃割相州二川置義寧

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

平鎮自效乃以爲天平節度使先是嗣昭死王命以

劉州降梁澤州守將裴約泣曰余事故使驗二紀見分

財享士志在威仇誓今肉未寒而即背背兄之紀見分

能從也據澤州目守梁攻之不下使吾急唐主謂李紹

不借借且約我拔我以來紹誠至城已陷約竟死

不借借且約我拔我以來紹誠至城已陷約竟死

亡凡五夏四月晉王稱帝國號唐改元光武追帝其祖考

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京追尊晉祖執

宜曰魏祖祖昌曰魏祖考晉主曰太祖立宗晉陽

尊主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先是吳蜀

各以書勸晉王嬰天驕王持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

先王書勸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

入於大梁梁亡始梁州唐書魏末帝和柔然恩恃得
誅友敵因疎忌宗室張漢卿驤妃兄趙巖其婿也親信
之怙勢擅權賂舊臣款狎等類不用唐師日進取鄆州
敬祥知梁室已危以繩納靴中入見曰先帝以天下不
以臣爲不肖謀無不用今敵勢已強而陛下忽棄臣言
臣身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矣乃以彥章爲招
討使段凝副之召彥章問敵可破否對曰必破問朝日
對曰三三左右皆失笑彥章曰亞千輕易與也彥觀臣
破之彥章至滑州置酒高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
甲士六百持巨斧具糲炭乘流下飲未散彥章陽片更
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時唐上閭彥章將自
詣屯澶州召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賊無決謹備
之而守殷忽不爲備守我王勿將所發蒼頭會見市會
天微雨彥章所遣舟師壅鑠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
急擊南城遂破之於進對楊過三日矣攻諸寨守拔唐
主聞遣宦者焦彥賓趨入楊劉與李周固守備彥章亦撤
北城撤營爲筏載兵緣浮河下助楊劉守備彥章亦撤
南城村浮河下爲攻具於中流逆轉交圍日百戰及楊
劉唐士卒死傷者過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垂陷者
數四李周疾力戰拒之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
至梁壁堅固不可攻問計於郭崇韜崇韜曰請築壘於
傅州東岸固河津既應接車平又可分賊勢但慮彥章
薄我不克城耳願募敢死士保固挑戰殺之時延光至請
募我河上虜民不通人不保固挑戰殺之時延光至請
募馬家口通鄆州路與崇韜請合唐上力遣崇韜將萬
人往築之晝夜不息而唐主與梁人晝夜苦戰綴之城
寨大日彥章聞將兵歇萬馳攻之時板築南岸諸守兵
決然崇韜身先士卒力拒戰唐主引兵還至城得完
而於鄆聲勢連絡矣嗣源請正守殿覆軍不聽而彥
章復起楊劉李紹榮抵梁營擒其斥候火攻之焚連營
而彥章保楊村楊劉圍解時城中無食三日矣當是時
漢傑雖相與協力成恐鄆將微還大梁以段凝代將
於是宿將憤怒士卒振臂唐亡租稅益少李存福者伶人
也得幸刺鄆州專指欽防城卒徵月課縱歸梁焚執之
克鄆州陷洪門兵城鎮鄉李繼昭以潞州叛降梁國素
澤州於大澶州以西相州以前皆梁有唐主軍儲仁之

忘但奉天子詔討不受代者建無所逃死太師改圖
何求令致夜乃自攜前入達軍校建旦日敦瑄開
迎既而表致瑄作亂令致通鳳翔書殺之為檢校司
成尹尹圖彭州不下民竄山谷諸寨日出劉軍士王先
陳田以授致展拒朝命今陳田平而處猶屬之州民皆
知西川大府而司使其主也故大軍至皆不入城入
山侯招安今土微掠而司又不念降將更思楊氏矣旦
日劉善少返而不虞其難脫城中萬一有變於諸寨
兵伏門伺卒出擊掩擊之於城下各出兵躍諸寨者
咸懼懼有萬勢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曼然問計先
成惟七事以自招安入山中百姓一禁諸寨劉房二首
私安寨懸却招謹轄者巡守三招安半皆一人守掌四
悉索所屬彭州乃姓集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不認者
使相從送者安寨敢匿者斬五置子縣撫百姓給帖入
山才親戚六彭土宜麻民入山者令今曉歸三歸以時
山吏察如歸市以遂彭彭州荆南將許存隆連恩存勇
尋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縱權英華露新業被窮
幽史上編 卷之四十九 一 十六印

玩迎繼岌賂之求西川節度繼岌曰蜀降此找家物奚
用獻笑而遣之至成都蜀主白衣首飾壁奎羊迎拜
官素徑徒跣與觀從從受壁崇韜解縛焚槐承制釋
其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崇韜禁侵掠市不改其自出師
至是九七十日得節度上州六十而縣二百四十九當
是時李紹琛爲大功臣董璋上崇韜少之而璋與郭崇
韜素善與璋謀蜀紹琛心不平嘗語曰吾有平蜀功公等
模稜相從反噓囂令郭公之門吾輩都將獨不能所公
耶璋訴與崇韜崇韜怒立表璋爲東川節度使紹琛愈
忿怒曰吾冒白刃披險阻定兩川璋乃坐而待斃
王韋昌都統軍中制置一出郭崇韜將以賓客爭奪臣
而執統牙素然從行閬李從襲等走之久無蜀蜀臣
大將爭以實貨妓樂遺崇韜乃其子廷諤獻繼岌五馬
朱帛而已從襲等愈不平王宗衍知蜀王之不與已也
中蜀人列狀請崇韜許鎮從襲等則媒崇韜使蜀人
請已志難測王宗衍不備機及乃好謂崇韜曰王上尚
待中如左右手何肯棄之蜀且此非余之力敢知也必
令人詰問崇韜懼欲請宗衍自此明裁其亡國罪族之
而二陳愈益崇崇韜素疾宦者嘗家謂魏王曰王他
日爲天子驃馬且不可乘况宦官乎必盡去之驃馬聞
而史止館 寶曆之四十九 二四 二六李
馬也聞呂知柔竊聽聞之切齒馬時蜀中盜賊羣起崇
韜命分道招討之詔未班師唐主遣使向延嗣趣之
還崇韜不出延延嗣怒李從襲因詰延嗣涕泣曰郭公
專廷誨日與軍中虎口一朔身存立屬不知委骨何地
矣內大天延嗣賜具以語劉后后以訴唐主聞蜀人
請崇韜爲帥心不無疑又蜀府庫空實籍魚不厭
怪之延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所故釋之崇韜止
此唐主愈益怒遣關馬珪詰成而戒之曰崇韜奉詔
班師則已有遲延與魏王珪之彥珪入見劉后曰蜀
在朝夕必誅之唐王曰傳言未委馬珪亦何得遽爾后
后復曰必誅之唐王曰傳言未委馬珪亦何得遽爾后
退發曰彼無繼岌今此崇韜上無報蜀以後教子繼岌
招討使可乎從襲等泣陳利害動之繼岌乃召崇韜入
言事從者李環即以碎其首殺之并其子廷諤廷信
矯爲敕旨諭軍命尚書圍總軍唐主則詔暴崇韜并
四子塔皆殺之唐王存又者崇韜子贊九帥人馬據
臂稱寬亦殺之景進言朱友謙李繼與存又連謀不
殺之胡野寬預諸將解體李紹琛自以功高而唐主不

見任惠欲反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而西定巴蜀則
公之謀而吾之力也至去逆效順與國何角以破梁則
朱公今朱郭皆無罪夷城痛哉寬乎吾死無門矣遂大
哭將河東中士亦哭哭是日郭公河東門外諸將皆
將同誅豈復東哉於是紹琛自解甲引兵而西諸將
度狗成都反任國進攻之至漢中紹琛逆戰大敗以
不出漢州故城城木為柵圍攻之紹琛及奔綿州
追擒之紹以孟知祥屬東川帥至漢中與任國董
璋置酒高會引紹琛至坐中紹琛曰任國與任國董
日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耶紹琛曰任國與任國
如紹琛安所得自保乎故忍而為族二月郭軍亂陷
郭造德帥李嗣源討之行營軍亂嗣源入于鄴以鄴
軍還向汴唐主如汴嗣源入于汴唐主還洛夏四月唐
主殂于絳嗣源入洛陽監國李嗣源晉祖克用養子也
漢州事晉祖克用有功賜姓李以所將騎五百賜姓
郭戰力攻郭洛陽郭取武陽三州下磁州皆其地
國史本傳 卷之四十九 二五 八

唐年當代歸復有敕留也於是聖皇南輝切其時
仁最曰主上所為有天下者吾親軍力也天下已定更
不念舊勞加情恩去家咫尺不得一歸見子今聞
皇後我逆京師亂與公行歸安知不富貴乎今聞
仁最不殺之切偏帥偏帥不從又殺之乃奉趙在禮
為帥李紹宗史非敢反也將士獨思家懷歸公善為
城上為衆請曰非敢反也將士獨思家懷歸公善為
先死我死不自新步變反也將士獨思家懷歸公善為
不克以快聞唐主怒曰克城日必勿遣惟類後諸
之使中使使王繼茂還定亂而後以李紹宗討
利州不得殺之自將大臣皆言京師根本不可動
郭將無可奈何果共推嗣源唐主心忌之陽應曰台
旦攻城是役從直士忽大謀焚營親軍拒戰不能
出城光問之對曰士從直上自戰十餘年行天下
所成卒思歸上不聽從馬直辛哈戰十餘年行天下
所成卒思歸上不聽從馬直辛哈戰十餘年行天下
耳郭源涕泣論之衆呼曰公不帝河南北則他
西史本傳 卷之四十九 二五 八

怒不許請或石門至是時所部倍道從李以若亦調
源養子房知溫也則曹貝二片亦馳赴難而嗣涼軍
振當是時時主以軍食之勅而河尹豫借夏秋稅民
不自聊生租庸使孔謙以倉儲不足多股刻軍海向幸
有請移內帑以給軍劉后不肯出杜且及皇子勿者三
人於外日四方貢物以賜給諸臣所請止其耳肅以
驍軍宰相皇恐退故人必給及是詔曰已得卿驍士
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軍軍士詔曰吾妻已為卿驍士
此何為思亂唐主李存勖計以詞原必且得大
渠不可往獨西如關東賁伶人景進計殺故蜀主衍夷
其族至萬勝鎮開闢源既已得大計諸軍皆放神色慘
沮登高太息曰吾不濟矣命旋師在汜水危貨其二萬
五千亡其半遇子谷遇衛士抄掠以好言撫之曰且
厚賞料曰陛下賜已晚人不思之矣唐主至西河置
酒悲歌流涕追晚入洛城明且欲紀汜水而中從馬
郭從謙者本伶人優名郭門高從德勝之役有功累皆
郭使以叔父事存勖又事勝王存勖又事勝王存勖
而從馬有軍士王溫與郭謙善以誦誅唐主賊面欲之
然故寵之實無意殺之也而從謙中自釋數言動衛
士曰李嗣家所有市酒肉飲食快目前無多計夕長卒
盡吏上篇 六張之四十九 二十七 十九甲
問故曰主上以王溫故侯郭都平仇若曹失故親軍人
自故欲為亂且出從謙帥所部攻之門時未可將
騎其陣宣仁門急召之守殿山不前進臣皆釋甲潛遁
獨散員郭指揮使符彥卿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
人皆唐主友被至絳宵殿油矢渴甚劉后不省視遣
宦者進以遂明年四十三參卿等慟而去善友致
樂器覆屍而焚之明年七月葬葬於昭陵初景
進言西南未安土衍族黨少聞為其怨為變詔
王令衍一行素殺之內樞密張君翰復因之慨然曰殺
吟不祥况其溫乎以召傳行城門守改為家時蜀手
人並衍俱東者千五百人皆獲免而行母徐氏且死執手
罵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於死信 嗚呼莊宗以百
義安在汝安禍豈遠乎已而果然 嗚呼莊宗以百
戰定燕滅宋梁敗契丹師易薊也奉三矢告成于先王
可謂曰英然不勝其亟疾夫亟疾甚不任將不任大將
況萬乘乎以竟殞於伶人莊宗知音以淫於溺音其焚

也以絲竹桐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詎不哀哉夫樂
以節樂止淫者也嗣源至聖戶谷關變慟哭曰上上素
平入洛陽止私第焚焚掠拾莊宗遺骸於灰燼中殯焉
郭福滿為國家行樂此方耳是日相豆廣華帥百官上
殿勸進嗣源曰善巡微待親王至吾侯山也華社有奉
百官又為郭福滿所誦故至此諸君見推非所心也願勿言
下今爾教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攝政使與紹真掌機密
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以獻監國曰胡用世曰宮
中職事不可不闕也監國曰宮中戎掌宜用者諸人以克
此屬安知皆出之以租庸使孔謙奏使使使軍民困
乏判之而除其所立可欽法廢租庸使使使軍民困
專判及罷諸道監軍下今在訪諸王安重誨與李紹
而不罪也方發時劉后棄珍寶整馬鞍與中王存渥及
李紹榮焚焚殿殿出走任道與存渥通存渥為其下所
殺存渥見其陽蓋國遣人挑殺之魏王繼及征蜀至渭
南將士南源監國者亡匿遂自殺方變時源
子從景在朝源宗謂之上曰父忠孝之臣朕所自可憐
為所執從景呼曰我父忠孝之臣朕所自可憐
所逼公等不亮目誠不令我父忠孝之臣朕所自可憐
及莊宗如汴將士多遁亡獨從景不去嗣源紅淚陽
莊宗後遣從景往通問竟為殺所殺及是為宗奔河
中為人禽至洛殺之從景姓名元行欽明年即崇謙復誅
郭即軍復作亂為與將所殺始蓋又明年溫韜以
餐唐山陵段疑以反從朱以威以威逆以伏誅 四
年夏監國嗣源襲位赦改元時百餘表勸進言唐運已
河謂國號羣臣曰武皇賜姓於唐已為唐後監國問
唐今陛下應大順人別建號宜加監國曰吾羊十三事
欲祖獻祖以存宗屬字吾猶子又事武皇子元帝公丘
十年矣終綸收戰無夜不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
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
於是用嗣子極前即位之禮加新衣入天記御案見受
冊赦以鄭珣任園同平章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

下能盡舉乃選者文學之臣與共事備應對閣公

如家簡賢俊拆僥倖昇年之問軍戎皆已如粗立

二年春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能多聽其言而得校依多則又唐之相也

又謂崔協同任國華本琪止其退之舊言於重誨曰李

琪非無文學但不得宰相但得宰相則重誨度者

官足矣他日議於唐主則重誨曰重誨未悉中人

人亦賣協名者予然語字少少則重誨曰重誨未

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之口乎唐主曰宰相重誨

之吾往在河東見馬書記才博學與無異

既退循不揖拂而去唐主曰宰相重誨曰重誨未

方多入協員則乎國曰明公拾李琪而相相協是猶

棄蘇合丸取蚌蛤而重誨曰明公拾李琪而相相協是猶

主從容容取蚌蛤而重誨曰明公拾李琪而相相協是猶

居從容容取蚌蛤而重誨曰明公拾李琪而相相協是猶

使死學士趙鳳哭曰重誨曰明公拾李琪而相相協是猶

刑如此使至國采族飲然後死安有逆何

立四親廟於應州舊宅

書舍人馬綽請也

四年春克

定州誅王都

王都者義成神庭有弟子也既執父自擅

昭昭名李紹度者也擊大丹師奮破之以氣

州守備區區不克臣臣言其法使使進

效晏球與使臣聯聯行而城謂之十城高堅如此

不若食三川之租委民養之依之以因必內清使者

開門納主使之而卻果大困矣

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殺一卒後入朝唐

主其功勞之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

仁福進白鴈重誨即之明日入白鴈下詔天下

無使重誨知宿州進白鴈重誨曰重誨且夜雖白何

却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初行不白宮中須索除常度陳非分之分始經監國

詰河中秋祭之口有異志則誅尤衆至即令延璋以甲士圍其第自人見重誨拜庭下且誨驚冬嘗答拜從瑋奮錫擊其首斃之長張氏驚敗亦斃之檢其家僅數十緒詔以離間孟知祥董璋錢穆為罪誘二子仁歸并二子誅焉

歲吳壽帝

四年冬唐主有疾秦王衍榮以兵入與聖宮不克誅死唐主崩

秦王從榮唐主次最長子也為人輕馬而鷹視頗勇從儒生學為歌詩而芳薄之徒日非嘗入侍唐主問之曰爾何業對曰暇則讀書與儒生論經義爾明宗曰善經有君臣父子之道宜學也儒生必碩儒儒士乃可親先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而好作歌詩不能工人傳以為笑汝必戒之吾老矣於終義雖不能曉然每聞輒喜殊益也已封秦上和中書令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為皇太子時唐主有疾顧不悅謂左右曰羣臣欲立子善當養老河東耳從榮亦不願立固辭出身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諾公獨欲奪吾兵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請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喜宴元帥府諸將皆預頒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矢走以行其軀脫如此而騎狎不親政中外大臣無以不狎侮唐主至憂史

則史上編

卷之四十九

二一

十五

鮮僕馬智尚如此若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帥簡令屈體事之與講禮義之經安危之理庶其益也古人君即位則拜太師所以明嫡庶之分室禍亂之源今繼未建儲至恩澤賜與皆細皆待之際宜示以等威乎主賞數其言而不能用駙馬都尉石敬瑭本西夷人自朱邪歸唐居陰山從晉王克用起雲朔從明宗南策趙大舉尚末寧公主與大軍公主於從榮異母也素相憎敬瑭思以補避之樞密使范延杓起延壽亦慮禍駭微要唐主得末疾久未作以為因已請求去也志之齊國公主乃得此言乃得出宣武延允請娶人孟漢瓊及王淑妃者蜀敬瑭而敬瑭得河東及唐主疾病從榮與范家便朱弘昭馬贊入問疾不知人遷雍和殿宮中皆哭從榮中聞哭聲以為帝寢定矣夜半帝忽蹶然坐榻上侍疾者皆去顧守漏女曰夜漏幾何對曰以更矣叩謹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前事乎曰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灌咽為更生因進藥一盃手曰主小愈而從榮忌宋王從厚賢於己懼不信力乃稱疾不朝而陰驅牙兵入宿衛朱弘昭私謂其人曰

以忠義見責其何辭以對且上與路王皆太后子不妬
幸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畢路王至止正弔問
道又促導草履導對如初李愚曰吾平天下罪人盧舍
人言是也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前哭陳
諸闕之由馬道帥百官以班見勅進明日以太后令廢
少帝爲弔王又明口即仙弔少帝衛州所謂閔帝也殺
孔死及其四子磁口刺史宋令詢長之撫哭者半日自
經死先是從珂以西都留守王忠文同爲東道招討使厚
結之求助恩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厚恩今與鳳翔反
叩事成猶爲時叛臣尤事敗流穢千載手執其使以聞
至是爲從珂所執誰謀之對曰恩同起行問先帝權之
附附大王立富貴也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耳諱
就死從珂爲改容欲宥之而諸將耻見其面私殺之從
珂爲差嘆屢日先是康義誠迎降於陝州從珂責之曰
先帝晏駕立嗣有諸公今上諒陰政事在諸公何爲皆
吾輩至此義誠叩頭請死從珂以事未定寬之至是
與孟漢瓊皆相誅誅罷相道鎮同州相恩素剛介與劉
並相勳相違戾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恩欲依古以制
理唐主以爲迂不用目之曰粥飯僧尋罷去唐主之發
國號上編 卷之四九 三二 一月二二

契丹以解晉陽馬功殊無意復南雖軍柳林都軍者羽
皆在虎北口每日與輓結束備凡去而唐得趙德用蓄
異志欲倚契丹取中國既與子延壽軍合則進屯劉栢
寨以金帛賂契丹請已為帝與契丹約弟諸石
氏仍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賊境而晉安未下使
釣兵盛強別將范延光在丁東又賊境而晉安未下使
諸許之敬使聞大輩亟使為維翰使契丹為請曰起比
平父子非素以死狗國者何足貴而言妄語貪毫末
利棄重成之乎且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奉大國
於毫末何有願知聽自且至暮涕泣爭使丹主乃大感
從之詰帳前石謂德鈞使曰我已許石即此石可改
矣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可用也而維翰因相晉
晉安微聞者數日勿惶喝援不全楊光遠安審重敬
達降契丹敬遠曰吾受明宗厚恩今上用馬大帥而失
向罪也况降賊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疾之必勢覺諸君
斬我降未晚也先遠曰審琦敬即新之審琦不忍發
晨集帳中亮遠斬敬遠首帥諸將降契丹主嘉其忠
命收葬祭之為軍却抗俾使東思立增克死於是敬遠
請契丹主引兵自以身從獨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今
晉王蓋出諸子自擇守重貴晉王兄子也養息子貌類
晉王而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限者可乃以重貴為北
都留守其敬遠從契丹主進圍陌及唐兵戰敗之至潞
州趙鉞鈞父子迎謁銑之投沙漠於是契丹主舉晉屬
第唐曰我東南南人必驚且亂汝宜自引漢兵南渡
令麾下駒衛送汝餘諸此世有急則下山相援吾朝聞洛
陽下夕北返矣泣為別曰此世世子孫毋相忘而敬遠自
引向河陽先是唐主聞晉主定立愛河甚大悔用薛文
遇之言旦夕獨縱酒悲歌有及晉陽事者輒曰勿言
吾即使我心膽墮地及至聞晉師南召李崧謀所向薛
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色變崧文遇足文遇乃去
唐主曰我見此物今人於頸幾欲以佩刀斬之時洛陽
居民逃竄者相屬門者請禁之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
不能為百姓主又禁此求生無乃迫乎下聽相便
唐將校皆飛狀迎晉師於是唐主與曹太妃劉皇后雍
王重美及宋審虔等偕歸相實登玄武武樓自焚先皇后
欲焚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美造勞
民是死而遺怨也乃止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得國而
為晉得天下而為唐然二易姓祚享國僅十有一年

民命畏天納諫用賢有君人之德焉兵革粗息年屢豐登天德存焉生民賴焉然狄性果銳屢以非辜誅殺臣下父子之間不能以禮義坊危機而從榮念卒陷大惡帝亦飲恨而終隨以隕世豈不哀哉 敬塘旣伐唐自帝立七年而殂兄子重貴立及契丹尋於兵契丹擊晉晉將杜重威以其師叛晉契丹滅晉 方晉自帝附諸藩反不自安又經紅火府庫竭民困而契丹求無也 晉主用桑維翰畫拒契丹然以無利藩卑辭厚禮以事契丹言卒結兵務崇通商以避鋒銳數年之間中國稍靖及晉主兄子重貴立以馬步都虞候之任廣有策功寵之甚其畫事契丹驕倖解冊孫撫翁不稱臣契丹怒來誼延禧因之丹帝喬瑩已召謂之曰先皇帝七朝小立故事契丹禮當恭今天子中國所自也禮如是而足必過責有鄙耳晉有懷廢大命十萬口豈避敵哉他日翁收取卷之四十九 七月十二歲為某日驛乃曰公斤言頗多懼忘恐記之元稹命吏書其語授為實衣領中夫而晉君臣窮奢修好誇尚情不圖其憂會旱饑民流楊光遠時帥平盧知晉於契丹隙也構之告契丹言晉饑甚攻之可一舉而克也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萬令延壽將以南曰克晉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肅力晉王王將以景延廣為御營使已而契丹常王戰太原敗別將段威城馬家口又敗楊光遠戰絳州亦敗契丹主軍澶州城北望晉師謂左右曰充道言晉兵半餒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擊晉光遠不動引去勒令守貞關青州城中食盡契丹援不至光遠子承勳勒騎光遠及使分道括民財佐軍開門納晉軍於是晉主乃大肆遣使分道括民財佐軍州縣吏役因緣為姦又滑州河決發民築塞民求死無地國大困而契丹使入寇國疲於奔命遷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契丹主有母曰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地主可乎對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地主口石氏負恩不可忍太后曰汝今難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及時桑維翰屢勸晉王復請和紆國患晉遣使如契丹契丹主謂使

立也交易州刺史郭璘守不下竟死之方重威降時皇
甫遇不須謝美丹主欲遣過先人狗大星遇解退渭所
日吾位將相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城不食累
日何面目復南祀坑死張彥澤其先突厥人也號悍
忍目睛黃口夜有光顧理如王周條其食殘
彥澤小兒失其面諭之彥澤夢論其力臂即中李壽代
彥澤券安在乃以天象師范進先降許不死之不知范延
怒拂衣入乃削彥澤降爵貶官至是彥澤降其子監
丹遣彥澤將二千騎入太原以通事傳住兒為郭監
彥澤倍道疾驅進夜渡白馬津自封立門斬關入晉主
聞之於宮中起火欲自焚嗣彥澤至專契丹主與述律
太后書其撫之命滅火與后妃聚而泣召范質草降表
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威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
妻馮氏舉族面縛降冬遣男延煦延實奉國寶出迎太后
夕求入見言事晉主方在死中調鷹衛司又詰制焉
玉李言言之甚王謂然退計所親曰石氏不血食矣
及是人勸之去維翰曰進將安之彥澤入見坐虎命
函封北歸 卷之四十九 內拾 三月二日
不獲彥澤乃以晉主命召維翰至天街過李崧駐馬語
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獄維翰心不覺
顧謂獄曰侍中當國今國亡反令維翰死乎有碑也
彥澤維翰維翰殺之云自經死丹主命厚撫其家彥澤恣
割數三日都城一空書舍人李壽謂人曰與逃於溝
澗而不免乎不若身見之乃授判謂彥澤曰上誅諸殺
大尉人李壽來請死彥澤欣之接之謂彥澤曰舍人羅乎
清日清今日之懼猶足一昔年之懼也使高相用清言
事安至此彥澤入嘆呼酒飲之清引去旁若無人彥
澤遷主於開封府主取內庫帑不與良酒於李崧崧
許不敢進焉王彥澤子所掠盡諸彥澤求自送傳橫
寶契丹主延河陽名捕景延廣見彥澤求自送傳橫
磨契丹主延河陽名捕景延廣見彥澤求自送傳橫
延廣上事每服一事授一牙籌至入彥澤面伏地不
敢起此彥澤之送之也至時極夜分延廣伺守者急扼死
死明年春正月契丹主德允入大梁馬道率百官素服
迎伏路側請罪王太后迎封門辭不見至明德門
下馬拜而後入不肅官幕出也亦問執俘永勳音以受
其罪命與俱往兒俱北市以閤門使高勳訴彥澤奏

其家也命監刑於是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棄經
籍天寶以所執使詔朴之彥澤俛其首行至市斷尸出
內食之契丹封重寶為負義侯從之黃龍府黃龍府
客氏之契丹也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馬氏及一第二子
俱在李洪饋餉不繼或時給食信臣無及進謂台州
中李經近謁於路頃時晉主王王中使橋下安坐
也問之曰村重以寒氣息曰王王我家何以此誠為所
破勸哭去德光已破晉道其出諸州皆信臣錢所
穀軍胡人馬不給糧道數千騎外遺出四掠其行草
穀環江二三千里間民被其毒始大患苦之各殺其
如北又時已熱乃以箭輪為宣武軍節度使守汴梁捆
其財歸和州林得疾死國人破其腹去腸胃實之以鹽
王樂城和州林得疾死國人破其腹去腸胃實之以鹽
後并汝蓋恨之也趙延壽恨契丹上負約不立為帝召
兵入恒州欲自帝未康王元欲契丹上負約不立為帝召
延壽及張瑄等次入微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曰妹
上國來寧必見之手延壽喜與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瑄
等曰我下謀久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遣我一書許
我知南朝事國事少舉哀成服而契丹將殺我相瑄
于恒州而自立○晉 史論曰嗚呼石晉用桑維翰畫
二主事國上有一年 史論曰嗚呼石晉用桑維翰畫
割燕雲北紀禹迹之舊賂強胡而不虞其難貽中國大
患少帝立用景延廣計犯難結讎而國亡雖所絲異路
而本末不順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丁未春晉陽帥知遠稱帝入洛殺唐明宗子許王從益
國為漢明年春明子承祐立國亂三年冬殺受遣大臣
楊邠史弘肇王章遣使入鄴殺留守郭威威以郭兵入
殺其主自立國為周 漢初劉知遠者亦沙陀部人也
也與晉相但事明宗為偏將及人後晉郭威馬甲斷之
始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是斷甲馬段知遠晉郭威之

與寶貞同俱事晉相如重以即位欲以為相薛瑒達吉
逢吉為本濟會令杜重以鎮歸德不受命高行周恭
容彦超將討之二帥不協爭相攻漢主恐生他變欲自
將來火齊上派清源征漢士悅以為可和也命趙國濟
道同平章而中下詔幸澶魏勞軍舍高行周等行問言
曰域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使
其盡臣潰漢主以驚然慕容紹奇固請攻城之攻自前
至辰士卒死傷衆不克乃不敢復言重咸食竭力盡漢
主遣人諭許以不死開門降從郭威白加重威太傅而
殺牙將王餘人用土封墓籍其家資戰士使無藉
資重或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石之乾祐元年春正月
重威召募遺民漢主祖逵吉等秘不發予一詔神重父
子搆累王即市人爭啖其肉立皇子方裕魚周王有
順修黎王即他是為隱帝李守忠凡杜重耳死而懼自
以等有戰功好旋得十城堅繕甲兵遣入關道齎報左
結契丹為援與鳳翔王景崇長安趙志建連兵反漢遣
副郭威為西向招討安撫使督軍伐之威聞計於馬
道遵曰司貞自謂勤特為士卒寒附收反願公勿愛官

四十一

人曰吾平生壯志言今必堅言矣發徐州威至
滑州諸將私語曰我輩居陷京城劉氏立我族寧有
中自為之將士已悉劉氏為仇不可止也或裂黃旗以
破賊其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而前外是威乃上太后
店相貞固帥百官出班迎升謁進賀主宋開慶謂馬
道日吾所恃以外者以公三十年舊相誠信非天下
耳今奈何道嚮不前至威乃以太后語發賀為淵徐公
令威監國尋遇害而發徐州特以羣廷美楊溫守徐
川以贊不立二將守不下危
死難 漢一主僅四年而亡

山史上編卷之四十九終二定本

四十五

八月十八日

山史上編卷之五十

肝郡鄧元錫纂著

五代志下

南豐後學曾慥校

辛亥周廣順元年北漢劉崇乾
春周追帝其祖有罷四

方貢獻詔百官上封事
州人帝氏居年十八以勇力從

軍好讀外春秋累知兵事漢
帝居年十八以勇力從

漢祖視愛之數決大計既在
帝居年十八以勇力從

不敗以自奉病生也詔文武
百官有益國利民術者

上封事曰朕生長軍旅未嘗
學問知治道也出漢宮中

漢玉器碎之庭凡倉場庫
上漢太后李尊號曰昭平

唐莊宗明宗晉祖陵置守者
各十戶人薦享守戶並

如他皆漢苛法從舊律以王
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初

計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
穀特為轉河伊周主以

官之穀但以人臣守官為
對周主甚重之初謂三

賈對或曰宰相器也乃華
命諸詔令儀式蒼黃中一

公知無不為臣主以蘇達
吉第賜王懷慶曰是逢吉

沈毅有器器者開警主心
亦稱賢相 冬北漢主以契

丹師伐周攻晉州帥契丹北
漢遁周河東帥劉崇

起而周陰公贊其助生子也
聞師立而止曰吾兒為

帝吾何求太原少尹李驥
說之曰郭公欲白取不如

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侯徐
州曰公即位後還領則郭

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
崇終曰高儒欲繼問其父

子耶命斬之驥呼曰吾召經
濟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其

宜也崇并其妻殺之及贊
崇道使請歸晉陽周主

漢曰湘陰公北在宋州方
收帝必令得處所公勿憂及

水而慕容步起其哀也陸丁新即位不宜動如馬出漢
自提耳自馬追擊敗吾事即救罷裂冠而焚丹攻晉不
克果夜遁後追擊大破之漢兵敗走谷死者甚眾自是
并漢退就自保不敢復言進取事矣謂諸將曰朕以
高祖之業一朝墜於地不得已而增尊顧我是何天子
汝曹是何節節須自保無違不違顧察如家人幸相
俸錢月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諸將有次給而已
慕容彥超反 二年夏周主自將克兗州彥超亡還鎮
周主賜詔不名慰安之已竟反術者云鎮星在角亢兗
州其分也其下國祠禱之有福從之周主自將討彥超
彥超戰不勝周主如曲阜祠孔子拜墓立訴訟法有訴
焚祠赴井死周主如曲阜祠孔子拜墓立訴訟法有訴
訟必先歷州縣及親察使決處不直乃聽諸臺省或不
能執素謀自陳所訴制牛皮稅自正興來禁民私賣牛
已事母決私妄訴制牛皮稅自正興來禁民私賣牛
唐以宗母決私妄訴制牛皮稅自正興來禁民私賣牛
牛皮一十抵死然民向日用實不可缺全是李懷遠議
出史上編 卷之五拾 二 四月初二時
均分田稅中計田十頃 三年春罷營田務田子民
一皮餉賣買公私使之 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
前世屯田皆在邊使戍兵佃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
營田以稅後又募高資戶使輪佃之戶部別置官司
總領不隸於州縣募高資戶使輪佃之戶部別置官司
得牛馬計以給農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苦之
事勸耕營田民皆耕州縣田畜牛具並賜見耕者為永
業而悉除租牛課民得田為永業治益葺屋種樹盡地
力而足歲戶部奏增戶三萬餘或言營田肥饒盡地
民可得錢數十萬紓國也周主曰利在於民德其在國
用益錢 王峻貶商州司馬開封尹榮封晉王 賈晚臨狂
何為 使狹窄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輔又請遣左
庫綾萬匹周主皆勉從之有陳請不得極表語不遜劉
銖之難周主及所生子皆見劉銖養子晉王榮存榮
賢事周主周主大愛之求入朝銖不聽朝周主久之
不能堪召相道等立曰變朕朕已甚欲盡之商人而死周
主史更仁魯為萊州刺史生以當死欲貸之念不可
遣中使以酒食即賜謂之曰汝自抵法吾不敢赦當存

撫汝母耳仁 漢莫幽州大水流氏入塞者四十萬詔所
魯感泣受詠 在存撫唐大旱聽通糴度唐旱其泉准水可決也雖
周主曰王有分土 冬饗太廟周主欲祀南郊以自潔
無分民聽通糴度唐旱其泉准水可決也雖 周主欲祀南郊以自潔
執政曰天子所都即可祀百神何妨洛乃諸祭郊社壇
廟繞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畢士有流言郊
費者周主聞召諸將全寢殿謀曰朕自即位來惡未
非金計獨贖軍國此汝曹所見今郊費縱兇豎騰口
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送者僕之乃靖
四年春正月祀帝園丘 敬而巳 詔晉王榮判中外兵
馬事聽政 晉王榮立 周主益為停諸司細務勿奏
明學士王濟野命連草制相之宣冊畢曰吾無報矣命
晉王榮曰昔晉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為掘者則多藏
故也我死衣以紙衣款以瓦棺機無用石以覽代工役
皆和顏勿煩民華畢募近陵民三十戶獨得徭使守視
勿使下宮置官人勿伐石作羊虎人馬陵前立石刻云
周天子王平好倫約費令用紙木瓦棺嗣天子不敢違
也吳矣已遂祖晉王榮立王姓榮氏邢州龍岡人三月
周主后兄守禮子也周祖養為子得立是為世宗
北漢以契丹來伐帝自將禦之漢敗績宵遁誅亡將樊
愛能何微事見 立皇后符氏 初符氏有女適李守貞
下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死我乎遂決意反及敗崇
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安坐堂上叱諸兵曰吾父與郭
不獲遂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安坐堂上叱諸兵曰吾父與郭
公結約為昆弟汝曹何得無禮周祖聞之遣使賜
符氏和惠明以帝甚重之 克北漢石沁忻州 二年
春求直言浚葫蘆河城李晏口俾邊 契丹屢寇河北
其言事者新源葉問有葫蘆河可橫巨數百里可渡以通
兵戎焉詔王彥和韓通將兵大破之葉城於李晏口開
各置戍將葉邊人曉勇有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

計學帝曰善立以爲沿邊巡撫至某得千餘人
訓練之會契丹入寇英引兵馳擊大破之自是河內民
始休矣○詔群臣極言得失夏廣大梁城親錄囚
徒秋取秦階成州冬伐唐圍壽州克鳳州周遣王環
韓通分兵城固鎮絕蜀援送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
皆監趙崇清崇清不食死必將士願留者奉唐賜去環
者給資裝州外科係悉罷三年春增築京城疏
汴水帝自將伐唐敗唐兵斬將遣將攻唐鄂州襲滁州
克之擒將進拔揚州夏五月帝至自淮南南唐王景和
使在伯收關果如境頗益驕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
彥超之督十二代唐事尋覓征殺爲淮南前車部署王
彥遣王彥超將兵二千餘人攻壽州唐遣將劉彥貞以
戰艦數百艘進正陽攻浮梁穀口我軍不能水戰若
斷浮梁則腹背受敵軍危矣不如退守正陽以待駕帝
由史止之○
承運使止之比已矣蜀保正陽失劉彥貞驍貴無
才累歷藩鎮專食暴賂惟養交關李沒退喜引兵
抵正陽劉仁瞻固止之曰必毋戰戰失利大事去矣彥
貞不從仁瞻乃益兵乘城爲備而彥貞果敗劉時江淮
久安民不習戰備全約收鎗衆奔壽州皇甫湜劉鳳
清流下秦淨備成帝自壽州往觀之而湜將起匡
胤倍道襲清流關譚新橋自守匡胤羅馬其冰水
抵城下譚曰人各爲其主願成列而戰匡胤笑許之
整衆出匡胤突擊譚之非備譚克壽州匡胤宗訓
楊州無備命令坤將衆之令以數騎馳入城師奄
至民不知有兵每以詔旨諭民令各按鎗民不知
始唐主以敵國禮求成不答及是帝乃遣輪舟學士
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表願臣獻制服茶藥及金銀
器錦綉牛酒請輪舟半德明素辨口世宗知其欲有說
也陳甲兵見之曰爾主自謂唐苗裔宜知禮義異他國
乃未嘗遣一介請好惟泛海通契丹拾華事長禮義安
在且汝欲說我乎能兵耶我非六國愚主汝豈能以口
舌動我也歸語爾主欲來洲即來不來朕欲往觀金
城府庫勞軍二人懼不得盡其詞而退已後遣司空
裴諱奉正朔守土歸猶不許已請去帝獨割地輸金

帝帝要以盡計江北地乃聽詔之曰諸部悉來大衛
羅但存帝籍何與歲寒厲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
德明歸盛言周威遠甲兵之盛初訓地德明家使陳覺訓
使李德古以爲是賣國也利也唐主怒所之以齊王景
達爲元帥將兵拒之師陳覺爲監軍兵濟江距六合二
十餘里欄不進諸將欲擊之趙匡胤曰吾衆不滿二千
往擊之是見短也也不如俟其來擊之吾數日唐兵趨六
合奮擊大破之唐卒盡爲刀戟時士有不力者匡
胤喝督戰以劍斫其皮並明日徧問筮夏五月帝至自
淮南江淮南水師在揚州師者皆淮師秋皇后符氏沮冬
禁淫祠四年春三月帝自將如壽州壽州降開倉賑
饑民夏四月帝至自壽州放蜀卒八百人還秋相穀龍
直學士朴王爲樞密使冬設賢良經學吏理科北漢麟
州降十一月帝自將伐唐克壽壽泗秦州周師攻固壽
州史止之○
唐肅宗王景達統諸將救之軍紫金山列十餘寨外
與城中烽火相照又築甬道運糧綿亘數十里帝如壽
州遣李重進邀擊大破之奪其寨命由匡胤進擊破之
斷其甬道由是唐軍首尾不相救唐將朱元特攻連節
度陳覺與元帥表元不可用唐軍上以守史代元
走降帝命諸將並進擊紫金山大破之殺獲萬餘人
邊鎬楊守忠先是唐水軍狎於水而精周無以當之帝
命以爲恨既還計於大梁城西汴水側也戰艦百艘
唐降卒教水戰數月後精習至是命王環將有周濟
類入淮縱橫出沒於唐軍不與勝之唐人大驚及是帝
慮唐兵敗其除寒必日沿流東也命指使趙龜圖將水
軍數千沿淮先下而唐果東帝自將騎數百與諸將
夾岸攻之淮水軍從中起進戰唐兵溺死於岸者數萬
獲船艦糧仗十萬京遠驚馳身走金陵仁瞻卒而壽州
降帝以其久不下也遣州治下蔡而改清淮軍曰中正
軍遣追遠州唐團練使許延謨言自家生江南今焉降
恐爲唐誅請先使果命然後降許之已乃降唐戰船
數百艘有淡水東欲救遠帝自日夜發發擊破之而行
東所至皆下而唐舟師皆盡是也○五年春北漢攻
壽涿泗州降揚州包拔亡去支秦州

陳州不克陳州刺史辛達節度使楊廷平東必生心將請速救之廷平曰陳州城堅未易克也少重之
已上其表夜內外夾擊之北漢兵驚潰唐盡獻江
北也輸平乃旋師帝至自淮先是帝欲引戰淮入
楚州西北水通之遺者行謂遠言地不便乃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功省巨艦數
百級皆達江岸人驚以爲神攻楚州舒新黃四州以和而
得州十有餘縣六十夏周太廟成五月朔放唐卒四千
六百人還唐頒均田圖撰通禮正樂罷州縣課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導汴水入蔡通陳州行苗使所奏羨
田與州縣密使王朴卒夏四月帝自將伐契丹取羸
由東上編國卷之五十一
莫易州置雄霸州進趨幽州有疾時契丹主述律
而周師定淮南聲震于北荒而山南北諸州不恤國
安地未復也於是詔徵合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
陸軍先發自滄州導水入契丹境軍乾寧軍南浦壞防
關游口三十六遂通氣莫至千餘寧州降以通爲將
軍都即署趙匡胤爲水軍都將而自御龍舟沿流下
船橋連日數十甲自陽流口奔至益津關降之以水
路斷隘不可舟乃登陸而西待後不遇一旅匡胤先至
凡橋關京之莫州降皆掠其重寶繼至灤州降
關南與平安諸將行宮議生承諸將以虜軍聚幽州未
且深入進不憚命進師會不諫而遂行友族易州擒
趙斬于市以死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薊州立成州而
還述律聞謂國人曰此本漢地今運漢兒何惜是役也
之可以勝乘敵之可勝其得算者多也六月帝疾病立
子宗訓爲梁王生七魏仁清同平章事趙匡胤爲殿前
副點檢與相質等受遺詔輔政而梁王宗訓立冬葬慶

陵上尊諡睿武孝文 帝初即位北漢主崇恨周祖刺骨
聞大器遣使請兵于契丹大舉趨澤潞帝欲自將禦之
相馬道及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而來氣盛勢沮
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殆未可
動也請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我年少新立必
自來朕不可不往昔唐太宗初即位破頡利未嘗少自
逸朕何敢即安遂兼行抵澤州時北漢主已薄高平南
而軍矣軍衆競而周後軍尚未至遇之衆恒懼失色而
世宗氣益銳分部士伍介馬自臨陣督師北漢主見周
兵少殊自意而悔前乃召契丹兵徒費也然念且必勝
有得色謂諸將曰今不惟克敵亦可服契丹心契丹將
楊玄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周卒少而精整殆
勅敵未可輕也北漢主奮髯抵掌曰君勿言第觀我破
之時東北風威俄轉南司天李義以尅應告曰時可矣
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今風勢如此
豈助我者請需之北漢主怒曰老書生勿妄言沮軍吾
斬汝矣龐東軍亟前周將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却右
軍潰北漢主大喜趣進擊周師急帝引親兵犯矢石督
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
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國安危在此公疾乘

高地下為左翼我為右翼擊之我必致死於是與德
馳陷陳戰疾力會南風益盛士卒前爭奮無不一當百
而漢將張元徽乘勝畧陳以馬蹶見殺軍遂敗阻澗水
為固而周後軍適至進擊大破之時契丹畏周師之銳
又恨北漢主之言不肯救全軍去北漢主將百餘騎晝
夜馳北走所至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倉惶棄去又
衰老力憊不能支僅得入范陽帝追至高平而還初宿
衛士累朝相承為姑息不簡閱多羸老不可用顧益驕
幸國有事則祈賞賞不厭則望而謹遇太敵則責國先
降附方發能微棄軍時用行剽揚言契丹兵且至官軍
敗餘眾悉降虜矣世宗遣中使諭止之不聽而力阻後
軍今母前世宗深恨之及克敵乃稍稍引還世宗欲斬
將以明威念新立中猶豫未決晝偃卧帳中張永德入
因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功勤冒節鉞而望敵先遁死
有餘責不殺何俟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而軍法不立雖
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
呼善起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
汝輩非不能戰直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
徽先守晉州有功給犒車歸葬擢趙匡胤為殿前都虞
侯餘將校遷拜有差於是賞罰明信驕將情卒始知所

懼不行姑息之政矣世宗在藩恭孝韜晦其英武人未
之或知也自高平還銳然於天下之治又明於經國之
體暇則召儒臣讀前史商確大義不好絲竹珍玩勤於
求治詔羣臣曰朕於子大夫行能不盡知面未嘗盡識
也今不采言觀行審意察中亦何自知其益識之淺深
任用之失得哉言之不入罪實在予求之不言咎將誰
執又謂宰相曰朕怛然思治未得其方吳蜀幽并阻聲
教未混一也蓋寢食不遑宜命近臣各著為君難為臣
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親覽焉禮部郎中王旦對策曰唐太宗開邊而失吳蜀之失道而失幽并今不觀所以失之之由而求其所以失之之術乎當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庸而致之
困近者義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大亂而不可
而至於盜賊繼起之極天下離心於是乎吳蜀幽并而
雖在反其所以為者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清其選用能去
不能以審其思信其令以結其心實功則罪以盡其
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輕徭薄賦使以阜其民然後化大
行上下同心財力具足有可攻取之勢然後舉而用之
則如彼情狀者願為我開謀知無山川者則為我神導
天人同意又安有不可成之功不可定之業也哉若攻
耳之道必先自止近易者始吳地東薄大海南至于江
可捷之地方二千里其地又其人綿力此識勢者所以必
也宜從其少簡之虞而先之集東則視西備西則備東
奔走之間而敵之虛實皆可以見既知虛實則易於
後攻虛而進實則易於勝又勿大舉但時以輕兵撓
之南土脆弱而輕發知我聲息必大發以拒敵數大發
則民困一不發則我從而乘之彼勞我逸彼竭我盈而
江北諸州皆可可得而有也既得江則荆湘漢之民揚我
之兵江之南不難平矣得吳則桂廣楚越皆為內臣吳
蜀固可乘書而足也今復不卒則四面並進而蜀平吳
蜀平幽可望風而附矣唯并乃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

請而高平之敗力竭氣絕不足為我患此可以為後國
用命一歲之後可以議邊臣生不逢大時羣臣多偷
安守常所對類猥冗不足采惟朴神峻氣勁恢恢乎混
之大書世宗大稱善遵用焉居常言賞罰自有宜適
以私喜怒賞罰人豈有常哉又言王峻王殷之惡亦太
祖容養太過而然故群臣有過面質責服則赦之有功
能賞之過不悛罪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伐南唐問相
穀計畫穀條陳以對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
以錦囊置坐側寵馬穀卧疾二年九表辭位罷守本官
猶今月肩輿一詣便殿謀政樞密使鄭仁誨卒往臨喪
近臣以時日尼之帝曰君臣義重何時日之有往哭盡
哀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令翰林學士及兩省各舉所
知以克任官日署舉主姓名具會職敗官者連坐嘗謂
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由累朝分命使臣巡察致藩侯
守長不致力故也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一治體常夜
讀書見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政治之本也行王者
之政其必始此矣詔以圖頒諸道隨遣行苗使分行諸
州定田租使還奏開封府田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
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放三萬八千頃諸州使
還所奏羨數畢成之尤留心農事創木為耒夫織婦實

之殿廷每過輒注目焉淮南饑命發米賑貸或曰民貧
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母不為
之解者哉安在其必償也謂侍臣曰近徵斂穀帛多不
俟時收穫紡織未畢工徵之民甚苦詔自今夏稅以六
月秋稅以十月為著今詔律令文深古知餘月繁細
難檢討而前後敕格重互難審詳命侍御史張湜劇可
久等刪定畫一訓釋之為刑統三十卷頒焉錄囚內苑
冤獄屢經覆按深堅者咸昭雪人以為神明而賊吏輒
重辟患僧尼弊俗傷教敕禁私度禁祖父母父母在當
侍養出家者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幻惑
因史上編 卷之五 拾遺
流俗者今諸州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登下之
毀佛寺院三萬餘區以業民時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
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采銅鑄錢惟法
物軍器鐘磬聽留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限畢輸
之官官予之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至死或以銷佛像
為疑帝曰吾聞佛以慈悲化導人於善人苟志善斯名
奉佛彼銅耳豈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腦
髓猶行於布施於銅像何有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
惜也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冬農隙與版
築東作罷之俟次年以漸成且今自今葬埋者皆出所

標七里之外乃聽其標內分畫街衢舍場營解聽民築室民先便衙道爲舍及墳墓在標中者遷之然誇狀自當他日終爲人利當是時境內大治宴宴將相於萬歲殿喟然曰比兩日大寒朕宮中食珍膳深自愧無功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冒矢石爲天下除殘差爲小補耳又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養甲士一而不足於用奈何浚民膏血養之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大閱凡士伍精銳者升上軍羸弱者斥去又以驍勇卒多爲諸方鎮所留詔方鎮所在壯士成羣遣詣闕補宿衛命趙匡胤選其尤謀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每伐國命將先以詔慰民弔伐之意令安堵毋動再伐壽州謂侍臣曰壽州始解民甫歸業而大軍復至復迫竄求生先遣使撫安之城邑降禁軍中民罵免者毋得犯卒毋得擅入城行寬政資窮困赦境內死罪而下囚民保聚山谷者令復業政令有不便者令條上弛之清淮帥劉仁贍爲其主死守帝曰忠臣也贈中書令爵彭城郡王改清淮軍爲忠正軍褒馬唐旣割江北輸平敕故淮南主楊行密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其江南臣墓在江北者長吏時檢校令民毋樵牧唐主秦

江南無鹽鹵田乞海陵鹽監世宗曰海陵在江地非便詔歲以鹽三十萬斛輸之唐遣鍾謨入貢世宗曰江南頗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世宗曰何爲其然也謨爲響敵今則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後世則事何可知歸語汝主及是時可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於計焉長也謨歸以告唐主乃脩城置守戍如帝言清源節使留從効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馬未可改也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過在朕矣蓋大度如此然神器天授有所底止車之將覆輔必先折六年樞密使王朴卒帝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曰吾無與汝共功夫俄而疾大漸故曰命也王朴字文舉東平人明敏多材智世宗鎮潤州朴爲掌書記世宗與計天下事凡所爲大臣無敢難者事成朴卒吳能加之賞薦而學士趙鼎於相殺殺不用問之殺口非不知其才然是不命薄恐不能勝月朴曰公爲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識何謂命命聖人所罕言也乃拜知制誥歲中病卒人以沒能知七年春正月帥匡胤帥師禦漢契丹次陳橋師亂擁匡胤還都稱帝國號本奉周主宗訓爲鄭王符太后爲唐太后遷北宮侍衛副都指揮通死之北漢以世宗祖結契丹入寇朝議命匡胤爲都部署出師禦之時主幼國疑卒習亂未發時都下籍籍言出軍日冊點檢爲天子矣內庭晏然未知也史館舊定宋真宗實書言是默檢得士不宜使典史實不聽師

其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摩蓋知星者苗訓語匡亂
族立議曰此天命也夫陳橋驛使五使將士集驛門
及掌書記趙普與聞之眾坐待旦遲明匡義普入白之
匡亂方被酒卧被衣起勞軍諸校露刃聽于庭曰諸軍
無主願奉太尉為天子匡義未及對即被以黃袍釋拜
呼為成統乘馬匡亂被執之曰汝等能從我乎則
乃言曰太尉主上我北面事之者也母驚犯公卿我
肩有刺箭皆應日諸遂肅隊行自明德門入散甲士
營有刺箭皆應日諸遂肅隊行自明德門入散甲士
大驚質執將手自眼日倉卒道將吾輩之罪也爪入
息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一旦為大軍所逼至於此
吾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諸異議者斬等得計不
其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摩蓋知星者苗訓語匡亂
族立議曰此天命也夫陳橋驛使五使將士集驛門
及掌書記趙普與聞之眾坐待旦遲明匡義普入白之
匡亂方被酒卧被衣起勞軍諸校露刃聽于庭曰諸軍
無主願奉太尉為天子匡義未及對即被以黃袍釋拜
呼為成統乘馬匡亂被執之曰汝等能從我乎則
乃言曰太尉主上我北面事之者也母驚犯公卿我
肩有刺箭皆應日諸遂肅隊行自明德門入散甲士
營有刺箭皆應日諸遂肅隊行自明德門入散甲士
大驚質執將手自眼日倉卒道將吾輩之罪也爪入
息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一旦為大軍所逼至於此
吾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諸異議者斬等得計不

五代列藩志

嗚呼自有唐失政天下盜賊戎狄之渠乘勢據中土自
檀者餘五十年其最勝大者更國號五易姓八更十有

三君即五胡南北之興滅未其或亟於此也而土寓分
裂自淮而南至吳會為吳為南唐入浙東西為吳越眾
東四川為前後蜀踰嶺表為南漢湖江陵為楚建清源
為閩各阻山海自擅無慮皆淫刑厚斂牢牲視人者六
十年餘方鎮擅土者不在是然其足數也嗚呼二君一
民民易戴以生十羊九牧羊孰從與鬻故史氏太息以
為生民之窮焉悲夫

○吳故唐鎮海鎮也治淮南揚行山廬州合肥人始居
妖人呂用之而毒都督將畢師鐸發兵及州田之
以駭服署廬州刺史易行密為軍司馬今半兵入援廬
人索藥說行密曰高公昏愚用之森邪師鐸悖逆因德
參會而求來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必起赴之行密至
天長時師鐸克揚州執高駢國之失會盜秦彥將兵三
萬入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
開城自守悉出以中兵萬二千入遣畢師鐸將之
陽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
衆寡不敵欲還李濟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且大
軍至此去將安歸濟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且大
金帛糧米於一案仲廉卒弓之而伏精兵自將千
餘人穿敵軍伏兵四起俘斬殆盡奔疑駢為厭勝外圍
急恐駢為內應乃殺駢并其家行密聞率七卒編素回
城三日天廣陵潰奔師鐸跳身走為益孫儒所殺行密
入城既破駢及其族輩西塞米眼道民斬目用之而定
淮南南唐後已取宣潤部以為寧國軍角使盜孫儒
日儒掃地進來和液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若其師
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師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擒也若
聖氣素威計望疾淮南士民及自儒軍降者宜遣將先
護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聞淮南按堵必有歸心人心
二淮安甯不敵行密從之儒令盡士卒人疫行密使
兵擊斬之傳自京師劉建鋒馬服收餘衆七千走洪州

行客帥張歸揚州已又逐昇刺史取昇州先是揚州實
其者六年民轉徙殆盡而用因行客欲以茶鹽易布帛
之是趣之故也今不若悉我所有與鄰所無者與回易以給
軍又選守今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可實豈憂財乏哉
行客從之於是刻意勸諭非不樂從也
行客招流散輕徭賦欲州時諸將為之者多矣
獨池州陶雅復得八人曰得陶雅為刺史清遠令
行客即以雅為刺史欲人納之雅禮人舊刺史史清遠之
還劾而欲大治行客聽言雅諫委用忠力予厚人
為盡力未數年公私大實遠除江全忠不能與之
爭時大將口類其奸攻取而行客勸使境內民按止
之快快欲及或以告行客曰爾有人功分反狀未露
而殺之吾不忍也將人自危未幾及州安仁義
其兵父內與壽刺史朱廷壽通延壽行客妻弟也行客
憂甚給病自竹欄柱而什妻未掖之乃泣曰吾聖明諸
子幼軍府無所為必以付三男召之不至妻遣諸
疾馳入入謁行客之使神極計願茂章將討仁義茂
章攻潤州不下為仁義所易行客遣將徐溫代之溫
易其未服順義一如茂章軍仁義出戰擊破殺之顯得
神福妻王為上將義不以妻于故易志願有母向不
顧而友他何顧乎斬首者而進逐誅頤初行客與顯同
里開相善約為兄弟至是行客為寧遠其母和具時
徐溫者海州朐山人也少賊鹽為盜從行客起合肥
以謀守生外而溫獨居中次結之少許為思曰王有疾
而嫡嗣外必奸臣之謀若他日有召非溫所遣使必
無行矣溫以為憂已泣拜而去及行客病甚命判官
周德用符召溫隱意以溫為令軍行客歎不德徐溫人
行客用符召溫隱意以溫為令軍行客歎不德徐溫人
使他人將之行客曰吾死瞑目矣溫卒溫乃遣使召溫
溫至得嗣召周隱曰汝欲資吾國復何面目見揚州人
人乎殺之而盡夜酣飲作樂然十國之瑞以繫德於溫
徐溫張道某作亂一日呼牙兵二百人露刃於廳中溫
驚曰爾欲殺我耶對曰非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才
刀因數淫所見幸十數人罪重下擗殺之謂之長諫諸
將不與同者皆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屬二人臣

渥而立其弟隆演和溫顯約我渥分其地而臣梁及選
此顯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顯可求可求顯則
俄然閉於成事易與耳耳請顯其臂而奪之明日顯列
戟府中召諸將計所立大將而下皆從乃入顯
入顯中膺高步大將軍曰軍無主今欲立宜者當誰可
周三莫應可求趨前密啓曰王至重四境多虞非公
主之不可矣然今日則太速顯問何也曰求曰到腹
雅皆王等與必不肯為公不若立幼主而輔之
諸將從矣顯意雖不快然不能難許之求因屏左右
急書一紙納懷中卷諸將詣使府入賀諸將皆莫測
也既至府求出執事中大呼顯曰王不幸隆演次當立
諸將宜無負楊氏善導之詞言激切顯神色頓沮而罷
副都統朱彥請可求太息曰理年十六七即揮戈躍馬
對大軍未嘗隔今對顯不覺汗流公而折之無入乃
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已顯與徐溫際溫自請鎮
潤州可求入見溫曰公出鎮宜潤也溫有諸溫曰可求
曰勉之矣公拾干兵而出顯必以杖威王之事歸公矣
溫驚曰則奈何可求曰請為公止之往見顯曰出徐
公於外外人籍籍言公欲奪其兵而殺之有諸顯曰右
牙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可求曰勉之矣徐公出外必
且謹備公不可復制矣顯曰且奈何可求曰止之易也
明日可求邀顯共詣溫顯曰溫曰古之人不忍志
飯之恩公楊氏宿將恩深厚今幼主初立四方多故乃
欲即安於外非忠臣也顯曰公幸教誡者公見容溫
何敢自安由是寢不行已顯知可求貪溫乃計乃
大恨曰吾乃為顯子所賣夜道盜殺之可求知不免請
為書辭府辭旨中壯益感動不忍殺而溫與可求謀請
將軍重泰等三十人斬顯於牙室初顯與溫顯結渥
溫日參用左右牙兵心不一獨用吾共可乎顯不可溫
日然則獨用公兵耳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則皆左牙
兵也由是淮南人咸信以溫實不與顯或王謀矣溫
既誅顯則自為左右牙牙即指揮使專軍府而軍務委
可求財賦委務知詳立法度禁強暴大事中情理軍府
大安已溫頗以法誅淮南舊將不附已者皆輕視見行
邪等人自畏溫懼變陽下之見諸將東來恭謹如見行
溫諸將顧大安初黃巢亂溫在溫起其州高安人
鍾傳據洪州危全誨歸溫等皆溫舊部溫相統
傳卒徐溫遣秦素將擊洪州叛之劉威守馬柳刺史

天德恐其心不服猶未敢有決臨絕續白晝慨然曰國
 家安吾老矣私人周宗知其意如江知調吳手以專禪
 宋齊丘恨其宗所先疾之乃遣人詣金陵上書切諫以
 犬持人事皆未可請斬宗以卅王知諸念與齊丘如一
 人亦且承成之也得書愕然乃黜宗池州尋召爲卿押
 牙而齊丘以疎疎齊丘亦數數爲異議搖譁代事矣於
 是中書令李德成周本皆人望皆平衆惟戴閎趙亦勸
 進而知諸遂成其有國國號唐尊吳王濤曰該皇濤之
 潤州命曰月陽宮奉徐溫爲太上諸佐命並遣官宋齊
 丘發轡不得意或發其陰事倚戴之唐主曰子高三十
 年舊交必不相負加大司徒齊丘以不得預政心少望
 言制詞稱布衣之交因抗聲曰臣爲布衣卿陛下臣新
 史今爲天子宜無所事臣唐主遂謝然亦不改命也齊
 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徙讓皇於他城及斥遠吳太
 子璉絕其婚唐主不許齊丘益忿望唐主終不怒謝之
 曰朕之端心子當所知少相見老相忘可乎蓋其度知
 卅自楊行客遣淮南謁吳知浩始以薄憾可乎蓋其度知
 吳爲唐唐三年唐主始復姓李立唐宗廟更名昇改太
 祖廟曰義祖祀唐高祖太宗以義祖皆不祧而馬李氏
 者批發哀新棄居處如神喪五十四日乃罷當是時中
 書省上書曰齊丘之佐持
 國當晉漢之交事多故而江淮豐稔口華暇食足羣臣
 爭言宜乘北方多難規中原唐主曰吾少長耳孫見矣
 之爲民禍甚深不忍復言但彼民安則此民安矣吾何
 永澤主遣使來言請以其楚分其地謝不許唯以小康
 庸主性節儉常蹠蒲扇盥用銀盆暑夜青葛左右使令
 雅先言人士卒死國事者皆給復二三分遣使者按民
 田以肥瘠定稅自是江淮調兵及賦斂皆以秋斂爲準
 後專用之倉吏有歲終惡美餉者唐主曰出納有數自
 非括刻安得羨餘立子景爲齊王令尚書郎陳覺傳之
 謂之曰吾少與宋子嵩議論出違難子嵩攜宋齊泰生
 門欲去者改矣吾常戒門者必止之今老矣猶未能編
 達時事况少何聞知子安子輔之其必欲拂導之
 矣嘗如齊王宮齊王怒曰方調音過父訓責之切子母種
 如何寵立間之齊王怒曰方調音過父訓責之切子母種
 卒不受峻外戚不得與政宦官不得預事爲皆令晚年
 餌方士丹寶驟急問子士王栖霞曰當何道致太平對
 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推以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歲
 嘆飽善何輪太平唐主不能用致亟召齊王景曰吾餅
 金石猶欲長生乃更傷生汝必戒之遂殂子景立景仁

也夫雄 史論曰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書稱行密

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其將蔡儒以廬州叛悉毀行密

父祖墳及傳敗諸將請發其父祖塚報之行密嘆曰倚

惡惡吾何為效尤嘗使從者張洪肩劔侍洪拔劔擊行

密不中死後用洪所善陳紹負劔終已不疑又嘗罵其

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醉耳醒必復

還明日果復還行密起盜賊其下皆驍獍而樂為用者

以有度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當此之時天下大亂

中國之禍篡相尋而徐氏父子徘徊不敢取夫亦有所

憚也李唐仁柔立國重用兵故國亡而兵不血刃豈亦

其報歟 南史上 卷之四十九 二二 二六心

錢鏐杭州錢塘人幼從軍見賊臨安里中有一大木
鏐其下坐大石上即能指揮群兒為隊伍狀為鹽徒
黃巢掠浙東鏐與壯士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已度
險鏐伏弩射其將壯士之斬數百級鏐曰此可一
用鏐是日也入百里巢不知其巢獲生口問臨安
兵安在皆曰已入百里巢不知其巢獲生口問臨安
鏐不戰而退鏐已從重昌為其巢獲生口問臨安
相攻鏐擊斬之示是昌從鏐越馬以鏐為杭州劉漢宏
以越州借鏐鏐遣書與紀曰與閉門為天子與九族百
姓俱陷塗炭何如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及今鏐
猶可及也昌不聽鏐乃討昌散金帛獨單上開倉庫
振貸之昌大悅拜鏐海鹽東節度使及梁敬位封吳
越王判官羅隱說鏐拒其使發兵討之曰彼無成功
可退抗越為東帝奈何交情事既為終古羞子歸始
隱為不遇於唐意不無少望及聞言其義之然不能
既建國政所營曰衣錦歸鄉命杭城曰衣錦城宴故老
戎與以錦綉兒時行戲者大木曰衣錦將軍作歌曰
三節還鄉小錦兒衣錦城衣錦將軍作歌曰

無欺吳越一王馬歸吳越也弟在而起舉兒有國

氣橫溢如此此錄夜常不寐極極而水小無或大鈴

盤熱煎散如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外警直更及夜疾

謂中比老不德審時彈劍在干櫓外警直更及夜疾

仁孝人有日吾諸子皆愚儒請當圖之乃悉出中輪授次

以元璽曰將事大之推爾爾善守之入曰孫善事中國勿

弟同姓廢事大之推爾爾善守之入曰孫善事中國勿

業將吏旦暮行喪內牙指揮侯陸仁章曰令公嗣王霄

皆附元璽元璽之禁第入子帝者母得入璽乃水左右

王也元璽在位仁章不知有令公今日盡節令公猶事先

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最仁章與劉仁祀當

武肅王時並置以內押牙久用事為王所忌請殺之元

難論之曰一謂事王王久方圖其功乃欲逞私私

殺之乎不聽以仁章為衛尉史仁祀為中書侍郎中外

許者皆地不問將士輒睦初武肅王禁中外私妓元

祐年三十餘未有子妻馬夫人為之請歸置妾生私佐

南史上 卷之五十一 二二 二六心

弘傑弘傑等教人馬夫人撫愛之如一如一銀鹿帳前

坐諸兒弘傑等而弄之元祐卒于弘佐嗣弘佐溫恭勤政

人不能欺弘傑有弟弘嘉弘嘉者弘佐問倉吏今番稅幾何

對曰十年王日軍食足矣弘嘉曰弘佐時已專弘嘉曰弘嘉

軍人不置獨吾軍之義... 欲以爲再爲功... 日公前奉使王... 惠公獨來監... 達也下所之明... 子相于會分東... 董璋怒攻閬州... 知祥陷黔州... 造西川進泰... 事董璋之知祥... 遣使說之璋... 破璋之知祥... 宗璋之知祥... 楚唐故武安... 馬工後從劉... 南謝諸將曰... 商史三編... 之殷中攻邵... 唐以苗後謀... 邵州於是殷... 爲好問高郁... 也行公仇讐... 天子下撫士... 爲羣盜所據... 於是桂宜... 兵得自造茶... 地多鉛鐵... 所用皆易... 南民不事... 力始盡時... 殷遣將王... 師殷諫之... 代之受兵... 南連行劉... 欲以爲再爲功... 日公前奉使王... 惠公獨來監... 達也下所之明... 子相于會分東... 董璋怒攻閬州... 知祥陷黔州... 造西川進泰... 事董璋之知祥... 遣使說之璋... 破璋之知祥... 宗璋之知祥... 楚唐故武安... 馬工後從劉... 南謝諸將曰... 商史三編... 之殷中攻邵... 唐以苗後謀... 邵州於是殷... 爲好問高郁... 也行公仇讐... 天子下撫士... 爲羣盜所據... 於是桂宜... 兵得自造茶... 地多鉛鐵... 所用皆易... 南民不事... 力始盡時... 殷遣將王... 師殷諫之... 代之受兵... 南連行劉...

真寶白我車勝矣... 敗今淮南將... 州先是殷弟... 世以質於殷... 身不足報... 心平及具... 應侯私於... 子間之唐... 將其背曰... 日大霧... 異今部院... 勳曰吾... 中亦何... 安馬... 南漢唐故... 蔡人隱父... 廣州刺史... 軍時天下... 實之卒... 殺命將... 嚴葉南海... 宗朝謂百... 乃採周... 師攻封... 中破之... 聲妓誘... 中外人... 名最... 真寶白我車勝矣... 敗今淮南將... 州先是殷弟... 世以質於殷... 身不足報... 心平及具... 應侯私於... 子間之唐... 將其背曰... 日大霧... 異今部院... 勳曰吾... 中亦何... 安馬... 南漢唐故... 蔡人隱父... 廣州刺史... 軍時天下... 實之卒... 殺命將... 嚴葉南海... 宗朝謂百... 乃採周... 師攻封... 中破之... 聲妓誘... 中外人... 名最...

擊湖南克賀州板達宜履梧蒙州卒于銀立加雪印國

○周行達武陵人與王進達潘叔同俱為江軍使事

顯德初進達以武清軍節度使奉命討荆南州刺史

兵敗武清軍節度使進達同之叔叔同恨何進達入荆南

平南後告于周而召叔同為行軍司馬叔同怒殺武

而勇敢果毅妻嚴勸諫之不行遂得解於叔同叔同

就勞苦之嚴曰公不思作戶長時乎叔同後時苦戰

今貴矣宜先期輪以率衆安得也叔同後時苦戰

留者恐一旦禍起甲野間易逃死兩行進無少損刑威

○高季興陝州硤石人事梁祖補制勝軍使梁以鳳翔

壁不出梁祖欲深軍季興進曰天下豪傑此舉一歲

今以破在旦夕而閉壁此可誘而致也奈何去之

勇士以數騎馳入城告梁兵已去破出追擊破之

獨江陵一城存丹邑梁祖設機樞絕梁祖帝不允

封渤海王是藉之梁唐唐宗以李興恐朝廷不允

益欲之郭崇韜之梁唐唐宗以李興恐朝廷不允

方入貢備遣子若弟若弟若弟若弟若弟若弟若弟

恩而歸之而去而唐王悔密詔襄州帥劉訓圖之

人曰吾乃幸免於死而唐王悔密詔襄州帥劉訓圖之

免夫會唐破蜀得蜀全帛十萬匹而唐王悔密詔

克妻忠萬三州李興懼以荆南地狹兵弱介子吳其

泰王季子立荆南地狹兵弱介子吳其

○唐成武軍也王潮光州人唐末盜王緒據光州轉

者新時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其母也澤兄弟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

立祠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唐晉爲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益租賦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大于此乎若無暇所方當貸農賑賕使力於務本而擾是使民益勤於去本業而避租課也事得展遷右衛上將軍東州防禦使出省游民耕詒謫乃河內器屬治範更鉅之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爲湖州防禦使有能名審交州人聚哭極前乞由葬使民得歲時祠祭詔從之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司選州人便民汪倫吏使涇州張澤政時雲民多流亡周更爲寬怒問民所疾苦去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輦輸租車等周曰吾累不脩刺史之渴也是當責民史償乎代之償而白橋固是時和史皆以平功授民困敝而武大將功縱暴爲民所疾苦惟復州刺史郭述魯父及周以善政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好儒家言爲教恭四方士無遠近多赴學昂食其門下生或累歲無怠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單楊朗朗後事昂至府謁贊者以表朗父諱石更其姓曰石昂趨庭仰貢彥朗自以上篇

昂姓石非右也義不可以私家諱奪奉朝然拂衣入昂即趨出解官去語子曰吾本不欲任亂世果爲州人死屏子孫必以我爲戒昂又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恠之土廷臣薦昂昂至京師見更級以爲宗正水邊少卿晉政日侍局流疎不聽昂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齊得一密州諸城人幼嘗學通五經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從肄業焉五季末皇朝驛引剽故郡人殺牛羊豕以爲防禦作捕論以民泰賊典通盡殺之而取其貲坐死者十數家得一痛無辜冤莫白也走闕下訴之詔使鞠知審防禦使止奪官銜一布衣蔬食終身不仕至道中郎國奉廉退芳悌授章丘簿

○林延遇者閩人也閩主娶南漢置國信所干漢使延遇主之南漢教閱以閩事終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聞去粵語粵處人官禁當如是乎聞閩王死婦不許素服向其哭者三日上獨行

論曰五代時史職廢於喪亂而傳記小說類往往失其

其說謂文世亂易君革命如段更臣節亡焉然天性亦
要可得而亡也于戈相尋能以生道生民儒道持身雖
其甚少亦豈非天之生德民之元命良心正性不容泯
之驗哉亦甚可貴矣著于篇無敢以苛責求焉

由史上編卷之五十

由史上編卷之五十一

宋太祖帝紀

太祖諱匡胤姓趙幽州涿郡人也父弘殷事唐莊宗戰

河上有功典禁軍事漢討鳳翔功最遷護聖都指揮使

事周從平淮揚累檢校司徒後唐天成二年太祖生

世宗戰北漢高平從征唐淮南皆克功語具周志中

即位國號宋以領歸德軍在宋州元赦贈周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通中書令

虞候掌書計普為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進官數有差立太廟追帝先祖考

史中丞承延為祖王父涿州刺史

同三品夏昭義帥李筠結北漢起兵澤州

將圍澤州拔之筠赴火死

中節降筠太原人事周以筠校太師鎮

二年春諭郡縣長吏行勸農相質溥仁浦罷門下侍郎

普平章事宣徽北院使崇矩為樞密使

其志常屬有舉薦不許明日以其人奏帝大怒裂袍拂袖而去

明曰又以其人奏帝大怒裂袍拂袖而去

之以歸他日補授舊職如帝意回而其人卒不復出

常言言以懲惡貴以勸功則天下之刑賞豈得

豈得以私喜怒專之乎一日以雨霖至不帝不降旨

中奏樂帝大悅終安其臨機制變回上意如北

置制舉科樞密直學士居正兵侍郎餘慶呂參知政

事普既相希欲置副惟其名聞翰林承旨陶穀曰

京一等官同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右正除慶

車發廷別設特位勅是署御月俸下宰相一等雜給半

之亦欲與秋頒刑統幸北郊觀稼冬命將伐蜀陝靈武

饒詔轉粟振貸是歲回三年春帥全斌攻蜀劍門克

之獲將帥光義彬取蜀五州會師拔成都得蜀主昶兩

川平昶父知祥有兩川稱帝昶晉漢之際蜀中多故

方士房中術多採良家子充後宮昶知人臣皆知祥故

人多驕蹇昶之甥宋下荆潭遣昶使以曉九書通北

武帥王全斌出蜀州進昶之江寧帥劉元義出歸

州曹彬副之謂之曰吾所欲得者土地餘財帛一以

將士不私也日命為蜀主昶弟于江水五百餘間供

帳中物皆具招徠之計昶之使侍和將入見昶大

行皆知昶之招徠之計昶之使侍和將入見昶大

家使昶等出錢之昭達手勢得將入見昶大

亮肅謂昶曰昶之行止克敵中原反掌爾相又遣

人玄詰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詰將受械携樂器從

人玄詰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詰將受械携樂器從

卒言蜀人於益允江置柵而益光東對岸越大山重
有狹徑名來藉自此山徑門南二十里至清溪乃與大
前跨江為浮梁以通舟楫不足恃也全斌善立還別將
開平偏將守劍門欲退也漢源以待敵未至而劍門已
破昭遠股慄失次據峭計不能全斌進平入劍門昭
遠走東川區倉舍下滿目盡腫追執之女詰蜀焚其
上而具破石乃擊以待蜀師行時帝以地圖示諸將
縑之謂曰師所流至此必勿以舟渡當以步騎上登陸
至至慶州慶州江三千里生登岸浮舟召舟走大破之
蜀將張彥衡戰死力竭自焚死克復開州州城之
至道多殘骸推舟師所至完安已歸會于蜀州城
主皇駭命李昊草表詣所降而全斌入城都師自以
其承起江和至江素服待拜開州四十縣百八十八道和以
并檢州太師兼中書令封泰寧公玄詰泰寧軍節度使
和等卒追封從王和母李氏本唐莊宗宮人也至汗帝
和以肩輿入宮勞之謂之曰毋善自愛朕威震異日
當送冊歸蜀本位對曰妾太原人願歸老太原不願蜀
時牙王有北征意臣言太尊禮待之及和卒母不允
以兩時地以汝不死社稷食生以至今今日所以悲死
者汝汝在爾今汝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卒帝悲
傷其意厚置諸路轉運使秋籍郡國驍勇補禁衛是歲
回鶻高四年夏罷光州貢鷹鵠罷餘羨賞格求遺書
冬兩川平占城來貢五年春正月平伐蜀功罪全斌
彥進仁貶官彬光義進官有差初王全斌等自克蜀
蜀人苦之謂即署彬請旋師不從既有詔發蜀卒赴江
給裝錢全斌等不給蜀卒憤怨行至綿州綿州刺史
史全師推為帥作亂全斌遣米谷緒往詔無光緒盡
滅全師之族而厚其愛女歸之全斌怒米谷緒之自
城與蜀王耶蜀等十六州爭應之全斌怒米谷緒之自
明城中降兵未遣者尚六萬七千人全斌誘致夾城中
盡殺之師雖屯新繁充義彬進擊大之亡走野走全
堂病死會帝遣客省使王德裕等承道招輯蜀乃平帝

慶罷除慶州人帝在周更三續皆為實佐大政重
正爭傾之除慶獨為申理尋封第光義晉王班宰相上
疾免之尚書左丞無何卒
門下侍郎居正呂中書侍郎義倫同平章事冬十月
葬周恭帝行開寶通禮是歲占歲七年
有二月河中饑淮水溢泗州城河溢安陽壞民居振之
秋九月伐江南是歲占歲大食八年
秋七月朔九月狩近郊詔州縣令佐察民孝弟力田
奇才異行及文武可用者遣詣闕冬都部署曹彬克昇
州得江南主煜江南平煜得國自王父李昇為昇州余
吳俾皆號居金陵後姓各自云唐宗室後出於唐卒子
景立因於兵革周正引事其五代志宋興景遣使入貢
帝平揚州周師于迎鑾鎮周主遣子從顯朝行在
乃班師徙都章卒下煜立事別遷益恭每出師及克
善事必遣使犒師首領以犒卒平而罷表請改江南
諸李穆諡吉令入朝煜忘見留固欄灰不朝命曹彬
之加兵越王徽昇州東南行營都監專制使初江東池
州人吳水舉進士不第謀歸朱乃漁釣采石江乘小
舟載餘餽其中維南片疾掉抵此岸舟十數往返得江
之廣狹詰其津上萬言江南可收諸造浮梁以濟師帝
然又以大船載巨竹絕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深船數十
有以浮梁濟者猶入之若夫清江口若浮梁也陽下
石不差尺寸當是時彬督師南軍破吳口若浮梁也陽下
之克當塗蕪湖軍采石吳浦美以若水所造浮梁絕江
清如履平地軍白鷺洲新林田欽村克吳水大奔淮馬
軍都督依李漢瓊軍巨萬計若水所造浮梁絕江
皆沒折進主兵者不知其難易兵聞命而陳陳利
害故一戰而敗煜素信浮梁法出禁中金銀使人為備

是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章疏請不恤軍以兵連屬
軍皇甫繼勳進勸素貴驕無效死意欲勤其主速降
之軍言偏裨有某敗死士夜縋城事朱勳者扶其臂
曰登城急莫爾爾宋師駐城下四塞旌旗校尉始知
上江人援遣徐鉉詣宋師勸降鉉入言煜以小車
大如子事父陛下下出無名也帝曰爾父子為兩家
有何難論辭不已帝怒鉉直視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
有歸宋者朱令贊曰口入歸十五萬軍東戰糧將
明對長木洲浦間若帆檣之運不敵進而退與諸
軍合勢大破之吳越王又假唐常潤州於是彬遣人諭
煜降日每苦一城生聚焉也猶不時犬師出金陵自
三月至于八月久困吳越王稱守不棄及城中出將乃
擊之而城中口迫城陷彬急稱疾不理事諸將入問
疾彬曰余之疾非石能愈惟諸君誠心自誓克城日
不妄殺一人自愈彬許諾共焚香額天誓不殺彬
即稱愈明日出師師又明日城陷兵不血刃人頌其
以爲三代土著之師也唐高祖入見煜請先煜曰上
自唐徵卿何罪焉出自經死勤政學士鍾情朝服坐
于家聚族先先是韓軍李昇及于八人具死而煜以
及問殺其南都守林仁肇及是率臣僚詣軍降彬以
禮禮賓之請入軍治裝彬從數騎駐宮門外以須去
門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快無斷既已降必不
能有異也彬治裝畢出遂下得州十九軍三將自八
十○是時大食九年帝十有春封李煜為違命侯曹
彬為密使吳越王錢俶來朝夏四月祀圜丘赦帝至
自西京入南斗冬十月帝崩年五十一上尊諡唐高
宗始太祖既代周有天下鑒唐五代之弊主威不振
帝天子之命下制於六軍召親臣普問保國長世之
策普曰陛下慮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本五季所以亂

由方鎮大市君弱臣強而已今欲保世長治必徐奪方鎮權盡制其錢穀甲兵帝躍然曰已諭時宿衛將石守信王審琦具以翊戴功興軍普以為言帝曰諸人吾腹心吾安之不吾叛也普曰諺曰臣錄錄臣亦豈愛其叛然其人皆非統御才脫令軍伍間欲富貴者萬有一擁為變彼何得自由哉太祖悟一日晚朝退夕矣召守信等宴宮中飲甚歡酒酣帝喟然歎諸將前請故帝慨然曰我非公等不至此然為天子大艱難何渠若為節度使之為樂乎吾在位每覺夕未嘗一安枕也守信等愕然起請故帝曰今天命未有定人心莫測也若此位若公

史記上編

卷之五十一

十

以謂無危乎守信等皆前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大定中外誰或敢有異心者何謂危哉帝曰極知公等無他腸請令麾下欲富貴者一旦以赤袍加公身欲自免得乎皆泣頓首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可生之塗帝乃言曰八生世間如怒駒過隙所為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娛樂使子孫世世無貧乏耳公等胡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置歌兒舞女日夕歡宴怡天年朕與公等約世世婚姻令君臣之間兩無猜嫌顧不善乎皆再拜稽首曰陛下念臣等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稱疾乞解兵於是各以散官就第辰朝請所以慰撫賜養之者甚厚已帝悅天維帥將彥卿欲復今典兵普慶爭不聽上宣敕普慶之入後帝曰朕待彥卿厚不吾負也普卿尋以方鎮對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帝默然命遂廢肆虐民被茶毒遣中朝官有才望者百餘人領知州分治大藩已又置諸州通判凡軍民政務皆統治事專達與長吏鈞禮大州或二員已又以常參官疆幹者知縣者親民而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藩始藩鎮屯重兵務厚稅歛以自贍名上供名送使留州多自予而上供者甚少民租入若他場務率親吏課視務倍克而輸貢無幾上下交病至是詔遣使詣諸州歲監民輸租納場務課民始甦已詔州置轉運使諸州度支經費外悉輸京毋占留轉運使缺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節度防禦觀察使及刺史皆不與簽書金穀之籍於是錢賦權盡歸上矣始藩鎮擇州縣健壯卒為牙兵厚結之自衛餘補伍天子不得調一兵至是命諸州縣各選所部兵諸才力武藝殊絕者送都下補禁旅之闕餘乃留州而猶悍之士畢隸於禁籍又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邊城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逸而將不得專兵帝謂宰相曰人命至重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咸置不問何痛而不德也自今諸州決大辟各上

史記上編

卷之五十一

十

二月十九日

謝付刑部復視已鳳翔節度使王彥超等及諸方鎮入朝皆五代宿將乘傲擾擅上者宴後苑帝從容勞之曰卿等國者舊而久勞於外非朕優賢敬老之意也彥超等諭意前奏乞骸骨明日皆進動秩罷鎮奉朝請於是諸節鎮二百年專擅盤據諸宿弊盡根株拔矣初世宗詔均田未有定下詔言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敝愈甚今當精擇常察官敏幹慈惠者詣諸州度之又詔曰州縣課民種植定戶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非一畦間十步長史以春秋巡視爲著令詔又曰世多故義倉寢廢歲小凶輒失豫備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倉官所收兩稅石別稅一斗貯之備凶歉給貸以事三司諸場院獻羨餘粟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賞主者知光化軍張全操言吏非倍取尅與安得羨請蠲之詔能獻羨餘初世宗詔營園子監道學全未訖工建隆初學成帝親視學命繪先聖先師像自爲孔顏贊畫坐端餘令文臣分撰贊焉幸武成王廟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尸降不武之甚胡爲乎於此命去之帝他無嗜好退朝暇即觀書雖車中手不釋卷購遺書不惜千金謂侍臣曰方天下亂士庶奔走失學者久宜勸學興教即武臣皆令讀書務學毋

面牆於是臣庶始寢寢貴文學事矣初定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各以次轉對具劄子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很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何以責廉與冗員而重費乎無寧省官而益俸也諸州縣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俸月增給五千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毋求備其守難進之節不願仕者勿奪其志試貢士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繼自今闕食祿之家得舉者下中書覆試著爲令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帝曰用伶人爲刺史自莊宗失政朕豈當效尤不許宰相擬上州司馬帝曰川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何可輕授第當於樂部中遷轉耳命爲大樂署令桂陽上銀課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爲侵削深疚于朕衷縱未能損金於山亦豈忍奪人之利桂陽監歲所輸銀課其減以利民初周世宗命大臣作刑統未頒行詔刻布天威暑詔諸州縣缺吏五月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桎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卽決遣毋留歲常寬竊盜死刑詔曰王者臨下以簡必務哀矜屬世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耻格必濟之以寬竊恐本非巨蠹近代立制重於律文何

痛而不德也。自今竊盜賊滿貫足佰者乃死。幸洛陽詔
周翔雍輝等州周文武成康若秦漢諸帝凡二十七陵
在焉。州縣護視其被盜發掘者有司備法服各一襲。其
棺槨盛之禁興寺。詔曰：古者一夫耕五人食。然且有受
其餒者。今一夫耕之十人從而食之。天下何得不重困
卒有水旱亦何由資生乎？東甯俗民游惰失職者。跨村
連邑去而為僧。朕甚疾焉。諸佛寺已廢於顯德中者。禁
毋得擅興。諸庶政彌綸備具。類如此。殆天下分業而南
夷為浮暴焉。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賦歛繁重。帝聞
之太息曰：吾當救此一方。乃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多
取子女金帛。帝深以焉恨。及遣曹彬伐江南。諭之曰：上
帝之事。一以委卿。本念卿能戢下。不為民疾苦。故遣卿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毋為急擊也。城陷日
慎無殺戮。即困鬪李煜一門。切不可加害。且以劍。彬
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江南平捷至。羣臣稱賀。帝
泣曰：寓縣分割。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
是可哀也。命出米十萬振之。初計下太原。相普曰：太原
當西北二邊。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是為敵受兵也。
請以為後圖。待諸國平。即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
笑曰：吾意正然。一日帝以幽薊地圖出示普。普竭圖訖。

趙鼎曰：周必出。曹翰帝曰：然翰可取否？對曰：可。翰取孰
可？守帝曰：以諭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默然者久之。
曰：卿可謂遠慮矣。因諜者謂漢言君與周世讎。宜不屈
我與爾無間。何為困此一方？民若有志中原。宜下太行
決勝負。不然。毋久溷溷為也。漢主鈞謀報曰：河東土地
甲兵誠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
此。獨懼劉氏之不血食耳。太祖哀其言。故終鈞之世不
加兵。諸國既下。必首通負。滌煩苛。調乏絕。雪冤滯。惠
農厚下。振拔人材。一主於懷安。已念山前後十六州。
契丹有於大內置藏曰：封樁庫。荆湖川廣諸所籍金帛。
若歲終會歲用之餘。皆入焉。諭侍臣曰：石晉割幽燕。略
契丹使諸州淪為異域。朕甚念其痛之。俟封樁滿三五
百萬。即遣使往贖。使還為中國民。不然。當散為將士。切
實冀此得終。不令吾赤子陷於左社也。嘗幸西京。次翟
拜安陵。賜河南民今年田租之半。至洛陽祭天地南郊。
都民垂白者聚觀。咸太息相謂曰：我輩少遭亂離。苦不
聊生。不圖今日獲見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帝欲留
都洛。群臣諫弗聽。晉王光義力言其非。便帝曰：還河南
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故。帝曰：吾以西據山河之
勝。去冗兵。循周漢故事。安天下耳。光義曰：在德不在險。

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諸規慮弘遠如此時天下畧定惟北漢銀夏燕未下於延慶環厚靈武各置帥以備西夏關商瀛常易棣各置帥以拒北敵晉陽昭義西山各置帥以禦太原帥官不過巡檢使無慮易制而恩過如骨肉每入朝必命坐殿宴欵洽之郡中關市租賦聽恣用不問其出入所回易免所過征稅得便宜制軍李迢帥關南民有訟其強取已女爲妾及貸錢不償者帝召問曰汝女可適何如人對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若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之帝曰漢超朕貴臣汝女爲之妾不庸愈於農家婦乎且漢超不在關南汝身家不自保公貨財何有責其人遣之而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爾爲也則不足於用宜告朕何橫放病民爲耶漢超感泣郭進在西山令峻嚴帝遣戍西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有軍校自西來誣訟進不法書詰之情得送進令殺之至會有寇進激使之曰汝能訟我信有膽今虜至能奮殺虜乎汝有功貸汝郎不能死與走惟汝矣卒踴躍赴敵竟破敵上其功帝愈益信厚之董遵誨者洪州刺史宗本子也帝微時客宗本所遵誨憑父勢漸

侮之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臺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騰去是何祥也帝又對與論兵語屈直視帝拂衣入帝乃辭宗本去及即位以宗本妻在幽州迎致優賜之召遵誨至謂之曰卿頗憶曩時紫雲黑蛇之事乎是何祥也遵誨惶恐謝死罪授通遠軍使導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朝廷威德帝感悅後數月虜來擾邊則率兵深入俘斬之夏州以安遇諸大將尤恩方伐蜀時大雪帝御講武殿服紫貂裘帽以視帝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冒霜雪御敵何以堪處郎解裘帽遣中使馳全斌軍賜焉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掌圍太原都虞侯趙延翰率諸班衛士叩頭請先登帝曰汝曹皆朕所與儔肘腋同休戚者也寧不得太原何寧忍驅汝曹冒鋒刃赴必死之地乎故自總戎以至於爲帝士卒畏愛能得其死力而當法不貸王彥昇以擅殺周侍衛韓通雖傳命終身不授節鉞內臣李承進故逮事後唐帝召問莊宗時事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增賜祿秩莊宗立隨所欲給之其所以失天下本威令不行賞罰無節之過也帝聞之拊髀太息曰二十年來河

戰爭取天下不能用軍法約士伍誠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嘗聞川蜀兵健銳者爲宿衛號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比郊還行賞以御馬直從特給賞川班直擊登聞鼓援例請帝怒曰朕之所與即爲恩澤豈有劔耳斬妄訴者四十人餘悉配諸軍廩其班帝仁孝然達質任自然不煩學作而合新官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轅太息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謂宰相薛店正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屬乘快決

史記上編 卷之五十一

一而而誤故中自公耳嘗幸玉津園宴羣臣醉夢狎明日謂侍臣曰沉湎非令儀也朕昨蹈之甚自悔獵近郊逐兔馬蹶墮引佩刀刺馬殺之已而曰好敗也馬何罪遂止不復獵一日於後苑中彈雀有上謁者稱急事問之帝亟見閱所奏常事耳怒詰之對曰臣以謂於彈雀猶爲急耳帝大感賜帛嘗大雨河決焚香禱天曰天災流行願當朕躬勿及民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非時政有闕而然耶朕日夜焦勞罔之所堪相普對曰陛下臨御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若雨爲災乃臣等失職所致帝曰朕與卿輩常兢惕交修當是時帝以

心督遇普時時微行詣普家與計畫天下事每退朝普不敢脫衣冠而卧一日天大雪日暮矢普解衣卧已聞扣門聲亟出視見帝立風雪中皇恐走迎拜帝曰已約晉王天已而晉王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安曰行酒帝以嫂呼之江州王以銀五萬兩遺普普入曰兩無受帝曰受之第薄賂其使者可也既而江州入貢帝數外加賜白金五萬如遺普之數江南主駭服以爲上君臣同體如此又何可得間也嘗讀二典太息曰方堯舜時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曰知寶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死謂宰相曰愚下

史記上編 卷之五十一

九

之人不分菽麥可矜也不可虐也州縣不能撫養爲苛暴朕甚痛之該賊吏棄市獨未嘗貸也宮中縣葦簾緣以青布御衣服浣濯者至再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謂之曰此與我汝自今勿復爲此飾矣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而重惜爲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更相效尤京城翠羽價昂人爭捕鬻傷生必多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奈何造此爲惡業端乎主慙謝或請帝用黃金裝輿輦乘者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家令宮殿盡以金銀飾之力亦可辦但念爲天下守財不可妄用耳苟自以奉養爲意天下之人必有受其弊者

亦胡寧忍此也周主宗訓殂爲素服發哀輟朝三日益恭帝葬慶陵側慶陵者世宗陵也諸降王就遺使迎勞里益進比至以賓禮禮之優假秩祿賚及其宗親賜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以壽考終劉鋹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帝幸講武池鋹先至以戶酒賜之鋹疑其毒也捧盃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富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乞全旦夕之命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終陛下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是耶取鋹酒自飲而別酌賜鋹鋹大慙謝吳越王俶來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命與晉王爲昆弟封其妻孫氏爲王妃留兩月而遣辭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歸視使命徒坐堂東偏曰西北神京在焉大威不遠顏咫尺俶敢寧居乎每脩貢必列於庭焚香再拜而後遣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者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不可得拒之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輒殺戍終日侍不害也誠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然卽深居閉門何益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初昭憲太后杜氏生子男五人及建國惟晉王秦王存太后疾

太祖侍湯藥不暫離左右太后疾大漸謂帝曰上知今所以得天下乎帝嗚咽不能對已對曰祖考及皇太后積慶之力也太后曰不然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允美世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謹受教時趙普在侍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帝命普即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金匱中令謹密宮人掌之帝友愛天性而晉王自陳橋師出時實與翌戴功所與謨議天下事甚衆帝數幸其第恩禮優渥王有疾帝親爲灼艾王諱暴步高反帝亦焚艾自炙曰吾以分痛也每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卒致國于晉王而崩史無帝崩之明夕內侍王推恩以貴屏左右屬後事人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離席有遜避狀帝引斧戲地大聲曰好爲之而帝崩紀載異因以啓後疑至謂太祖不得正其終然太祖又愛禪讓本由衷太宗無間隙而忽爲劉勳朱友珪所爲理必無之不足深辨也

論曰自三代忠質文異尚而大道周漢祚鴻博唐運昌明至趙宋而仁厚立國庶幾于有周雖運世每下而天運之循環者一也革命之日朝無改官市不易肆削平僭國兵不血刃弔伐之意溢然諸禮賢任相務農興學慎刑緩賦恢恢乎有長世保後之規焉雖其得國視晉

漢周何遠而獨稱順守矣然佐命諸將相視漢唐差劣故風烈微不競云熾吁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六命孰能以一人兼將相而帝者哉

太宗貞宗帝紀

太宗皇帝初名匡義改元義宣祖第三子也杜太后夢奉官知太祖則開寶九年冬十月即位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先皇帝子德昭武功郡王德芳與元尹尊皇后為開寶皇后
平章事樞密使詔緣邊禁戢戍卒毋侵撓外境羣臣有論列許實封奏聞請面對者立引對無
雍詔諸道轉運使察舉州縣官吏能否等第歲以聞罷
河東兵卒講武池遂幸玉津園是歲遣使召如漢告宋
二年春賜進士第及第者百有九人夏四月葬永昌陵附太祖皇帝于太廟樂口太定之舞以孝昭皇后王
三月春吳越國王錢俶來朝陳洪進獻漳泉州俶納土封淮海國王俶字文德臨安人吳越王元孫第九子也
春之賜功臣命有司造大第於華風外連巨欸坊
諸衙門物畢具名禮賢宅待來朝賜之計江南以爲昇
州東面招撫制置使李煜貽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
君一旦天子易地酬勤王亦大業一而永叔不答以
書上加守太師九年俶與妻孫子惟潘孫承祐來朝太
祖遣皇子德昭出迎勞召對崇德殿賜劍履上殿誓詔

不名命矣前為是第及是後來朝安長春殿命劉銀李
且禍及平海師陳洪進來納上出崖仁冀說俄納主不
十三軍一縣八人掌其非有月翼何得去俄乃表其境內州
知皆皆惕哭曰吾王不封矣封州海國王授第俄使
差與子日百川宗海而煙火不與太陽爭明則分足故
亦晴然以三代死社復為問之豈不悖哉詔職官職
罪雖赦不得叙河州黃冬孔子後宜襲封文宣公十一
月祀天地團丘赦是歲占城高麗四年春帝自將伐
北漢夏四月攻太原得其主繼元北漢平秋及契丹戰
高梁河敗績詔班師帝至自范陽北漢得國自劉崇崇
子生而何又死亦命養子日繼元皆冒姓鈞嗣立國
少因於紅夏憤成疾卒繼元立繼元立至是帝
以天下大定欲取太原其驍勇命官徵南院使潘美馬
北路都招討使部諸將伐北漢雲州觀察使郭進為太
原都部也屯石橫扼北漢後師契丹使者來書曰何名
而伐也帝曰河東進命所當討北朝不援當和約如
故不然雖有戰耳已命沈倫為東京留守仁贍思大
內師來救進邀擊之敗之以其降列城下示漢漢人奪
縣以榆次縣為并州徙太原民居之封繼元彰德軍公
不天下下繼元平帝以幽薊本中國地欲乘勝追取諸
將以師度幽薊不欲乃命孟玄誥屯定州曹瑋進中關
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進是役也軍置鼓車馬
利師不害自稱郭進以宿將戰功高又剛烈為護軍
銘詐所營惟經死以暴卒聞不問諸將辭能又帝自
定畫而敗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賞平北漢功廷美
進封秦王潘美等進秩有差是歲占城高麗五年春

定差役法分民戶等冬契丹寇橋關帝自
將次闕南禦之至大名契丹退帝至自大名交州亂足
回鶻高麗西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薨詔交
州師見成夏相居正卒居上浚城人執貌家世有至性
奏事樂發子殿門飲水發升歸吐氣咽始卒帝聞親
臨器之來子惟吉無行帝深念之問小僧安在凡
頭改節否惟吉置面伏地秋九月朔前相普趙為司徒
不似起遂自飭各人秋九月朔前相普趙為司徒
兼侍中戶尚書熙載石為樞密使冬十一月祀天地園
丘赦百官上樞密使昭輔罷九歲戶呂女真回七
年春三月朔夏樞密直學士傅憲中書舍人贊郭參知
政事秦王廷美罷歸第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相多遜
流崖州相倫罷為工夏州留後李繼捧獻銀夏綏宥四
州弟繼遷入于地斤澤以叛秋七月封皇子二人為王
冬十二月朔日食七歲壯漢諸水諸開陝諸州大
水陽穀縣蝗占秋八月朔日食太平軍節度使左諫議
八年春正月樞密使彬曹罷為二月朔日食
大夫琪宋參知政事夏宣徽使顯上為樞密使秋叅政
贊罷賢上知帝日恩可益於事贊對日雖然猶騰
森邪曹林為知帝日恩可益於事贊對日雖然猶騰
在醒入對罪責按秘書少監知刑南工尚書昉李叅知
政事冬封皇子五人為王相普罷為武勝帝叅政琪昉
同平章車輪學士知開封穆李翰學士都官郎蒙正呂
翰學士知制誥至李並叅知政事是河決滑州過淮
曹衛東南入于海

王元侃馬開封尹改壽王知青州準參知政事幸國子監是歲趙保忠為保吉所殺
 監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是歲趙保忠為保吉所殺
 年帝春正月改元赦西川平蜀一府庫皆悉輸平
 給吏治常賦外更置轉買務禁奇賈不得私和市民益困
 兼斥者益懼賊敗貴以規刊青神民下小波與爭奪
 本日聚眾為亂曰吾疾貧富不均今均之劫富家人
 查者爭附遂焚青神掠彭山疾眾令有元振食殺之制
 其腹實以錢旁邑尹失職者爭響應旬日間至數處大
 無何小波戰死其黨推李順為帥攻陷漢彭州進迫威
 節懷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奔梓州順據成都稱蜀王
 遣去蜀四月破州即蜀大吏詔官者王維恩總兵分格
 還討之夏改蜀州劍門節監止官正備疲卒數百虓
 以忠義力戰守會成都監軍宿翰與至與合擊賊大敗
 之斬賊幾盡少府監雷有終德驥子也以同擊賊馬
 計蜀進至廣安市蜀瀕江而別擲交陰晦時掩至賊
 謀舉火士大恐有變安坐師髮賊疑召引奇兵計其後
 擊之城驚擾沉江死者甚眾於是順氣沮下閭道無壘
 先是知梓州張雍聞小波起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輦
 綿州金帛實帑帑督僚佐治戎器伐木為竿銷鍾為鎗
 諸守城悉備順率眾二十萬攻圍之城中兵糧三下
 悉智刀捍禦之賊不能下退治攻具城上准遣兵五百
 出東門擊賊賊走圍難絕死士全城北監播甘攻具長
 州板成初凌順至鳳翔市南繼因頓師不進為宴樂不
 念軍縱所部劫掠財復陷州縣勢復
 張詠張誅知益州而定詔具誅傳中 相蒙正參政易
 簡罷家正為才僕參政端呂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洎
 張參知政事同知密院鎔知樞密院事開寶皇后宋
 氏崩不成服以太秋八月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赦武

帝參官子為父後者賜勳一轉○是歲占成京州吐蕃
西南蕃特相諸來貢封西南蕃龍漢王為歸化王
二年春祀天地園丘赦御史中丞昌齡李參知政事討
李繼遷師出塞還昭遠軍節度使武金都知樞密院事
之分道延期抵烏白池昭遠軍節度使武金都知樞密院事
造房銳起超持不昭遠軍節度使武金都知樞密院事
直趨遷遷果不昭遠軍節度使武金都知樞密院事
房不擊延召十因昭遠軍節度使武金都知樞密院事
為給事中○是歲本晉諸書昭遠軍節度使武金都知樞密院事
夜十二震大平年廣州再熟三年有二月春泊罷
泊全椒人故江南呂有文藝性險諒正貪江主煜既
新就其甚猶時時李之相準知史事準出公功為
之屬準年少氣銳泊老儒夙夜生黃視準出入必冠
帶候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延準語準提給
美詩論為準規書準心服焉兄之夢之帝準其在
江南日譏滿佑段之疑為會等詔戶部吳其入在皆
諫說太直耳帝洗然遂擢用既入中書奉筆愈謹而於
帝而面斥相端誠無訐諂日泊有言不逾端摩性
帝正意為容耳帝以雲武既中悔明日泊果謂同
之不悅曰果中已端所料已帝始準專龍哀泊慮同
罷因奏事即發準對諍帝怒罷準亦罷準邑疾死
戶侍即仲舒溫禮侍即化基王參知政事於相蒙正同
年主厚善又得政頗成蒙正十論薄之化基真定人蒙
范滂為人獻澄書署崇陽有受受人金陳恕欲因中
帝崩年五十九上尊諡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
帝廟號太宗○是歲大食占城來貢帝沉幾察
斷儉勤好讀書重儒以明於治亂之統初即位創崇文
院建秘書閣其中以古書遺逸尚多謂侍臣曰是教化
之本也治亂之原也微是何觀詔求遺書書大集命史
館鈔四部書為太平御覽一千卷采諸經史切治道語

為御屏風十卷日盡一卷以為常宰相以勞諫瘁帝
開卷有益不為勞也謂秘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澹然無
欲勿使嗜好形於外即奸倖無目入朕他無嗜好為喜
讀書多通知古今成敗善者從不善者改如此而已王
顯為樞密使手軍戒三篇授之曰卿家世本儒坐喪亂
失學今典機務當自力縱不能博覽熟此亦免於面
墻以宰相任總百揆而諸王幼詔朝會宰相班諸王上
牋前謝不敢當帝曰相統百官漢法丞相體絕百僚藩
邸之設奉朝請而已又朕諸子幼欲其知謙損之道故
抑之母兄辭嘗謂宰相言中書政本當進賢才退不肖
者往往往以得相後遵用焉京朝官考課日令所司具履
博詢公議為權衡治亂在人賞當功罰當罪即天下
治謂為滋喜怒之具則亂也又曰士未達時見當國者
失道必怏怏于心及列有位得獻替自展乃恣心不由
道何也政關失必竭忠益盡言毋顧諱即言未盡當必
僉議擇善而從之朕何敢使人不得自盡也又謂相普
言舜戒羣臣無面從有後言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卿
必念之蓋重相如此以翰林為文學論思官飛白書玉
堂之署為堂額賜之學士缺大臣薦張洎帝曰必畢士
安洎才藝踐歷誠不減士安第行履不及而任翰學士
者往往以得相後遵用焉京朝官考課日令所司具履

歷功過狀奏引對曰既得漸識羣臣且使有政績者樂
召對負累者慙問質也下詔言虞考績以三載漢表
課分九等諸州道府縣官及縣簿尉於吏曹給御前印
紙曆子俾所司日書其功過秩滿用爲殿最考又詔言
朝臣掌州事外所爲給印曆者貴善惡無隱殿最畢書
得滿時行考也如聞官吏朋黨比周相容蔽賢有巨而
不章勞雖微而必錄其校析焉選官雖一命以上必召
對使殿親與語稱旨越次賞送中書審詳履歷聽進止
尤重守令詔諸道轉運使察舉所部有治績者以名聞
對增秩其貪猥不職者備狀上汰之分遣近臣巡撫
有司惠民者便宜行親民官賢否具條上詔令未便者
附傳聞作冊辭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
難欺立石於州縣治所儆焉二年早帝以爲刑獄冤濫
所置錄繁因遣使決獄分道於諸州是夕雨彗出東井
帝避殿戒赦是夕彗滅已歲旱蝗甚帝手詔宰相欲
自焚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滅以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
置審刑院禁中讞之嘗親錄京城囚至日盱近臣以節
勞請帝曰儻獄訟平允枉濫得雪朕深用爲適何勞之
有遣京朝官出諸州就鞠臨諭曰無滋蔓無留滯歲饑
民持挺投券富室取其粟坐棄市帝謂使者曰平民也

祿甚起相抵求餽糧活且父豈足深罪哉事發時法宜
變坊亂令往免宜未減女令與強盜同科或有言注陽
運卒多私販鬻者請禁帝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高麗
舵工苟無妨公務即少販鬻庸何傷其勿問宴邊帥比
死醉有忿爭失儀者侍臣請屬吏弗許翌日詰請罪帝
曰朕昨醉不省也釋不問中書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請
待繫學士銜帝曰學士官清切朕嘗恨不得爲奈何授
宦寺乎不許已王繼恩平蜀還中書請除宣徽使帝曰
宣徽使執政之漸也不可固以請命學士院議別制宣
政使銜授之有內侍乞增俸給十千嫌少帝怒曰朕嘗
爲供奉官俸纔止十千爾顧少之耶幽之死改左藏封
樁庫爲內藏庫詔諸庫藏變權衡取羨餘者死京城外
有僧積薪將自焚帝惡其惑衆令配流謂宰相曰近諸
所建寺觀猥冗僅十椽以上輒請名額誣間闖爲姦欺
詔天下寺觀非舊著籍者毋新建方帝即位初藝祖禪
讓大德深結於中心下詔言先皇帝躬業垂二十二年事
制曲防物有經紀當謹遵承以初爲常不敢踰越咨爾
臣庶宜體朕心又詔言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有不順父
母異居別籍御史臺糾察當是時太祖及秦王于女詔
並稱皇子皇女示一體而武功王德昭長子惟吉載六

歲留楚中日侍食萬恩後四年伐北狄武以從帝微行
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諸將洵洵謀立德昭會知
帝處而止帝聞意不釋及還汴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
以爲言帝疑其結將佐心也大怒直視之曰待汝自爲
之官未晚也德昭退驚懼以爲上猶之乃至此即自刎
帝聞驚悔抱其屍哭曰兒癡乃至此耶追封魏王方始
開國時及相普實與推戴功秦王廷美弗與也大祖
在位帝與謹畫天下事甚夥秦王弗與聞又剛愎諫時
與帝相失本爲太祖世嫡者德昭昭憲遺命終歸之德
昭子惟吉出閣凡邸第車服賜予帝命與諸王等亦獨
以昭昭已而德昭物岐王德芳薨即致函無所屬而秦
王有次及之勢頗恣驕天子弗善也而廷美職得之則
與相多遜及諸外人陰相結爲固方太祖時學士盧多
遜於相普隙譖普傾晉王深構之開封府推官宋琪出
入普門下惡之白太子出琪護國軍判官普罷相策太
祖孝友必且立晉王恐譖遂成至河陽上書自訟曰外
人讒臣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知臣
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表藏金匱中外莫知也
帝即位普久廢多遜益設形似毀短之奉朝請數年不
見答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等

密告秦王驕恣疑有變帝以普預顧命手詔陰問之普
大喜即自言願備樞軸以察變且自願預顧命本末父
表自頌事帝惻然於禁中發金匱得普書及表讀之則
大感以爲普系擁護已壹不知之也立召入謂之曰卿
毋以往事介意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業已知四十九
年之非矣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公普既復相諷多遜令
自退而多遜固權位其後且得間恐一旦失勢遂爲普
椅斂之也不肯退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白發之
責授兵尚書後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學士李昉衛尉
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屢遣守
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秦王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
大王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與相唯諾因遣之
于新獄具下百官議於是相普等言廷美多遜爲咀咒
願望罪大逆當誅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白德明及徒
黨斬於市廷美罷歸私第其子女落皇子公主之號已
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言廷美不
悔過而望請徙遠郡防他憂詔降封涪陵縣公徙房州
先是帝計久長欲以天下傳子孫而頗以昭獻同命爲
疑以問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於是帝遂
決而廷美得罪第籍令太宗重昭憲命傳秦王亦且必

對曰臣犬馬何敢忘顧拘職守不得至都耳因請帝立太子重宗廟帝曰朕諸子孰可者準曰主臣陛下為天下擇君誠慎誠重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聖慮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以時定立襄王為皇太子太子既廟見京師人擁道聚觀喜擢曰少年天子也帝聞頗不憚召準謂曰人心遠屬太子將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聖德在人心之效社稷之福也非然何以得此帝悅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帝乃出延準飲極歡而罷初帝欲相呂端或曰端為人臣東上編 卷之五十一 五月一十七歲

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書不糊塗卒命相端字易直人考功郎使高麗風暴折樁一舟人溺端如左在齊中帝嘗遣中使即訊使者至端起迎使者曰何端即訊君端神色自若願從者免社使者曰何至此端曰天子遣君端即為罪安敢以冠裳對制使者曰下堂端問條對端條度如此及為相時同列奏對多異端端然其問帝聞手札諭中書自今軍國事必多詳酌乃後問李準準數獲邊外安軍獲其母帝召準準計欲誅之準曰端端從容曰上事上成君勿言準曰未也端曰準謂常事端不必知若開軍國大計端備位不可不知也準告之故端曰今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之保安軍此門矣端曰安之有請也入言於帝曰昔頃刻得大公置趙忠意高相欽分及為舉大事皆不顧其家也况準逆之人乎陛下今殺之度端明可擒可矣朕未熟從堅其執心何得以為名太宗曰為之奈何端曰以臣愚計之宜置於延州養和之以及帝不招來從遷即不降可因擊其心帝稍解稱善

豫端日從太子問起居疾大漸端入禁中見太子不在

侍疑有變則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亟入侍時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業與大臣謀立趙王矣及帝崩繼恩以皇后命召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齋閣檢太宗先賜手詔出反縛之閣中置守而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何如端曰先帝豫建太子正屬之廟社今安敢有異議乃奉皇太子至福寧宮入即位垂簾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已乃帥羣臣下下拜而皇太子恒即位是為真宗

真宗皇帝 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李賢妃得異夢生帝名曰景王 景王即元休封景王 至道三年春三月元休封景王 景王即元休封景王 至道三年春三月

即位夏四月尊皇后為皇太后赦相端呂加右僕射皇第六人並進封尚書右丞至 李禮侍即沆 李參知政事以青宮 中外 立皇后郭氏禁獻祥瑞參政若水避位去 傳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秋鎮海使彬 召為樞密使西川亂 廣武年劉肝孫討平之 冬十月葬永熙陵追尊母賢妃 李為皇太后詔轉運使救長吏勸農 是歲進 交趾黎恒為南平王使 咸平元年春 營室比 詔求直言 避殿減膳 獄囚開進士諸科 淳化末停 夏五月朔 早蠲天下 趙兒開封民田租冬 十一月朔 相端至罷 端為太子太師使兵

尚書齊賢參政沆同平章事兵侍郎敏中向參知政事
許羣臣獻著述今兩制銓簡是歲定州電傷稼振之此
首領來朝獻馬二千匹甘州回鶻西南蕃恭州山後蠻來貢
二年春詔侍從舉升
朝官可守大郡者各一人詔御史臺糾百官比周奔競
弗率者早求直言夏樞密使魯公彬薨秋葬曹武惠王
給外任官職田以官生及產年逃亡口京橫海節使顯王為樞密使
幸國子監還幸崇文殿大閱於東北郊九月朔冬十一
月祀天地圓丘以太祖配赦契丹入寇帝親征詔行次頓
舍毋取給州縣十二月辛大名是歲江湖廣南荆湖早
嵐州春霜害稼振之沙州蕃族首領叩部川蠻西南蕃占城大食來貢三年
春契丹退二月帝至自大名詔從臣舉升朝官堪邊任
者各一人顯罷須給事官即得用右位厚庇胥吏離職自居罷知京州宣徽南院
使瑩周北院使繼英于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且王同知
院事二月朔冬益州軍亂平之勅神衛卒戍益州都廣
無法好飲博兵馬鈴轄符昭高恣侵虐士皆怨以元
留之使馬亂益州官吏賀正歲闌變知州牛勣轉運
張適鑾城走都巡檢使劉紹榮別格開叛卒欲表之紹
榮執弓矢罵曰我無人事爾歸別與爾同逆也遂
害監軍使激王均曰汝小部為亂盡往招均至振即幸
擁兵為土遂僭號及元皆官吏命戶部郎雷右
終為川賊討以不普等為巡使計之上官正陽
皆諫焉益州漢州進攻綿州不克趨郫州知劍州
土衡霸度賊逃至從官節清界待眾至逆擊大敗之盜
走及蜀州知蜀州楊雄忠蜀民丁中會諸巡檢卒迎擊
又敗之番邏檢張恩鈞復漢州盜走保益州閉城自守
有總師至賊出戰敗固守一日忽此城為道有格守寇

后李氏崩夏詔轉運使代還日條所經畫事以聞太
明者樂秋相沆薨葬李文靖公傳參政士安兵侍郎準
同平章事樞密繼英為樞密院使詔翰學士舉文武官
可任藩郡者各一人契丹入寇帝親征欽若出判天雄
軍契丹攻威虜順安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將攻北平
皆攻保州敗績契丹主攻定州求平冬十一月詔使安
撫河北民契丹犯澶州將斬帝幸澶州渡河契丹
丹來輸平帝至自澶州是歲江南東西路饑陝濱懷州
蝗振之使來獻捷交趾占城大食龜茲來貢
二年春以和戎赦天下置國信司欽若辭幸國子監秋
復制科李於紫微冬十月相士安卒葬畢文簡公十一
月祀天地園丘赦是歲淮南兩浙荆湖北路饑京東
閭閻風壞廬舍振之歸幣于契丹契丹來貢承天節
常夏州西三年春詔諸路置常平倉相準罷尚書參
政旦王同平章事尚書左丞欽若兵侍郎堯叟知
樞密院事諫議大夫安仁參知政事幸崇文殿冬十
月葬明德皇后崩再閱是歲京東西河北陝西饑振之
妙族帳內附交趾亂詔安撫趙德明奉四年春正
月幸西京謁諸陵瑛諸帝三月還都夏四月皇后
郭氏崩日食葬莊穆皇后宜州軍亂初川官盧成均

等將兵討平之復置諸路提刑官幸崇文院詔翰學
士舉常參官可知大藩者各二人大有年龍王來貢封
交趾郡王賜名李忠河內六合夏州沙大中和祥符元
年帝十有春得天書左承天門赦改元作玉清昭應宮
天書降泰山冬十月帝如泰山饗帝園臺明日禪社首
作會真宮受朝賀赦百官加恩十一月幸曲阜謁孔
子廟幸孔林還宮群臣上尊號秩有差○是歲契丹西
原甘州三佛齊大食西番來貢二年春幸昭應宮是歲雄濟鳳三州
水雄州蠲交州霖雨無為軍大風昇州火振之京府西
州蠻來貢三年春出綏撫十六條頒江淮南安撫使
冬陝州黃河清是歲江淮旱陝西饑疫昇洪潤州火振
之江淮大水校李公蘊殺黎至忠使入貢封交趾郡
王契丹來乞糧詔贈州州羅粟二萬石振之四
年春幸華州祀后土汾陰赦旱賜茶藥東帛宴魏州
老於湖如西京謁諸陵夏四月還都進秩有差詔州
城行宮如西京謁諸陵夏四月還都進秩有差詔州
置孔子廟上五嶽帝號恭政拯罷知府是歲江淮南水
畿內蝗楚泰州潮害稼京兆旱河北陝西劔南饑振之
占城貢五年春雨水秋八月朝作會聖觀祿
政安仁罷安仁質直純愨與物無競人未嘗見尚書左
丞欽若王兵侍郎堯叟陳為樞密使閤門使知節馬
樞密副使戶侍郎謂丁參知政事冬延恩殿聖祖降

三千餘人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海內
端每入對帝拱揖不名呼以官端姿儀瑰大宮庭陞峻
今梓人為納陞便馬已知相沆暨倚毗之問治道所宜
先論姦邪難辨皆深慮翰林學士旦入奏事退自送之
曰為朕致太平者此人也夫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
直廬秘閣召更直詢訪修太宗實錄政府以學士李宗
諤名上帝曰先帝時宗諤父昉在中書甚久而宗諤預
史事當為父隱何以示後命別簡田錫自集賢院知泰
州以星變疏時事即召對將行詣之曰卿第去朕即召
卿事當面者聽乘傳赴闕奏尋召為諫議大夫遇舊臣
曲有恩意樞副楊卒帝礪以青宮恩念礪清謹冒雨臨
其墓礪所居巷舊不前為步進相端常諸子不肖責
第宅於人帝聞立出內庫錢贖歸之召諸子入見令內
侍省以儼課給其家仍察其妄費曹魯公彬疾帝臨視
問欲言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然
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則久
遠之利彬頓首曰幸甚此社稷之福也夏寇邊經累使
齊賢請募江南丁壯以備邊帝曰必搖人心且是使南
方人遠戍于西之鄙也覆其奏已相沆薦翰學士士安
以青宮恩參大政入謝帝曰未也朕行且相卿士安頓

首曰臣驚下不足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
宰相才也帝曰聞準剛使氣難任頓首而對曰準方正
有大節其素所蓄積常思忘身殉國秉道而嫉邪朝臣
罕出其右者獨不為流俗所喜耳今天下民家休德涵
養安逸而西北跳梁必且為近憂如準者正所宜用也
帝悅曰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以本官與準相會
契丹入寇準策虜必深入決請帝親征請駕渡河幸澶
州北城懾敵契丹懼請平準請遣使稱臣獻幽州地以
和契丹屈而南北弭兵欽此於是按邊要擇守以李
允則知雄州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放散河北
諸州民壯歸農令有司市牛種給之耕罷諸路行營合
鎮定為一路省部署鈐轄都監使臣而下官二百九十
餘員減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通互市招流亡
葺城池廣儲蓄河北輯寧士安準之力也王女字仁叟
好學事繼母以孝聞祝命之曰學必得良師友乃成
遂與俱如宋又如鄭興鄭賢士楊鼎臨不別錫等為友
因謀為鄭人第進士太平興國中歷給事中知乾州
以母老願降任便養改監汝州稍田務知台州上言吳
越所上民課賦多歸命時有司張俊等力今湖南南
一宜安輯計以舊著籍為斷詔從之遷左拾遺兼襄王
府記室參軍端拱中詔王僚各獻所著又帝得士安文
大書之以本官知制誥淳化初入翰林學士與宗以壽
王尹開封召為府判官為皇太子親右庶子及即位命
權知開封及是相贊帝親征忽遇疾太息曰吾經天流
星出上台北貫斗魁占為大臣憂士安為書與寇準曰上
親征宜從病不能入大計已定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

星變足矣病尋瘥退居于澶淵明季入朝堂疾暴作
卒帝臨哭發朝者五日昭太傅中書令諡文忠公
方諸惟有沈潛所至以勁正罷居位無黨傍仕至宰相
兩明馬○準華州下邳人字平仲少不脩小節愛鷹
犬狗從學人患之不睦志舉科捷授之足流他由是始
折節從學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臨軒問進士年少者
當往從學耶準對曰臣等幸遇聖主願求若輩
當從君耶以質對既得準等則州縣職判官應詔陳利
害無諱帝器重之召判官部東歸準奏事殿中語不合
帝怒起入內殿引帝衣請還坐決事帝意解嘉歎之
曰朕之號微也淳化中大旱帝延近臣訪政事得失或
以天數對準曰臣聞天人之際如影響今大旱蓋刑
有不平也帝怒起入內殿之出獨召準問所以不平狀
準曰願召二府至準言曰頃者臣吉王惟質等
受賄吉賄伏誅準以參政汚之第盜主守財至十萬
上杖仍復官非不平而何帝問汚之第盜主守財至十萬
而以準為可大用即拜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會
典知院張知微構而罷出知青州知帝以準盡廢楚王
廟厚準既行時念之已召參大政定建儲及是得相決
親制軍制獨決事竣前自謂曰使臣一川謂
今從事事豈得速辭哉帝笑勞之既還朝者過庶準
詰帳席自信之不已疑有中書遇員缺輒補諸舉指自
任司列成不察除官同知吏吏持例進準曰宰相
所以器百官若用何則一足矣何謂進賢退不肖哉
準不視而謗謗起此準始貧母養不豐既貴母已亡
足科體衰瘵流涕為涇客進學士召賜乳母金乳母泣
曰太夫人存時家貧求一線作余縫終不可得豈知有
今日哉為慟哭者終日蓋二當是時宋興四十有餘年
相所以就于成者母之力也當是時宋興四十有餘年
矣君相恭和百官奉職吏無殘賊風俗樸素兢兢於所
以為治四方有敗天子畢得聞具視災傷輕重從賑貸
故言宋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為極盛參政王欽若者檢
人也契丹入寇時驚失措謀或勸帝幸金陵以避敵以
問準準大呼曰為是謀者可斬也已患其傾仄欽以

出之會帝以天雄軍為虜衝謀置守準乃言曰智將不
如福將欽若福祿未艾可守也帝曰善促草救準退為
錄若諭以帝意出教授之欽若貽謬莫知計所出準大
言曰主上親征非臣子避難之日參政馬國大臣當休
戚與之從中出以憂國可也上許放朝辭爽酌大白飲
之命曰上馬杯欽若懼飲訖趣別去至魏則虜騎滿野
束手無策但築塞四門修齋誦經而已虜退還中書大
恨準忠有以傾之惟天子亦知其於準卻也罷其政置
資政殿學士處之寵焉一日會朝罷準先退帝目送之
欽若留因進曰陛下所為禮敬準者豈謂其有澶淵功
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馬壯以為功何
也帝愕然問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契丹深入
澶淵不能禦又賂之是城下之盟也中國全盛陛下明
聖而為城下盟斯已辱矣且陛下聞博乎天博者輸錢
且盡罄所有出之命之曰孤注陛下冠準之孤注也由
是帝居恒以中國不競中自慙為快快顧準驥衰矣欽
若度帝厭準且厭兵少謬為大言進曰陛下第發兵取
幽薊即耻可雪也帝默然久之曰河朔生民始免兵革
朕何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即不然獨封禪泰山可
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

然後可今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
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百官即天瑞無異也帝猶
豫以爲疑會幸秘閣召學士杜鵑駭問曰古所謂河出
圖洛出書信有之乎鵑老儒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
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是意決遂詔爲接天神傳語將
天書布其事於天下崇奉焉偉觀籍王旦夙聖以爲天
書儀仗使命從封泰山祀汾陰俱爲大禮使而中外阿
意附寵之倫無虞爭泰符瑞獻贊頌爲客矣欲若信泰
錫山蒼龍見獸芝草八千本精安仁獸五色金巨丹紫
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山上芝草嘉禾瑞禾三苗茅草
可勝數而月重輪五色雲見嶺龍圖閣待制孫奭獨昌
五五同也言於帝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有書耶帝默然諫議
崔立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
之所以戒驕盈也丁寧明赫而中外臣工顧上雲霧草
木之異以爲祥是何忽昭昭之明戒而信其瑣瑣者也
不省帝既封泰山復祀汾陰與上書諫曰先王卜征五
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於德而改卜陛下
始事東封又議西幸殆非先王五年卜征慎重之意其
不可一也古園丘方澤以郊祀天地今南土郊是也汾
陰后土事不經見漢初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
故武帝於汾陰祀之自元成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

上於北郊今陛下已處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
奇二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
輟秦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三也河東唐
王業所自起而唐又都雍故明皇以其間祠汾陰聖朝
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祠汾陰其不可四也昔周
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稱賢主比年以來水
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而下徇姦回勞民
庶以宣示其侈其不可五也夫雷以二月出以八月入
者也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
以戒陛下而盤遊不已失天意其不可六也夫民神之
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
工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荐臻乃欲勞民事神神其
享之乎其不可七也臣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未聞專事簠簋可致神福者已又諫曰今之諛臣
勸上爲土木禱祠未始不以褒崇先烈爲辭以爲孝也
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子孫所當夙夜奉承以無
忘先烈而未嘗有獻一謀畫一策以庶幾其效者乃卑
辭厚幣求和於契丹感國廣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
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至計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
業爲佞臣僥倖之資此臣之所以長太息也今幽朔野

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具稱國慶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陛下亦何樂而為此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幸陛下三復於愚臣之言言達帝意而三司得丁謂尤為相性巧自以為深達道教所建明敢為矯誕每封制作緣飾以道德家言觀日役四萬人以役從書繪一壁給二燭猶七年乃成以林特有心計中幹財利佐廢用陳彭年敏給後記劉承珪比而為榮感時為五鬼嗚呼澶淵之盟歲以金繒為虜奉何謂非辱然是時天子內憚兵中外大臣具守和戎為國是積衰約之漸而萊公使隻輪不反之重抑不用也雖甘心約誓而視幸金陵幸蜀之議則遠矣何謂國辱也誠以為國辱者當君臣祗威謙靜先憂却顧兢兢於古克詰張皇之訓為後事防不是之務顧開天子以矯誣上天窮殫國力示天下以矯泰競也豈不悖哉當是時帝雖有感志於欽若謂為神姦然中倚王丞相且國大事必寄命寇準雖疎外亦時時召入位兩府而李迪王曾之倫咸用詔而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中丞知雜推直外置御史六員不兼領他職務不出差凡詔令乖當官曹涉私措置刑賞賦斂行獄失宜者並奏論國有大政急務若大譚舉許非時入奏即言過當必曲全事難顯行者留中其諫官屢章疏裨益越

常例遷擢之激揚者移故秩務開受盡言詔禁讀非害及屬辭浮靡者禁中外群臣非休暇群飲宴職者禁官吏蠹政害民諸轉運使提刑官不舉察者詔天下諸州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貴賤量減增糴糴儲蓄足三年已上充漕運易新穀儲之江閩旱帝聞占城稻能旱早熟遣使詣其國求其種及耕種法以來教民種之知澶州呂夷簡請蠲河北農器稅帝矧然曰農器乃亦有稅乎已太息曰務農勤穡然且懼民競於末不力本奈何乎稅之且何獨河北也併諸道咸免定江淮鹽酒稅從其薄有司以失歲課尼之帝曰苟便於民何問課有違法販茶者所司請許同居首告帝曰是以利末故長告許敗俗也不許懲前代內臣橫恣為非法諸班秩賜丁咸有節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擅杖殺軍士獄具命抵法內臣以公務出使有干預州縣公事者命所在官吏立以聞否者與同罪敦尚風節陝州隱士魏野召不至命圖所居宅以觀杭隱士林逋力學清苦賜粟帛作文武官七戒示官吏作宗室座右銘賜諸王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作欽承寶訓述示群臣皆法誠辭晚歲連歲蝗大憂之問學士迪迪以土木過感對命罷諸營造禁獻瑞物罷宴樂督諸路捕蝗無

何雨青州蝗赴海死續海岸初帝欲立劉婕妤為貴妃相沆持不可冊為德妃已欲立為后后相迪言妃從出者微不可母天下命學士楊億草制億不可改命他學士卒立后天禧末帝有疾不視朝事多決於后相冠準李迪以為憂惟天子亦自意不復興欲命子監國內堅周懷政規知之懷政故給事東官則大喜出以語相準請白發一日準得間請詔太子監國重社稷且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帝然之準退令楊億草表囑無洩億屏左右為之辭至自起薪燭跋而準乃被酒漏其言謂因傾準以為幸上疾亟內堅通欲樹恩太子為觀望帝怒準罷為太子太傅而懷政斥疏懷政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相準謂聞之即徹服乘轎車請曹利用所與共計密以聞命曹瑋即訊懷政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諫相迪進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如是且懷政於外為奸謀太子何自知且何得以一內豎為太子累也帝悟命誅懷政而準貶相州先是皇后宗人橫於蜀帝以后故欲舍之準請必致法后惡之與謂比而傾準準既去謂復發準前所上者大書乃巡檢朱能所為名捕能而能擁眾叛眾潰自殺準復貶道州準自罷

相三貶皆謂所矯托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久不見冠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始準以不信天書見疎得天書未與準上其事乃復召將發有門生謂之曰公至河陽病篤堅求外上策也儻入見即發朱能天書之詐決之準下則入言書為自立劉后時后有憾於李迪宰相爾準不能用而敗自立劉后時后有憾於李迪冠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出傳旨輒云遠小州迪言向者旨無遠字謂忿然不顧他宣敕增損類自擅迪憤悒不堪謂人曰迴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不恨安能附權倖祈苟安乎帝疾瘳二府皆進秩兼東官官帝御長春殿宣制迪奮前自白曰東宮官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歸惟演而嫉冠準特于通史上書通史上書殺入庇不洽準無罪罷斥惟演皇后姻屬令預政與曹利用馮拯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治帝以迪所白駭驟其言無倫怒命付御史臺問狀樞使拯阿附謂為言曰大臣下獄駭物聽况丁謂本無競而與迪謂對亦未宜乃命俱罷謂出知河南迪知鄆州謂入對請留得聽留時學士劉筠已草謂迪並罷制而謂自出傳旨命更草入中書視事陽陽如平時筠不奉詔更召他學士草之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地乎請外知廬州而馮拯遂相自是大權盡歸謂謂益橫矣又明年帝大漸遺言冠準李迪可託丁謂與太后比而怨準

迪賤準雷州司戶迪衡州團練副使以朋黨連坐者甚衆謂惡準迪欲必害之乃屬制草於魏王曾其重也道中以蘇軾以錦囊貯劍以示殺之之意至鄆州以駭懼以自裁不殊至道九準方宴客中使近不見問所以來不答衆目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元朝一見赦書中使詐弱不得已出教書授之準即從錄事參事皆綠衫者之纓及膝拜謝口升陞復安至暮乃罷或語謂曰迪準賤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時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

論曰方太宗真宗時天下新脫五代亂離之苦民思樂更生而二帝畏天閔人禮賢重相政務於寬簡傳承馬家法國元命賴焉然天下甫一諸鷹揚熊羆之士終不用循用相普畫憚卒也規幽燕輒斬禹迹之職方闕然施于景德遂以南北弭兵爲大慶於時廣進士名頗廣任子恩歲宴羣臣後苑賞花釣魚文太平祥符中又益以天書封禪終宋世文治已汰而武功爲不競矣

李王二相謨

李沆字太洺州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弘遠舉進士甲科歷直史館太宗大器之以給事中參大政與李至並命爲太子傳命太子見必先拜與宗即位以得相時宋興四十餘年天下既脫五代兵革之苦休息於生養而法制粗定忌更張帝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口如梅詢曾致堯者

是矣居嘗言吾居重位愧無補國家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此少報國耳或問何也曰今朝廷所制法備具因勢循行之而可矣儻更張即所傷必多陸象先所謂庸人自擾之也儉人苟一時之進競陳誦豈念生民耶帝欲冊劉婕妤爲貴妃夕遣中使諭之沆對使省即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脫附馬都尉石保吉求使相帝欲畀之以謂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勲伐何得大拜乎事亦寢前大臣例有密啓沆獨無帝問之沆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公言之何密啓爲也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竊病之何收效尤每公退常請論語或問之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初爲相方西北用兵帝常旰食宵衣殿同列勞勩參政王旦退歎曰時事如此安得坐見太平優游於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恐人主漸生侈心更多事可憂耳又曰朕四方水旱盜賊及子弟不孝惡逆之事以聞帝每爲慘怛動容旦以爲此小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主少年血氣方剛當常使知四方艱難懷憂惕庶幾無邪心苟日狎宴安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

日之憂也旦未以為然及沆薨旦任相時契丹既和
夏納款王欽若丁謂等更進用事而帝果封泰岱祠汾
陰營宮觀土木為禱祠旦欲諫則嘗已同之欲去則帝
遇之厚益感沆先憂喟然嘆曰李文靖直聖人也冠準
與丁謂善屬謂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
可使之在人上乎準剛佑應聲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
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準後為
所傾始伏沆先識沆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
體接賓客常持寡默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
嘗跛倚其自奉甚薄尤厭榮利罕以世務嬰其心嘗治
第封立門內廳事前僅客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
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則
已寬矣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
見經月終不言妻問之沆曰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人生朝暮不保豈可以此一動吾念哉後
遇疾沐浴衣衾臥而逝天子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
諡文靖配享真宗廟庭沆既沒或有薦梅詢可用者真
宗曰李文靖言其非君子蓋見信如此

人因得罷歸手樹三槐于庭曰吾為人沈默敦重能大
受舉進士及第判鄆州以王禹偁薦召試遷右正言知
制誥景德中契丹犯邊帝駕幸澶州旦以參知政從雍
王元份時畱守京師遇暴疾不任留省命旦還居守時
寇準方柄用旦曰願宣寇準至臣有所請準至旦曰十
日間未有捷報也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且
頓首幸甚馳抵京不過家即宿直禁廷以王命參決今
中人毋得洩內外肅然初不知雍王疾病旦為可也及
駕遠旦子弟及家人郊迎旦聞騶訶聲從後來視之乃
旦也其靜重如此及既相二邊兵罷不用天子欲遂以
無事理天下旦守恭和務慎行祖宗之法事少所變更
進退賞罰必當而恒以執綱紀抑澆競為急柄用十八
年為相者一紀帝久益信倚言無不從祥符中天下大
蝗帝避殿減膳有中使於野得死蝗以進曰蝗死矣帝
以示大臣大臣助為言請視朝率百官賀旦曰蝗出為
災災得拜可幸不可賀後數日兩府方奏事忽飛蝗蔽
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所傳
笑耶榮王宮火延前殿有司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
百餘人旦請見曰始失火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
皆上章待罪今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發雖有迹而

燔燬已亟何謂非天譴耶欲得寢方東封時契丹知中國內耗請歲給外更假丐錢幣西夏亦言民饑求糧百萬斛以問旦旦曰東封近車駕將出諸經費浩繁二虜欲以此覲朝廷俯仰耳帝曰何以待之旦曰獨當以微物輕之請於契丹歲給三十萬銀絹外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敕有司具粟百萬石于京師詔趙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明年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微末今仍依前數與後不爲比契丹亦慙服馬軍都指揮使張旻嘗被旨陳兵嚴兵謹欲爲變帝召二府議之或請捕謹者或曰請罷旻旦曰若能旻則自今帥臣將何以令衆捕謹者即都邑震驚或致變非細事也陛下始嘗欲任旻樞府臣未敢奉詔今用之而解其兵柄即反側安矣帝曰善旦用人不以譽望必實材苟賢材必衆謂宜稱而後用既用之則久任不遷也於廷臣多所薦達而人無知者本行簡以請作丞于中允使事不知其宅帝命就中家行簡行進太書院之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也曹瑋自秦州召範樞密命李及代衆以爲守邊非及長竟用之及至州政簡緩州將士心易之會禁軍有白晝擊婦人斂於市者及方坐觀書命斬之而觀書自若秦人厭服聞者以爲賢旦笑曰此何足異吾所爲用及者獨以其重厚能守前

前將約束耳翰學士陳彭年謂旦辭不見翌日相敏中以彭年所上文視之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與建符瑞圖進取耳諫議大夫張師德有時名兩謁旦不得見意爲人所毀惡亦以告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所安得有毀人者更問不答已知制誥缺旦曰惜也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屢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彼其以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靜守可矣若復奔競則無階而入老當如何敏中乃大服太子諭德來見稱太子學書有法旦從容曰論德之職止是耶士遜轉運江西來見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避其言不求美利人服其識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無他語但曰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旦與人寡言笑居恒端默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徐一言而宛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深念及人莫敢見識者曰此必憂朝廷矣末年章奏有不經奏出者批旨行同列問之帝帝曰朕諭今小事得專決故爾時寇準以同年生剛旦薦之復召知樞密準負氣怒三司使林特佞邪沮抑之帝怒謂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恩又欲人畏威此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任之此其所短然方嚴任大事上至仁幸寬之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短也

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諸參決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帝愈益賢旦中書事送家院違詔格準以聞旦被讓堂吏皆見罰不驗川及準罷私遣人從旦求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大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使同平章事入謝曰非陛下知臣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旦寬重然慮防至深嘗克景靈宮使內臣周懷政副之每見旦必俟從者至冠帶已乃出既事輒退內臣劉承規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其守正如此旦任事久人有謗於上者旦輒引咎未嘗辨至人有過失雖帝戚怒可憐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李日者坐事誅籍家得朝士與住情不足罪且語不及朝廷何罪帝怒未息明日旦袖少財所書就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貴有之必以爲罪願并付獄帝曰事已發安得已旦曰臣爲宰相守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獲而以罪人爲乎帝意解許勿問出旦至中書即取所得朝士書直焚之已旦素羸多疾自東封還益病連疏求解機務又面請數矣帝倚毗益厚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奈何因命太子出拜旦皇恐走避太子隨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後

不至相位者惟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皆爲名臣尋歸益堅乃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俸使者存問日常三四至帝手自和藥賜之延見延和殿帝曰卿疾脫不諱天下事當誰付乎旦曰知臣莫如君帝三問旦強起舉笏曰草如寇準帝曰準剛褊史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先是帝雅昵王欽若欲相之旦曰兩府鉤且欽若遇陛下典樞密亦謂遭逢晉之兩府亦鈞所重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公議也帝遂止及是欽若相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蓋其之也病革帝幸其第賜金五十兩辭不受遺表勸帝親庶政進賢士減焦勞之思未嘗爲子弟乞恩卒帝臨哭之慟輟視朝三日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乾興初配享真宗廟庭仁宗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旦內行淳儻事寡嫂謹與弟旭爲恩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子弟侍不爲奢家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每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家人嘗試以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何不啖羹曰今日偶不喜羹已又墨其飯又卻去問之曰今日偶不喜飯兄子睦欲舉進士旦曰吾力以盤胸自懼奈何復與寒賸士競進乎比其歿子素猶未嘗帝

欲為治舉辭以生人舊廬而止有獻玉帶佳者因其第
以請旦命試繫之曰頗見佳否曰繫之安得自見且曰
身負重令觀者稱佳無已勞乎亟還之每賜予家人賓
庭下輒瞑目嘆曰生民膏血也後竟以帝命置二姬而
衰祥符中天書封禪禱祀事恒為大禮俾然居恒邑局
中自慊也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以歛云

論曰自藝祖以仁厚立國太宗真宗具守之以文雖所
由殊路於德厚一也故風氣完而碩輔生李相靖以肅
遠王守以敦馬庶幾哉古大臣調劑茹納之風國威積
約塵塵以綰幣弭百年勅之難冠相決親征之功茂

焉乃薦引本畢公解嘉來復泰尚包荒馮河鳴呼近之
矣

國史上編卷之五十二

盱郡鄧元錫纂著

宋仁宗帝紀

南豐後學曾慥爵校

仁宗皇帝名祫字元休景祐元年六月十四日李宸妃薨
王中書令趙鼎奏請以乾興元年春二月即位尊皇后為皇
太后教百官建秩一等優賞諸軍於山陝諸路御崇德
殿太后垂簾承明殿聽政內侍省押班雷允恭坐擅移
山陵皇堂伏誅謂中正罷秋十月朔日參政曾王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龍圖閣學士夷簡呂知開封府事宗
道參知政事樞副惟演為樞密使冬十月葬永定
陵以天是歲蘇州水滄州海盜振之告即位契丹遣
使來弔祭來賀即位他天聖元年春立計置司秋拯
馮罷極貌嚴重而內之風節議論多迎上意王欽若
問平章事故相準卒雷州初太宗得通天二年二月
自洛中致之至沐浴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為太師
其就榻卒歸葬西京道荆南公安人皆設祭路旁哭
竹植地樹楮錢為月盡生符則為祠祀為後隨中書令
其國公諡中憲準年正有大節無他豪如宴飲聲樂而
終不畜優伶處二青幃二十有餘年其或或以公孫
弘布衣事為請準答曰彼許我誠吾不忍寢處之公而
以榮獨幸也以欲若問知天祥契丹使過之驚曰相公
重望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無所事準
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爾以丁謂媚道州北使至有奸
宴府府成在北使謂譯者言生中執為無宅起臺相
公者蓋羨士程野語準詩中語也謂失措遣譯者答曰
上切即位遣寇公暫撫南夏非久還矣起殿時溪洞蠻
貊皆相繼進送遂其為夷貊服如此冬置易州交

子務州來貢 二年秋八月幸國子監謁孔子
符等進幸武成王廟冬十一月祀天地園丘赦
皇太后尊號 立皇后郭氏是歲龜茲 三年夏幸御莊
御川麥都監趙士昂死之 樞密副知白張同平章事
江淮節使晏馬樞密使以太后徵恩 是歲襄州水晉
絳陝解州饑振之 慶苗部鬼逆等內附 四年夏令
天下死罪囚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者具上讞詔士有文
無行者毋薦送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湖
等九茶場民通錢三十萬緡冬十月 是歲京師大水京
東西淮南河北等路建劔邵武等州軍水振之 五年
春正月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振京東流民夏
京畿旱決畿內繫囚罷諸營造不急者秋塞滑州決河
冬十一月祀天地園丘赦是歲陝西旱蝗 蜀民租交止
來貢 六年春相知白卒 知白滄州人爲州領名器折後
如唐王卒 樞副士遜 張同平章事 三月朔 夏歲三司歲
調上供物是歲免河北水災州軍租 甘肅三佛齊來
七年春樞密利用罷 內奉恩持不左右多悲之方奏
對后前以拊甲擊帶左右指相詆訐先帝時大樞何
敢爾太后內侍衛之會利州子從內掖面衣黃衣今人呼
萬歲狀死內侍衛崇勳請併罪州用平士遜王魯力
之乃罷爲衛將軍知州尋安置房州內侍楊懷敏
送至襄陽驛候道 參政宗道 魯卒 有相士遜罷知江集

賢殿大學士夷簡 同平章事樞副疎 夏諫議大夫奎
參知政事復制舉諸科振契丹流民 分送唐劉子州
夏六月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詔不得繕修相習罷
州秋罷諸宮觀使八月朔日食 樞副堯佐 工侍即曙
王參知政事詔知州軍歲舉判司簿尉可縣令者一人
是歲河北水遣使振恤察官吏貪暴不恤民者 州
州發 八年秋復解鹽通商法冬十一月祀天地園丘
赦 是歲高麗占改卯 九年 契丹主隆安卒子宗眞立
茲沙州 明道元年 帝 十 春二月刑尚書士遜 同平
章事宸妃李氏薨秋七月太樞副殊 參知政事大內
災求直言赦樞副崇勳 楊爲樞密使是歲京東淮南江
東饑振之 夏德明卒 二年春二月 皇太后饗太
廟 服袞衣 祭天冠皇太后如亞獻 耕籍田赦 官上 皇太
后劉崩夏四月追尊母宸妃孝爲皇太后 帝親政
相夷簡著疎殊罷工尚書判都省迪 本 同平章事戶侍
即隨王 參知政事 六月朔 秋以旱蝗去尊號詔中外直
宿關政冬十月葬明肅皇后 定陵相士遜罷 以上證冊
士遜過內侍衛崇勳圍門下侍即夷簡 同平章事吏
部郎中不至 州河南門下侍即夷簡 同平章事吏
侍郎曙 樞密使殿學士綬 參知政事 南斗北參
奎 罷判都 京東饑出內藏絹二丁萬代歲輸麻 皇后

郭氏中丞道輔司諫是歲五路蝗四路饑振之

景祐元年二年春淮南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代歲

檢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置崇政殿說書詔麟府

州振振漢饑免諸路災陽州軍今年夏稅夏禁民間錦

繡服飾罷西川歲貢錦秋七月有星奎于張翼

昭閣中右大臣體履重位察右僕射曾王恩樞密使立

皇后曹氏是歲夏元昊反寇深慶二年春通英延

義二閣相迪罷州右僕射門下侍郎曾王同平章事

吏侍郎隨王戶侍郎詒李知樞密院事禮侍即齊蔡度

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德用王侍即億同知樞密

院事冬十一月祀天地圓丘赦錄五代及詔長吏能算

民脩水利開萊田者賞三年春復廢后郭氏葬郭皇

后較定新樂優給致仕官俸歲時賜羊酒米穀令所在

十九月焚冬奉德軍留後德用罷知樞密院事是歲度

吉州水振之元昊回德取瓜沙肅州四年夏

相夷簡曾參政授齊罷初夷簡事曾謹以曾為相及

任事人多事決曾不能舉議治多事夷簡力居下而夷簡

問曾曰夷簡之對不足即時外傳夷簡納路曾之帝

帝外傳而夷簡告宋後惟度不得志於二人人性情險

每不為常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二人僅有從平度則

薦齊夷簡為相於是四樞使隨王戶侍即堯佐陳同平

章事參政度盛知樞密院事樞密副億吏侍郎

學士承旨中正參知政事越州水并代沂州地震振

之寶元元年六年春正月朔日食求直言相隨堯

佐參政僚中立罷休而風速弗及堯佐中立非

他私其子為參政判使相士遂樞密副得象章同平章事

官以司議琦論劾免使相士遂樞密副得象章同平章事

龍圖閣學士若谷參知政事八月冬十一

月祀天地圓丘赦改元百官上尊號是歲建州大水賜

被溺家錢州化發寇宜州發郡遣潭三二年夏募

民入粟實邊樞密使德用罷任罷武寧軍節度使

真定都部守實知樞密院事省宮掖浮費削元昊

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庠參知政事是歲益梓夔利略

饑振之康定元年八年春正月朔元昊寇延州

地明告東江寨無宿將富夏人出入之術元昊詐遣

人來通款如延州進雅信之不設備元昊潛發金明

砦攻延州人拒守堅守召副總管劉平石元孫

鄭延都監黃德和進援侯陞守召副總管劉平石元孫

晝夜倍道而至平孫等平賊城東知平孫等以輕兵

誘我師軍小却黃德和等進擊賊城東知平孫等以輕兵

誘我師軍小却黃德和等進擊賊城東知平孫等以輕兵

誘我師軍小却黃德和等進擊賊城東知平孫等以輕兵

事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知越州范仲淹知永興
大臣條陝西攻守策上大風畫曉黑樞使
刑尚書殊禮尚書綬知樞密院事詔按察官舉才
堪將帥者士遜致仕之以見其方累無可
右僕射夷簡同平章事召夏守贊尋罷元昊陷
安遠其馬押監王繼元參政若谷罷若谷性端重歷
士綬宋右諫議大夫宗慤參知政事知樞密院殊為樞
密使同知密院貽求王衍戡密副使元昊寇三
川若巡檢出內藏絹日萬匹軍儲參政綬卒
州人孝友清介言動不苟帝嘗為帝言臨事尚鑄當十錢
助慶曆元年帝春元昊寇渭州訓導管任
學士舉正王參知政事詔近臣舉可河北陝西河東知
州通判縣今者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破寧遠皆陷
豐州知州王餘慶死之冬疎能分陝西為四路各置
使仲淹十一月初天地園丘救改元是歲湖
二年春刺義勇軍宗慤罷契丹來求關南地夏知
制誥弼往報使建大名府為北京禁銷金服飾六月朔
出內藏銀絹三百萬助邊大雨相夷簡兼判樞密院

得象繫經樞使樞使殊加同平章事知制誥弼再使契
丹增歲幣定和元昊寇定川若
渭州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琦
三年春議減天下賦役元昊吳輸平相夷簡罷
召馬權密使樞密史中丞昌朝參知政事安撫使琦
仲淹為樞密副使疎罷同知密院衍為樞密副使
朔日大旱帝親禱于西太一宮雨秋樞密副使仲淹參知政
事召對天章閣更歷勸考課任子法參知政事
三萬兩羅濟陝西饑詔州縣立學大使趙鼎不足
知政事十一月祀天地園丘救改元是歲湖
州知州王為樞密使給事中座參知政事早詔州縣母
淹繫刑獄樞密琦罷州夏四月朔相得象罷
官名方得象翰林未常交一言在中書八年是歲
名勢宗黨現成印不進時訪富韓日議政知史孫抗論
使知知陳州參政執中同平章事翰學士育吳恭

知政事冬罷宰相兼樞密使是歲夏元昊遣使來貢
度門參知政事是歲湖南益州入寇交州魏州首領
六年春三月朔參政育改樞密副使副樞

七年春詔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事者驛置聞早避殿

減膳求直言相昌朝參政育罷謂有數事議不極言

力不勝屈臣職論者多不直昌朝會早御史中丞高

計州召知大名宋夏為樞密使樞密直學士彥博

參知政事冬十一月祀天地圖丘赦貝州亂西番磨

八年春貝州平人誤殺王則以誘誘貝州日賣為

幻計俗言稱迦佛哀謝彌勒佛也相與智五龍潭

等經及記識又去家時與母訣刺額宇於背以為

記人見者多傳則背有文顯起成福字爭相與信事之

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事

蓋謂天慶初變作執事一因之通元與官等侍漏

廳事王獎借爾東平王於機密今率爾知開封明

籍道量安撫使討之鎬以州之變殊惡編數從中

阻撓詔參政文彥為宣撫代將編為使彥博詳

軍事宜得專行無中至許之既至車而鎬所穿道適

中牛鼻牛還交賊大潰開東門遁擒之鍊官軍以擒

非真則繼送京鞠之果則也鎬于市改具夏參政度

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承元亨遂賜官夏參政度

度人資財才就先度野口任官惟才平時皆可也世

饑民鬻子賜內庫錢贖還之幸龍圖天章閣夏禮三

使鎬參知政事疎罷師師論疎而罷者乃免即

政庠宋為樞密使同知密院籍參知政事

鎬卒事不苟數為疎州抑病發背一箇文烈秋發

振畿內貧民出內藏錢帛買粟濟河北流民吳先子詩

此來貢皇祐元年二月廿七有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相執中罷陳樞使庠同平章事工侍郎籍樞使

若訥高參知政事廣源蠻儼智高反是歲

二年秋九一郊祀明堂今祭皇地祇太廟太宗

北鞏振民三年春相庠罷知河權知開封府沆

參知政事夏禁河北吏飾厨傳交使客取譽者相彥博

罷以老請樞使籍同平章事樞副若訥高樞密使樞

副道參知政事是歲是歲四年夏蠻智高圍

廣州樞密副使青以宣撫荆湖使經制廣南討之

十一月自南浦斗是歲河北路及鄆州水振之五年春

廣南手僊氏自唐世為廣源州首領廣源服屬之至

州借備南天所授受之使知廣源智高求開安移安

州書以請又不報智高怒陰謀據廣南岐山敵衣給言

洞千既部落離散乞歸知邑州陳其信之不設備智

等廣以自王遂率眾五廣備以恭行將發日陳其

陷邕州執其戶孔宗日...
州趙師旦皆戰死...
使系汚辱唐南東...
廷有失權...
密且學士沔...
參政適...
赦放天下...
有二年...
永王...
日秋給事中...
二年春...
不可加...
實產多...
重而...
三司...
肅然...
外合...
學士知許州...
主崇...
父子日...

祐元年...
二月帝疾...
大雨水...
監司分行...
樞使青...
罷使...
得建...
上言...
必勝...
帝從...
非出...
西貢...
三年夏...
州判...
樞密使...
河溢...
罷權...
罷冬...
年春...
路蝗...

登朝黜辨巧者冬參政庠罷以待御史呂海參政公亮
為樞密使樞副昇張杵孫參知政事
六年春相弼富以母喪去位起復辭不至夏六月
樞使公亮同平章事工侍郎昇為樞密使樞副
脩參知政事是歲淮南江浙水振之占城安化
年春詔南郊以太祖配樞副蔡趙參知政事夏五月
樞副包卒歲星秋七月太詔宗人宗實為皇子
三司出緡錢百萬助糴常平倉定城來貢八月帝四
春三月帝崩聖武明孝皇帝崩諡仁宗方廣宗違豫時
不視事事決于皇后而相丁謂陰附后逐忠賢中外以
為憂大參知曾念太子少非內得后即不安私於后所
親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無子非太子亦豈能
自為尊獨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后
深納之而太子遂安及帝遺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
太子聽政宰執入殿庭宣學士草制丁謂欲去權字曾
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已太國家美事稱權猶足示後
奈何乎去之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可先亂之耶
謂不能奪帝即位生十有三年矣謂欲自擅不欲同列
與隣政結內侍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詔云皇帝

幼冲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輔臣決之非太后允
恭入傳奏曾大憂之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自此
矣正色立朝不懟不諫已乘瑕釁逐謂誅允恭而天下
以安謂以首相山陵使允恭為相監山陵已定上奏
允恭素貴信之立政穿穴乃人自太后意不然而
大事何倉卒也允恭曰法宜子孫何不可太后意不
自出與山陵使議之允恭出與謂言謂意唯允恭
入白相無異議遂命夏守固領工徒欲萬穿之斥主乃
得石石盡得水泉洶洶言不可變謂終允恭時之有
內侍曰陵下來還以問謂謂允恭相曾行視曾
念以謂允恭方表裏為國忠不問謂謂允恭相曾
請獨對因言皇堂中盡水不可容謂包藏禍心令允恭
擅移皇堂於後地太后怒其欲誅謂召曾論曰謂前
傳允恭奏言事皆謂等謀故皆報可下今乃知謂等
不與獨謂與宦官通大營先帝時廢而擅有遷易法如
有相至對曰自先帝登遐此事皆謂允恭同議謂得旨
禁中庶實不可謂聖神察其姦謂可斬在任中止曰
謂被先帝命託雖有罪請以律誅功會曰謂得罪示朝
何功可議馬拯進曰謂有罪然帝初即位誅人臣駭
天上耳目少止誅允恭謂責授太子少保司馬司
正雅知鄆州榜朝堂諭天下而馮秘代為山陵使謂
托女巫劉德妙為神姦事敗馮州司戶參軍籍其家
學士錢惟演曰謂常國勢薰灼附之得權謂片此密題
名削取進各日遊幸不謂謂得非謂謂演及已又
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及同官事之甚謹宜會食中言漢汗準準準準準
日參政國大臣乃為長官排解謂謂謂謂謂謂謂
雖從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朝論快焉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上謂見不許天聖紀南郊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致引盧多遜等輩使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國請帝及太后御承明殿日聽政又言上初即位宜近
師儒請御崇政殿西閣召學士日講以道德廣上心薦

拔賢士抑退邪佞近習有非望請者以正之故兩宮
安而帝德日就初真宗既以呂文穆公語用其從子夷
簡知開封治嚴辨有聲因識姓名於屏風右正言魯宗
道論列無畏避真宗書殿壁曰魯直又言權中丞薛
奎質厚可任也至是並大用故事歲冬至元日天子先
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辭相曾進曰陛下以孝奉母儀
太后以謙全國體皆盛德請如太后令帝不可率羣臣
先上壽致隆敬如儀一日太后嘗問唐后何如主參
政宗道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小臣方
仲子者上書請立劉氏七廟太后持示執衆相視未
敢對宗道進曰立劉氏七廟當如趙氏何太后乃擲其
書於地而罷幸慈孝寺后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
禮婦人有三從皇帝雖子人主也請先后覆然命輦後
乘輿四年夏大雨震電忽平地水數尺方晨朝未入有
旨放朝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異其乃臣等變理無狀所
致其何敢耶安請召見陳所以備禦之道玉清昭應宮
災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心力成此宮以爲德也今
一夕俱燼惟小二殿存將何以稱上意乎司諫范諷抗
言曰先帝竭天下財力營此宮今盡焚殆天意不厭宜
悉燔以應天又葺之民何以堪且又何以祇天誠也會

災簡助爲言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
爲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亦董
仲舒以爲高廟不能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也昭
應宮以不應經義而災願除其地罷祠以應天於是詔
不復營造薄諸守衛者罪罷諸宮觀使而曾以首相罷
知青州晚年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參政殊具以周官
后六服對持不可不聽朝臣交爭又不聽樞副奎質直
不文於簾外大言曰陛下服袞冕爲當作男兒拜耶作
女兒拜耶后意沮然卒服袞冠儀天冠又太后欲以荆
王爲皇太叔夷簡不可已又養荆王于於宮中夷簡復
爭之太后曰欲令與皇帝讀書耳夷簡曰皇帝春秋方
盛自當親接儒臣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
邸太后猶未許夷簡曰臣誠知太后威德保聖躬甚謹
第前代母后多利幼稚外人不知竊藉藉妄意有以窺
太后也太后覆然命出宮當是時太后保帝躬甚謹惟
帝奉后亦竭誠盡慎故慈孝無間然前相迪起知河南
朝京師召入對后曰卿曩不欲吾預國事過矣今吾保
養天子至於此卿謂我何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愚不
自知太后威德至於此罪萬死太后悅蓋太后稱制十
二年而崩雖政出房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於天下本

相曾調劑之其始宗道奎矯拂之其中夷簡識事慎微
圖回之其終故全也太后遣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同
皇帝議政閣門趣百官稱賀中丞蔡齊目臺吏母追班
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閱天下之治體熟矣攬朝綱自
斷固當豈可使母后相踵稱制耶司諫范仲淹曰太后
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一太后
立天下且藉藉私億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侍
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而帝始
親政求直言罷創脩寺觀抑僥倖禮賢重相黜內侍羅
崇勳等于外而中外大悅時言者多暴揚太后時闕失
而兩府大臣呂夷簡張耒等俱見罷仲淹乃上言太后
受託先帝保佑躬終始十年未見其過宜掩小故以
全大恩帝爲詔中外毋得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既取
帝爲己子中外人闕不敢復言而司寢默然處先朝嬪
御中未嘗少自異帝雖長壹不自知爲司寢出也姬疾
革始進位宸妃壽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器相夷簡奏事
微言及宸妃事太后矍然引帝遽入內有頃出后獨立
簾下召夷簡謂曰一宮人死於相公何預而有言何也
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竊伏知宸妃
誕育聖躬禮不可不從厚后大怒變色曰誰爲相公言

此者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主臣太后皇上今
母子慈孝如一人今何可得聞第天下事有固然有必
然且有非意所然而然今不言他日必有言之者太后
獨不欲爲他日劉氏地乎欲爲他日地則禮不可不從
厚請廢罷成服以后服飲飲用水銀喪自西華門出如
此則劉氏安矣今不成禮異日天子壯有聞必追憾當
必有受其禍者勿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太后默然流涕
者久之曰惟相公之所處之至是荆王元儼爲帝言昨
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爲宸妃子則號
慟不食者累日下詔引咎上宸妃尊號曰章懿皇后幸
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
服如皇后帝乃太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知爲夷簡爭故大德之召復位帝在青宮張姬寵而皇
后以明肅命得立非帝意故既立頗疎太后崩帝以樞
密張耒夏竦皆朋附太后罷之肅夷簡其決帝退以語
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姦猾不露迹耳由是
簡夷亦罷明日夷簡方押班忽宣制唱名殊不意大駭
密令所陰結內侍閻文應中詞之知事由后也大憾之
至是復位而后與楊尚二美人爭帝批之至誤批上頸
帝大怒閻文應聞之請以瓜瓞示戒夷簡欲釋憾

唐曰光武漢明主也郭后獨以怨懟見廢况傷上
王體乎於是詔廢后為淨妃出居長寧宮中丞孔道輔
諫官仲淹宋庠段以連等十人詣垂拱殿奏皇后天下
母不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
今更簡喻旨夷簡具述后所為高麗狀道輔曰大臣於
帝后猶子於父母也父母不和可調和何可從更順父
意出母乎夷簡曰蔡后有漢唐故事庸何傷二人對曰
漢唐廢后者獨光武號賢君此自其失德自餘皆昏主
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可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語
塞大恚之即表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黜道輔知秦
州仲淹知睦州餘罰金有差君子曰三代亡皆以女禍
春秋夫人孫不氏以為絕屬也而禮有大歸槩以廢后
為失德亦偏指不參矣其後仲淹以吏部郎知開封夷
簡尚在政進用惟所欲仲淹上言官闕指其次第格之
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凡進
退近臣超格者不當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君子曰明
王不親庶愼而用人無方故姚崇序郎更而玄宗叩視
殿屋更以資簿進萊公卻之以序遷格謂超格者不
宜委中書非通論矣會仲淹上言洛陽險固而汴為四
戰地今太平居汴可也即有事必且居洛陽當漸廣儲

蓄繕宮室夷簡弗是也仲淹乃為四論以獻以特辭益
急於是夷簡泣訴言仲淹越職言事雖間上君臣多引
用朋黨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
陽脩皆坐貶將貶曾鞏祖在庭斥平津多詐張昭論
今仲淹以議制大臣將貶曾鞏祖恐人下士鉗口結舌不敢
關兩臣且陛下自親政以來言事者屢天疏入謫藍州
酒稅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臣具之義無師友臣不向
以苟免斥監度州酒稅將貶曾鞏祖貶書司諫高若訥不
能救其不復知人問有差取事若訥怒上其書夷
簡令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美仲淹靖洙
而謫右納人于傳將貶曾鞏祖貶書司諫高若訥不
使適至買之去於幽州館張愈於是用御史韓縝請以
仲淹朋黨勝朝堂戒百官職言事而宋世臺諫激爭
始於此朋黨之禍亦始此矣迨寶元康定間元昊遣使
求割地還歲幣如契丹月鄆州富弼言元昊使至鄆部
從儀物如契丹而辭倨此必其腹心謀臣請自行覘國
者也宜出不意斬都門奪其心朝廷不能用已元昊僭
號書聞帝召群臣議皆曰元昊小醜亟出師虜之耳司
諫吳育以天下久平兵刃已乃言曰元昊雖稱藩實擅
其國自制且已僭大號勢不復能自還今度能制其死
命即絕之不然宜援國初封江南故事稍易其名稱冊
之示羈縻可順附無事不報詔削元昊官爵絕互市揭
榜邊募能擒斬者授定難節度於是元昊齎糧書納旌
節及所授勅書投境上去而發兵大寇邊詔以夏守贊

爲陝西經畧安撫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討之知諫院富弼上言守贊庸人平時猶不當委任况艱難之際乎自唐來以內臣監軍致敗者非一請罷勿遣不聽已邊禍大構沿邊州郡多奔潰將軼士頓而元昊勢愈猖天子至斥乘輿服御損宮掖歲用以佐費出內帑錢八千萬紙於陝羅軍儲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克戰騎釋被寇州縣繫囚及夏稅寬遠氓知諫院弼以日食應詔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請降越職言事之禁許中外臣庶言闕失從之而樞密又宰臣皆見謂不憂邊罷免於是知制誥韓琦撫陝西爲言今延帥范雍節制無狀必債事今中外臣可任莫如知越州范仲淹宜收用西事方棘陛下今宵旰焦勞臣何敢以朋黨自嫌避形迹不言乎如異時者仲淹債事臣請伏朋比誤國之誅會呂夷簡復召當國念天下以哥仲淹故咸歸曲於已而西師方棘未易辦乃勸帝倚二人以西事西事辦已不失用賢名卽不辦得操國典從其後人不得間適之也於是召守贊守忠還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琦仲淹爲副使而二人驩然戮力練軍城要害以圖功已琦將任福違節制而敗師沒于好水川天子爲廢食朝議群咎琦王攻欲深罪經畧使竦於福衣帶間得琦檄言罪

不在琦夷簡以爲然奪一官徙秦州元昊與仲淹書議約和仲淹爲書諭令去帝號盡臣節報累朝厚遇之恩元昊答書詞悖驚仲淹對其使焚之具以聞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通書已不當輒焚以滅迹下郎訊仲淹言臣始聞虜有悔禍之意故以書誘諭會任福敗虜肆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其書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獨臣對官屬焚之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罪萬死夷簡於中書讀仲淹奏事太息曰希文無人臣禮矣參政庠以夷簡故蓄憾必且甘心之也明日帝召問庠遽言仲淹可斬樞副衍爭之曰仲淹志在招納忠何可深罪夷簡徐進曰衍言是奪一官知權州而庠與鄭戩顧俱罷無何安撫使王堯臣言琦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惟天子亦以涇原傷痍遣使喻仲淹欲徙鎮仲淹謝曰涇原重地臣驚實不足獨任顧事方棘亦何敢違難願與韓琦並駐師涇州許瑄兼奏鳳皇環慶涇原有警臣助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之秦鳳環慶有警亦得率涇原之師以從卽首尾之形成仍詔龐籍領環慶文彥博領秦乃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置陝西五路經畧安撫使而仲淹復用分士爲三屯屯鄜延渭以扼虜招熟羌結之思信以開虜城大順城渾川招

橫山規興靈以制雲形立勢利元昊請和朝亦憚兵
許之和而西事平方事之殷也契丹乘中國疲於西郎
遣使來言關南地以發難帝命相擇報聘者夷簡素不
悅富弼因薦之朝引唐虞杞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事
爲比爭之弼入對請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
勅客進樞密直學士以行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
何以官爵爲辭不拜遂往至契丹要說以太義契丹主
爲氣奪道還議詔使弼持增幣議及誓書復往命受辭
于政府弼既行次樂壽謂其介曰吾出使萬里外而不
見國書脫書詞與傳宣者異事敗矣廢視之果異也疾
馳還入見曰執政爲此欲陷臣死臣不足惜當如國
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謝偶誤所亡軍國大事豈
容稱誤參政殊恐爭急二隙深不解助夷簡爲言弼不
勝忿曰晏殊附夷簡欺陛下殊弼婦翁也帝爲動容夕
宿學士院易書行而北好復定語具戎狄志中石正言
孫甫上疏曰今中國敝耗以和戎息兵而紆民亦庸獨
無利乎然而不勝其害也往武事不飾稍有警即倉猝
莫爲用比二三年朝廷信賞必罰帥臣便宜制置材武
稍稍出矣今既和必且罷弛如異時害一言元昊拒命
至驚愕而終不敢以偏師窺關中者懼哨廝囉等之擬

其後也今既和彼得專力制諸蕃恐滋豫難制害二往
朝廷特治安之勢法令綱紀恒易而無備邇更憂危中
外惕息以圖更張今既和必苟寬將以卒爲恃害三利
害之幾恒倚伏惟上深慮其中當是時相夷簡柄大政
最久深計善斷於天下之故諸控送抑縱最熟雖痛爲
言者所詆訾眷倚終不衰方契丹求割地時仲淹申前
畫請城洛陽以防敵夷簡從容言狄畏壯侮怯城洛陽
是子囊郢計耳未足以示威且契丹惟無渡河令渡河
雖高城深池何益昔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不克獨宜
詔建都人名伐其謀從之延州之敗將劉平戰沒議者
言諸罷宦官監軍帝以問夷簡夷簡恐任怨乃謬言不
必罷第當擇內臣重厚有智者以充請詔內都知押班
舉堪任者以聞後不稱與同罪明日都知押班皆詣帝
前叩頭乞毋遣相王曾李迪皆賢皆爲夷簡所譖欺不
勝忿自陳然召廷詰常不勝而罷琦仲淹弼三人於夷
簡泣旣而西北黨作乃薦琦仲淹任西師遣富弼使北
卒以安帝以爲夷簡終長者無怨惡心可信覆天下亦
以爲不念舊惡能用人也然是時令從中必行其忒忍
用責帥討好水川之敗用無外交格擅通元昊書於爲
綱豈有量哉易曰乘其痛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

也春秋忠恕大改過故夷簡三八中書竟以功名終及疾病帝親翦鬚賜之手詔曰古稱鬚可療疾今翦以賜卿疾少間入朝詔給扶侍毋拜改司徒同議軍國大事數日一至中書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朝未嘗以言責人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屏直道使天下無感激陳言之士前出鎮引不若已者自代以自形其能欲陛下優從而召之也今相三年疾病求退陛下至親降德音恨不移疾朕躬四方傳聞為之泣下自有宋得君未有如此其專且久者不知其何以為陛下報也若薦賢自代盡合公議庶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補前過以柔而易制者為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為羽翼以諂諛為君子以庸懦為長者而使之居廟廊臺閣之任是張禹不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見書不怒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耳蓋深智如此及卒帝哭之慟曰安得有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中書令先是琦仲淹以直諫出外然帝終念之及撫西師有功並召為樞密副使琦仲淹五讓乃就道至數月以仲淹參大政而用富弼為樞密副歐陽修主素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先是以樞密使召夏竦於蔡州修等上疏言竦在陝畏懦元昊嘗榜塞下得竦首予錢三千其

為賊所易忽如此又敗衄無成效不可用之為平國輕笑比竦至國門論者益急乃罷竦命杜衍為樞密使蔡襄喜賢路開眾正進而慮其難久也乃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衍仲淹天下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於路夫退一邪進一賢庸遽能關天下之理亂哉而天下願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進則海內亂眾賢並進則海內治於為天下繫至重也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猶病然陛下既得良醫而治之矣有如此終信不疑使醫者誠得盡其技非徒愈病而康壽因之今醫雖良信不專術不得盡用猶然無益也故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極諫以憂天下第恐邪人不利必將造為說以禦之視聽一惑用舍眩淆於以任賢有能終乎故用諫難也然度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干進曰彰君過而已願陛下詳察其中當是時承平久而兵籍益廣取士任子磨勘還補之法已汰多幸恩而官材混淆吏冗員猥眾二邊歲幣竭國力民俗漸侈而上下困於財西北邊經畫屢屢近守禦士未嘗更大敵氣懾不壯而天下患撫兵而天子更西北父警銳意於太平數開經筵引琦仲淹召對問當世事令條上且賜手

詔敦趣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時積久安非可以旦夕革也欲速則不達且奈何帝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語良久曰時難得而易失授筆札使各疏所欲爲者于前仲淹等皇恩避位頃首言天下事重大非卒易可及願退具書上於是仲淹琦琦各條當世切務以獻仲淹條十事一曰明黜陟言祖宗朝又武官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以不次擢其居職無卓然理効者雖愈久不遷故人自勵以赴功今文資三年武職五年不限內外不問勞逸例以磨勘得遷其在京百司金穀浩穰爲權勢子弟所據至有待闕一二年者每一自闕則爭覲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私居待次動踰年歲往往到職之初已當磨勘縱無勤效例得序遷此則人人因循不自奮之由也請自今二府百僚有大功善加爵命爲特恩否則不許非時進秩其京朝官臺省館閣而下有奇才異能奇器嘉謨爲上信納及外任善政著聞者自以特恩改餘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勘任內有私罪公非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則人人自勸天下興於治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二曰抑僥倖先王之世公卿以德任官不世官春秋書尹氏譏世官祖宗朝定任子法臺省六品諸司

五品而上登朝歷兩任乃得請則猶有限度也自真宗皇帝以世平與臣下共其慶大臣歲許任子遂沿不改至有任學士以上官二十年則一家兄弟子孫任至二十人則濫極矣今百姓貧困冗官職料日不能給而實官院常具員寬塞罷闕可補請詔自今兩府并兩省官遇闕大慶許任一子弟御試外餘不任陳乞其別有勤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特恩不爲比諸轉運使及擇邊文臣並候任三年無闕方許陳乞庶幾爲官擇人之意三曰精貢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敘其所治民三年比大考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能之書于王其敘之有本其知之有素故舉無失人今國家以辭賦取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而求才識學行之士十無一二也請立郡縣學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使務於興行其取士之科先策論而後詩賦墨義外更通經旨務明理義使人不專於詞華又外郡解發士本鄉舉里選之意必先嚴考履行然後取其藝業今惟采詞藻加用彌封不見姓字於鄉里舉選之意蕩然夫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者有之未有不修於家而能自靖獻於王朝者也請自今州郡科解必履行無玷藝業及等者方許薦送其試卷不彌封

庶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今刺史縣令卽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咸繫之故歷代全盛惟是爲重今獨累資考選懦弱者多縱恣以蠹民強幹者每近名而賊物而邦本殘矣請自今二府先慎選轉運使提點刑獄若大藩知州其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若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各舉堪縣令者以聞舉主多者乃從中選授庶刺史縣令不至罔濫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言養賢以厚祿然後可以責其廉安於職業也國初承五代亂離制祿之方未有定真宗皇帝曠然德念復前代職田恩至渥也而寔於財用未盡增愛夫百官重內而輕外自古患之矣請兩府同計畫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不給者給之使有退食之休無交謫之患然後可責其廉而督之善政其不法者可廢可誅使英俊之流咸樂於外任將來選擢多得經郡縣之人悉民隱明治要則致理有本而百姓受賜矣六曰厚農桑臣聞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治起於農畝蓋農桑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體膚愛體膚則畏刑罰而寇盜可息禍亂不生詩人有七月之篇周禮重三農之本言王業所由也頃五季割據方自爲國一遇饑饉無所故各務農桑

以規富彊父老言兩浙未歸附時蘇州有營田軍合四都七八千人專田事歲防江築堤以捍水患護耕作于時民間米石止直錢四百文則至足也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而江浙圩田河塘之利隳廢盡矣今其地米石不下六七百文甚者加倍民安得而不困又京東西路卑濕積潦之地前詔開決水患大減旋使湮塞請每歲秋勅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民視土之宜可開河渠可築堤堰陂塘爲捍潦備者委太州選官計工歲於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其狀陳如此不已數年間水利大興田盡墾斥當下無饑歲上貴無糴而東南歲漕可省矣其勸課農桑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簡易從者頒賜諸路責成州郡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天子建六軍以平邦四唐初京師置府設衛亦六軍之義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三時耕稼一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戎臣軍伍無一人爲逆亂者則其效也開元末始罷府兵募市井之人爲驍騎無禮義之教忠信之心驕蹇凶逆馴至于喪亡我祖宗罷諸路使權聚兵于京師而衣糧賞賜豐渥無限度至於困生靈虛府庫未已也請約唐府兵法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

強壯克敵衛士使三時務農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習防禦之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已成然後諸道倣此漸次施行八曰減徭役言天下戶口耗少供億滋多宜省縣邑戶少者爲鎮職官自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九曰推恩信言赦令下有司不以時施行麻格上恩請寘重別遣使按視所當行者如章十曰重命令言法度所以示信今法行未幾旋即隆改則度何由信請自今詔兩府議法度經久可行者刪繁冗爲制敕令下必行弼條當世之務十餘及安邊十三策以進大都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漸易監司之不及才者使澄汰所部吏弼條七事曰清政本曰嚴邊計曰擢賢材曰併河北曰固河東曰收民心曰營洛邑又陳救弊八事凡言當今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定安攘之計於是詔天下州郡皆立學詔更定科舉法詔興太學下湖州取教授胡瑗所著者教規爲令式詔兩府公選監司今監司自擇知州知縣聽罷黜其不任者詔更定磨勘任子法立按察官更法而弼仲淹弼所言畧施行三人亦皆以天下爲已任及相弼向心輔政日夜謀慮興太平中外想望其功業然天子責成歲月求效而諸賢所陳規模闊大事多所張弛

而明按察擢任子抑僥倖者皆翕翕皆頌以爲不便而朋黨之說復昌於是歐陽修作朋黨論以進數萬帝分別言之而羣小忌嫉愈益甚仲淹懼不自安適契丹伐夏請行邊於是弼仲淹出宣撫陝西河東弼當撫河北三人者去國而謗乃大肆通奏院蘇舜欽校理王益柔皆慷慨有才志能文章議論無回忌通奏院有宴會益柔被酒作傲歌語狂悖中丞王拱辰得之喜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間可抵也乃諷御史列狀攻其事帝得歌讀之果大怒以爲諸人者浮薄不根至於此立遣中使捕諸同飲者弼請對曰夜間遣官逮京師捕館職駭物聽願下有司是矣帝出王益柔傲歌示之弼曰此醉後狂語何足過今西陲未寧天下事有限諫官釋不論乃合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情何也帝意乃稍解而益柔及舜欽繫治皆除名同坐被斥者十餘人拱辰大喜曰吾一網盡矣於是詔戒百官朋黨相訐戒按察使爲苛刻戒文人肆言怪行者而諫官錢明逸遂論仲淹弼更張成法擾國經所推薦皆朋黨陳執中復劾衍庇二人爲阿私於是衍罷知兗州仲淹知祁州弼知鄆州而在朝時所建白盡沮格不行樞密弼不能獨留爲帝言陛下用杜衍爲相方百有二十日而遽

罷仲淹以夏人初附乞行邊猶諺曰有名至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弼大節難奪大與朴忠昨契丹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辨屈強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爲樞密副使避讓不受逮趣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刷紀綱爲陛下與萬世之業而近日臣僚務博擊以快私忿非國家之福不報求外知揚州歐陽脩時轉運河東上疏言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鳴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誣以專權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朋黨則一時可蔽至如大臣已被知遇特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專權爲人主所最惡故必以此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殆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此必有爲朋黨專權之說惑聖聰者臣請別白言之昔年仲淹以忠諫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共稱慕而其時更歷未深表裏尚淺姦邪誣以朋黨難辨明今此數人擢在兩府參其臨事可以辨矣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川峽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歸於責忠而爲性不同所見各異故議事多不相徇如杜衍欲罷罪勝

宗諒仲淹力爭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備邊而富弼以爲事力言其不至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城水洛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陛下之所知也聞居更相稱美至秉國議則公言廷爭而無私直得漢史所謂忠臣不私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所得專也而權必得名位乃可行故專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命未嘗不懇懇陳也及陛下堅不許辭乃始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開天章召之賜坐授以紙筆使各條事衆避讓不敢下筆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姓名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古君臣道合遇事輒行無後推避有之矣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如此而舒緩自疑作事不果乃小人巧譖猶曰專權豈不誣哉夫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况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兩路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遣盟而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康之書陛下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過海琦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請自符邊思雪國恥冷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

武備再修國威復振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
能右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得此數人職
擢用而一旦罷去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臣
竊為陛下惜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
之福也書上罷和滁州會山東盜起帝遣中使行按視
還奏盜不足憂杜衍在兗富弼在鄆為山東人尊愛可
憂也帝欲徙二人鎮參政育曰盜誠無足憂小人抵間
熾為危言傾大臣禍之大者也大臣為國家捐徇得民
心則國尊安此國大慶顧當變置之耶初仲淹謫與育
同政府有却至是力保護之育字春卿建安人平正肅先是國子
監直講石介見夏竦罷而諸賢用大喜曰此盛德事也
歌訟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頌之其詩曰衆賢
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詩傳
播都下竦恨之切骨介師孫復見之曰介禍始此矣已
介遭竦書責以行伊周之事語激肆竦得之喜使女奴
陰習介書久之成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竦撰屬
立詔列飛語上聞帝倚弼仲淹未有間以為無端不信
也及是滌狂人孔直溫以及誅搜其家得介所與書帝
以為介果與友者通惡之而弼已疎外疑大蓄時介已
死夏竦言介實不死乃弼遣介走契丹與結約為國難

請發棺驗視詔下其事知兗州杜衍言介死時門人
葬者以千數豈得詐臣請以百口保介實死提刑呂
簡亦言無以示後始獲免猶罷弼安撫貶孫復監慶州
稅驛管介子孫甚矣乎譖惡之為禍烈也當是時上所
倚者諸賢臣皆見譖不信中無以自持而流言日沸故
宋庠吳育龐籍與陳執中賈昌朝夏竦高若訥之倫賢
不肖混進而壯退亦其亟無專久者嘉祐元年帝在位
之三十年也臨御日久閱天下之情偽滋熟而群臣賢
不肖之辨久益定以明於是始復思慶曆舊人之賢乃
召弼與文彥博並相琦為樞密使彥博至郊詔百官
郊迎知諫院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待之以至誠近
制兩制大臣不得相請謁百官不得私第謁是不推
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以降大體帝悅除謁禁而郊迎
如敕宣制日士大夫相慶於朝百姓慶於野帝親知之
學士歐陽脩入奏事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
夢或諏之卜今朕用相人情如此顧不賢於夢卜哉脩
頓首賀時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
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時天子春秋高頗儆勤彥博故寬簡弼諳諳久守法行
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後大張弛如前時百官任職輕錄

簡賦行寬卹今敷德意頗有先漢風明年春正月帝方
視朝疾暴作趣扶入大內時三皇子皆早夭雖育宗室
子宮中皆出外邸未嘗顯然正名之也中外意洶洶相
彥博呼內都知史志聰問帝所患狀對曰中秘不敢
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乃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且行誅於是與
弼謀啓醢天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以故事格之彥博
曰此豈論故事時耶開封府夜叩宮門上變事不納遲
明則禁衛卒告都虞候欲是夕爲亂者也相流欲捕治
彥博召都指揮許懷德問者虞候作何狀可保任否懷
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請沆判狀
尾斬卒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昌言策自澶州商湖
河穿六塔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欲
傾之陰結內侍武繼隆今司天監二人言國家不當穿
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平又言當請皇后同聽政彥博視
而袖之徐召詰厲聲曰天文變異爾職也當言國大事
於爾曹何預而妄言可斬也司天官怖失措謝罪死彥
博直視者久之徐少霽曰吾觀汝直庸妄人耳未忍遽
法汝復爲此者斬矣叱之去已乃以狀示同列同列駭
請深治彥博曰治之卽事彰灼中宮不自安旣而遣司

天官詣六塔相河道卽遣上言者往繼隆曰不可彥博
曰彼本何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矍然不敢對而其
人至六塔恐得罪還更言六塔在京東北非正北不害
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而定帝少間彥博弼以繼嗣
請許之會疾瘳而止無何彥博請老而弼以母喪去位
此流傳彥博白帝言遺像時彥博遺
斬告反者彥博以流判呈帝乃解於是相琦獨柄國
公聽抗弼與僚佐同心輔政百官循職效功重守令治
最者久其任詔諸道舉遺逸德行尤異者遣詣京師館
太學試舍人院授官紹周世宗後封崇義公擇才臣循
行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入田官募民耕以其租爲贖
田史之編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四月朔花開
惠倉賜窮民以諸路常平倉不足支凶年賜中帑錢助
糴本諸道田疇荒不耕者募土狹民稠者往耕無收租
裁定今敕省疑讞弛茶禁使東南之民議者以爲近三
代之仁義皆琦所建白也已念帝春秋高儲貳未有定
乘間進曰國有儲貳國之福也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
不早定之故願擇宗室賢者爲宗杜計帝曰後宮有疏
館者姑待之已又女子生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
曰成帝中材之主猶勇自斷如是况陛下仁聖乎太祖
躬沐櫛百戰以有天下獨欲爲天下得人一旦舉而授
之太宗無難也則公之盡也願陛下以太宗之心爲心

帝猶未有以決也知諫院范鎮奮然曰天下事有大始此者乎即疏言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犬公也與宗養宗室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移近屬賢者優其禮秩置左右以圖天下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未報司馬光判并州聞而繼之會召入知諫院入見請曰臣判并州時所上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為不記憶者久之已而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罪必死不自意陛下開納帝莞然曰此何害古尚多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此自當出聖意臣何人得與光退詣中書琦問適對上何言光對曰所言宗社之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日有旨令光與御史裏行陳洙定行戶部屏人語光曰日大鑒韓公攝太尉洙為祭公從洙曰洙欲近計立儲事甚善根概不下中書欲白發無端聞若與君言幸記之是行不足周公獨欲達此意耳其圖回周容如此後月餘復疏言臣向闕說建儲事蒙幸採納竊欣然謂且即行矣今寂未有聞豈嘗有小人為陛下言春秋鼎盛子孫萬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乎夫小人無遠慮而近倖多觀親所為阻陛下大計者直欲倉猝時援立所厚善規寵利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出於中人而大權盡失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稱此其禍可勝言哉願上垂察帝感悟

下中書明日相琦持光及呂誨疏以入未及啓帝即自言曰朕念此久矣即立儲卿以謂誰可者琦皇恐頓首曰此豈臣等所可與當獨出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千小者純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濮王子宗實琦力贊決乞內批下行帝恐入內宮人或沮撓曰中書行足矣於是命起復濮王子宗正準下詔立為皇子而儲定帝天性仁孝喜慍不形以寅儉自敕自開國來天子未嘗親享明堂帝始即大慶殿為明堂嚴天地之享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跪立殿下以為常嘗大旱親禱畫日炎蒸却蓋不御夕宿寢殿中夜聞微雷即自起冠帶露中殿下雨驟至不起衣盡濕移刻雨霽再拜謝乃升階嘗以月食幾盡出宮女後宮得幸者十人中二人頗驕恣通請謁中丞終以聞帝曰微卿言朕乃無從知遂并出焉作寶岐殿不以藝花卉歲藝麥欲知稼穡之艱難觀刈麥聞民舍織婦機杼聲喜賜茶帛勞焉或請以玉泔宮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服渰濯帷帝余稠多繒絕嘗中夜覺饑思燒羊內豎請降旨索帝曰聞禁中每有取索外因用為例今索之自此每夕宰殺備供應害物多矣豈不能忍一夕之饑而落無窮之殺乎左右皆呼萬歲有獻

者或獻蛤蚧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節帶二十八千
吾何堪焉止勿獻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廷議欲勿納帝
曰皆吾赤子也詔以唐鄧州田給之令所過續食北使
來言高麗職貢疎闊欲加兵帝默然未有應使者且下
殿召還諭之曰高麗誠有罪然王子質為之百姓何事
今加兵其國王于未必能誅徒屠戮百姓可歸語汝主
願毋遽興兵朕非有私也契丹為寢兵京師疫太醫進
方需犀角內出帶昇之一通天犀也左右以為珍請留御
帝曰朕豈貴異物賤百姓哉西北邊以乏糴告出內庫
珠估錢三十萬緡助之曰儲此無用助邊糴可以紓吾
御史上編 國書之儀一 四十 四月 刀 書 簡

民左藏月進錢供宮中好用者畢以賜縣官大辟疑者
今上謙歲活常千餘人吏部選人坐失入死罪命終身
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康
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司天請移閏以避帝曰閏所以
正天時授民事何可曲避也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
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蟲魚
之異何有焉免孝標罪戒天下勿獻故事復自一御經
筵帝好學日講讀不廢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倦但恐
卿等勞耳學士孫奭上無逸圖命施干講讀閣作通義
延義二閣又詔學士裏書無逸篇于開屏王堯臣及第

手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特表章二
篇以風厲儒臣而濂洛道學淵源之漸始此矣以國家
承平久念欲興禮樂文太平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
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樂久廢墜詠集兩制
及太常禮樂寺以郊廟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按古
合今調諧於中和使經入可用以發揚先帝之功德而
羣臣無素業或守鍾律或守累黍各執一察以自是終
莫能緒正之也親政初重臺官之選曰宰相得用臺官
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詔自今臺官非丞相知樞保薦
者不任官禁干請雖報可有執奏輒中尼不行拔舉疎
御史上編 國書之儀一 四十 四月 刀 書 簡

遠不蔽於偏至之說蘇轍應制科試策攻上闕語功直
侍臣請黜之帝曰以直言求人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
何擢上第陝右用兵國繁費自乘輿服御及六宮宣索
泣裁約而吏祿兵賜未嘗挹損也或請減官吏俸帝曰
祿廩以養廉公王事鞅掌不能增忍減之乎詔致仕官
舊給半俸而仕宦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
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止刺史閣門使而上致仕
者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即賜之在位四十二年惻怛
忠厚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妄殺一人寧屈已棄財
於夷狄而違人父子夫婦得免於丘革遺制下深山窮

谷老釋女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不能自止云
論曰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寶位曰仁仁也者以
天地大德生天民者也故道莫貴焉昭陵在御賢不肖
混進冗官冗兵之費耗劇矣乃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
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群臣並進今各自明而上溫仁
在宥終並育不怒也斯謂元德哉故當其時殘賊衰少
決獄省減善類丞丞布列於中外而至德學於人心有
宋三百餘年之基合賴焉嗚呼盛矣

王范二相謨

王文正公會字孝先青州益都人舉進士第一以將作監
判丞濟州歷右正言知制誥景德中國信司致書契丹
稱南朝契丹為北朝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獨舉號而爵
不過子今獨從其國號可矣何必對舉南北成兩大乎
帝曰善命易書祥符中天下爭嚮帝意言符瑞曾進曰
天瑞荐臻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今居之異
時者有水旱疾疫之變亦何以自解乎帝為默然已建
玉清昭應宮後陳五害以諫命判大理寺曾請得辟僚
屬為著令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舊違制非故失率坐
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被旨者非故曾又以
失誨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矣曾曰失於故失

固異不可測也今誤失即從重論後有故者又何以加
之竟得貸已以右諫議大夫參大政時宮觀官皆以輔
臣為之使曾當為會靈觀使辭不受帝不悅曰大臣當
同心共事奈何自為異乎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
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駕下使待罪政府臣知有義而已
非敢為異也王旦退謂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
吾不及也吾備位二十年每進對意忤常感蹈不自容
王君初被簡用讓會靈觀使拂上旨而進對渾雅詞直
氣和乃如此此何可及也以忤旨罷知開封京師民說
言帽妖至能傷人曾令民夜開里門有倡言者輒捕論
妖不復興後參知得相轉移母后翼戴太子逐權姦有
社稷功語具上紀中時士習儉薄臣僚奏事畢干澤求
進至流涕帝以謂曾曾對曰願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
得難進易退之人樞使曹利用以貴倨於曾忤曾亦頗
以驕蹇誅之及得罪為申理太后曰卿嘗言利用橫今
解之何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而懷臣折之然加以大惡
非臣所知也而利用得寬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
不可會長寧節上壽命張便殿中而太后姻家左右通
請謁者多裁抑太后滋不悅以玉清昭應宮災罷知青
州以節使知天雄軍人樂其政畫像尸祝焉景祐初為

樞密使明年以右僕射復相遷集賢殿學士封沂國公
與相夷簡卻而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有大星墜其處
左右驚以告曾曰行自知之後一月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
文正曾方正持重平居寡言笑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廷
見言事審而中理內制時與楊學士億同列億能文章
善談笑於僚友鮮所不狎侮每見曾未嘗不肅欽也自
奉倫約雖貴顯如寒士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楊士類此
宰相之任明公盛德所少者此耳曾曰執政欲恩歸已
怨將誰歸仲淹深服其言初曾舉進士由鄉貢試禮部
廷對皆第一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
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人以爲相業所本云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蘇州吳人也生二歲而孤母更適
長山朱氏業從其姓久矣少長間知其世家乃感泣辭
母去入長白山掃一室從戚同文學晝夜不怠冬月憊
甚獨以水沃面已復學食不給展斷蓆爲粥畫三畧日
三餐之人不能堪由若也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
迎母歸養政集慶軍節度推官抱獄要日由太守爭是
非守憑怒臨之不爲屈比去官無歸資止一馬鬻之徒
步歸自其少賤時能立節如此矣以晏殊薦秘閣校理
章獻臨崩歲冬至旦天子率百官上太后壽會宴殿已

御大安殿受朝行之數歲矣仲淹言天子奉親於內自
有家人禮不當與百官同列而朝損主威非所以垂法
後嗣也詔上殊恐失太后意懼甚頗諄諄語謂其邀名仲
淹正色曰仲淹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已羞今不悟反
以忠直得過殊爲愧屈已後疏請后歸政判河中徙陳
州論建太一宮崇福殿非所以應天論恩倖以內降除
官非平明之治召拜左司諫太后崩遺詔楊太妃爲皇
太后復預政仲淹力爭欲抑母后以成一尊帝親政請
禁群臣輒論太后時事全大德語具帝紀中歲蝗旱江
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可請開口宮掖中
半日不食當何如帝爲惻然即以命仲淹仲淹所至收
賑安撫之還條救弊十事且懷太平州民所食烏啄草
以進宣示六宮戚里今知民艱難郭后廢幸諫官御
史伏閣爭不能得出知睦州徙蘇州疏五河導太湖注
之海蘇人賴焉遷知開封以忤執政呂夷簡罷知饒州
久之元昊反邊新喪師以龍圖學士經略陝西自請領
延州蒐兵選將非久遷大飭夏人相戒曰今無以延州
爲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
欺也大范目前守雍旣而與韓琦開府涇而西師大和
其在邊務持重不急小功號今明肅撫士卒有恩御將

吏令畏法而愛上所得助養皆以朝命賜諸將使自爲
謝居三臺安內屬羌視要地立城堡士勇邊實思信大
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元昊懼而西事平大者具
疾志中初元昊反誘內屬羌陰爲助仲淹上即行部以
出入自使羌酋至引人屏人微語無間也羌人親安
呼爲龍圖老子自是始爲中國用而屯兵得耕食內地
省稅贖慶州西北馬諸砦皆當後橋川口在或腹欲賊之
度賊必爭奪遣子純佑與蕃將潘先據其地營攻築具
屯戍起忽引兵赴之諸將皆不知加向至柔遠始發驛
舍其地處既至厥莽之州大小畢具也追必毋過河第
乘城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濁水城而河外果有伏賊
失計去而賊成即大順城也大順已與琦富弼並召參
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已與琦富弼並召參
大政銳意爲天子興太平焉衆譏沮出爲陝四路宣撫
使知邠州尋以疾請知鄧州建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
使者請留許之徙杭州遷戶侍郎徙青州病甚求穎州
未至卒蓋是時帝已知仲淹忠思復用之矣疾賜藥存
問卒輟朝一日贈兵尚書諡文正仲淹內剛外和性至
孝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給
而好施子汎愛樂善有大節諸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一
不以動其心在諸生中業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
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
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人不能

必故心力一而功成在延州時夏竦主攻議五畧進師
以襲夏雖韓公亦主之遣尹洙造延州約進師仲淹曰
我師新敗士氣喪沮今但見敗形未覩勝勢吾不敢任
也洙太息曰公不及韓公矣韓公云凡用兵當置勝負
於度外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置之度外乎城
仲淹所不及洙沮去已兵次好水川而師還韓公出
撫師戰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擁馬首持故衣紙錢哭
於前韓駐馬不忍視掩泣者久之仲淹聞而嘆曰當此
時亦何能置勝負度外也在政府選監司取班簿視不
才者勾之樞副姑息之曰一筆勾易且然而一家哭矣
仲淹曰不然且一路哭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時巨盜
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禁禦喻民出金帛牛酒犒
之盜不爲暴事聞富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
之爭帝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既不能戰又不能守而
醵錢遺之此法所必誅聞高郵民疾仲約欲食其肉不
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戰守遇賊不禦而賂之此
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械雖義當勅守然情有可原戰
之非決意且小民之情醵財而免殺掠理必喜之何謂
欲食其肉乎仲約得免死弼退而愠曰今方患法不勅
欲初法而沮之何也仲淹從容曰祖宗來未嘗輕殺臣

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病心猶未然及河北使還至國門爲飛語所中至謂其遺石介結契丹未測帝意所定夜遶牀傍徨行達旦乃太息曰范六丈聖人也好獎掖後學勛之成在睢陽時有魯人孫生者來索遊贈之錢千緡明年復來又贈之初因問何汲汲於道路如此將無以遊故廢學乎生閉然曰母老無以養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所得幾何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十錢爲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喜曰幸甚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於學不舍晝夜仲淹甚愛之後十年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道成德尊以春秋授學者薦至京則故索游孫生也西師時關西張子厚載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來謁仲淹知爲遠器也王之成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手中庸授之勸之讀而載後稱誠明夫子爲賢儒汾人狄青從軍隸節下仲淹遇以國器手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卒登樞府爲名臣及他所獎拔成名者甚衆嘗自言幕府辟客必可爲已師有可爲已師則心嚴憚之事畏慎不敢苟矣晚守杭兵中大饑殍殮盈路發粟及募民存賑術甚便而因杭故俗喜土木宴遊不爲廢監司詰之仲淹曰所爲許宴遊興造者誠

欲發有餘之財令工技服力之人得仰食也脫禁之無慮數萬人不食矣是歲兩浙惟杭人饑而不流嘗戒諸子言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獨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自吾祖宗視之則均之子孫安得不恤其饑寒救其困厄哉且祖宗積德數百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買姑蘇負郭田數千畝爲義莊贍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歲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練一疋嫁娶喪葬各爲之賑贍焉以朱氏有長育恩乞賜朱氏父太常轉士而陰其諸子嘗卜宅口者云吉當踵生公卿遂即其地素立蘇卽學晚歲子弟請樹園圃爲逸老計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即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且吾年踰六十而謀樹第治園圃顧何時當居乎記不許韓魏公嘗言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夷之所存也立一節師魯可也若就大事以濟天下其惟希文乎自有人倫純仁純禮純粹皆賢而純仁純禮約嚴整乎使悍者正公與極學而實胡安定爲之得才而放任當才而功成他佐重連公左右不勝幸以發其才而放任當才而功成他佐重連公左右不勝幸

和草場火中更息惕懼謹純禮曰草場則火行何罪勅
化而已庫吏各絲惟抵死純禮曰以絲故殺人吾不忍
也趣買償元祐中擢給事中中興告北名分肅紀綱
有大體元符中擢尚書右丞為布衣傾而罷純禮
言必援考經論語而當官不怠意蓋世其美云
論曰自真宗違豫時大奸倚幽巖柄國洵矣迨章獻
稱制而王沂公危言正色乎其間卒沈幾翕張之而靖
也昭陵開天章趣條對千載一時矣羣賢彙登富韓歐
文均底乎大臣之節而范公實倡之倡者難哉雖早世
未臻于化竟抑可謂社稷臣矣

西史上編卷之五十二本

西史上編卷之五十三

盱郡鄧元錫纂著

宋英宗神宗帝紀

六南豐後學徐憲爵校

英宗皇帝

諱曙太宗皇帝曾孫商王元份孫惟安懿王
大內弟王生顯濮邸王薨賜名宗室嘉祐八年夏四月
起復知宗正寺直學士改今名

即位赦

百官進秩一等帝不豫尊皇太后曰皇太后請皇太后
同聽政立皇后高氏夏以富弼為樞密使秋七月帝御
紫宸殿朝百官歲星冬十月薨永昭陵十二月開經筵
昇歲于闐西南蕃來貢契丹來節祭及賀即位
治平元年夏五月皇太后
歸政冬詔近臣監司舉治行素著者備升擢是歲畿內
及二十五州軍水振之西蕃三年春議崇奉濮安懿

王典禮

夏罷議今有司憚求典故務合經以聞秋樞使
弼富樞副昇罷弼以足疾請判揚州使相彥博文為
樞密使減乘輿服御雨水詔臣僚上封九月太白冬
雨水十一月祀天地園丘赦三年春溫州臺諫以濮

議諍論

出補外濮議寢見弼儀志等見于管室越數日
九月朔冬詔禮部三歲一貢舉定制詔政府舉才行士
試館職帝不豫立賴王項為皇子赦羣臣于為父後
是歲契丹遣四年春正月帝崩年三十六上尊諡曰
明憲初帝以宗人子育宮中好讀書絕嬉游被服儉素
類儒者居濮王喪未終制以相琦議起復知宗正命下

辭既終舉猶固辭相琦言宗正命下外人皆知必且爲
皇子不若遂正名以定之乃下詔立宗實爲皇子而皇
子讓愈堅知諫院司馬光言皇子辭不貸之富至三百
餘日不受命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皆以爲陛下仁聖
能爲天下得人也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
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皇子乃受命且行戒其入曰
謹守吾舍日上有過嗣吾歸矣乃肩輿赴召良賤不滿
三十人行李蕭然圖書數篋而已仁宗崩平旦琦入定
遺詔百官班宣之令衛士坐甲諸司幕下廉治器人情
帖然比日午市肆猶未知也皇太后同聽政既即位
日帝晨詣大行前舉哀忽疾作大呼嫚罵左右皆却走
大臣駭愕失措相琦亟投杖於地直趨前抱帝入內人
驚散呼之前方徐來令抱擁入曰謹護侍無怠出戒諫
者曰今日事惟內廷諸人見之毋於外護傳傳者死
退就班哭如平日是日皇太后於梓宮前叩顙爲請命
額血出已而帝疾益甚舉措失常度多嫚罵無忌顧遇
內豎寡恩於是怨誹作而譏傳中禁語文致之爲說聞
兩宮乃隙已帝疾業少間聞謠謗中自疑未釋晦默若
猶疾然日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捧藥進帝直視久
之取藥覆瓿衣不顧琦前跪榻上拜床下移時乃退一

日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帝語言訕嫚狀恨之
琦曰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它日又言之琦曰上病行且
瘥即不瘥大大王長矣國統固有屬也后含怒曰尚欲
於舊策中覓免耶同列皆驚懼却立琦不動曰太后不
宜以他念自苦太后無血屬今皇帝自少鞠宮中恩太
后最深皇后又太后親甥此天之所以遺太后也幾不
可復得若聽讒間懷他端祗自苦耳后意不解參政修
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
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顧不能相忍耶后意稍和
修復進曰先帝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而天
下奉戴嗣君無異同即不然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
大爾非遺命誰當服從者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念天
子以遠豫失人情而衆附太后慮叵測一日奏對以深
言動之曰臣等在外官家一失調護則太后事也太后
大曰愕是何言我心更切切耳同列爲縮頸流汗已帝
疾愈益瘥而禁中傳離間語甚乃不可聞雖大臣亦心
感之獨琦屹立不動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
事云何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臣不知所問太后未有
應即言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太后從何人所聞之后
失措而罷他日太后出一手札送中書惠甚有爲嫚婦

作主之語勅中貴侯報琦報曰領旨琦欲備以警上聽
稱山陵事乞晚臨後獨對既見造膝言曰陛下不必驚
臣有一文字進呈願慎重無泄陛下今嗣統本先帝太
后恩不可忘然中非血屬願加意承奉帝曰謹奉教琦
又曰此文臣不敢留幸大內密焚之若泄聞遂開而難
合矣後數日帝獨召見琦曰太后待我寡恩琦曰自古
聖帝明王不少矣而獨稱舜為大孝者豈其餘皆不孝
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失孝是為賢耳陛下但加意承順當驩然如初世父母
豈有不慈者乎於是帝事太后加謹而兩宮疑間遂銷
秋七月帝御紫宸殿見百官會大旱琦請乘輿出禱雨
慰天下望帝從之且素服素仗以出而人情大安治平
元年夏帝疾愈日久太后未還政琦乃取十餘事稟上
裁已具白太后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歸政太
后曰相公不可去我日在此甚非得已當還深宮耳琦
頓首曰前代母后如馬鄧之賢鮮不以固陋權位敗名
德者今太后脫然復辟誠馬鄧所不及請即撤簾太后
曰諾遂簾撤而政歸一尊明肅臨朝時內侍任守忠通
請謁權寵過盛系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
嗣守忠欲援立昏弱邀大利帝即位又交構兩宮知謀

院司馬呂誨論之力一日琦坐政事堂出空頭敕一
道請同列簽之參政脩簽已趙槩有難色目修脩曰第
簽之韓公必自有說已召守忠立庭下敕之曰汝罪當
死免死責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即押行恐少緩或
入宮乞哀生變也四年帝有疾琦入問起居進言曰陛
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安社稷帝領之琦立召翰學士
張方平入福寧殿承旨帝憑几言言不可了方平以筆
進請書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在側抗言曰賴
王也適長而賢請書王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太
子位帝然族下相多傳退調琦曰見上願無何帝崩
帝初政清明親近儒雅日御經筵講治道每決機務必
問大臣祖宗時故事與古誼所宜已裁決常出入意表
屈已畏相虛懷受盡言議濮王尊崇禮堂臣至劾相琦
專權導諛參政修首開邪議陷陛下上負先帝至言臣
與輔臣勢難兩立議激甚而帝謙抑終薰然不怒也帝
勇智不世出可大有為琦竭心啓沃帝崩器之慟曰天
乎今上在何事不可為雖疾疢早世而天下咏歎其德
矣
神宗皇帝諱頤英宗長子母高皇后初封光國公治平
四年春正月即位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

曰皇太后宰執以下各立皇后向氏參政脩廢罷
退知禮待郎奎吳參知政事命公主行拜舅姑禮英宗
帝言舊制帝女出降輒升行辟舅姑甚尊
憲寐不平豈可以富貴故置人大倫乎會疾不果華帝
詔行秋八月葬永厚陵召知江陵府王安石為翰林學
 士相琦罷州相參政奎吳升之陳罷樞副公新呂馬樞
 密使翰學士方平張龍圖閣學士杵趙參知政事久十
 月樞使弼富罷州河詔求直言之夏詩許來參知政事久十
弼卒及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參政槩趙罷有權三
節郎位司使介唐參知政事詔恤刑河決秋七月觀文殿學
 士知越州升之陳知樞密院事詔考宗正籍推太祖皇
 帝孫屬近行尊者一人王之世從獻郊廟冬出奉宸庫
 珠玉付河北備買馬十一月祀天地園丘赦是歲恩冀
 州河決京師地連震瀛莫州地震河東俄振之干闥
 二年春前相弼富同平章事翰學士安石王參知政事
 創制置三司條例講新法法參政介卒遣使行諸路察農
 田水利賦役修二股河置賣塩場于永興軍呂通商法從
發運使秋行均輸去訖振恤被水州軍行青苗法出
向請也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相弼罷判毫樞使升之陳同平章事城綏州以夏改
 皇族授官法置交子務遣官提舉諸路農田水利差役

增宮觀官是古勿囑首領三年春使相琦解河北
安撫使領大名府始策進士罷詩賦立試刑法科參以
并罷有樞副絳韓參知政事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戢
罷相公亮罷樞副京馬參知政事升之罷升之舊
以字行其狡多教善傳會安石用事引以自助其
即陽若不可而力竭之用亦不德之文吏先已相得
中書安石怒侵辱之請免制置三司條例司改諸路史成
法置中書安石怒侵辱之立保甲法參政絳參政
安石同平章事翰學士禮侍郎珪王參知政事行免役
法河北陝西早饑振之是歲廣源下澤州四年春
廣惠倉田為青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
士裂陷撫寧堡夏浚漳河秋置洮河安撫司九月大饗
明堂以英赦冬立選人及任子入官試法立大學生三
舍法是歲河北饑兩浙水振之高呼女貢渝五年春
置運卒察謗時政者置市易務立殿前馬步軍校試殿
最法塞北京決河立宗室應舉法行保馬法置武學秋
頒方田均稅法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歐陽修卒少事禮
尚書升之陳馬樞密使是歲龜六年春復僖祖為太
廟始祖置經義局夏四月明樞使彥博罷特安石以司
立比閭族黨法立和糴欵散法置軍器監秋立武舉法
置律學復收免行錢開直河是歲兩浙江淮饑振之陳

七年春行方田法夏旱罷新法是日雨
于監安上門鄭俠復行新法安石罷知政事
手實法冬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十一月祀天地圜丘
赦詔為樞密副使是歲河北饑振之干闕諸夷內貢
八年春正月雨參政京罷知江寧安石召復平
軍事行保馬法遼使來議聘事遣報聘割河東地七百
里界之太白書見工尚書克為樞密使升之罷用五
及苗手秒白書見司徒侍中魏國公琦薨葬韓忠獻公
絳惠卿罷知許州出輪詔求直言赦罷手實法韓翰
學士判太常終元參知政事鄧延環慶常潤州饑振之
平軍交趾入寇陷欽廉州九年春雨水交趾陷邕州
知州蘇秋罷歸祠廟冬相安石罷知江樞密使克參政
王同平章事殿學士知成都府京知樞密院事交
趾降事以秋志大十年春詔諸州歲以十一月給
老疾貧乏者粟盡三月詔罷知洪州秋河決澶州祀天
地圜丘赦政元莊嚴來貢元豐元年帝十有春塞曹
村决河六月朔日食經制瀘州納溪夷叛討之冬置
大理府詔詳定郊廟朝會禮儀千闕來貢二年春中
有黑龍汴洛參政絳罷知許州至有歲名而無特操比已

知州直學士判司農確參知政事置籍田立水估
戶役法水居船戶五戶至一太皇太后曹氏崩下知湖
州蘇軾獄南來貢三年春停參知政事相克罷葬慈
聖光獻皇后詔議大樂秘書監劉几等同議詳定
官制秋十月河決澶州九月大饗明堂以英宗祀赦
詔王師顯進相安石等進四年春樞密使京罷
知河陽群牧使固知樞密院事惇罷知政事
惇父俞樞市民田民遮訴樞繫翰學士瑋參知政事
之開封獄事併開免知蔡州翰林學士瑋參知政事
河州築河堤封晉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
本國姓所自全也夏人囚其主秉常詔五路會兵擊之
河北諸路路夏人囚其主秉常詔五路會兵擊之
議選格詔內外官司舉官伐夏師潰冬十一月朔日食
董德五年夏四月朔定官制同平章事珪王為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即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參政惇門下侍郎即瑋中書侍郎即宗孟尚書左丞
安禮王尚書右丞王珪王珪外之流交安化知州知
貢六年春正月御大慶殿用新樂孟夏司徒韓公
衛薨葬富文忠公秋知樞密院固罷知河同知密院
續韓知樞密院事宗孟罷知樞密院固罷知河同知密院
日有二牛相勦日慈日倫云右丞安禮王為尚書左丞
吏尚書清臣李為尚書右丞朔九月冬十一月祀帝園

丘罷合祭赦天下。七年春夏人寇蘭延州夏五月。
是以孟軻配饗孔子封荀况楊雄韓愈為伯並從祀左
丞安禮罷知江是歲河東饑河北水伊洛溢河決元城
振之將白王李貴死之上。A二佛西南帝龍來貢
八年春止月帝不豫三月立皇子傭為皇太
子賜名詔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帝崩年三十八
帝廢武聖孝皇帝隆準龍顏在賴即時動止有常度天
性孝友事兩宮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好問學常日晨
忘食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入勸講輒相率
拜之始即位小心謙抑畏相求言而日勵精於三代兩
漢之盛詔歲比不登春有時雨安撫轉運使飭州縣吏
省事勤民無奪時罷諸州貢飲食物振河北流民詔州
縣獄歲多吏死歲終會其數上為殿最為著令察民隱
恤孤獨養老振乏諸宮室遊畋之樂咸斥不御方在賴
邸時韓維呂公著數數為帝言王安石道誼之美於時
無伍也帝慕用之矣至是即召入為翰林學士其至今
越次進對問治當何先安石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
何如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夫堯舜之道至
簡不煩至要不迂至易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其
意以為高不可及耳帝喜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

朕然恐無以副卿者卿其悉意輔朕同濟此道於是相
得甚驩一日帝感唐宗得魏徵蜀元主得諸葛亮喟然
嘆想見其為人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必且有臯
稷禹出而佐之誠能為商尚宗必且有傳說河以二子
為乎夫二子有道所羞稱者也獨恐陛下擇術未明惟
誠未至雖臯稷夔禹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矣懷
而去爾帝愀然曰當為卿戒之顧小人難辨即堯舜時
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所以為堯舜
也嚮使四凶得成其譟隱則臯稷禹亦安肯為之輔
哉自是君臣獻替未嘗不以堯舜相期明年參大政帝
謂之曰人皆不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必通世務安
石對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
庸人故世俗皆以經術為不可施之世務耳帝曰善問
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為最先自是相信如
一人帝每謂之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有以助朕
勿惜盡言又曰天生俊明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
是自棄也曾公亮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
也安石曰君臣相與特各致其義非相為賜也為君當
盡君道為臣當盡臣道陛下聖知臣何敢不自竭帝改
容稱善安石為人清強自執博學諳聞於聲色貨利泊

然不入其心居恒言宋興來以忠厚立國而國體失之
弱因仍漢唐累世之陋習爭於末務狃於故常未嘗如
古者大有為之君親賢友臣相與討求先王之法而措
之天下也故紀綱不振天下之財力日困西北二虜歲
賂遺以百萬而國力日屈居恒憤憤有矯世變俗之意
及帝親用自以為不世遇也則日夜謀謨講畫以就其
平生之所欲為然性本偏懷堅自信好同惡異明不融
而不自知其蔽也元年郊兩府以河朔災辭歲賜金帛
學士司馬光入對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
石奮然曰常衮為相辭堂俸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
辭位不當辭祿不可聽且光言獨患國用不足耳國用
所為不足者以未知理財故也誠善理財匪須好用國
有常式獨奈何廢之光曰長國家者不宜以財利為先
謂善理財不過頭會箕歛盡民財耳安石曰不然善理
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言過矣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滂則秋旱不
加賦而上用足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桑弘
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見武帝之不明耳至其
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
則漢幾亡此何以稱哉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

宜自責者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
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
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書兩府兩府不敢辭
呂惠卿者檢人也中戾而便辟善辨給見安石語阿意
又從為之辭安石大悅之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
代儒者未易其比當今學先王之道能通知其意而可
用者獨惠卿一人於其創制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為
檢詳文字而章惇曾布竝列為條例官恐帝意不堅信
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亦寧無
一人敗事者有敗事異論乘之而起則事廢矣堯與
羣臣共擇一二人治水然且不能無失其所擇而使者
非一人乎要在灼於大計不為異論惑可也帝曰有一
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天下之所以鮮成事也於是條
例司日夜議變法為更張以民棄本逐末衆農為商
者衆而俗敝也藉周官泉府餘布不售貨滯於用者待
非時而質則出內藏錢上供米令恩諸道賦入通貴賤
通遠而制其有無名權制兼并為均輸法以京師百物
有牙行官府所須責之辦多陪折也藉周官市師陳肆
辨物成賈徵價本桑弘羊平準置市易司于京師歛百
貨賒貸取息名平市價為免行錢市易法以豪右貸民

錢取倍稱之息而貧者益困也藉泉府國服爲息出庸
惠常平所積粟素貸秋償用取息名耕敘補助抑兼并
爲青苗法以後世農政日弛也藉周官遂大夫里宰稻
人教稼穡稼下地遣使者察農田水利于天下頒約束
行之名勸農盡地力爲農田水利法以民苦差役供衙
前還輸者破產相屬也措司徒夫家有征役而庶人在
官者致民賦祿之令民戶高下取免役助役免役寬剩
錢名平力役爲雇役法以後世兵不出民民困而武備
不脩也藉周官伍兩卒旅軍師賦諸農牛馬車輦武諸
田立保長正副羣保丁授弓弩教戰陳爲盜警寓兵保
衛民上編二卷之五十三

十五

甲十戶養馬一匹責草息賠償用出馬爲保甲保馬法
以後世民豪強兼并名田多而賦實累齊民也藉禹貢
任土作貢周官井牧經賦以六尺起步分地丈量參肥
瘠定賦名平賦調爲方田法他諸於河北設措置便糴
司於永興軍置賣鹽場於蜀諸州置權茶場皆本古單
文隻辭名以爲王政力行之意以起有宋衰廢貧瘠之
弊爲富強而專之亦法事具土田賦役貨賄諸志中於
文治以進士科試詞賦浮華壞士習罷不試專之於經
學以經義論策取士而以安石所撰經新義頒行之爲
法程爲科舉法立太學三舍法以造士建武學習兵立

律學習法律具考試如文科蓋是時二三年間百務驟
更法制更創糾結碎繁如蠅興蟬沸古二千石州縣長
吏天子所與共化理者不聽其以士俗潤色自以其職
行之皆制置條例司畫一條下而諸路各置提舉官各
遣使者切切連之成其奉行不力者立舉劾又置京城
邏卒察謗時政者令緇之於法安石固自信又好人佞
已諸老成端亮持重之士語不合則以爲是碌碌守法
循故事之臣無所用而見門下諸少年俊慧迎合者以
爲才擢以爲腹心耳目親倚之而不知苟非其人法固
不能以自行也於是使者阿安石意州縣阿使者意惟
舉行爲功民胥怨懟胥詛呪而舉朝洶洶爭新法帝嗣
位初問故相鄭公弼賢自判汝州入覲以老許弼與至
殿門帝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其子掖進且命毋拜
賜坐訪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
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迎合之爲左右輕重必且懸矣
又曰人主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問邊事對
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
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而王安石方信用於帝前言
災異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太息曰人君
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邪臣欲進邪說故

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耳此治亂之機也不可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帝手書慰答曰當置枕席銘肺腑終老是邦既至弼具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世道消長願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夫小人之情性喜生事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願深燭其然無為後悔時弼與曾公亮同平章事安石與唐介趙抃吳奎參知政事而安石得君專造政務議往往於同列不共議即議不見聽介數言安石不可任帝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雖有此三者然泥古而不知變故論議迂僻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參政忤言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國體為小而禁廷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重言財利而輕失民心崇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廷耳目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皆不聽於是弼求退章十數上帝問曰卿即去誰可代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以使相判河南介以數論上前不勝憤疽發背卒每行一法拊膺歎稱苦者數四出知杭州惟公亮本薦安石傾韓琦諸更張一切陰助之而韓絳為言臣愚

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帝意堅而大權一歸安石矣時人傳以釋氏言以為政府五、時庶官惟知開封生老病死若畢其相傳為口實滕甫時入對論事與上唯諾如家人父子為安石所忌首能之知制誥錢公輔以為言亦罷權知開封府鄭獬不肯行新法宣徽使王拱辰以議法不合又皆罷侍御史呂誨言獬拱辰公輔無罪被黜非公議安石曰此三人者臣方愧不能盡暴其情罪使小人知憚不意言者乃爾譁遂疏安石罪力詆之帝以其言已甚手札疏還之誨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誨當出然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苟以形迹輕為去就乎乃出誨知鄧州是時臺省大臣及常參朝從官頌言法不便者多帝上青苗之旨召講官坐戶內屏左右語曰朝廷更一法而舉朝洶洶豈外間細民誠不便新法耶王珪謝不知帝曰知則言之司馬光進曰青苗取息乎民為之然且能蠶食下戶使饑寒流離况州縣官乎惠卿曰法願取則與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揭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即富民亦未嘗強也第事久乃弊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為市後物

貴而和糴不解遂世也。河東惠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惠卿曰：光所言直吏不得人故耳。誠得人，何傷？光曰：此臣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罷之。卒甚，帝曰：未罷也。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糴米，則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粒非狼戾，今不漕米而責之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且此皆細事，不足煩明主。明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職也。是時帝感安石、惠卿言，以爲今天下治，洵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從容曰：臣願陛下詳辨非之實。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三人共爲天下耶？他日讀史，漢張釋之論魯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遽覆邦家哉？彼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以爲然而信之，邦家之難小難矣。指惠卿也。他日以蕭何曹參事進讀曰：參不變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戶口滋殖。帝曰：漢常守何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

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業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此爲國是呂惠卿進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子孝、兄弟弟、恭是也。光言：非是其意，獨諷朝廷建法定制，且譏臣等爲條例司官耳。帝以惠卿言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然，則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神易樂者，王巡狩，凡誅之王，不自變也。此爲國是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也。二皆無之，臣恐風雨之不自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用，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語塞。而帝終入安石言，謂祖宗朝多因仍，苟簡之治，不盡善。譬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不聽也。使相魏公琦時安撫陝西，而上疏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

願小民不使兼并乘急要稱倍之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甚盛意也今所下條約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以差次遞大增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非他即從來兼并之家也今多貸之錢錢一千為二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戾又鄉村每保須令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克下戶必不得克官吏防下戶不償則差克甲頭以備代陪勢必不免何謂非抑勒也陛下勵精求治誠躬節儉以先天下即國用自裕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致遠邇之疑乎帝袖其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曰苟從所欲雖坊郭何害國服為固周公遺法也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奉詔而趙抃乃獨言本建新法者安石俟其出喻之令自罷則帖然矣由是連日不決而安石求去益力學士光草制答之有十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為遜辭引過又令惠卿諭旨安石乃入見言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之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所謂權者與物相為

重輕者也雖千鈞之形加損不銖兩而移今中外大臣從官臺諫皆共為朋比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大有為而些下焉之加銖兩之力則天下之權舉歸于流俗矣帝喜安石出舉朝以聽安石乃手駁琦疏中語令條例司刻石頒天下持新法益堅先是學士光疏諫曰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覽閱天下章奏昏夜灼火研經史及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遑暇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阼而來孜孜求治於今數年而功業未著殆求之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萬世法內設中書樞密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諸院司外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官以相統御上下相維內外相制此謂紀綱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自官之長非其人刑賞之大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錢穀之充條例之不審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精選曉知錢穀憂國忘私之人以馬三司副使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各久於其任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取之有道用之有節亦何患財用之不足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共謀議制置而三司不預臣恐所更改者未必勝其舊而徒取祖宗成法紛亂之害也夫天下之事

在縣者當委之縣今在州郡者當委之州郡守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然後事乃可行行乃可久今朝廷每行一事不委之監司守宰使爲方畧責以成效而別遣使者銜命奔走勞苦於道路此所謂弊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必取諸人使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得僅其一二或遇私暗奸險之人則是非倒置固不若用監司守宰之爲得也何則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日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勢固不同也且庸人之情策非已出則媚嫉其成就使使者規畫固當當職之人固已怏怏不悅於心拱手熟視而觀其成敗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陛下

卷之五十三

二二

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司上不委其下下不稟其上臣竊以爲未得其體也然此直使者騷動郡縣爲今日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夫民之貧富田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資貸於人勤者稍克以無事資貸也今官出錢貸民歛其息而使者以多散爲功必一切抑配恐不免逋負必貧富相保貧無可償必散之四方富不能去必代償所負春筭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內百姓無復有富實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具乎富室

既盡常平又亡設加以帥旅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於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此事之必至也退貽書安石爲開陳其苦而安石不悔復書言君實所以見諫者以爲諫也僕則以謂夢命於明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侵官奪利先王之法以典刑除弊不爲至於怨謗之多則國威損矣如也人言於苟止非一日士大夫不恤國事苟同俗以自媚於上欲更化僕乃不量敵之衆寡出而助之則衆何寡而不爲然盤庚之遷胥豎怨者民也非特臣臣大家而盤庚不爲怨者故吹其度度義不後動不見可奪改也知告責我如在位久未無助上大事焉以膏澤斯民則僕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僕之所

卷之五十三

二四

八月

以祿位榮之而不聽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竊名器私其衣袍不敢抗章至七八傳言新法之害甚具帝使謂之曰樞密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解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起視事沮之曰光祿託廟上之居內懷附下之實所言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光豈不賢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得倚以爲重耳昔韓信遣卒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卒爲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乃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用柄臣臣何敢與辛巳第言之充曰闕人校檢楚

人豈易今二相皆閹人之土克集明廷至恐天下之風俗日變矣昔更初論相以陳平智有餘雖獨任用王陵佐之真宗相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忠忠之人從中制此小人去也帝曰善明矣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多邪則毀之已甚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問曰惠卿先曰惠卿險巧非端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此人也帝曰惠卿惠卿明矣似美才充口江京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然久之於學士呂公著為上言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治亦未有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世所稱賢人君子無不以新法為非而主議者一切以流俗浮論訾之豈皆賢而令遽不肖乎又極攻呂惠卿姦邪不可用出知潁州已用都水宋昌言內待程昉議浚漳河表百六十里役兵夫萬人樞密彥博難之曰是財用在安百姓安百姓在省力役令財用不足役何以興且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為利害一也今必浚之西過矣安石曰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皆害今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無害之道也會京東河北天大飢民震恐帝手詔中書省事安靜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功須來歲為之未晚安石格詔持不下然迄無成功保甲法行民憂無錢買弓矢兼戍邊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知開封府韓維以聞帝問安石安石曰未必然愚民難與慮始即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令而聽之則聖胡寧可無畏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任

民情所欲則何必立君為張官置吏乎且保甲非直除盜可漸習民於兵且省財惟陛下果斷帝欲以維為御史中丞安石曰維善附流俗以非上之所建立出知襄州前參知歐陽修乞致仕安石言脩阿韓琦至以為社稷臣亦附麗邪人留之何為聽致仕前相彌謂青苗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使者趙濟劾彌以大臣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彌言新法臣所不解不可復治郡願歸洛養疾安石曰昔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殛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維公著安石所從進脩安石素所敬事者也韓富國元臣皆醜詆由史之續 國卷之五十三 一六 三月二十不思如此昔人言安石所著日錄中語皆著蔡牛修史流不可石而與時帝甚倚信安石安石諸所言皆施行所忌惡竄逐而彼其懷技猶以不盡得行其言為恨入見求去位帝曰自古君臣如卿朕相和者甚鮮朕未有知自卿入翰林始聞王政之說慕而行之天下事方有端奈何去乎安石固請帝曰卿豈以人嘖有言黨朕中疑耶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豈復有人能惑之者毋因我可也蓋相信如此於是直史館蘇軾具條法弊事上其略曰臣聞有國者無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

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自非樂禍好亂輕意喪志其敢肆其胸臆以輕犯人心也哉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若副判諸官而足矣今者無故又創一司以制置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弘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求其說而不得未免於憂小人以意度朝廷遂以為諺謂陛下以萬乘之而主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議騰涌陛下亦可以察人心之所存矣且遣使縱橫已非令典竟陵王子良有言此輩朝辭禁門則情態即異暮宿州縣而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況今所遣使事少貪多人輕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之常情惟從其好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誰何者天下久平民物萃息四方遺利亦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凡所摩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立行黜降賞可謂重不以赦原罰可謂深然終不言諸人妄有開陳官司誤興功役當得何

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言官司雖知其疎豈得便行抑退必且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亦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求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況又好訟之輩多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某處故為官堰以規壞所急田產者乎今朝廷本無一事亦何苦而行此自古役人必月鄉戶猶食之必用牛馬也雖其間或以他物克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欲官賣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史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且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雇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勢必輕於逃軍則逃必甚於今日為之官長不亦難乎自唐楊炎廢租庸調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一應賦歛之數定兩稅之額是租調與庸兩更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欲復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補出科名哉異時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且古以官養民今以民養官古給之田而不耕勸之墾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

屋乘夫家之征今田既屬民民無常業去爲商賈止事
勢常然亦何名而困之乎若女戶單丁所謂天民之窮
困者也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必家有丁而尚幼古之
王者首務恤此陛下富有四海獨奈何忍不加恤而盡
役之乎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立爲成法每歲常行雖
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豈能保之就
使此令決行終不抑配計其情願人戶必孤貧不濟之
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鞭撻已急則繼之以
逃亡逃亡之餘必均之於隣隣困理勢所必至也且常
平爲法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仗萬家之邑上有千
斛之儲方穀貴時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
一邦之食自足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誰救
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借貸無從
若留充借貸則所糶無幾乃知常平青苗勢不兩立壞
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計
考其實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
無害臣頃在陝西親見刺州縣義勇怨愁之民哭聲振
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
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
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

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鹽賣貴謂之均輸于
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
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
意今者此論復興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
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
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
爲廢已厚非良不受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
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
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
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
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
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
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洞照如神此
事豈或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已用之人必欲
有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巨竊以爲過矣古之英
主無出漢高鄼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趣刻印而
善之及聞留侯之言罵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
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以明聖人
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事不可而罷之至聖至
明無以加此今天下有心者然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

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亦何樂於此哉末復言今廷
言者不少矣乃國家所以存亡曆數所以長短亦嘗有
以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而
不在乎疆弱曆數之所以長短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
乎富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
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疆且富無救於短而亡使陛下
富如隋疆如秦西收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
國之長短則不在此譬之人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
而暴亡蓋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
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
納新而已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者而
用之庶可久服而無害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
納之益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以助彊陽根本已危
僵仆無日矣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以叙
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亦曰未至以
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府庫則僅足而無餘然以德澤
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
遠終必賴之則仁宗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
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知
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轉對者望

以稱旨而趣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
尚以言多開驟進之門俾有意外之得使天下常調舉
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禮則外重而
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
鹿之患外重之流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
衰每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藉於計省重兵聚於立
師以古揆今於內為重惟祖宗所豫圖而深計非小臣
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諫諍之一端亦足窺聖人
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
矣而自崇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諫責旋即超陞
許以風聞無問干犯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
則宰相待罪夫臺諫固不必皆賢所言亦何能皆是然
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
而坊內重之弊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
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
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是以為國家者
平居必常有志驅犯顏之士庶幾臨難有殉義守死
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責其死節人臣苟
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今物論沸騰怨譴交至公議所

在亦已可知而相繼竄投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得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殘之餘即豪傑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將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陛下曲賜召對許以持陳臣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耳陛下領之曰卿三言朕常熟思之臣之狂愚陛下容之久矣容之於始必矜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二

三二

不可得耳當是時諸臣僚類虛言詞譴或乃已甚雖軾惜事陳擿往往切當帝大稱善而安石大惡之侍御史謝景溫詆軾罪逮之獄窮治無所得判杭州及曾公亮老去位參政絳以西事起開府延安即軍中拜相而安石獨居中制朝權下情不復通知諫院范純仁為帝言書曰怨豈在明不月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為悚然已復疏言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在廷之人

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將何所不至乎夫道遠者理尚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精弊不可以頓革願速還言者還安石答天下之望不聽遂求去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為鍾非所願也帝以所上章語激切特留中而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遽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侍御史劉摯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倚之以興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舉動天下無一物得安其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二

三二

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天下有聚歛之疑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忽建河湟之策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免役水利方田興事創端難徧以疏舉輕用名器賢否混淆忠厚老成者擯狹少儼狃者用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二椽屬決之同列與聞覆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具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諸路水旱正皇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謫監衡州鹽倉始安石患衆議洶洶思有以堅上意者會帝以二虜為憂安石欲因激之進言曰昔齊

宣千里畏人孟軻譏之陛下獨奈何以萬里畏人乎誠畏人獨內脩政可也帝慨然曰然食哉惟時即堯舜以爲先務所當力行安石曰陛下不惇德元而難任人即任事之臣誰敢爲陛下推行食時之政者帝以爲然於是忤意者斥逐附合者登進置宮觀以處耆舊給之祿實廩不用用嫺家謝景溫爲御史呂惠卿曾布爲崇文殿說書防察奏對者又擢用知秀州李定爲御史裏行判寧州鄧綰爲侍御史今擢里已者於是沮格誹謗之法用元德遐葉忠賢摧折天下爭希旨獻說往往言新法便可行矣七年歲大旱自六年秋七月至於夏四月不雨帝避殿減膳憂形於色日臨朝而歎安石進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常修人事應之帝曰朕所爲恐懼者以人事未修故耳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獨奈何忍之樞副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患面詬之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本立政以便民誠便民即人言胡恤學士韓維爲帝言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當痛自責責求直言帝即命維草詔行詔曰朕涉道日淺掩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

廣間詔有司損膳徹樂冀以消弭歷日既久未蒙休慝嗷嗷下民大命近止日夜以興震悸靡寧未惟厥咎未知所伏意者聽納失其理諷訟非其情聚歛過其節忠讜鬱於上達而阿諛壅蔽成其私者衆歟何氣之久不效也中外文武臣僚許實封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焉三事大夫悉心交儆以成朕志光州司法參軍鄭俠故爲安石所獎拔思盡忠入京問所聞俠以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對問之際監安上門時歲饑早風沙霜曉東北流民扶攜塞道蕭蕭縷並城民糴麻麥米屑糜食之猶不給茹木實草根而被鎖械負瓦揭木賣以償青苗免役錢路纍纍不絕俠即監門所見繪爲圖以閣門不納遂假珣密急發馬通上之言陛下南征北伐皆有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呈皇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里之外哉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培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世垂死之命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頭縣宣德門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

翌日命開封體放免役錢三司察市易錢司農發常平倉諸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並罷凡十八事民間之權呼相賀是日果大雨沾足輔臣入賀帝出俠所進圖狀示之皆再拜謝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臺治擅發馬廋罪呂惠卿鄧綰相與環帝而泣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百姓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蠲罷集賢校理梁燾具疏言雨澤不降至于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京師爲甚閣閣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以爲旦夕有不可諱之憂陛下既惠以德音又施之行事一月之間歡聲四起而膏澤忽降是天顧聽陛下之德言感陛下之德心故也然法令乘戾毒於民者實繁而所變纔萬之一故天意雨不再施陛下亦嘗以此爲戒而夙夜應之乎論政弊其悉疏入不報鄭州人帝仁孝事太皇太后甚謹太皇太后乘間言祖宗法不宜輕改也聞民間其苦青苗助役宜罷之以便民帝曰此利民非苦之也后從容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衆帝欲保全之莫若暫出之外帝曰羣臣中惟安石爲國家常事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皇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戕敗壞天下耶

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忿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奏安石內不自安求去位帝勉留請益堅乃出知江寧且行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於是絳得相惠卿參大政安石所爲法持之不變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而爲之廢法已摧蜀茶立手實法置三司會計司而毒民愈深惠卿建言天下民貲產有蓄息巨萬不計籍而公差役賦償以籍產爲宗即舉所者得避不役錢難均也於是徵漢唐諸籍爲手實法令民各以口宅資產蓄收自占戶籍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資乘而隱匿者不占者罰諸人皆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限爲式令民依式而實其所當輸者從之於是民困不聊生矣初呂惠卿數主下至鵝勝城檢察而民愈困不聊生矣七月初六日以從吏安石驟執政既得相欲自專以帝夙昔所倚信獨安石恐復召欲逆閉其途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傾之與鄧綰謀凡可以中安石者無不用安石大怨之思復用兩惠卿忌韓絳軋已欲逐之絳屢不能難密請帝復召用安石帝從之蓋安石去國甫閱歲得復召倍道進自江寧七日至都則下會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石猶持天遠人邇之說以爲不足畏也疏上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李而在位二十有八年與占書不合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僞不聽鄭不復火矧今庸庸星工之倫哉竊聞兩宮以星變爲憂望以臣

等言力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
雨民猶怨咨此何庸恤帝曰曷若并祁寒苦雨之怨而
無之安石不悅退引疾卧堅不起帝慰勉久之乃起其
黨曰今不取上素不喜者暴進用則權輕將人有窺其
間者矣安石曰善帝喜其出所進用拔擢而權愈益
專安石有子曰雱少警能文章而性慄悍陰賊無顧畏
嘗大言斬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其戾如此至是
以惠卿危其父也與交怨而鄧綰見安石復相欲彌縫
前附惠卿之迹承雱意發惠卿姦利事出知陳州焉置
獄鞠之雱令呂嘉問及練亨甫密取綰所列惠卿事雜
他書下制獄窮訊安石不知也惠卿因上書訟其事且
言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万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
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逆施者豈不至於此帝
以示安石石謝無有歸問雱具言有之安石乃大
驚曰上疑我殆矣雱以咎雱慙憤疽發背而死安石
悲傷請告不朝謁綰上書請錄安石子及壻賜第京師
慰其心帝以謂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
恩澤傷國體斥知魏州相韓絳果而室為惠卿所構與
安石復卻有庶官坐法免者安石欲拭用之絳執不
可議帝前未決絳即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然絳

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出知許州當是時安石既
與天下賢士大夫為敵國黨議數起及是為腹心肘
腋者競權制盡叛即有存者念不可保信治河決變
法法利弊不行而南交陷欽廉至為露布言中國作青
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以弔民念平生所信設
又一無成功生惟一子愛有文章能謀議又死尤悲
不自堪會司農衛祠廟於民應天府宋闕伯微于廟在
鄴中簽書判官劉摯謂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
一言耶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昔陶伯遷商丘主祀大
火歷世尊為大祀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
又本朝受命建業所因也唐張巡許遠守孤城死義捍
大患當祀今鄴之小人規利猥冗褻瀆何所不至歲收
微利實傷國體望留此三廟慰邦人崇奉之心疏止帝
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
罷而安石以使相出鎮金陵乃帝心益鞅鞅恨安
石所為不稱其指意終已不復召矣參政克已安持安
石壻也稱密戚而克已不善其所為對為帝言法不便
惠卿發安石私書有母更上知母令齊年知之語齊年
目殿學士京於已為同年生於是帝察克已中立無阿附
而心賢京命並登兩府京辭不至克請召司馬光呂公

著韓維蘇頌連及唐孫覺李常程頤并數十人可大用
而王珪蔡確有政府沮毀之竟不用元字冲卿建州人
其語為吳王曾教授等輩多與宗室子狎見蔡確事
並見嚴宗室子相率設講席受賜賜修以逐克言
彭忠直不宜以護敵廢若以有黨請同貶反為相
安靜對家人言未嘗及國事所言之於上無加者後
珪確所執據大獄因之以憤憂而病及官制行帝欲新
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矣時王珪為
首相憂其不知計所出蔡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身
任其責則位可保也珪乃薦俞允帥慶元事西戎而光
果不召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竝中書取旨
門下審覆尚書奉行三省分班奏事而事壹歸之中書
品史上編 國朝 五十二 四十一 七月十八日
確以王珪在位久當為中書令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
皆位高而置中書今恐異時成獨任之弊宜罷不設第
今左右僅射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於是王珪
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確名次相實以侍郎究中書援再典中書造今之
說實顯國大政珪名自相兼門下獨主出入竄竄權顧
輕雖知為所賣勢不得自言而確權獨隆重矣始確與
御史中丞舒亶為鷹鷂激烈數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
夫皆重足而立及是愈恣雖然帝亦厭薄之不加禮右
微失輒門謝罰金前相未有也熙寧初明無擇與安石
同知制誥安石所

願開筆金下便懸院示欲以名高無擇用為公費安
石恨之及得政而史上下部勿無擇生杭州會命起
鞠時無擇遷進銀臺山矣自京師建赴秀州其巧試
無所得以他事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後因言於帝
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不
未下為之而無其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為名物被
棄士論惜之自是歲起詔徵慶州鐵知河中范純仁
常平賑貸使者河安石意欲所貨不實置獄鞠會秋
民謹曰公實中我何忍累公晝夜爭論還使者秋
所負乃言邵寧有罪家以累公晝夜爭論還使者秋
則前無楚建中所封也仍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
患前以安石薦參人政命下日京師大風雨土弱席逾
守監門鄭使言安石下詩惠和所誤不於此今復接
已荀遂前非不復逐司家訂乞寢前命不報又取唐
為姚崇安舉傳為一帙題曰正直君子取李休甫盧杞
為書獻之且薦馬京可相又發惠卿誣罔狀惠卿街利
為而休人言禁中有被甲登殿詆罵之異殆天恩當
疏上惠卿以為誦諂誘激帝怒編管汀州既行帝問執
言休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言休何自問之惠卿
言休此馬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可時惠
卿與京同政多矛盾以謂事安石為安石弟安國所
惡故并中之帝詰京京惶然曰臣與休素不相識今休
言休遠乞追還對辨京京起臺勸李惠卿舒密最贊
惠卿立遣追休休本欲得鹽鐵副使工免臣所願願
三十師及知事揚忠信所贈韓琦范鎮諸言新法不便
奏兩帙以來逮詔獄問狀休對曰休嘗不諱京獨遠
諫京實至詔於院按院既休對休對休對休對休對
語京實至詔於院按院既休對休對休對休對休對
國馬京實至詔於院按院既休對休對休對休對休對
往見與家兄書甚善兄雖安言不聽况公乎休曰不
意兄自以為為小人誤至於此安國曰何謂多小人所
家休曰未聞免休在上下變契右下有四海九州之怨
也休曰忠信故言新法不便來見休謂曰御史職在
諫爭皆職不言公一臨門耳乃獨言又幾數言是言
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休懷中書授休曰以此為正
人助京實使安國傳語休實不識京於休捕諸有連者
證獄休成惠卿數罪之帝曰休所言非君身也何可
深罪休英州京山知亳州安國放歸田里免臣忠信

得罪初開封府推官趙新法力安石終使守
御史謝景溫論快前丁歸蜀時商販販利下所通
州上表謝諸多指斥為朝士所害天而自斥外法
不便不得言欲回詩托詞中丞李定御史舒寬長其
疏言本以養貧臣則曰文章交誼里好一年強半在
城中陛下用法課試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諳律例
君亮辭終無所望下與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
教斥官變桑田陛下課鹽則曰豈是開部解志味附
來三月食無鹽與他縣物即口出心非以詆謗
臣等建治之因詩所及連獲其世知名士其欲實之
所帝中內之相與又申救其力同起王以才自奮謂
白帝曰自古人度之君不以言為非人起以才自奮謂
爵祿可立至顧錄錄如此心不能無射望有之今一旦
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寬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言也
行為卿貴之第去勿漏言轉狂易怒於言恐言者終
以害卿也會皇八后違豫力申救從末振王廷俊舉
詠詩曰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壁龍知臣下飛
李
臣史士上書 卷之五十三
龍在天而賦云惟豐龍知非不臣而何帝曰彼目詠
耳何預朕事賦遂得輕此重又言駙馬都尉王誡華公
為朋比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瓘劉摯
等能誦說先士之言而所懷如此何得無誡乎不從但
之轉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第輒及誡名更官張方
平司馬步並鎮等二一人俱罰初確以終安石薦方
調監御史為之使已知帝厭安石即發安石罪札之
以實道文珍傳言潘州把不可用遣知制誥張洵行
視定彥傳言確知帝以潘州為功即劾本附傳問上
坐議因得知制誥中丞彭器南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
確以大學生虞誦言博士受賂逮獄下確治確指今連
引朝士自翰林學士并將下皆捕逮之幸幸同寢更
飲食旋獨共一室苦之又入繫不問日得問無一事不
承遂劫參政元祿獄獄山之代其位確自知誡而史
中丞參大政皆以起獄奪人仙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
陽陽自得也 時帝臨御日久羣臣畏帝威嚴不敢復進規獨
得也 樞副公著以青宮恩召入為帝言近數起詔獄有司酷

於鐵鍊雖大恩終歸未減而所傷實多昔于公一郡吏
耳猶以陰德有報况萬乘之尊乎願陛下親正士拒任
人必有忍以濟事推仁恕以及物于以崇起忠厚保金
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
子孫萬億者將類而應也時獄狂寢繁而帝繼嗣未廣
故以諷帝嘉納焉帝天性英毅而兼資仁慈念藝祖欲
積糶帛二百萬易胡人皆置內藏乃更景福殿庫名自
製詩揭之曰五季失南獵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
爰設內府幾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而重慎舉事
嘗謂侍臣言漢武帝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視人命如
草芥不仁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獨奈何忍之
而和安石憤宋世苟安積弱銳然欲攘地闢壤以為功
熙寧初建昌司理王韶上平戎策言欲平西夏當復河
湟西熙河古蘭鄯也乃漢隴西等郡地可耕而食民
可役而使而吐蕃唃廝囉一族今盤據其間瓜分莫適
主宜可并請命安撫復招之令糾合宗黨絕夏人右臂
安石以為奇置洮河安撫司命韶主之而洮河之師起
邈州判史蕭注喜言兵義上韶等功乃上疏言交趾於
唐故內屬雖奉朝貢實包禍心今為占城所敗眾不滿
數萬可取也今不取後必為患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

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慷慨
言可取復以起代注起一意攻擾而交趾始貳梅山峒
蠻蕞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
鼎澧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田二十六
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輸築武陽開峽土城置安
化縣隸邵州已擊南江蠻置沅州瀘夷叛梓藝察訪使
熊本擊降之爲四砦九堡置南平軍初王韶首措置洮
河時自詭但用回易息錢不敢費官本文彥博曰凡工
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作知不可已方
復增多頗毋動爲大帝意却之曰屋壞何得無脩王安
石曰王者善計有成屋曾中何工師得欺也詔進討肆
欺誕而財費不貲久之復河州宕洮疊三州羌來城附
捷至帝御紫宸殿受朝賀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進詔端
明殿學士而益修邊功詔用兵有機權每出師召諸將
授指事不復更問故政多免捷
嘗安臥帳中遇敵矢石及左右呼聲振山谷者股栗
而餘鼻息自如也人服其膽鑒空開邊蹟政府顧以勤
兵費財歸曲於朝廷晚頗以多殺降羌主恨後佛求職
問僧信言以王事不免殺傷當爲罪否僧辭之曰如舟
行淺水非意殺也然當有何罪然心不自安數問之最
後問一僧僧曰罪福由心造公屢有言豈猶中不自憐
耶部爲默然就病元豐中夏人幽其主秉常議討之待
制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募兵易謀帥難陛下即用兵
誰當爲陛下任將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

而使宦官主之則士大夫孰爲用首今五路進師而無
大帥其何以成功帝默然公著進曰問罪之師先擇帥
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者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憲
以熙河總制會陝西五路師討之而高遵裕之師大潰
憲不見虜而還先是鄜延副總管种諤實肯謀伐夏得
銀宥州不能守知延州沈括請畫城橫山俯瞰靈夏使
虜不得絕磧爲寇而功築始銀州謂上其策於朝詔治
事中徐禧往延綏行視之禧欲自爲功以爲銀州雖據
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西北
又阻天塹不如未樂未樂形勝險阨宜可城括爭以爲
未樂依山無水泉率有變不可守而帝主禧議詔禧護
諸將往城之命括移府並塞總大兵爲援策十四日而
城成成九日而夏人以四千騎來攻禧既去還救而夏
傾巢失至圍數重且據其水砦城乏水而困饋援並絕
禧及諸將皆敗死而城陷夏人耀兵米脂城而還初帝
遣內侍李舜舉及禧往鄜延詣執政辭王珪以其見任
使愆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兩顧憂
矣舜舉愀然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
以邊事屬內臣可乎內臣止當供禁廷灑掃豈任將
哉聞者爲代珪發慙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不真及官
省事涉書傳能文辭神宗嘗書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四 四月 初 帝 意 以 辭 職 大 勝 頗 欲 解 散 其 事 顯 和 之 嘗 被 吉 邦 中
書 議 事 安 石 方 怒 言 者 屬 氣 以 逆 之 顯 徐 曰 天 下 事 非
一 家 私 議 願 公 平 氣 聽 之 安 石 愧 屈 已 爲 言 管 仲 猶 能
言 出 令 當 如 流 水 順 民 心 今 參 政 於 不 順 人 心 事 持 之
益 急 何 也 凡 爲 此 者 非 他 欲 成 公 德 美 卑 上 德 政 耳 安
石 曰 此 則 感 賢 誠 意 會 政 者 愈 激 而 御 史 張 戢 是 日 於
中 書 大 忤 於 是 安 石 怒 以 死 爭 顯 與 言 者 並 坐 貶 帝 一
切 聽 用 而 黨 遂 分 矣 後 顯 閒 居 洛 每 太 息 曰 方 介 甫 行
法 時 並 用 君 子 小 人 君 子 正 直 語 不 合 介 甫 以 爲 俗 學
不 通 世 務 雖 去 小 人 苟 容 爾 佞 介 甫 以 爲 有 材 知 趣
變 用 之 及 君 子 既 去 所 用 皆 小 人 爭 爲 刻 薄 故 害 天 下
益 深 使 與 時 君 子 不 與 之 立 敵 俟 勢 久 自 緩 委 曲 平 章
爲 害 當 不 至 如 今 日 之 甚 也 嘗 言
論 曰 予 觀 宋 裕 陵 之 爲 君 也 兼 資 仁 明 武 矣 與 荆 舒 交
刃 於 唐 虞 三 代 之 盛 蓋 千 載 罕 覩 也 已 次 熙 寧 法 傷 之
曰 易 有 之 耶 鹿 無 虞 惟 入 于 林 中 且 夫 法 亦 何 可 蜀 恃
以 爲 理 也 程 淳 公 君 道 十 事 炳 炳 乎 九 經 矣 主 虛 已 以
聽 而 中 沮 豈 非 天 哉 豈 非 天 哉 及 觀 邵 堯 夫 步 天 津 橋

激而安石欲以數事於帝前卜去就議不行則決去而

聞杜鵑聲不樂久之則所謂天者益信矣

韓富二相謨

韓忠獻公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諫議大夫國華子也諫

議賢以純直稱琦冠舉進士第高判淄州入監左藏

庫時方貴高科簽判還多徑遷顯職琦滯菴庫處之自

若也禁中琦有言多內臣估利而後制傳宣令同司

基庶下綱運物燥濕不時以遷右司諫論執政王隨

陳堯佐韓億石中立非輔弼才宜斥大臣如王曾蔡齊

宋綬皆人望可屬庶官如杜衍范仲淹孔道輔之倫衆

以爲公忠正直之臣可擢用也又言祖宗於賞罰任官

必與兩省大臣公視聽於朝自章獻臨朝乃始有內降

故僥倖日滋請峻防於是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非

時入內者其內除得升遷者皆執奏時以國用不足下

百司節冗費而琦言自古以節儉教天下必帥先以身

今欲省浮費當自宮掖始乞命三司行內侍省并御藥

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條

定制以聞前後章七十餘上王沂公曾嘆之曰諫官擇

利便苟安不足言即過激爲名高亦於國無補如君言

切而不迂可謂不負職矣以益利路饑出安撫所賑活

百萬夏元昊叛安撫陝西與仲淹選訓練兵形勢制

而示吳懼納款事具戎狄志以樞副召與仲淹條時事

切要者施用以興致太平以譏沮出知鄆州事具帝紀

中韓素多盜法盜作不獲以百日爲三限限滿者抵罪

盜未得而以捕盜破州者減多奇今獲他盜者聽比

折除遇由是盜多獲徙定州定久用戎將將兵兵律

而稱者免刑因李公驕琦肅以法州放原年米陳並執善不請琦單馳至

一裏示之曰琦亦計此若曹何又振活饑民數百萬拜

武康軍節度知并州始潘美患虜寇鈔今民畢內徙空

塞下田不耕琦相度以爲地皆良田棄不耕可惜也請

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作之墾田以萬

頃知相州嘉祐初拜樞密使三年集賢殿大學士同平

章事六年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其爲

相與群僚同心一德謨議天下事所汲引多正直有名

或忠厚可鎮風俗者而士莫知所從進選餘百司奉法

循理稱治平決大策擁立二帝和兩宮於崎嶇危疑中

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諸具帝紀中夏國有泥

事微制所指莫測也許使受命見樞府已詰中

書琦曰使人議事當何言對區府云弟言受命

館件不及事出且具以當折者授之及宴詔八

事中所和英宗嗣位加門下侍郎進衛國太后還以進

右僕射神宗即位進司空兼侍中封魏國公當是時琦

在相位十年執政三世矣以疾請求去位帝固留不允

曰相公欲何之琦持四方人責琦可退書一束以進且
言臣爲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帝流涕不許請益堅
乃除兩鎮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陞辭帝泣曰侍
中必欲去今降制矣琦亦感泣曾公亮等時方奏事乞
與琦同議帝召之前琦曰日臣備位天下事當共平章
今藩臣也不取時帝已向用王安石問卿去誰當可屬
國者琦引二三老成人以對帝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
翰林學士則有餘爲宰相則不足在鎮聞安石更祖宗
法爲揮涕不食者終日曰琦舊臣也義不可以默疏爭
之安石持益堅并駁其疏中語令例條司刻石頒天下
琦曉官屬奉行曰琦郡守也其敢不如今幾十八前一
夕大星隕治所極馬皆驚帝聞發哀苑中輟朝三日贈
尚書令謚忠獻篆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徽
宗時追贈魏郡王琦天資朴忠所建措惟義所在當幾
立斷初無適莫心而氣宇深廣人莫能窺其際明足以
察人之欺而受之未嘗見辭色慶曆中與范富同兩府
於帝前論事爭侃侃不讓下殿雍雍如也曰譬共推車
要使可行而已嘉祐中爲相於中書檢太祖及三宗手
敕數十通中闕不完僅補綴可讀皆經遠長世之策編
爲軸以進帝見之竦然避坐敬起如四聖之臨質之也

同列歎謂琦有不言之教權開封府推官張洞試進士
進題曰孝慈則忠帝不憚曰張洞譏朕琦曰洞非有意
今有之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帝爲竦然居位
有國故咨曾公亮有禮樂文章陞殿陽脩或問之曰公
德業無愧古人但又章微不逮耳琦笑曰我爲相殿陽
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其無我至此
以獎拔人材爲急務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
故得人爲多屢薦殿陽脩爲兩府仁宗不用他日復薦
之曰韓愈唐名賢使其時得相不必有補於唐而談者
至今以爲快歐陽脩今之韓愈也陛下今不用臣恐後
世論者謂陛下不盡其用矣脩遂登用蘇軾中制科英
宗欲授以知制誥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
用要在朝廷培養成就之使天下著信然後用則人無
異辭今驟用士大夫未必以爲然簡累之也乃授直學
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蘇轍應賢良舉策
辭直擢知制誥王安石以爲轍意縱吏宰相但專攻上
身比之漢谷永執不肯撰辭琦從容曰此人謂宰相不
足用至欲求要帥德都處俊用之而猶以谷永擬之乎
命沈遼爲之辭太宗獵大名郊賦詩賈昌朝刻之石琦
留守藏班瑞殿壁中後韓絳代帥進之琦嘆曰向豈不

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不當更導之耳孫和甫使虜中過魏求教曰不以爲夷狄而鄙之幸甚錢明逸久處禁林出知秦州常快快不事事琦聞之歎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或以定策功詔之者必正色曰此先帝聖斷皇太后翊贊之力臣子何與焉琦處大事至愼密不洩白建儲得請大尉張昇見之以不與議爲望次日於殿上大言曰此大事不可輕帝曰此事與相公議熟不輕也退至中書又詰琦已亟琦曰甚入思議不亟也昇退琦微笑曰幸夫未早令之聞之也今早與議者敗矣及太后歸政富公在樞密不與聞既大驚曰勸傳位他事不當預此大事韓公亦不能共之耶或以謂琦琦曰此事常如出太后意何可得宣言於外也濮議作臺諫攻中書不已衆指目歐陽公諸執政咸避匿自解琦毅然曰此中書事皆共謀何可獨罪歐公具議始末榜朝堂及神宗立謂琦謹近有欲以二大國尊濮王者儻可行乎琦曰先帝遵典禮不可以爵父陛下豈可以爵祖且又當以何親稱也此堂濮議者必求勝故爲此不顧累聖德措先帝於重不幸耳帝乃止議具誌方國危疑時琦屹然山立不回琦知無不爲或問之曰公所爲誠善萬有一蹉跌當奈何琦曰人臣盡力事

君當死生以之其成敗天也豈可豫愛其不濟顧輟不爲哉聞者愧服琦嘗言平生遇大事輒以死自處其不死者天非所敢冀也琦勲德服天下然聞人小善則曰不及其取人長忘其短而用之至心所許與蓋舉世不數人嘗論時望諸公云人才器須可周八面入籠入細乃經綸事業諸公皆一面才也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慶於本朝特私服于曾又嘗言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居常言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爲胡廣趙戒若先以趙胡自處弊可知也又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成德則有受而不害者不然是一無容也又言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進論退曰處去就不可猛而有迹或問威克厥愛允濟臨事必以威何如曰待威而濟不若不威而濟之爲尤善也又恒言人保初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事事致力既老所夕常坐卧一室有坐卧內者見案上無長物獨唾壺與論語云歐陽脩常謂人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脩以文言大傳焉非孔子作人不喜文中子琦心不謂然而未嘗以之辨也猶終身與言未嘗及易耳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格清從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象高山大嶽蓄泄雲雨藏匿靈怪程淳公歎以

爲間氣云昔有王盛二安客籍以錦日召客宴酒方
神色不朝笑謂生客曰汝成敗自有定數使日談也非
故也何里神定州時少作中今一卒乘其驕其驕以
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易其始琦爲學士
身恐主史鞭之呼曰勿易其已詳執過失始琦爲學士
臨邛年甫三十天下稱韓公晚在魏遼使過移牒必書
名曰韓公在也子心彥以使事至遼遼主知其貌類
父也命工圖之其兄重外國如此鎮大名魏人爲立生
祠判相州人愛敬如父母有聞訟傳相勸止曰勿撓
吾侍中慶曆中與范公竝起任西事天下稱韓范治平
中與富弼竝相天下稱富韓云予五人忠義相宗有
給先宗於高宗時簽書
院事奉使不辱命
富文忠公弼字彥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志范仲淹見而
奇之曰王佐才也晏元獻爲相問壻於仲淹仲淹曰公
女必妻宜達非仲淹所知必國士則無如河南富生者
矣遂妻焉舉茂才異等科累知諫院時有嚴越職言罪
之禁弼以日食三朝之變請除之求直言延州民詣闕
告邊急帝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政府以爲開奸民易
長上之漸請禁告者帝以問弼弼曰此非陛下意也必
大臣惡陛下知四方有敗故云然古有嘉石肺石達疲
民民困急不得不訴之上今禁之將西走元昊北走契
丹矣帝爲悚然已又言邊事繫國家安危不當專委密

院今兵亟矣宜使宰相兼中樞相夷簡曰如此卽密院
謂臣侵官弼曰宰相之職無不統何謂侵官今直以侵
官藉口違難耳於是相臣並兼樞密使樞密使具平章
銜以知制誥糾在京刑獄按政府堂吏夷簡滋不悅會
契丹以中國困於兵使來求關南地於是夷簡薦弼主
北虜使弼使契丹定和而還語且狄志中如受命
命間男牛若省運行遷翰林學士固辭曰歲幣增
得家書焚之曰從人意見
國之辱也顧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臣不敢以死爭
敢受賞乎命爲樞密副使力且言今虜旣通好議者徃
於無事邊備漸弛異時者虜脫敗盟臣死不足塞責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國之耻坐薪嘗膽爲脩攘計以告
納帝前而罷逾月復申前命遣諭曰此朝廷特用非以
使遼也乃受命是時弼與韓范並命爲兩府爲天子倚
信弼亦以社稷爲已任條當世之務易諸路監司不才
者而慎揀其人使澄汰所部吏白封建宗室以藩屏王
室皆國大以夏竦爲飛語中之罷知鄆州諸具帝紀
中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水民流弼賑贖
金活者五十萬人語具上田志詔褒勞加禮侍卽弼曰
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齊州禁兵事妖人王則學妖術
將爲亂或詣弼告之弼非所部而弼念變作不可制適

中貴人張叔訓銜命至弼度其可用密付以卒不掩捕年之自劾擢遣中使罪帝嘉勞申前命又懇辭不受知鄭蔡河陽進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知并州至和中召與文彥博並相居無何以母喪去位帝為罷春無故事執政遭喪例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固辭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起英宗即位召為樞密使弼以兩宮間阻力辭曰制詞取嘉祐中議建儲事推恩此絲髮之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不亦倒置矣乎入對言天子以孝為大繼皇太后謂臣等言無夫婦人無所告臣誠不忍聞以笏指床曰非陛下有孝德何以居此帝為俯躬曰不敢一日進除目忤意帝怒擲除目楊下弼慨然撝笏拾除目懷之已進曰天子亦有怒焉出六軍討四夷陳斧鉞誅大臣是也除目常事非足怒必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請即誅帝引過慰謝以疾求解政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南弼固辭言國初不輕以使相授人仁宗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為已地願立法自臣始神宗即位判汝州已召相所陳對皆深慮大猷具紀已安石執政弼引疾判河南改亳州坐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以疾請後使相致仕卒遺表言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

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士庶畏禍規利浸成敝風去年未樂之役兵民死亡數十萬陝西團保甲勢若星火此豈諱過耻敗不思過之時乎願垂意休息末言此標也不耳若要道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君子小人耳君子與小人處其勢恒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以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至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後熙寧紹聖之禍一一如其言弼為人溫良寬厚汎與語若無所異同至臨大事正色慷慨人莫能屈撓智識絕人遠甚而臨事周慮不萬全不發宰相自唐來禮絕百僚至尊重弼及韓公相雖微官布衣來謁皆引與為禮坐語從容不厭也請老時或謂之曰公康寧上意隆厚蓋少留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之而後去豈謂知止足哉得請故事給全俸弼自司空俸月百二十千外皆不受清心學道謝客屏事書坐右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自防約如此每早作入瞻禮家廟已危坐竟日子孫不冠帶不見治家嚴整閨門肅然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期須未嘗忘朝廷子紹廷建中靖國間提舉河東常平韓曰熙寧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為北官論曰嗚呼豈偶然也哉方魏公舉進士高第甫唱名日

五史編卷五十三

卷之五

五八

六十二政

國史編卷之五十四

鄧元錫纂

宋哲宗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哲宗皇帝

神宗第六子也母朱德妃初封元豐八年

年春三月

卽位赦羣臣尊皇太后高曰太皇太

后皇后

曰皇太后德妃朱曰皇太妃太皇太后同聽

政夏罷京

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濠河司蠲逋賦左僕射

圭卒

日執政至爲相十六年諛悅保位無匡改明目
一幸相以上殿進呈云叔聖旨帝司否訖云

者領聖旨
已得限

右僕射確蔡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知樞

密院續韓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叅政惇童

知樞密院

事殿學士知陳州光祿司馬爲門下侍郎詔中外

臣無直言

致闕失民疾苦上討聞授學士入著

書左丞罷

府界三路。一曰甲罷。一曰州曾。一曰壘皆。冬十有二

月葬永裕

陵罷方田罷市易廢罷保馬罷後花作完罷
 入三作日罷少作仙作老冬王不

增直鑄錢

是歲夏高麗于闐大和來
元祐元年

確蔡罷知

東州門下侍郎光司馬尚書左僕射罷青瑛

復常平土

詔詳定沒法左丞公著呂爲明下侍鄭右丞

清臣
李
爲

尚書左丞試吏尚書大防呂爲尚書右丞

章
罷言

論序護誠良戾罔上蔽明
置訴理所以許庶幾

罪者 會

河經制財用司洛處士程頤爲崇政殿

書夏真

臺臣論會聞望
河北諸路旱詔蠲租門

侍郎公著 為尚書右僕射致仕太師彥博 平章事
國重事班宰相上殿學士維 為門下侍郎詔侍從臺
諫官監司各舉縣令一人置春秋博士惠卿放達州秋
設十科舉士法罷青苗法左僕射溫國公 堯葬司馬
文正公大饗明堂 配赦瑋罷 為尚書右丞丞丞大
防 為中書侍郎試御史中丞擊 為尚書右丞丞丞大
占 為中書侍郎試御史中丞擊 為尚書右丞丞丞大
士母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詔察禁俗習奢偕者夏早
避殿減膳後制科清臣罷 為尚書右丞丞丞大
石丞擊 為尚書左丞兵尚書存 為尚書右丞丞丞大
密院奏 知樞密院事秋七月 門下侍郎維 罷
崇政殿說書願 罷須元祐敕令式 為尚書右丞丞丞大
京而穀五十萬石損其直紆民左僕射公著 為司空
同平章軍國重事 中書侍郎大防 為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同知密院純仁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殿學士同 為門下侍郎右丞擊 為中書侍
郎右丞存 為尚書左丞試御史中丞宗愈 為尚書
右丞冬罷新創諸堡砦廢渠陽軍 為尚書右丞丞丞大
來貢 四年春司空申國公公著堯葬呂正獻公夏分

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確 放新州相純仁
右丞存罷學士戶尚書忠彥 學士府 為尚書左右
丞秋敕監司守以四善三最課縣令九月大饗明堂赦
冬左丞固 為樞密院事右丞擊 為門下侍郎試吏
尚書堯俞 為中書侍郎大食麻羅板來貢 五年
春太師彥博致仕同知樞密院趙瞻 為尚書右丞丞丞大
僕射爭新法而以中厚 左丞忠彥 同知樞密院事
翰學士承旨頌 為尚書左丞夏知樞密院固 卒周
弘父鄭管城人純平不矯亢常言人當以聖賢為師一
節之士不足學也又言以愛親之心愛君則無不盡為
克俞罷其淳德 久罷提舉修河司右丞將 罷
不言而信云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轍 為
下侍郎擊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轍 為
尚書右丞夏 五月朔出內庫緡錢五十萬備邊秋宗孟
罷冬幸國子監賜祭酒豐稷三品服相擊 罷知中
書侍郎堯俞 卒 為尚書右丞丞丞大
七年夏四月立皇后孟氏左丞頌 為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忠彥 為樞密院事右丞轍
為門下侍郎翰學士百祿 為中書侍郎翰學士燕
為尚書左丞中丞雍 為尚書右丞丞丞大
十一月祭天地圜丘赦 為尚書右丞丞丞大
八年

相頌百祿罷秋殿學士知頤昌純仁范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冬大雪振京城凍餒民復章惇呂惠卿官是歲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民流振之 紹聖元年帝春殿學士戶尚書清臣李為中書侍郎殿學士兵尚書潤甫鄧為尚書左丞拜宣仁聖烈皇后月未厚陵三相大防罷門下侍郎即轍罷政元白日追復蔡確官惇章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相絕仁罷復元豐免役法復提舉常平官罷十科舉士法殿學士熹安為門下侍郎罷進士試詩賦追奪前宰執尤公著嚴叟贈諡貶前宰執大防擊輶並分司南京罷廣惠倉是歲京師疫洛水溢太原地震河北水振之夏河北振饑夏復置律學秋復大理寺置獄大審明堂赦吏尚書將許為尚書左丞翰學士下為尚書右丞侍郎熹罷知河南○是交州三年春禁中災罷春封子鈔申王佖端王秋八月放前諫大夫祖禹賀州安世英州廢皇后孟氏新太學敕今式是歲夏人罷入冠于貢四年春清臣罷知河追貶前宰執尤公著嚴叟等官復權本罷春秋科再貶前宰執大防擊輶熹純仁官安置循新雷化永州降太師彥博太子少保同知密院

布曾知樞密院事吏尚書將許中書侍郎翰學士下尚書左丞殿學士履黃尚書右丞貶前學士軾蘇諫大夫祖禹范安世劉放嶺外州軍夏六月朔日食秋冬編管故崇政殿說書程于涪州是歲兩浙饑振之于閩羅蕃來貢緒元符元年帝一有夏六月改元銅元祐宰執子孫冬十有一月祀帝園丘罷合祭赦是歲澶州河溢振之及高麗贈征西二年春河決內黃口立劉氏為皇后右正言浩鵬管新州履罷知毫置看詳訴理局三年春正月帝崩年二十五上尊諡曰欽宗帝初即位太皇太后以遺詔輔政下詔言先帝臨御十有九年修政立事以澤天下恩施甚美而有司奉行失當成煩擾或苟且為具文其申諭中外務協心一力稱允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罷廢熙寧中諸苛斂繁役為民疾苦者十有四事斥近侍尤無狀者十有三人皆中旨下宰相王珪等弗預知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欲赴闕臨嫌干進不敢宗正丞程顥勸之行乃行太后素聞光名未至遣中使迎問所欲言光請開言路榜朝堂而輔臣造六語云若陰有所壞若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或迎合已行之今上微倖希進下眩惑流俗者罰無赦太后命持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

言則已言則入六事矣具論其沮抑政意詔行而下情始通樞副公著自知楊州召侍讀未至太后遣中使迎問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實省民力而建議者倚法以侵民民受其殃願與中正明達之士詳法紀利弊擇其中既至言上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務於脩德而脩德之要在於務學學緝熙于光明而德乃日新脩十事以獻日景天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斂曰去奢曰省刑曰無逸於是光公著並相故事執政官率數日一集政事堂事決於其長同列莫得以及是時宰執日集堂議政故事三省並建獨中書取旨門下尚書止奉行而柄臣得爲私及是
歷史上編 國卷之五十四 六 四十一
事干三省執政並取旨分行之仍著今當是時天下引領拭目觀寬政而議者持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塞人言光居洛久見民苦新法其奮然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改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立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庸得泄泄爲乎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或謂光曰熙豐舊臣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者殆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與公著同心輔政於中書得先帝手詔且存可覆者數緡表上之詔詰青苗之害曰常平泉穀以御水旱而盡散至十之七八當如後事何且今貸後償民受笞箠者必

衆矣責與利之弊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安南四戎兵敗死傷二十萬手詔曰有司失入一死罪罪不赦今無罪罰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論官制曰所爲更官制者數吏治也今施行無緒啓寵四方必貽譏後世矣於是一推先皇帝本意欲更未暇與已更未定者與民順流罷保甲馬青苗市易及諸役法罷熙河經制財用司天下民權呼鼓舞以爲使而天下士亦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光以爲治亂在人人邪正分而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所進退皆天下以爲當然而不容已者疏河南處士程頤行義於朝微爲崇政殿說書又言太師致仕文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詔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念齊魯凋弊甚起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謂之曰今復煩子駿於外誠非宜但朝廷欲救東土之民非子駿不可安得百十子駿盡布之天下乎以戶部本舊三司使之任用李常爲尚書或言常舊德非治劇材也光曰以舊德掌邦計使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庶聚斂少衰耳又請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歲於郡守中舉轉運使及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使人知用監司重慎毋刻急傷民又請升朝官歲各舉所知經明行修一人登第日升甲

以風厲天下使知朝廷欲人敦士行不專於文又以人才行各有所長當隨材器使立十科舉士法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有官無官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有官無官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有官無官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有官無官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有官無官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有官無官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作有官無官八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有官無官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有官無官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有官無官十一曰善治財賦有官無官十二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有官無官十三曰善治財賦有官無官十四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有官無官十五曰善治財賦有官無官十六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有官無官十七曰善治財賦有官無官十八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有官無官十九曰善治財賦有官無官二十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有官無官

法如君何事不辨京以得進無何薨太皇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京師人爲罷市相甲當是時天子幼冲德性未有定崇政殿說書程頤上書太后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本成王之所以成德者由周公輔養之以其追也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皇帝睿聖之資得于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以不豫所謂輔養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乞願選天下賢德之士備勸講講讀罷罷二人直日一人夜直宿於內誦讀之餘游息妄語以道義相切劘而入情物態稼穡艱難亦時以上聞積久通達比之常在深宮爲益大矣又言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奄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以克服用器玩皆質朴諸華

巧靡麗之物室不令至前仍乞擇內臣十人充祿應候
皇帝起居動息使經筵官必知之有弱桐之戲則隨事
歲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於
為國本慮至深願性本矜莊在經筵念欲啓上尊德樂
道之意恭禮法自勅翰學士蘇軾以文章高一世豪多
所狎侮見頤姍笑之以謂不近人情者偶也相公處國
相公處國
軾則不笑賦嘻笑曰若未知體此杆苑聖叔係通制此
禮也衆爲謔然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右正言朱光
庭等積久不能平遂劾館職聚問爲謗訕軾遂力詆
願至以爲臣平生疾事姍邪未嘗與之言求補外易先
庭
入右司諫王觀言軾命辭雖稍失輕重然言語文字間
不問若悉考同異究嫌疑則兩敗遂分使上大夫有
朋黨之名此大患也太行以爲然亦重軾才置不問會
帝有疾不出閣頤請幸臣問幸臣曰不知願曰二聖臨
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就坐且上有疾而等於是殿中
相不知可爲寒心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者於是殿中
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借事權報私忿左
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處經
筵而願罷管勾西京國子監賈易因劾陶黨軾兄弟誣
侵太師彥博相純仁至以涉情至和於是
洛黨朔黨蜀黨號起卒不可復合洛黨以頤爲首而
蜀黨以蘇軾爲首呂陶孔文仲爲首明黨以劉摯爲首
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輔之者尤衆惟呂大防秦人惡
無黨丞相事尚書右丞胡宗愈上君子無黨論以
僕射光不立黨

傾之右諫議大夫王觀劾宗愈傾仄不可以執政太后
惡其爲黨也怒欲罪之相純仁太師彥博司徒公善入
爲解太后未釋然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
以類分則疑於有黨昔先臣與韓琦富弼慶曆中柄用
各舉所知當時飛語目爲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
相慶曰一網打盡此前事明驗也四極言前世朋黨之
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然宗愈自若而覲出知潤
州已大防與相純仁並命爲尚書左右僕射大防推席
祖宗家法之美其疏言自三代以來惟本朝百二十年
中外無事則祖宗家法最善故也自古人主事母后朝
紀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來事母后皆
朝夕見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禮見天子本朝必先致
恭仁宗以姪事姑禮見獻穆大長公主前代宮闈不肅
宮人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
內外整肅前代外戚多預政事致敗亂本朝母后族止
衣租食稅前代宮室華侈本朝宮殿止赤白堊爲飾無
綺文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必輿輦出入祖宗皆步自內
庭出御後殿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簡褻祖宗來燕居
以禮法服肅恪前代用刑嚴深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本
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至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

好不貴珍異皆祖宗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必遠法前
代但循行家法足矣又撫乾興來足爲興法者四十事
爲上下篇曰仁祖聖學上之而明純仁以博大開上意
以忠篤革士風故元祐中朝多正人民脫湯火及於寬
政比隆於嘉祐然是時熙寧諸用事臣惠卿惇嘉問絙
蔡確李足輩雖外斥皆惡根於心不可革而廷論守宋
法不欲爲已甚不有能引繩排根放流屏遠之俾不
得復進也其徒多中人依名勢附和者槩以異已皆外
放又未能泰然與之更始解散其事安其心而最姦惡
如蔡京之倫又以善迎合爲三館之儲皆含憤蓄怒伺
間思逞而諸賢不悟各自爲黨洗垢索瘢以相命令
得藉爲口實黨孽萌起惜莫知其防相純仁憂之因疏
前世朋黨之禍以進曰朋黨之起始於趨向異同而然
斯已微矣然同我者謂之正異我者疑爲邪既惡其異
我則逆耳之言難投既喜其同我則迎附之奸易合於
是真偽莫知賢否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於此此寧大臣
如王安石初無邪心獨緣惡異喜同遂至黑白不辨此
後事之殷鑑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而舉用
正直則可化邪佞爲善人又何煩分別黨人傷仁化哉
會蔡確以失勢久而已知吳陽軍吳處厚撫其遊車蓋

亭詩中語用唐郝處俊上元諫高宗傳位武后事以爲
指斥太皇語深害臺諫交攻之執政請寘于法太師文
彥博欲敗確嶺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來荆棘
七十年吾輩開之他日恐不自免大防意沮請詔確具
折右正言劉安世等言確罪狀明著無事且析乃大臣
曲爲之地詔安置新州純仁入謂太后曰聖朝寬厚未
嘗以言語文字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黨
端不可開也夫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豈不立減
爲傷實多司諫吳安詩及安世等遂糾純仁黨確罷知
河南左丞王存以碑所舉士出知蔡州右僕射摯性峭
直有節槩不爲利誘威怵自初輔政至爲相辨白邪正
專以人物處心典呂大防同政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
士大夫摯常執其柄爲朋讒奇構遂與大防隙會邢恕
謫監永州酒稅書抵摯摯故與恕游答其書有永州佳
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文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
間與通於是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附大防因論摯牢
籠邪人觀後福復子明碑其文致如此且論王巖叟
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二人爲摯死黨當斥罷於
是太后召摯面諭曰言者謂卿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
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慊于志也摯

皇恐退上章自辨而壽嚴叟果疏論救之太后益以爲黨曰垂簾初擊斥排姦邪實忠但二事誠過遂罷知鄆州肅罷知嘉昌嚴叟罷知鄭州而純仁復召相入謝太后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觀彭汝礪毋以爲也當與大防同心純仁曰二人實有十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而大防與終忤不可合知樞密院韓忠彥與侍郎傅堯俞右丞許將時皆稱正人議政事不合各求去朋黨之說後起而煽之御史上官均言大臣公忠體國當務協諧成和平閭佩之風使中外之人泯然不見異同之迹此治象也若悻悻然輒動抗論彼是相非即百僚何觀乞朝

廷舍茹以全國體得茲晉而大患日蓄於是熙豐舊臣知諸人間讖可抵也多爲飛語搖在位大臣休其說思曰全欲稍引用其黨平風怨謂之調停純仁怒亦頗主其說中丞蘇轍上疏曰臣觀周易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經小人在內君子在內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爲復二陽爲臨以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有可進之道也一陰爲姤二陰爲遯以陰雖未壯而居下方進有可畏之漸也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焉然泰之爲卦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伏於外安而無怨故泰之爲言安也

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惟君子得位陵異小人使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反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之戒可謂深切而詳盡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桐牧天下寧有是哉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引而去之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言不相容也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觀其措意本豈唐虞之君所能髣髴哉而一時臣佐不能將聖順德造作諸法率皆民心之所不悅二聖臨御因民所欲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九朝用事之臣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蹶躅若無所措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亦已厚矣今政令已孕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以調停其黨此人若返豈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自熙寧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脇之以禍誘之

以利而規遲其志，不加察遠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忠直明信之士，得四五人常在要地，使不仁之人自遠，不留流言所惑，使小人一進有噬臍之悔也。疏入，大皇太后深以其言爲然。未幾，大皇太后崩，帝親政而命亂，帝長稍不惠，以太后垂簾久，滋不悅，而中入內侍語頗籍籍，非太后時所爲，而羣小爲飛語，洵洵乘其間入之。在位者顧望莫敢發，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且乘間起害政也，上疏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而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太皇保佑聖躬，斥奸邪，抑僥倖，九年之間，終始如一，雖德澤加於天下，而羣小怨恨思逞者爲不少矣。小人進言必將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設疑事以離間聖聽，不可不察也。方陛下初即位時，諸上書言法不便者以數萬，太皇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共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政，因逐其人，其改之逐之者爲其負先帝下負此民，亦因天下所欲逐而逐之也。初豈有憎惡於其間哉？而怨怒滋多，襄毀必甚，惟陛下清心察理，辨析是非，深拒邪說，諸有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愚，則帖然矣。

若稍入其言，則奸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陛下孝道所損多矣。時蘇軾方具疏諫，見祖禹疏，遂附名上曰：經世之文也不報，忽有詔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後入內給事，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召先內侍臣，恐四海有以窺陛下也。弗聽。於是羣小排太后時事，競疾力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翕翕訛訛一河薄也。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知樞院韓忠彥以爲言皆不聽。初，吕大防欲引楊畏爲諫大夫，范純仁以畏爲不端，不可用。大防微哂曰：畏才士而公薄之，豈以嘗有言故耶？蘇轍即從旁誦所撰彈文，憾之。純仁愕然，初未之知也。及是大防以山陵使出國，門畏即首叛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欲垂之萬世，今未一傳而罷廢殆盡，乞講求成繼述之道，帝大等之，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可用者，畏遂列章惇、吕惠卿、李清臣等名以聞，且具言先帝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帝深納之，翰學士承旨鄧潤甫以母喪闋入，對爲帝言：武王能廣文王之成，成王能嗣武王之道，開帝紹述，即以爲尚書左丞門下侍郎蘇轍疏諫曰：先帝設施有百代不可改者，元祐以來

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是也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
父作於前子效於後前後相濟此聖人之孝也漢武帝
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脩鹽鐵權酷均輸之政
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
安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相遁人懷不安
章帝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
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之梓宮英廟議朝廷洵洵者
數歲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仁宗神
考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輕事變易也哉事從其當不可
易也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善擢任累歲不道之人

挾其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
得以漢武比先帝輒下殿待罪羣臣莫敢言相純仁從
容進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輒以比先帝非謗也
陛下始親政當進退大臣以禮不當訶斥如青奴隸帝
曰人有恒言曰秦皇漢武何謂非謗純仁曰輒所論者
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少霽輒平日與純仁多忤至是
爲力救輒退乃謝曰公佛地中人也於是對進士策主
元祐者竝黜顯示天下所嚮而國是遂變矣用翰林學
士曾布言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召章惇爲尚書左
射僕惇既秉國盡反元祐之政召蔡京爲戶尚書主改

去林希爲中書舍人典變更貶黜辭命蔡卞爲國史脩
撰重脩實錄亂是非其書錄以王安石舊所作爲日錄
以黃履爲御史丞張商英來之邵等爲正言主彈射於
是臺諫交章言神宗威德大業而故相光公著摯大防
等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
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嗤笑
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
岌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閱以明示懲罰
下中書惇卞請發光公著冢斂棺暴尸帝以問計將將
力爭乃止奪贈諡卞所立墓道碑大防摯蘇轍梁燾等
皆貶官有差自是歲有遷謫之命盡罷元祐所舉行更
復者惇請復免役法命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尚書
復者蔡京曰熙寧成法行之可矣何以議爲遂定差
雇兩司馬光章惇邪正異意而京再
蒞其事成於掌如
久與純仁不相能而純仁見謂爲邪黨絀外至是大防
等竄遠州更赦不徙純仁欲上書申理所親勸沮之以
觸怒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今事勢不此中外無一
人敢爲上訟言者吾世臣誼當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
矣即不然斥死何憾因上書言大防等持心失恕好惡
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誠不能無過
然朋黨一位禍孔遂開牛李之事歷數十年不解此天

下治亂所係也願斷自淵衷臣收大防等昭平明之治
惇大怒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章惇議遣御史按嶺
南欲盡殺流人帝以問許將將曰此事惟漢唐有之祖
宗以來未有也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輕
戮大臣帝深然之惇意不快於是用中書舍人蹇序辰
請編類司馬光等章疏及一時所施行文書摺拾標附
明示取舍而元祐縉紳士舉無得脫禍者矣初神宗違
豫時岐王顥嘉王顥日入問起居及大漸太后命二王
毋輒入時蔡確柄國起居舍人邢恕為之謀以二王太
后子而帝幼欲援立以為功密語太后姪高公繪公紀
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岐嘉皆賢王也宜早定公繪
曰君欲禍吾家耶恕計不行乃大懼顧宣言太皇太后
屬意岐王與王珪吳充相表裏賴確擁護而定潛布其
語於朝及確失勢望太后詆之以自譽為言者所糾寃
新州恕亦坐貶於是心憤恨求逞間道謁確於鄧與定
畫以無司馬光左驗難為信乃給光子康公手書與確
稱確功既而恕帥中山置酒招高遵裕子士京屏人語
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事乎士京曰不知問
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克死久矣恕曰此乃傳王珪
語言之人也王珪秉國意欲立岐王遣士克傳道言語

於禁中尊翁叱去之事遂已公豈嘗知之乎士京曰未
也恕曰此尊翁大節何得言不知第言知官爵可立致
也士京聞信之於是語流布益蔓初宣仁為帝擇中宮
得孟氏女賢有德備六禮冊立為皇后已而帝悅劉婕
妤嬖之皇后稍益踈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
醫嘗已後危疾故出入禁中公主有疾藥弗效姊持道
家治符水入后驚曰姊豈知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
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常情無異也后
即焚符於帝前於是內侍郝隨附婕妤構后為厭魅未
幾后薨母信尼法端言令為后禱祠事聞詔內押班梁
從政管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鞠之逮宦官宮妾三十
人榜掠備至股體毀折至有斷舌者以周內其事獄成
命侍御史董敦逸筆錄之罪人過廷下氣息僅屬無能
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旁以言脇之敦逸畏
禍乃具奏當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天下冤之已敦逸
中悔不自聊乃發憤上書言中宮之廢事雖有因情有
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霾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為之
垂涕是人不欲廢后也臣嘗聞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後
世書上不省立劉婕妤為皇后石正言鄒浩諫坐貶官
時惇下恨宣仁至深恐元祐舊臣後復起欲誣宣仁以

廢立得羅織種誅之塞後禍以皇后逮事宣仁恐從中
為問不可破遂與郝隨構是欲附健好為功諫成乃大
喜於是引邢恕為御史中丞以自助恕乃令確子渭上
書訟劉摯呂大防梁燾王巖叟等圖不軌陷其父置獄
同文館令蔡京安惇等雜治之羅織萬端獄成奏摯等
大逆不道罪當族帝乃太息曰元祐人不可信乃如是
乎會摯諫死貶所詔錮其子孫嶺南於是惇又言光摯
大防等結主崇慶閣內侍陳衍張士良謀廢立有端時
衍貶朱崖士良貶郴州被逮至蔡京安惇雜治之列鼎
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有即貫賄不言死矣士良仰天
大哭曰太皇太后何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乞就戮京
等窮治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
于外竊人主腹心羽翼罪當死竟殺衍而惇亦自作詔
書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為庶人帝持未下皇太后方
寢聞之遽起叩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
何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持惇亦奏立
引燭焚之郝隨以告明日惇下再具狀兩帝怒曰卿等
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已而元祐宰執
再貶竄太師彥博以阿附青降太子保一日帝與輔
臣語及元祐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

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帝親政九
年知藏廢在政亂民困而宋因以亡
論曰余讀史次元祐紀太后臨朝仁賢在政乃天子幼
而不英也悲之曰是於易為大過為枯楊之槁而中
巽而說行儻猶及拯乎至三黨交訾曰嗟乎棟桡無輔
矣乃楊不枯而華哉迨調停之議作法然曰羸之乎也
何可無梏曰金梏言貞也柔不可牽也况縱豺于場乎
至紹聖無諭矣

司馬呂二相謨

司馬文正公光字君若陝西夏縣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
人急持石前擊之兒登覽跌沒囊中囊皆走棄去光父
池官天章閣待制當任子及光并推與二從兄乃後受
補太廟齋郎舉進士甲科君賜不可違也一花敗
將作監主簿丁母憂未除丁父憂執喪累年毀如禮父
之以樞副龐籍薦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給
鹵簿光曰昔繁纓以朝孔子猶不可允言近習非元勳
大勞而贈三公給鹵簿其為繁纓也不亦大乎故相裴
諫諡文正光曰諡之美至文正而極疎何人可當此皆
執不可皆得寢龐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光判州事光
咸藉知為之盡會元昊始臣河東貧瘠官苦糴糴而民

疲於轉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
天聖中禁民田河西虜乃得稍蠶食其地窺麟州爲河
東憂光白籍言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廂兵築堡河西募
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若耕窟野河西田者聽復賦役將
耕者必衆糴自賤可漸紓河東之民又可使州西六十
里終無患籍從之而麟州將出築堡敵爭之酣不戒
而畝籍坐罷籍知青州光大慙以爲已負守關三上書
乞獨坐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光而光深自咎如此人兩
賢之以直秘閣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曰麟也光
以爲真偽不可知即真也非自然而至不足瑞如偽也

通鑑外夷笑宜却不受因奏賦以風從之擢修起居注

二四

判禮部日食雲陰不見言爲災滋其不當賀請具災祥
考判并州召知諫院入具三劄子上其一言人君之大
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按子育
元元汎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茂以過矣然踐祚垂
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尤有嘆怨意
者將於明武二德萬分一有不盡與聖廓日月融光奮
乾剛之斷輔至仁而行其二論御臣之道三曰任官曰
信賞曰必罰今國家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日
月積久則不問其賢愚而置之高位資塗相直則不問

其能否而委之重職非特如是而已采名而不采實誅
文而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
罰則天下巧文以逃非陛下誠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
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長守有勇
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無功則降黜廢
棄而更求能者代之有罪則誅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
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未之有也其三言養兵之術
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
曰務寬帝其嘉納而力請建儲安宗社語具帝紀中除
知制誥辭改天章待制知諫院言近朝廷以胥吏謹譚

通鑑外夷笑宜却不受因奏賦以風從之擢修起居注

二五

爲逐御史中丞以聲言悖慢爲退宰相以軍人置三司
使爲非犯階級貸之諸以一夫流言爲變法推恩者甚
衆皆凌遲之漸不可長會仁宗崩光憲臨朝首疏言明
肅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社稷獨以頗親用外
戚少人負疵謗至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有忠正如王
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在
用其猥鄙譏諂如馬季良羅崇勳者當斥遠太后嘉納
已而宮嬖問光以災異上封言當陛下得疾初皇太后
於先帝梓宮前叩頭祈請願爲之傷慈愛至矣尹也先
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授以神器惟以一后般公主屬

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惟心長公主數人屏處遠宮
此夫人心致災異之大者願率先孝德光治本太后還
政官掖有取用有司自先奏得旨乃後供光以爲當
卽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已具數奏太后防矯僞時曹
佺以元舅除使相而兩府皆遷官光言佺得使相陛下
慰太后心而可矣兩府皆遷何名乎若以還政爲功則
宿衛將帥內侍小人孰無希望於爲濫滋甚已劾內都
知任守忠離間罪安置斬州議追尊濮安懿王首持論
當稱皇伯封大國隆一尊衆以爲國是語具禮儀志相
琦欲刺陝西民爲義勇爭之力語具軍制中初仁宗崩
夏使來弔祭館伴高宜傲侮其使者使者辭於朝光與
呂誨請治宜罪塞其意不從而西戎犯邊契丹民有捕
魚界河伐柳白溝南者朝議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
選將代光言國家當戎狄順附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
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故恩威兩失近而戎啓釁而高
宜不究北狄不輟而中祐得罷來者必將以宜爲法以
中祐爲戒焉自此多事矣請敕邊吏諸疆場細故獨當
徐以文檄往反有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安戎狄心除
龍圖閣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神宗卽位擢翰
林學士神宗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

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文學何讓焉而辭焉光對曰臣不
能四大帝曰如兩漢制詰可也又力辭乃受遷御史中
丞疏君修德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
賞必罰且曰臣昔爲諫官以此六事獻仁宗其後獻英
宗今又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是矣已論內臣寄資
爲非制論內臣年未五十者不得爲內侍省押班論中
人高居簡姦邪乞屏遠從之而內侍王中正使陝還知
涇州劉渙等謂事之得進擢卽延鈴轄吳舜臣違失其
意以降黜又極論皆人所難言帝嘗手詔問光所言事
何從知對曰事有無惟上察若無有臣不敢避妄言之
誅必窮所自知則耳目之路此塞矣是時帝甚嚮信光
而王安石爲政初行新法光屢疏諫於經筵又以講讀
諫又書與安石反復諫諸具帝紀中安石持益堅乃求
去帝好謂之曰安石素善卿卿何疑光曰臣誠與安石
善但自執政來違迕多矣且臣善安石孰與呂公著安
石初舉公著爲稷契後目爲其繇豈一人之身前後頓
異乎亦愛憎之致變耳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旣
至監司準新法分義勇爲四番番上更戍邊而選諸軍
驍勇募間里桀少爲奇兵佐之敕民乾糲飯咸風戒
雖內郡皆修城池樓櫓如邊而遣兵就糧於長安河中

三輔騷然光疏謂求興方咸凶公私殫弊不可以舉事
又一路不被邊諸城池樓櫓非急務宜緩乾糧餼飯令
風道稍久皆腐爛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脫有變乏與
臣請伏怠事之誅必是一路獨得免頃之移許州不赴
乞判西京留司以歸既歸洛絕口天下事而帝終注信
光曰如光者使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右丞蒲宗孟詆訾
光以爲天下人才半爲光所壞帝不答張目直視者久
之曰蒲宗孟乃不可司馬光耶如光未論他事但辭樞
副一節朕即位來一人而已及天子以歲大旱下詔求
直言光讀詔泣欲默不能忍復疏論青苗免役市易邊
鄙之患一編 卷之五十四
事保甲水利六事之害甚具且曰竊觀陛下英敏之性
希世絕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耻爲繼體守文之常主
高欲慕堯舜三代之隆下亦不失淳唐之盛擢俊傑之
士與之共政言聽計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抑退垂衣
拱手以聽其所爲莫之或間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
陛下之所欲爲毅然以周公自任耻爲碌碌守法循故
事之臣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大所
不忍聞災異之徵於古罕見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翼
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惡人
異己而已矣陛下授之以戒福之柄使制作新法以利

天下是宜與衆共之秉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胸臆
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
禍辱隨之人情孰肯棄福而就禍去榮而取辱者於是
天下之躁於富貴者翕然向之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
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而比年以來中外任事權之
臣無慮皆其私人懷忠直守廉耻之士皆排斥廢棄或
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所寄耳目以規
朝政之得失糾大臣之專恣者亦皆聽其自擇違忤立
逐必得其佞諛諂媚之尤者而後用之其奉使詞訪利
害於四方又皆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州縣
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而何敢與之爲異陛下見其文
書爛然州縣守宰咸以爲便詢謀僉同莫大乎是而不
知固皆宰臣一人之私議已也又令使者督責州縣奉
行不力者輒以沮格免罷皆不理赦又潛遣邏卒聽市
道之謗議者執而刑之是以賢士大夫憤懣鬱結仰屋
竊歎而不敢言四方萬姓饑寒憔悴嗟號泣而無所
告如此而望百度之成正四民之樂業頌聲興嘉瑞洽
豈不遠哉今天下北盡塞垣東被滄海南踰江淮西及
邛蜀自去歲秋冬雨雪絕少井泉溪澗往往而竭二麥
無收秋種未入中戶之家大抵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

朝夕而當此之時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糧管綫
綫惟恐不及臣恐鳥窮則喙獸窮則搜羸者轉死溝壑
壯者不嘯聚山澤將何之哉今天下口祈心禱惟冀陛
下之覺悟速更弊政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
一日及今改之猶可及救過是而民力屈竭一旦渙然
乃始勞心安集殆無及矣臣在冗散朝政小小得失固
不敢言也視百姓苦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憂又不忍不
言自今歲來羸病日增恐湊先朝露是以冒死為陛下
言之儻陛下猶忽棄而不之信則天也臣不敢復有言
矣光緒洛十五牛為天下所傾嚮頃目以為真宰相雖

田夫野老亦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
神宗崩赴闕臨衛士望見咸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
也所至民遮道觀馬至不得行光懼而歸洛蘇軾自登
州入朝民知其與光善也所至擁其馬首大呼曰寄謝
司馬相公願無歸洛相天子活百姓卒起相元祐更宿
弊與民順流諸具帝紀中時兩宮虛已以聽光光亦慨
然知無不為以為身殉社稷體為羸瘠賓客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語戒之光曰此生命也吾何知為之益力迨
屬疾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議未決太息曰
四害未除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國

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屬公公必勉之病
稍間詔免朝許乘肩輿三日一赴省光不敢當曰不見
君不可以視事詔肩輿至內東門令子康扶入對小殿
命毋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及病革諄諄語如夢
中不復自覺皆國家大事壹未嘗及其私卒年六十八
皇太后為哀慟即日與帝臨其喪祔賻有加禮賜碑額
曰忠精粹德之碑京師為罷市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
車既歸陝送葬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致
祭自京師至四方皆畫像祀祠之飲食必祝子康孝以
居居處懷腹侍疾亟召醫民爭趨醫行曰百姓受司馬

相公恩厚深今其子病必速行醫至而康疾已不可為
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出天性居處有法動作有禮
自少至老未嘗妄語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
天下敬信之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耳兄旦年八十弟之如父保之如嬰兒
不事生產居第僅數畝風雨有田三頃巷夫人質以為葬
具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其好學
甚不知饑渴飲食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
著諸書乃其誕吾不信也卧齋閣忽蹶然起公服
執手膝危坐或問之曰屬以天下安危為念敢不敬

始光操履行誼與王安石畧同以安石專國而復光數
爭不聽引去天下益信光而安石負譽議遂深已遂為
董猶安石卒光既秉國病在告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
但執拗耳贈恤宜從厚其德厚如此紹聖初惇卞柄國
奪贈諡什碑蔡京自書奸黨為大碑頌即縣令益司長
吏磨磨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言諸石碑曰
民惡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公海內稱其正
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泣曰於
後不敢辭乞免繼安民二字靖康初還贈諡封建炎中
配享哲宗廟廷

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壽州人相申公夷簡子也幼嗜學

忘寢食劉頴州歐陽公為守引馬友王安石兄事之安

石博學善辭辯人不能難公者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

嘗言每疵吝不自勝見晦叔即豁然而反所謂能使人

意消者也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退恬賜五品服除崇

文院檢討進知制誥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公

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畧不深論惟治亂

安危之統必反覆言之帝改容俯聽英宗親政加龍圖

閣直學士簡穎王府宮僚與韓維並啓沃為多神宗立

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中丞光以論事罷還經幄

公著封還敕曰光以舉職而罷是使有言責者不得盡

其言也詔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

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罪以正法帝諭之曰所為從光
者賴勸講非以言事也公著請不已竟辭銀臺之命知
貢舉言天子臨軒策士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請發
策咨治道從之為著今已安石專公著於帝前間適之
又斥呂惠卿為佞人出知穎州語具帝紀中豐元末起
知河陽過闕入見帝以青宮恩語深洽公著前謝病不
任治郡乞在京宮祠曰願得拾遺闕也帝大喜召入翰
林為學士已為樞密副使而公著與學士先並同洛至
為優勞程師史顯曰呂公世居又青宮舊臣以二公出處
不得不歸見上可馬公許臣不得不退處也帝嘗縱言
及釋老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

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
又嘗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而治也公著對曰不
然貞觀之治以能為己從諫耳帝又言漢武雖以汲黯
為慙然不冠不見後見絀猶以二千石祿終其身可謂
容賢公著曰不然武帝之於汲黯言不用諫不聽僅能
不殺耳時天子臨御久群臣憚威嚴莫或敢進規至是
始與公著相唯諾疎然敬納之諫復肉刑諫西師諫詔
獄語具帝紀中出安撫定州徙楊州哲宗立以侍讀還
朝與司馬公光並相光薨獨當國諸調劑事具上紀中
已請老拜司空平章國重事卒年七十有二有友師申

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薄滋味平居無疾言遽色無窘步惰容無嬉笑俚近語於聲利澹然無好也暑不揮扇寒不附爐簡重清靜蓋天性而克之以學智慮深敏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動其心與人交一出於誠意平生未嘗殺曲直聞謗未嘗辨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而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也每議政必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奪族子嘉問墜入官竊從祖公弼論駁新法草示安石得遂或言言問敗壞家法惜也公者不答一客迎意言自史記上問 卷之五十四 三四 四月初大義公於人何所不容况族黨乎又不答既罷子弟問二客之言何如終不答蓋沈遜如此至中書令居仁與中阿泰魯亮不

文潞公彥博字寬潞州介休人爲人寬簡有弘度而沉幾能斷第進士累侍御史元昊犯邊邊將平戰沒監軍黃德和擁兵不救誣平降虜以解罪賂半奴證之往即訊得實德和有與援謀翻其獄獄成而仙御史至彥博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具矣事弗平彥博受其咎而德和受誅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今皆申覆彥博言將權不專法不肅敗道也

知秦州改知益州歲饑米騰踴立發官粟令就諸城門相近院館十八處減價糴榜通衢招之米價立減益平素驕易爲變彥博嘗擊毬鈴轄解中外喧其乃卒長杖卒不伏也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伏呼入斬之竟毬歸晝夜宴寒從卒譟折馬房屋爲薪彥博曰天寒又房且壞欲改造折與之竟飲而罷明日誅其魁召拜樞副參大政出平貝妖賊還得相帝爲言指紳奔競者多也非裁抑無以端士習彥博曰不若稍旌進怯退守道之人則競躁者耻矣帝問其人以張瓌韓維王安石對帝嘉納曰汰諸路冗兵減其廩糧三萬石爲侍御史唐介所詆而罷居久之與富弼竝相言於帝曰介頃言臣事雖風聞然其中臣病其爲人謹直幸運之介以得召會帝得暴疾而儲貳未建賴彥博靜鎮之而安語具帝紀中尋請老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累徙鎮還尚書左僕射判太原英宗立入覲帝以定策功勞慰之彥博避謝不敢當召爲樞密使熙寧初上安石創新法彥博爲帝言祖宗法何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處宜博採衆論以靜重爲先安石奮然排其說御史張商英撫樞密事搖之驗無實商英坐貶而安石議分審官院

東主文西主武奪其權彥博曰如此則臣無從與武臣
接即有事何自知其才而任之又論市易司費果實損
國體力引去出知大名尋以太師致仕元祐初相光薦
起平章軍國重事頃之復致仕堂禍作降太子少保卒
年九十一復太師諡忠烈彥博逮仕四朝任將相五十年而
接物謙下尊德善如不及在洛與洛人邵雍程顥兄
弟賓接如布衣元祐初契丹使入聘蘇軾克館伴使使
入朝見彥博殿門外為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年
曰八十餘矣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
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
不逮也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既歸洛西羌酋有名馬
因邊吏請餽其為外夷所敬服如此
論曰昔蘓學士軾論司馬公之德至感人心動天意而
約之以兩言曰誠曰一克斯言也於終條理乎幾矣豈
榮貌哉正賦精識將之以沈深潞公弘大又應機果唯
乃紹聖崇寧間兇焰熾然即金石流鑠焉謂天人可罔
也然黨碑石工弗錫也碑毀而彗滅也夫是亦何可得
問矣

由史上編卷五十四終

由史上編卷之伍拾伍

肝郡鄧元錫纂者

宋徽欽帝紀

南遷後學魯麟爵校

徽宗皇帝

諱神宗第十一子也母貴儀陳氏為甘寧國
進封王哲宗崩無嗣議立後皇太后向氏哭召宰臣曰國
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當以時定章惇時為首相抗
聲曰於禮律當立帝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婦無子諸
王皆神宗子皆庶也何必然其長君乎申王長然有目
疾於次端王惇當立惇勃然曰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
語未畢曾布視太后意已定申王入立屏後矣欲自為
功叱惇曰惇退皇太后宣諭甚當端王當立蔡卞許將
助為言以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百官進
皇后劉為元符皇后尊母陳為皇太妃兄佖弟侯似偁
進封立皇后王氏殿學士履為尚書右丞夏四月
門下侍郎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禮尚
書清臣為門下侍郎前宰執純仁等復官復先帝廢
后孟氏為元祐皇后下罷恕放均州下京邪安石子
皆家疏建白請賜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輕重不
思而中深阻寡言笑每論政惇毅然主持不勝不
其術中追復前宰執文彥博珪光公著大防擊等三十
三人官秋七月皇太后歸政八月羣承泰陵惇罷
廣利使右僕射忠彥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客

院布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罷平準務提舉太乙宮兼
知樞密院事左丞履罷為太乙禮尚書純禮為尚
書左丞是歲歲遷川更國高麗來建中靖國元年春
正月太皇太后向氏崩還詔尊故大妃陳為皇太后高
平公范純仁卒傳悼貶雷州司戶參軍夏五月葬欽聖
憲肅向皇后欽慈陳皇后為太乙禮尚書純禮知密
院肅罷知河同知密院之奇知樞密院事吏尚書為尚
書左丞吏尚書益為尚書右丞冬十有一月祀天地
園立赦改明年元是歲遷主其基卒孫延禧立河東
崇寧元年帝春相忠彥罷知太乙禮尚書純禮前宰執光彥博等四
十四人復奪官右丞佃罷左丞將許為門下侍郎
右丞益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為尚書左丞
吏尚書挺之起尚書右丞布罷知太乙禮尚書純禮京為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焚元祐謫罷春秋博士置郡縣安濟坊養民貧
右丞挺之起尚書左丞翰林學士商英張尚書右丞籍元
祐及元符末相侍從而下百二十人為姦黨刻石端禮
門冬之奇罷元祐皇后位號復居瑤華宮中太
乙宮使下知樞密院事置西兩兩京宗正及敦崇院
外處宗室非相免親者是歲太乙等十一即地置宗
大雨水涼東河北淮南蝗江浙福建熙河澤德柳州旱

二年春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毀范祖禹唐
鑑三編秦觀黃廷堅等文集左丞挺之為中書侍郎右
丞商英為尚書左丞戶尚書居厚尚書右丞毀程頤
出身文字今監司覺察所著書置諸路茶場更贖鈔法
是歲于三年春鑄九鼎詔天下坑冶金銀輸內藏置
文繡院大內災夏復鄆州論功蔡京空甘熙
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以王安石配享孔子重定姦黨
籍刻石朝堂復方田書侍郎挺之趙為門下侍郎右
丞居厚吳為中書侍郎學士承旨康國張尚書左丞刑
部書洵武尚書左丞立九廟宣祖十一月幸太學
官論定之辛辟雍由學校釋及省試法祀帝園
丘赦黎峒蠻內附占城來貢四年春十罷府河左
丞康國知樞密院事今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焉當
二夾錫鐵錢門下侍郎挺之起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尋罷為中太秋用新樂赦蘇湖秀三州水振之是
復銀州夏與羌西合兵圍宣威城殺知州五年春星
出西方中書侍郎居厚為門下侍郎同知密院遠
為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元祐黨人碑以太白書見
所禁京罷為中太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夏罷辟舉得
元豐選法冬遠罷知亳州是歲蔡京大觀元

年帝七 春正月改元赦京復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置諸禮部於尚書門下侍 相挺之罷 挺之以曾布薦
正人無遺力以蔡京為得相 右永洵武 鄧 為中書侍郎
與爭權相詆詆為祐神觀使 為尚書右丞
戶尚書子美 為尚書左丞吏尚書諤 為尚書右丞
此後次相登免不盡事 秋大饗明堂 核民籍丁口收
邊功計京官 是歲治州 二年春封皇弟二人千七
人為王河東北盜起夏以復洮州賜京玉帶加童貫官
皇后王氏崩冬葬靖和皇后邢州河溢壞民舍振之
閩入貢安化 三年春京罷 為中太 中書門下侍郎執
中為特進尚書左僕射 是歲捕州楊文貴 以其地
印 為純州夏 四年春 出奎婁赦商英為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立皇后鄭氏 九月 祀帝園丘赦改
明元年 丹蠻內附 政和元年 帝十有 春商英罷 依佛
捕有覺章 停經 州商英 道七 服長 揖就 坐與 傳
語 隨機 折之 落 其 上 停大 青 延為 上 客 歸 州 王
安石 留 監 察 御史 元祐 初 為 呂 公 著 所 抑 不 得 進 哲 宗
親 政 召 為 右 正 言 商 英 獄 元祐 大 臣 力 攻 之 諫 險 溺 至
比 宣 仁 為 呂 武 謀 畏 其 口 御 史 取 商 英 所 作 元祐 嘉 禾
頌 及 司 馬 光 祭 文 斥 其 及 漢 罷 山 毫 州 及 是 京 久 盜 梟
中外 怨 疾 商 英 能 立 而 人 更 稱 為 賢 以 得 相 時 又 早
夢 長 竟 天 是 夕 滅 明 日 雨 帝 大 喜 書 商 英 字 湯 之 商
英 小 變 京 政 以 脫 貫 使 遼 以 李 良 嗣 來 謀 伐 遼 是 歲 夏
災 旱 罷 知 河 南 貫 使 遼 以 李 良 嗣 來 謀 伐 遼 是 歲 夏
貢 二年 春 京 復 太 師 致 仕 夏 復 三 日 一 至 都 堂 議 事
改 太 尉 冠 武 階 正 三 公 三 孤 官 改 侍 中 為 左 輔 中 書 今

為右衛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冬十月得王圭十一月
日南至受圭大慶殿赦京進魯國公執中為少傅 是 政
秩行給地牧馬 是 歲 蜀 夷 內 附 置 三年 春 追 封 王
安石舒王配享孔子廟元符太后劉皇后崩 三月 朔 夏 作
寶和殿作玉清和陽宮頒五禮新儀頒新樂冬十一月
祀帝園丘赦 是 歲 賜 方 士 王 志 驛 洞 微 先生 使 行
四年 春 置 道 階 夏 祭 地 方 澤 以 太 祖 配 赦 作 延 福 宮
冬 貢 真 珠 犀 象 幽 導 河 大 伾 是 歲 以 廣 西 溪 峒 五
年 春 正 月 立 子 桓 為 皇 太 子 赦 關 貫 領 六 路 邊 夏 作 葆
真宮秋七月朔 作明堂大伾三山橋成 是 歲 女 真 完 顏
號 金 陵 南 晏 州 夷 反 轉 運 使 趙 適 等 討 平 之 高 宗 子
第 入 學 賜 方 七 王 仔 昔 孫 滿 妙 先 生 平 江 府 常 湖 秀 州
水 六年 春 上 清 寶 錄 官 成 會 道 士 大 內 京 正 公 相 位
總三省事 秋 詔 王 圭 和 陽 宮 上 王 圭 上 帝 殿 冬 十 一 月
祀帝園丘赦 是 歲 茂 州 夷 內 附 賜 乃 上 小 靈 素 丹 前 帝
貢 七年 春 追 諡 院 冊 帝 為 高 宗 占 城 大 食 貢 臘 大 理 來
赴都堂治事 天 神 降 閣 閣 領 樞 密 院 事 作 萬 歲 山 是 歲
環 慶 涇 原 地 重 和 元 年 帝 十 有 春 受 定 命 寶 赦 使 浮
雲 子 來 貢 重 和 元 年 帝 十 有 春 受 定 命 寶 赦 使 浮
海 如 金 鈞 攻 遼 是 歲 五 月 朔 日 食 以 林 靈 素 子 趙 真 達 靈
秋 經 道 德 經 註 列 傳 士 作 神 霄 九 鼎 冬 等 追 諡 八 等
改元赦 是 歲 被 庭 大 火 江 淮 荆 浙 梓 宣 和 元 年 帝 十
改元赦 是 歲 被 庭 大 火 江 淮 荆 浙 梓 宣 和 元 年 帝 十

年春深為太宰兼門下輔特進少宰兼中書改元夏四月
朔日貫擊朔方敗績以捷聞論功行賞大秋賞為太傅
九月饗明堂十一月祀圜丘赦是歲京西饑路水二
年夏祭地方澤京致仕九月大饗明堂復遣使如金議
攻遼冬十月朔建德軍妖賊反貫為江州刺史輔為少
保太宰兼門下盜陷建德州中郭師陷杭州廣訪使
之○是歲淮南三年春盜陷婺州守臣彭汝陷處
州夏盜平睦州境梓桐桐源諸縣洞山幽險有漆猪竹
以左道惑眾因民不忍聚資之名許朱勳起為亂官
吏將帥以是神廟詠之時承平久人不識金華故手
命不旬日率眾數萬陷睦州桐廬富陽諸縣進逼
杭州得官吏必齎斷肢體備楚毒以償怨王師匪不以
自安之編卷之五十一六七月十八日
開淮南令運使陳遵來乞師帝以童貫為宣撫使
師領為制蓋使率兵十五萬討之至吳和民困而
石之拔竹手誅罪已罷詔應奉造作局及花石綱運而
民悅服以破平時罪已罷詔應奉造作局及花石綱運而
十六人橫行河朔間掠十郡官吏得資弱不殺明之知
海州張叔夜聚死士伏近城山輕負誘之戰方合落道
人焚其無賊聞之走復置應奉司相繼及內侍秋黑嘗
伏兵乘之江乃降
見禁中見哲宗未育物夜見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
惟倒聲形彷彿如事長史餘黑氣蒙之不了了氣所及
及內殿中人仰見亦不怖已已洛陽府獄內忽有物
如人衣衣大色正黑不辨面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
雖自畫入人家驚恐有力者夜號鎗自驚亦有托以作
過者久之乃息都城中西保朱氏女忽生龍長六七寸
都城東門外駕萊夫宣德門忽釋荷擔向門門漢子大
云大祖皇帝神宗皇帝使使來道官涉改也捕下獄中
獄同一夕方醒則茫然不知向所云為何也繫之獄中

貫為太師九月饗明堂河決清河埽冬十二月朔日封
子二人為王括民田東南西路遣官者李彥○是歲諸
四年春金人來約夾攻遼夏貫伐遼敗績冬擊燕山
師潰十一月祀圜丘赦金入燕來獻捷是歲金破遼中
五年使輸平于金許歲幣四十萬加論復燕雲功輔
馬太傅總三省居中太保攸少師貫封徐豫國公五月
祭地方澤張穀以平州來附命知平州秋九月
饗明堂冬十月雨金陷平州張穀走燕山縊由首送之
金是歲金主阿骨打卒弟吳乞買立金世宗使六年夏
賦諸路免夫錢冬白時中為特進太宰兼門下邦彥李
為少宰兼中書饗明堂罷應奉司置講議財利司京東
陝西地大泉雨河京東西水環慶七年帝二十
春雨水京致仕貫為廣陽郡王昭陵地震九月饗明堂
遼戶有孤升御十一月祀帝圜丘赦金分道入寇貫
逃歸金固太原使金不恤死之金犯中山罷諸路花石
綱及內外製造局詔罪已求直言罷道官罷大晟府行
幸局詔內禪皇太子桓即位初帝長子母恭顯王皇后
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尊皇后為道君太上皇后
赦立皇后朱氏靖康元年春正月求直言金陷瀋州
梁方平濟河道君皇帝出居毫黼安置永州賜李彥死

立籍家放朱勳歸田勳字之留守綱馬尚書右丞白
時中罷邦彥為太宰兼中書侍郎邦昌為少宰兼中書侍郎金紀
東師攻門先邦昌副康王使金軍罷右丞綱謝金遣
君皇帝如鎮江兩河制置使神師遣率師入援梁師成
賜死右丞綱克京城防禦使金退京師解嚴赦邦昌為
太宰兼中書侍郎敏中白少宰兼中書侍郎同知密院師道罷
金陷隆德府知州張確判梁方平伏誅邦昌罷為
使徐處仁為太宰兼中書侍郎太上皇帝還京師帝朝龍德
宮立子諶為皇太子貫安置郴州同知樞密院事師
出宣撫兩河尋罷右丞綱代將援太原馬出京安量
儋州攸雷州貫吉陽軍子孫寬遠州京死潭州貫良嗣
伏誅蔡攸父弔脩朱勳並賜死左丞綱罷從洞遣使
由海道使金議和罷西南勤王兵冬金陷真定州死
之陷汾州知州張兒戰死割三鎮昇金水金陷平
陽陷威勝隆德澤州同知樞密院神師遣卒宣撫折彥
質師潰金齊河犯京師軍青城東為尚書左僕射兼中
書侍郎即金陷懷州守安國林制於韓張金攻宣化門
遣間使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領諸道兵入衛甲
寅大風大雨雪連日夜乙卯金焚南薰門統制何慶言
令入高京城陷日赤如火無光辛酉帝如青城十

二月癸亥帝至自青城拈金帛遣使割兩河地以和二
年春帝再如青城太學生徐處仁二月上皇與太后
皇后皇太子並入青城余立張邦昌兼中書侍郎二帝及太
后太子宗室並北狩初徽宗嗣位羣臣請皇太后同聽
政太后以長君辭王泣拜移時乃許時二惇二卞比而
于國政屏忠良天下側目太后及韓忠彥為門下侍郎
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中丞安惇沮之曰鄒浩當
元符立后時疏指斥得過今倭用其無乃彰先帝之失
乎太后曰立后大事中丞不言浩獨言正人所難何為
乎不可惇惇而退陳瓘進曰陛下欲開言路取浩既往
之善博乃騁私臆惑主聰宜明示好惡出判潭州筠州
推官崔鷗應詔言臣聞毀譽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好
惡所得而私也故青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
為姦而天下之人頌言之曰忠今相章惇左右以為忠
而天下之人訟言之曰姦夫與抵巇以固權寵謂之姦
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以求利
謂之姦可也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
操國家刑賞之柄執恩讎謂之姦可也蒙蔽主聰排擯
正士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名之指斥杜天下之口

便其私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
小人兇忍根乎天性譬則蛇虺見物必怒有觸輒發天
下無事不過讒賊忠良破碎善類而止積釁成禍以至
于緩急危疑之際必且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
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糾姦邪門下不駁詔勅
暗默如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於何而聞之夫四
月盛陽之月也而逆陰于陽謫見于天於譴告明甚惟
陛下畏天威嚴民命昭邪正之辨侍御史龔共言昔丁
謂當國號為恣睢然當時所詆傷者猶冠準李迪一二
人而止及惇秉政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天下所
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有宋而來未之有也下懷
姦深阻外示沈默中懷螫毒凡惇所為十實發之望譴
黜以昭威斷於是臺諫陳師錫陳瑾任伯雨黃庭堅等
交章論劾惇分司池州下放潭州瑾復言惇在紹聖中
齊看詳元祐訴理局看詳官安惇憲序展於先朝言語
不順者加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毒如此請正
刑辟以示天下惇序展除名復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
著范純仁等官從蘇軾等內郡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子
孫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迎居禁中時惇下既
去而翰林學士蔡京愿隱木著時莫能指也侍御史陳

師錫以為京下同惡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內侍戚里
規大用此禍幾所伏御史龔夫言京治文及甫繼上詆
誣宣仁下歸過先帝必欲族滅無辜以逞其志其時諸
案牘章疏具在誠按之其燬煉附會之迹者可得也請
覆按未報會御史中丞豐稷自河南召京迎謂之曰天
子自外服召公為中執法必有高論佐國家可得聞乎
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條列京罪狀最悉京出知永
興軍削林希官蓋僅數閱月蠲逋負復流人諸忠正名
賢皆收用而公論甫定會太后崩韓忠彥與曾布並相
布為京言元祐紹聖兩君有失宜消釋朋黨明大中
深然之改明年為建中靖國元年給事中任伯雨入對
言國不可以有黨然自古未聞君子小人雜然並進而
可以致治者蓋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二者並用
終歸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而後亡唐德宗以此致播
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不戒不聽由是邪正雜用
而國論始搖布既相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謂
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正人翊正道杜惇下復起之萌
而數月來所謂端人正士繼迹去朝今用以為侍從臺
諫者往往皆前日事惇下得志者也一旦勢異必且首
引之為固位計矣縱惇下斥不復用一蔡京自足兼二

人兄必戒之布不能用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起東北
亘西南中由白氣白氣散復有黑氣衝侵之左正言任
伯雨曰陛下嗣位之初正歲之初而赤氣起於暮夜之
陰日為陽夜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
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小人謀君子于干上邪干
正而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相警告願進
忠紬邾嚴各分謹邊備以消復大異已又言章惇迷國
罔上毒流縉紳方先帝上賓時輒遲阻志何使其言得
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貨而不計國法廢矣臣
昨克錦伴聞北使言去歲遼主方食聞中國黜享放箸
而起稱善者再四謂南朝直錯用此人已又問奈何獨
行遣如是以此觀之如惇者不獨所謂國人皆曰可殺
雖蠻貊之邦亦以為可殺也會臺諫陳璘陳次升等力
為言乃貶死雷州初蘇轍謫雷州時不許占舍僦民
民究治以就券明甚而止至是惇至雷州問舍民曰前
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得也惇怒去後
州死時相布復進紹述之說而中丞趙挺之復排擊元
祐諸臣以為功左司諫江公望為上言元祐人才皆出
於嘉祐熙豐培養之際重以紹聖竄逐之慘今存者眇
矣神考之與諸臣非嘗有射鈞斬祛之際也先帝信仇
人之言而黜之使天下騷然不得盡繼述之美陛下若

立元祐為名刮摘之則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
有爭有爭則有讎而黨論復作陛下改元詔旨思端好
惡以示人本中和以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渝之
如皇天后土何不省已遂改明年為崇寧元年風天下
一主於熙寧而國是大變矣童貫者閹人也為供奉官
工巧媚先事逢意欲以故幸令訪書畫珍奇於二英留
屢月蔡京放居杭與之游不舍晝夜貫附語言奏薦之
太學博士范致虛與左階道錄徐知常善薦京才可相
知常出入宮禁為游聲內是宦官宮妾大小交譽京帝
信之會相忠彥與曾布交惡希引京自助召為翰林學
士承旨起居郎鄧洵武入對言陛下神宗皇帝子相忠
彥則韓琦子也神宗行新法利天下琦嘗論其非今忠
彥更神考之法是忠彥能繼述父志而陛下不能也必
繼述非相蔡京不可矣於是忠彥以觀文殿學士知大
名而召京為尚書左丞進右僕射制下日賜坐延和殿
命之曰朕欲述父兄之志卿何以助朕京頓首願盡死
於是首廢布私子壻陳佑甫以從官逐之遂柄國托紹
述之名今天子必從已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
講議司自為提舉官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
而未暇者列其黨為僚屬謨議之取政事大者如宗室

元官國用商旅山澤賦調諸事今分曹主之事三八於
是舉熙寧元豐諸興利法益培克為峻深焚元祐法籍
元祐中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
仁韓忠彥等侍制而上蘇軾范祖禹孔文仲朱光庭等
餘官程頤秦觀張耒內臣張士良武臣王獻可等百二
十人目為姦黨請御書刻石端禮門而籍示符末上書
人分邪正等黜陟之復廢元祐皇后竄豐稷陳瓘等于
遠州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覺察所著書毀之尋自
書姦黨碑頒郡縣立石於是京囊括四方之財實中郎
誇富強復榷茶法更鹽鈔法鑄當十大錢已又鑄夾錫
鐵錢詔天下坑冶悉輸內藏置京西北路交子收天
下利權畢自予而民生困瘁商賈流離儲樁然不恤
也於是京師帑藏乃盈溢京乃言今帑藏所積贏五千
鉅萬有奇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此應豐法行之效
豐豫之極富制作以文太平而動以周官惟玉不食
說藉口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姍笑以為陋七木營造
率欲度前規而後後觀帝大悅命方士譔漢津定樂
帝指三節二子為定黃鐘之律鑄九鼎二十四鍾
置禮局討論古今郊廟宮室車輅服章若冠婚祭洽
革之儀制脩物采備器數頒五禮新儀行之詔作辟雍

於都城南為學制峻嚴禁史學專之於經義今取士由
太學置三舍法以積分升上舍乃入官州郡解發禮部
考試並罷置書畫算學置東西南北輔郡拱大畿於是
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
子位次孟軻子雱歸州伯從祀孔子廟庭以童貫監洮
西軍復湟州招誘蕃落入貢謬以為內附遣林摠使遼
使摠教怒以啓釁欲威四夷而佳兵置蕞杭應奉置花
石綱東南煩費劇焉京以天下花石奇者在蘇杭道
大悅之於是置押運使勸領其事按剔嚴數斷一華石
在江湖不測之淵百方取之不得不止士庶家一木一
石舉把玩用黃封未識之護見不謹輒重罰已撤屋發
掘出之程督慘刻直役者中家而下無慮皆破產窮子
京執政五年天下憤怨
禁出西方長竟天帝頗心動避殿損膳中書侍郎劉達
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從之京翼日見之
各不可成也尋以太白晝見京罷免京今其黨言於
帝曰京所改者法皆稟上旨非私所建立皆學校禮樂
居養安濟等法何所逆天而致威譴如是且是非所為
紹述之意也得復召侍即達以專恣反獲罷知亳州又
三年京出知杭州又三年復召為太師賜第京師子攸
儵皆大學士儵尚帝女家人廝養亦都顯官媵妾封夫
人當是時帝惑方士言而道士王老志王仔昔之徒用

作延福宮宮五室宜堅五人分作之爭以侈麗高廣相
冷尚中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
文禽奇獸孔翠諸珊蹄尾助數千鳥花名卉怪石巖壑
幽勝若天成於北河鑿大坏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
橋調役夫數十萬而方士林靈素為帝言天子者神霄
玉清玉帝長子降生者也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
華使作明堂作玉清陽和宮作上清寶錄宮皆中通禁
署以便齋醮禱祠之事於是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主
道言皇帝立道學謂道階求道教仙經于天下作宮觀
徧天下又造言天神降造天書雲篆而神姦謾誕之妖
國典上編 卷之五十五 十六 六月十日
作美語具其教考初帝以嗣子為憂道士劉混康以瀝
錄符水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協堪輿家言儻因形勢
稍增之使高宮有多男之祥命為數仞岡阜而後宮就
館者漸多帝喜乃益營又於寶錄宮築山曰萬歲山成
命之曰艮嶽已以金芝產萬壽峯更名壽嶽窮侈麗不
厭山周十餘里中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小分山
時有鳳池驛離亭山西北有樂窠西莊樂雲亭白龍潭
下設兩關閣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浮陽亭雪浪亭
西流為鳳池山北有勝庵臨雲亭冷亭又流別為山
莊為回溪又於南山外為小山橫亘一里曰芙蓉城
乃時蔡攸寵於帝見無時與王黼預宮中秘戲侍臣

宴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專宋氏出入
禁掖子行領殿中監寵信似其父嘗言於帝曰人主以
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幾何而自勞苦為於是帝益
放意於逸游聲色之樂而京攸父子權利乃相軋一日
京方與門客語聞攸至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
作言視之曰大人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
無之攸曰宜月愛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
問京京帳惛曰君語不解耶此兒欲以吾為有疾罷吾
政事耳京曰果以太師魯國公及止朝明望帝亦寢寢厭薄京所為屢能屢
起且擇京不合者為執政扼之而京頑頓無耻乞哀于
澤無忌顧甘心之矣蓋再召柄國者二十年時宰執趙
挺之張商英鄭居中劉正夫張康國之倫皆以諂附京
得進獨何執中謹事京無可否朱諤林樾余深辟昂終
死傍附之餘競權利相貴望弗償相傾構往往也康國
朝退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而內侍梁師成童貫李彥括
權寵用事師成官太尉宰臣黼至以父事之雖京亦諂
附焉貫太師封楚國公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前執政
冠帶執笏迎馬首彥坐自如一邑租錢增至十數萬
而天子時時為微行沉於酒由中便門過飲師成家已
後飲黼第酒因其至不能言夜漏盡五刻乃開龍德宮
後道小門入是夜諸班禁從為嚴衛達旦聖恩醒不甦
與朝蓋沉溺至於此太廟齋師方軫上書言京社稷

之賊懷不道塞陛下耳目荒其心下微流嶺南右正言陳禾劾貫經臣怙寵弄權狀讀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豈臣惜碎首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樂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帝感動慰藉之內侍請易衣帝却之曰留旌直臣翼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謫監信州酒秘書省正字曹輔言陛下厭居法宮乘小輦出入阡陌翱翔郊垌之外極游樂忘反道途流俗始猶疑惑邇習爲固然臣竊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而玩安忽危至於此也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蚩蚩之民萬有一包藏禍心當與之不戒雖神靈擁護而威重則已損矣又況有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乎有旨赴都堂問狀參政余深詰以出位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無小大一也輔陽顧同官問之曰疏中言盤遊事豈有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人畢知之相公當國獨不知耶誠不知焉用彼相編管郴州輔字戴德南當是時女直已威遼僭號稱大金矣遼燕人馬植故仕遼爲光祿卿行汚不齒聞貫以大閹使逮至盧溝則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戚燕

之策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良嗣獻策言女直恨遼人刺骨而天祚失道國必亡本朝若自登萊浮海詣女直與結約夾攻遼遼可圖也帝悅之蔡京故治王安石言以中國失靈燕爲大辱與王輔力主其事於是遣武義大夫馬政使女直結好金報聘遣良嗣以右文殿脩撰賜國姓名市馬實約夾攻遼請石晉故所棄地以爲分朝散郎宋昭上書言遼不可攻金不可備備之必爲中國患兩國之誓曰敗盟者禍及九族九廟祖宗之靈實臨之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今承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兵端自我始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使肝腦塗地乎乞斬輔貫良嗣以已難編管海外金報命如約熙河將趙隆有正力贊欲藉以圖功撫其背謂之曰若與我共此封拜可得也隆曰隆武夫豈敢干一時功賞敗祖宗二百年盟好乎今啓釁恐異時萬死莫贖也貫默然樞密鄭居中於政府面質京曰公不爲國守盟約而輕造此端何也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豈不聞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今啓釁即異時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將何以居之京亦默然惟帝亦以爲睦寇初年憚用兵悔之也獨王輔欲攘以爲功爲帝

言中國與遼盟雖久實敵國也何損於信今不取則
雲故地焉金有將於何復之於是詔童貫為河東北宣
撫使蔡攸為副使勒兵十五萬以應金耶統制神師道
付師直為壯曲為老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
棄之分其室也此其矣蓋已諸貫不聽遼使來言曰女
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
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竊為大國不取也救災
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實不能對會遼將郭藥師
率所部以涿易二州來降詔授恩州觀察使導攻燕而
師敗于白溝貫顧効統制師道陰助虜戰不力以為解
曰今大軍破燕行而不設備有敵伏掩擊必危
守兵度不滿萬人今悉師來矣燕內郭藥師日燕
人從間道擊之城可得也延慶日善藥師因禁更慶子
步世簡師為後繼計之分兵東師中師夜半發
師道催質元登舟迎春門入向來世約下波前藥
師人繁帳中傳今日吾師三件漢軍可免也明火則
分左右而前兵衛其中必強之乃逸其一入還言之
延慶日為信即自焚焚道士卒相蹂踐蓋是時中國
有餘里自黑山所造新樣弓刀械器幾盡當是時中國
承平久天下耗弊業枵然有外強中乾狀而將怯士頓
師伐遼輒劬藥師還進安義軍承宣使然亦知中國不
足恃中懷悔誤降矣雖京亦私內憂之張覺者福州儒
生也與京並遣京京厚遇之張升館令子弟從安學常

欲發危機動之一日呼諸生前命學走諸生拱揖曰
聞先生勅諸生言徐動莊今教之走何也覺張目大罵
曰天下為若翁所敗壞亂且作不以此時學走寧當從
俱死乎持大挺逐之諸生四走匿以馬張先生患狂易
病妄語也以謂京京聞之心動夜持酒造之問病實咨
計甯曰今天下洶洶燕薊又接兵宗社危旦夕耳宜亟
引舊德老成置左右開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布內外
庶猶可及救不者殆矣京大動問其人以楊時對時河
南程氏高第弟子也學成德尊為天下所注嚮又京省
人曾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
乃召為秘書即時至入對言古君臣警戒在於無虞今
大難蓄矣而一不之虞願為宣和會計錄周知天下財
用出入之數又言熙寧元祐分二黨禍至今未殄願條
祖宗之法著為綱目宜於今者舉行之當損益者損益
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以趨於中又疏言燕雲之師宜
退守內地有轉輸募邊民為弩手殺常勝軍之勢又言
京都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宜亟脩戰禦備
時不能用童貫以伐燕再不勝而懼則密遣使如金求
如約來攻燕金許分道疾進攻居庸關關墜遂克燕
而中國師失期不出於是遼五京悉為金有而中國一

戰未嘗勝尺土未有得也金乃遣騎送趙良嗣還自燕
且獻俘先是約克燕日割石晉故所賂契丹地爲分而
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後唐求援者也至是
朝議欲得之遣良嗣往請而令人見中國師無紀數敗
輕之欲背約謂良嗣曰營平灤吾要害地吾欲作邊鎮
何可得也今獨與若燕薊晉檀涿易凡六州燕京亦本
兵力攻得之其租稅當輸之本朝宋必欲營平灤卽燕
薊不與矣良嗣曰往所約者山前後十七州今云然如
信義何且租稅地產當隨地豈有與其地不與其租稅
者粘沒喝曰地自我得之當歸我今以與若國所謂取
諸懷而與之者也於租稅何有大國熟計如不許則涿
易吾土也請速追涿易之師無久留我疆良嗣還報命
而中國憚兵一聽之不復以負約爲責而以銀絹代租
稅往報命金終顧吝燕又知中國不足忌厚有要王黼
欲功速成盡許之要增歲幣則許遼舊歲幣四十萬要
增租稅又增燕京代稅錢百萬要歸叛人則許溥送諸
叛人求糧餉又許二十萬石饋之於是金意滿乃遣使
以誓書及燕六州歸而天子論後燕薊功京輔攸皆進
位貫爵徐豫二公已增神宗詔復全燕地者昨土錫
爵貫進庸陽郡王時燕職官富民金帛子女婦爲參人

所驅掠而北獨空城於是悉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餉
軍又徧率天下府州縣各科免夫錢佐馬海內困弊轉
運使呂頤浩言今開邊雖悉力竭財懼後終難繼且條
燕山河北危急者五事以上帝怒奪一官初粘沒喝欲
渝燕雲之約金主曰海上之盟自我許之何可忘也我
死汝自爲之會金主卒其國所謂完顏太祖者也弟吳
乞買嗣而張穀以平州來歸欲嫁禍王黼復勸帝納之
金以納叛人來責又由穀首昇之當是時金使數往返
中國諸山川道途險易迂直阨塞及朝廷虛實治亂業
盡得其要領粘幹喝與幹離不者勸金主必南伐毋後
時於是粘沒喝帥諸將自雲中趨太原幹離不憚懶帥
諸將自平州入燕山時童貫爲金人所紿云許割蔚應
飛狐靈丘付受地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則遣使好逆
之使至軍責庭參畢前議割地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
諸要塞膏美地耶地信美然不可得也今山前山後皆
我有未論第別割數城來贖罪可也使還以告貫謾言
由金初立國何敢爾未之信勸爲備不應而粘沒喝遣
使持嫂書來責渝盟曰必速割河東河北地以大河爲
界用存宋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膽落不知所爲卽以
赴闕稟議爲名欲還汴時貫以郡王兼太尉宣撫使督

師矣太原守張孝純止之曰金渝盟主當會諸路將士力捍之太原險可守也王一去則人心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失河東亦易未保願少留貫聽然曰貴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需貫置帥臣何為遂宿道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許大威帥卒有變乃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先是郭藥師以殺張穀而懼曰金人欲得穀即與穀脫令欲藥師藥師能自保乎於是諸降將士皆解體而藥師專制一路兵勒論頗疑之以太尉召入朝辭不至今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藥師迎拜帳下父事之晉大喜歸為帝言藥師必可倚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至是遂以燕叛降金燕州縣盡陷天子乃大恐始下詔罪已求直言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仇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開隙於燕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惟肆諸市朝謝天下邇英殿說書楊時言今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作遠近之氣若示以怯懦不振之形則大事去矣諸要害地當嚴為守備近邊州軍宜坐壁清野勿戰使自困而擊之敵攻城邑遣援兵外襲令復背受敵使無通都鄙若因仍不圖敵得深入薄都城殆而已矣且言今日事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

附雖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守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工作東南花石其害尤甚欲致人和必先去此三者於是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罷道官及行幸諸局而金師深入矣時天子溺宴安之日久忠賢入黨籍禁錮國無君子公卿皆京輔所引用並邪佞庸瑣獨謾誣為侈驕左右焚汰聞師命即震懾奪氣欲南避一籌未能展於是詔皇太子為開封府牧欲藉以委難太常卿李綱與給事中吳敏善夜過之曰聞建牧非將委太子以留守乎敏曰然綱曰今敵勢昌非正位號不足以有定尹牧無益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唐末再興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公曷不入為上言此宗社大計也翼日敏以聞帝即召綱入綱刺臂血上書力言之於是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為欽宗尊帝為太上道君皇帝后為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為太宰竄王黼未州追殺之賜李彥死籍其家命蔡攸為行宮使奉上皇東幸以避敵而天子居守金濟河宰執請南幸襄鄆以紓難兵侍郎綱以行營參謀官請對曰信如是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委陛下庸得而棄之太宰曰時中曰都城單弱如此何可守綱曰盡天下城池深堅寧後有如都城者都城不可守就

馬可守且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咸在今捨此安歸惟願將士撫民心與固守待勤王策之上也語未卒內侍巡城還言城樓櫓不具城東濠淺不可守帝顧綱曰卿試往觀朕於此俟卿綱循視訖亟還請曰城堅且高諸樓櫓誠未備然守得其道即不具無損壕池惟樊家岡而下以禁地毋開鑿誠淺狹然精兵強弩據之保無虞也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者周將以用之也時中邦彥等雖書生未知兵然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其職也時中勃然曰綱自料能將兵否綱奮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臣其敢違難乃以綱為右承旨親征行營使已帝入時中邦彥語欲決幸襄樊而命綱留守綱力陳不可且言唐明皇開潼關失守卽幸蜀使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僅乃復之此殷鑒也陛下初卽位中外欣戴四方勤王兵不日雲集虜深入可坐得廟勝之策苟六飛朝發京師夕亂雖臣等百十人留守何益願為社稷故自勉內付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泣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意稍定俾中使追中宮還因諭綱曰今為卿留今治兵禦敵之事一委卿毋疏虞可也綱惶恐受命是夕綱宿尚書省詰旦朝則道路洶洶太廟主已出寓太常寺矣

至祥曦門禁衛已擐甲乘輿已駕六宮襖被升車矣綱皇遽厲聲謂禁衛士曰汝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拉殿帥王從濫入見曰陛下昨許臣留今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城孰肯捨之去者萬有一中道散亡歸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待之帝感悟命輟行宣勅諭六軍皆拜呼萬歲已綱治守戰之具日集而分遣使督諸道兵入勒王癸酉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而軍相邦彥乃請割地為和以行難金帥亦謬以議和緩四方勤王弛中國防禦隳其心許遣親王宰相詣軍前更誓書結和好可得也於是邦彥贊和議益力帝求大臣可使者綱請行帝不許曰卿性剛往且有激不可命左承稅往綱爭之曰虜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款以和然所為和者得策則全安不然禍愈甚無益也稅柔懦恐誤國因反復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可妄與人許金幣過適後不可繼且北狄婪稅往必張聲勢厚要求覘國俯仰儻有求輒得彼必肆無憚矣願陛下熟察而李稅竟遣至金師幹離不者南向坐稅北面膝行前皇極失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京城破在頃刻吾所為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故欲存趙氏宗社耳今議和須獨師

金五百萬銀五千兩牛馬百萬頭幣百萬匹尋幽主
馬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地以和遣宰相親王厚
質送大軍渡河幾可得耳稅唯退與金使夾索賂邦
彥等勸帝悉從之李綱言金所需金幣竭天下力然且
不能足況都城乎太原河間中山號三鎮實十餘郡地
塘濶險阻皆存割之以立國又保塞軍翼順信三祖
陵寢在焉何可棄也至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
不若遣辯士前與之議所為不可者遲留數日大兵
雲合戰則剋即不戰而與盟亦且憚中國而和可久
矣李邦彥曰都城破城在旦夕何有於三鎮况金幣乎綱
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
之綱退而誓書成日輸金幣金師矣會涇原秦鳳師神
帥道以其師入援師道素以忠義勇畧聞天下帝喜開
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時師道老被病召入見命母拜命
肩輿入廟師道入再拜問敵情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
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者帝曰業講和矣對曰臣
以軍旅事陛下和非所敢知命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
王兵方金使在廷桀驁甚望見師道拜跪如禮帝顧
笑曰彼為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伺情歸扼不
殲諸河邦彥不從而金肆李綱言金悖甚非決戰不可

且敵兵號六萬吾勤王師集城下已二十萬彼孤軍入
重地猶虎豹自投罟中一日縱敵數世之憂也今獨宜
扼河津絕敵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重兵堅壁勿與
戰俟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
半渡而擊之蔑不勝也帝然之而姚平仲者違師道節
制往劫寨而劬懼誅亡去幹雖不使來責違約邦彥於
上前語使人曰上事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所為耳非
朝廷意也議欲罷師道縛綱與虜以解難於是太學生
陳東與諸生千餘詣闕上書言綱奮不顧身以其身任
天下之難所謂社稷之臣也時中邦彥等唐謬媚嫉誠
社稷之賊今罷綱正墮金人計中乞復召而誅邦彥等
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面罵欲毆之邦彥疾驅免吳敏
傳命諭諸生今退為軍民所擁不得行昇登聞鼓槌壞
之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滌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
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
衆趨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於是綱復為尚書右丞
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言願望見种少保詔師
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至衆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
與聲喏而散明日王時雍請致太學生于獄禁伏闕上
書吳敏曰是速亂也但用宿儒為諸生素信服耆為之

師靖矣於是用通英說書時爲祭酒而定先是蔡懋主
城守禁不得輒施矢石士憤懣是日綱治兵宿成豐門
今殺敵者賞衆踴躍奮起夜發霹靂砲以擊虜虜大驚
翌日薄城挽神臂弩射却之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
者綱召至帳中執付御史臺推治諸內侍之守城者皆
罷誅浮浪不逞者數十人金度不能下撒圍去而京師
解嚴綱師道請取孫兵躡敵扼而殲諸河不聽而三鎮
爲朝廷守金攻之不下祭酒時言河朔國家重地三鎮
又河朔要藩也自周世宗至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得之
一旦棄之使敵騎馳驅吾腹心之地此大患也今三鎮
爲國固守願亟發兵救之三鎮拒其前重兵躡其後虜
可破也議者以墜言微禍沮之時爭曰今金人駐磁相
破大名虜掠無厭極肅王初與約及河而反今挾與俱
北此背盟之大者中國乃欲專守和議以待之不已謬
乎夫越數千里而犯人國都勤王之師四集故懼而自
歸非愛我而不攻明矣今乃割三鎮十州之地與之
助寇自攻何也今宜以肅王爲問以敗盟爲責徵其僂
擊之誦出師士踴躍受命抵邢趙又得命中罷知密院
綱爭復遣而將士解體矣於是治開邊誤國罪貶蔡京
童貫朱勔官各安置遠州祭酒時原本禍所從始上書

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中外切齒
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本夫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
王安石之遺言圖身利則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
安石挾管仲之術飾六經以文姦言亂祖宗法度當時
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矣今日之事
若合符契京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
者不可縷數其釋鳧鸞守成之詩謂以道干成者役使
羣衆泰而不爲奢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而深訾仁祖
爲天下守財爲非是啓人主侈心其後京輕費妄用競
於侈靡王黼以應奉花石竭天下財力實安石啓之也
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孔廟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
不得作詔罷安石配享而諫議大夫馮獬力主王氏力
詆時以熙寧元豐間士無異論爲大學極盛猶頌言王
安石之爲功於是右正言崔鶯發憤上疏曰熙豐間王
安石除異己之賢著三經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
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明效蔡京又立學校之法駁
士如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苛錮多士至於此而獬
猶以爲大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
言之士以遺事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
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其

私人倡紹述紹述者名紹述神考實本祖安石也紹述
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
佞紹述理財而公私殫竭紹述造士而人才頽靡紹述
開邊而塞塵犯天關矣京操術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
過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竄京儋州道死天下以不正
典刑爲憾而童貫趙良嗣蔡攸脩朱勔皆伏誅常虘退
時京攸貫黼從上皇南幸朝議遣移運使聶山卽圖之
右丞綱爭以爲今得此數人必震驚太上憂在乃陛下
今爲數人者所覺挾上皇益東求劔南一道其何以處
之不若先迎請太上回鑾而徐去此數人未晚也山乃
不果遣上皇還次南都爲數人所逢構相羊不肯前宣
言欲如毫焚脩因遂如西京而往往以改革政事爲患
下手札詰問且曰必召敏若綱來以內禪本二人所定
畫也帝蒙之計不知所出綱奏曰上皇所爲欲臣及敏
來者非他不過欲知朝廷動息耳敏不可去左右臣請
行帝初不許綱力請而行比至引對綱具言皇帝聖孝
日思慕效晨昏共養乞早還都意惻怛有動上皇泣數
行下因問卿頃何以去國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
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當時所言亦謂天地之變以
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上皇問災變應事機也信乎

綱曰譬猶一身疾在五臟必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
者知之觀變於陰陽以善其消復聖人御世其道亦猶
是也道君意稍和乃詢虜人攻圍及都城守禦次第綱
一一具言之得少寬已語漸洽上皇乃稍詰近朝廷所
爲改革政今之意綱從容對曰皇上仁孝抑畏得上札
詰問往往屢懼廢寢食竊譬之家長出而家遇寇家子
弟不得不從權措處勢難一一稟命而行不稟命亦何
能無一二違誤在爲家長者唯當以保家宅田園故重
慰勞之不當苛問其細小今皇帝受命適大敵入寇爲
宗社計豈容不小有變更今宗社無虞四方寧謐臣謂
宜曠然有以慰其心諸瑣瑣置勿問可也上皇感悟出
玉帶金魚袋以賜綱還復命而耿南仲議欵迎儀請先
屏從行左右近侍帝乃前綱頓首言如此則疑阻生矣
南仲謬爲愛上豫防執不可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疑
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明推之可以爲堯舜
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南
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然其人闇而多疑言不足深
采已上皇至和而父子驩然愉愉泄泄本綱變調豫順
之力也當是時虜退上皇還京師耿南仲等顧恬嬉爲
伎媚於平居不異臺諫日指摘京輦之黨以塞責等

齊肅宗諸防邊禦寇之策顧廢不講為國忠謨遠慮請
修邊塞者獲冊笑以為狂綱進知樞密院事為帝言虜
以天時熱而歸亦暫耳未少有創懲臣竊謂其冬必南
也條秋防禦敵之畧甚具南仲深心媚之會太原圍未
解宣撫神師道以病請罷奉祠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
沉毅有謀為山西士卒所眾服不可輕解其兵柄帝謂
其老病難用也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
楚漢宣帝老趙克國卒用之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
用老將成功者難以一二數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不聽
南仲請棄三鎮綱不可南仲曰必援太原非綱不可以
為河東北宣撫使代師道將綱辭曰臣書生實不知兵
向在圍城為陛下任事非得已也今為大帥寔不任敢
辭帝不許退連疏辭又不允或謂之曰公知朝廷所以
遣之意乎非為邊欲緣此去公則都人無辭公堅臥不
起使讒者得益行其說禍且不測中丞翰書杜郵二字
遺之綱不得已起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綱入謝言
今朝著翁翕訛說媚嫉成風其何以效功因錄裴度論
元稹魏弘簡疏上之演帝勞之曰卿暫為朕巡邊行
即還綱對曰臣行恐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
行朝議無阻難無諂諂饋無不足進而死敵臣之願

萬一沮撓間之臣自度不能為當引去惟陛下哀憐全
君臣始終之義帝為感動賜宴勞而遣綱行至可陽練
士卒修戰車期兵集大舉而南仲等忽降詔罷諸召募
兵綱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防秋兵盡集然且恐不
支又兩河日急未有一人一騎副其求者奈何兵甫集
又散遣乎且臣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政府以片紙罷
之臣恐他時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而手詔趣綱
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德軍劉韜屯遼州相可求張
思正屯汾州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竝進而諸將皆承
御畫得專達進退自如思正等與瀕夜襲婁室軍乃大
敗言者遂論綱主戰器師費財罪罷知楊州尋落職安
置建昌軍於是金幹離不粘沒喝後分道南侵中丞呂
好問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遏其衝列勒王之師于畿
輔衛京邑不省金陷真定攻中山而耿南仲唐恪等獨
懼懼請割地好問率臺諫劾之貶知袁州詔南仲如幹
離不軍聶昌如粘沒喝軍且割地昌為絳民所殺南仲
至衛州怯不前名謁康王奔相州初南仲在東京官十
歲李綱越次位已上心不平綱與之高宗在洛陽
素詞言者不已帝曰南仲誤國天下共知朕欲殺之乃
有道死而金將幹離不自真定兼行至汴都中綱家寄
粘沒喝自河陽至屯青城時天下援兵為唐恪耿南仲

罷遣無至者城中唯衛士及丐斂手七萬人皆募市備以克乃募死士以蠟書間行出召兵拜康王驍馬天下兵馬大元帥今帥諸道師入援南仲恪猶以和為解獨開封尹何鼎稍果悍中無計慮獨引蘓軾議東遷失計勸上為守用道都總管張叔夜將三萬人冒圍轉戰至帝御南薰門見之叔夜言唐自天寶後屢失屢俊者以天子在外於號召四方易也虜劄甚願暫詣襄陽規幸雍帝習見春初以城守獲全又見金人薄城下恐出亡不免默然者久之詔叔夜將兵入都城而城陷於是二帝北宋南而汴不復都信衛士郭京言能施法甲六丁法可生擒金師掃蕩之法用七十二丁七月二十三日問技藝能否世擇年命合丁甲者之籍丁甲神力勇抗敵所得皆市井遊惰旬日而足朝廷深信命以官賜金帛或謂傳自古未聞以丁甲法成功者不可聽也如少付之矣後有功力乃今專術之權必為國家羞侮叱之言以為自古大將成敗功未有不由丁甲法而得者獨秘不露耳汝何知於足京師安人爭募要術六丁力士補北斗神戶無天關大將以應京京懼情得浮相唯諾而宣言非危急吾不出大雨雪連日道不止帝徒三不為已乃今守禦人下云作法忌竊社祭期者門以出京與張和在下城樓上以金分四翼謀而前我與走京白叔夜曰非日下作法不可矣因下城引餘力前進京陽謀死於何處言陳克中書舍人高振力戰於下城帝御哭曰不用神術言至此以金師退師請諸將拒之河陽易法故也金既入城思中國獨推怯失守非百戰所克也惟卻人悉力巷行朕當親往遂上皇山郊帝曰上皇驚憂成疾必以

為是祝上肉不另慮不如聽還括金帛厥乃後執之也帝還宮朝士及太學生走迎掩向哭曰宰相誤我父子願者流涕金遣使來索金千萬錠銀二千萬錠三千萬錠使如河東金人括金銀遺金以陳迥庭折彥質等割地使色何東李若水勸之行宣贊合人吳革白果言天衣帝座傾車駕出必墜東不聽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若水孔持天不屈死金吳若水得降表廢帝及上皇為庶人報至粘沒喝令翰林學士承旨吳若水開書莫傳入報立異封而遷上皇如車衛將范瑗切上皇與太后御轎車出宮郭王裕及諸妃公主駙馬若六宮有位號者皆執金權諸王諸宗至有留者日遺患督開封尹徐秉哲故之秉哲屬無脫如金軍孫傳番太子不遣宣贊舍人吳革欲以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出傳欲匿之民間別求開封太子者併官者數人殺之知金人謀五日不走隨太子哭太子亦哭呼百姓救我哭聲震天孫傳從先革遇害已議立異姓宋王趙鼎莫敢發相持雍私於開封之宋人微言敵意在張印昌時雍未信也適尚書員外郎宋承愈自金早至衆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以邦昌入議邦昌閉百官書省張邦昌之兵諭之張唯唯特准首署狀衆從之獨簽書省張邦昌夜不署狀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同門員外郎黃中丞泰禧共為議願復立趙鼎後且言邦昌傾危不可立金人怒執叔夜極北去而以冊寶命邦昌為皇帝國號楚邦昌入山書省北向拜舞受寶冊升文德殿設位御案西受賀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遷拜邦昌唯唯時雍開傳寶等欣然以為有佐主功於是幹離不遂賜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弟宗室及張叔夜張叔夜等由鄭州去叔夜拒死於邦昌率百官送辭二帝於南薰門有勸吳若水者若水法駕西歸皇后以下車轎因傳冠服禮法物大樂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間主空澤大儀銅人刻漏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優伶之屬盡北府庫畢空

帝自雲中至燕始見上皇于燕相抱立並遷書即晉郡
著右溪國也去燕北千里上皇亦謂宣贊舍人曹訪曰
我尋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民尚肯推
戴東王否愈欲致一音東王仲能為朕冒險行乎訪
謂諾因解御木綿半臂書懷中曰使可與真王叔父
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載大朝或無殺大臣與言
事違者不祥夫人邢氏聞勅南亦脫所御金環使內
侍持付勅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半相見也訪
向閣抵行在則東王即位南京矣以御衣進王覽之悲
慟已赴上京金主吳乞買封上皇昏德公問聖駕候
從韓州給田十五頃令種時自給紹興五年夏四日上
皇崩五國城是為徽宗三十一一年淵聖崩為欽宗自太
祖建隆元年庚申至欽宗靖康二年丁未亡國凡百六
十七年 論曰子考觀宋祖宗在御皆守終仁儉為家法
也即哲徽耗矣乃魋虐於夏癸殷受猶殊殊科宜足延
世而不延也傷之曰悲夫主不武不明御臣御小人御
則災主編 卷之五十五 三八 五月二十七 蕭
夷狄之柄失抵此夫詩稱戎狄是膺書稱克詰張皇陟
禹之迹方夫起佳兵以固國也而守和戎為固是書難
壬人禮放流屏達易鼎折足覆餗者刑劉夫豈不懷以
匡國也而妨賢病國之奸居散地出守以為外小人周
漠重冢司貴相尊尊貴貴元首股肱之義依隆古而來
宋興韓富歐文以忠賢定傾保大非所謂社稷之固邦
家之基也嗟哉而時號正人賢士者不輸猷念相從激
肆為彈射也斯已絞矣國有大事不務審處而先抗論
不求濟事而先索名卒之黨禍作主聽惑一蹶而莫之
興此豈不悲哉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五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六

盱郡鄧元錫纂著

南宋高宗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學校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也母章夫人初靖康初金
圍都城少宰張邦昌奉康王詣金軍為質以求成是夜
帥師中將兵襲金營明日虜召詰違約邦昌恐懼流涕
王不為動虜疑以為是名王子非實王子也使王汧來
責邀更以他王為質於是遣蕭王代質而王還及金師
再入心忌王使王雲還言康王故與幹離不結歡必遣
王使使好乃成帝從之遣王使使而雲以資政殿大學
士為輔行王由滑漣行至磁州守宗澤勸王曰虜豺
虎也奈何以身試虎口必毋行雲爭之而雲前過磁勸
撤近城民舍運其粟入保為清野民怨之會王出謁嘉
應神祠為行禱雲從民遮道挽留指雲曰是撤我廬舍
者虜也謀殺之王因留磁州幹離不濟河遊騎日至磁
迹王知相州汪伯彥亟請王如相避之乃還相是役也
雲不死王必北宋不復聞矣會金薄都城殿中待御史
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始天意乞即拜
天下兵馬大元帥俾率河北兵入勤王何桌以為然募
死士持蠟詔如相至從頂髮中出蠟詔奏之王讀詔鳴
咽流涕軍民感動遂開府相州募兵得萬人分五軍進

進次濟衆八萬人矣會京師陷金遣甲士及中書令
張澈賚蠟詔稱天子命命王以兵付副帥身還汴後軍
統制張俊曰詐也王居外天授寧當復徒行入虎口哉
會兵尚書好問以蠟書條京城中動息聞且曰王兵度
能擊擊之不然宜遠避可也及金立張邦昌爲楚帝三
帝北兵尚書好問以天命人心歸康王勸邦昌推戴宗
室子崧知淮寧與江淮經制翁彥國等登壇歃血誓同
獎王室而移書斥邦昌曉使反正辭指激切邦昌乃遣
謝克家奉迎且勸進王時雖曰弱虎者勢小得下自熱
替之印昌不聽又上書自陳勉循權論宗澤等移師近
宜行國難誓不收有他王後書辭論宗澤等移師近
田史一編 卷之五十一 七月二日
都按甲以觀變時邦昌已奉元祐皇后居禁中垂簾聽
政矣於是皇后臨手書告中外畧言國敵國師都城
之敗一守畏縮官閣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枋謂三靈
之改一夢恐中原之無統好命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
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推莫濟內以拯黔首
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朝之安坐免
一城之酷余以衰病之質起於閒廢之中永言重數之
屯望視用家之履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聖祖之關
基實自高宗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其傳序九君世
無失德雖舉族奉北轡之衆而數天同左祖之心乃眷
賢王越居近服可拘羣情之請早膺神主之歸漢家之
九世宣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力人惟重耳之尚在
計太常少卿靖康二年夏五月卽位於南京時宗澤
及權應
之而嗣延訓終管劉亮世官撫統制韓世忠皆以元祐
會王至意天張邦昌來謁伏地哭請亮帝慰撫之以元祐
太后遣內侍邵成章奉乘輿服御以來羣臣勸進命祭

畢哭道謝二帝遂卽位改元以是歲爲建炎元年
蔡京朱勳本汪伯彥等
不救叙遙上靖康皇帝尊號曰孝淵聖皇帝尊元
祐皇后爲元祐太后迎居行遙尊母韋夫人爲宣和皇
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以張邦昌爲太保同安郡王
日一赴都堂衆決大政潛善爲中書侍郎伯彥同
知樞密院事召殿學士綱李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行在兵尚書好問爲尚書右丞金陶河中權府事邦
置御營司黃潛善爲樞密使上伯彥綱之上淵府都先
制張俊爲前中統制楊潛善爲門下侍郎邦昌效潭州
惟中主官殿前公事伯彥綱之上淵府都先
子更生放上書人恩數伯彥知樞密院事尚書右
伯彥知樞密院事尚書右
丞好問能知宣州宗澤爲東京留守張所爲河北西路
招撫使提舉鴻慶宮翰林爲尚書右丞右僕射綱李爲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潛善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更
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奉太后和
陳東布衣殿陽澈右丞翰罷冬幸淮甸次楚州軍部遣
王倫等爲金國通問使金分道入寇南陷汝州西犯同
州進軍高唐二年春止月帝在揚州金南陷鄆州安
而陷京西州卽破宋興運軍置司使伯彥綱降金經畧
使唐重等死之東犯鄭州州將趙伯欽死之陷鄆州殺
守臣張瑄等死之東京留守宗澤遣將周平伯之戰死攻
虎滑澤遺將張瑄援之戰死東南陷淮寧守臣向子諲
之北中其西師北鳳翔又陷涇原經畧使景衡
曲端清將吳玠擊敗之入西京都護張巖戰死景衡

書左右僕射竝同平章事克守建康靖世忠為折衝制
世忠江表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克節制九月朔日
飲金陷磁州興仁府進四南京遣邵克金軍前
問使安帝至臨安如越州隆祐太后自吉如慶州金分
犯長安帝至臨安如越州隆祐太后自吉如慶州金分
冠西陷黃州守臣趙令昇死之黃州濟江陷江州趙
洪州陷撫安吉居州南冠和州於朱昌祚江州趙
環死之身陷真州漂水尉潘振死之陷太平州統制陳
濟弼之陷安軍趙建軍宣撫使杜豆以城降通判楊
升又死之陷廣德軍守臣周烈帝如明州航海次定海
縣如溫台州金陷越州宣撫使李鄴以城降衛唐琦
死之○是歲占城高麗來貢詔邵其使
四年春正月帝舟居于海金犯明州破定海以府師
之奉安神宗神御于福州金麥宿犯陝州守臣李彥仙
死之陷潭州守臣何子誣亡去命屠城陷江京路平江
帝發溫州次越州盜陷德軍夏顒浩罷江京路平江
政宗尹范馬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秋金立叛臣豫為
齊帝寇揚州鎮撫使九月太上皇后鄭殂于金五國城
宣撫張浚敗績于富平保秦州
金陷楚州鎮撫使李彥先死之冬秦檜自金歸十一月
日南至帝率羣臣遙拜二帝歲為常金陷熙州總管劉
紹興元年帝萬春正月帝在越州改元赦率百官
檜檜知政事夏四月皇太后孟氏崩金人寇和尚原
檜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慶州南秋相宗尹罷宗尹
議請將中方便鎮權過嚴以得相白有宗室子宮中
請嚴崇觀來諒書營繕應奉開河允夫獄空諸忠賞
欽慈士大夫罷奉祠奉回奉知政事檜同平章事密院
事以宗本宗尹書檜宣和年封太祖後今時為安定

郡王九月大饗明堂太祖太宗並配錄順浩為尚書

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參政回羅王破盜邵

吳玠玠力戰敗之升越州為紹興府榜諭福建江東群

盜赦脇從者十月淮南京東西饑振之春二年

正月帝移蹕臨安韓世忠建州為自於堯置

御前忠銳軍分安事知商州董先放除密

中臣趙令敷夏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豫徙居

汴詔太祖後宗室伯琮育官中親慮囚命百官日輪一

人入轉對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出大求元言

前金使附茶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平

前相安撫使綱討湖寇湖南盜平罷提舉召川陝宣撫

使浚還知樞密院以諸故安火○三年春正月帝

在臨安金詔春秋望祭諸陵金入興元使劉子

楊太金王提舉等元宣撫使飛擊虔廣盜

平之秋願浩罷提舉等元宣撫使飛擊虔廣盜

四年春帝在臨安遣章誼等為金國通問使

之樞使浚罷提舉等元宣撫使飛擊虔廣盜

州制置使飛取襄陽六郡復選宗室子伯玖育官中

平道龍良臣等九月大饗明堂赦豫以金分道入寇都

督川陝趙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冬十月

帝親征次平江加贈東東陽官其詔降劉豫罪厲

六師知樞密院浚張視師江上金齊兵敗走通復

靜州夷五年春正月朔帝在平江二月還臨安右僕

射鼎趙知樞密院浚張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兼

義公三月上皇祖于金五制置使飛擊湖湘盜平之

暴章悍蔡下詆誣宣仁罪追奪官銅子孫歲金其

立六年春興營田夏為齊兵陷州五練州胡舉

言秋豫入寇詔親征次平江豫大敗遁相鼎罷知

是歲江湖福建浙東饑振之七年春正月帝在平江

詔移蹕建康秦檜為樞密使上皇及寧德皇后凶問至

成服二月朔遣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遙尊母宣和

皇后章氏為皇太后督府將鄺瓊以兵叛殺張景呂祉

奔劉豫九月相浚罷罷都督府前相鼎為尚書左僕射

同平章事金人執劉豫是歲京西湖北饑振之八年

春正月帝在建康二月還臨安以劉大中樞為尚書右

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出東方冬金書定議和

鼎罷知紹興近金使來僧攝家宰受金書定議和

定都臨安九年春正月赦河南新復州軍遣判宗正

事士儂詣河南修奉陵寢金人來歸東西南三京及陝

西京西地皇后邢氏崩于金

十年春前相隴西公李綱薨夏金昭東京

中臣王陷南京名通降昭西京

司其金攻順昌東京留守劉錡大敗之

計之韓世忠將王勝成敗半兵至

遇擊敗之於蔡州金陷澤州

復汝并韓世忠復湖州以王次

及金元木戰郾城敗之追至朱仙鎮大敗之詔班師河

南諸州郡皆陷金屠宿州九月大饗明堂赦

不屈 十一年春金陷壽春廬商州

之柘皇後廢州詔班師金陷濠州

忠俊 竝為樞密使宣撫飛為樞密副使罷三宣撫司

尋罷奉祠以同參知政事 定和

二州界之歲奉金擒殺前少保岳飛及其子雲將張憲

十二年 夏四月金遣孟忠厚王次

帝顯肅懿節二后梓宮至自金安龍德別宮皇太后韋

氏至自金居慈寧宮

永同陵 聖太后 十三年春

園立 皇后吳氏 王次翁罷

月祀天地園丘以太明太 赦

館 是歲金人遣使來 十四年

防軍命諸即收養民老疾貧乏者

置漏澤園是歲閩浙大水賑之

月朔 十六年 春行籍田禮建武學

地園立 赦 十七年 春命三歲

二月 昌中危 十八年 春段拂

陽監 十八年 春段拂

十九年 春三月朔日 二十年 春

有疾命執政 二十一年 春諸州

赴搶第議事 二十二年 籍寺觀

路及平江府湖秀 二十四年 春

二州大水賑之 二十五 夏五月

進封建康郡王 師定夕擒先擒

知政事 東地團立 師定夕擒

我母專上尚書省禁臺諫與大臣

復官沈該參知政事後李先州胡

閩浙川廣貢貢貢貢貢貢貢貢貢

六年 春追復前宰執趙鼎孫近

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程允俊參

除日曆失實命刊修曆 七年 春

事 七年 春 七年 春 七年 春

年 七年 春 七年 春 七年 春

川 七年 春 七年 春 七年 春

日 七年 春 七年 春 七年 春

振饑民 七年 春 七年 春 七年 春

十九年 春 七年 春 七年 春

末祐陵以王綸知樞密院
 事是歲湖秀諸州饑振之
 瑞廷封建王綸罷知樞密院
 事周麟之朱俸參知政事八月朔日食思退罷
 一年春正月朔日食夜風雷雨雪楊椿參知政事奉奏
 彭庫為尚書右僕表恩平章事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
 王剛中同處置軍省劉琦為淮南東江兩浙宣撫使
 禁出角分道入施宿遷人魏勝東海州起復成閔置使
 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西路軍臣宗祀徽宗于明堂賜
 帝赦金犯黃牛堡及大散關宣撫使璘敗之轉州人王
 友直起兵後大亮自將入寇冬詔說而金人王維亮
 入廬州化揚州王權遣屯采石金人和州趨瓜州制使
 韓世忠角林敗之權將召前相波刺建康金犯瓜州江
 淮督勝參謀廣文以建康軍拒亮更采
 石建勝將亮焚而去至建康金人退
 春三月朔日食帝在鎮江至建康金人
 帝聘慶父文為高州宣撫使
 帝還臨安金人
 帝聘慶父文為高州宣撫使
 帝還臨安金人
 金報聘命張浚提益州進剿制州即軍馬
 立建王瑋
 為皇太子更名晉徽三帝禪位太子退居德壽宮
 在位
 六年靖康中帝在河濟間親見相耿南仲唐恪等庸懦誤
 國而尚書左丞綱忠勇聞天下論主和誤國罪竄南仲
 恪邢彥懋虛中稅等于遠州論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
 追奪蔡確蔡卞章惇邢恕等官召綱相以承宣殿直日
 所喜今雖尊重宜更加同平章事綱為金人所惡命
 相宜及未至蒞之毋激敵怒綱曰臣願為金人所惡命
 金人所喜當如何敵語果退然終不屏逐而敵與本謀
 謹范宗尹等曰謀詎嘗輕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能辭
 力當得相乃召綱于外亦不綱入見涕泗交橫下用唐
 悅以帝方衛信未有以問也
 相姚元之首陳十事堅帝意曰度言可行行之不可行
 乞寢前命其議國是曰戰守之乎和一道也雖有商城

深也弗能守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得而保也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規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成百有餘年兩國咸賴則和戰守皆得之也靖康之春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切蹙之小衄而不戰和戰兩失僅僅得守策故全耳其冬金人再寇襲初秦固守之畫而內不能撫厲士卒以捍敵外不能通達號令以召援金人登城矣猶降誥和已定之詔罷四方勤王之兵使虜得盈厥其欲劫質二聖易姓建號而後去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者是戰守之策俱失而卒爲和議之所誤也陛下繼大統以撫神器則今日所以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乎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固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吾不能逆折其意而猶以和議爲可信又將墮其計中不能以自存料彼廢中國之計必將曰割某地若干得金幣若干而後可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財賂而金固未厭少有蠲端前功盡廢不盡天下以畀之勢固不止爲今之計莫若務自守而罷和議於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於江淮沿

江置帥府要郡為控扼之計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
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扼其凌涉使
進無所掠退虞邀擊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
氣漸振將帥得人然後戰可得而議也他如中國能自
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其兇暴且將悔禍而變與可返此
今日國是之大者也其議巡幸曰國家都汴垂二百年
廟社一遷而天下之勢偏痺而莫之起夫是非苟安一
隅固守一方之所能振也必也權天下之勢畫久長之
策以長安為西都而以川蜀之財賦委之以襄陽為南
都而以荆湖之財賦委之以建康為東都而以江淮閩
浙之財賦盡委之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儲峙糧糗積金
幣以備巡幸而申勅其敦朴就簡毋繁費以病良鬻輿
以時巡順動覽觀山河之形勝首察牧守之治忽撫士
民問風俗收其豪俊以攘戎狄則國勢以巡幸之勤而
不失之太紡夷狄以巡幸之亟而莫測其所向四方有
望幸之期而姦邪有彈厭無觀覲之思此今日權宜之
大策也其議政本青成曰朝廷天下之大本中書政事
法度所從出也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
二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京勢亦既極矣武宗
相一李德裕而威令遂行則知本故也德裕初為相即

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
歸中書國家自崇觀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嬖皆得
以干與朝政而宰相大臣輕進易退莫其於靖康之時
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
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宜撫制置使易者十五人
自古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其亟且暴者也是以大
臣坐觀勝負懷臂其間而禍變不可道矣且以金人觀
之自用兵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
謂粘沒喝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重權力足以
用其眾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萬戰而
萬不勝也願陛下於將帥大臣必公聽竝觀精擇其選
以克得其人則久任責成勿為細故之所搖多為小人
之所間則天下幸甚而歸本於修德翌日班綱議于朝
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綱入見言二事乃今日政
刑之入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十年淵聖即位首推
為相方金人議易姓時今邦昌能以死守義明天下戴
宋之心虜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也彼方且偃然據位
號處宮禁止四方勤王之師偽命臣僚又從而從更之
幾遂革命及知天下之不與已乃不得已而推奉陛下
陛下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何以示四方偽命

臣僚咸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也且邦昌僭
逆豈可使之在朝今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不子哉於
是詔邦昌安置潭州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攸孫
觀安置高梅永全柳師州而頗博文以下倣唐法以六
等定罪邦昌時雍尋受誅邦昌以守死門當其情猶
之過元祐黨籍元符上書人若靖康中死義者咸褒蔭
尋以綱兼御營使入對言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
猶有可為者曰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和于下庶幾靖
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規模先定而直知先後
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有成也夫修軍政變士風寬民力
省冗官而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都守以行新政俟
吾之內治已修然後可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規模也
至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
者國之屏蔽也二方完而後中原可保中原保而後東
都可安今兩路士民皆效死為朝廷守而朝廷不以時
置司遣使以援其危困臣恐糧盡力疲使忠義之民肝
腦塗地而遺民憤怨懷憤之心敵得撫而用之皆精
兵矣今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制司擇人以為
之帥諭宣天子不忍棄兩河於敵之意有能復州若郡
者即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

心抑可資其捍禦之力最今日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
可使者綱念方棄三鎮時御史張所以蠟書募兵河北
河北為響應即遣招撫計非所不可而所以論黃潛善
謫鳳州難之乃過潛善私諭意令掩瑕損用潛善陽驩
然許諾明日乃以所及傅亮對詔所以直龍圖閣撫河
北而亮經制河東命開封尹缺綱言安定舊都非宗澤
不可以為東京留守於是澤以恩厚擢循軍民以忠義
激勸群盜俾為使按舊都形勢休阻固各列若駐軍往
來校試之具澤事於於是京輔間聲靈昭絡河東北山砦民
兵各團結聽節制金犯順輒斬而故都可守振振乎有
興復勢矣綱又言祖宗懲唐方鎮之弊削其州郡奪其
權自沿邊諸路外並各置大府無慮皆撤防
去兵以處軍事可也一旦有夷狄盜賊之警無地而無
兵是唐方鎮之弊也今莫若於沿河沿海沿江諸路各
置帥其要即置總管鈐轄都監詳審察佐以便宜治
兵如馬燧之鎮太原李德用之鎮澤潞庶有振也於是
諸路置賞功司明旌賞制戰車防虜奔衝置戰艦江淮
河習水師而已帝欲復遣使如金綱曰陛下以二聖遠
狩食不甘寢不安思迎致以就天下之養此堯舜之心
也然今日之事惟當枕戈嘗膽修安攘之策則二聖不
迎請而自復不然雖冠蓋相望朝暮迎請無益也今遣
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毋為議和策自強
固當若使入其語不通行進左僕射而黃潛善亦並用

顧主和日夜為上言熙陵九葉上皇子三十三人僅陛
下一身又未有儲嗣奈何輕試一擲萬有一蹉跌當如
宗廟何此謀國者之慮淺不忠也又如萬分一虜為不
道將二帝母后甘心於邊境又何以待之帝深入其言
大感動綱忠義出天性論議英果而嫉惡已甚圍城中
臣僚不能執節者欲悉按其罪尚書好問曰王業艱難
政宜含垢必人繩以峻濫懼者眾矣綱不聽而黃潛善
汪伯彥日夜毀短之帝遂有惑志會有虜警潛善伯彥
交勸帝幸東南綱以為此廢興所繫入見言自古中興
之主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
是也起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
今上策必巡幸關中為首矣縱曰未能猶當駐蹕襄鄧
選將列屯係天下之心如順流東南則中原日遠勢難
復還積久成衰形削勢弱雖保一隅未易也而帝幸東
南之意終已不復強於是轉運使張益謙附潛善意言
盜賊縱橫罷之使綱曰所尚留京師益謙河東和義軍
援金攻圍河上無所補綱命張益謙為益謙司招撫欲因
而用之豈緣置司有盜賊哉今朝廷畫經累大計而益
謙小臣乃為私意抑抑必有使之不忠無以戒後益
謙可下而樞密使汪彥以益謙收買金以招撫司
詆招撫司之傳亮言河東州郡多為金以招撫司
招盜賊及餘潰卒曾不滿萬人乞於陝府暫置司訓練
仍召募正兵充之在甲即不出者以佐軍帝許之
而潛善伯彥謂不亟渡河失機會別取旨限即日渡河
且詔亮逗遛綱曰亮受命行甫一月定畫進退自將時

之賢有謂逗遛門東自可勝懷衛皆坐八所優經制司
軍旅未集遠國之渡可適力或何機會之得宋日獨
對言潛善伯彥所為力阻張所為帝者以招撫司知
綱河東告臣所建白而所建白臣所建白者臣不知
綱所建白則罷去之已耳臣每密請東去之臣不知
綱之慮不謂然綱陛下客臣去全君臣之義謀議春
位會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綱募兵買馬括財之事為非
是欲論劾而鄉人噪齊愈者竊其草示綱綱方論僭逆
受偽官罪而齊愈在圍城中實書邦昌姓名示眾者乃
遂論戮東市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言國家本設臺諫
為天子耳目而綱以私意論殺之漸不可長遂罷政提
舉洞霄宮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上書請留綱詆用
事大臣潛善因激帝言東澈以布衣操人主之柄風不
可長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遂命斬都市東丹陽人藏
尹孟度得命遣吏逮東澈澈以然行東謙食而曰手書
區區家事字畫如平時曰授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
吾親食已如爾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與死即不
敢言言之肯綮死乎頃之只冠然出別已與澈同
斬西市四明等獄收其屍處之東未詳綱持以國
故為之死識不識皆為之流涕潛善既殺二人月府
示慚色歸潛善自解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英發舍
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也力求去謂所親曰
吾與東皆爭留綱者東戮西市吾廟堂可乎為東激著
哀辭而入上章求罷提舉洞霄宮後復召不至卒於家
綱去國而招撫制道二司皆罷招撫使所落職投嶺

南州人諸規畫咸屬東京留守澤順婉卒命杜克代

反其措注羣盜克斥金復入駕東幸而兩河郡縣相繼

淪陷不復矣嗚呼南渡初祖宗德澤在人雖薄海板蕩

而混一之勢未遠也虜憤國難憑溢于民心而忠定中

興議恢恢乎規宇內以爲略雖舍垢之道稍隘而棟幹

已壯矣宗留守忠謨武畧殷殷填填聲振于朔戎乃險

膚詆訾需者迫使前宜夫者掣使後當敵則怯嫉賢

則勇務使用不效而扼腕以死也傷哉詩曰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昊蓋自古憤之矣當是時

潛善伯彥竝爲左右相日姦阿爲蒙蔽而潛善妒媚其

諸言事者損不用請兵者匿不聞壹專於議和遺粘沒

喝書願去尊號奉正朔錄用張邦昌親屬還受僞命被

竄斥者惟前相綱不赦而金益驚盜兩河青齊郡盡陷

已遂入淮泗陷天長軍三年春二月天子在楊州聞之

大震駭即被甲乘騎徑瓜州渡江惟護聖率王淵張俊

數人及內侍康履從幕至鎮江時潛善伯彥方率同列

聽浮屠說法罷方食堂吏大呼曰虜至駕行矣二人相

顧倉皇出乃乘馬南走居民爭門出死者枕藉無不憤

怨恨二人誤國者司農卿黃鏐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

也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鏐方辨其非是而首

斷矣太常少卿李浚奉太廟主以行帝次杭州以臺諫

交論乃罷潛善知江寧英州死潮州汪伯彥知洪州英州死潮州

而贈陳東歐陽澈官初王淵事帝於潛以見信爲

御管統制董江舟帝自揚如鎮江如杭州不具扈軍不

能濟衆怨之遷然書樞密院事諸將藉籍苗傅自以世

將尤不平劉正彥以招劇盜有功賞不酬快快又內侍

康履藍珪等怙恩用事陵諸將諸將恨嫉於是傳正彥

與中大夫王世修等謀作亂伺王淵朝斬之梟首行闕

前分捕諸內侍殺之履走官曰帝統制吳湛引傅等排

闖入帝登樓呼傅正彥前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非

人帝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逮竄王淵遇賊不戰

走渡江以結康履登西府有心成怨淵誅已更乞捕康

履等誅之謝三軍帝不得已命執履與之傅即於樓下

腰斬履擣其肉猶不退問之曰陛下不可奉宗廟請立

皇太子而請隆祐太后同聽時子男生二年矣帝立

遣內侍迎太后太后至諭衆曰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

度重貫開邊釁致亂今皇帝無失德獨爲黃潛善汪伯

彥所誤今逐矣今強敵在外欲令我以一婦人抱三歲

小兒聽政其何以今天下乎傅等不可太后顧相勝非

曰今日事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造膝白帝

姑如所請以已難而徐圖其後可也於是詔傳位太子
退居睿聖宮隆祐太后垂簾聽政改元明受赦傳正彥
等各進官有美明日傳正彥議開中書請帝稱皇太
以爲人君位號何容輕變行之事太延詔天中丞鄭瑄
正彥乃寢勝非言故事時中丞鄭瑄一人並對此
傳瑄一人上殿釋其疑太后私語帝曰我知此人隱令
王瑄在赦書至平江禮待即張浚時視師平江命守臣
秘不宣曰是必有變已得傳等所傳檄讀之乃慟哭謀
起兵張俊亦知其偽也引所部詣平江謁浚浚與相持
泣遂定計赦至江寧制置使呂頤浩曰是必有變其子
抗曰信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此何時顧遜位幼冲乎
變無疑也即遣人詣浚相結約然猶未敢領言討之也
會韓世忠以承宣使由海道赴行在俊聞之喜曰世忠
來大事濟矣因白浚遣書招之世忠和書以酒酹地曰
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與
張俊任之公無憂於是令世忠帥兵前赴關戒之曰投
鼠忌器今上在賊中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
糧道大軍需血進傳正彥微世忠以兵赴江陰世忠起
行在時世忠妻梁在行在欲拘以爲質相勝非給之曰
世忠以好來不若急遣梁返之厚薦撫庶可懷其心傳
等以爲然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而軍既集浚
遣梁入謁出即疾驅去一日庭會世忠秀州軍既集浚
騰書言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

處驚宮闕擅辱立主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
建炎皇帝不聞失德而大遜誰爲之願從諸將擊擅
廢立逆不道者傳等懼乃遣苗翊馬柔吉將重兵扼臨
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赴鎮誣浚欲危社稷責授黃州
團練使安置郴州頤浩將至平江浚輕舟逃之頤浩曰
最頤浩諫開邊幾死已任漕輓陷腥膻又幾死今得死
所矣於是命韓世忠將前軍張俊翼之游擊劉光世殿
而頤浩總中軍且上書請天子復位傳正彥乃大恐
相勝非給之曰平江師所爲動者以廢立故也今率先
百官六軍請上皇反正則平江師無名行自解矣盜信
聞東土編興卷之五十五 二二一
之命王世修具復辟狀呈太后太后喜即手札迎帝還
復位尊太后曰隆祐太后以苗傳爲淮西制置使劉正
彥爲副使賜鐵券復建炎紀年召頤浩浚爲樞密使大
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名反正而賊實握兵居內
勢不得中已賊不除必且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事
斬監也遂進師臨平敗賊軍入關傳正彥出走明柔吉
背負山前阻水多陳中流植鹿角梗行則世忠舍舟
乘力張浚劉光世繼之賊少却世忠恨舍馬操戈前
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殺者斬於是士爭
用命明引神臂弩待滿待世忠瞋目大呼挺白刃突
前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動王兵入北關頤浩浚入
傳正彥擁精兵一千開湧金門走浦城入關頤浩浚入
見伏地泣待罪帝慰勞誅爲逆者而定帝在忠手勸
哭日中軍統制

吳湛逆其尚爾朕則能先誅乎世忠即以好謀湛執
湛手折其中指其繁之與王世修俱斬于市已世忠討
傳正務禽之自傳正彥為逆帝失位僅閱月而反正本
二賊無深計亦浚頤浩世忠協忠之力也於是相勝非
入見帝言曰日臣遇變義當死所為不死者圖今日事
也今事定臣請明受之誅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
浩張浚今有廟社功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
事而疎然此舉浚主之矣州知時浚建議言中興當自
關陝始而地廣漠四達可控御莫大於荆湖臣請以身
任陝蜀之事而願浩扈上蹕武昌填之別遣大臣與世
忠鎮淮東令聲勢聯絡乃下詔頤浩為尚書右僕射扈
蹕浚為樞密使宣撫京湖川陝開府秦州初在東京蹕
北遷者范仲淹又佐張邦昌最力及是自洪州入朝帝
畏之以為副司提舉浚時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
劉子羽謀誅之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有盜者今皆
甲而來招環及張浚劉光世諸將堂議軍為設食食已
子羽入庭下取黃紙趨前舉日下有勅將軍可詣天
下置對環愕不知所出于劉光世左右離致竹谷中以浚
子羽軍無預也步投刃口謀已分隸御營五軍環伏誅
浚乃發建康嘗是時朝廷一既行頤浩以武昌遣饋餉難欲毋
行會臺諫陳武昌有十害不可都而杭是東海險可倚
以爲固遂升杭州爲臨安府欲定都而金分遣入日迫
命劉寧止克江淮荆湖制置使奉太后如洪州命李邴
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駕指揮楊惟中將萬人宿

衛召群臣議所向或請自鄂岳幸長沙呂頤浩曰金師
來必以陛下所至爲邊面雖鄂岳庸愈乎今當且戰且
避奉陛下於萬全臣守死帝曰朕左右豈可無相乃以
右射僕杜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爲浙西制
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
克節度而天子還臨安當是時金自知中國於胡俗異
治自古初來未始有以比狄帝中國者也念獨以警宋
室至深在不共載天而二帝及宗室子盡北遷存者獨
帝與隆祐太后欲覘兩宮所在以輕兵分道歲深入必
得之而甯氏可滅因立其姓主中國得遂撫有之也及
出宋上編 卷之五十五 五月十三歲
是規知天子在臨安則分兵自滁和入江東規厥宋天
子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分兵自蘄黃入江西覷之天
子念太后在洪州命劉光世移屯江州爲控扼而世光
不設備金師至則亡之南康金入江州由大冶趨洪州
太后如吉州金陷洪吉袁三州太后徑泰和如虔州以
免而兀朮東渡江入建康晉守杜克叛降金先是克以
帝怒問計相顧浩進曰敵習騎計不能乘舟揖與我
競又江浙地熱勢亦難久淹令航海俟其退復反彼出

賜矣元末語乘又數日再會言不遂世也引亨欲討之
 救之曰南船重不得風不行火攻之可破也今有閩人
 舟中實土縮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棹風息則舟祭
 以火箭射其若蓬則不攻自破矣元末然之引舟祭
 天是日風止乃以小舟出江世忠絕無擊之舟舟無
 風不能動而舟上皆不五緒入木令善射者乘輕舟以
 火箭射之五綑皆自焚煙焰蔽天師遂潰士焚溺者故
 敵得絕江去而世忠收餘卒還吳江是役也世忠僅以
 八千人拒元六十萬衆九月十八日乃敗元於死蘇江
 而北別將在建康者繼焚掠過宣化而去統制色飛遂
 擊於靜安鎮大敗之金人自是
 亦回藉易慮不復敢輕渡江矣是歲金徙二帝于五國
 城立叛人豫為齊帝明年陷陝州宣撫浚迎戰于富平
 敗績浚退保興元金以是有關陝已虜戰和尚原而敗
 攻饒風關又敗入興元待制子羽統制玠夾擊之又大
 敗自是不敢復窺蜀前授命治其於興元上疏言美
 賦右出秦驢之馬號令中原以基於此謹積粟備
 待運幸劉子羽者崇安人也道公給子也宣和末
 浙東子羽以肅卒數百出父破賊數十萬守興元
 金入寇子羽從死守全城皆死聲子羽勅喪盡殺除秘
 閣修撰知池州及是從浚辟參謀軍而子羽薦趙開以
 之轉運使總財賦開善理其浚曰蜀民力盡矣即鐵
 珠不可復加獨權貨賄有贏而為貪糴者所乾浚請
 之紆一時之急浚曰善於是開外慮於食貨絮捕無
 策而軍用以饒以隴西人吳玠為統制玠弟玠掌帳前
 親兵諸糧練兵現五年玠動會至兵卒准子浚懼其
 不捷行在也欲出玠由同鄆其虛牽制之子羽其非
 本謀爭必毋妨不聽而元末遂自六合引兵西起浚
 聞元末至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傑涇原劉錡環慶趙哲
 四路軍使及具玠之師四十萬迎擊之王玠諫曰今陝
 西兵將情未之也一不利門五路俱失不若屯利關
 不捷未大失也子羽玠亦力言其未可小玠進次富平
 而妻室軍馬至吳玠欲據高阜以向敵諸將曰我輩被

郎拜禮尚書已遂參大政檜既用宣言中國人惟當着
衣嚼飯國中興又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之檜
曰今無相位不可言也語稍稍聞上因得相既相問二
策者何則曰臣謂上許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南
人還南北人還北和可得也帝時猶未深中其說曰南
人還南北人還北朕當安歸頗不以爲然金在靖康中
既以和誤宋得意去已中國歲使至輒止之未嘗遣一
介報聘及是韓侂冑亦以金使來請畫江益劉豫而還
西北士民之存南者與檜語適合於是識者始知金憚
宋將武兵勁捷懶實縱檜還入中國爲內間今撤國衛
主和也當是時相顧浩與檜並相而檜欲傾顧浩獨專
政會顧浩屢請身督軍北伐規恢復檜諷臺臣言周宣
王以內脩外攘成中興越王勾踐以蠶種分職成霸則
委任專而責之成也今二相宜分職任內外圖恢復功
於是顧浩出開府鎮江辟文武吏士七十餘人以從檜
獨居中用事多引用天下名賢列清要而天子好春秋
於侍講胡安國說春秋津津入也有味乎其言而安國
信檜特深已顧浩知爲檜所賣則大恨欲去之問計于
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璫闥宜先去
會顧浩薦朱勝非代開府命下爲安國所持改侍讀安

國復持錄黃不下於是臺臣言安國偃蹇不盡瘁邀君
欲徵微罪坐行落職提舉仙都觀檜三上章留不報坐
植黨專權罷榜其罪朝堂云不復用而臺諫從官二十
餘人坐檜安國黨皆罷當是時顧浩主恢復而疎檜主
和而險又罪狀未暴著海內名賢士又舉以爲檜黨也
而逐之檜藉資得自附於仁賢中外莫能明也樞使浚
在川陝用賢簡將以新集兵抗虜雖時挫衄而全蜀按
堵亦其功朝議疑浚殺趙哲曲端爲非辜任劉子羽趙
開吳玠爲非是召浚還命王似代鎮浚以金方伺蜀未
敢遽離鎮而疏似不任於是中丞辛炳率臺臣劾浚喪
師失地跋扈不臣奉祠居福州子羽徙白州顧告柄國
時越法有縱舍蘇湖地震泉州水不以聞爲臺臣所糾
亦罷奉祠顧浩字元上齊州人而朱勝非獨相忌參政鼎除知樞
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又故輕其權鼎條便宜復爲
所沮抑具疏言頃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
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臣主相
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被竄逐者則勢使之然也夫
專黜陟之典托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分者競生心
希冀謂爵賞可立徵也少不如意則缺望生而讒譖滋
起當其時蜀人士至醵金募人詣闕爲誹訕又遠遣干

里將何道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勤而尸浚之職任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也帝為悚然會劉豫以金師寇淮南報沓至舉朝震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留相朕矣於是勝非去位而詔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避敵鼎爭曰累年退屈敵氣驕今避將安之惟親帥六師趨常潤督諸將乘未集擊之勢必捷即不捷敵遠來深入勢豈能久陛下堅壁臨之臣等督諸將或扼其首或搗其要或擊其尾縱未能盡殲必不使得自肆如前日也參政沈與求力贊之帝乃奮曰朕以二聖之故屈已請和而彼肆侵暴如此朕臨江決一不能復隱忍也以孟使為行宮留守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瓊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撫江上劉九世軍建康其百司非在軍務者各自使避兵遣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晝既定鼎賓佐輸樗謂鼎曰度此舉勝乎鼎曰六師臨江兵氣自倍殆其勝也曰萬全乎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若事之濟否何可必唯死生以之耳樗曰然則常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使宣撫江淮荆浙諸道兵亟入援則其來路固朝廷歸路也鼎大喜善即

入見白帝以樞密使召浚于福州劉深京州平進士不微行請易東南一即不得怒退嗔夫曰必我行向詔東也是冬金攻濟南豫殺其將勝降金金以爲京擇可主中國者立之以執宋諸所立豫以重寶賂之豫之兄爲帝同號都大名建白曰追帝上祖考已遷九仕豫而家屬在東南者厚撫之至名大月帝發臨安次平江欲渡江決戰相鼎曰不可敵遠來利速戰今兵未集而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然不自來獨遣其子來宣當煩至尊耶帝乃止下詔暴豫罪于六師會張浚以諸道師來會命知樞密院事赴江上視師師大振而韓世忠勒騎兵大敗金于大儀時帝下詔召出也與上書韓世忠五十六十一月二日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所以生爲使統制元帝必死會諸將良臣如金世忠欲致敵即下令嚴城變移率良臣周故世忠曰逆有詔移屯牛江身良臣至世忠度大儀新五陣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其起擊良臣至金師金前帶將蕭兒李聖問兩動息具以顯見列李聖大軍引兵出江口距大儀五里而軍別將旗色金人雖金軍東世忠與長谷士塔八所下所馬足敵騎陷淖中師疾前獲之人馬俱擄其酋世忠所遣將董敦亦敗金人於臨口順元至承州此遇敵敵才軍夾河陳一日十三敗未決世忠遣將往援時桂懶屯泗州兀术屯竹塹鎮爲世忠所扼不得進分軍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守荆湖制置使岳飛遣將牛皋擊敗之兀术憤以書幣約戰世忠方宴飲命兩伶人以橘茗報許之且言張樞密

事滿堂虎口先帝所以立謀者欲開疆保境今我身安
民息矣為屏蔽也今家進不能取退不能守而兵革
結從其計則則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小可謂也遣
元木提兵黎陽名應豫實觀豫豫自發兵三十萬遣子
麟由壽春趣廬州犯合肥姪猗取紫荊山出渦口犯定
遠孔彥舟趣光州犯六安而聲言金大師入寇鎮將張
俊劉光世憚賊銳請保江朝議命岳飛散襄鄂兵東防
江而手札付浚今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淮南
大江之屏蔽也俊等戰淮南則無為保江今渡江則無
准而長江之險步賊共矣且賊得淮南因糧籍資江其
可保乎岳飛為襄陽涉敵飛一動襄漢何恃願聽臣不
效治臣罪勿專制于中帝手書報許而光世已得旨舍
廬州趨采石矣浚今呂祉馳詣軍今日有一人一騎渡
江者斬光世恐乃還駐廬州浚日夜撫激將士前禦敵
形勢且將士競奮豫諸道軍皆敗走倪中至淮東島
遠歸淮西繫三浮橋渡淮次濠壽張俊軍順昌扼之
孤犯足遠欲趨宜化建康沂中以少一千連擊又敗
之則欲趨合肥與麟合至藕塘沂中以少一千連擊又敗
辛前賊陳軍卻退入軍乘之而自以精騎制吳玠大
日賊破軍賊方影視公宗嚴忽自泗水來背擊之賊大
崩倪與麟騎追賊至餘縣在頃刻間倪收水堤皆去
孔木舟亦已二相顧以問而隙相鼎去位相浚怒制
州府而才已二相顧以問而隙相鼎去位相浚怒制
置使飛語拂意遣判官張宗元監其軍飛乞終罷去浚
分淮西為六軍遣參軍呂祉往節制而副淮將鄭瓊以

衆叛降豫於是詔罷都督府浚引咎求去得奉祠浚既
去言者至引漢武誅王恢事為比欲遠竄而趙鼎再相
請下詔撫淮西帝曰未也俟行遣張浚乃發庶稍厭其
心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詔曰浚母老且有
勤王功帝曰功過不相掩遂內批謫嶺南鼎雷不下詰
旦約同列營解帝怒未怠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
凡人計慮孰不欲萬全而恒失之者智不足故也儻因
一失遽寘之死地異日孰敢為陛下任事者乃以秘書
少監分司西京尋安置永州靖康中金部正異姓浚與
及世相相得也浚在軍遣參軍呂祉入奏事趙鼎
身問軒之祉以浚之液而二始卻及浚還趙鼎
御史上編 卷之五 二五
折彥質請帝降臨浚入見曰天下事不倡不赴不
不成一二三歲間陛下一再再無士氣始振而民心頓
正當降建康望中原無幾乎激忠起懦使三四大帥
不戰而潰情苟容之心還無幾乎激忠起懦使三四大帥
起也本不能失又言劉亮世在淮而亮世初與浚和手
其門不宜言以浚大忤言於帝帝曰臣初與浚和手
以口証開而朕際開矣今浚成功願陛下專任使令展
盡底蘊臣當去於是帝去浚獨相而意稍安浚劉監
世既罷軍浚欲以王德用代將呂祉以督府參謀為都監
自兼罷使呂祉奉詔詣督府計事浚問之飛曰王德
瓊素不附下一旦置之在上勢必爭呂向者不附
恐不之服也浚曰然則何如飛曰宣撫使飛帥也
其人暴而寡謀浚曰然則何如飛曰宣撫使飛帥也
德等不能以此事浚曰然則何如飛曰宣撫使飛帥也
言而浚意大忤浚曰吾固知非人尉以浚素已故盡
以正問飛飛小故不盡思豈以得軍念哉上事乞
在何海求去為要君以張宗元監其軍如何王德
瓊求列狀交訴于御史臺軍之爭詔召宗元還京命

近中為淮兩制置使劉錡到之呂祉至軍諭曰張永
根但為人向能立功雖大過且開界小亦手斷
公辨之復感泣事小定而祉乃容長乞休及訖
命之則大懼諸將晨詣祉瑋袖中書大驚欲走不
制表劉到求及馬跡此又其果曰漢道難中豈
遂帥所部回人擁社北漢淮岸劉家距淮二十里
下馬立馬曰死此死此又其果曰漢道難中豈
馬先渡泉從之則淮西為漢中矣大略於此始悔
用錡之言也錡與劉錡約退而為之錡在事任人
則氣脈長若同相一合方浚相主恢復而天子傷上
無為其後矣至其果然
皇及宣和皇后春秋高不得歸內深念欲和思秦檜言
復其官相浚亦悅檜薦以庶侍讀已而幸說用檜日夕
為上言今引日不和脫上呈及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
大恨豈可悔哉帝大感動會何薨還自金寶始聞上皇
及寧德太后之喪帝號慟不食遂尊宣和皇后為皇太
后太息曰檜信愛我即日以檜為樞密使恩數隆厚已
倚以為相當是時金業以逆豫數敗無益於抗宋有
損於國廢之矣初劉錡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事二人
廢裔以誅死粘沒喝以變而豫帥屢切於是金議故
棄之將至汴先召劉子麟至軍議之麟入汴從三驍
突入官得豫與偕至宣德門乘輿以歸露刃夾之囚
金明池已徙豫制器使岳飛宣撫韓世忠並奏逆豫廢
國無主可乘宜長驅取中原皆不報而王倫者使金以
檜書私於撻懶得許和許歸太后及梓宮帝聞乃大喜

留五日復遣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有還期雖待以二三
年未害也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念引日為歲夫是
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先是王倫以請使諸金
為成謂倫曰此上良遣使來意甚多不協待使傳語欲
議和豈江南諸實乎抑有即自馬世言也倫曰使事有
指而不然命來何為人安者勝天亦言也倫曰使事有
國人心益奮天行且定元帥深計之粘沒喝低回不
答者久之已忽至計中殺倫歸議和倫還上言金人
情偽甚悉相與浚以偽誕久不還至是始知為奉迎
梓宮使後如金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以使情
而倫使奉使帝使檜通諭求助真得在於是陸淵言
寸金主以謂豫舊地盡與宋遺倫及其太原乃烏陵恩
太常卿石慶來報命滿行檜送之曰好報江南今廢
豫遺路無阻可廷臣有引分美事曉譬者帝舉殿曰朕
不忍聞也群臣有力爭不當和者帝發怒檜陽曰屈已
議和此人主之孝見主上早屈中懷憤亦人臣之忠庸
何傷乃獨留請對謂上言臣僚本不得虜情陽大言持
兩端此何足與權大計若陛下決主和乞顯與臣計臣
任其必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此大事望陛下熟思又
三日檜獨對請熟思如初如是者三度帝意已確乃上
書願請和於是設疑似傾相鼎罷之然猶以公論為患
勿龍如淵逢意言相公為天下大計主和而橫議大起
第擇人為臺諫盡擊去則合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御
史中丞使劾異議者而王倫以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為
名欲帝廷拜受國書下朝議於是從官張燾晏敦復

紅尹煒梁汝嘉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理朱松等皆以國
大讎爲辱不可和必屈已一屈已則上下離心國何
以自立異時予奪在彼失信在我又何以自存樞密院
編修官胡銓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
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大戎之天下以祖
宗之位爲大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社稷之
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社朝廷宰執
盡爲倍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爲胡服異時
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逆豫也哉夫三
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使之拜則怒今醜虜則犬豕
也堂堂天朝乃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將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自索矣夫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者非惜
夫帝秦之虛名以天下大勢有不可也顧斬王倫秦檜
孫近三人頭竿之藁階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
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
海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當是時中外上議議胥
激憤雖帝心亦頗慚忿不堪也檜患之用勾龍如淵計
遣王倫說金使言天子方諒陰不當出受書檜以樞家
宰詣館受書命省吏代百官朝服導以從遂納書禁中
命直學士曾開草國書報金檜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

政待君矣開曰儒者所爭者義苟非義高爵厚祿非願
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尚麗之於本朝耳開曰
主上以中華正統當天位公爲相當尊主庇民奈何自
卑辱至此乎引古諺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
知今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去如檜但欲委曲
濟國事耳樞使王庶見檜質責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
存趙時耶而忍忘此虜也罷知潭州史館修撰范如圭
手書抵檜責以曲學倍師忘仇辱國且曰公不卷心不
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萬世笑矣於是爭者並斥外而編
脩銓以鼓衆劫持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銀
銓書於水流袁州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謫安遠丞
死焉故相李綱大將韓世忠皆疏爭世忠言金以劉豫
相待義當與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獨當之皆不省當
是時檜以母后故入天子左腹獲其心而其時爭者獨
言虜謬焉和款我和終不可成梓宮終不可復太后終
不可歸而不悟金憚中國實欲和倫固得其要領以來
也始與檜議時猶欲以中原地與齊爲北人還北及豫
敗觔度中國難制又欲盡舉齊故地而委之比金使歸
朝有舉朝所上封事讀之歎以爲國有人焉未易輕也
於是和益決許歸東西南三京壽春府亳宿曹單等州

及陝西京西諸州地以爲和九年春以金和肆肯命王倫爲交割地界使遣周聿方庭實爲宣諭陝西三京使史館修撰范如圭入對言兩京版圖既歸九廟八陵咫尺在望而祠告之使未遣其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判宗正事士儂兵侍郎張壽詣河南告祠士儂出蔡穎百姓夾道迎且喜且泣曰不圖今日得復爲宋民爭尊入栢城時自昌陵而下皆發掘士儂煮披榛莽隨宜葺治還帝問諸陵何似壽不對但垂涕言萬世不可忘此儂檜患之出知成都而士儂封延安郡王於是和議大定羣臣加爵賞有差明

年金撻懶與蒲盧虎謀反皆伏誅於是元本以二人者陰與宋結主割地誤國也排之爲已功遂盡倍前議拘王倫河間倫不屈死而遣副使還責歲幣責奉正朔責更誓書而大舉入寇陷前所歸河陝州郡師驟發遠近皆震恐檜以言不讐乃大懼億帝必且召故相浚州之也患之遣其黨馬楫嘗意帝中檜風昔言怒浚深勅然曰寧亡國決不用此人檜乃喜又使其黨參政王次翁說帝言曩國是無主事小變則更用他相又變又復更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已歷歲月紛紛不能定願深以爲戒帝深然之於是眷倚檜不衰檜乃上疏言德

無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捷懶主割地講和之議甚堅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今捷懶死事幾已變願陛下臨江上督六師親征於是陝西節制吳玠敗金扶風徽離喝走鳳翔東京副留守劉騎敗金順昌元本走汴岳飛敗金人京西復河南諸州郡已又擊元本郾城幾獲之金人氣奪

西水自登陽趨河南徽離喝出河內趨陝西以賊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皆敵離喝入河內趨宋興軍進據鳳翔四川權臣徽胡世將河內池倉卒召諸將議發澤潞言河內不可守必退敵敵世將將折之曰澤潞軍可守也

金人犯石壁些務逃逃仲等破走之徽離喝使龍鳳即君衛孫事務使統制李師顏以賊騎擊敗之又敗虜力奔三多復將撤細喝自以師來戰百通坊又大敗虜

金人上書曰卷之六八二九 四一 月十三日

金人困于龍世將常州人宿習也方金歸東京時召軍劉錡克不京副留守將所部軍攜琴行自臨安涉絕淮抵過口方今忽暴風拔舟者帳歸曰此賊也

有暴兵即下令棄棹前已降金敗盟南乃舍才導陸計歸曰居城有糧否有之吾與君共其年現日有米數萬斛歸曰可矣乃飲兵入城爲守禦

老稚呼曰太尉若命守留京軍士扶老攜幼而來而進者父呼曰太尉若命守留京軍士扶老攜幼而來而進者父呼曰太尉若命守留京軍士扶老攜幼而來而進者

之小知也也大喜信吾本赴官東京而吾全軍乃在此則天也今有城可守糧可食奈何去之敗言去者輒力鑿舟沉之與家寺中門精薪薪守日脫不即燔吾家於足士咸奮爲戰守備極人礮刀劍爭呼躍而死時守備閑然歸取車輪轉埋城上撤民戶諸周蔽之傳榜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而青野以待敵凡六日軍畢而金寨陷已涉抵城上矢萬計將諸之云韓將軍

金烏祿以兵三萬與烏祿虎大王者合進薄城鎗矢諸門延之虜疑不敢近諸將等蔽垣爲陣金人射矢

皆自垣端洗著十城或止中垣上而騎用破敵方以
神臂弩自垣門射之命中敵小即則以步騎追諸河
其鐵騎千金氣集乃移若東村去城二十里騎兵止
士下薄暮所其營金復却夜復募百人往請街使
天日無以為也命折竹為笛如市井兒戲者人持一
以爲抵金營是夕天欲雨電光澤澤見其髮者一
之電止則區不動敵大亂百人者聞吹笛聲即聚金人
益不剛於是終值自相擊殺屍盈野明日退軍老
於足諸將言今戰雖捷而衆寡不敵宜乘其舟楫南
歸如遣大將禽陳規曰朝廷養兵百十年正遇急
九敵氣已挫軍稍振何謂去乎規已分必死軍有
退也歸曰府公文人猶惜死乎况汝曹耶且敵營近
未非久必日全軍一動即珠藉死耳死不足惜而敵
執兩淮重寶官閣如國事同吾必死於此衆乃頗
曰惟太尉命時元木將十萬衆東寧寧間順昌失
大連山李龍上馬所部軍從過淮寧救宿衛治攻
備糧糗後鎬所遣者軍問帥何如人謀如風成日
平邊帥子耳喜聲伎劉廷以兩國講好因令守東寧
母生事元木喜置輿車馳諸攻具不用而城一入者
歸又各以文書一卷繫於端端懷感軍心立焚之於是
元木不七日下至敵下責諸將器師衆皆曰滿朝用兵
昔比元木歸敵行自見元木不信曰彼邊帥于其聲伎
何知兵會騎使約戰元木怒曰劉帥何敢與我戰以吾
力御順昌賊直用靴尖擡倒耳使者曰去計非但請與
太子戰月請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乃下今明日
會食還明鎬果為五浮橋於河上而潛遣人毒誤水
上流及草中成軍士雖渴死毋飲飲者斬所虜既陳衆
請先擊其韓將軍者軍騎曰擊韓雖利然元木長勝兵
力乃全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元木元木破韓不戰走矣
時天大暑虜遠來不解甲者七晝恒德矣騎軍皆倦
史食羊馬垣下坐餉如平時虜晨氣威騎兵不動此
午虜人出機渴食水草輒病益困乏連未申間忽道數
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銳兵犯之
制趙韓韓帥被數矢血戰疾力士殊死戰虜所傷
千馬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鎬引卒陷陣
入縱刀斧亂所之虜大敗走委車旗器甲如阜是夕
地水深者大餘凡木接營道還汗不敢復窺淮初河
上有告官軍曰升菴故左議軍也無圖志可殺者兩翼
揚子馬爾故專力幸擊之而虜遂聞授武泰軍節度使

五十年間前規敵遇之即前奮新其精已戰再捷飛龍雲
下賊屢敗必還或謂呂汝公速往擊之而賊果至雲以八
百騎挺戰又敗之與所集大軍應戰疾力大敗之元
木遁還計飛進抵朱仙鎮距汴京四十里而軍檄陵臺
自後宋歸命人動息山川冷要具得其妄害害者皆
諸將皆分臨之境皆期日官軍會所揭旂皆以爲爲
諸父老石姓爭先車牽牛以饋糧以慰軍士益焚香候
命耳金將亦不能制其下第論之曰吾輕動待岳家軍來耶
金破必矣當直抵黃龍與諸將痛飲耳元木連破劔
悍中國甚又悔已為兵端業欲和以莫將久留金縱之
歸潛以書與檜今主和檜度帝意恒怯獨願和幸和成
信已前書也復甘心為元木間於是諷臺臣請召諸將
與師而令金南侵淮西陷金商以脇和臺臣請召諸將
飛奏金人

飛不死終梗杙竟甘心飛而和乃堅定在諸將出已
下之不快也方虜之淮時飛奏命人舉國而南巢穴以
盧若長驅京洛而之彼必奔命可破也帝下十札起飛
祥援淮飛苦寒嗽力疾行命以糧之師不為止
薪黃而濠州已陷金聞飛至望風遁校敵節制武備大
憲反倡言飛逗遛天濠以為自背鬼軍故殺飛世宗大
以罪俊軍吏急相與為危言槍柄于理獄以爲據世
忠飛聞馳以告世忠得見帝自明俊愈益感飛遂相岳
天性豈以大言而怒為前段耶槍恨之綽臂以正握重
又許未敢動也而忍軍乃諷諒議大夫切拱高黃幼龍
又諷中丞何鉉侍郎史彌遠交論之罷京萬壽觀使
上復誘卒王俊告飛即將張憲欲為變逮飛其押解是
遣使者逮飛父子下獄命何鉉拘之使者至飛笑曰皇
天后上可表此心先就對裂裳以背示鐫以盡忠
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閱實無左驗心大動焉明其
事帝擒大怒改命尚飯煉者月餘於是飛坐嘗自言已
與太祖俱三十歲秉節為指斥情理切害虜犯淮長衙
臣來上綏翼卷之五下陸明宗二月二十九日
北十三不即赴馬擁兵逗遛雲生與憲言令槍置使飛
還軍皆當斬然時御札本言御苦寒疾為等行國而忘
身今就為危難者師還舒代言又賜乃清卿飛家取謹
進退不專為得盡而雲本無書於是北言卿飛家取謹
北東之左飾以威迹而言雲書已為憲所吏司內之冬
且盡未決槍手書小紙付獄而飛死矣雲等乘市物飛
在獄大武寺示李名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輔並頌其
無辜臣乃使尚所劾去宗正卿士僕請以百口保飛有
月初之建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冤獄死起不
勝忿詣繪誌其實神嘻笑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存然
事忠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飛芽人
而傳成其獄者皆遷官洪皓在金蠟書絕奏言金人是
服者皆飛至以父呼之詰齒聞嗚呼國有虎臣敵國之
其死酌酒相賀而天子不哀
讐而固社稷之衛也有之以守而亦其可以和也令微
韓岳劉吳即身航海祈請求延宗祀也何渠得請哉乃
檜媚嫉以惡之翦國之衛報敵之讐斷其戰守之具

毀謗得禍者甚衆卒實行追私詆訾者立捕論晚更以
煒子墳撰修實錄宰相子若孫並領更職前世未有也
檜性深阻如崖谷而浮爲好語悅人旋宰之同列論事
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據相位
十有九年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無一善譽柔侏
易制者一言稍契合即登用稍抵牾立斥惟王次翁獨
四年以敗盟時論國是爲檜地畫罷三宣撫司德之也
凡臺諫糾劾章疏皆檜自操筆密授使上之士頑頓嗜
利無耻者爭爲用以誣陷善類爲己功立久任法以錮
士士淹滯不得調開門納賂富敵國始帝中懷見檜謂
和必可任倚信之而檜操券后梓宮以密制其命故相
得甚固及握權重事每與帝爭勝帝所惡獲擢用所親
信立斥帝孤立亦中慙不自堪省郡州事惟申中書省
無至御前者而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
氣詩駁駁乎有將心矣投獻檜書若詩者以臯夔稷契
爲不足必曰元聖晚歲畫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於
一德格天閣必殺之宗室知泉州今衿觀檜家廟記訖
口微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語竄汀州且行鼎子汾送
之殿中侍御史徐壽奏疑有姦詔捕劾逼汾自誣與張
浚李光胡銓胡寅等五十三人謀爲逆獄具而檜病不

能暑乃得解檜死楊沂中入朝奏事帝謂之曰朕今日
始免防檜作逆矣然憚金贈中王謚忠獻司小校趙鼎
實前欲制檜不中檜引問曰爾莫心國否余曰我輩
風天下皆謂我胡人報仇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耳
是每出句于煒觀代相諷臺諫爲言帝不聽終廢然檜
本絕後無子煒檜夷兄王煥孽子也當檜專國時省府
臺諫皆媵阿無非其肘腋爪牙者又檜歸自虜攘衆議
獨克封郡王柄國以功名終無後患而沈該万俟卨湯
思退之倫相繼秉國祖餘說持和義爲國是而根固波
浸前檜將召其黨董德元湯思退至中書以後事
浸各贈之金于兩德元思退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
也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召用一官是時金完顏
亮已弒其主亶自帝爲淫虐嗜兵矣東平進士梁勳言
金必叛盟宜爲備帝怒曰講和本斷自朕志檜獨能贊
之成何得以檜亡故橫議耶竄遼州國子司業黃中使
還言金人泊汴汴京臣見其營表宮寢府寺畢備此必欲
徙都誠都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及境矣宜早備思退
怒謫官禮待即孫道夫使還言金詰中國失禮語甚厲
計必且稱兵帝始訖曰朝廷待之厚彼何名爲兵端道
夫曰主臣彼身執其君而奪之位欲與兵豈問名哉該
思退怒貶綿州前相浚時起判洪州以母喪歸葬念天
下事二十年爲秦檜所敗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暴虐

勢必復用兵自以嘗為大臣當同國休戚也乃疏言自昔聖賢亦嘗用和為生利天下之太權矣湯事葛而終以滅葛文王事昆夷而終制昆夷彼皆翕之於始而張之於終汲汲乎修德紀時以生利為心而未嘗以和為可恃也惟石晉不然桑維翰始終連和其言未嘗不以養兵息民觀釁而動為說於夷考其所為賞罰無章設施繆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一時用事之臣厚賦歛果討戮播毒於百姓而契丹凌侮日甚後嗣不勝其忿起而圖之數萬之師無一夫北向發一矢焉用者遂以破滅至於今為天下嗤笑我祖宗時與虜通和勢敵力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東南文武之才蕪收竝用於天下以得持久然靖康之變亘古未有論者猶恨夫恃和為安而不顧其難矣今天下幾何譬則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室安居飽食以伺吾隙陛下獨以太母為重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而以和為之權用事之臣乃肆意縱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已之去分引黨與布剋要地聚斂珍寶以厚其私室坐失事幾者二十年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下至田天野老亦莫不舉手加額以其違天拂人不忠於君而重惡之也今

事勢極矣後此數年民力益殫財用益乏健卒益老忠臣烈將淪沒益盡不知將陛下將何以待之願鑒石晉之敗法商湯周文之德而懷勾踐卧薪嘗膽之心以保圖社稷該思退高諷臺諫論劾復勒還永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殺宋宗室之在國者百三十餘人遣使發嫂語為兵端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總之命其后徒單氏及偽太子光英者居守命完顏鄭家將水軍由海道趨臨安而自將軍六十萬號百萬自清河口入淮中外大震帝內顧諸宿將無在者邊備蕩弛士利女頓始大驚失措相康伯言虜建天宮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決將自焚况彼曲而我直人踊躍思奮惟及其鋒而用之虜無足憂於是召故相浚判建康詔故帥劉騎制置淮東浙西軍命三樹大帥及侍從臺諫於都堂議軍康伯傳旨曰今日事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先因草檄諭大軍六軍爭奮願北首死敵相思退該勒帝幸閩蜀康伯力沮之一日驟降手詔放百官康伯焚詔附中使奏曰百官敢主勢孤矣不可乃決策親征時朝廷多津遣其家屬歸籍者康伯獨迎其家屬來與同難帝在揚州中使康伯言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意氣自若帝問之康伯曰臣嘗奉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得展其底蘊人情以安康伯字長齡信州弋陽人幼有學行在太學以舉當國在朝省五年泊如也借吏部尚書使偽僞

汴口不供餉戶臥不暇入交館人扣戶不致亦
不對金使至以鉅伴論拜受書還見謂為生事還和泉
川海盜作朝請勦捕康伯以上意招撫盜出降獲金
而誅之不退倡者州以無事文得相帝太息之曰康
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故事宰相除朝
銀絹不許言請曰今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僚皆當
省以佐費臣受賜先足禮侍郎虞允文以工尚書
使金見金方運糧造舟度勢必南牧請中警淮海備不
聽除直學士院及亮敗盟揚言出襄漢詔成閔制置湖
湘允文曰敵必規行都獨為虛聲乘我分我兵獨宜急
再淮不聽亮至汴允文復言曰閔不宜遣而遣今約程
尚在江池間急宣今軍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
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擇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固可
防襄漢若出淮則池軍出居巢江軍出無為又可為淮
援是一軍而兩用之也又不聽而亮果自渦口渡淮先
是制置使劉錡防淮東王權防淮而會錡以疾病不能
軍還鎮江權棄廬和遁詔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將而
允文以府參謀奉命趣顯忠赴軍且犒帥比至江亮
已悉大軍臨采石欲渡矣策高臺臨江對峙旌旗二
條者言日之夕明白馬祭天與眾盟以時敵兵號四十
族明祭江約晨炊玉膳堂中濟者重賞時敵兵號四十
萬我師僅萬餘甲士解鞍東甲坐采石路旁權既去顯
忠未來無主者允文至謂坐待顯忠則誤國遂立招諸
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有功者賞皆應曰諾

請效死所親危之曰公受命獨師不愛命昏戰他人前
壤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敵過江社稷危在旦夕
吾安所避咎命諸軍列大陣毋動分戈船為五一駐中
流二竝東西岸行藏精兵以待戰又二藏洲渚俾不測
部分甫畢敵舟數百艘絕江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
矢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後撫時俊背曰汝膽略聞
四方今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
日暮未退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令從山後
轉出虜陣後虜疑伏兵起大駭遁允文今勁弩追射大
敗之夜犒士謂之曰虜明必復來然器氣矣可擊也夜
半部分海舟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虜果至後夾擊
大破之焚其舟三百而亮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
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復書言權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
也願一戰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舟斬梁漢臣
及造舟者二人趨瓜州漢臣教亮是役也微允文於槍
攘呼吸問以其身抗難事幾殆又適虜自斃而定然已
幸矣已而為國者幸而已矣時允文遣舟師自海口
甘子公佐引舟師至楊林口截擊之與虜舟相迎
咫尺時虜舟大作不利南實時千石巨神忽風自地
來聲如鐘風浪南來大氣自倍各操一弩待虜舟
舟者皆中原遺民恐虜兵入舟中使意斷而
打擊而舟中鼓聲相繼一聞東不得展實以大

前附之煙船頓發頃刻延燒者數百艘火所不及者欲
擊大人獲統軍符印及器械糧餉以萬計餘不備舉有
脆柔易折而不滅者則晝夜亮舟師盡焉初亮江南北
石不得渡而舟師又大敗則大撫根趨揚州時虜屯市
軍濠河造三閣儲水軍數尺又塞瓜州口揚州中成閘
百戈船平之文文曰江過廣必使戈船無用使戰艦不
鑑少不足用急聚材冶鐵修馬船為戰艦王徽平江今
以江州米濟師舟既具亮至瓜州名文與勝存中當江
杜觀之命或士踏車船回轉周金山者三如飛馬翔敵
亮怒杖五十還揚州當是時金葛王烏祿已即位遼陽
敵元肆赦矣亮聞大驚換諸運江中謂曰不可今深入
敵境內變還眾散於前敵乘於後危道也即留兵
渡江而大駕非諸將亦且併體今獨宜遣燕以北及遼
陽諸軍健關者軍渡江而敵舟焚之以絕其歸望然後
日善乃駐瓜州勒諸將三日必濟江不者蓋殺之軍士
即更之
多亡去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滿里街市里街亡者殺
瓜州期必濟江是軍中人自思亂相與訟言前所
淮者成擒矣今江岸未易渡即渡江無為也聞遼陽所
天下則有君矣不若相與行人事後舉吾輩北還
帳中取視之愕然曰我生也左不日時時亮曰時將馬
往方手中飛矢什地衆從入刀之手足猶動繫而橋
之收子矩矯足謝曰等皆之是口急使人計殺
僞太子英英退平三十里請輸平始亮之而也憐制置
使錢必生致用之下今有政言姓姓名者死特密非皆
死改舉有朝者將問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錢
無應者金主曰去日當之蓋為力彈如此何建大將
而卻將子權連節制棄廬州人恨之適河扼文師會疾
石水入問疾憐憐就文交手附脅流涕曰天何處矣
無向卒銚在揚州遺善州者沉其糧運蓋番城外若
自屋房無所棲息房所過太木下白晝完亮亮亮
比金主意多忌見血強之遂也山入夫不可容珍人

變云錦字信叔德領軍人方亮渝盟召故相渡荆也
即日有人士曰工東來者言虜方休采石煙船張天
赴君父之急今少需如進渡州日渡彼命傷二子來
風幾殆過池州所采石捷李忠已將兵屯江上矣那
渡江勢師渡賞之一軍以渡一官以渡一官以渡一
等以手加額喜甘又而悲其久處瘴癘池形容之瘠
也當是時金主雍即位大赦散南征之眾遣使來聘告
即位欲用舊禮受國書相康伯不可邀宰張闌請嚴遣
使正書儀遣洪邁報聘始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言祖
宗陵寢隔閼三十年不得時汛掃祠祭也心痛之若彼
能以河南地見歸者復屈已何滅蓋意終憚兵會金主
仁明急內帝亦內禪竟成和而定帝性本仁孝寡嗜
欲嘗以馬治道貴清靜置室名損齋屏玩好獨儲經史
時燕坐其間羣太后歸先意承志如不及一損膳輒憂
懼見辭色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適意諸外
事諱勿令知也儀王仲湜愛珊瑚高者直數百千把玩
不去手帝問即墜地當何如仲湜曰碎矣帝曰以民家
血易無用易碎物何為朕不忍為也嘗言百姓家給人
足則租稅自辦故兵興倥偬而時蠲諸郡租然則明不
足中休於邪臣焉所制梓宮歸置淵聖不問戀位而忍
親好以甘言飲人無情實諸論恢復大計者輒慰諭褒
拂謂韓世忠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召岳飛入內曰中

興之事一以委卿賜手詔無慮皆懇款布腹心然唯獨
浮言蓋口惠若耐示肺肝若揭曾未幾而若隕若墜無
少顧惜也甚哉乎幾至亡國始帝未有子而熙陵以下
旁近親穢於虜無可屬右僕射范宗尹前造膝請間以
爲言帝惻然感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乃子孫曾不得
一日享也屬零落可憫朕意且法仁宗爲天下計慰藝
祖在人之靈宗尹頓首曰幸甚此萬世慮非臣愚所及
會上虞水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子而立弟
天下之大公章聖收宗室子育宮中天下之大慮仁宗
感動詔英宗入繼項惟慶故文子孫獨陛下一人而
前星未耀聖躬孤立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欲陛下追祖
宗公心長慮之所在乎崇寧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
孫爲近屬餘降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寞無聞僅同民
庶藝祖在上莫肯居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惟陛下
選太祖後有賢德者秩親王建牧以待皇嗣之生書奏
帝感動詔選太祖後宗室子伯琮育禁中改名瑗已從
趙鼎言作資善堂封建固公出就學命徽猷待制范冲
起居郎朱震兼贊讀以二人名儒極天下之選也進普
安郡王及秦檜當國衛盜作匿不以聞王入侍言之帝
大驚明日以問檜檜對臣策盜無能爲恐煩聖慮故不

敢聞耳退偵知爲王所自發也大忌之屢中以危言鼎
冲震俱得罪檜疾篤燔秘不以聞謀代相急王必帝注
視檜疾破其奸帝至檜第檜已不能言涕淚而已燔柴
請代相者帝正色曰此非卿宜預即日檜父子皆進官
致仕是夕檜死帝欲立王爲皇子以韋太后年高不欲
開選之及太后崩尚書張燾請曰兩郎名分宜早定蓋
是時恩平郡王瑋亦幼育宮中嫌兩大也帝曰善直秘
閣范如圭已奉祠劉至和嘉祐中名臣章奏三十篇囊
封獻相康伯力贊決於是詔以普安王瑗爲皇子更各
增進封建王金亮開俊朝臣請避敵皇子不勝憤請幸
師前驅吏浩以太子不將兵格之命撫軍亮死帝欲內
禪相康伯請正名詔立建王瑋爲皇太子開行帝召康伯
其庶子以嗣意難之朕殊不然東山曰帝召廷臣議秀
聖明超越古今亦易其所難耳帝大悅王子儆封爵號名戶侍郎汪應辰議定稱曰太子本生
親帝內降言皇太子本生親可封秀王母張氏爲秀王
夫人明年皇太子即位 論曰嗚呼天道恢恢豈不
哉藝祖以天下授晉王不歸者百五十年矣值大難宗
覆高宗夢顧卻立中無嗣竟成孝宗以揖讓終豈可謂
非天哉又於時規定秀王本生親之稱一衷於典禮萬
世繼嗣承統之典卓爾獨當矣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七

肝郡鄧元錫纂著

宋孝宗帝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孝宗皇帝

諱昀字元永太祖少子秦王德芳六世孫慶

五月即位

初中興十歲東時政關天上太上皇帝星

后御號

光孝皇帝太上皇帝后金人普原川秋江淮宣撫使浚

封魏國公

建追復少保岳飛官禮葬之制高師上

光官前相

鼎趙翊善冲范還恩數封皇子三人馬王冬

詔朝臣舉堪監司郡守者

義問罷奉祠張燾同知樞密

德興城徙其民秦州

是歲隆興元年春正月朔

帝朝德壽宮

常為浩史馬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宣撫

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

孫宗魯黨無賴至

知樞密院事

詔求遺逸夏金人拔瑛州中臣浩罷

以辛次應參知政事

浚遣將渡淮師潰于符離六月

洪遵同知樞密院事

浚遣將渡淮師潰于符離六月

蔡參知政事

詔罪已都督浚青授江淮東西路宣撫

使責將

次應罷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復都

督江淮軍立皇后夏氏虞仲賢等使金軍還辱命下大

理奪三官康伯罷

思退浚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

章事是歲兩浙江東水旱振之

二年春相浚視師金

兵退夏罷判福州

六月朔日食賀允中知樞密院事

楊在中

江淮東西路軍馬同知樞密院事

金分遣渡淮

知楚

死之

思退罷居任詔親征前相康伯復尚書左

僕射同平章事

樞密院事

年

春正月祀天地園丘赦元金罷兵定和相康

伯致仕卒

名文恭知樞密院事

冬參政適

為尚書右僕射同平

章事

汪澈知樞密院事

即守者各一人

知樞密院事

江東饑相適罷

知樞密院事

以父雨命侍從臺諫議刑

政所宜以開

安宅同知樞密院事

冬大閱汰冗兵參政願杞為書左右僕射

同平章事

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

詔監司守舉廉吏

申嚴賊吏罪罰

三年春

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幸聚景園本生母李夫人崩成服

皇后夏氏崩秋七

月皇太子楷薨

安恭皇后

冬十有一月祀天地

園丘赦是日雷求直言相顯杞罷

粗稅振淮南水旱叅政衡集罷帝命執政選其如金
 邦彥根知因奏衡復故相鼎趙爵邑封豐國公以本彥
 對客訕上語罷復故相鼎爵邑封豐國公以本彥
 教加上太上皇帝尊號上皇壽赦加恩三年春正
 日自立任子夏詔侍從臺諫兩省歲舉監司守各五人
 衡責授安德中節度副使擢州安立皇后謝氏詔民入
 置用彭以奉使無狀未州管管
 梁賑饑補官外餘鄴將並罷冬十一月祀天地園丘赦
 是歲京西諸路旱浙東
 承祿之黎州發帝邊四年春帝視學命蔡元
 辛武率太學武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夏六月丁丑
 應茂良罷知鎮江以王淮叅知政事秋罷王霽從化孔
 廟九月朔日食冬通相同知樞密院事大五年春敕
 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從御史附浩史馬右
 丞相以青宮恩復召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秋復制科
 詔郡邑兩稅輸正色者毋重價折錢浩罷趙長臣叅知
 政事參政雄趙馬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是歲臣叅知
 傷未二佛六年春參政良臣錄前相鼎少保飛子
 齊牙貢
 孫賜京秩夏中豐儲系秋九月大饗明堂款是歲溫
 七年春周必大叅知政事諱庶然簽書樞密院事○
 之詩八年春召省院郎寺各置詔監司守令勸農桑
 相雄罷雄實州人以恢復紹主知使金正受書儀樞使
 淮王馬右丞相兼密使庶然同知樞密院事○是歲
 早振九年夏詔侍從臺諫各舉端亮彊明有風力充

監司者二人秋復出南庫錢三十萬緡振以李彥碩
右相准下前執政克家梁為左右丞相大饗明堂赦禁
東浙西蝗十年年李彥碩罷奉祠陳源有罪夏禁偽
學從秋早求直言師點黃治參政事冬十一
州京西金澤州南牛門國廣忠中江陵十一
年春上詔江東西路差役從民使以周必大
歲江東浙西諸州水同建廣東古嶺十二年春禁胡
州建昌帝興元府余洋西和州早
服蕃命侍從臺兩省總學官各舉堪都副統制者
屯田內養總所人夏太白金星見七月復經天以西
臣臣中臣官有差冬加上上十一月祀天壇丘
赦十三年春太上上上八十壽率羣臣詣德壽宮行秋
星聚于月相克家罷定百司吏額江諸州路機
十四年春樞使必大周為右丞相以施師點知
汀州經界以留正泰冬太上上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
皇太后帝哀服三年見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兩
早之福建十五年施師點黃洽知樞密葬永思陵
相准罷判衢州許季海金華人為右正言易相思陵
者多不自安准以為此唐季堂之非聖世宜有蜀
士皆以次遷人服其公昭方急荒救注言李老成練
達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為除浙東帥後以意勸其
家知台州唐中友遂張熹權陳背為監察御史攻偽學
土論秋公月朔九月大饗明堂以太祖赦北兩淮建寧
庇之秋公月朔九月大饗明堂以太祖赦北兩淮建寧
使來用祭十六年帝二十春金主雍祖遣使弔祭

賀即位後為右相必大周參政正留為右丞相王簡參
葛卿同知樞密院事參政罷皇太后移朝詔禪位太
于華宮帝在藩明聰左右未嘗見喜愠之已趨朝進
止有常度就騎乘瞻視凝一服御儉約親經史不懈既
受禪慨然有匡復之志手書召前相浚入朝咨謀畫至
引見改容慰薦之曰公名久今朝廷所恃惟公賜
坐已縱問天下大故浚見帝英武語兩宮北狩八陵廢
隔兆民塗炭即痛憤見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堅圖
恢復加少傅封魏國公除江淮東西路宣撫使而參政
活以潛邸直講得政主議和奏必先備禦不宜聽淺謀
之士興不教之師復白請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淮守
江是示敵以弱息戰守者之氣也請城泗州浩不悅督
府措置輒從中沮撓海州之捷抑其賞不行浚議招山
東淮北人給廬舍給牛種營田淮右壯軍實繫中原人
心而浩稱糧饌不給不當廣招納自出浚請帝幸建康
而浩持蹕臨安便浚以淮北廣漠餉不繼坐困也規東
屯田財貽楚泗扼清河西屯田豫壽扼渦潁又多募舟
船于東海規燕薊而浩以廢國帑今罷潰浚上書爭曰
國家南渡求兵勢單弱賴陝西及東方北人不忘本朝
衆歸附而始強今此諸良將精兵往往皆昔之歸正人

也以能扞敵力戰者三十餘年一旦絕之即中原之人
心盡失人心既失變為寇讐將且為虜用為我寇害豈
有極哉又渡淮自歸者既絕彼之動息我何自知我之
間諜於從何遣夫中原之人本吾赤子陷虜望歸譬亡
子之在道路一旦得脫身而來冀幸安全而為父母者
拒戶棄絕使不得衣食於情理何如也且自用兵來大
軍以奔命疾疫死亡十四五陛下命諸將招募以克若
北人不至即募止江浙游食之人歲費不下百緡而柔
脆不任戰將軍旅日削大事去矣帝感悟得不能已有
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浚子弼赴行在計事入見帝
問浚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步
近臣言稱魏公不名蓋信倚如此時尚書允文宣諭川
陝與大將吳玠議經略中原而浩建議言德順地阻遠
難守棄之便允文疏再曰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三路
新復州郡又繫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西和成潛
窺蜀之路愈多矣浩持不聽於是德順棄而秦鳳熙河
永興三路新復州軍皆陷允文還入對以笏畫地極陳
其利害甚辯帝太息曰此史浩誤朕也於是罷浩相而
倚浚益堅浩人當是時檜痛鋤諸賢宿將既盡無卓然
任戰者又金主賢政修明國無釁而浚銳意圖恢復又

好先用固有雄志而短於知人又欲及金未發先攻之
於是詔出師而三省樞密院皆不預聞皆欲阻其成浩
激相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師不知安用彼相康
伯稱病去會招撫使李顯忠帥師復靈壁進復宿州為
副將邵宏淵者所沮撓師潰于符離中外喪氣於是帝
下詔罪已浚疏自劾帝賜浚書曰今邊事以卿為重卿
不可畏人言而猶豫日舉事狀與卿伯之今亦當與卿
終之召浚弼弼入奏事浚附奏乞骸臺臣尹樞附思退
劾浚誤國請降秩明法乃罷浚都督改宣撫使鎮揚州
督府參贊陳俊卿爭之曰浚不可用當別屬用賢將而
罷之若責其後效則降官示罰亦足以明法矣今削都
督重權實揚州散地一有奏請臺諫交沮何後效之得
圖議者但知惡浚不復知為社稷計願陛下幸察帝悟
復浚都督已金將紇否烈志寧以書移三省密院責歸
故疆歸歲幣責稱臣責還中原歸正人語雖悖實示欲
和端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彊則來觴則止不在和不知
毋為議湯思退者故逆檜黨也召復相急和請許之右
正言良翰曰前主和議使山陵隔絕疆場弛備北方忠
義士為虜用皆秦檜之罪不可復矣河北山東皆吾故
土虜竊據亦屬耳卑鄧海泗又亮渝盟後吾以兵取而

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為辭乎。虜要我四郡而輒從之，是
猶不折一兵不費斗糧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若
歲幣則待歸陵寢而後與，庶幾有名。帝曰：善。而思退白
遣淮西幹辦盧仲賢如金軍，報使陞辭帝，敕勿許四郡
而思退陰令許之。仲賢見金帥，懼失辭，都督浚具奏
其辱國狀。帝怒下于理，除名。京州先是督府參贊王
之聖入朝，為帝言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
我不能絕淮而北，猶敵之不能越江而南也。獨移攻戰
之力以自守，則固自守固然，後可隨幾變制之。思退悅
其言，奏遣之。望復如金議和，浚發憤上書言自秦檜懷
逆主和成金亮之禍，而大罪未止，故使其黨得復出為
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
使之命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者之心。人心既失
如水一覆不可復反，臣竊憂之。且請帝幸建康圖進取
帝乃詔之望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如金師諭四州不可
割之意。昉至金見止詔之望，以幣還謂浚曰：和之不成
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思退疏爭以危言搖上，且請宗
社大計。奏稟上皇，然後行。帝怒批牒尾曰：金無禮如此，
猶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
大慙忿而忌浚益深。浚以右相復開府出督遣魏勝

守海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陳敏子泗州招徠山
東淮北歸正人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招淮南
壯士及江西羣盜實萬勝營又萬餘人治高郵巢縣兩
城修滁州關增江淮戰艦集水軍淮陰馬步軍壽春為
防守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為積水櫃深之諸戰守備益
設於是淮北來歸者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
蕭琦故契丹大族沈勇有謀今盡領降眾且以檄諭契
丹約為援金懼敵兵退而思退陰謀必逐浚以帝眷浚
者倚浚終可任恢復而兩淮備禦為足恃也。令之望過
淮即驛奏兵少乏糧盛毀兩淮諸守備為無實委四萬
眾守泗州為非計。正言稽本以諂龍大淵得進又仲賢
端禮宣諭兩淮即疏言兩淮名備守守未必備名治兵
兵未必精帝不能無惑而浚留平江八疏乞骸骨帝欲
全始終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浚既去思退急和
成罷築壽春城散萬勝營兵輟修船變折積水櫃及撤
海泗唐鄧之戍凡浚所經畫備禦者悉罷而諷尹穡言
乞置獄逮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示必和
擢穡諫議大夫而國是大變。浚去國猶奉勅上揚州
召命無庸傳起為矣。浚慨然曰：吾荷兩朝厚恩難去。適

猶日冀回上心苟有見安敢不自蓋上誠復用汝當也
日就送安敢以老病為辭則若輩然爾當除日就易
日庶幾未死於學有能中承易象題左右謹言諸節
飲命致志友身德壽辛於餘千賜太師誥定可
後目幼未嘗親每益之書作無益之文就居陵寢定可
程學以潛心於學在少師親見二帝比侍皇太后被勞生
民余炭皆不與爾但存根和議良友則中夏禽獸食人
之肉殺然以正人心雪讎恥為口任老老爾等然者
可疎開於知人李益起也論片以耳晉書於房瑒云
泰會所則各有所知也論片以耳晉書於房瑒云
州廣漢人 已帝遣思退督江淮軍思退怯當難又恐
去左右事中慶辭不行而陰遣孫浩諭虜以重兵脇和
金僕散忠義遂與紇石烈志寧分遣自清河攻楚州魏
勝戰先楚州陷入濠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朝議至
欲舍淮保江於是言者論思退主和撤備之罪落職寬
永州太學生張觀等伏闕上書論思退之望稽姦邪誤
國及鈞致敵人罪乞斬以謝天下思退聞憂悸遣死於
是帝召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簽書樞密院事
欲復有為而魏杞至自金正敵國禮損歲幣訂不還歸
正人報和矣初僕散忠義被胡昉以書進金王金主亮
罪立遣還令論中國以善意而金主亮面諭之曰今遣使
書詔遣宗正少卿魏杞復使金帝面諭之曰今遣使
正名二退歸三城歲幣四不發而人止名謂不爾臣
所救姪杞杞退歸上事擬問對人上帝隨事盡可下
臣辭奏曰下擬命出疆豈敢不勉虜萬一無厭願速加
其帝善之杞行次引胎僕散忠義問和所以來且求
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國主當廷受不可託以書疑國
書不如式不聽行久之乃得行既至金館伴以國書賜
大宋賜也去大字却不可見金主且言今天子神武才
康奮起人有敵愾心北朝用兵誰保必勝乎所為欲和

者以兩國冬德上念保有其赤下也和則兩國其福
我則兩國其禍金臣蒙恩拱拱上許竭誠盡忠許
不發歸正人許爾殺姪命元不神帝性本英武沮群
罷兵分戌卒正敵國清還杞壽春人帝性本英武沮群
議而講和然中介然以復讐為心脩建康行宮汰元兵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兼領措置兩淮營田詔訓習水軍
而宮中臺苑未嘗一脩葺上皇過宮每徘徊瞻視為興
歎也宣撫吳璘卒於蜀輟知密院允文出陝蜀御正殿
宴遣之親書九事戒之今建節出都門寵焉每大閱常
親御甲冑習騎射嘗射弩傷目不視朝相俊卿進曰陛
下未能忘騎射者志恢復也然誠任智謀之士為腹心
任雄武之將為爪牙明賞罰以作士氣恢信義以懷歸
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逡巡震疊於
千萬里之外豈必馳射百步之內為快哉帝深納之甫
定和相允文白遣使如金求葺洛山陵相俊卿爭之曰
陛下痛念祖宗思復山陵甚幸然事煩萬全今和甫成
而忽生事端失所圖將為敵國笑臣不敢阿意帝不聽
出判福州使至金不得請復以渝信誓歸過使再往金
主謂曰汝少主旅櫬在此未葬也汝國棄不請顧請葺
洛山乎誠不請朕當為汝國葬之於是金堊欽宗皇帝
於葺洛以一品禮而中國自屈先侍郎張栻入朝帝以
其為魏公浚子主恢復也謂之曰卿比知敵國事乎栻

對曰不知也帝曰金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可乘也試對
曰金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臣實知之帝問何也試曰
主臣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
財匱官吏誣謾不足信正恐彼實可圖而吾力未足以
圖之也帝爲默然試出秦割請之曰陵寢隔絕誠臣子
不忍言之至痛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
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於大義固已未盡而論者
猶以爲夢則淺陋畏怯固已甚矣然竊揆其意或亦見
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
早見豫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但當下哀痛
之詔明得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修外
攘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不溺其文使必勝之
形隱然在我雖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效矣帝
嘆息袞論以爲前此未始聞也除侍講曰欲直宿時得
論咨也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分帝曰張拭當之矣爲時
相所沮抑而罷龍大淵曾觀者潛邸內知客也初卽位
召官樞密副承旨幹辦皇城司祐寵招權賂論者多坐
斥中書舍人洪邁言於相俊卿曰大淵觀言某當除右
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信則二人者寔操用舍柄趨附者
滋衆矣俊卿以告帝乃怒逐二人於外久之大淵死觀

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同知密院劉珙曰二人之去天下
方健宸斷仰盛德奈何遽召此曹奴隸小人誠憐之厚
賜之可也引以自近使兩政使進退人才則紀綱紊矣
命遂寢既而觀官滿相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
處之觀入見進觀察而遣俊卿允文諫又奪之錢端禮
起戚里參大政窺相位甚急俊卿進請寶訓及外戚言
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幸陛下謹守張說之妻
太上皇后女弟也得簽書樞密院事侍講切諫亦復
罷後帝意少怠相臣益庸庸不任且有階近習進者又
踵紹興故事宰執亟進亟退不專久而天子攬機務中
斷有疑宰臣心於是曾觀後召入建節躋保傅王卅其
昇招權賄進退士率以內批行而張說伐用中外莫能
難故相俊卿起家判建康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問政
俊卿對曰臣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民安幸甚惟士大
夫風俗大變帝問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觀杆之門十纔一二猶
然畏人知今公趨附十七八不復顧忌矣帝不爲忤而
卒莫之能去也知南康軍朱熹言天下莫大於紀綱紀
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然
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
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心可得而正也今自宰相臺省

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以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而止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使陛下之號令黷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一二人之門名為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也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陛下獨木之知耳帝大怒曰是以此為亡也諭相雄令下縣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則疾之者無乃適以高之乎不若因所長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乃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後康伯復相業已病或勸毋起康伯曰王室艱難我大臣當體國何收以

由中上編 國卷之五十七 上五 八月拾三夜恩

病為解罷警兼程行即至都人歡呼夾道送之以其疾也詔下階掖入見更親問曰一會朝許肩輿赴殿門非大事不置奏未幾發事殿門疾作輿歸第而卒帝悼惜之曰東伯有器量從容不迫臨終奏事無一語差謬可哀也前此居位八年同列好惡相攻又獨守正周旋其間無適莫心時言者欲根括江淮開沙田以佐國帑問之康伯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生事不思為國歛怨君子務大體惟恐有傷仁政帝等而止退朝坐一室蕭然不聞聲氣

帝事上自孝竭忠盡歡沒致哀遇

恩平王友愛甚篤每燕賜不會嘗謂宰臣言唐德宗與陸贄論事每令中人傳旨夫天下事有是非面詰難猶恐未有盡也豈傳旨能盡耶事會問不容髮惟然失事多矣嘗內批館試策後言國朝宰相誤國大將敗軍一未嘗誅戮此已過人君要在擇相相當為官擇人慶賞

思群臣守職刑獄衰少南渡後稱小康焉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周必大曰禮莫重於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請孝莫大於執器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意決矣出紹興傳位御札示必大遂傳位太子退居重華宮論曰孝宗剛明為南渡諸帝稱首也其致孝上皇則帝王禪讓慈孝之誼溢然乃符離一敗勢不復能自振非直浩思退罪也岳武穆韓劉之倫大生之寔為社稷衛宋高以虜內間而芟夷閹抑之不顧惜也天厭之矣故紹興隆興之際國虎臣斯蓋計何能無出於弭兵况戎狄有君居中國之地乎中國之人乎故談和議於紹興中者遂極掌扼腕談恢復於乾道間者罔而已矣

由史上編卷之五十七

肝郡鄧元錫纂著

宋光寧帝紀

南遷後學館懋爵校

光宗皇帝諱孝宗第四子母成淳熙十六年春二月

即位太上皇帝皇后尊號曰至聖壽皇聖后立皇

后李氏上皇太后吳尊號皇子橫封嘉王土知樞密

能判潭州冬大閱是歲諸將大水命紹熙元年春正

帝朝重華宮詔秀王榮王置明廟右丞相正為左丞相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事○是歲二年春詔置潭州府以三州經界○是歲

奉法愛民戒培克督促焉能傷治理者成民風習奢倭
士為文浮靡吏苟且飾偽者已制於后而惑后為太子
宗室謂其太后曰是婦將懷不當且後必敗其家
皇山也所謂誤地則以相術言后貴當立者也
皇太后
豎少恩官豎因設疑似為離間壽皇聞帝疾購良藥欲
以饋宦者因問曰壽皇合藥一大丸俟官車過即投意
殆不測也帝覘藥實有疑之已內宴后請立嘉王妾親生也
皇太子壽皇未之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
何為不可退持嘉王泣訴于帝帝以遂不朝二年冬祀
園丘帝宿齋宮后以黃貫妃有寵殺之以暴卒明翼日
出史一編 國卷之五十一 二月一三歲
祀南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既傷貴妃死又值大異
驚疾益增不能朝壽皇往南內視疾戒勵后后怨愈益
深三年春帝疾瘳猶不視朝二月始御延和殿聽政夏
四月始朝重華宮已復疾不復朝月直四朝日及誕辰
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自宰輔百官主士庶交上請
不聽都人以為憂冬十一月日南至吏尚書汝愚入對
反復諫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之而兩宮情始通辛卯
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者竟日都人大悅明口后歸
恩使臣百
八十八人
四年春正月朔帝朝重華宮已後久不朝顯
謨閣侍制黃裳言壽皇子惟陛下一人無毫髮可疑問

歷引古今父子相疑者各有端而明其必不然秘書郎
彭龜年言壽皇之事高宗憐極子道此陛下親見陛下
親壽皇子屬毛離裏此安所問哉過宮日往往降旨免
朝者豈誠不願時時見上哉願陛下之來也晏因為辭
責於人此其衷亦良苦矣願陛下垂獎愛之恩太常少
卿詹體仁陛對言易稱家道窮則乖故家人次睽睽之
上九疑極而惑所見皆妄見豕負塗見鬼一車見張之
狐皆非實有而妄以謂有也以為冤而不知其實媿也
夫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疑而惑湮鬱煩憤若
不能以一日居及群疑盡亡醒然怡泮然釋如遇雨馬
出史一編 國卷之五十七 三月二四思成
壹何暢也願壹渙然除其惑給事中謝深甫言孝子愛
日太上春秋高不朝之日久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
一月既命駕百官班班后挽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
中書舍人陳傅良趨前引帝裾帝怒拂衣入傅良從入
至屏後皇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帝竟入傅良
哭而出冬十月工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
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來欲與皇帝相見卿
等疏已今送卿矣至期復稱疾中外洶洶有離心丞相
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中書舍人黃裳諫甚苦帝私
語之曰內侍楊舜卿覘知壽皇意不豫故不敢卿獨不

為朕地乎蒙曰安有是是獨卿卿關亂盡行誅內侍陳源嘗得罪壽皇帝特幸以為內押班龜年以為是讒構所自始請竄逐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十有八人上書請釋疑間必過宮皆不報十一月始一朝五年元日朝已壽皇不豫不省視二月幸玉津園皇后及後宮皆從兵尚書羅點動之以危言不聽獨以上皇未底豫為解屬視朝起居舍人彭龜年不離班伏地扣頭不自休額血流漬楚見者酸鼻帝感然曰朕知卿忠欲何言龜年曰今上皇遂豫事無大于過宮者帝許諾龜年曰陛下許臣者數矣以入宮而變願即命駕終不往壽皇疾益甚諫者愈急命朝期期逝復不往臺諫交章劾內侍源舜卿林億年罪亦不報於是相而下伏閣爭者百餘人門閤和閣門韓侂胄傳旨曰出相正等出浙江亭待罪朝班為空侂胄奏昨傳旨令宰批出殿門乃出郊請自往宣押入於是從官龜年家有開乞遣嘉王詣里華宮問疾許之嘉王至壽皇為大動六月戊戌崩內侍計政府不上帝視朝以聞且請詣重華宮祇喪一日景不出宰執率百官詣重華發喪壬寅大斂復不出喪祭奠有司莫敢攝丞相正從工侍郎徐誼白疏太皇太后攝喪莫而正等率百官就重華宮成服而諡謚沸騰學士

適私於相正曰嘉王長誠豫建預參決者定矣正曰善請建儲不報越六日再請批甚好擬旨乙批付學士院草制則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以為上憲不可測也而太子未豫建遽即尊勢不順後無以處之乃大懼因朝臨伴什于庭夕以肩輿出城遁人情益搖會帝臨朝忽仆地知院汝愚大憂之工尚書趙彥逾詣汝愚第與相視而泣汝愚微及內憚意彥逾喜之時殿帥郭果與禁軍汝愚知其於彥逾善也因繆曰郭太尉不可則奈何彥逾曰某即往說之明復命汝愚曰此大事既發口當立斷客俟明乎吾屏坐此遲君耳彥逾馳告果果諾彥逾還報汝愚乃大喜謀可以關說太后后者以韓侂胄母太皇太后女弟也知閣門屬之侂胄入以請太后以事重大意難之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遁退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告之禮曰君少留吾入言之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曰上不執器人心洶洶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如此時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亦旦夕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何得去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亦以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不獲勢不得不去誠皆去當如天

白經天蜀監平董居館 十三年 宣德使安丙及人
永州居監冬分道伐金 十四年 春金人使黃州
之攻金不克是歲招金之 十四年 春金人使黃州
子貴和為皇下更台或進封初國公宗室子誠為宗室
特惠和為皇下更台或進封初國公宗室子誠為宗室
歲浙東以西福清諸路早成階利四州水振之
十五年 秋八月琴出氏宣統參知 十六年 九月朔
結立夏主邊預聘位於其子惠旺 十七年 夏六月朔
太白經天秋八月帝崩在位三十一年年五帝受禪
十七上尊諡仁文哲恭方皇帝廟號寧宗
夕召侍講彭龜年入對慨然曰前祇聞建儲議不謂遽
踐祚辭不獲心慙至于今將奈何龜年曰此宗社繁重
安得已願盡孝誠得上皇之懽心因擬問上皇劄子以
進又與翊善蒙定過宮禮行之至宮寢門閣拜表退時
議欲別建泰安宮迎上皇居之龜年言古人披荊棘立
朝尚足以宣政行今况於重華豈為不足哉且使陛下
居隘陋而太上居大內天下人益以諒陛下之心帝曰
善於是詔即寢殿為泰安宮奉上皇民大悅召留正為
大行摺官總護使入謝訖復出避汝愚請帝手札遣使
召復相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罰徙吏侍郎汝愚
參知政事避讓乞自免帝慰勞拜右相讓論堅命為相
密使治內侍林源揚舜卿林億年等罪斥外帝自潛邸

侍從翊善黃裳直講彭龜年所知有世大儒朱熹業慕
用之矣及是汝愚薦熹帝手詔召熹及陳傅良沈有開
等十人姓名克經延講官時太后懼上皇不欲聞內禪
及太上稱也悶不使聞知帝未朝見也熹入對言陛下
當克前日未嘗求位之心熹負罪引慝之誠克今日未
嘗忘親之心致溫靖定省之禮然後大倫可正大本可
立而朝綱可振每進講務積誠意格上心以平日所論
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今可措諸行帝虛心嘉納時侂
冑以定策時關語言於慈福宮頗自功汝愚曰吾宗臣
君世感何可言功惟爪牙臣當加恩推賞耳加殿前指
揮使郭果節度使而侂冑僅汝州防禦大失望知臨安
徐誼謂汝愚言侂冑兇異日必為患宜飽步欲達之業
適亦言今侂冑望不遇即鉞宜與不聽而侂冑以傳導
詔旨故寢親幸時時得乘間弄威福矣數以事詣都省
請謁相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拒之
侂冑大患曰當事之殷相君獨跳身走耳天子我曹
所定事既定顧薄我耶絀我耶大銜之會正與汝愚議
擯宮不合侂冑問之遂內批正罷相知建康而汝愚得
相時侂冑猶以與汝愚同功親附之而汝愚怒其逐正
不以告也來詣拒不見兵書點曰公誤矣是易所謂壯

于頃也其必有凶汝愚悟見之而侂冑大不憚司知閣門劉棻有憾于汝愚見侂冑感之曰趙丞相所爲不授君節者君知其解乎侂冑曰不知也棻曰君知之禍幸免卽不知禍矣侂冑愕問故棻曰趙丞相欲專定策功自予寧能令君於是中分功耶此所以不授君節也以僕料之君何獨不得節鉞將且遂逐君城口矣侂冑乃大懼問計棻曰惟內批除臺諫擊之耳侂冑乃大喜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進侍講朱熹大憂之於經筵後退面陳言君以制命爲義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求公議所在然後出命今而公行之是以命今詳審而朝廷尊安陛下卽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王使貴出於陛下之獨斷而畢當於理然且非爲治之體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竄其柄而所行未盡允乎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下移欲求治反亂也帝不聽右正言黃度疏侂冑罪欲上之爲侂冑所覺內批吟度知平江度言昔蔡京假內批擅權亂天下今復然辭新命奉祠去侂冑度侍講熹可得間今優人義冠博帶效熹進狀戲於前爲誰語問之以謂其迂闊不可用帝亦以熹爭修葺舊宮爭新皇

山陵爭禮祖祧爲事事矯拂上責之難堪也內批言閣卿省艾難立講除宮觀可知悉汝愚見大驚袖入且拜且爲請帝不省越二日侂冑恐門下執奏而熹素難進易退可逐也封內批付熹熹附奏謝卽日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章留皆坐罷校書郎項安世率館職上書言內降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送熹家者是陛下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國門下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非常之舉也夫人主愚不知賢耳明知其賢而果於去是示天下以簡賢也愚不知公議所在耳明知公議而果違之是示天下以棄公議也願留熹以輔聖學不報更侍卽龜年以暴雨震雷約熹論侂冑會克館伴使章未上使事竣聞熹予祠止疏言陛下遂意已暴而侂冑威福有徵何可長請竄逐不然天下將且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有以窺陛下也帝以爲侂冑於我有大勞而講官者黨其類必與我爭勝欲兩與祠知樞院陳騤爭之曰以閣門去二經筵何以示天下騤與趙汝愚素卻未嘗同堂語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乃元樞亦欲爲好人耶內批龜年與騤並罷而侂冑進一官與在京宮觀顧出入宮掖自如彌肆無憚矣會工部書

考逾自負定策功除蜀帥而惠陞辭日奮言汝愚罪甚夥疏廷臣者為汝愚黨姓名以上帝或之侂冑知既得間可去也問難其名謀於相京鏜鏜曰彼宗姓也指以圖危社稷立逐矣於是右正言李沐以白虹貫日言汝愚以同姓居相位不利於社稷乞罷之以尊安天位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且舉士鄭湜以草制無貶辭免祭酒李祥言昨歲國遭大戚中外洵洵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解弛軍民將變國亂無象汝愚以樞臣奮不避家族之禍奉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貶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

謝州人國子博士楊簡太府丞呂祖謙兵侍郎章穎皆

頌汝愚冤皆得罪於是太學生楊宏中等奮言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辨師長冤於義安乎乃與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五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冤憤而沐以為父老懼呼何欺罔之甚也去歲之事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何能為方是時中外驚疑憂在旦夕汝愚在樞府柄兵不以此時為利乃今顧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臣恐沐自知邪正不並立必托朋黨以罔天聽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

矣疏上押五百里外編管而汝愚落殿學士罷祠監察御史胡紘言汝愚乘龍授鼎假夢為符有將心而其徒黨推以為出楚王元佐為王統所在今鼓扇成禍當何極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放水州徐誼放南安軍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示欲殺之意而汝愚暴薨

初汝愚薨時方授以洪州府員外郎昇大後翼嘉守錢登承能言意寓屏之百端幸天下完之徐誼字子直温州人有經遠大慮能言朝廷利害制置使知建康金鈔暴注注人流通以東自紹興中司諫陳公輔書夜勞於移晷與李誼忠文

言今世尊程頤之說倡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死無傳焉傳之願兄弟狂怪無憚忌之禁止端士習孝宗時侍御史謝廓然秘書郎趙彥中攻洛學言假誠敬之名濟虛偽而侍議熹時提舉浙東劾知州台唐仲友不瀟乞汰斥相淮此之吏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賈希准意攻之而道學遂為世指目會熹以提刑召對帝問許清要官侍郎林果大惡之遂論熹竊程頤張載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繩以治世之禮則亂人之首也

語具學校志

自是說熾然士大夫玷缺為清議所損者必因以醜正快忿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大患之帝初政入對言近世是非不白邪正互攻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禍福存亡所繫甚可畏

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至慶曆嘉祐盛矣不幸
壞於熙豐之邪說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間羣
凶得志絕滅綱常沸騰鴟張烈爲崇觀極矣此前事之
明驗也臣始至於國聞有譏貶道學之說已竊憂之而
猶未睹朋黨之所分也逮去國六載其事盡見因惡道
學遂生朋黨因生朋黨遂罪忠諫至其潔身以退亦曰
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事勢至此循
默成風禍何所極願聖心卓然爲皇極主消道學之譏
泯朋黨之迹集和平之福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章
下讀之有流涕者何滄焉奪氣恍惚不自安餌定志允
數夕乃已而深心媚之及是謂佞胄言今世能自立議
論者非他皆道學之人也然以道學目之當有何罪獨
名之曰僞學與天下同其忿嫉可矣於是正言劉德秀
請考核直僞辨邪正詔下禁切而中書舍人高文虎當
制極詆訾榜朝堂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
一時臺諫皆欲以爲奇貨逢佞胃然猶畏公議未敢
也御史胡紘者故嘗謁熹建陽山中熹待學子惟脫粟
飯遇紘不能加大不悅語人曰是不近人情者僞也及
是銳然以擊熹爲已任物色無所得構經年成章會選
太常少卿不果上有沈繼祖者少嘗掠熹語孟說以自

售至是爲御史得紘草即上之詆譭熹卡罪熹落職罷
祠竄其徒蔡元定于道州而光祖撰涪州學記言學者
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諱以學爲僞然
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張釜即効光祖佐
逆不成蓄姦憤欺世罔上落職放房州光祖字德修
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參政謝深甫抵其
書於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遇自相講明耳果何罪太
皇太后聞而非之乃詔臺諫給舍毋及舊事而紘猶藉
建中調停之說環靖康之禍欲甘心之也當是時
尚書許及之歸事之居二歲不遇見僞胃流涕知
之恩逮之非爲長貽乞衣僞胃跪立還同知
院事僞胃生辰集上壽各有獻有趙師舉者
即從官取後全出小令曰願獻小果核作勝啓之乃栗
金蕭梳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張懸于前不及也
僞胃有妾安張謂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有各侍
又十人又劉北珠等四道西夫人上十人皆欲之未有
以應也師舉聞亟市此珠製十冠以獻遂拜工侍即僞
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吹鷄鳴耳我聞大率諸僞現之
師舉也僞胃因以爲名召從中集談稱于堂延自
候升坐再拜之從官見者皆踴躍上徐曰陳先生元儒
汨汨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除太極殿學士充儒
議秘書郎月餘拜諫議大夫街中不旬日簽書密院
事已得相貪鄙招財賂創作大家煥然僞胃首遣之萬
緒執政判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倍所失
之數自旌稱僞胃之恩主曰恩父呼僞胃曰恩父呼
史遂稱爲兄諱大夫程松滿歲未遷官市一妾以獻
松妻僞胃曰知松家院事時名答曰欲使賊名常連
二人許之月其說論石德明事皆取附熱緩慢舉無

不得意乃略佐曹帥蜀自效佐曹喜許之知密院何
澹持不可佐曹怒其持異也罷奉祠命許及之守金陵
費士寅鎮興元皆懼辭不行遂皆罷錢象祖執用兵為
不可以避事亦罷而肘腋盡散荆湖用司數中外財賦
為兵費今自強主之終培克而州縣騷動遣將攻宿唐
蔡皆敗而金完顏匡出唐鄧陷光化東陽破信陽圖德
安胡沙虎自清河渡淮圍楚州僕散揆出賴壽陷安豐
軍圍和州紇石烈子仁出渦口陷滁入南州勢大猗侖
程松為四川宣撫使東川軍屬焉驍為副使屯河池西
川軍屬焉且命驍聽松節制松始至欲以從政禮驍
貴庭參驍聞之及境而反不見也松用兩川軍千八百
人自衛驍抽摘去而松不悟金攻鳳州召驍援驍謬許
之而潛以驍成和鳳獻金以求封金師迫救不至松惶
躍跳身走自關順流至重慶書抵驍求裝齋束歸驍匣
封致之松望見大懼疑其為劒也亟逃走使者追與之
乃金寶也喜過望程出陝西向人掩涕曰吾今始獲
保頭顧矣而驍稱蜀王反佐曹怒竄松澧州蘇師旦以
始謀誤罷官籍家賓詔州初北伐議起工尚書傅伯成
爭之曰今天下之勢如漏舟百鑄千孔兢兢防危然且
懼沉溺乃欲豫章行險圖昔人之所難乎宜撫使丘岳

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然倡非黨之
舉其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而勝負固未可
期也脫其不捷則首事之禍孰為任之佐曹意方銳不
聽及是金攻淮南急詔以密篆書樞密院事督江淮軍
或勸密棄廬和守江密曰吾當與淮南同存亡益增兵
守淮常是時金苦國殫敝厭兵命其帥僕散揆者示通
和端審以聞佐曹方悔前謀聞之喜遣使報金許為和
而金人欲罪首謀誅之也則大怒復銳意用兵中外憂
懼已乃極死函首送金而和成
衛佐曹怒罷之以張繼代帥而募可報使或為方信
孫自蕭山召赴都命之信儒曰開鑿自我沒金人問
御史上編 卷之五十七 一
首參謀何應之佐曹變然無以應命假制奉節密院
院參謀何應之佐曹變然無以應命假制奉節密院
石烈子仁欲示強實之使示不運出朝旨也至深州金帥統
要之信儒曰反得掃帚可也縛首謀於古無之極新水以五事
地非臣子敢言子二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儒曰吾將
命日謝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傳至汴兄金相完顏宗
浩宗浩坐帳中左右陳兵夾死侍召見驍之堅以五事
為要信儒辨對不少屈金不能難授報書而後議驍
急和成以林拱辰為副使信儒特國書往往諸謝
錢百萬繼宗浩以中國困怯可乘也要之堅會蜀驍夫
散關不成約而還佐曹以求和不得然信儒使驍日
問敵何言信儒言敵所欲五事到兩淮一增歲幣二索
犒軍錢三索歸正人四其五不敵言佐曹再三諾之信
儒徐曰欲得大帥頭耳佐曹大怒奪三秩放歸江軍初
曹將不許驍援書堂明善史明遠入對力陳國危
之勢請誅佐曹安社稷后使中力贊帝以其持大權難
動不收頌言誅之也后請命其兄驍以止驍驍正可任
也自陳中出御批示之云驍佐曹柄國輕於兵端使

此生靈罹於凶害可謂半章軍制事陳自強阿附克位寵右丞相即日出帥門主管殿前司公事夏裘以其三言嚴言防家祖微後奏參移李壁曰平昔世矣待不請翌日促胃朝至太廟宸河上之日有平章罪政以者皆影散震以其擁衛胃至玉津園則殺之錢象回顧曰望大參保全親遠以聞帝猶以促胃權重不信也執三日審果實乃下詔暴促胃罪于中外自強奪三官放永州尋實雷州道吏即部州誅蘇師旦賊旅嚴許久之葉叔似皇王斌等官坐以擁衛復詔與以是彌遠進禮尚書震福州州觀察使以促胃久師旦首付王冊送金師易淮以侵師金幣二人首于逆節後澤之義軍器庫而和成冊覆師方信捕前然時金北困蒙古盡奉信功假右司郎中相倫孫也

亡故所吞中國河北河東諸州縣西苦夏力不能守中都遷汴矣求和於蒙古蒙古不許責歲幣于宋不與復兵爭時分道入寇宋亦時命將分道出伐之然宋積弱金驟衰互為勝負甚夥然不足數也起居舍人直德秀上書言女真以韃靼南侵徙居汴論者幸虜多難以爲可少安而不知吾國之大憂始此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也鹿之所走獵必從之彼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獨不能絕黃河一水帶之水趨汴乎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隣國固非我之利卽或如耶律德允不能卽安中土中原豪桀必將乘其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願陛下以自立爲規模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人心以爲之本而訓兵擇將繕城飾戍以待之庶國勢張人心奮無

煩君君必善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君坐也然言出彌遠
口入君耳語泄者族矣清之謝不敢乃以清之兼沂王
府學教授已清之譽貴誠賢不容口彌遠問何如清之
曰其賢更僕未易數然一言以蔽之曰不凡彌遠乃大
喜日媒孽茲之失深傾之矣嘉定十七年帝卽位之三
十年也帝不豫彌遠遣清之詣貴誠所告以將立意貴
誠默不應久之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之日久使布
其腹心今不答薄之耶清之將何以復丞相也貴誠徐
拱手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與彌遠共嗟嘆善之帝
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更名昀封成國公帝崩
彌遠宿禁中遣皇后兄子谷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
皇子先帝所立今何敢擅變七往反終不許谷乃泣拜
請爲楊氏百口計后默然良久曰今其人安在彌遠卽
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乃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
歲巷皇子也誤者斬時外間誼傳云帝崩皇子竝跂俟
召不至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之已而
擁一人徑過屬天瞋莫測也其感之昀入宮見后后拊
其背曰若余爲善乎矣彌遠引至柩前舉哀畢乃召竝
竝開命疾驅至宮門每門衛士輒留其從者無聽入
彌遠亦引喜極前舉哀引出帷冷殿帥夏震守之追百

官班聽遺詔引竝立舊班竝愕然曰今日之事我安得
仍班此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班此宣制後踐昨耳竝
以爲信已仰視則遙見燭影中有人在御座矣宣制畢
閣門宣百官拜賀竝不肯拜震捽其首乃下拜而皇子
昀以遺詔嗣位是爲理宗

由史上編卷之五十七

由史上編卷之五十七

由史上編卷之五十七

由史上編卷之五十七

子工侍郎在入對言學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矣朕讀之不忍釋手恨生不同時也以視學下詔言孔子之道至孟軻而不傳我朝大儒周敦頤張載程顥真見實踐實紹之而學有指歸中興來朱熹精思明辨夾融偏激孔子之道益大明於世其封敦頤汝南伯載郡伯顯河南伯頤伊陽伯及信國公熹並祀孔子廟庭王安石罷勿祀而諸儒張九成張栻呂祖謙陸九齡九淵沈煥贈官賜爵詔錄子孫有差後皇太子視學謁祠孔子再拜從太子請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栻並從祀得金選德殿柱所書毋不敬思無邪六字寶存之蓋

信學如此嗣位初詔宮中服三年喪歲詔舉廉吏舉將才歲詔恤獄囚振饑歲詔宗室貧窶或失所嚴州郡贍給詔兩淮荆襄民避地江南州縣流離失所者計口給米詔蜀創殘宜綏撫蕩有諭朕軫恤之意詔襄郢新復蠲賦稅詔四川制置司察屬郡誅求培克者詔臨安府創慈幼局給官田五百畝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置藥局療民病詔邊郡各立張忠廟以沒王事者守臣春秋祠祀之詔主兵官毋杖脊傷人命詔同家進士法歲久滋蠹先儒程顥頤兄弟酌古今科條詳明深切其條具行於令甲中必寓崇經術察德行選材用能之意惠

陽建安軍亂討平下詔言聞者軍士盡為不靜抵於大戮朕甚痛之夫綱常之理在人彼其為非豈盡本心病在有司格赴苦役鬱悒阻遏赴愬無所致之也詩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朕之不明豈可悔哉自今三衙列閫諸主兵官各訓禮示信威儆恩卹使人自愛安紀律無怠肆出營室詔曰天道不遠譴告匪虛朕甚自痛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欺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章而直偽無別與抑牧守匪良狂猷多興封人弛備暴客肆志與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糾黎有苦而朕不知謫見著明謹避正殿減膳示側身修行之意

其竭忠告朕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旌孝弟卓異及世義同居者詔徵隱居行義著書明道者畢召見授官諸德意如此嗣位初相彌遠以擁立功秉國天子虛己以聽禮下之已甚鄭清之以舊學余天錫以舊恩皆稱私人見親彌遠欲收衆望自出召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學士辭不至召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以濟王不得其死爲大倫攸繫也入對爲請後帝不悻曰朝廷待濟王至矣卿未之悉耶德秀曰陛下友愛無不至然以謂措處盡善則未也濟王

前有逃避之迹後有討叛之效豈當貶降哉第觀舜之
所以處象今不逮明其人主當法古帝王秦漢而下不
足法也帝怛然曰此往事無及願勿言德秀頓首曰陛
下進德務學容諫用賢順人心以掩前失可也退疏言
雪川之賦未聞參聽於槐棘除淮蜀二閫帥出僉論所
期之外廷雖以耆艾褒侍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
以恬退獎積蓄劉宰然止加異數未聞聘刀而忠亮敢
言如陳安徐僑者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
中行經惺懼必橋言地厭天人之心了翁入對言人與
天地一本必德合天地然後可無曠天工今明事日亟
宜察時幾遵道悛謹法守汲汲為先事圖而極陳士大
夫風俗諛諂交煽之弊疏濟邸事引義劇上語切至彌
遠大患之以為二人者本所薦進而倡濟邸議軼已也
乃擢梁成大為監察御史莫澤李知方為御史倚翫之
知考疏言今士大夫正救之益少而沽激之意多扶翊
之美微扇惑之心勝始則慷慨激烈為鷹翹之詞終則
懇切求去俟斥逐之命自為名得矣如國體何願下臣
章風厲中外立擢右正言會大理評事胡夢昱言濟王
不當廢劾除名羈管了翁以出錢糾改權工侍郎辭
出知常德府是諫大夫朱端常劾了翁德秀詆誣謗主

欺世盜名奔秩罷祠一時仁賢並貶逐而成大言世稱真
德秀為真小人魏了翁為魏君子罪大罰輕請正刑典
帝以焉已甚乃止嗚呼天子尊儒真魏二大儒召用而
無何罷辱甚矣道之難行也書是時類以小人徐野
黎開禧之禍規和苟安端正人不叩如網而多被司
制置使賈汝以全歸求還朝全遂名振前忠義與已
軍蓋籍之併其半時淮西折衝許國代帥主計金帛全
陽自下系之僑復鎮青州連其特劉夢福遠定州為
國走兵事聞無厭欲舍忍請事知楊州趙范以為言
彌遠令諭范無出立專兵而全乃大倡以姚衍官與全
善命之新朝辭不遇之日南北皆吾赤子四分文此
卒焉所逐之辭蔡誅全然後定自彌遠誅佞冒相寧
宗十有七年寧宗崩廢濟王定策又獨相九年凡二十
有六年於古無二疾革求解政詔授保寧昭信節度克
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奏朝請二千一壻五孫皆進秩
加官卒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時金帛千計彌遠
以濟王范論者四也後帝於宗室羣姓中定策擁立之
終而心厭其所為其黨謀成大莫澤李知方之倫並逐
成大充險惡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懷情先之四方賄
置堂無導賓客觀之雖知李亦靜其為人大息曰所不
成大同傳耳帝始親政為精居五日即即洪咨夔入
對問當世急務以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布公對問當世
君子以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對明日與王遂並擢為
監察御史從太常少卿徐僑言復濟王官封政明年為
端平元年時鄭清之以舊恩得相亦頗以更化易弊為

意而李壘徐僑趙汝談游似杜範徐清叟袁甫之倫竝列于臺省當是時我師既平蔡賊金獻金俘太廟詔行功賞上下晏然動色相賀御史洪咨夔獨憂之以爲言會制置使趙范蔡建守河據關得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相清之乃主之今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狄新盟而退氣威鋒銳寧肯捐所得地以與人且行千里爭空城得之適勤餉饋若其不捷進退無據必相釁致兵矣知樞密院爲行簡方在告亟言入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得之機臣子有心能無奮發然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至千

國史上新 卷之五十八 九 四月丙午

不可繼則其憂始深耳夫自古之規恢復者未有不先治內而能冀外攘者也陛下視今日之內治爲已足乎欲用君子而君子之志未盡伸欲去小人而小人之心未盡革陛下有勵精更始之意有苞苴貪墨之禁而士大夫苟且不任黜貨無厭今之而不從作之而不應至於此乃欲闔閭宇宙混一區宇關北狄而奪其氣不已難乎且民心者國之本也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勢家之兼并饑寒怨詈凜不自保而欲緩急與之同功臨難責之效死雖韓白不任且武備又今世之所素易也天下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舉夫人知之直欲以億萬

猶保以功賞激勸曰推擇行伍卽將也接納降附卽兵也斯已疎矣籍令一如其言而百姓盡懸官督空竭民未知餽餉之所從出也儻兵緩於強敵民困於飛輓而潢池之孽橫終於內陛下又何以待之不聽而大師入汴入洛陽蒙古聞兵南出帥大獲軍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械一委敵而中外大困已蒙古遣使來詰曰何爲而敗盟也邊日尋於吳襄蜀殫弊江陵孤危於是帝乃大悔詔罪已然既晚矣

學士吳泳嘗劾御史王萬謂之今日湯民生息如髮詞臣振興以與奮人心未從其言侍御史中書勅劾之蔡崇宗社于招權賄賂因併糾簽書密院中書樞密與衆政吏實彰大罪以賄養交由爲地當以清之舊學復等無罪不聽而範不入臺待罪

學士吳泳嘗劾御史王萬謂之今日湯民生息如髮詞臣振興以與奮人心未從其言侍御史中書勅劾之蔡崇宗社于招權賄賂因併糾簽書密院中書樞密與衆政吏實彰大罪以賄養交由爲地當以清之舊學復等無罪不聽而範不入臺待罪

學士吳泳嘗劾御史王萬謂之今日湯民生息如髮詞臣振興以與奮人心未從其言侍御史中書勅劾之蔡崇宗社于招權賄賂因併糾簽書密院中書樞密與衆政吏實彰大罪以賄養交由爲地當以清之舊學復等無罪不聽而範不入臺待罪

時翰學士德秀直學士院了翁召入對德秀至帝迎勞問政德秀原本召公祈天求命之說以對略言臣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惟敬德誠小民二言傳曰敬者德之聚也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射弋之娛禽獸狗馬之既有一於斯皆足以害敬權臣之末貨賂公行民不堪命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空賄賂而賄進者尚存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宜諭郡邑停科調勤撫

經為祈天之本今天厭夷德中原無主正鑒觀四方擇
民主之時陛下能敬德以迓續休命施大德以固結人
心則中原固吾有也若徒以力爭而不反其本天意何
詎可測哉問進取德秀言用兵莫急於人才而舉世所
屬望者將曾不數人莫急於財用而塞下之積枵然漕
浙米入汴漕淮入汴汴久湮而陸運勞費甚於登天故
曰難兼此二難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而易之言兵
猶以和扁繼庸醫之後秦一藥而代為之受責也且言
戰守之論不同歸於為國不當用相管元祐中原廉向
治惟羣賢自相矛盾故小人得乘之願深以為戒帝甚
嘉納德秀慨然以斯文為己任以洛閩學為天子推說
洛閩學遂大光於世了翁入對言陛下以大有為之資
而權臣竊命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為
之時值得為之勢而又有能為之資臣獨恐夫外而百
官內而妃嬪效諛取憐者白乃今皇帝之為貴也乃
今可及太平為樂也陛下試以古今成敗審觀之深宮
之中可信托者誰歟廟堂之上可保任者誰歟事變亟
來可繫天下安危之重者又誰歟藩垣屏翰國無一焉
則陛下雖處至尊處重之勢而巍然孤立也何可謂安
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怠惜慈

懇言之而以聲色財貨為深戒帝甚嘉納至漏下四十
刻乃退兼同修國史侍講進吏尚書德秀召五閱月參
大政而病奏祠卒帝其悼惜了翁在經幄乞定道汝愚
配享寧廟乞收還係全史彌遠家御札乞定履畝稅寬
民力乞儲將材備緩急乞分別襄黃二帥功罪明賞罰
在朝六閱月前後疏二十餘上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
共政而忌者以知兵體國薦出督京湖軍甫二旬又爭
言建寧為非是復召入簽書密院事前後牽掣進退易
亟了翁力請奉祠去殿中侍御史李韶疏懇留不得無
何卒諡文靖嗚呼直輒敬德格天之告先憂經遠淪浼
于主心而入朝輒沮如哽如噎也豈非天哉非天亦易
有君臣兩相求不相值如此哉悲夫蓋是時天子優游
不斷明不足以知人而學士大夫承上意所稱說皆洛
閩理學語語爛然文真質混而難知至臺諫專以攻主
身詆相為風采不復起已量物垂意於其功其悖者如
狂獬之犬見人輒噬其甚者雖養養庸庸回為世橋樑而
交激時亦各往往以去位待放為名高嘉熙三年相行
簡請老以少傳平章軍國重事而李宗勉史高之召為
左右相高之者彌遠猶子也始以復三京為非計阻帥
命不用而師敗天子信之以得相而怙權寵排正人相

六年父喪詔起復臺諫交論不聽將作監余元杰言大臣身任道揆不宜居寵利傷民彝又不聽於是太學黃愷伯等四十有四人上書言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數開府時以和議墮士心以厚賞竊相位羅天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利權歸私門今彌縫貴戚買寵貂璫必得起復以快志夫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為無父之國也武學京學宗學生數百人頌上書論之帝曰學校論雖正然已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願上保愛侍御史劉漢傑言昔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蔣希之起復止於三今嵩之六矣虛相位待者三月矣願聽其終卷亟選賢臣備樞軸乃聽嵩之終卷而以范鍾杜範為左右相無何元杰出謁時夕熱人作夜四鼓指爪裂而卒劉漢傑亦暴卒嵩之從子環卿上書諫嵩之言切至無何又卒時皆億為中毒堂食時至無所下飭者於是學諸生伏闕言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流離道路死于變煙瘴雨之鄉而已金蠻煙瘴雨不在嶺海在朝廷乞付臨安府推鞠給使者然卒莫能明也嵩之服除為臺諫糾從官所攻不復用而杜範得相元老舊德次第收召用舊人共政嘉祐元祐諸賢所建白具條曰行時孟珙握坐兵居上前游

政忌其功名疑難制馭以術範推誠心與結約徇園瑛感服效命元入五河擄壽春範命淮楊鄂渚二帥為捍用禦之迄以克捷無何卒範台州黃巖人從其父祖其後天子年寢高頗狎諸近侍貴妃閭氏盛寵與內侍盧允升董宋臣表裏用事而宋臣逢上意起梅臺芙蓉閣香蘭亭引娼優入宮娛說之而外招權賄太常少卿徐僞入對帝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歎以為清貧也僞對曰臣不貪陛下乃貪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嬖幸用事將帥非材盜賊竝起帑藏空虛羣臣皆養交安祿而陛下孤立故曰貪臣一身自足豈謂貧哉又言今女諂媚宦化為二豎以處國膏育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聖之而走矣帝為改容監察御史洪天錫疏宋臣罪帝護之出手札云已諭朕自戒飭天錫言自古姦人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會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今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遠連嗟怨獨貴戚閹宦享富貴自若彌其大命近止陛下獨能與數人者共富貴乎會吳民怨宋臣奪田宅事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用屬御莊不當白臺官亦牒常平使者今罷推天錫曰御史所以

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而控制之則內外臺
可廢且効允升言內司本止供繕修今動藉御前為姦
府而貪墨老吏逃遁兇渠咸竄名其中一隸名籍即有
司不復得舉手按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
良民也疏留中無何罷去而讒者言天錫論糾相方叔
參政清吏實主之方叔清吏得寵近幸猶以為未快略
臺諫上書詆二人朋私誣上乞深罪使天下知上獨斷
於內非旁落優落秩罷奉祠相董槐治閩學為帝所拔
擢在政頗格戚里檢下而丁大全者戚里婢壻也面色
藍顴內侍得右司諫使客私於槐請結交槐曰吾聞人
臣無私交吾一心事上終不敢私結約為我謝丁君勉
奉職大全度槐不已容也日夜求其短傾之而槐入對
怵言全姦佞不可用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
臣與大全初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而噤
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
與俱事陛下矣疏乞骸骨不報於是大全乃露章醜詆之
章未下夜半以蠶檄調方隅兵露刃圍槐第給以詣大
理置對輿出北關棄道上譁呼散槐步入接時寺罷州
制乃下槐論大駭道路以目賈似道者姦人也少無行
性淫好侈有婦入宮見寵為貴妃因見謂為才似道

媚家於燕遊湖上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熒耀語
左右曰必似道也明詔之果然使京尹史嚴之戒之嚴
之對曰似道火年氣智有開慶元年帝即位之三十有
五年也蒙古主蒙哥自將西入蜀命別將攻荆山李全
千壇攻海州大第忽必烈將大軍渡江圍鄂州又詔兀
良合台以反廣師會鄂圍潭州中外大震敕諸路出師
禦蒙古出內府銀幣犒師以相大全壅蔽不時開怒罷
判鎮江連寬貴州移新州至藤州死召吳潛相問策安
出潛欲帝遠避為忠愛請遷幸帝主靖康中死守畫心
薄之問卿當如何潛失次對曰臣請以死守帝大懷嘻
笑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立拜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
由東上編 國卷之五十八 十六 四月二十九日
軍漢陽以埃鄂似道度不能抗禦乃密遣宋京如蒙古
申請稱臣割淮南漢上梓潼兩路地為界歲納銀幣二
十萬以求成大第初不許會蒙古主死合州太弟恐內
變不得立而似道遣東適復至乃許京解鄂回悉師北
去時事秘中外莫測也於是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
殺俘卒殿突為獻而露布言諸路大捷鄂圍解江漢肅
清官宗社無疆之福天子以元師之至也驟而似道定
傾再遣召入朝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加少師封
衛國公諸將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虎臣等各進官
似道在漢陽時相潛今移軍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屬

江閩爲防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潛爲欲殺已也大
衙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祿爲太子以謂潛潛不可臣
無彌達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默然於是似道陳建
儲議逢上意諷御史沈炎劾潛竄循州使武人爲循守
毒殺之於是似道專國政立威中外乃出內侍逢上欲
作姦者董宋臣盧允升于遠州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
守要地官子弟門客不得干朝政上矯拂帝欲中轄臺
省百司下肅戚里宦豎威行於中外似道既稱臣稱
和之事恐一時聞帥心不服也乃遣官詣諸鎮會邊實
汗蟻之以罪於是制置使趙葵史嵩之等坐侵盜掩匿
各罷官償所侵而蜀急時湖南使向士璧捐家貲百萬
以佐軍方元逢似道意劾其幣未夥逮行都責賞士璧
瘦死拘妻妾徵之又以出督師時部將高達曹世雄嘗
侮已而懷功之謀出劉整恐泄之乃以事誅世雄廢達
而整亦以邊費見糾整以瀘州叛蒙古圍合州自二月
至于秋七月不解守將王堅守不下以蒙古主死而免
加寧遠節度使而似道深忌之謫和州堅抑邑死方鎮
楊息信州訓坊得以趙葵徵給錢粟募民守禦會者
上書信州有云千金而募兵木州信於市不能辦乃
人二州而棄于城豈可開於鄰國得免徵於是似道
以國計空乏專倚造楮和耀爲非計欲計所爲利國實

邊者用臺臣言行古限田之制以官資品格制頃畝多
寡逾限度者抽三分之一回買克公田募民耕而歲收
其租始所買先富豪已乃敷派二百畝以下免最後雖
百畝之家不免矣直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爲錢四十
緡而浙西田畝直千緡者抑買之價稍多給銀絹各半
又多給度牒告身民失實產得虛告破家失業者甚衆
有司勒回買不願者以肉刑從事有本無田以歸併抑
責自經者其官吏奉行不力者劾奪官不復叙於是置
四分司田官督民爲官耕者租即蕪并家所爲豪奪佃
民之數督併取盈爲公賦而佃民最病租失額責償於
田王田硤瘠租惡佃頑者責換於田主而田主又最病
會彗星出柳長竟天夜參半見東方迨日高始滅詔
殿減膳求直言中外上書者皆以爲公田剝下愁怨所
致似道力辨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蓋自古而然
公田公私兼濟業成矣一歲之軍餉仰此其能雖快
議者意當如國事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詩不云乎禮
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宜安心體國臨安府學生蕭規葉
李等上書近似道害民誤國黥配汀州尋復行經界推
排法于諸路而江以南尺寸地皆有稅作銀關一準十
八界會子之三而楮益賤物益貴民愈不聊生蓋餒遁

乘國三年而理宗崩皇太子禪立為似道所自立既踐位似道朝必答拜稱師相不名而似道數引去要君重其權堊永穆陵訖徑乘官還越呂文德報蒙古兵攻下沱急中外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趣起之似道至加太師封魏國公然下沱實無寇也尋復求去帝至拜留之樞密使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君臣無此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愕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深心術之帝在經筵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帝私語所嬖王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慙逐萬里去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八 十九 五月十二日三年乞歸養命大臣侍從傳旨留日三四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交臥其第外守之特進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中書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母養其中似道於葛嶺樓亭謝自半間堂延有美色者為妾與飲輒人無敢窺其內者有妾兄來立府門欲入似道曰傳授夫人當與妾兄共處是日一登或累月不朝帝明景靈宮亦不從於是似道五日乘湖船一入朝不赴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聽署宰相克位而已似道雖日於酒人狎客游乎然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幾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官吏爭納賂求職八年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雨止

升輅胡貴妃父顯祖為帝御器械使請如開禧故事却輅輿道還還宮帝曰平章云何顯祖謬應曰平章已允帝還宮似道大怒曰臣奉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預聞乞罷政且疏顯祖倚貴嬪輕蔑臣即日出席會卿留不得帝為罷顯祖涕泣出貴妃為尼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故青官僚也知似道忌之居杜門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召用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之徙衡州仰藥卒似道既專恣甚畏人議已製宋士輕去就為高節要君又不愛官龍一時名士而以權術駕馭之患太學生言事加餼錢寬科場恩例唱之由是言路斷絕益肆意窮凶德不厭鄰國解之明年蒙古遣其翰林侍講郝經為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歲幣而似道方使其客撰福華編願鄂功聞元使至恐諸稱臣割地納幣之謀泄乃拘之真宗經數上書于帝及執政論和戰害請入見及反國皆不報理宗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使來事體似道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儻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不入見蒙古遣使詣淮東制置司問經等安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來詰復不報及劉整叛蒙古以為變路行省整為元書以南重鎮在襄樊襄樊破浮漢入江宋可取也今鎮將呂文德貪可利誘

請賂之置權場置場築堡裏樊可得也乃遣文德玉帶
請置場許之則又言安豐等所置場為盜掠頗顯築土
牆護互市文德初不許說之者曰權場成亦我之利也
文德為請又聽之於是蒙古桑於白河口時出兵哨
裏樊江漢之險實始與我共造戰艦習水軍圍襄陽三
年似道悶不以聞久之帝問襄陽圍三年當奈何似道
曰北兵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女嬪言之似道詰
其人誣以他事賜自盡由是乃莫敢言右丞相葉夢鼎
以不從似道意省部吏得譴夢鼎曰我斷不為陳自強
力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不求進汝強
委以相今牽制如此吾不食死耳似道乃悔求解夢鼎
引杜衍故事單車宵遁去相馬廷鸞亦請罷知饒州入
辭帝惻然曰丞相何不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無日
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於殷強固孔棘天下安危人
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惟陛
下與元老大臣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出
夢鼎台寧
人廷鸞
六年樊城圍四年詔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帥諸道督
師援之范文虎以總兵數敗忌庭芝輕已貽書似道言
請得無聽命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似道喜聽之庭芝

約進兵文虎與妓妾擊鞠飲宴以朝命未下為解庭芝
軍不得獨進時元固守急庭芝居於襄陽西北清泥河
左右無慮其府下覆之令家古見以謂覆舟不疑也
庭芝得襄陽鄂山民兵以謂覆舟不疑也
庭芝責者二人厚資禮遇之二人俱智勇冠絕素為諸
將士所憚因用為部將以行軍中庭芝曰庭芝素為
日竹園張二人下今日此行誓必死敵庭芝素為
心矢死者守承長母為敗辱者皆應曰若於走人自奮
庭芝乃結力陳舟各備炭薪置火鎗火炮巨斧勁弩以備
夜漏下三刻乃起出城下以紅燈為號貴為首鋒將士
卒以前驅殿之犯重創至磨洪灘而上時元布計謀江
面無間可得入順等斷鐵鉗橫行者皆持戰百二十
里元六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上城中場久絕聞順等
至皆踴躍出外望勇氣百倍及收軍蜀失順越數日有
浮尸逆流上被甲背執弓矢直抵洋梁來者視之則順
也身中創六矢死於船中如生者諸軍驚以為神結隊
庭芝上報 國入之五十八 襄陽城上 八
擊蒙古軍還鄂乃某十能伏水中數日不食者三日
順書赴鄂文虎于鄂求濟師時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
鎖數十里撒星燈標之雄魚蝦小舟渡一人遇清即斷
之竟達鄂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助夾擊期既定
貴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年有帳前一八亡去者則
書有過被焚之者也貴驚口事泄天宜坐行或彼未及
知乃乘小舟斷鎖破圍疾力進元兵既出險夜半
庭芝之也貴目擊且行至勾林灘望近龍尾洲見軍
旌械紛披以為鄂即其來喜躍前出舉流星火幕之
前迎及勢近欲合則告元兵也蓋文虎元兵得逃幸報
二日以風水驚自疑退二十而中矣又元兵得逃幸報
先據洲以待貴味不自意戰大用所部受傷殆盡身被
數十創力不支乃被執見阿木不屈元阿木令卒四人
昇尸至襄陽城下幸之呼曰誰矮張都統否此是也
守陴者皆哭城中器氣文煥以貴附家葬立雙廟
祀咸淳七年夏漢水溢朝議請出師文虎不得已將衛
卒及兩淮舟師十萬軍鹿門阿木夾江東西為伏以待

歲討已罪又以虎臣新進出已上無聞志元伯顏令軍
中作大筏數十採薪芻具上揚言欲焚舟諸軍晝夜爲
火備不虞戰伯顏忽分步騎夾岸進麾戰艦衝擊虎臣
軍舉巨礮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船乘風進搗
之前鋒姜才方接戰而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跳身遁
衆譁呼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
似道船而過呼曰我師敗矣似道聞錯愕失措遽鳴鉦
收軍舳艫簸蕩乍作乍合阿木以輕銳亟乘之軍大潰
殺溺死者水爲赤軍資器械殆盡似道夜駐珠金沙召
貴虎臣計事虎臣至撫膺哭目貴曰吾兵無一人用命
者貴嘻笑曰吾血戰當之矣似道曰今計安出貴曰今
諸軍膽落安敢戰師仙惟入楊州招潰兵迎駕海上五
守死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楊州明
日潰兵蔽江下似道作人登岸揚州招之皆蓋是時呂
文德子師夔以江州弟文虎以安慶叛降元矣於是鎮
江寧國隆興江陰諸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異州
皆降似道至揚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還都太皇
太后持不許殿帥韓侂復請下公卿雜議相王煥不能
難守靖康畫請堅壁爲議上未下即稱已不能與大計
乞罷政不待報而遁右丞相鑑亦遁初陳宜中以附似

道驟得政及似道軍潰堂吏自軍中得督府印以來宜
中問似道安在對曰不知宜中意其已死即上書乞誅
似道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得以
一敗失待大臣之禮命奉祠詔除似道諸所爲虐民之
政放還諸宦謫者於是三學生臺諫侍從並上疏乞誅
似道謝天下似道乃表自劾且言爲孫虎臣夏貴所誤
乞恩全餘生有旨令歸越終制留楊州不行論者言似
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還紹興
紹興守臣閉門不納削三官居婺州婺人馬露布逐之
徙建寧臺諫言建寧實朱熹講學之闕里雖三尺童子
亦知向方聞似道名皆欲唾其面忍見之乎乞遠竄荒
徼禦魑魅乃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已殛死其
黨竄殛有差元祐泰州孫虎臣諱元祐泰州人與孫根似道
者以其父輩爲似道所配流也欣然行似道時寓
寧寧之開元寺待安尚數十人虎臣悉屏遣驅之行極
橋蓋其行秋月中每名呼似道名百遍一日入古寺
至於此似道不能對至泉州遇葉李曰漳州還賦詞曲
辱之以道俯首謝次每至黑溪虎臣曰水清其何不
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我不死侯有詔即死矣十月
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即
廟上拉其臂殺之陳宜中當是時國勢岌岌王煥與陳宜
中並相不相能留夢炎自湖南入覲宜中請相夢炎而
求去太皇太后曰毋藉此違難以煥老爲平章學國重

事而宜中夢炎乃竝相論曰日備氏吾以爲以爲解天下之義亦奮請去使進留乃止命終督撫世傑
中興門學元倫謂二州以一人督師不聽世傑之舟師
及元戰於山勢險峻後言曰吳興上京所咫尺臣豈不
知而必爲此者以一人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必大出
督而後有振也今以一州並抗府而六日之冲不出即
諸將執紼使也夫以諸將心力不齊一而敗不知國家
此時尚堪舉收也臣所不得其職又不符其言乙罷下
幸太后以宜中故位爲名高重之京學生劉九皋
等伏闕言其罪累言趙鼎趙鼎皆棄職適宜中乃諸
使過之其私恩令鼎禁曾言友皆以城降受苞苴
少卿之羽覆文天祥李公勤王信讓而江陵之元兵薄
幽門當出督而畏縮猶諸勤王師不遺呂師夔像子
野心而使之通好張世傑陸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冰
其而用之於陸臣恐誤國不止一事也宜中以見科
爲名得遁去使者四輩召不至時議以九皋等論劾宜
以親之爲解太后自書江西提刑文天祥勤王至臨
遺其母和信論之乃起召江西提刑文天祥勤王至臨

敵可却也宜中以爲潤不報時元伯顏分兵爲三道右
軍自建康出廣德趨獨松關左軍沿江並海道江陰趨
澈浦華亭伯顏將中軍趨常州水陸並進會臨安郡邑
降破相繼宜中獨理科舉明堂清士大天陳乞差遣抑
士人覬覦恩例以爲公元陷廣德始倉皇發臨安民年
十五以上皆爲兵召文天祥平江謝枋得江西伙入援
招呂師夔使行成元破獨松關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
諫潘文輝右正言李好義等十人皆進劾列蕭然簽書
樞密院事文反劾倪謙臺諫劾已章未上亟遣太皇
太后詔彭綱宣曰我朝三百年餘半待士夫以禮吾與
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一策救國者而內之
庶僚時官辭次外馬守令委印乘城身目之司既不能
爲吾糾繫二三執政又不能爲之倡率平日讀書
自談謂何而撓踵有遁生何向曰對人死以見先帝
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御史臺覺察以所以見
爲左丞相常傑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文班止六時勤王
人燃犀照獨三學諸生矢死不去放釋楊出身時勤王
師尚三四萬人注東閩廣猶全境未沒文天祥張世
傑議以爲猶可以一戰戰而捷令諸路師截敵後國
可及守也宜中白太后降詔稱王師宜持重格其辭已
急甚乃遣柳岳如元軍求稱姪納幣不許求稱孫姪不
許求封小國稱臣又不許使者以詞片勿有棄經權
誓執義有人我是以則錢氏終上李氏終降皆改國
故事何多言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太之小兒又何必
言乃率群臣入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哭以請許之及
暮宜中失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請遷

我聽還顧欺我不息還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群臣
請見皆不納而伯顏軍亭臯山宜中白太后遣使奉冊
國璽以降然中自慙是夜遁於是伯顏入臨安帝太后
蒙塵二王起闕廣平臨安不復都帝諱景度宗子昀日
七月即位大霧晦天日崩王命章鑑為左丞相昀時
正元節江州南康池州安慶德安皆降二王以昀
以精兵入衛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為右丞相李
兵入衛似道免其相相鑑進召王檢以宜中為左右
相兼樞密使二月元昀遣使東岳州皆降四月朔州
仙王與安撫浙東府紹興六月朔日食昀皆降
結相宜中遣樞密使秋七月以道放州諸家皆降
十月宜中復相似道逃死十一月左相夢炎遣陳文
參知政事元昀獨松關湖南州軍陷二年春正月吳
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元昀舉亭山遣使如元軍韓平
詩元伯顏遣宋宰執交見資政殿學士文天祥韓平
見止宜中表奉博國頭降二月朔日中有天祥韓平
伯顏入臨安元軍據江沙上而營太皇太后望于海
日海有雲潮大作洪兵潮三日不至伯顏以賊兵
浙大帥府府取太皇太后詔及三省樞密院機諭州
州封府庫收史館禮院圖書及百司印信章京官
及侍衛軍太后命左丞相吳堅才與餘餘慶知樞密
趙氏後伯顏許為祈請欲盡宋宰執知地也宋
儒杜不伯顏自許其人等事自謂出於伯顏求
宜中伯顏行御賞賂自免獨趙葵不屈以為所請
得乎未決也二日伯顏學士天祥與諸將使此
如燕福王與伯顏自紹興入元軍伯顏對之皇太后
帝昀見伯顏問日未入朝不可以見而昀及太后
北入朝是月丁丑帝蒙塵年甫六歲福王與諸王乃
飲度宗母隆儀夫人黃氏開麻仲三學生皆惟太皇太后
以疾帝至瓜州制置李庭芝使美才持其後隨元

軍黃連馬不克吳堅等至燕所請不得命諸中實
慶元夏五月帝至燕赴上都元降時諸公見以
太后則止至燕封壽春郡夫人已方元師迫時詔吉王
命太后為尼帝為僧後徙沙州
是進益王判福州信王昀進廣王判泉州駙馬都尉楊
鎮為輔行伯顏聞二王渡浙而南恐後且夏也追范文
虎將兵亟追之都尉鎮請曰事急矣王亟以微服行我
留就死緩追兵乃陽為二王留也者止而待元復以太
后命遣二宦者以兵百人欲逐召二王還沈之江二王
及楊淑妃待步匿山中七日走溫州陸秀夫蘓劉義等
追及從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召張世傑於
定海世傑亦以所部來衛溫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
御几則相與哭几下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
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撫
吏民檄諸路同舉王室王入閩將士多自歸兵稍振夏
五月宜中等奉益王即位於福州是為端宗景炎元年
升福州為尊母楊淑妃為皇太后同聽政建上德祐皇
帝尊號曰孝恭懿聖皇帝廣王昀進衛王昀
和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張世傑日郊赦
宋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張世傑日郊赦
文天祥自元軍汎海至以為右丞相初天祥奉使如
南執與之北至燕江車其客計許等十二人問關度亡
入與州淮東帥李庭芝以房問張真守節再成必殺之
天祥乃自與如揚自揚入溫州自溫流于海至福州拜
右丞相以國事決于陳宜中許不降元

豪傑江准敬還溫進取陳宜中有以秦溫州人聞其
 張世傑妻所東西自洗澤不手命陳府有劄經畧江西
 元犯衢州故相鄂夢炎叛降三拘廣州州將黃俊死之
 東榮人熊飛新會令曾逢龍知兵會江西制者趙潛俊
 部下州將呂師夔入海和逢龍戰死師夔居韶州
 韶州州守苗再成死之犯廣州王與譚戰處安及其
 弟與憲子孟衡監軍趙由現察訪
 付林溫觀察使李世達皆死之
 帝航海至泉州泉軍
 亂如潮州帝至泉州使蒲壽庚求諒請駐蹕長世傑
 庚則海船不令自竄也世傑不謹敬之歸已而舟小具
 掠舟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夫並其兵在泉者
 降殺元宜中等奉率趨潮州判興化軍曹澄孫叛降元
 知軍陳文鼎死之並州次忠之海豐至廣州轉達使姚
 良臣迎帝入州治世
 二年春元陷贛東諸郡
 復興化軍文天祥是其自梅
 州出江死節者秋復吉平縣以背元陷廣州
 化事陳瑋死之元將塔出叛將呂師及陷廣州
 帝有疾至井澳颶風作舟敗以驚相宜中遁死占三年
 悸而疾元襲井澳復航海

春二月帝舟還廣州元陶重慶制置使張珣虎之西川州即洪陷元嶺潮州權知州事馬
發死三月駐碙州夏四月帝崩年十一後先是陳宜中
水編陳札以陸秀夫在軍中久事咨訪而行秀夫亦悉心經營
已有隙諷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之曰今何時猶動以
臺諫論人乎宜中慙召秀夫還行在時天子播越海濱
庶事疎畧楊太后垂簾對羣臣語猶稱奴獨秀夫儼然
正笏如治朝或時於班行中潸然泣衣盡濕悲愴動左
右端宗崩群臣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
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
具士卒數萬天未欲絕宋此獨不可與爲國耶乃與衆

共立衛王年八歲矣登壇禮畢忽有龍宰空上既入宮雲陰不見升河川爲龍翔縣改元
祥興上少帝尊謚曰福文昭武皇帝廟號端宗大如仍
同號收陳秀夫爲左丞相張世傑爲樞密副使燕劉義
開府儀同三司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當匆遽流離中猶日
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六月遷新會之崖山后山在新會每入十里距
海中島雷牝犬牙與奇石山相對如蜥龍潮汐所從出
入也故有鎮戍時官兵尚二十萬廣右諸郡尚有馬
宋守者世微不規賊守謬以爲崖山天險可扼以包固
帝澤馬道人入山伐木營行宮殿曰燕元陽太妃居
之升高州意祥興府資糧饒於諸郡造舟楫器仗至十
月始罷秋八月月會南斗有星隕于崖山者謂之知大
如箕中爆裂爲五冬元分道入廣闊右相天祥敗績五
坡嶺被執二年春正月帝存崖山元張弘範由潮陽以
舟師迫崖山二月戰崖山師潰戎謂世傑曰北人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

退矣蓋失據之幸而勝弱也即勝猶可西走世係以
在海中日又士卒離心動必散乃曰昔年航海何時已
乎遂焚行朝草市諸大舟千餘作一字陣於海中中鱗
外鱗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崇奉命若其間爲近
守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涉舟過薄之世傑舟堅不冒戰
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舟遇薄之世傑舟堅不冒戰
弘範續火世傑命戰艦皆塗泥縛長木拒之舟小焚弘
範遁所親招之卒不可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等承用
已云文丞相曰執汝尚欲紅烏士民亦不應弘範乃以
舟舳露海口出師兵斷南寧及道士如樓櫓海水飲
之才鹹作嘔池乃大困一日有黑氣出厓山弘範乃
言中日宋舟漸落必死且陣繁作乃戰明景元李恒
早潮退攻舟舟之北世傑以精兵殊死戰比午潮上元
中軍繁作世傑軍少繼而弘範車驟攻其商俄一舟橫
旗汗已諸舟檣旗皆仆軍大潰會日暮海晏大作咫尺
不相辨弘範乃與薩劉義訓維以十六島爲港去帝舟
大且諸州塚相秀夫走帝所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
結不得出一

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水上皆十餘萬人得帝屍及傳國之寶世傑行

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后始聞帝崩拊膺

大慟曰吾所爲忍死艱關至此者爲趙氏一塊肉耳今

無望矣自沉死世傑葬之海濱潰衆稍集謀入廣而颺

作將士世傑登岸也傑登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

者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所未死者庶幾敵

兵退立後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愈其世傑亦

自沉死而宋亡自宋南高宗以建炎丁未立國至祥興二年已卯又百五十有三年合計宋三百一十七年

論曰自高宗禪而康惠後有天下歷光寧二世又絕而

宗起微細宅尊又無嗣母弟子立焉於是燕王後亦

竟有天下然宋祖得神以掩取其亡也以幼君謂天

不影響哉寧宗以舊學故召用碩儒引拔善類乃無何

至以學爲禁理宗於儒學數數然矣明不足以格物與

史賈相終始少蔽而不知末哉末哉度宗之世大務擅

國譬病勢奄奄無復生氣而令庸醫焉迫之哀已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八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九

盱郡鄧元錫纂著

宋后妃內紀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宋初因唐五代制皇后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有昭

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克儀克容克媛有婕妤美

人才人各九如前代獨六尚局稍增損於其舊真宗時

置淑容順容婉容並從一位昭儀上已又置貴儀位淑

儀上諸婦職遷敘皆中旨下中書宣學士院命詞

昭憲太后杜氏定州安喜人太祖皇帝母也家世積善

歸宜祖治家嚴有灋則顯德中封南陽郡夫人陳橋之

變太祖遣親吏楚昭輔馳以白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

乃今果然既即位母爲皇太后太祖拜居廷上寶冊羣

臣從稱慶后愀然不樂久之謂帝曰吾聞爲天子大艱

難置一人之身於兆庶之上御得道乎則此位尊榮一

失其道求爲匹夫不可得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後不

豫命帝次及傳晉王而崩語具帝紀中謚明憲乾德二

年改昭憲太后有足今人太祖受命審琦先卒獨審

慎入宿衛勸諭京邑盡內諸宰監人保寧國軍節度使

任命司對郎中姚恕判軍事佐之已而決計廢改文郡

太明怒其不時上使耶訥怒市審筆免官卒昭信

軍節度使諡溫肅帝追諡昭信右二十年勅罷務本氏

便安無驕色伐北漢上言奉命部平太原帝念其年

者不許卒趣駕臨其哭之勸王公

其無乃朕禮遇急也伯皇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作踰惠民河水灌之僧固辭乃止卒贈太師進封王從弟偕諸書知義客有帖寄多不法者偕面數責欲手劓誘熱國典故有武惠風而溫成世父曰堯佐堯佐父堯弟堯封皆舉進士堯封溫成父也考諸好學爲石州推官卒后幼堯佐不收養伶傳無依以良家子納寧獻官爲修媛既而寵欲以門閥自高元佐親附系宣徽院使諫官包拯陳升之英奎高拱以貴妃故驕驕致大臣不能諫又從諛之貽陛下承和昭乞裁抑命得寢未幾以宣徽使判河陽侍御史唐介又抗疏洪天平卒英宗高皇后亳州蒙城人太尉瓊曾孫太原瓊者真宗時助相準決幸澶淵畫渡河者也祖繼勳節度使母爲光憲皇后女兄故后鞠宮中時英宗以宗室子鞠中禁年相若光獻命配馬入濮邸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顒帝卽卽冊爲皇后后仁明有至德動循禮灋事光獻忠敬竭婦道帝疾病兩宮有諱言后益祇凜諧合卒以調帝疾平第殿內崇班士林者供奉久例當遷帝以謂后后謝曰妾幸遭逢備位士林升廟籍已泰豈宜援先后家爲比復遷秩乎帝悅從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帝欲爲高氏營大第不許但斥望春門隙地以賜凡營總費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曰不敢以國公帑爲私家費也帝不豫立皇子延安郡王爲皇太子請太后雜同聽政是日太后下簾見珪等撫王泣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祈福喜讀書誦論語七

造事端焉異時眩惑地乎吾難明言託訕上逐之耳此
宗社大計怨謗不恤也廷試天下士有司請循天聖故
事帝太后皆御殿不許受寶冊請御文德殿太皇曰母
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我常御哉就崇政
足矣崇政明堂禮成請御會慶殿皇帝恭謝百僚賀太皇
手詔言皇帝臨御宇內晏安克饗天心再講禮祀吾何
功勤與被斯福吾自臨決萬幾祇畏菲薄其敢自為功
引先后為比乎其勿賀計元燈宴中請迎太皇母夫人
入內觀太后曰夫人祇樓皇帝必加禮是以我故亂天
下法也不可命中使餽燈燭以為常姪公繪公紀例轉
觀察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還一秩汰冗官詔捐外氏
恩四之一為宮掖先宦官宋用臣以罪斥祈神宗乳媪
乞哀后見媪來迎謂之曰汝非為用臣遊說如異時求
內降撓法耶吾斬汝矣媪叩頭謝不敢天下稱以為女
中堯舜元祐八年秋太皇疾不豫宰相入問疾帝在侍
太皇曰朕垂簾九年矣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
否獨馬至公外家男女病死皆不得一見言訖泣下又
曰今所改先皇帝時諸政本先帝道意先帝追悔往事
至泣下言家宜深知身沒後計必有調問官家者宜勿
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賜出

社飯否對曰未也趣以頒曰公等歸喫一匙社飯明年
社飯時憶老身也又顧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
明肅垂簾時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初仁宗盡子道
卿必濃之崩上尊謚宣仁聖烈皇后後二年章惇蔡卞
邢恕等造不根之謗亂視聽皇太后太妃力辨其誣而
定高宗刊正國史詔褒錄后家諸舅皆追王官從孫十
餘人始遷祿復武勝見鎮洮州知軍事刺榮州功岷
河賊擊破之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練副使哲宗立復右屯衛將軍從第薄惠甚為供奉宣
仁族人以法命遷惠主約東薄惠躬率遠婦自
紹聖之禍不及為從姪士林累崇班殿直喜儒學諸
士林子公紀性儉約異聲妓無所好奉禮悉給諸
同三司 神宗問皇后河內人相文簡公敏中曾孫也
治平三年歸穎邸神宗即位為皇后哲宗即位為皇太
后太皇太后命葺慶壽宮以居辭謝曰安有太皇居西
內而婦處東者不敢乃即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帝
后太后敕向族勿以女真選中族黨援例干恩澤輒
不與紹聖中明宣仁保護功甚力帝大漸決策立端王
諸具帝紀中垂簾時悼卞所斥逐賢士大夫畢收用廷
臣引故事御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以請持不聽其上
言肅召故老寬後息兵愛民崇儉則喜見顏色立行之

纔六月即還政崩上尊諡欽聖憲肅皇后而朱熹妃生
 哲宗陳美人生徽宗哲宗之尊母妃曰皇太妃元祐三
 年宣仁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妃諸輿蓋仗衛冠服
 兩皇后埒紹聖中欽聖崩即所居宮建殿名聖瑞宮崇
 寧初薨追冊爲皇后諡欽成神宗崩陳美人于陵殿哀
 毀骨立進粥藥揮去曰得早侍先帝足矣無何卒徽宗
 立追冊爲皇太后諡欽慈欽聖太后父曰向紅以蔭至
 虞部郎后入第即收莊宅使
 爲皇后進兗州團練使知陳州歲大雪地公私號寒以
 章民吏時不可理曰上使持守陳民失所我責也我
 自爲計豈以累若哉乃鎖別賜公使錢例自弓狗斥歸
 有司知河陽平蝗民乏食要官廩歲用而餘私立出主
 田沮渠之知青州未踰年得疾乃還道淄州卒諡
 內侍通聖皇后出哭于新昌邸第喪至后出臨國門贈
 除葬諡康獻葬遣近臣典復土帑郊葬葬三日
 千葉賜碑首第曰忠勤懿戚之碑經賢有行太祖忌百
 官班開元殿得皇后后以蓋忠朝廷經亦以善事三
 宮爲言不及私舉朝太息之子宗良宗回欽聖崩徽宗
 追念后不已二舅氏皆甘郡王自敏中以上三世亦追
 王皆持恩云而欽聖子從曾祖曰傳範文簡子世南房
 王惟吉女也歷官以能廉熙寧初累官西安撫使諫官
 時不可使使修懷而右之神宗曰至矣可以防賊日
 外賊十進者之過多也神宗曰至矣可以防賊日
 萬祥那人在神者六十有年衣卒贈昭忠軍節度諡惠
 節
 哲宗孟皇后太尉都虞候元孫女也元祐七年哲宗
 稍長知妃色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日餘人入宮后生
 十六年矣婉順敦慤太皇及向太后皆愛之教之文儀
 太皇手詔言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
 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禮官議冊后六禮進於將以

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太子賴太后外慰撫二茵內潛圖復辟成社稷功見帝紀帝復位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事之益嚴金入冠帝幸建康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如洪州復命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從過落星石宮人舟裏溺者以十數惟太后舟完至洪州金自大冶趨洪州康珪奉太后如信州金追迫太后間道達太和覓舟舟人起為亂楊惟忠立潰康珪遁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行至虔州而免是日太后幾殆帝自航海還臨安諭輔臣言朕初未識太后而太后來自舊京視朕猶子也今遠在數千里厭於兵當亟奉迎愜朕朝夕慕念之意立遣宿衛帥以迎治行宮西殿治持之便朝夕至帝親迎行宮門外入宴侍徧問所過守臣治狀疊疊也太后誕辰帝張宴宮中前上壽歡甚太后忽潛然泣數行帝請故后慨然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而為姦臣所詆誣深痛難詔下明辨而國史未有定吾豈在天之靈不無望於上也帝聞之悚然明日命范冲更修神宗哲宗實錄諸姦詆誣狀畢露本后歷之也語具經籍記帝事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得舊新品物必先獻後嘗及得疾旦暮侍衣弗解帶者連夕崩帝以繼體之重從重服凡喪祭壹用母后臨朝儀

上尊號曰昭慈獻烈皇太后推恩外家五十九后節儉謙謹有司月供至于絳而止諸上書請避太后父諱者不許請上太皇太后號亦不許敕忠厚等毋得私第謁宰相毋得與朝政干恩后既崩詔擇地瘞殯事平歸園陵祔神主於哲宗室位昭懷上初昭懷既傾太后而自立諸臺諫論爭者皆獲罪徽宗初冊稱元符皇后數干政以不謹聞為左右所摘發慚自經而太后竟壽考尊養以榮名終豈可謂無天道哉初后居隆慶宮易武時明受政元例有恩命忠厚等以非國典相進開府儀同三司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克勤使元配王皇后開封人性恭儉帝在端邸娶焉既正位生欽宗而鄭王二妃競寵后待之均平關堅承寵妃意為詆誣命置獄訊無迹罷已見帝無一語及上車帝憐憐之崩諡靜和而鄭皇后繼立后開封人小欽聖押班以賜焉貴妃端謹善承帝意帝欲以后族子心中任樞府后奏外戚不當預國政必用之姑今乞他職可也已廉得其招權賄事乞斥絕汴京破從上皇北遷崩五國城

力為言乃免光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年八十三崩
謚慈聖懿烈皇后諡曰慈聖懿烈皇后父曰那煥建炎初遷封明
宗煥少時有大節恭儉自持嘗侍明宗於馬廐中
察煥宗澤忠勇可倚煥嘗謂明宗曰當以國事付煥
蓋恭儉少師追封嘉國公諡聖惠后曰其益賢於
並以恩補官皆好書有師法益奏煥孫女又與王繼
先相引重故姻族皆失官所連帥以擒賊攻文資累直
德猷實文閣諸死中丞湯壽潛乞免職示以文資累直
後遷顯仁太后葬為贊官總議使進少保孝宗即位進
太師以奉寧節王年諡恭肅蓋亦全節度使累保
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金著節 孝宗元配郭皇
后奉直大夫直卿女也入普安邸為夫人生莊文太子
魏惠憲王及光宗薨贈福國夫人帝為太子追封皇太
子妃及受禪追冊為皇后諡恭懷後改成穆已立夏皇
后夏皇后者袁州宜春人初與丹陽謝姬並入宮為憲
聖閣中侍者孝宗在潛邸失郭妃頗悼鬱憲聖輟二姬
賜焉即位夏進賢妃謝進貴妃踰年上皇命立夏為皇
后崩諡成恭謝妃侍帝過德壽命立夏后性儉慈減膳
羊每食必先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光宗之上
尊號壽成皇后孝宗崩尊為皇太后光宗崩加號壽成
惠聖慈祐太皇太后崩諡成肅初成穆早世以宗待郭氏
皇后生有異徵夏父奇之納宮中而父孫益困賜袁州
宮舍以沒后貴訪其家得母第中與其妻以衣來或
兩使更配貴族為后華不絕后親為言執中學漢宋後
吾以對后不能言執中女外賤失德無他長既貴始從
師學作大字工已後習騎射射命中高宗誕節行慶
壽禮近戚親覓環現以獻執中御入書一人有慶壽

金使驛馬驟進帝大喜錫餐其渥會又克諱諱財建中
金使驛服孝宗欲召用辭曰臣等不勝任他日無
宗立加少保卒年八十一 光宗李皇后安陽人入恭邸生
嘉王光宗即位為皇后於宋諸后中獨諱妬且帝絕寧
宗立尊為太上皇后崩諡慈懿后父李道崇家賜宗諱
使以開累功至捧日天武四衛都指揮使知荆
南卒以後貴封晉王孫考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寧宗
元配韓皇后忠獻王琦六世孫寧宗在平陽邸娶焉已
為皇后崩諡恭淑繼楊皇后少入宮忘其姓記其家會
稽人有楊次山者會稽人稱為兄因冒姓累貴妃恭淑
崩后與曹美人俱幸韓侂胄勸帝立曹而后機警涉書
史知古今帝愛而立之后深銜侂胄金索首造謠者后
命次山及禮侍郎彌遠謀殺之彌遠貴用事帝立宗
室子竑為皇子皇子不平理彌遠帝大漸彌遠囚次山
于谷以白后廢竑立昀則理宗也見帝紀尊后曰皇太
后同聽政人多言本朝世有聖后於垂簾宜俾也次山
季子石獨曰事何容易昔仁英哲三宗嗣位或年幼冲
或生由撫育母后之臨朝也宜上春秋長矢熟知天下
事不歸政必且有小人離間之者即密疏漢唐母后權
制得失以聞請謝收太后即梓日撤簾後以尊號曰壽
明仁福慈睿皇后崩年七十一諡恭聖仁烈恭淑父韓
父從良中從貴以庶里知開門帝之立有力焉因請
國葬勢重均而國權漸益蓋不敢于昭天下皆知能

朝後族而不知同鄉乃后也父能胃敗下其諸人
恭聖其後妻建軍節度加太尉卒贈太師太山以
恭聖嗣太師封會稽郡王谷土石末寧郡王恭聖
承兄弟重太師谷疑於時受石大言曰家上元勛盛
德徒以恭聖故其異吾父猶不居是官况吾兄弟乎
是速顯其遂相與懇辭及後封上平贈太師
理宗謝皇后天台人生而鰥黑一目弱又少孤家破壞
常躬親汲飪從祖父深甫為相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
德之理宗立選中宮太后命必選諸謝女進而謝女無
在室者獨納后諸父藉藉曰納女當裝齋為遣而時
女不適不過一老宮婢何納為事且已會元夕鵲來巢
燈山眾以為后妃之祥乃納后后道患癰疹劇疹良已
則虜虢瑩白目翳霍然去眾大驚訝以為真皇后也時
賈涉女以殊色聞在選中及入宮帝意欲立賈楊太后
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位中宮左右亦藉藉語曰不立
真皇后立假皇后耶定立后而賈貴妃常專寵后處之
裕如帝益禮敬之訓教家子弟嚴時有犯則引過毀服
脫簪環待罪而似道以賞妃母弟進擅國為神姦慶元
中元兵渡江帝欲遷都避兵后以搖民心諫乃止度宗
尊母為皇太后德祐中尊太皇太后時元師日迫太后
以軍興繁費汰慈元殿提舉以下官省服御佐貲已事
日急京朝官聞難往往避匿去太后令揭榜朝堂相宜
中乘位遁召不至太后遣其母書使勉之還朝召諸帥

手書曰吾母子不足念獨不念先帝乎見者為墮涕
已竟北狩崩於燕 度宗全皇宗理宗母慈憲夫人兄
子也父守潭死事理宗為太子納妃后以慈憲故得在
選帝召曰爾父沒王事每念之令人哀后對曰妾父可
念湘湖民荼毒尤可念也帝以全女言辭甚令深異之
得度宗崩尊為皇太后從德祐帝北逃為尼正智寺
而終當昇時內宮北至燕安定夫人陳安康夫人朱同
一小姬沐浴整衣焚香白縊死朱夫人遺詩衣中云既
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革之死守於
一貞元主忽必烈狄性也志之命斷其首懸全后寓所
而楊太妃及女晉國公主自沈於崖山語在本紀中宋
馬都尉賢者李應勛上其人太尉崇矩孫也崇矩起武
衛純厚有至行應勛少騎射水雪間馬逸降其下
以為必死徐起乃亡恙及長好文辭已向高其公主
左龍武軍驍騎尉尉父遷昌守涇州時崇矩遺勛不
令此計帝遣使乘驛馳之還表自對帝對論求
補都尉試所至政大聖世時太后屏左右問外第
云何應勛謝不對固問之始對曰無他聞外人第言
天子祖左右宜以時還政又言四旬于謁請諸列院防
出入其補助類此師楊後為文章德卒為制誥知許州
與其妻楊氏哭而反與劉筠友善筠卒存其家卒中書
丞和文子四人皆賢長端懿和厚暗閑學出補知伯
潛不擾問善士輒傾身下之仁宗以歲早御便殿因
於宮女端愿謂繼擇有罪小人中放官女為官者專制
失所端愿始無以州災知襄州轉運使進奏餘十萬端
愿疏其禁移廬州損譽政是襄陽州州衙問何也端愿
折變之禁移廬州損譽政是襄陽州州衙問何也端愿
日方端愿初官稍能尉導奉過客收稱者藉藉日更事
久知抑豪強制情胥故誇隨之耳爾愈益重之其京初

帝以疾拱求入對曰陛下當體朝朝不宜自退
失天下望神宗初城濮兀端惠書趙普謀北伐路以上
幸諸府儀同三司端懿性仁惠書公士貴之
起復籍不拜入端懿卒州走其器歸其孝友如北
其後有張義端尚英宗女紹聖崇寧中以
黨禍奪節人觀勿復節度寧遠使武卒
論曰自姜嫄任姒造周而女德無極雖漢唐盛世恒寵
溢以僭也逮宋而高向孟內助母儀卓然尚配于有
周雖其外戚終不聞驕溢之為患故有宋之家法特盛
也乃神宗忠養光憲高宗禮事隆祐孝宗奉慈福洽懽
亦足為帝者師矣故附之內紀

宋宗室王傳

始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弟匡義廷美季光贊太祖受
禪時光濟已卒追封邑王改曹王光贊天封襲土改岐
王而匡義易名光義封晉王則太宗也太宗立廷美封
秦王用驕恣廢具帝紀廷美徙居陵子十人免官
疾子承慶即股肉為養卒贈王承慶卒贈公克繼恭
業隸仁宗曰朕家四水也訓子第力學一內登科至
十有二人孫叔部星祐初進士及第皇族及第自此始
德隆守沂州廷美子賢者曰德美判沂州生責
蔣璠死至保信節度觀察前後卒贈王德美賢有文封
咸寧即公卒贈王德文好學工文數言頗得名士為師
友特命翰林學士協贊與之游慶曆中太祖四子長
封宗室四王德文進東中即王准中王
德秀仲德昭叔德林季德芳德秀德林人無後獨燕王
德昭秦王德芳有世家德昭事具帝紀薨贈中書令封
魏王改燕王所謂燕懿王也德芳至同平章事薨贈中

書今封岐王改秦王諡康惠燕懿王五人曰惟正曰
惟吉惟固惟忠惟和秦康王子三人曰惟叙惟憲惟能
惟正封樂安郡公早世無子惟吉生彌月太祖命育內
廷五歲作弱方輕矢樹金錢為的戲習射命中太祖奇
之太祖崩惟吉裁六歲晝夜號不食累日太宗今日侍
食後八年出閣授開州觀察好學善屬文每誦詩至
我篇輒涕泗交下真宗即位加使相薨贈中書令南陽
郡侯諡康孝子守節以父所書真草千文獻加太尉惟
固左千牛衛尉惟忠團練舒國公惟和好文學以禮法
自將永清軍晉後清源郡公慶曆中仁宗紹懿王後
以惟忠子從霽襲賴國公惟以惟吉親賢追贈冀王而
惟吉子守異以冀王後最長封楚國公守異子世清友
愛諸弟作棣萼會邸中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號王熙
寧中神宗詔放太祖後玉牒屬近行尊者一人王之使
從獻郊廟世勿絕而康惠孫從式最長為安定郡王累
保康軍節度卒贈同平章事封榮王諡安僖而賴公從
諱子世準又長襲王世準為人內恕外嚴無玩好至保
靜節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曰成王弟世間襲世開惟
和孫也學該洽事後母孝撫孤姪如子神宗召對使殿
論事其舉至秦國軍節度留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曰

信王世雄襲世雄亦從謁子少力學知名徽宗時以行
尊得襲知太宗正事卒贈太尉封瀟王以從諸弟子世
福襲卒謚儀王世準而下皆燕懿王後而康惠曾孫令
蓋長又得襲蓋汴宋安定郡王封燕懿後四人康惠後
三人紹興初詔紹封如熙寧而燕岐二主後爭請襲禮
官言燕懿太祖長子後當襲制曰可而令時嗣安定郡
王今時德昭玄孫也能詩元祐中學士蘇軾愛其才薦
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顧德行何如耳庸詩何爲不用
軾被竄顧坐交通罰金已附內侍譚稹進積官右朝請
大夫高宗以其附稹也薄之改環衛官及得襲卒貧無
爲殮賜銀絹贈開府儀同三司令紅襲知南外宗正事
命選宗室子有官中以伯琮伯玖應當上意命知泉州
卒命襲襲卒今於當以次襲今於亦燕懿王玄孫應博
學能文中舍選爲軍器監以言事奪官紹興中累都
官員外郎以請明張浚坐阿大臣罪知泉州歸寓三衢
與客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語意誹
之判衢州汪君錫檜從子壻也諷敎官莫汲劾謗訕侍
御史董元德希旨以賊劾下獄按賊狀坐謗訕奪官
於時安定絕封者十餘年令詔襲檜死令詔言今於長
當襲請以爵讓世令詔秘閣脩撰知台州而令於得襲

自是至于嘉定十人皆燕懿王後襲安定王封秀王子
伯者岐康惠王子惟憲曾孫也居秀州中宣和令試丞
嘉興累朝奉大夫高宗選其子伯琮育宮中爲普安郡
王于傳卒王解官行喪王爲皇太子以今生父贈太師
中書令封秀王母張氏王夫人光宗立詔湖州秀園立
廟奉安僖王建祠臨安藏神貌如濮王故事而以孝宗
母兄伯圭嗣秀王奉安僖王祀伯圭字禹錫高宗時知
台州有聲政明州命宗室子入學閑以規矩詔徙定海
在戍許浦伯圭曰定海實海衝當控扼倘不宜撤請摘
利司軍填許浦徙之海寇作諭降其豪又復其桀黠者
者齒撫用之每以無寇伯圭性仁恕蕃商死貲巨萬當
沒不忍也還之獲私鑄錢者不忍法勸誘之後以無犯
在郡十年政寬和得民累開府儀同三司孝宗立拜少
傅伯圭居帝前不以近屬自居每宴見帝行家人禮伯
圭執臣節愈恭一日帝語潛邸舊故事爲樂伯圭曰臣
老不復能記憶再三問終不言帝益敬愛之帝欲廣其
居並湖爲樓閣度村矣竟固辭而止光宗即位遷太保
嗣秀王寧宗立詔贊拜不名肩輿至殿門請老賜第還
湖州薨封湖王謚憲靖子九人師夔師揆賢師傑爲淮
西提刑提屯田奏以荒土給軍士其屯田爲民世業者

勿奪從之及代吏請以羨錢二十萬為獻師授曰後將
病民卒不獻襲秀王卒贈太傅諡恭惠而湖秀王封於
宋相始終榮王希墟者燕懿王子真王惟吉七世孫也
寧宗選其子與莒入宮為母弟沂靖惠王嗣已得立為
理宗時希墟已卒贈太師中書令追封榮王配全氏封
夫人王考而上三世各贈太師封國公次子與芮淳祐
初嗣王理宗晚復無子立與芮子孟啓為皇子加與芮
太傅判大宗正事度宗立與芮進福王主榮王祀恭帝
降元從俱北元封為平原郡公是時嗣秀王與芮為浙
閩廣察訪使自以國近親多諫爭遂為眾忌嫉元兵逼
浙東命與擇出瑞安與守臣方洪為講禦朝議言與擇
有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政隆國本不聽竟
遣之瑞安受圍誓死守小校開門納外兵與擇及守洪
率眾巷戰兵敗死焉第與慮子孟備被執亦俱死蓋汴
宋時太祖後以屬疎出居外得免於靖康宋南孝理嗣
統而太祖後有秀王榮王之封 太宗九子長楚王元
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真宗次魯恭靖王元份陳王元
傑鄧王元偃曹王元僖荆王元儼李元億早世楚王事
具帝紀神宗紹王後宗說封祈國公坐罪幽死弟宗立
嗣有文至使相贈王子玄孫宗梯輕財好施有故相子持父所服為求賢錢宗梯制樂歸

帶魚之錢片親許服其義雖事竟隱之幼喪所生母
即父婢語母生平愧涕泣楚贈東陽郡王諡孝憲
耶成太子元僖初封廣平郡王進陳王貌雄偉沈靜寡
言笑尹京五年無失吟覺無子帝追念作思亡詩賜今
諡仁宗時命楚王宗保為王後封燕國公宗保性仁恕至千斛釋不問於座堂書忍字為心戒子鞠官魯恭靖中終身不自言卒贈王太子仲卿亦賢孝能詩
王元份寬厚言動中禮標望偉如檢校太保中書令改
越王雍王贈魯王娶李漢斌女持悍妬元份卧病帝臨
問見左右無侍者輟宮人為主湯劑令居巖無戚客有
謗上語削國封安置元份子三長兄寧次子寧季元江指法卒贈王太子宗諱聖賢國公今贈王弟宗陳王元
傑穎好學善屬詞建樓貯書二萬卷官檢校太尉贈尚
書今諡文惠封克王改陳王無子以允言子宗堂後高
孝父卒行誨喪數百里路人憫之 鄧王元偃少好
學真宗勗宗子以學表元偃冠諸藩風之累使相兼尚
書今初封彭城郡王進寧王改徐王卒贈太師尚書
諡恭懿封鄧王子名煥恭宗時開書今封王平復來
初王宗繼襲恭懿王 曹王元僖以安定郡王進舒王
累使相檢校太尉中書令鄰失火盜因竊所服帶得之
貸不問浚井得鐵復投之今贈太尉尚書今諡恭惠封
贈王子名無子以平陽恭王王荆王元儼者太宗弟

八子也少為帝鍾愛不欲令出宮曰必年二十始出宮
宮中稱二十八太保即帝語及行呼也封榮王累太尉
太保太師歷三節度封孟王改荆王王少廣額豐頤威
重不可犯天下崇憚名聞外夷封為八大王遣使至必
問王安否王事母王德妃孝母有疾侍湯藥勤禱至憂
念不食明肅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沈
晦杜門却掃仁宗親政尊寵有加禮事咨諏焉陝西用
兵上所給公用錢以佐費嘗問翊善曰元昊平未對曰
未也扼腕曰如此安用宰相為乎及有疾帝至卧内視
之屏人語所對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曰臣病
相史北編 卷之五十九 二八 四月二十四日
德且死將重為國家費今何敢操焉薨贈天策上將軍
徐兗二州牧封燕王謚恭肅比堊帝三臨其喪有司以
年歲不利財用方屈請緩窆范仲淹曰荆王太宗愛子
先帝愛弟屢被讒賴陛下仁聖保全豈於送葬惜財
廢禮乎詔出內帑金佐費焉 濮安懿王允讓之 商
恭靖王中子也天資渾厚外莊內寬喜愠不形於色累
便相封汝南郡王判大宗正司教宗人有法英宗既嗣
統議追崇典禮為衆論所格未及物而神宗時議安懿
王諸子近屬嗣濮王世勿絕 王二十八子長宗懿封和
次宗懿治平中建安懿王周廟封濮王公奉王後嗣宗

加陝西封濮陽郡王卒贈太師曰定王定王卒弟宗諱
建德王卒曰懷王宗諱安懿王子嗣濮王世勿絕而宗諱
建德王卒曰懷王宗諱安懿王子嗣濮王世勿絕而宗諱
宗諱曰惠王惠王弟宗諱元曰自以宗祚多立請曰臣不幸
失位特終身悲慕恐為後手形以元請帝許而聽
季弟宗諱曰景王仲衡經史識朝廷典故曰康王
仲愛曰恭王仲理王而二弟北遷沒焉高宗南渡有仲
王事安懿王係崇土宗輔後也自漢上米詔勿築棺死
命復紹而安懿王玄孫不誌年七十六以齒長代王訖
景云不 真宗六子仁宗三子多早世不顯英四子皆
宣仁皇后出而崇榮王顯歷十節度歷東陽昌 魏獻
王顯歷官典同皆嗜學多通 神宗十四子八王早
世哲宗崩太子茂早世無子議所立吳王杓於諸弟為
最長有目疾不得立楚王於似哲宗為母弟為章惇所
屬意而向太后定立徽宗語具帝紀徽宗如青城京師
父老邀之不及迎遇燕王俛起王偃哭曰願從王俱死
徐秉哲黨虜捕為首者戮之為兵送二王如金於是神
宗子存者及徽宗三十子欽宗太子誼與弟訓俱死符
北矣景王妃侍上青城跣步不違左右衣不解帶食不
肉及北鬚髮盡白而信王榛侍亡匡真定境中時馬擴
與趙邦傑聚兵保五馬山迎榛奉為主兩河遺民響應
榛手為表遣檄詣行在請得總諸路兵與諸若約日為

天舉黃潛善汪伯彥疑之以為非寬榛也尚宗識其手
書曰信遂除河外兵馬都元帥擴辭行汪黃授密旨令
幾察王且令擴聽諸道節制擴知事不成留大名不進
會有言擴將渡河入西京者汪黃枝詔擇日還京戊其
謀金人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諸將斷汲道皆陷擴
沒焉嗚呼戎軼中國毀廟社不思而骨肉起危難為國
警自奮獲深心忌之蓋收心之為禍烈也 高宗獨元
懿太子男堂內禪已早薨具帝紀信王璩藝祖七世孫
秉義即子彥之子也初名伯玖與伯琮同有宮中後封
忠平郡王就外第與普安王埈普安為皇太子因加恩
由宋三編卷之五十九 二月二十九日
稱皇姪各位始定孝宗即位授少保靜江軍節度使進
少傅卒追封信王贈少師 孝宗四子長恪早世次莊
文太子情賢厚亦早世魏王愷次當立帝以恭王惇
武類已立之封愷魏王妻封韓魏兩國夫人示優禮出
判寧國府命宰執設祖王津園慰其心王登車顧丞相
允文曰望相公保全蓋其危也王至邸總心民事築軒
因帝手詔嘉勞徙判明州輟屬邑田租以贍學勸課農
功得兩岐麥以獻尋薨帝恻然曰向所為越次建儲者
知此子福薄故耳 子一權早亡柄封皇與即王卒贈太
保封沂王諡靖惠下校早卒寧宗立
貴和為之後 寧宗八子皆數月而夭取燕懿王後與
已立貴諱

愿養宮中賜名儼封榮王立為皇太子賜名旬又早世
曰景獻太子又鞠濟王竑不侍立具帝紀理宗三子皆
早世度宗六子端宗帝顯帝昀得立然蒙世大難而殞
餘早世嗚呼國將亡木必先彫而後枝葉從之詎不信
哉 宋公族以篤行著曰善應字彥遠漢恭惠王元佐
後相汝愚父也性淳篤有古風父病迎醫行禱暑不解
帶遭喪勺飲不入口既殯居廬歔粥祥乃食菜果終喪
比御猶弗入也獨母存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
者將扣門止之曰無為驚吾母也露坐達旦追門啓而
入母畏雷夜聞雷必披衣起往省閨隙有光則入否屏
而待雷已乃後去家食貧諸弟未製衣不先製已製矣
未眠不服也二瓜果必相待共嘗諸妹遠嫁者力致之
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聚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
洽人無間言比母疾刺血和藥以進母喪年既艾矣毀
麻柴立聞雷起拊視流涕三年之外言及親未嘗不揮
涕父以肺疾卒終身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且卯終
身不食兔藟戶有不能安其母者皆悔悟為孝平居自
奉甚約而汲汲然以濟人利物為務故人許珪死貧女
無所於歸即聘為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彞者為僚後行
過其鄉聞之死久矣彞不能葬走往哭捐貲葬之道見

病者必收恤廢餼輟家之半餉餓者夏不去草冬不破
壤慈憫至於此乎居謙與人語惟恐失辭色至義所
不可奪然無所顧雖以宗室而遠流落江湖而憂君國
如在廟廟江旌有勝警馬垂涕不食者數日同輩有會
飲者北望歎曰此豈樂飲時耶好讀書所藏書至三
萬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程督而躬行漸漬興於
善者甚衆子汝愚從屬籍冠多士故事未有也人皆爲
之喜而處之晏如及聞其入館與蒲賢士林光朝者同
舍然後喜可知也汝愚守上饒來迎養固辭不往一日
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境訪政失得信宿無所忤乃稍進
至近郊人猶未之知故汝愚歷館閣侍從奉使興州皆
以風節惠愛爲名臣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嗟父之教
也善應卒少傅陳俊卿書其墓碣首曰篤行趙君之墓
而朱侍講嘉誌其墓如此汝愚字子直少有大志每自
言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宗
室趙彥端嘗令饒餘干以汝愚色子也謂之曰慎勿以
一魁先置胸中汝愚服膺其言自視欲如也孝宗方銳
意恢復汝愚以秘書正字入見陳先自治地策內侍陳
源有寵命爲浙西副總管汝愚權給事中言宗時內
豎不與兵重責與兵開邊釁卒以亂源不宜使總戎從

之爲著今制密院文書經都省乃下張說在兩府託言
兵機不宜洩請毋隸中書汝愚謂兩府朝廷治亂所關
天下事何一不當由中書國大事在戎而中書不知失
政大矣以集英條撰帥福建陞辭論吳氏四世專蜀議
漸以抑之宗時以同知樞密院選知院既執政拳拳
以人才爲意已定策立嘉王有社稷功語具帝紀中寧
宗立首薦大儒朱熹入侍講已熹以議祧廟於汝愚不
合至斥其納細人妄議遷始祖之尊置之別廟爲不祥
莫甚平日云相知者大不相知直倨如此熹子祠拳拳
爲焉且泣且拜以請也給事中黃裳簽密院羅點罷爲
帝言此天下之不幸非二臣不幸頃之馬韓侂胄所擠
竄永州卒事具帝紀中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充韓
琦富弼范仲淹自期及爲相將以夙昔所聞於師友之
言次第推行未果而難作自奉養甚薄爲夕即時大冬
衣布裘至爲相亦欲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得俸給悉
均之人無間言子直嘗言汝愚父死哀痛不飲不食肉能
自乞休三自罷下史館正誼諫大夫師所及公崇憲
明至有恩於國事皆大體任終直利閣經學安撫使
以必居居基監國學於黃輿才尚器轉戶部治察民
疾苦摩撫之政教廉察亡如奏請卓然可稱云云○族
子進士以行能著者曰不意曰善俊曰善譽曰善淵曰
子孫曰子孫曰希澤曰汝淡汝源曰希諒與權之倫不
意太宗大世孫力幸焉學知永州錄靖州獄平反數十
百人有人繪像祠之知開州有鹽井以獎餘代民貧民

圖聞知黃州賊張遇抵城下今歲度不能抗出見
之遇以酒若為飲之者一舉而盡日知飲此必
願勿我我軍民遇一試公耳取毒酒天地為明
心逐引去未幾丁進李成敗黃州孔彥舟地為
日而城陷州內艱難起後選黃州道病受半起人
不而後之號口此勝但當拜也宗是計大境哉
金犯鄭州知州伯振率兵巷戰死孟太后遺
設衛知州未豐訓之與尉自仁分兵設伏賊其
至官兵未成到訓之與尉自仁分兵設伏賊其
幸之先將劉秀亦死金遇江上元丞之迎敵死
叛恩九江東路於金遇江上元丞之迎敵死
土民驚呼無我死於金遇江上元丞之迎敵死
北信陽軍知事十真死金遇江上元丞之迎敵死
民兵死於金遇江上元丞之迎敵死
門啓與金遇江上元丞之迎敵死
遺力城守將元入寇知安吉州良言提刑
關道進入衛而城陷良言提刑自死
食兵敗廣利運使不消及從子必向俱被執不屈
與宗止寺簿監軍敗見不屈及從子必向俱被執不屈
危社稷之罪逆我帝室之胃欲一刷宗廟之恥乃更
招討別使每以偏師當一而空坑之敗走吳溪被
屈死方二帝廿時右監門衛士昭夜半乘驢仁義
去徒步武安至磁州集義兵敗萬力攻并洛關入城
萬將上城守飛電碎其攻以計生得其首洛關入城
遷徙知洛州兼防禦使上人再犯洛州盡以眾攘土
出赴行在雲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寺卿少
謚忠靖有子時者金係累以甘來問變姓名入僧寺落
髮衣僧本問行抵會稽自歸轉于牛衛將軍奉朝請
論曰宋制皇子出閣封王王薨王長子封國公不王後
以次襲時乃有贈王即皇子王不胙土惟空名又人時
更封無定名既薨又易封為紛紛其授官自環衛至節

使惟空銜州刺史乃稍頗得任其應科試得第授官遷
轉如異姓其疏屬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國慶
有秩賜月餼然稍遠約矣靖康之難駢首就虜紹興末
歲焉非以勢資寡弱鮮維城之助哉悲夫乃宋家法過
往代諸王子亦兢兢少過讀書循禮無大故而可稱紀
者具如篇

函史上編卷之伍拾玖本

明史綱目卷之六十

宋臣列傳

肝郡鄧元錫纂著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宋興將相皆藝祖故等夷既推奉周相范質王溥魏仁
浦皆仍其故處不易獨加秩示恩而於時風氣樸淳三
人者大節飭而各有其器業可述即從官無慮皆周材
具以清謹稱質字文大名宗城人舉後唐進士入晉烏
桑維翰所器素為監察御史累翰學士入漢為中書舍
人周祖起兵質亡匿民間得之令草太后誥議迎湘陰
公議蒼黃論撰皆稱旨擢副樞廣順初與馮道並相道
以其新進也易之質許慎守法故未嘗破律為谷治重
刺史縣以戶口版籍為先世宗因事怒質儀罪不測
質入請曰儀近臣過小堂貸因免冠叩頭泣下曰臣備
位宰相豈可使人主以暴怒致近臣死地耶儀獲免
道聞之惕息已大嘆服及宋禪首為帝言當事太后如
母待少主如子帝揮涕許諾嚴重之唐制宰相上殿每
命坐議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狀畫可下質等自以周舊
臣坐論終有覲又憚帝英察難面相違覆請朝退用劄
子疏其事同列咸書字以誌請止止曰庶盡稟承之方
帝從之蓋坐論之禮廢而奏劄滋多於是矣質為相清
謹率下未嘗受四方饋遺其恒言曰政府秉生殺慘舒

則晝夜兢慎然且懼後憂况急肆乎加遣有枉直時有
險夷古今居其位者能全者何幾此吾之所懼也又曰
人能鼻吸三斗醋方可作宰相言相有度也家止一
居第無他產所得祿多以給孤遺燕食不貳品臨終命
子勿請諡立碑晉王炎義太息之曰宰相輔中持廉靖能
循規矩慎名器無如范公者但欠世宗一死惜耳質為
子果嘗不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詩曰戒爾學古
必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兢兢造次
必於是戒爾學古千祿矣老勤勞藝聞諸格言學而優
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及爾遠恥辱恭則近乎
禮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已相爾勿嗜酒狂飲非
雅雅非八達子執事青史戒爾勿嗜酒狂飲非雅雅非
謹厚性行自以陰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
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慎禍及身此語非
舉國適足為身累舉世之交游傾結金蘭吳念慈容易
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居子心計注淡如水舉世好奉
昂昂暗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玩戲所以古人好奉
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俠呼為義氣為人起急難往往陷
凶穽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
修肥馬衣輕裘楊楊揚揚里巷得市重賤還為識者鄙
我本羈旅而遭逢竟與諸位重才不克服成懷憂畏探
制起蕭水猶之進恐恐諸位重才不克服成懷憂畏探
叔從跡滿首進恐恐諸位重才不克服成懷憂畏探
必哀有隆運有替速成不堅牢走多頓顛約灼開中
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潤畔松鬱鬱合晚翠賦命有疾徐
諸即躁進徒自取禍所人好學手不釋卷仁浦涓人
寬務以德報怨居位自稱云久之趙韓王以親臣得相
謨議甚夥語具帝紀中其後有薛居正與沈倫之倫居
正寬爾儉約倫字順太康人宗諱正名倫少習三禮

家食貧於嵩洛間以講業自給太祖領三鎮皆署幕府
從廉及受禪馬戶郎中使吳越還道出楊泗間歲饑民
多死為郡長吏請以軍儲賑貸秋收新貯之公私俱
利師伐蜀為隨軍水陸轉運使歸篋惟圖書還戶侍郎
進副樞已相太宗征太原留守盧多遜敗以同列失
覺察降工尚書乞骸授左僕射致仕卒贈侍中

實儀字可象

蘇州漁陽人父禹鈞家法嚴閨門雍睦無譌

言儀兄弟五人皆列臺省禹鈞對客諸子立侍肅如也

儀與兄儼弟偁具以文學稱儼事周為中書舍人言政

本在擇相治本在守令世宗善之太祖克滁州儀主籍

滁州藏太祖遺親吏丐藏中絹儀曰初克城絹為軍俘

足下即傾藏取之可也今既籍則官物非詔命不可得

矣太祖心重之及即位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

謂宰相曰深嚴之地常使宿儒處之必謹擇其人相質

以儀對帝曰然非斯人不可時儀已自翰林遷端明殿

學士矣召復翰林一日帝坐後苑召儀入對儀至門墜

見帝岸幘徒跣坐却疑立不前帝遽服法服見之儀因

進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不然恐豪傑之滋

解體也帝歛容謝欲大用而相普尼之引薛居正與共

政及普以專得過帝召儀語故儀盛推普忠又尤勲不

足以小過辱帝為動容卒悼惜久之太宗以晉王尹開

封偁為記室賈瑋為推官使偁面質責之曰賈氏子何

巧言今色為也為之不內自愧於心耶晉王怒出之既

即位召參大政入謝語之曰以卿掌面折賈瑋故用卿

旌直臣劉溫叟字永齡洛陽人重厚方正事繼母以

准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可法稱識雖疏解太祖雖其

代不曉九章晚遇明惠門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門樓

觀溫叟陽為不聞也者而溫之僕呼如平時明日帝

問之溫叟曰人生非時登樓羣下或有希冀目所傳

呼過者必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曰善晉王尹開封道

吏為計議去明年吏更計溫叟見西舍錢封諸宛然還

以白晉王王嘆息曰我於卿猶不愛況他人乎他日與

清和如溫叟者雅熙中徐州觀察推官瑒資求注官

呂蒙正字聖河南人太平興國初擢

進士第一判昇州陞辭敕部事不便者驛置聞加賜錢

二十萬而遣代還帝方征太原於行在立召見命直史

館入翰林為學士擢諫議大夫參大政已與趙普並相

普開國元老蒙正晚進歷官僅一紀普甚推許之罷為

吏尚書未幾復相至道初免判河南咸平中復相凡三

入中書質厚寬簡以正自將不苟向上意為前却每議

政非允必固爭甚者帝色變同列悚息蒙正終持之不

變也帝嘉歎之曰蒙正器量我不如其為相孜孜以薦

引人才為先務每四方官吏請謁必問其所在人才姓
名行事去輒疏記置之夾袋中有一人數見引輒先
用故在位四方無事蠻夷賓服有條稱得人堂元夕張
燈京師人集觀帝御門樓觀欣然語侍臣言朕微時行
游京師適京師火民物彫耗仰見慧孖其時觀者咸慄
慄以為無復太平之望也今蒙天貺五穀豐登黎庶殷
盛靜實已蒙正避席對曰主臣獨乘輿所臨士庶走集
故見調殷盛如此日臣出都城門不數里見寒餓死者
多矣願陛下視近及遠帝為默然正侃然復位比請老
臣辭勸帝以四海生民為念以弭兵為御戎上策真宗
東封待過洛蒙正出迎謁帝慰勞還聞已病即其家省
之引見其諸子問孰可用者對曰臣諸子皆驕不足用
其具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客有富者白見其
子請得特太祝學許之既見大驚曰此兒他日各位與
吾埒而勳望過之教諸子厚遇待則鄭公弼也嘗問諸
子曰我為相外議云何對曰大人居位甚稱但人頗言
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侵奪耳蒙正笑曰信我誠無能
但有一能能用士卒贈中書令諡文穆初蒙正大政時入
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也者
而過之同列不能平令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母知姓

名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為愈也宰相例隆于起
家即授祠部員外郎蒙正辭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時
止授九品官天下才能士老死巖穴不沾寸祿者何限
部郎資秩高臣男始離襁褓不敢當也授九品秩足矣
為著今朝士有以所藏古鏡為獻者曰昔照二百里蒙
却不敢居居洛陽時道中遇一樵子大用照之如君位則
未嘗少把把云時開封李穆寧陵劉黑龍次呂餘慶
洛陽石黑龍等皆受易老昭素太息以為可謂精也
其學授為楊故與盧多遜為同門主太祖徵時莊識之
一日語次偶及楊見謂為仁善多遜前曰黑龍行端
召拜拾遺知制誥太宗時參大政卒帝哭之慟曰穆國
良臣方倚用之遽淪於非斯人之不幸朕之不辛也
工尚書修慶事大和於洛與趙普李處耘俱後二八登
兩餘慶無少望泊如也己二人為左右所傾除為營
其力歷古居大位自處如寒素然素素太宗猶即蓋
或前見信帝帝親臨視而餘慶常端有社稷功事具帝
紀中助和厚不念舊惡在位小心能點然不替規諫帝
嘗問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交譽上功德助朕舉白易
詞云慈女三千放出官先因四百來歸朕微服之幸
繁曰朕不及也防閑相中丞張泌謂必造請或詰之
曰李公以衆人遇子胡爾爾曰非為廷尉李公方來
敗未嘗一不請求 錢若水 河南新安人幼計海
吾所以重之也 山陳希夷先生構求學道希夷偉視之明日召麻衣僧
相馬僧熟視良久以箸畫地爐中灰作做不得三字已
而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舉進士為同州觀察推官平反
死獄以冠準薦為秘書丞直史館遣行視原鹽等州制
置邊備條太祖時所以制邊事以上具言邊大患在戰

守不同心聖選沈厚有謀勇諳邊事者為邊郡刺史兼
巡檢使許召募勇敢士為部曲官為廩贍然後積芻粟
嚴亭障明斥堠寇來則互相救應合力騷除寇退則毋
令遠追務於安靜非惟不啓戎心亦復以勞待逸使其
州將非大過勿徙官有勞者加賞諸部署行營諸將悉
罷無久宿重兵外語稱旨除翰學士草賜西夏詔又
稱旨擢同知密院事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
卻欲陷之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師趣芻粟餉軍調方集
則宣言八月不利期十月乃進散芻粟已則復檄立辦
猝不可復集因遂劾之興時帝憂邊甚乃大怒命中使
馳傳取轉運使三人頭以來二府惴惴不敢言惟若水
爭以為當推驗事有狀乃致法帝以謂阿縱轉運沮繼
隆不憂邊患之拂衣起入內二府皆退獨若水留廷中
不去帝聞出詰之若水對曰臣無狀待罪兩府富竭愚
慮不避死以稱塞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陛下據其一
幅書誅三轉運即有罪天下何自知如獲訊得實誅之
未晚也帝意解問不退者何對曰獻可替否守死不二
臣之職也臣未獲命何敢即安乃召相端等令如若水
議覆鞠而三人得帥府所下書期數易以上止黜官
而虜大入繼隆坐謫誕罷既參大政時帝在位久以祿

榮利為足廢天下士控送之也形色辭曰蒙正以僕射
奉朝請帝謂左右曰蒙正望復位眼穿矣若水曰蒙正
雖驟貴然風望不忝僕射亦師長百僚何至是帝為默
然已劉昌言能帝問樞密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對曰
見之帝曰涕泣乎對曰與臣等言輒流涕帝微哂曰人
情盡然在位時不悉心效職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耳
若水前對曰主臣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上意言之
退慨然歎曰上有輕士心矣所為如此者士大夫未嘗
有秉節高蹈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耳遂草疏移
疾會帝崩真宗即位請益堅竟去久之邊事亟朝議簡
儒臣中知兵者行邊若水起知天雄軍撫陝西尋拜并
代經畧使知并州疾召還京師與僚友會食僧舍忽假
寐卒年四十贈戶尚書若水美風神有器識所至委任
參佐總綱領而治在政推進府賢士薦中書舍人王旦
可重任已為元臣張齊賢曹州宛句人少孤貧力學
慕唐李大亮之為人字師亮太祖幸西都以布衣叩馬
獻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
學曰耕籍曰選吏曰慎刑曰懲姦帝召見齊賢入從帝
前手摩畫所條上事侃侃也中四策稱善時天子方有
意河東恐謀不秘置下并汾說不用齊賢不解也執以

馬皆善帝怒命武七扶出還都語晉王曰我幸而都得一張齊賢可相也我不欲官之以遺汝使異時為汝輔太宗既即位試進士奏第見齊賢名識之曰是嘗獻策者張生何落落後也於是盡一榜賜及第寵焉以大理評事判衡州代還遷左拾遺詔議邊齊邊上議言臣聞自古疆場之難非必盡由戎狄亦遘吏搜而致之若緣邊城寨具得人固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制人則邊鄙寧而民獲休息民獲休息則營田增闢邊費漸克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也又言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是故古人先本而後末安內而養外五帝三王未有不先其根本者誠慎擇諸路採訪使察州郡賦歛苛重者改之舊政不便民者條上齊一之使賦稅刑政皆灼然經久可為一代法則人民安利遠人之歸可立俟也帝嘉納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勤究民弊務行寬政所至慕思之雍熙初北伐屢失利帝憂邊齊賢以簽書密院請行邊帝喜即授給事中知代州領緣邊兵馬時楊業甫戰沒邊人奪氣齊賢至而契丹兵自湖谷入前薄州齊賢勵將士弔傷起病士眾競奮首挫其前鋒遣使詣酒美請濟師美許之錄被命并軍毋動而旋師報至時邊兵滿川谷而陳

眾大懼懼齊賢曰虜知并師之來而不知其反可譎也發二百人人持幟一束芻二距州城西南二十里夜殲幟然芻而出步兵二千於土磴皆伏而待遼軍遙見火光中有旗幟以為并師大至也駭而走伏兵起奮擊大破之士氣為振於是簡廂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峙縣今之曰代西有冠嶧縣師應之東有冠繁時師應之比接戰郡兵已集赴關為犄角矣於是契丹屢搆不敢窺代者屢年淳化中以大參入相為參政沆受過罷知定州徙來興軍真宗即位召拜兵尚書再相以朝會被酒罷景德初帝幸澶淵以兵尚書知青州兼青淄濰安撫使從東封拜右僕射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而老卒諡文定 向敏中字常開封人父孺惟一子督教嚴刻勵有大志第進士歷淮南轉運或以邊材薦召見辭以所著文獻加直史館還任累工部即太宗手書敏中及張詠姓名付中書並命為樞密直學士忠者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以賄敗發書抵敏中求減下按實敏中對有之書及門觀姓名不啓封遣去有司未信也俄捕得侃僮詰之云信書廢臨江傳舍中馳驛使往撫封題如故太宗乃見慰諭擢右諫議大夫同知密院事時西北方用兵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傳聞

察問如響真宗即位進兵侍郎參大政得相以誣讎罷
為郎延安撫使帝幸澶淵賜密詔西鄙事許便宜行敏
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平時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
亂者敏中密伏甲廡下而待明日召官僚置酒縱閑命
儺入令跳盪中門外久之困召至堦敏中振袂一揮伏
盡出擒之果各懷短刃立斬以徇既屏尸以灰沙掃除
徐張樂終夕宴坐客皆股栗遶蕃攝服時舊相出鎮者
往往不以軍府事屑意雖冠準在大名獨日事宴遊張
齊賢獨儻任情所至尤不治惟敏中盡心職務帝甚嘉
歎召復相大中祥符中克集賢殿大學士天禧初克吏
尚書累進左僕射殿學士命下日上使人覘之門闌寂
然視庖中聞如也無一人宴飲者帝聞之曰敏中耐官
職乃如此踰年卒帝親臨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敏中
性端厚愷悌多智識大體居大位三十年帝甚優禮雖
疾病不得謝天下咸以重德歸焉其後西北邊無事而
羣臣爭言符瑞門代々發書密院馬知節獨慷慨為立
言天下雖安意無干願上母諱言兵進副樞時王欽
若方以姦佞倖每奏事匿數奏懷中出一二進讀退往
往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義方中不能濡忍於上前
面質讓之曰懷中奏何不盡讀此詐徵也會瀘州上平

蠻功欽若持不決得賂立超擢知節面詆斥之爭帝前
忿急俱得罷嘗與欽若爭論退見相旦猶切齒曰某其
人蔽欺不可忍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君父濡
忍耳後復召為樞密以疾請卒諡正惠
論曰宋初葉時范王魏首翊戴在位而魯公先之以謹
靖士蒸蒸風焉於時效用者無慮多西北人多敦朴無
飾行譚言治象遠矣張公經世重國本而勲著於代州
向公揮袂當東刃之變而降麻日門闌閭如也正惠嶽
嶽有漢汲直風乃他諸名臣著史冊者甚夥風氣淳質
德未蕩於名以然哉噫古盛世類如此
張詠字復漢州魏城人少任氣為俠善擊劍不拘細行
赴舉時宿逆旅中逆旅主人者盜也兄弟三人耳目異
覺之夜未半誘起行聲起詠堅卧不起翌日之連手
白挺伏門側立兄排闥入覽之弟隨入又亮之連手
其三人乃起詣詠中手授其翁嫗孀食已燭其廬而去
行數里逢旅客羣來者指示之太息曰是所過旅舍中
夜火不不自救俱燬可哀也士有僕持其除事淫其女
而詠不能難泣以告詠出請償償舉進士知蜀崇陽土
藝茶詠曰茶利厚官行權之命拔茶植桑民苦之後權
茶他縣民皆失業崇陽獨柔桑沃然歲為絹數百萬匹
民慕思之嘗坐城門見村氓負菜出問何自曰買之市
詠怒曰汝居田不自種蔬以食顧買之市乎笞而遣之
吏自庫出鬻間有錢視之庫錢也杖之吏勃然曰一錢

何足道而拔卽能拔我寧能斬我耶詠後立筆判云
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手劒下斬之
申府自劾五代來士卒凌主帥皆吏吏長官風未殄蜀
爲甚故力振刷如此淳化中盜李順伯成都中官王繼
恩來招討而詠知益州時關中民轉輸餉西師道不絕
而軍饑詠知鹽價高民有餘粟也乃下其估聽民得以
米易鹽民爭趨之小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歡呼以
軍儲支二歲奏罷陝石運帝驚詫喜曰向益州日以饋
運請以爲日不給也詠行方踰月乃有二歲備此何事
不辦已繼恩復成都兵不後出日置酒高會盜行剽諸
郡不擊詠念盜久且復蔓會軍請芻粟飼馬給之錢繼
思詠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曰賊餘黨尚多招安使
日張兵城中不捕逐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當於何
得之吾上章請之矣繼恩懼軍乃出臨發詠於城門外
舉酒屬軍校曰此行當盪平醜類報國恩若復老師曠
日則此地還爲爾死所矣由是諸將決會多克捷詠揭
榜招脇從自首者免聽歸田繼恩以爲是且反側也欲
殺以爲功持不可曰日李順脇民爲賊今我化賊爲民
奈何殺之竟遣去乃他細事務彌縫與一體不與爲異
也繼恩有帳下卒夜縋城遁得之立摔入箝并無知者

蓋翕張如此而蜀平已龍猛軍叛掠懷安破漢州報至
詠方與宏燕燕如初掠臨邛又報復不問卽止請出戰
不許居數日詠乃言曰可出矣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
郡此其勢銳不可與爭鋒今氣驕逼吾城乃送死也兵
出北至方井當遇賊必破之果一戰而平時均數反側
衆洶洶未有定方大閱衆忽嵩呼者三詠下馬亦東北
望嵩呼已攬轡行衆不敢譴民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
食男女者請厭勝不許召賊曹詣市中緝揚言者捕斬
之而帖然或問之詠曰訛言與則沴氣乘之妖則有形
訛則有聲止訛與妖在識斷不在厭勝也民有殺耕牛
亡者拘其母許自首十日不出繫其妻一宿來詠立判
斬之諸伸縮不拘法時縱舍類如此頃之蜀頗定則一
意安靜以其地嘔游手多遇水旱輒艱食乃大修農政
按諸巴田稅歲糴米六萬斛至春以元估平糴之黑著
令蜀學校廢不貢士者二十年詠察郡人張及李畋者
賢知學延獎加禮敦勉之已皆登第而人勸於學有興
作籍工役番上滿十日罷去夏卯入午休申復作冬抵
暮給木札禦寒工徒皆勸寢一室張燈宴坐無侍婢聞
如也所斷決有情法不相抵者爲判語宣諭乃決大都
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明切快人心蜀人梓行之遠工

侍郎知杭州屬歲歉民坐私鬻鹽捕逮者數百人詠
去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令不以鹽自活當何庸
為生秋成國法固在也會又兩川亂真宗以詠前治蜀
有功效後以樞密學士知益州蜀民鼓舞相慶詠知民
之信之也易嚴以寬一主於惠利而蜀後大治問李旼
曰今百姓頗相信否旼對曰公威惠民信優久矣詠笑
然曰前任未也此任應稍稍耳詠訪民間事不以耳目
摘發專取於人無幽隱咸得或問之詠曰詢君子得君
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即蔽匿者鮮矣初詠
入蜀帝召對慰諭許便從宜事遣使撫蜀命之曰好謂
張益州渠在蜀吾無西顧憂詠患頭瘡手詔勞之曰卿
治蜀不易頭中瘡痊可否蓋倚信如此故詠得展誠效
立功名歸朝掌三班領察院以腦瘍妨巾櫛求知
賴州帝欲委以青社今自擇辭不就命知昇州加左丞
大中祥符三年春州民以秩滿借留就轉工尚書是秋
江左旱命克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尚書而老初詠
與同年生寇準善在益州聞準大拜喜曰真宰相已而
曰蒼生無福或怪其語不倫詠曰準有相材他人千萬
言不盡者準片語立決此其所長然登用太亟寡術學
可憂耳乃進出守陝詠還自成都卒嚴供帳待之行送

之郊問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歸取光
傳讀之至不學無術莞然曰張公謂我矣及丁謂領準
準得貶詠方燕飲聞之歎咤擲杯起罵丁謂不自休奏
疏言賊臣謂誑惑陛下造宮觀竭天下財力遂忠良折
陛下股肱乞斬謂頭置國門謝天下然後斬臣頭置丁
氏門以謝謂帝歎其忠卒贈左僕射諡忠定計至
蜀蜀人為罷市號慟詠本俠豪又下急不喜人拜跪令
違者詠即連拜不
已折節為學嘗曰吾幸生明時得讀書知禮義以有今日不則當為何人言不可不學也居
恒言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勞効功不言已能可
以事君矣又恒言人大小事須用智智猶水也水不流
則腐百小事不用智臨大事寧富有智來耶又言臨事
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能行二也行能果三也謂李旼曰
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
屬陽陽主生變通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刑貴正名
名不可改也問政曰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
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樂之
矣旼若店詠謂之曰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
慎之靜久自愈矣詠少謁陳希夷希夷於約林谷博一見
謂之曰子當為貴公卿然一生辛苦
猶家方張建建歌為詩時忽中庖火起賴子撲之滅也
詠歷求入道得曰子性易燥安能學道既由界然曉以

○陳思宇仲言洪州南昌人。以爲縣吏已折節讀書。進士克復文判官。與使王仁賡爭事。不與其以。帝直。恕仁賡半貶。使工部中。凡大名契用。入冠。詔。成。增。集。工。不。集。恕。捕。即。中。豪。一。人。會。將。吏。之。豪。以。頭。流。血。乃。械。首。以。拘。一。即。股。標。工。立。就。署。監。鐵。使。恕。以。心。計。識。發。運。糧。宿。弊。殆。盡。使。殿。奉。事。皆。得。其。理。恕。敏。多。心。立。議。諸。皆。無。所。容。帝。稍。索。前。所。折。之。至。其。國。不。變。太。宗。起。部。題。殿。柱。曰。忠。賢。以。恕。之。至。其。國。不。變。太。加。戶。部。恕。其。吏。如。刻。深。人。不。及。干。以。私。前。後。掌。利。權。十。餘。年。強。力。幹。敏。骨。吏。不。敢。欺。給。母。器。去。位。未。幾。至。廣。一。人。可。代。者。唯。恕。耳。疾。增。劇。求。館。殿。職。自。寬。布。口。和。求。集。賢。學。士。判。院。事。準。既。代。說。尋。恕。前。後。事。立。改。革。事。押。之。自。足。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者。天。下。兩。高。之。第。請。押。恕。不。讓。命。除。中。外。錢。穀。數。以。向。久。不。進。趣。之。恕。曰。臣。下。富。於。春。秋。知。有。庫。克。實。恐。且。生。後。心。不。敢。希。其。意。容。其。之。當。會。爲。舉。首。歲。中。核。劃。于。儀。干。常。選。曰。吾。得。二。俊。皆。不。世。不。時。補。心。者。少。望。後。竟。服。其。知。人。及。卒。張。忠。定。太。息。之。日。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爲。國。家。缺。然。於。身。自。宋。興。言。鹽。鐵。以。恕。爲。首。其。後。王。禹。偁。字。元。濟。州。鉅。野。人。九。歲。能。屬。文。弱。冠。舉。進。士。端。拱。初。直。史。館。賜。緋。衣。文。犀。帶。龍。馬。即。日。獻。端。拱。箴。以。規。會。詔。羣。臣。籌。邊。禹。偁。獻。策。假。漢。事。爲。喻。大。都。言。西。漢。十。有。二。言。賢。明。者。文。景。昏。亂。者。哀。平。而。文。帝。時。單。于。強。盛。虜。候。騎。至。雍。烽。火。照。甘。泉。哀。平。時。呼。韓。邪。委。臂。稱。臣。邊。烽。罷。警。蓋。文。帝。當。重。臣。強。盛。之。時。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患。者。德。也。哀。平。當。呼。韓。邪。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時。也。今。國。家。廣。大。不。避。強。漢。陛。下。聖。明。何。讓。文。帝。契。丹。強。或。不。

及。軍。臣。單。于。虜。撓。侵。邊。亦。非。有。候。騎。至。雍。烽。火。照。耳。泉。之。警。也。亦。在。乎。外。任。人。內。脩。德。而。已。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多。行。反。間。以。謀。僞。其。黨。擇。將。帥。分。率。所。部。倚。角。以。待。敵。而。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冗。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禁。游。惰。以。厚。民。力。信。用。大。臣。以。資。謀。畫。比。今。日。任。人。行。政。之。實。也。帝。嘉。納。拜。左。司。諫。知。制。誥。會。京。師。旱。禹。偁。請。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給。非。宿。衛。士。若。邊。帥。悉。遞。減。以。答。大。譴。俟。歲。市。罷。工。役。近。城。掘。土。發。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非。賊。盜。者。釋。之。然。後。戒。敕。州。縣。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政。使。知。所。勸。勉。仍。委。宰。臣。裁。議。軍。民。刑。政。諸。利。弊。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以。糾。妖。尼。道。安。貶。商。州。團。練。副。移。解。州。召。拜。左。正。言。帝。以。其。性。剛。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禹。偁。復。言。便。養。俄。召。知。制。誥。樞。密。使。張。宏。以。循。默。不。任。兵。左。遷。御。史。中。丞。禹。偁。曰。中。丞。號。執。法。尊。重。而。當。令。循。默。不。任。者。以。克。乎。命。得。寢。遷。翰林。學。士。兼。通。進。銀。臺。司。多。所。封。駁。會。孝。章。皇。后。崩。不。成。服。禹。偁。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詆。知。滁州。真。宗。卽。位。應。詔。陳。五。事。其。一。言。今。西。北。邊。屯。戍。餽。餉。亟。而。關。輔。枵。然。宜。敕。邊。吏。謹。封。疆。每。盟。好。使。輦。轂。之。民。少。獲。休。息。

其二言國初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比鄰
國足而兵彊其故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
粥專而不疑故也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
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故安在由
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
本魯人占籍濟上異時州止刺史一人司戶一人而未
聞闕事其後增團練推官一人增通判副使判官司理
各數人增監酒榷筭又數人舉一州而天下可知也官
冗甚矣古山澤與民共之自漢以來盡取以佐國用如
稅茶之法獨始於唐元和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今
數百萬矣冗官耗於上兵冗耗於下夫是以盡山澤之利
而猶且不給也願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
下其三言古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脩於家而後揚於
國國初進士歲不過三十人明經五十人重以諸侯不
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士有終身沒齒不材諸用
者太宗皇帝問焉故臨御來不求備以取人思拔十而
得五在位二紀登第萬人雖有俊傑之才寧無造次而
得宜糾以舊章以舉選還有司使入官不濫其四言古
惟四民而兵不在其中以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
服農業已竝四民而五矣然諺曰執干戈以衛社稷不

可去也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代有增加
今天下萬僧日食米升歲用練匹是至儉然猶月費
三千斛歲用萬緡何况五六十萬之費哉此生民之大
蠹也願沙汰無靈民其五言古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則同體之義也得其人則勿疑疑其人則勿用堯舜之
盛委任責成而已矣願精擇宰相用之不疑使擇諸司
長官使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庶幾垂拱之治疏奏召復
知制誥時相齊賢沆意不協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
黃州會盜起濮州禹偁言昔五代之亂方鎮據城壘分
割者七十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爲一其時議者
令江淮間州郡毀城隍散兵撤備守大郡者僅給常從
二十人小城減五人長吏僅同旅人郡城蕩若平地意
以爲強木幹弱枝葉之術然已過矣臣在滁州值發兵
挽漕開城無守以白直代主關閉城池頽圯乃徙維揚
稱爲重鎮乃與滁無異今至黃州城堆器甲復不及滁
有如水旱爲災盜賊竊發當何以待之濮賊之興慢防
之形影可見足爲寒心蓋祖宗時削諸侯跋扈之勢杜
僭僞覬覦之心勢不得不出於弭兵世久弊生當疾如
轉團何可以膠柱爲也望許江淮州郡酌民戶衆寡城
邑小大竝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時蒐閱而漸募

城壁繕甲曹庶郡國有禦侮之備使帝嘉納行會州境
二虎鬪死鷄夜鳴冬雷禹偁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
帝以詢日官言占法守土當之帝為徙蘄州至月餘而
本年四十八計聞帝悼惜賻其家禹偁詞學敏贍以直
躬行道為已任好臧否人物以是為流俗所忌屢見擯
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不屈於道今雖百
謫而何虧天下聞而悲之二十嘉祐初言供知嘉言
偁奏章吳之權殿中侍御史會孫江都簿其宗親禹
亦進士至工侍即入元祐黨籍○謝泌字宗欽人也
好學有志操端拱初為殿中丞上書言事者眾詔閣門
非涉僥覲者乃受泌言今邊鄙多事民瘼孔亟當聽納
以來忠言願采其可者毋拒其不可者庶顯順之情得
以上達淳化中王禹偁請庶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
樞密使預坐乃見杜請託奏可下泌疏駁之曰聞之書
言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稱姚元崇亦以為外則疏
於接物內則謹以事君與大臣之事今天下至廣萬幾
至衆陛下以聰明寄之輔臣輔臣以耳目寄諸百吏自
非接下何由周知若獨於政府候見屢進屢退豈能廣
視聽而盡下乎且元首腹心本同一體奈何疑宰相為
私而行衰世之事乎帝曰善為寢前詔仍以泌疏送史
館會修正殿施采繪泌疏諫命代以丹墀拜左司諫賜

金紫賜錢三十萬時羣臣升朝言事者得報可許專達
有司頗容巧妄泌請自今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
殺送三司禮奏已乃行從之解送國學士多黜落士羣
聚喧詬懷瓦礫伺泌出擊之泌請對得兼侍御史知雜
事以御史知雜則導從嚴人避憚之也出知湖州遷主
客郎中知虢州真宗初泌應詔言請省不急之務削煥
苛之政抑奔競求直言以致太平先朝侯莫陳利用趙
質之流媒媒利口以伺察為忠上下洵洵賴先帝聖聰
驅逐之而定然為患則已深矣宜為求鑒又言成康刑
措由任用召文景清靜不易蕭曹故輔時佐主建不拔
業類非市井俗吏所能任惟倚老成輔政使得輸忠
力皆天下大體然不久於朝出知同福荆南所至民思
○田錫字表嘉州洪雅人耿介寡言自布衣時已有意
風化與進士歷官左拾遺直史館進封事論軍國要機
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論要機言王師平太原二年矣
軍功未酬願因郊籍頒封賞以駕馭戎帥其大體言聖
人務廣德不務廣土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無所用
之願脩德以來遠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
駁左右史不升陛記言動侍御史不彈奏中書舍人未
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經籍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

官無圖籍名實不正此庶事所由圯也願擇人任官各司其局二今寓縣平寧京師富庶關西苑廣御池軍營馬監佛寺道觀悉皆營建而尚書省轉郎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非太平之象願罷諸工役脩省寺以列職官三法獄官枷杻鉗鎖其長短有度輕重有數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者也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繫背為陰答背刑今時隆平將措刑不用而酷吏猶恣情虐用請一約之法四疏上帝手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况天植其性豈可以一賞回奪耶為河南北轉運使上書言居邊任者規馬牛細利矜捕斬小勝為功伐而賈怨結仇此動靜安危之機願慎慮申敕徙知相州改睦州應詔言天下混一時久承平而刑罰未省水旱荐至不可謂安而左右侍從不復補遺拾闕致陛下以太平自詡宰相平章政務秉天下樞要誠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慎擇而任之豈可置之為具臣而遇之若眾人也帝嘉納召知制誥作開寶寺塔塔高三百六十丈費億萬踰數年未成錫疏諫會大旱錫言陰陽失和乃調變倒置上侵下職之過出知陳州真宗初以吏侍郎知秦州未行以星變應詔言夏

州要地李繼遷叛臣不當舉要地界叛臣又不當後姓名附屬籍此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聞中書政事樞密不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帝召對獎諭尋遷諫議大夫疏時政闕失指斥在位甚衆退悉焚草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其副示後世賣直耶及卒遣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民居安思危在治慮亂帝覽之謂相沆曰田錫直臣也朝政有失方入思議錫章疏已入矣嗟惜久之贈工侍郎

○朱昂字舉之京兆人幼學有清節恬於榮利官翰林學士昂嘗言善十五年不調昂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乞骸骨昂嘗言善十五年不調昂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坐賜安王津園兩雨二館咸在昂賦詩餞行時第協仕昂嘗言善十五年不調昂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坐賜安王津園兩雨二館咸在昂賦詩餞行時第協仕昂嘗言善十五年不調昂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坐賜安王津園兩雨二館咸在昂賦詩餞行時第協仕

論曰張忠定俠者也已舉西蜀於傾側擾攘之中而正席之不謂變由通濟歟又智沉而勇深則學之力也至以博陸傳勛萊公能負重而諷之於學淵哉乎有味其言矣王元之論冗官冗兵論外輕中汙安要竅而令輔臣不得宴見客微謝宗源其無乃已迫乎然當太宗真宗時二人者與田表聖均可謂撓直不撓矣

李迪字復濮人也深厚有器局舉進士第一登朝謝
真宗幸亳為留守判官知亳州代歸會喃廝羅叛帝內
憂關中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陝西都
轉運已入為翰林學士時頻歲旱蝗請對言祖宗置內
藏本備邊及凶荒今邊幸無事願舉以振窮民帝許借
金帛數百萬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即賜何謂借乎
帝說他日召問曹瑋在秦州請濟師未許而請罷怯也
誰當代者迪曰噶知喃廝羅入寇意其窺關中請濟師
非怯瑋有謀畧諸將所不及未易其代願安之且陛下
帝發兵豈以將上玉皇號惡兵出宜秋門耶誠恐之獨
分道關右兵以其半赴之可矣帝喜問關右兵幾何對
曰臣曩使陝西籍兵以方寸小冊識之今在佩囊中帝
大喜取觀即目內侍收筆札令疏當留及當赴塞者以
遣已太息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也非久而喃廝羅果
犯塞帝立召迪問備禦何如可得勝乎對曰必勝帝
曰卿何自知之對曰喃廝羅兵遠來謀聲言以某日下
秦州會食意以激怒瑋而瑋勒兵不動此以逸待勞以
靜制動臣以是知其必勝也帝曰善居數日瑋捷奏果
至帝由此益重迪及為相適帝不豫宰執以祈禱宿內
殿時太子幼荆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

出適患之未有以遣也適內司有以金盃貯水進前帝
問何之對曰王所須迪取案上筆攪水中令墨令持去
遂見之大驚意宮中忌惡之毒之也即上馬去帝將立
劉后迪數諫誅周懷政欲責及太子迪力寬譬冠畢電
迪憤相謂罔上弄權請與俱罷以得貶事且帝紀世
太后崩後用左右三司使范諷罷知亳州徙相州以
諷知美陽降太常卿知密州改戶尚書知兗州
元昊攻延州急迪上書願守邊天子甚壯其意然不聽
也陰彰信節度知天雄請老還京帥帝數使問勞欲召
見以疾辭卒贈司空侍中謚文定○魯宗道字貫亳州
熟人也性剛正嫉惡真宗時官太子諭德帝遣中使召
對適微行飲肆中久乃至中使曰儻上怪公久當河云
曰質對耳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
臣子大惡入見帝問何遲也對曰主臣有里人自故鄉
來臣貧無杯盤就酒家飲之退問中使中使以宗道語
對帝數其誠直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六員所上章由
閣門進不召對宗道曰章奏辭難盡面對庶誠可通乞
面對而上奏自通政司入從之嘗論奏忤旨自請曰直
諫臣職也而陛下厭之豈欲臣尸素曠官乎必尸素臣
耻之不能一日居也請賜罷帝慰勉而遣章獻臨朝參
大政屢奏讜言語具帝紀中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議

書宗道不請曰館閣當育天下英才豈當令統袴子以恩澤處耶樞密曹利用恃權爲橫放宗道屢面折之責威憚憚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美其骨鯁也卒贈兵尚書謚肅簡○薛奎字伯絳州正平人第進士授隰州推官平反冤獄改儀州部軍餉積雨麥漬腐運使欲劾治奎曰兵久矣民轉輸疲苦今幸不乏與安用以陳粟重困民爲乎且積雨非罪也事得已改大理丞知蒲田蠲魚蒲稅遷殿中丞知興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課入不償費奎不調更而課克擢龍圖閣待制權開封嚴擊斷京師肅清權御史中丞真宗以世平數召大臣宴大臣有被酒醉失儀者奎言非所以重朝廷帝益莊章獻臨朝契丹使願望見太后且言南使至未嘗不得見契丹后也奎辭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臣未嘗得一望清光竟却之有譖洩禁中語者改集賢學士和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軍食常不給奎務儉約謹商弄歲積粟三百萬征募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又得芻粟十餘萬軍儲以豐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喜亂易搖奎順其俗稱惠利而時破姦伏中憎之嘗夜燕戍卒謹殺人民四走奎宴自如而密遣吏捕殺之坐客無知者久之參大政剛毅守節不苟合每事不可

其意憤歎咄咄爲不食或曰何必然拊膺曰吾上漸吉人俯視來世耳請疾罷卒贈兵尚書謚簡肅奎性明知人掌吏部選見范仲淹龐籍輒期以公輔奇歐陽修欲妻以其女後皆爲元臣○蔡齊字子洛陽人舉進士真宗覽其賦異之擢舉首曰宰相器也比召見儀冠偉然帝大喜詔金吾給七騶傳呼寵之判兗州守賑急濟之以寬改濰州有僞刻稅印爲姦利者獄連數百人更十年不決齊嘆息曰必盡法使民無所逃過也爲解散其獄風化大行真宗崩相丁謂欲致齊許以知制誥齊堅謝不應謂敗入翰林爲學士明肅修景德寺成詔爲記命宦者羅崇勳謂之曰記成參大政矣齊故遲不上數越終不進明肅怒出守西京以便親改宋州會歲饑弛塩禁予民或問之曰使民得賣海水療饑不亦可乎召爲御史中丞民訛言荆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帝怒置獄鞠連逮數百人齊迹其所來無端白帝曰妄言獨起於細人不足治治之恐荆王自危一夕疏三上帝悟管數人而解拜樞密副使來吐民欵宜州自歸者數百人議者請勿納齊曰蠻去殘酷歸有道宜寬之荆胡間予閑田令自營今却之必不能自還必且入山谷中爲盜此他日之憂也爭不得後繼果爲亂遷禮侍郎參大

政與相曾相左右曾罷以戶侍郎知潁州卒贈兵尚書
謚文忠齊方重有風采居大位謙退不伐少與徐人劉
顏善顏罪廢上其所為書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
子人服其德厚齊未行子以從子延慶後卒遺囑子主
延慶繼齊爵為歷官至有政政至吏
即○晏殊字叔
同撫州臨川人七歲以神童薦時真宗方
親策進士會廷中數千人宮臣衛官咸在園聚觀殊
不自備試又文立就帝賞嘆賜同進士出身後二月召
試詩賦論殊自白臣私習此賦臣不敢欺請他題帝益
咨重之命為秘書省正字使悉讀中秘書自是出入館
閣掌書命仁宗以昇王出閣選為府記室參軍王為皇
太子克太子舍人進左庶子太子即位遺詔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相丁謂樞使曹利用欲以兩府首僚攝百
官得獨見奏事羣臣莫敢難殊建言請百官具得奏事
太后垂簾聽皆毋得見重至尊議遂定真宗末倚信
殊每訪訪率用方寸紙細書問之殊答已具以其彙進
人莫之知也及是帝閱真宗閣中章疏得殊所進彙類
為十卷藏之始知其獻替多至於此進樞副張耒以太
后舊恩為使殊論其不任忤太后從幸玉清昭應宮從
者持笏至後怒以笏撞之齒折為御史所糾罷尋參大
政太后崩罷知亳州徙陳州已拜樞密使西師起請罷

內臣監軍請毋以陳圖示諸將今應變為攻守又請率
先天下出宮禁中長物以佐邊他司欽財賄者悉罷還
度支一利權既得相元昊平而諸賢並登殊有力焉正
言孫甫蔡襄言宸妃誕主聖躬殊撰妃墓誌沒不書又
役官兵治儼舍規利出守西京然章獻方臨朝誌何得
斥言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非其罪也久之以病還
京帥時年六十有五矣先帝帝東宮舊臣無在者殊
入見帝閔然曰予舊學之臣也留侍講邇英閣明年病
不能朝勅太醫日夕視較有司除道將臨視殊泣曰殊
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上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無何
卒帝震悼臨其喪以不即視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謚元
獻殊剛簡清儉遇人一以誠在大位與賢士大夫尊酒
相對油油無間也聞一善稱之如已出又明於知人當
世名士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富弼楊察其子塔
也少為學迄老病不怠敏於為政而務以寬簡便民自
五代亂天下學久廢興學造士自殊始其居家嚴雖子
弟進見有時未嘗為乞恩澤壽考子孫福履稱最盛云
○杜衍字世
世越州山陰人東髮厲操行篤學舉進士歷
知乾鳳翔永興天雄聽覆精敏決疑獄稱神吏吐舌自
却制法施於民則簡而易行知乾州未滿歲徙鳳翔民

爭之界上夏人叛陝石困於科調市中求與語其人曰
吾不能免汝汝聽我能令汝不勞視物有無貧賤度直
里遠近寬期會為貿易轉輸物不踊而車牛芻秣宿食
來往如平時比他州費省十六七他州民有破產不能
足至自經死者輾轉運安撫使所屬吏有偷情者委以
事使不得自暇有不慎敗者論以禍福使自還米糴糴
譴怒也因而遷善者甚眾其有文學政事殊絕者雖不
識面力薦之其稍能自引拔即寸善不棄也為御史中
丞言中書樞密古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復
日一對前殿何以盡獻替宜迭召見命坐命自竭又請
次州郡遠近戶口多寡課官吏脩常平法廣儲蓄州郡
關錢出官帑助之而察其名供軍信移者召判吏部
流內銓始視事一日而選者三人爭一闕吏受丙昧對
曰當與甲乙不能爭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有他
負不當得因奪之衍悟所為賣召與乙乙謝得他闕不
隨也衍笑曰吾未知法故耳命諸曹各具科格以白既
具問曰盡此乎曰盡此矣閱之具得其本末明日令諸
吏毋升堂各坐曹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吏不得為奸屬
動京師元昊反遣工侍郎知永興以太原虜衝加龍圖
閣學士知并州召權知開封開封治輦轂苦劇繁苦權

要于請衍獨有餘力自民事權要自惜不敢干以私元
昊反夏踈議大舉先人奪其心相士遜得象夷簡並王
之衍以為僥倖非萬全計爭甚力大臣至以沮軍詆之
持不變而師果失利擢同知密院事宣撫河東召為樞
密使與范富韓三人者同政三人欲革弊事修綱紀
衍力左右之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至數十通輒納上
帝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未對曰未也帝
曰衍大助朕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視所
封還多矣已契丹與夏人關各宿兵屯邊范仲淹自請
出行邊以師從衍言二國方交鬭勢不暇及我無所事
兵仲淹故父事衍爭議急詆衍語直切衍不為恨然契
丹卒不來契丹塔剌三般亡命來自歸輔臣請館之訊
虜陰事持不可曰違約誓而納叛亡曲在我矣且天下
之患一也三般為契丹近親而叛君來歸豈可與謀國
乎詔從之而定及言者攻仲淹溺有噴言衍力爭不得
在位僅百二十日而罷知兗州請老封祁國公卒遺表
言願無久安而忽邊防願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
儲貳安人心語不及私年八贈司空謚正獻始天下以
浙人輕易動而少立衍自幕府至監司人猶未之信及
官兩府亮直忠信於帝前累執奏不移始頌共嚮服之

其語人曰士君子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實又曰始仕而露圭角是自禍也又曰居宮清慎但默而行之必無求人知苟求知將譖譖者衆自禍耳在政時韓公爲樞副事至目韓公曰經大諫目未知經目者押行矣推誠布公至於此及歸老拳拳憂國之忠時見顏面第宅卑陋屋廡數十楹居之裕如也或勸其爲居士服者曰宦老而謝事尚欲竊高士名耶冠裳儼然疾病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墳早冢云○龐籍字醇單州武成人少有器識舉先產蓋讓其二兄舉進士除開封府曹尹薛奎歎以爲宰相器也爲刑部詳覆官轉對言前史上編 續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月二九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者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驛牧所覆奏帝爲賜一馬未三日又借之是相與爲欺往百官上奏事下中書密院近璽書內降寢多啓倖門往公主子毆吏輒停任近作坊物料注吏盜官物逃匿戚里家吏輒不敢問郡縣當奉法救屬吏祥符令檢下稍嚴羣胥相率空縣去覆罷今是使吏清強者自沮奪帝爲悚聽擢殿中侍御史章獻崩帝親政首言陛下躬萬幾用人宜辨邪正採公論大中祥符來左右頗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日盛願一意以儉約爲師中丞孔道輔歎之曰今御史多承望要人風

肯獨龐君天子御史耳坐劾范諷不如奏言言禁馬失實出知臨江軍除陝西轉運使元昊反進龍圖閣學士知延州已爲經略招討使行視邊要害置堡砦爲守部將狄青有武力倚用之悉復所亡地青澗吏訟卽世衡不法事下籍訊籍奏言世衡披荆棘立青澗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卽勿問會元昊師久國頓弊欲輸平而天子亦厭苦兵密詔籍招納乃歸剛浪陵前所遣使以通意元昊喜報命然書辭故桀敖帝詔詞臣草報書下籍許之書稱剛浪陵太尉籍持不可曰太尉天子三公非陪臣得稱稱之則元昊終不可得臣矣前史上編 續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月二九今其書自稱寧令仍太稱稱之義無嫌踰年元昊乃上書稱男稱父而不臣籍言名體本正持不上夏使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不稱臣非慢也請得至京師議之籍部致闕下密疏言羌人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謹所以御之者帝采用其策而元昊輸平籍在邊每軍行因糧於敵馬芻皆卒自刈還其直諸軍興費皆出調度不及民民以不困及召入民遮道泣送籍既爲樞副以公私匱乏併省官屬請請汰士伍退近塞兵就食以稅筭得相儉智高反南方至師失利樞副狄青請自行諫官韓絳言青武人難徇任諸

以待從文臣爲之副籍不可曰屬王師屢敗者大將勢輕偏裨得自用無稟承故耳青起行伍備位若以待從臣副之彼視之蔑如青號令不復行青沈勇有智略幸專以西南功責之臣任其必成於是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而師果有功青還朝帝欲以爲樞使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猶靳樞使不之與今青功未及彬而以爲使相則富貴已極且青起行伍備位衆論紛然以爲國朝鮮有其比今青幸立功浮議方息若賞之已過將使青益爲衆忌疾臣所言非惟國體亦以爲青謀也而議者多謂賞不酬功石全彬復爲青訟功竟以爲樞密使而青果誣謗居無何坐御史絳糾堂吏受賄能知鄆州已帥昭德軍知并州還入到會新相文彥博富弼天子意自喜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對曰甚善副天下望帝曰誠如卿言文彥博人猶謂其有私至於弼萬口一辭賢之籍對曰主臣臣頃與彥博在中書實無私惡之者毀之耳弼未執政朝士大夫未嘗與爲怨故交口譽之異時柄政以公議格天下事將譽者轉而爲毀今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幸堅信久任若以一人言而進之又以一人言而疑之臣恐太平未易致也帝曰善時籍以帝進退人驟易而倚注二相故豫爲地如此亦

因以自明改定州請老得召請益力進賴國公致仕卒
年七十六
○王堯臣字伯庸宋州虞人舉進士第一元
昊反使陝西體量安撫將行言故事使者所至獨稱詔勞官吏將校而止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關中民勞苦甚請班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慰其心從之使還言賊犯邊不患不能入而患不能出賊來如風雨人自爲戰雖並塞有鎮城皆堡兵衆寡不敵勢不能禁禦具公易矣比既入我地分行鈔掠虜人畜輜重厥足而後反則情歸也若以精兵乘險隘扼控而旁設奇伏縱擊之此豈易出哉竊伏計陝西兵二十萬可戰者約不下十萬以散屯四路故勢分而不專若以二萬人屯渭州援鎮戎山外諸州二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援二萬人屯環慶萬人屯秦以制其奔衝涇原最近賊最要害以三萬人屯其中四州急輒赴應益圍土兵以佐之將賊不敢深入必衄矣時韓琦坐好水川敗徙秦州范仲淹坐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臣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而薦种世衡狄青可任將明年賊大入鎮原仲淹將慶州兵入擊却之帝思堯臣言始復以琦仲淹爲招討使而堯臣復安撫涇原堯臣言陛下復用琦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古之道也願許便宜行四路師

帶經畧役名者尚九人各置司出令爲十羊九牧請罷之因論沿邊鎮制及備禦策以上皆報可下本西事功成以臨仲淹忠勇有遠略而堯臣之規畫實當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後帥失撫御等之山衆以怨畔堯臣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禍福遂降附焉中明約束如舊而事平以學士權三司使時軍興費廣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就舍錢十二三以佐興堯臣曰此衰世事召怨而携民變轉通請增鹽井課十餘萬又以爲國恩未能被遠人而猝牟厚利歛怨不可許獨推見財利出入盈縮之原而搜剔其膏敝根穴畢去之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其材且賢者期年償內藏錢數百萬明年餘賦積有司者數千萬遷樞副參大政卒諡文安

論曰昭陵初國風習淳質未大變魯薛二叅知特樸忠有先進風蔡方正不阿意而仁心爲質矣元獻以少爲顯至許俊終始一德祁公史事斤斤明察而大受廓然此何可以先痿小知病哉夫固有特厚也龐醇之於西事持衡勦最謹王伯庸摩畫涇原秦鳳事至精韓范倚成焉乃其罷九經畧監罷文臣爲副專委任愛狄武襄以德務全其功名具可爲後世法矣

包拯字希蘆州合肥人第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以親老辭不就監和州稅重違養棄官歸比親沒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久之乃赴調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科數十百硯爲賂遺拯至取及額而止滿歲終不持一硯歸也累監察御史言國家歲賂契丹不可久宜練兵選將爲邊防請重門下封駁之制申錮職吏法慎選守宰諸蔭子孫者必考校乃任轉運撫細故勅下吏使吏不自安皆固體大者累三司使秦隴糾各造船材木率課民又七州賦河橋竹索數十萬悉奏罷漳河濱壞沃人不得耕種邢洛趙三州田萬五千頃

以擢牧棄不耕請舉以業民解州鹽科害病民請通商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請廣聽納辨朋黨惜人才請罷內降恩除龍圖學士河北轉運使請罷河北屯兵練土兵少給之餼糧此其費曾不當屯兵一月之直而兵則精矣召權知開封舊制訴訟者不得徑造庭爲威重拯開正門令直前陳曲直吏不能欺給貴戚中官築園榭優惠民河悉毀去權倖斂手發摘姦伏無遺隱雖童稚女婦畢以爲包龍圖神明也遷御史中丞請建儲帝曰卿欲誰立拯對曰主臣臣所爲請者爲宗祚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以私臣年七十

中持天子寬仁言事臣甚寵日進覲而襄陽事感激
回撓所補益尤多天子至賜其母冠帔寵焉
從泉州勸學興善即士周希孟以經術教授親執經
從問賢處士陳烈陳襄劉穆以德行者皆折節下之俗
有凶惡奉浮圖會賓客謁必修破產者一厭棄為令禁止
俗有疾信巫覡斷絕之擇民聰明者教以醫藥作五戒
諭子弟之不率者復石塘以觀出又秦賊民而濟多
之半開人安利之距泉十里日為安慶絕其口
植松七百里墾名入至今賴治綱封諒矣無留事善
用國大器大慶皆倚辦事若有餘財友之喪不御酒
肉為伯哭盡哀文溫成皇后碑命書不書也卒贈史侍
詔襄為吳學士撰文章皇后碑命書不書也卒贈史侍
郎孝宗時曾孫沈請謚諡忠惠沈清素孝愛所進且惠
政官至史尚書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以
集賢校理與尹洙以范仲淹故得罪慶曆中仲淹台大
用天子識人名親署洙右司諫靖右正言時大臣建
議修都治靖曰王者守有西夷今無故而修都城是令
天子之大不事而為嬰城自守計也開寶嘗災得舊歷
制契三編前卷云
舍論夏竦王舉正不宜在兩府論張洎佐不宜以修媛
故得皆人者太常博士王翼鞠獄西京毫陽服靖曰
前工部郎呂覺以治獄祈恩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附
因故與人恩也覺退以語臣臣書之起居注為後世法
今賜翼服外人不知將謂翼深文重法希陛下意而取
此寵也是非與奪貴乎一體顯裁慎權知制誥元昊詔
和議許歲賜三萬疋爭之曰往景德之患虜近在封
域之內先帝止捐三萬三萬疋之今西事遠在邊鄙
而許生與過適臣恐啓戎心而疲國力也且丹關之何
渠不與覲觀心乎武事有微國力有恨願申無忽元昊
既歸歟將行冊官契丹以夏援方輒遣使言請為中國
討賊毋與和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聽請得使即遣靖卒
屈其議而還靖使所過必籌所為獨御敵者皆客用
一字為識書之笏入對帝見之問笏所書者何靖以質
對帝方憂邊大言之指其字一一就問竟所畫乃退其
後西師解驛止亦無事靖有力焉
官至工尚書卒贈刑尚書諡曰義

史言月二日當雨帝期旦日禱西太一宮素曰臣非臺
史然竊伏揆之知是日不再也帝問何也對曰臣聞至
誠動天陛下幸其且雨而禱之是不誠不誠其何以動
天帝為竦然曰明禱醴泉觀素曰醴泉近陛下豈憚暑
難遠出耶願為牛靈自強勉帝耳為亦以厥明出禱太
一宮召素從是日日熾烈甚炎氣翳空比還天大雨震
電帝喜甚曰卿之力也王德用進二女子入宮素聞以
為言帝召諭之曰朕真宗皇帝子卿文正子也有世舊
非他人比進女事有之然在朕左右矣當奈何素頓首
曰臣之憂止恐在左右帝動色立遣二女出宮而賜素
銀緋帝欲置相難其人以問素素曰置相大事也臣何
人得與固問之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耳帝曰
如是則富弼素頓首贊決於是召弼相素與同列有素
糾忤旨衆引退獨固爭必得允乃退時日為獨擊鵲出
按察准西時新置按察類苛責細小素獨持大體所批
繩必貪猾為民害者下吏畏愛已宣撫陝西原州莊莊
偕建議築大蟲堡扼敵衝敵攻撓之不得城偕懼自歸
死素曰若罪偕是墮敵計中獨責使自効總管狄青言
偕往必敗不可遣素曰偕敗總管行總管敗素行矣卒
城而還知開封天大雨蔡水溢入城詔塞朱雀門素私

忿帝不豫兵民廩舍多獲厭眾方懼奈何更塞門駭
之乎命止役開封劇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
帥久頗厭事事不治盜賊數發為御史所糾出知許州
治平初夏人寇靜邊帝憂邊以素鎮原渭有功召拜端
明殿學士後帥渭蕃夷長老皆相賀敵聞解散去拓渭
西南城濬隍居三歲積粟支十年屬羌來納土因增募
弓箭手教以行陳出入之法自督之舊弓箭手領於兩
巡檢素曰夫是非募民兵意也遣歸耕有警乃闔集士
益感奮嘗張宴謹傳寇至走入城素曰吾在此敵何敢
犯我此說也下令稱寇來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果妄
也熙寧初知太原天雨水令具舟而汾水驟發賴以全
以工尚書致仕卒諡懿敏從兄質字子野亦賢行判
久頗有言質問知從得守曰吾以從弟之貴知然則
仁者之政以術釣人致之危而以為吾子守之貴服知刑
南有婦訟訴質無費以後期而俸吏即詣其家部流
有給或請更選法質曰法具在如權衡在執法者不欺
其輕重已耳豈必更哉平生為倫誼樂與人急而妻子
常不自給累世貴盛親榮利泊然無憂履於儒士居多
號州時治胡黨方急質扶病率子弟錢東歸門外大臣
無之曰長者亦為此乎徐曰范公天下賢人欲傾之連坐
或賜厚天後亦富貴也質在陝聞之悲說不食卒○孫甫
者皆世素所善也質在陝聞之悲說不食卒○孫甫
字之倫許州馬邑人少好學舉進士第杜衍時事出
衡豐以吏職南快求去衍與語語用引經據古事甚
切且歷歷言天下賢俊人行大善曰吾輩屬乃益友
為之受秘閣秘理長歲詔三館臣條言事甫按祖宗故
事及當世利病條十二事以上名聖政覽政右正言會

西事起契丹亦以兵近邊大臣欲於西方益兵二十萬北方益兵二十萬又加募土共填之甫言今天下因於
元兵百萬不能已亂顧儲當益之耶條古今養兵多
少利害已上及元吳請平來罷兵三害皆天下大慮具
帝紀已元吳請平來罷兵三害皆天下大慮具
又益之以兵與亦道史丹嚴帝等是之也伏安
子乃計者誠責以必難從之事杜其意也況謂為中國
利而西戎之盛味勝鮮池奈河今得流入中國乎元
吳自拒命來國力大憲宜以討因不宜曲徇亦請用
端會保州兵參前自告者密院不以待覺發請功充
便節度請斬之大臣月主殊議者南以滄城未洛通泰渭
學國如何可深罪行獲勝引南而南言南言南言南
學不可相和帝厭之免相執中而復言南言南言南
每與人議雖前相執中而復言南言南言南言南
其間令議者曉然如目見也人以謂終歲詩史不如一
日燕南訪史云云吳父字幾道通州靜海人第進士累
大理丞持仁宗春無子及以其職上書言祖宗重
民命獨除項下又深謂已意說覽庶幾世用則
無如本州之平者宜天降之時益新則百而承享
之變有其無乃宜官太多傷入池之和乎夫則矣慘
之希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乃官官之家求他人子
有友而天治世所哀乎無疾乎有非而官官王不忍
無罪乎胎卵傷而厚不官官多而榮則永有始其
且同伏望聖訓春生有之令終德音為條禁抑官童
者宜重法誅進對官者一切推罷則天心應而聖嗣
善之校理也書奏帝與其意欲召用以父愛去服服
秘用校理諭月段正言誨書擇宗室子於服服服
人宜賢者優封爵擇重厚僕茂之臣乃之無服入侍
禁他日嫡嗣誕生令歸即於理無端於義為服入侍
久之策也兼管勾登封檢院請元其省元官除民疾
苦十餘事多施用以日食二兩上疏言臣聞日食為
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默臨朝
而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非所謂妻乘夫失在
左右親侍驕縱亡制節也編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

國失在將帥非人而為敵所易也陛下思施勳植親人
如錫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地雖之今夫二千石
以上所宜與國同休戚者也坐視民轉死而閉其
朝子有北土之意哉詔從之
正以功仁宗時官臺諫稱鯁正不阿者有鞠詠劉隨曹脩
古郭勸段少連孫沔慶曆後推馬遵王臻賈黯呂景初
吳中復之倫詠字誅之隨字仲壽皆開封人西南夷來
事土衡以司刻勒之吏誅不還內地太后數幸其家
力諫詔從之惟知謂且敗恐不禍復力攻詠若得相必
謂詠冠率後知謂且敗恐不禍復力攻詠若得相必
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表示之准演德殿望未去詠及
古建安人詠下南越市翠羽修古舉與宗禁採絳毛
為此論罷之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姻戚斷段幾八十
人修古與勸交章論罷劉從德之具美之骨骸之良
以爭端少連言陛下聖之具美之骨骸之良
不忠之念又積不遠之亦得諫御史行孫亦
疏諫責知衡山沔不知責命復上言請逐制史孫亦
才儒貪殘者以州民公卿大夫之誅逐制史孫亦
下簡拔庭幽眼求錫美之慶抑官侍重任防眠進之私
書奏再諫監未州西稅他其帝紀中知秦州入見帝勉
以奏事時懷智尚反廣南沔對日秦州不足聖慮
當以廣安撫使沔請發兵求其將甲仗以行參政南
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發兵求其將甲仗以行參政南
適折之口以皇皇沔日惟以亡備不至而此今賊猖
然欲示鎮靜急事為大耶夫實備不至而此今賊猖
亡道也後為推制命諫溫成追冊文沔日昨下以臣
讀則則可以振家訓訓溫成追冊文沔日昨下以臣
此奏論事士庶民主登王人君初諫召輔臣從容
訪而連言事不遇激可推行為杜衍范仲淹所稱持
惟聖仁諫官言事爭執射其非罷才并諫言今人
焉進趨薄廉退以善論深者謂之有政事臣諫有不
得疎越視事命繁知審官并以任言責不當兼事
乃止判潭州吳中復廉應以任言責不當兼事

訪時政曲賜討論庶幾夙夜振起宿留以緝熙大業其
後帝召輔臣於天章條對皆自况發之遂起居舍人范
秦州丁父憂起復固辭不聽之歸葬賜輿既葬訖還事
求見泣請終制帝惻然許之帥臣得終慕自况服除
以右諫議大夫知成都時蜀散反則守得便宜擅威
况猶循教誨非甚惡不加刑蜀人愛之召准三司使鈞
考財賦盡知其出入乃約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歲
出多於景德入著元祐會計錄上之其屬官論天下事甚
夥請併提舉院中錫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官一員於
便殿講訪周請以錫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官一員於
州營田及次諸哈宣毅漢捷等元軍請與鎮戍軍原渭等
盡遷延州諸所侵地毋過許歲幣四西將皆受請殺者
隨行親兵論甚備張不盡行也始吳州獲澶州畧得中
國數百人其父延昭証招安之縱遣去因自脫歸主
八男子多知名况長子也後保州雲翼軍亂况以勅
榜招諭降其衆數千人坑其渠數百朝廷以其決以大
用累卒部老幼仁宗定樂命而顧使趙談有來其問得
重於樂今文學之士滿朝著而賈使趙談有來其問得
照為袁盎嘆乎命得寢夏姚死賜諡文正散官謚之美
御史二篇一奏卷之六十一
極於文正疎行不應法而界之則謚不質行而使臣不
得其職為負也流三上疎以更謚召知制誥時相陳執
中以官資格之帝曰代言常擇人不當獨計日月卒用
之時知制誥吳克起右注馬京生言事奪官敘進對曰
自古惟人主不能受直言致臣下寬謫今則不然文慈
仁好諫而中言不務將順遂言者下寬謫今則不然文慈
霧日食地震之變安居五日鎮戎軍地果震而風霧甚
執中以罷相四年春正月朔日食鼓千社所以責上
者上公之罷羣陰之長故曰食日伐鼓千社所以責上
公退羣陰也人及初而事之是謂天子之尊從諸侯之
制抑陽扶陰非禮也遷起居舍人時議以大給郊上天
子尊號敵曰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來不受徽號二
十年天下之人莫不仰感德以為特盛守謙明聖之蓋
也今復增數字於聖德何補也為舉別美耳口今歲災
異疊見當自挹損奈何受虛名而損實德乎帝喜命斷
草登見時兩宮有間言敵為臣請學士進讀書二典拱
手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天下位天地享之萬姓戴之
非有他道惟芳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以容尊為
三州有惠政年楊奔發連使昌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
平反寬獄治郾永興皆旱歉全必雨遂輒飛去歲以登

流亡來歸客行請張道中這一縑錢莫敢取告之里正
爲守視客選取得之大以冒同姓五十年待府縣短
長悉犯法窮核之伏罪敵博學多通自六經百氏古今
傳記下至天文地理醫卜數術詩書先子之說咸加該
涉爲文章敏瞻堂一日封皇子九人敵立馬却是一揮
九制文辭典美嘗奉使契丹虜人欲以國地險遠誇中
國導自古北田回曲行者千餘里乃至柳河險遠誇其
山川道甲謂之口自松亭越柳河近何不由虜多時
舌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鹿不識以問破
日此獸也爲言其形狀聲音且是虜大獸服弟致子來
世文字貢父官中書言一亦博記能文章充憲史學王
安石在位建乞坐講放去避席立語古今事君之節
禮也君命坐以尊德樂道而可矣自請之衆非禮也又
貽書安石非新法出判無州從曹乞毫州治尚寬人也
以爲古書吏云奉世高重有議法吏治安知成德年
官至發書樞密院以章得用事外知成德年訓錄
牛希深杭州富陽人父高太子賓客有文行終舉進士
知汝陰有能名避光祿承判常州有去思以爲德
秘閣校理遷太常博士時天下水旱蝗旱州河決
言按洪範京房易傳以爲政令逆時徵德不用茲謂張
脈災荒上下皆蔽茲謂滿其咎早夫風雨寒暑於天時
爲大信近日制所信宿願改適行遲止者之謂逆時
天下之順與幾之衆陛下不出房閣何能周知而庭
之亞未聞彼數刻之召陛下不諱之謂其朝夕在左右
非恩即倖也之謂上下皆蔽奸邪倖進道數窮出
多門俗喜日徑陛下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采
而宰相方累資考進吏無爲建白之者又欲德不用也
俗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恐不足回天仁宗嘉祐修國
史冰遷祠部員外直集賢院以父老請便養判河南明
肅起二陵雖各鍾一不以煩以而事辦歲滿開封府
推官會大蝗餘疏言望巨田出戶坐入郭郭雖諸官寺
井區皆備春秋三考續敘梁以爲家公田賦諸民
者已悉也漢諸閭京房息災異之術多以考功吏對
願附苛政前得良民聚飲之役務於安靜郭皇后廢陳
封白華引中懷事以諷諍甚切至從三司度支判官上
書言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帑今復下有司取之
通尚法所禁非民間宜有而後死自當備盤以市密
然以信又言詔令不宜從中出及數易請由中書密
然後下判吏部流內詮取州縣八田稅實之準其方之
切實差爲多少揭省中而官吏祿均選入冗而久積

明決選人集於不逾旬而去外知鄂州以克靜治
有誘誘男女昏夜聚爲姦論設之即殺役民作擾
水就卒卒之曰室無藏皆內縛二婢而三從孤弟妹聚
食者四十餘人子景平好
學者讀書傳移利書丞
論曰方昭陵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康靖天子恭儉慈閑
於黎元翁受羣材以爲海內治于時俊又輩出自執政
兩府侍從文學政事之儒林林各效其行能而臺諫
謬自獻也兼容駢進而善惡聽其自明豈非盛世之事
而道之符哉詩曰高山崔嵬百卉植民何貴貴有德昭陵
近之矣

自史一編 卷之六十三定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三定

通史上編卷之六十一

時都鄧元錫纂著

宋臣列傳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吳奎字長維州北海人舉通五經累大理丞慶曆宿衛之變奎疏言涉秋來連陰不雨而變起肘腋皇城司官具受責而楊懷敏獨留人皆謂陛下私近幸而屈法且獲賊時傳令勿殺而左右立屠之此其意欲以威口也乞嚴糾舉賢良方正累同知諫院皇祐中以災異言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繞宜足致異又十數年來廢制舉一置亟罷故羣臣百姓不甚信守宜大異之滋至也神宗即位自樞副參大政時曾公亮忌相琦尊用薦王安石間之奎上言臣與安石領羣牧所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不可用也不聽故事文德殿常朝首相時不押班相琦因不押中丞王陶以為負糾之輒且出蹶蹶奎上言琦宿德元功於今無二而陶所傷詆至寔非所以使大臣展布其四體也陶遂劾奎阿附宰相欺天子陶出外奎亦罷知青州司諫光言奎望重於陶而並黜恐大臣不自安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乃還奎中書帝嘗以地震問政府所由曾公亮曰陰盛帝曰孰為陰

公亮汎引以對奎曰不然殆為今小人黨盛發乎目公亮安右也帝不憚而罷平贈兵尚書諡文肅始奎少貧甚既通貴買田為義莊調族黨朋友卒諸子至無以為家云陶為友人反覆家恩好傾人自其微時苦其友妻陶母子力陳辭曰無炊煙賜餅餠寒賁行二十里訪之炭遺之又相贈百錢久之娶陶既貴恩益倍肉茹尊酒問勞濟已福大德不省海內先生之一也為善林所訟雖為提刑即詆烈貪詐乞盡奪所文忠諫先爭之言然平生操守無實雖稍過關不合於中自猶守節之士保全以齒才俗若夫婦不計其難其難使節行之士為相趙抃道衡州西安人第進士累擢所傷陶說乃不行趙抃道衡州西安人第進士累擢中侍御史彈劾無遺境論相執中參政沆庸諂論宜徽使王拱辰奸罷之時頌目為鐵面御史而抃居恒言欲為朝廷分別君子小人小人雖小過乎當早排絕無介為後患君子即不幸有誣謬當保護愛惜成就之其措意隱厚如此時諫官賢者多補外而歐陽修乞蔡賈黯乞荆南抃上言侍從賢如脩輩者無幾以不能諂權要故紛紛引去憂國者為之寒心願留意出知睦州睦民無茶地而有稅奏蠲免睦小於杭歲為杭市羊務文却之克梓益轉運使蜀地遠數為札朝議寬假州郡吏吏乃更恣衙前以治尉傳破家者相屬也抃身率以儉懲賊吏如法吏望風丕變其行部即窮城下邑民生而不識使者畢躬至其地拊摩之父老驚喜相賀為右司

諫召時內侍引退伍董吉者燒丹藥禁中并引文成五
利鄭注焉比以諫陳升之以結內侍拜樞副并與唐介
呂誨范師道等亟劾之出知虔州虔地巖阻而民鬪并
自諫垣出人億其不樂也并欣然過家上冢然後行既
至遇吏民嚴而不苛召屬縣令告之曰令長民父母也
當自力苟事辦民安使者幸蒙成又何求令皆喜焉盡
力虔獄屢空改脩鹽法鑿瀨石疏江湍民賴其利虔當
兩屬衝宦附庸者沒不能歸并收餘材造舟二百艘具
載之復臺給公使物飲馬歸者相屬還河北轉運行部
至魏賈昌朝以故相守魏來告言前此監司未嘗有按
視吾府藏者也并曰幸語賈公魏不案即他郡何觀夫
是使職也竟按視如法詔募義勇過期伍不克官吏當
坐者八百人并奏言河朔頻旱饑故募不克非玩怠請
寬進官知城都并前使蜀時蜀人有以妖祠聚眾為不
法者首論死餘畢黥配至是適有是獄皆太恐意并懷
且以前法批繩之也并徐察其無他曰是特坐尊酒且
肉抵罪耳刑其首而釋之人愈愛戴帝聞大息曰趙并
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入知諫院至帝慰薦之曰聞
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稱是乎并頓
首謝無何參大政時王安石初信用立新法以辨持濟

其說并屢有諍論安石折之曰公等坐讀書不精博爾
并應聲曰皇鑒稷契何書可讀與竟忤以殿學士知杭
州杭俗靡無賴子弟謹亂俗并黥配其尤者乃戢徙黃
州青俗朴并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禾蝗自
淄齊來至青退飛墮水盡死成都成卒變帝憂之後詔
以大學士知成都召見勞之曰近例無自政府出守蜀
老卿能勉行乎并曰陛下有命即法也豈謂例哉帝大
喜許便宜行至蜀人靖安居三歲乞守東南得越州會
吳越饑民殍死甚眾并至發庫勸分而身以其家財先
之民勸樂分故饑而不病後知杭州卒謚清獻并為人
和易敦厚與人言如恐傷之至當朝分別邪正毅然不
可奪凡旦晝所為夜必衣冠露香几拜告于天不可告
者不為也平生不畜聲伎不治產業父器廬墓側三年
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如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
其鄉墓暴骨施棺尤多其為政一本於孝弟誠心愛人
所至崇學校興禮義要之以惠利為本而時濟以嚴晚
學道為養氣安心之術將卒晨起如平日召子岷與訣
安坐而逝子岷英神間大臣忠正有德厚者稱
趙康靖諱胡文恭宿其忠正有大節者稱張康節其
後有呂惠穆公弼馮文簡京王右丞安禮之倫崇寧

州人和平與人無怨惠雖任事如不言然陰利物者甚夥以失舉繩池令張誥坐貶秩終念之不哀誥死恤其家參政修遇槩薄文躡知制誥及脩坐誣譏有獄焉抗章明其非辜知鄆州時法吏按前守侵公使錢三十萬以已俸代償其德厚如此宿平常州晉陵人爲人清謹忠實知湖州前守滕宗諒興學費以數十萬僚吏以爲汰不書曆宿曰君等佐滕侯之日人事有過宜以時諫白乃俟其去暴揚之耶且與學又何過也滕事白而湖學乃爲東南最人士感之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氏號曰湖公塘召脩起居注知制誥宿有言禮大夫七十致仕今苟祿者衆請下有司按籍罷遣之宿以爲非優老待賢之義請聽文吏自陳全其節其武吏察任事與否去留之還翰林學士知審官院有詔擇詳議官選人有嘗監權以水災負課者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以白而薦其才或曰儻是是不用且奈何宿曰彼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以誠事主白首矣忍爲欺乎遷中丞卒以折支不時給稱亂寘卒法而劾三司吏逗遛三司使包拯護吏弗遣宿曰涇卒悖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則計吏罪也拯不自省而公拒制命紀綱盡矣拯懼立遣吏拜樞密副使曾公亮守雄州命趙滋專治界河

北人捕魚伐葦咸禁絕宿曰此爭道也夫憂藏於隱微而患生於所忽南北通好者六十載今天時人事皆未至無爲以細故啓事端其職大體如此昇中果諱賊人爲中丞事仁宗指切時事無所避帝謂之曰卿孤直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謂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爾帝爲悚然治平中官樞密使進太尉而老呂公弼司空夷簡子也司空四子長公綽通敏官右司郎中叔公著正獻公也諱季公孺廉恕守官官至戶尚書而公弼其子也先是司空沒仁宗終念之已問知公弼才喜自識名彪柱知成都有嘗卒犯法法當杖杆不受曰寧受劔不受杖也公弼曰杖國法劔汝自請也杖而後斬之重府肅然爲羣牧使英宗居藩得賜馬券請易之不可及卽位召爲三司使曰三司主出納我輩請馬卿不與可守是官矣前使蔡襄主計多留事故遣卿公弼頓首曰襄勸官官未嘗曠廢言者譖之耳帝太息以爲長者遷樞密副時言事者與政府異輒求去爲名高公弼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而執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安宜考言觀事而詳審進退之神衆立進樞密使時延議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

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者餘千里若舍爲一路猝有難其何以應之陳升之議徇兵年四十而上不中程者減廩從江淮公弼爭不可帝曰是且退爲刺員今雖稍減廩然優暇庸何傷公弼曰其去本土又削廩食僅二十萬衆一旦爲反側將且爲國憂會王安石得政公弼將列疏新法不可狀以上從子嘉問稿其草示之安石先爲地奏上帝不懌以觀文殿學士知太原韓絳宜撫秦晉欲取囉兀城發河東帥二萬趣神堂公弼曰神堂險虜必覆而待不可往求和迂然安行無虞可往乃分兵由永和而諸道神堂者皆遇獲以疾請知鄭州會秦鳳謀帥帝曰昔公弼在河東倉卒時能精兵所伏可將也拜宣撫使判秦州過關召見慰勞之而道無何卒馮京世字當鄂州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也張堯佐負官掖勢以上命妻之辭不就富文忠公弼女以其子妻之累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會吳克以論溫成追冊斥補外京疏爭相劉沆請併斥京奪一宮人爲翰林學士不特詣政府或曰亢京曰相君當國從官不敢造請以爲重非亢也出安撫陝西熙寧初改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於京爲同年生安石得政京擢樞副參大政與安石數爭事又薦劉敞蘇軾

掌外制意益忤罷知亳州安石去位帝得其私書有勿令齊年知之語以京終不阿復召知密院辭不至連補外元祐初學士范祖禹言京中立不倚爲先帝所稱且昭陵學士今獨京一人宜申樞密之命以老辭改仕卒年七始京徵時江夏判南宮成者遇之恩追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飲出侍姬行酒詢之則同年生女也亟請而嫁之其守郡縣寬爲監司事苟與牘合而止不挾摘當斷者立決又報下捷疾吏不得輕重其間世歸德厚焉安禮字和甫相安石弟也撫州臨川人早登科從河東使唐介辟爲幕僚以後使呂公弼薦召對時兄安石當國辭還直集賢院知潤湖州判開封偕尹人奏事帝獨留對甚鄉納而安禮以兄秉國慊慊自退也元豐中王珪蔡確爲政安禮以中書舍人知制誥應詔言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平不直謂心者不忠謂賢者不賢是非好惡不遵諸道耶用財委諸溝壑取利究於園夫干陰陽之和耶願幸深省諸祈禳小數貶損政事抑末耳未足以應天帝覽疏嘉嘆進翰學士知開封淹滯立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空書揭於府前遼使嘆異帝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粗

豆奪由余之謀今安禮動吏事鄰國駭服於古無愧矣
升一階臺史言氏墓道逼京城以不利皇子請徙葬安
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數十
萬人冢墓以利其後嗣者也帝惻然罷行累尚書右丞
師伐夏無功李憲請再舉帝召問相珪內主之言向所
爲不勝者患不足於財今上捐五百萬鈔供軍食食沛
然有餘必克也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
而爲粟今距師期僅僅兩月何以集事帝欲激輔臣太
息曰李憲一內臣耳猶能以西事自任乃卿等獨無意
乎昔唐平淮蔡惟裴度與主同今顧出於閣寺朕實耻
之安禮進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有李光顏李愬
之勇然猶竭天下之兵力歷數歲而後克今夏氏非淮
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愬光顏比臣懼其無以副上
意也帝默然已果敗沒徐禧城永樂安禮又諫不聽又
敗沒帝太息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勿與歛有以也先
是安禮弟安國以教秩滿赴京師帝以安石故召對
問漢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入安石
說謂之曰恨其才不能立法制興治耳對曰帝文自代
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恐無才不能至用賈誼言待
羣下有節務以德化海內興於禮義幾至刑措則加於

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能令今必行
今朕以天下之大顧不能何也對曰王猛教苻堅峻刑
法致秦祚不延願陛下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又問卿兄
秉政外議云何頓首而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
帝默然由是別無恩授改崇文院校書屢以新法諫安
石以呂惠卿曾布誤其兄深惡之一日惠卿在臺安國
於內弄笛安石戲謂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安國應聲曰
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以鄭俠獄奪官
論曰書有之協衷和衷記曰適臣守和言王臣體國當
調劑茹納輪斂念相濟於不平也吳長文趙叔平胡武
平幾馬趙清獻申大易扶抑之義爲糾薦敷中和之政
安達民於天心不有當哉馮江夏之中立不倚王和甫
平甫直不私其親善夫
唐介字子江陵人父拱知漳州卒官州縣錢以贖介時
尚幼不受也第進士判德州州當遠往來孔道驛吏苦
之北使至介坐驛門下令曰非法應給者勿與驛卒有
撲毀吾什器者吾能執之虜避憚去沿邊塘水歲溢害
民田中人楊懷敏欲割邑西十一村田豬爲池殺之介
念水雖溢不暴可堤也築堤捍水水不溢而田收多民
便安之累殿中待御史張堯佐以戚屬驟貴除宣徽節

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同官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雷
百官班廷論奪二使無何復以宣徽使知河陽介奮曰
是欲與宣徽使獨假河陽為名耳復疏爭仁宗好謂之
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詆相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
線閣侍通官掖得相今顯用亮佐以自固乞罷之相富
弼因劾諫官奎表裏相望語切其帝怒卻其奏不視且
言將遠寬介徐讀畢叩對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
辭於竄帝大怒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固其職至謂彥
博由妃嬪得相此何語進用冢司豈諫官得預而薦彥
博也時帝怒甚介殊不自憚質言彥博曰彥博宜自省
即有之不可隱彥博免冠頓首謝不已帝愈益怒而是
時在廷臣見介鷹鷂立莫不竊注視惕息歎以為獨
言敢言人所難也起居注蔡襄趨進曰介狂愚然出於
盡忠幸全貸貶秦州襄又疏春必死之地是以謫之殺
之也改英州帝終慈慮介道死有殺且置名命中使護
行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天下士大夫稱直御史必曰唐
子方子方云居無何召復官入對帝迎勞之曰卿自遠
謫來未嘗以私書至都下可謂介矣介頓首謝言事益
發舒無顧畏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
以下交為泰不交為否願時延羣下與咨議又嘗嘗禁

干恩澤不由中書宜抑絕諸嬪御賜予費多於元朝宜
裁損監司薦舉多文法小吏請令必精擇端良敦朴之
士以克諸路走馬承受凌廢郡縣諸罷勿遣帝悉開納
充國公主夜開禁門入介請糾宿衛主史嚴宮省已請
外知揚州相彥博常國請召用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中丞韓絳劾相弼介斥絳以危法中大臣絳得罷自嫌
為宰相地請外知荆南晉權開封府治平初為御史中
丞英宗謂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已出知太原
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煩卿暫往耳蓋其節著
信如此熙寧初參大政中書進除自未下請之帝曰已
遣問王安石矣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
使中書政事一決於翰林學士哉如此臣等亦何名執
政矣願先罷免帝慰謝已安石參大政介數與爭論安
石強辯自信而帝主其說介不勝忿疽發背而卒疾亟
時帝臨問流涕已臨其喪見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
本賜其家贈禮尚書諡質肅子淑問義問孫范鎮字
仁成都華陽人少孤力學薛奎守蜀悅之載還朝有問
奎入蜀何所得者輒曰得一偉人舉進士故事廷囑過
三人禮部舉首得抗聲自陳鎮凝立不動至呼名乃徐
出述列其言試學士院主司誤以為失韻補館閣校

勸處之晏然歲滿宰相龐籍言鎮不汲汲進取宜甄以
勵俗授直秘閣知諫院上疏言今天下官吏兵皆冗甚
民困請約祖宗來官吏兵數酌其中為定制以賦入十
七為經費儲其三備水旱非常又言周官以冢宰制國
用唐以宰相判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制兵三司典財
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
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會契丹以虛聲動中國大臣請益募兵以塞責鎮言備
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
若寬蜀越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以衛民
而以之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九兵與貧
民也時有教凡內降非準律令者許執奏而都知任守
忠鄧保吉以手教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秩者又五六
人鎮乞正兩府不執奏之罪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
激訐至汴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引大體非關朝
廷安危生民利病不言也論相執中無術學不任相宜
罷會執中有嬖妾笞殺婢臺臣糾之鎮又言陰陽不和
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訟充斥常責相而御史捨大責
細暴揚燕私用其言是以一婢之故逐相也張貴妃薨
追謚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

劉沆前稱監護使後稱園陵使鎮抗言臣聞法吏辨法
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異同狀時帝春秋高
暴得疾而儲嗣未有定鎮首請板近屬之賢者繫人心
執政謂之曰今間言入矣為之難少安之鎮曰事當論
是非不當論難易公謂今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
今日乎凡見上流涕面陳者三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
鬢髮盡白帝慰諭之曰卿言是也更俟三數年後圖之
改集賢殿修撰知制誥鎮既解言職歲輒申前議因給
享言陛下許臣三年矣願亟定大計又奏給饗賦以諷
後定策立英宗本鎮自發之草韓琦遷官制引周公霍
光為諫官呂誨所糾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召復翰林學
士知通進銀臺司數封還詔制與王安石忤力求去上
疏言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
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以為
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呂大
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
造邊事事敗置不問反為之罷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
言蘇軾則下七路摘撫其過孔文仲言新法不便罷歸
故官以此二人為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臨
下亦可以洞鑒之矣疏五上最後言陛下有納諫之資

別上編 卷之六十五 十五 二月二電

拾陸 四月刃陸時

與安石善並引為正言將援以為助...
言或周除會特以肅民之緩急故以國...
為據釋之然如所言不應周公取息...
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
補助耕斂顧比末正而征之息乎聖...
法不當取息以為本同官與王朱農...
欽取息以為本同官與王朱農折周...
下何異以沮格覺出知廣德軍常判...
以太學錄召見權監察御史抗疏言...
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知則言者...
直者不若柔從為智難得此百數何...
自為真御史歷國子司業卒新喻孔...
策詆新法詆故官為國子直講又以...
經父者今亡矣夫黨禍作追貶海州...
張方平字安道宋州人第進士舉茂...
正科以著作佐郎判睦州趙元昊且...
冀得絕以激發其力平在睦上書言...
天下忽忘意外之備三十年矣張用...
臣史以上編卷之六十一 四月十日李

故水行地中其後漢許慎以若其險...
今其高可仰是相尺寸而器立山也...
將此此國計大本非常勢施有從之...
秦州諸告具人將應境於平科士馬...
不至中丞亦將其輕舉會全亮曰兵...
寇之上至有備故也區區之邊臣益...
神宗初參大政臨新法出知陳州以...
青州西事起召見延和殿問祖宗成...
平果言太祖太宗真宗時事帝曰賢...
皆出臣手因得帝其言其本末帝大...
士可謂德矣詔遷院中事咸賜契丹...
方平以宣德使與安石因以天子修...
兵方平進曰今而府成在陛下弟問...
宋自開國以來與契丹大小凡八十一...
之戰一勝耳陛下以此驗之與戰執...
論地制禁之害為安石所忌惡捕外...
以用久起為言紀成秋志中以太子...
臣史以上編卷之六十一 四月十日李

孝友聰明動循法軌嚮經學以日就於德今授室宜茂
選勳望家淑媛考古納采問名儀以禮成不宜苟取華
色皆格心遠慮除起居注邇英侍講時英宗初免喪恭
默不言維疏言邇英閣侍從皆論思獻納之儒陳於前
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法史也正陛下留永漏極咨訪
之時願發玉音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統進知制誥通
直銀臺司及神宗起賴邸即位維以儒學知上意於微
以勸講傳占義言天下事不可以有爲焉也君設施有
先後又不可以併爲諸三朝實訓言真宗自瀛洲之役
既却狄十九年口不言兵言陛下仁孝自天性見昆蟲
蟻蟻輒引避而敕左右勿踐履此仁術也願推此心及
四海帝每嘉納維初與王安石善薦之安石執政維議
國事多異同請外知襄州久之得翰林學士承旨京師
早請求直言開壅蔽後數日上疏曰近畿縣督責青苗
錢甚急鞭撻取盈民至有伐桑爲薪易錢輸官者早見
方劇宜寬貸今朝廷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服皆
虞之不疑行之甚銳至蠲除租稅寬減逋負救慈苦之
民則遲遲而不敢發望陛下奮英斷行之過而養民猶
愈於過而殺人也時兄絳以附安石得政遂避位神宗
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遣中使迎勞手詔

問欲言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
則思通誠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
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憊息法禁非人情所
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類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
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召爲資政殿大學士
兼侍講進門下侍郎時詳定役法維不專主差時欲廢
新經義維以爲當令與先儒之說並行踰年罷分司南
京以資政殿學士知鄧州紹聖中坐黨籍安置均州元
符初復官卒年八十二維天性渾淳於程伯淳正叔厚
善相切磋入服義虛已以聽故有造如此 劉摯
永靜東光人擢申科歷冀州南宮令縣苦賦重輸絹匹
折稅錢五百緡兩折錢三十摯援旁郡邑例請輕之得
弛責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既拜命歸語家人曰趣
治裝此非久安居地矣未幾對上言亳州興大獄意俾
前相鈞宜寬中人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宜散
遣趙子幾增縣役錢數千萬民日數千人遮宰相訴
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督兩浙賦嚴急以羨除希賞
宜顯責及入見帝迎勞問卿故嘗從安石學乎安石數
數稱卿器識也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實不識安石
追疏言今天下之論有二安常習故者樂於無事變古

更法者敢於有為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因
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
者爲之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其變喜有爲者
以爲法利道窮不大更化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
是也至鑒者爲之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
以從事彼以此爲亂常此以爲流俗此風浸成漢唐
黨禍必起矣會新法行東明民擊登聞鼓訴助役之弊
提刑趙子幾以知縣賈蕃不阻遏撫他故下之獄擊曰
是欲鉗天下之口也且陳率錢助役有五難十害安石
怒使曹布取所論條駁之且劾其欺誕懷向背下問狀
擊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厭於權力使天子不知利害之
實耶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末具言臣嘗謂欲言政府
事者譬治暴水可循理漸道而不可以提防激鬪之發
其怒也誠激發不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故就職以來切
慕古之君子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
愚忠少悟天聽亦不敢悻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
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言官爲也是以兩月之間纔
十餘疏其言及役法者三疏耳不悟大臣憑怒至於此
今累朝舊臣鑄棄殆盡國家百年成法存者無幾天下
所謂賢士大夫引去者幾何人矣陛下獨不一怪之乎

夫助役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公內有大臣親
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外勢甚順易然曠日彌年終
未有定者則不順民心故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
以聞乃遽令分折交口相直其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
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
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奏宣示百官考定常否不報
明日復力疏具帝紀謫監衡州監倉元豐初稍遷右司
郎中罷歸哲宗嗣位復侍御史首疏勸學請選孝悌惇
茂耆宿之賢克勸講時燕坐賜對廣睿智時蔡確章惇
在政地與數爭事摯以久早言洪範庶徵肅時兩若五
行傳政緩則冬早今廟堂大臣情志乖謬議論排狠流
播四方可謂不肅政令二三更改無常可謂舒緩願進
良抑姦一政令以答天戒遷中丞率臺諫論相確十罪
惇凶悍輕脫罷之論官者李憲貪功生事與靈之役違
師期失蘭州患貽於今日王中正逗遛違詔喪師徒宋
用董功役誅剝小民侵陵官司石得一飛書徂伺徃行
朝士都人相顧以目前相安石患卿諸人性行不同愛
憎必異而中書侍郎璟能探機變節左右順附各得其
歡心此妾婦之尤者宜屏遠各貶竄有差執憲數月百
僚敬憚比之呂誨包拯熙寧新學制愚煩密摯疏曰學

校焉育才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也雖群
居聚眾率而齊之不可無法而禮義存焉夫治天下者
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以應
之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已矣
顧罷諸束約之煩密者嘗於帝前論人才曰人才難性
忠實而才識兼長者上也才不足而忠實有守者次之
有才難保伴以集事者又次之懷邪觀望隨時改變邪
人也終不可用矣摯明達觸幾輒發不為威休利誘自
初輔政以至於為相孤立一意不受請謁子弟親戚入
官一格之選法以朋讒奇中而罷黨禍作謫新州卒紹
興初贈少師諡忠肅 范純仁字堯文正公仲淹中子
也少力學然燈帳中學徹旦帳頂如墨文正公在睢陽
遣載麥詣姑蘇舟過丹陽見石延年問之曰幾日矣延
年曰兩月矣何久也延年曰三器在漢土欲葬之而北
無可與計者純仁即以舟載麥所五百斛昇之還謁侍
公問願見東吳故舊乎對曰未也獨石曼卿以三喪未
舉留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付
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業父子同心如此任為太祝第進
士調知武進以遠親不赴文正竟以著作佐郎知襄城
土不蠶織勸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

縣有牧地衛士以牧馬蹂民稼純仁捕其人杖之王者
怒曰天子宿衛士令安得杖訴諸朝詔即訊純仁曰國
設今牧民令出稅養兵使卒暴民出而令不得問即稅
安從出帝直之聽牧地隸縣為著令歷京西陝西轉運
使神宗即位還入對問所部城郭曰粗完問甲兵曰粗
修問糧儲曰粗備問邊備卿職司言粗何也對曰適如
是而足願陛下無留意邊功使邊臣觀望為他日意外
患帝為動客遷同知諫院命條古今治亂可監戒者作
尚書解以進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甚眷注以忤
相安石知河中允帝紀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以直
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環慶著威名今
在卿矣精備邊純對曰陛下使臣繕城壘愛養百姓不
敢辭若拓土開壤願別謀帥環州神古執熟羌為盜流
南方過慶呼冤純仁訊之非盜也請釋遣古避罪調訟
詔御史逮治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秦
自沈河者輩白神古以誣謫純仁亦坐黜知信陽軍又
連陷詔獄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尚以前忤安石
故也元祐初改天章閣待制為右諫議大夫遷同知樞
密院尋得柝以寬大廣帝德時盡改熙豐法遂其人純
仁爭謂去秦其者可也章惇得罪純仁言惇父老請置

往咎恤其私純仁前以鄧綰誣劾黜綰左奉言不寬錄人過太深確以重蓋亭詩貶新州純仁言不可以語言文字曖昧之過罪大至諫官擊純仁黨確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召復相與呂大防蘇轍卻帝親政轍得罪為力救出知穎昌坐落職知隨州以論救大防安置永州諸具帝紀中時純仁以老疾失明矣怡然就道或請以元祐中爭役法議上明非黨當得免純仁曰吾用君實薦致位宰相同朝論事不同則可今因以自免則不可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于姓多憤冤不平戒之當平心舟江行風幾覆而免謂諸子曰此豈草莽所為哉徽宗在藩州其賢即位日遣使賜茶藥除觀文殿大學士召還朝疾革口占遺表辨宣仁誣謗及疆場多事裕藏空耗語切至卒年七十五贈開國公同二純仁性夷易不以聲色加人至義所在則挺然不回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又曰忠恕二字吾一生用不盡何敢須臾離也又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擲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校勝非惟不能勝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傅侍郎堯俞濟州濟源人幼

有異質甫十歲能文登第猶夫冠石介過之未嘗不見其靜處危坐也問之曰性不喜驚仁宗時為御史請建宗屬賢者為天下繫英宗為皇子又言陛下既以宗社計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日侍通慈孝之情時國用乏言事者尚機利堯俞言獨宜躬儉約為天下先重農通商為富實本專一切則天下殆矣英宗初轉殿中侍御史兩宮隙言於太后曰天下莫大於以天下與人亦莫大於受人之天下况皇帝明睿通古今豈顧間哉獨譏人交聞者遂則慈孝隆矣及太后歸政為帝言皇太后左右給使人宜錄勤勞加恩時帝初政謙讓任大臣堯俞曰大臣言是行之善苟審其非違不稱可也無為失人王操柄問群臣忠邪對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惟陛下納諫好善則邪臣自遠帝意怒大臣糾劾對曰誠有罪陛下斥放之可矣安事臣言帝曰朕欲以公議付臺諫耳對曰若一之於公議則其人忠正臣不知其罪儻臣嚮上意言事是則罪之大者以濮議出知和州神宗時王安石變法堯俞知廬州滿抵京師安石素善之迎謂曰舉朝紛紛待公而定已議以待制諫院處君矣堯俞為具言新法之不便者安石不悅出為河北轉運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

不為所容請祠坐徐妖人扇亂不即捕削官稍起監黎陽倉草場守為調他吏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敢曠其職乎凡十年不遷哲宗立自知明州召入擢御史中丞補闕輔德舉直錯枉不扶人陰私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大公未嘗容心所薦引多吉士蔡確坐毀謗貶新州連坐者衆堯俞曰確恃妄願聽之如蚊蚋過耳無使有纖微干太和且罪獨止確旁及者衆則人將自危未幾卒太后謂侍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嗟惜者久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獻肅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而人不忍欺論事上前無回隱事已不復言或問之曰前日之言當職也當職而言豈其得已今非職司而咕咕與毀謗何異司馬光嘗歎清直勇三德欽之兼之也邵堯夫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
父紳葬丹陽因家焉第進士知江寧縣稅賦籍多弊積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知之每訊事往往互問民鄰里丁產籍記之及定籍或自占不悉頌曰汝不有某丁某產乎何不言民大駭以為頌具得實也悉占不敢隱刻風蠹成賦而賦均民忿爭致訟者諭以鄰里鄉黨且睦親若以小忿故失歡後緩急何賴民感悟多謝去不訟

頌寬平處事精審過人以禮意尤盡誠心所至乎冷焉應天推官留守歐陽修委以政經閱覽不復省杜衍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也以富韓表其廉退知潁州判趙至忠者本降人所至與守覲見頌感泣曰我夷人平生心服惟公與韓魏公而已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頌言中牟長垣實京畿門戶而舊不屯兵請置營屯備非常不聽而長垣盜作神宗時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決盜賊多寡責巡檢尉頌上言巡檢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人不為盜者縣令也今能使人不為盜而多盜民罹剽奪顧獨當晏然而已乎請以盜賊多寡為長吏殿最為著今時論念國勢積弱銳意立法度為富強入侍讀言人主不可一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懸示於人故好征戰則孫吳之徒用而民殘於干戈好刑名則張杜之徒進而民苦於組織好聚斂則桑孔之徒出而民困於拊克惟持盈守成庶之以無為則天下治使契丹還帝問其山川土俗及人情向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民上下相安願勿以為國昔漢武謂高皇帝遺平城之憂勤征討而匈奴不服至宣元之代稽首稱藩唐憲宗慨然有復河湟之意不

得遂至宣宗三關七州乃自歸由此言外國之叛服
於中國盛衰無繫也頌和帝欲強兵威二帝意以諷帝
曰善時呂惠卿得政謂人曰子客鄉里前輩一詣我執
政可得也笑不應元豐初權知開封府坐故縱貶秘書
監知濠州後入坐寬重獄罷官後累更侍元祐中得相
務奉行故事使百官遵職守法杜僥倖戒疆場母生事
邀功時帝幼冲頌見諸大臣紛紜憂之太息曰君長當
必有任其咎者每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帝有言至無
應者惟頌奏宣仁訖必再稟帝官諭必肅對後元祐僞
臣皆得罪有詆頌者帝獨曰頌事君盡禮無輕議卒年
八十贈司空頌內行甚修在館職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
與外族數十人婚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
然嘗沂桐廬水暴迅舟欲覆母在舟頌哀號顧天舟忽
正甫及岸而覆器局闊遠以禮法自將雖貴奉養如寒
士汎覽強記亦明習典故嘗議學校當以德行為升俊
之路欲去彌封謄錄使有司參考其素履登退之庶古
鄉舉里選之意知開封以京師浩穰多豪戚曰當以柱
後惠文治之至毫穎卧治也毫有婦法當杖而病每旬
檢閱稱未愈或請諭醫生嚴檢毋為所欺給頌曰萬事
付公議吾何容心示以意人有觀望之者矣無何婦死

言者大欺服唯讀韓非書言肖土木偶人耳鼻欲大口
目欲小耳鼻大則可小口目小則可大苟耳鼻小而口
目大人非之豈可復改哉嘗太息以為名言○王振更
名清平人年十八舉明經歷州推官南兩月開弟恭
即棄官歸養歷舉中從韓公梓佐北京幕韓公梓
韓公梓去知安事呂申公公善守定州數以為古良吏
哲宗初以左丞擊粵學監御史論相確言天功自伐
韓公梓賊狼戾之選左司未獲給事中時命韓公梓
當議吏無錄以諫不聽韓公梓曰臣為諫官所當言承
乏給事又言駁非好為高論忤大臣也爭其力不得
遷侍御史時兩省閣正言久歲更言國朝政近制謂
官幾六員已少後虛不降非所以廣納言者遠獲諫
諫止人補其而以直學賢院知齊州召為通判
韓公梓言聖賢之學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專與
勤在屏絕他好愈久不勝積累至節貴嚴更曰節貴
知開封慈聖太后族逮欲更言法訟部者不逮
今建之長告許之風且慈聖仙逝未遠一旦因斷
吏速論其成屬非所以廣孝也韓公梓拜書樞密院
韓公梓不安言聖賢之學深非邪正人選則朝廷
韓公梓官成太皇太后謂韓公梓此先帝意也出閣中韓公梓
與民最親進曰幸其真成德事然願以土木為戒帝
選后太皇太后得賢內助其意最厚曰內助雖其正家
之本在陛下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承初相擊為御史
鄭雍所擊連疏救見謂為黨罷知齊州韓公梓年十二
作伯駁雷州判馬○王存字正仲湖州丹陽人年十二
辭親行千里從師學五年始歸第進士歷官修察御史
楊修呂公著趙鼎所知元豐初累右正言自熙寧末
意言諸臣多不稱職每有詔獄法變深官制行存
而比諸法官治獄者不以救原宜免貴官司禁違
防滿開丁甲死問疾一切杜絕非法意建龍圖閣直學
士知制誥有詔京師並河居人遷徙自廣反民
官道者或微存曰此規條亦惡者產言之也為地役
善惡相類不以貶求進又請召用言者為正人地役是

以言語深罪其以理自利不為詩賦科不當復去相確一漢
無確以明駁學士如蔡州入為吏尚書與任事者議其
後乞外招聖明乃老存平居恂恂不說激此言官主重
時不可奪司馬光數以言中飽駁足云當
蔡京謝蜀書言元豐中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賒貪復
不可用夏竦平請侵蝕明議許之安意言國者不
可好用兵亦不可畏兵好則兵貴則遺患今仇敵
切於氏相權族黨漸多相持於燕多衣文松觀其助
已燕人自相攜如燕言相持於燕多衣文松觀其助
州時燕人自相攜如燕言相持於燕多衣文松觀其助
主於此口上視字明更奏州人亦進十舉不正言元祐
初何行志論大奸既點慮人情不安宜下詔慰
勸實呂惠卿論天下大奸既點慮人情不安宜下詔慰
釋言不謂人情不安亦不日出命令以慰其黨
也時行差役罷免役說言法無所勝惟美之因宋
機差於助可通行者上之又言無寧重法今已父今適
可輕願擇厚通練之士置局編教冷用中典宜民從
之洛蜀黨有私州宗愈上君子無黨項之之力出
知州州加秩知州宗愈上君子無黨項之之力出
即位召入水相崇寧中安置臨江軍觀清修商諸人
莫見其喜溫持正終始耳履謙遜不少變紹興初追
官 范祖禹字淳 忠文公鎮從孫也少育於忠文甚恩
而祖禹自以早孤深悼痛每歲時慶集慘怛若無所容
也舉進士從司馬光學呂公著以其子嬰之光在洛從
修資治通鑑者十五年公嘗當國以嫌故由右正言改
著作佐郎兼侍講哲宗既祥禪祖禹具疏太后言皇帝
聖性未定親儉則儉親奢則奢今即吉凡可蕩心意
耳目者宜斥遠以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耳不聽淫

哇則學問益而聖德日新故事服除為展樂置宴祖禹
言服除而有故宴樂可也因服除設之非君子不得已
除喪之意夏暑權罷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
他日天下之治不治由之誠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而
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不學則小人皆動心引領
務邪諂以苟富貴人進學恒在於少時數年後恐不得
如今日之專也嘗講讀畢賜宴賜御書唐人詩祖禹謝
曰願陛下篤志學問勉進道德而後藝可游集帝王學
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為帝學上之又上言仁宗四十二
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名而大端有五曰畏天曰愛民曰
奉宗廟曰好學曰納諫行此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集仁
宗時政數百事為訓典六卷以獻講孟子今樂猶古樂
曰孟子切於救民廣君心令與民同樂耳治天下國家
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乃為邦之正道講
好色好貨章曰公劉非好貨乃厚民也太王非好色乃
刑家也孔子去說遠色賤貨而貴德蓋好貨則貪而害
民好色則荒而害政講王制巡狩時望之禮即深闢封
禪為秦漢侈心蓋拳拳室人主未萌之欲如此呂司空
慶拜右諫議大夫蔡確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來不窺遽
大臣者六十餘年一旦行之四方震悚且確去位日久

廷臣多非其黨今以異議者為確黨斥之臣懼刑罰之
失中也蔡京帥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良士不宜崇長
遷給事中吳大水詔出米百萬斛錢二十萬緡賑之諫
官請考驗祖禹曰國家根本仰東南即奏災過實亦當
小開略廣德施於天下加賦詰後無敢復言者東南赤
子無振矣冬大憲詔出內藏錢十萬貫賜貧民祖禹言
嘉祐前諸路皆有廣惠倉賑孤貧京西有四福田院收
養於寡廢疾者請申明其法委提舉使臣募賑濟不專
於散錢仍計存活死捐數為殿最詔從之兼國史修撰
為禮侍郎上言祖宗分天下為十八路置監司郡守縣
今上下相維輕重相制皆與天子分土而治之者也祖
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要於中書今宜
委吏尚書取嘗為州郡者條別功狀上三省三省察其
足任者以次表用至官則今監司歲考課校優劣如此
則監司州郡得人而縣令可舉也巴京師喧言後官有
就館者召乳媪祖禹以帝方妙齡非近女色時大憂之
與劉安世合疏言自古人君鮮有不以聲色為大累者
至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固天真而養壽源灼
灼炳戒可為寒心今世俗有百金之產猶知自愛其身
為嗣續之託而况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

累之基業而陛下撫有之庸可不自愛自重為乎若陛
下實未嘗有是則臣之說固為過防萬一有之則臣之
說為已多矣惟愛身進德專問學以綏福履又請太皇
太后為宗廟社稷計保聖躬帝俛首不言大皇曰無之
傳者謬耳明日留相犬防告之故今諭旨一人申疏言
臣侍經左右於道路有聞實恐私懷不敢避妄言之
誅凡事言之於未然誠過及其已然又患於無及惟陛
下寧受未然之言為先事之戒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
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慮小人乘間害政首上疏廣
帝意語具帝紀中已又言陛下承六聖之遺烈當思天
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
百官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司長享
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
法復祖宗之舊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願守
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
非皆了然於聖心小人之情專為私蔽求便於公專為
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
為刻骨之戒天下幸甚又論漢唐危亂皆由於宦官元
豐末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罪狀著白奏召內臣十人憲
中正子皆在其中宜斥遠時紹述之說有端而章傳且

復召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請外知陳州先是祖禹
以上命修神宗實錄直書王安石之過至是安石塔落
卞論祖禹脩實錄爲詆詆又據其諫乳媼事爲訕上連
貶昭州別駕安世永州宜化州卒建炎二年追復官祖
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借在
邇英宮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
上側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以時事無一長語理義
明白粲然成文而山立玉色氣溫然飲人以和見者爭
動蘇軾以爲講官第一云子冲字元公以德行文學爲
震講數經有見諷帝每稱善又與
劉安世字
震克資善堂胡時以爲極天下之選云
魏人也父航仕熙寧以直道廉力爲名臣至太僕卿
安世少堅正有識第進士不就選受學於司馬光問盡
心行已之要可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
光曰自不妄語始安世初頗易之已退而藥括凡日之
所行與所言矛盾者多矣遂深省力行七年而後言行
表裏一致調洛州司法參軍有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將
按之問安世安世爲之諱已悔之曰是非妄語乎後讀
楊雄書有避礙則通於理固爲親故諱也自此遇事坦
然嘗有餘裕元豐中光退居洛歲時問訊不絕及位祿
府不復通一書於是光薦爲秘書正字尋擢右正言疏

言祖宗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
始快已行私隲累聖之制願出臣章示三省請自今更
始章惇以強市鬼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
邢恕素相結常自謂社稷臣貪天功冀復用據泄其禍
心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惇別籍異財絕
滅理義從薄罰何以懲懲已又論蔡確大不敬竄新州
廷諫議大夫時宰有調停之議引鄧潤甫平怨者安世
言潤甫出入王呂之黨始終履反今進用實繫君子小
人消長之幾力爭之不報請祠惇修怨安置英州同文
館獄起徙梅州惇與京士猶不快擢一土豪爲轉運判
官必殺之判官疾馳至梅守道客來勸安世爲計安
世神色巋然對客飲酒談笑如平日徐書數紙付僕曰
我死依此行客密從僕所觀之皆經紀同貶者家事也
夜半聞鍾聲僕急起問則判官未至二十里所一夕嘔
血死矣而安世方鼾睡如雷也劉燧好立爲后惇下發
安世司諫時及范祖禹諫求乳媼事以爲后設遺心獄
會徽宗立而免還知鄆州京當國又七謫羈管峽州後
稱後承議郎居自便卒於家年七十六安世端謹靜一
家居未嘗有情容危坐久身未嘗傾倚作字不介其
忠孝正直皆則象溫國公光嘗謂光之言曰行已盡於

誠天道思誠人道天人一也因舉左右手自顧嘆曰
只爲有此形故須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每廷爭直
上盛怒則斬簡却立伺怒解復前抗辭音吐如鍾旁觀
者爲蓄縮悚汗目之殿上虎而安世田若也或有言范
公欲以大中消朋黨使其言用於熙豐後不至於紛更
用於元祐無紹聖報復矣安世曰不然微仲堯夫不知
君子小人不兩立如冰炭乃啓幸門延李鄧以入後二
人排正人如反掌此調停之效何謂益乎溫公爲相知
後日必有反復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不應
逆慮後日爲前却也方謫嶺表時度嶺望中原忽自念
秦父母遺體投荒常奈何因憶司馬公語比人在羣
鄉惟絕愁不病遂絕愁故宣和之末群賢凋喪殆盡而
安世巋然獨存梁師成心服其賢求小吏及事之者致
書无之安世笑謝曰吾廢斥二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
時貴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公地下他何求哉還其書
不答或勸以遠屏自全者安世曰心一擾如鼎沸鼎一
沸夫安有清冷地乎安世自處有素緩急自知死所何
避蘧軾論人才至安世必曰器之真鐵漢云 陳瓘
中南劍州沙縣人元豐中爲禮部貢院點檢官與范淳
夫同舍淳夫言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程伯淳能之瓘

問伯淳爲誰祖禹默然久之曰君於天下猶然不知有
程伯淳耶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因以書函自謁自
是每得明道先生文必冠帶讀之紹聖初判明州章惇
召入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泛詢當世之務
瓘請曰天子待公爲政公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
當先辨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舟載有偏重則不行移
左移右其爲偏一也公云云是欲平無勢而移左置右
果爾將失天下望惇勃然厲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
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
其迹則不爲無非若指馬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
矣瓘今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意雖忤然
見瓘神色自若頗敬異之因有兼收屏中之語飯而別
至都召爲太學博士時蔡卞禁太學士不得爲元祐學
術議毀司馬光資治通鑑瓘因策士引神考通鑑序中
語爲問太學錄林目下黨也自繼謂瓘曰序豈神考垂
自製耶曰然曰亦神考少年之文耳瓘曰聖人之學有
始有卒何少長之異自遽以告卞卞乃今學中置板
閣不敢復議毀棄矣卞議禁史學瓘謂天下事無常
惟稽往事有以知成敗失得而不迷於政故書春秋皆
史也王氏屏春秋廢絕史學士咀嚙虛無之言必且以

荒唐亂天下已主試事璿念卡逆也必取史學黜經生
且嫌學之也乃悉收諸談經用王氏學者為前列稍後
即取博學稽古之儒以克以焉不如是史學將且廢隨
時救時不必快目前也元符初為左司諫議論務持平
存大體未嘗發人瞻昧之過嘗云天子託言者以耳目
誼不當以淺聞近見惑亂其聰明惟論博下邢恕之罪
特力而斥言蔡京不可用京因所親致情欵且甘言柔
之璿曰此國家大故非得已攻愈力聞者猶往往甚其
言迫京禍天下人始服以為國著蔡也遷權給事中相
布使客告將即真璿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論事多不
合而云然欲以官餌我也若受其薦進而為異同公
義私恩兩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必投之以決去就且
袖書入就席出之布讀之大怒爭辨者移時至箕踞諄
語璿色不變徐起曰此國事是非有公論未可失待士
禮布豐然改容信宿出知秦州蔡京用除名竄康州久
之子正彙在杭告京欲動搖東宮杭守蔡幾批送京先
飛書報京使為地下制獄併逮璿逼使證其妄璿對獄
曰正彙得於道路謂京將不利社稷璿在數千里外豈
得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不忍
挾私情以待其說又義所不為然京姦邪必為國禍璿

嘗論之諫省固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鞠
聞其辭直失聲太息曰上止欲得實耳如言對可也獄
具正彙猶以誣告流海上璿安置通州徙台州璿嘗謂
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修神宗實錄變亂是非不
可以信後居諫垣首論其事進日錄辨及遷合浦又為
尊堯集開之京下患其書行欲焚廢以石城者凶人也
懼知台州今赴闕已乃之官時外議洶洶咸以為璿將
不利於璿視事之明日即遣校詣璿舍發篋檢行李且
攝璿至庭陳獄具懼之璿色不動大言曰今日之事豈
被制旨耶璿失措應曰有尚書省劄子請出示則以某
堯集為詆誣取劄本繳申毀棄也璿曰然則今取尊堯
集耳何用爾且君知是集所為此名乎以神考為堯上
為舜曰尊堯安謂詆誣哉時相學術短淺心術險昧欲
以一指掩眾目故悖而為此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
議干犯名教乎璿大慙無以應揖使退窘辱之百端終
不能奪京下猶以璿為怯也而罷之璿平生論京下皆
披摘其情隱最恨忌故得禍最酷云
始璿於朝會時見
語人曰此璿也然其志必欲
自時矣蓋知璿也雖每為
則就枕寢即與不悅仰上
擬就案不煩僕使也酒量
適惟璿戶下恐長飲事知
轉周家大故及中興垂璿
宣和末歲

所冀諸公曰志完不言可絕交矣清侍罪盡迎諸塗

○畢仲游字公叔文簡公士安曾孫與兄仲衍同登

元豐未調轉運司幹辦高遵裕而代夏清陝西渠給軍
餉夫三十萬迫期至高給轉運使計莫知所出仲
仲游今諸縣先修倉廩及當治者名影于籍籍
量數于既集洞徹倉儲使漢嘉糧者至其所人自辦
給之不終朝軍然敵而軍行元祐召試學士知集
仲游開封府惟官廉辦有聲收稅調使知權州歲大
旱仲游先揭榜喻境內言即當發米施與平糶共若
萬石民受恩富室知有德亦相勸發粟民咸樂主宅
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公
著不及用節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焉馬光公
後乃坐黨籍坎坎散秩而終年七十五方元祐初司馬
已極政羣賢並進天下譙然以為太平而熙豐用事之
言善視天下之勢者如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
諸人口後且有大憂衆共駭失之非識微知遠之士莫
之能逆也故不憂於可憂而憂於無足憂此名至夏
夫小人不能勝小人焉若陳蕃密武協心同力選
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於節甫之手成黨禍之
患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武三思得志卒以淪
喪此皆世已之禍也今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
海內之英豪早華於朝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
由今用賢如孤孤往派士如轉巨石而怨忿多積需時
而然其害必深愚竊伏以為憂公若得忠賢則仲游
與司馬公書亦言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不其人故
法能必行今欲改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怖者無
慮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而參之然
東百之中存具十數其在其勢之可惡也勢未可為而
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廢
未罷乎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又少間其父子兄弟
喜見顏色而未敢言以救之猶在也光得書聲然

論曰嗚呼易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圖之於微謹之
於豫制之以其機牙尚矣至正反之極乎惕以號終揚
王廷告邑先自治也壯趾即戎者戒焉夫道豈一端而
已立已與敵而欲以衆勝之其將能乎

紹聖中臺諫輪忠諫敢言者有仙遊陳次升建陽陳師

錫成都呂陶元符初有明州陳永濤州龔共睦州江公
望眉山任伯雨陽翟崔鵬之倫次升學太學時學官以
王安石字說訓諸生次升曰丞相豈秦學耶美而執能
行政而為李斯解嘲非秦學而何坐屏去元祐間以御
史補外傳下意其望用事者召復御史欲使為出力時
方編元祐章疏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導之言親
政來又榜敕許自新勿復言今考竟則前之詔今適周
天下而寘之罪也悼下請遣呂升卿為廣南察訪使欲
甘心流人次升言陛下無盡殺諸流人之意而升卿
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亦何所不至乃正不遺謫監全州
酒稅元符初召為侍御史極論悼下蔡京之姦言行崇
軍初編管循州神宗時置律學習律監祭御史師錫言
陛下少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
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况導之於末
乎安石斥為說說出知宿遷元祐中蘇軾上其學行遷
秘閣校理尋黜元符初為殿中侍御史首頌言司馬光
呂公著之為功帝索秘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史
記事天人之蘊性命之情治亂安危善惡邪正之迹咸
在幸留意毋淫於小者近者黨禍作削官放郴州熙寧
開制科進士呂陶拔舉新法之弊以對安石嘗讀卷神

色頓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請意善之安石不悅出判蜀
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指斥確悖罪無顧畏遷起居舍
人大臣有上殿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過
况史官乎大臣奏而令史官不得聞必所言私也時言
邊事者專西事不以河北為憂陶使契丹歸念北敵
邊乏守獨條請脩邊王輔新得政侍御史陳禾引帝裾
落者也黨陳瓘失官輔薦之為名禾曰寧窮餓死耳安
能以輔薦復官耶辭不就客游壽春童貫領兵道壽春
投謁不見餽不受貫歸言之帝帝曰此人素剛汝不能
容之耶卒贈中大夫諡文介而伯雨夫公望賜語關國
大故具帝紀中

論曰宋至元祐初於時譬夏秋乎士林林可材矣而宣
仁以並材諸位故貞良臣若爭臣以能多若此然代有
風習焉宋士習已亢持所見自足而誹人即元老鉅儒
不免焉韓持國之深淳傳欽之之金玉范淳夫之溫潤
范堯夫之博大於風習超然矣乃劉忠肅之勁正劉器
之陳瑩中之誠節時謂國祚匪是將國無與立矣

呂好問字晦叔正獻公公著孫侍講希哲子也生數歲以
門蔭守將作監主簿時呂氏門生故吏滿臺省好問篤
學自晦匿日從碩師鉅儒游於要地未嘗一濡迹也紹

聖中以元祐子弟坐廢自止獻公時悉累賜振宗族無
留貲後再更黨禍家旁落主突不烟好問素親卷志米
鹽之問不干寢門而家人亦怡怡忘其貧也司揚州儀
曹時蔡卞為帥欲附善類以自解禮好問特異且薦之
兼官游穎昌客陽翟者二十年嗒然與世忘而學造愈
淵諸儒為之語曰南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蓋推重如
此靖康初近臣交薦以諫議大夫召賜進士出身無何
擢御史中丞先是徽宗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
宗之政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
時政之利害闕失太上內禪詔盡具矣雖使直言之士
抗疏論列亦何以加此願陛下與九案一行又言陛
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而首
廢未舉則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客養而
然也臣恐醇厚之德變而為頽廢請削王安石王爵正
神宗配饗請褒表諫臣滿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數
十上帝甚憐納每當食却御畢其說金園解帥退太臣
不復慮顧邊書警報復廢格如承平好問言逆虜屢犯
宮闕要盟劫質盈所欲而後反計必有輕中國心臣竊
料其冬復南也所為備禦者迫在於數月之內宜速講
求以濟大難今邊事即畧刻可辨者動延旬月臣僚奏

譚爾抑不行臣伏憂之疏奏大臣皆竊笑以爲過計未幾虜復南又大怖不知所爲獨遣使講解屬於路虜亦漫爲浮言相應答而攻畧日進諸將奉朝旨獨關壁自守不敢抗好問言所謂講和不戰者以爲好也今彼領兵境上不攻城不虜掠則不戰而可矣彼今日屠一城明日破一縣於和何有而朝廷獨執議和之說束手聽視以應之比得和而中國之荼毒已徧矣况虜獨以空言給我和必不可得乎臣以爲宜急揀選鋒以防河厚集滄滑邢相之戍遏奔衝列勤王之師千畿輔衛京邑川嶺可及救也條所爲防禦之策以上皆抑厭不行居無何虜陷真定中山上下震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請遣竄還吏侍郎而金薄都城諸道援兵爲耿南仲唐恪罷遣去無同難者帝始思好問言進兵尚書而事不可爲矣衛士數百人入都亭驛殺金使各左掖門求見邀乘輿犯圍出天子御門樓諭遣之左右皆奔竄獨孫傅梅執禮與好問侍卒抗聲數宰執姦諛致敵語悖甚傅等莫能難好問前譬曉之曰若虜忘身族欲冒重圍衛上出誠忠然乘輿出必甲乘輿履屨無關而後動今虜劾且近冒重圍出難即得出虜以銳師來追以鐵騎蹂我將若等忠義翻成誤國矣卒首乃自赴

曰尚書言是也虜衆退帝再詣虜營好問從已留不歸好問悲慟移疾卧孫傅張叔夜見之曰此豈尚書卧疾時耶今天下所仗惟尚書奈何委之於是好問起視事而金人立張邦昌稱楚帝二帝在虜營太子諸王妃嬪皆出從無留者獨康王以大元帥總兵朔方元祐皇后居私第得全好問日圖所爲奉社稷者於是詣邦昌屏人語曰相公今居都省真欲自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在朝士大夫皆追君與上所擢用邦昌有此意誰則容之好問曰幸甚此宗社之福亦相公家族福也且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今獨畏女真兵威耳女真去誰爲保帖然如今日者且虜本極漠非有意中國特以契丹遺民讎夾攻之役從史之而來然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天意相公宜亟爲宗廟社稷計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於是好問傾橐中裝募死士以蠟丸封帛書走大元帥府具都城動靜以報已復說邦昌言相公雖勉塞虜意權以濟事然當示人以意省中非人臣所宜處蓋寓直殿廡晨出母衛士俠陛虜所遺玉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邦昌從之已而邦昌署好問攝門下省好問不可邦昌曰今政府位虛公不以特定虜遣甚

心腹以來且奈何好問矍然遂繫衛却俸而日署兵部
事曰上所命也時諸司文移去年號獨好問所下稱靖
康如異時吳升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殿好問曰
宮省故吏驟見御止衛必駭且變或不測奈何邦昌矍
然而止時王時雍范瑍吳升莫儔等阿邦昌自附於佐
命議肆赦好問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壁外皆非我
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於是好問乘間謂邦昌曰天
命人心歸大元帥相公若先群議奉推即功無與二如
撫機不發將他人有其功聲大義而來責悔無及矣邦
昌以道路阻塞爲解好問曰第豫遣使雖未行亦足以
自明於是定遣使詣康王府勸進須金退而發及女真
且去好問度虜必留兵爲防則動息爲所制不得展
勸邦昌必力辭已而金酋果欲留兵爲邦昌衛邦昌辭
不得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水土不相安則奈
何金酋曰然則留一勃董紘之可也好問曰天向熱勃
董貴人有如觸寒暑致疾又奈何於是得不留而奉迎
推戴之事沛然無中制者矣虜退好問趣邦昌遣使詣
大元帥府勸進請隆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
太后自延福宮入垂簾高宗卽位除尚書右丞帝勞慰
之曰宗廟禮全卿之力也時好問起草布甫再閱歲官

冥尚書逢世大難不懣悚深圖回如此李丞相綱以召
至聞好問名夙敬之與相得甚懽事必咨而後行已綱
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按之以懲後好問曰王
業艱難政宜含垢若繩以峻法卽懼者衆矣於是意稍
解侍御史王寅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立維新之朝
出圍城中好問所賞貢帛書及虜退勸進表下尚書省
曰好問肝膽社稷無輕議而好問自効力求去且言臣
於是時閉門索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故甘受賢
者之責章八上除資政殿學士奉祠卒贈五官卿有
加禮好問能氣高尤儀觀嚴肅平生經籍之外無嗜好
居陽翟時年五十餘矣猶日課誦五經日終一帙少年
不逮也樂天信命處厄困詆誣無入不自得逢大變兩
陷虜營出入白刃間左右喘汗無人色泰如平時金酋
問康王今於何駐軍好問曰大國名王貴人並在國門
外猶然不知况圍城中乎酋怒目攝之曰尚書祗爲趙
氏乎好問曰家世輔相實爲趙氏聲淚俱下傍觀者爲
縮頸汗出其危乃如此
論曰胡文定言方靖康變時京師人謂虜以張邦昌故
迫死德之也外有狄虜以定其位內有主時雍焉李
回佐其謀將有范瑍宿衛之兵張其勢使舜徒以其時

死難潔一身耳故忍死受汗辱以濟大事卒之幹邦昌
尊隆祐后勸康王進而趙氏復延則世臣之道也嗚呼
世殉社稷而已矣

幽史上編卷之六十一 三定本

幽史上編卷之六十二

宋臣劉傳

時郡鄧元錫纂著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許景衡字少溫州瑞安人宣和中以侍御史言文昌政
本樞密本兵不可以久虛頗博遊忠賢補其闕重貫時
宣撫河東景衡論其貪縱不可用睦寇平江浙郡縣殘
燬而茶鹽比較如平時景衡言茶鹽之濫當以丁中數
寡為歲額高下今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比較如平日
是感民也燕雲之師作軍乏興與衡奏財乏在節用民
困在恤民今諸營繕共花石綱運非常賜予宜節省吏
員軍伍若無名功賞賚緣干請宜裁制和買和糴鹽濫
為害孔不報為王黼所志罷歸靖康初以右正言召坐
殿侍御史李光正言瑋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
召遷中丞東京留守宗澤為言者所毀短景衡曰臣自
浙渡淮至行在人籍籍言澤為京尹威名卓然過
人縷縷也雖未識其人私竊慕歎之今苛責其細小忘
其大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罷澤不識
楮紳中孰其有威名政事加於澤足任重者乎疏入帝
封以示澤澤以安除尚書右丞為潛善伯彥所排沮罷
奉祠卒謚忠簡景衡為程氏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

時俯仰斥逐死而帝思

宗澤字汝婺州義烏人幼開爽有大志舉進士為趙

以趙為河北走集請升縣為州重其權不報澤歎曰他

日會思吾言知萊州忤部使者劾罷結廬東陽山谷間

以居泊如也靖康初起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

率憚避不行澤單騎就道磁經亂民流帑牒枵然澤繕

壁浹治器械募勇敢為固守上言邢洛磁趙相五州

宜各蓄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應之是一郡而當

有十萬兵也從之兼河北義兵總管金破真定引兵南

自李固渡河恐磁兵蹶其後遣數千騎扣磁州綴之澤

縱擊多斬獲悉函獲頒士連破之金人懼乃分兵留屯

會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止王毋行王以全語具帝紀

中及康王得詔開府督天下兵勤王澤履水渡河見王

勸亟前會虜以帝詔來言和可成敕毋動澤曰此紐我

也君父方急難望援師何帝饑渴且急引師趨澶淵固

無害於和萬一敵有異則吾兵抵城下矣王從官注伯

彥等難之獨勸王遣澤行皆難澤轉戰前遇金開德敗

之度金人必犯濮潛遣三千騎城守濮敵至又敗之金

趨開德與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敗之還至衛前

薄敵王孝忠戰死前後告敵壘澤下令曰今進死退亦

死死等耳然進死死義况乃從死中僮生乎士卒奮無

不一當百金大敗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

而却必夜以鐵騎蹂吾軍軍立烹乃暮徙營四設伏金

夜至得空營大驚而伏發疾擊又大敗又時出不意遣

子涉河撓敗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澤以書勸

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

宣撫使趙納知興仁府曾楸今合兵勤王無庸者而二

帝北狩澤聞之號慟引孤軍走黎陽至大名欲據金歸

路邀擊之不克於是上書康王言今天下所屬望者惟

大王王行得其道則天下之心可得也失其道則天下

之心從失也所謂道近則正遠柔邪納諫爭拒諛佞苟

恭儉抑驕侈體憂勤斥逸樂進公賁退私偽是已因累

表勸進王即位召入見涕泗交頤下陳興復大計與李

丞相剛指合而為黃潛善等所沮除龍圖閣學士知襄

陽時朝議割河東西陝蒲解昇金以為和澤疏言河之

東西陝之蒲解此天下形勢之處陛下當兢兢業業為

祖宗守之者也奈何輕議割乎昔金師再入以和臣主

和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明黜陟

以再造正室而割地是自感其國自絕其民而饒天下

忠義之氣也臣雖為願冒矢石為將士先會開封尹闕

用相剛爲馬東京留守時都城新破虜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相聞而所在盜竄起京城樓櫓盡撤防予聞如人情洶洶澤至勞來安輯首捕誅舍賊者數家嚴徵緝之令修樓櫓完雉堞畫防禦戰守之具甚設金入寇諸將誦斷河梁以自固澤笑曰昨金騎來無馬捍禦者政坐斷河梁耳河梁斷是戰士之氣而示敵怯也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分敵勢敗諸道兵並會而勒諸將嚴護河金忽引去已自鄭驟馳抵白沙壓都城而軍僚屬懼問計澤方對客奕笑曰何事張皇劉衍單在外必能捍敵金與衍戰急而澤潛所遺精銳繞出敵後夾擊大破之衆乃大服當是時群盜河東王善者擁衆七十萬等念善難以倉卒破而其人義槩可動也乃單騎馳善壁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使有公等一二輩豈憂女真哉今志士立功之秋不可失矣善感泣解甲降有楊進者號沒角牛衆三十萬餘擁衆各數萬皆宣諭降之推納不疑已朝命盜丁進以閤門宣贊徽京城進以其衆入謁賓佐請爲衛而見澤曰木石可感之使動况人乎立見撫勞之翌日詣其營勞軍進感服効死於是即京城四壁各置帥領招集之衆造戰車千二百乘邊敵衝於城外據形勢立壘壁二十四駐兵往來按諒之

其沿河鱗次列砦曰連珠砦而河東北山水砦起義民兵各團結聽節制於是京輔左右星羅棋布聲勢連絡金來犯輒軋大憚澤不敢名父呼之而東京翼然時黃潛善勸帝幸東南澤盛憤抗疏言舊京乃祖宗百十年積累之基業不可棄今又已完戢開封物價漸平不異於平時士大夫軍民懷忠義者日夜引領翹足願變與旋踵而偷安東南臣竊惜之靖康中固有倡和順旨冒富貴者矣亦有奮不顧身獲罪戾者矣以臣主觀之冒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前之言和議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前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垂審熟之思且京師天下腹心兩河郡縣雖稍陷沒特一指臂之不信耳以一指臂之不信而欲并腹心衆之豈不過甚也哉章十數上潛善等姍笑以爲狂且謂山東民皆名起義實盜也請止勤王師解散之澤疏諫曰往敵圍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爭奮自湘湖江淮閩廣連絡數千里爭先效命當時大臣無遠畧不因撫用使饑餓窮困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之罪乃異時宰相措置乖謬之罪也今河東河北節義之夫不從虜保山砦自固至自黔以表忠而止之臣恐羣澤之士一旦解體也又遣子郢詣行關上

疏曰今伊洛復而金酋北走滑臺固而敵兵屢敗河東河北皆諸義帥日夜企踵望官兵之來時幾如此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可期也奈何不乘時幾奮發而日規規爲偏安謀乎傳聞四方必且謂中原不守將遂爲控扼江淮計耳尋疏言今丁進李成等以數十萬衆願護京城願扈駕還闕楊進等兵百萬願渡河致死陛下及此時還旆衆翕然愈奮周宣漢光之業何遠哉乃聽奸臣之億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宣光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竊爲陛下惜之夫聖王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皇修寶錄宮爲迎奉之所使天下曉然喻於孝弟之義愛敬之本帝爲降詔擇日還京而澤日夜經營北渡河契丹幽州人有歸中國及爲所捕虜者引與語勸諭以忠義人競感憤給糧餉遣之賜分賜竢官軍渡河以爲信又爲榜文數百令散示四沒州郡於是燕趙豪傑景嚮澤赴日進師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及虜不虞分畫諸將所從入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瀾相王再興等自鄭州復西州陵寢馬攬等自大名復洛相與定餘各以所部分道入師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及契丹兒前所撫

遣者必同心相應醜虜殄滅可期而望願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舊好以携虜情遣知幾外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使出兵爲外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而兩河可指日復矣願陛下早還京定蹕疏入潜善忌澤成功百方阻撓之澤抑鬱不自堪疽冷背而病諸將入問病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因憤憤至此公等能殲敵卽我死何恨不然長轂之日長恨矣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誦杜甫詩自歎恨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爲罷市弔哭者久之

澤忠義自天性而機應神速每當食必歎息曰此君父側身嘗膽時也乃臣子忍安居美食爲耶信賞必罰威嚴不可犯粘罕據西京澤遣李景良遁澤爲中立發巷哭之遇虜中立戰死俊民降李景良遁澤爲中立發巷哭之慟獲景良責之曰不勝罪可恕亡何也斬以徇旣而俊民與金酋及燕人何仲祖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卽不失爲忠義鬼今反爲虜持書來說我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自金酋曰我受命守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死戰當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人爲敵脅而來非得已縱遣去趙世隆

者澤知磁州時中軍佐也澤去磁以州事付鈴轄李侃
金圍磁世隆殺侃以降權州事至是與弟世興將三千
人來入見拜訖澤詰殺守將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
陷沒乃朝廷澤令名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世隆
所將者兵露刃克庭世興佩刀立階下左右股栗澤徐
呼世興慰之曰汝兄犯濫汝能奮立功自足雪耻不相
及也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人謂世興曰為我取滑州
世興欣然往復滑州還厚賜慰籍之有降盜趙海者屯
板橋塹路阻行者澤卒八人過其壘海怒繫之澤聞召
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入澤方對客語詰之海具伏即
械繫獄謂次將曰汝領衆還管明日斬於市其用法翕
張類如此楊進王彥負衆不相下聞于天津橋澤出片
楷諭之曰為國之心如是乎當公戰時立功即勝負自
見何私闘為也各相視慙沮退恩或並濟故能以孤軍
禦強敵而填定大都子穎以忠義得士澤既沒都人相
與請以穎繼父任不許許起復判留都而以杜乞代將
竟至遂潛蓄善意盡反澤所為豪傑解體諸帥聚兵各
散大復為盜穎數爭不能得請終罷歸明年克秉其師

東京陷

李光字泰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觀喪哀毀如成人

第進士以師禮事劉安世于南京告以自無妄入服膺
之官司封即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荀卿有過從
無諫爭之說以杜塞言路而怨嗟之氣結為妖殄為王
黼所惡出知陽朔縣李綱以論水火去國居義興先偉
之伺見於水驛即定交金帥急帝意欲內禪光為符寶
即規知之恐蔡攸梗其議因納符以危言聳之攸懼不
為異欽宗受禪權右司諫言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
困於李彥而天下根本竭於王黼蔡京今公家無半歲
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請復舊制三省樞院通兵民財
馬一與戶部量歲入為出又言三鎮不可棄宜遣河東
北兩路壯勇尾掩擊之遷侍御史金通京師士太
夫委職去者五十二人同罪異罰光請逮于理公行之
金再入圍太原奏請委大臣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
八州民兵部士豪將之入勤王且請修京城壕堞為守
禦會彗出寅良間時相耿南仲謂應在外夷不足憂米
言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君無不懼也無
不省也今外夷威強如此何得以災異著之謂無憂乎
謫監汀酒稅高宗即位知宣州光以宣密通行都總城
池聚兵糧籍民以保伍為義社擇健武者統之又柵險
要謹屯戍釐城址為十分各署籍為守畫自便夜巡警

加嚴有急則戰民租故輸邑者令悉輸郡民勿謹言不
便寇至迄賴以全事聞進直龍圖閣金陪建康奔將散
卒至者給之食水軍叛繁昌立遣兵出不意擊破之御
營統制將不相能擁潰兵城下索闕光至諭以先國家
後私讐之義者感泣解去劇盜戚方破寧國傳城具砲
石前攻光編竹揭簾禦之砲石至即反墜作書射賊副
將馬前以疑之城急光寘匕首枕匣中敕家人必自
裁無陷賊會援兵至而解進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尋擢
吏侍郎光疏言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
保江浙其時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交豫司雍
諸州石季龍重兵屯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
之今駐蹕會稽三載矣淮甸咫尺了不經官長江千里
蕩無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是東晉之不若
也東南根本之地進足戰退足守者莫如建康宜屯兵
積粟命將士分信地以守調旁近兵佐之便時有詔金
深入諸郡守丞相守避所宜待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
社稷之重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使遁
也復前詔帝欲蹕臨安命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督
營繕尤經營樽節不擾而辦奏蠲減兩浙積負及九邑
施德自近之意時戚方以管軍屬節制懼甚拜

陛下光握其手起之曰公昔爲寇吾爲守分不得不相
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力忠義勿以前事爲介方感泣效
命擢吏尚書大將韓世清苗傳餘黨也中宣城被調發
不行光請出不意除之乃命光招撫淮西遣宣城世清
入謁送闕下伏謝相顧浩以不預聞而怒除端明殿學
士撫江東知建康秦檜罷坐檜黨落職表祠後累禮尚
書光言今駐蹕東南而兩浙自冬徂春雨雪不已百姓
失業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大共誅討殺戮過當宜亟
選良吏撫懷之責諸路監司按貪殘恤流殍議臣欲推
行四川交子濫於江浙光言非便事得寢出守台移溫
州已秦檜定和議素善光欲籍以鎮浮議召參大政而
光不義其所爲也與大忤議和不可恃議淮南守備不
可撤三大將兵不可奪於楊前而折檜壅陛下耳目盜
國權因求去明日帝謂之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
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腹心何去也章九上除資政殿
學士知紹興尋奉祠以方俟高論責授建寧軍節度副
使瓊州安置已陞升之告光中子孟堅撰私史呂愿中
又告光與胡銓等賦詩訕朝政竄昌化軍年八十始以
郊恩復左朝奉大夫自便至江州卒孝宗即位復資文
殿學士謚莊簡幼子孟傳字文授光簡相表方六歲知
力學曾幾以其孫妻之以父恩歷太師

志已決遂引去以備選授本入對政府故人所簡問
幸少留孟備謝曰孤蹤遠涉一見清光幸矣對畢即
出閣與史備遠有聯以知使皆造別館之次無之納使
章而歸常誠子系安身莫若此就修已莫若自保守
趙則福至長策則來人以爲名言
程瑞字伯寓饒州人少有聲太學試第一累兵部員外
郎請以中議副三領命往河東陳奏勅奉法不驕劉
地不割還除左正言論徐廣仁康濟早給督備唐恪頗
受請對免別業英等計大計以中田如薛監州監遠
之初爲給事中兼侍講如明安等坐擅當與詞久
之赴行在除中書兼侍講如明安等坐擅當與詞久
不致窺焉長帝曰且依十年計再升日十年之說
必早反以思願陛下勿忘除其尚書竟作檢出知信州
張守字子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舉詞學兼茂科建炎初
金黏罕將自東平入四窺行在黃汪以爲是李成餘黨
也無足憂守以監察御史請防淮防江毋玩寇請詔大
臣專選將治兵許庶政付諸司六曹忤二人意遣撫諭
京城還奏金必深入而金果渡淮帝航海後蹕臨安守
還御史中丞上疏言陟上處宮室之安則思二母后穹
廬轟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瘠肉酪漿之
味服輕煖之本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若若操予
奔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畢受制於人撫膺御
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則思二帝母后誰
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反身約已謹母欲縱而
天不悔禍未知有也且言陛下視今日之勢與去歲就

愈而今日朝廷之設施措置於前日未始而異也倘復
有維揚之變而後圖之雖斥逐大臣亦何救於禍除禮
侍即以趙鼎爲遷翰學士知制誥進參大政劉豫導金
人寇淮上而敗諸將來獻俘守疏言所俘誠金人及他
蕃種戮之可也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虜驅掠
以來豈其心哉宜諭以恩信聽遣還願留者聽已復上
措置方畧言神武中軍當專扈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
路一駐淮東一駐淮西一駐鄂岳荆襄使血脉貫絡聲
勢相聞又言今大將皆握重兵萬有一卒然不諱若賜
寵則所銳之衆安屬宜及今擢麾下士忠力者使爲統
制各將五千人募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此指
臂勢也閩自范汝爲之變公私赤立守鎮福州四年撫
綏彫瘵諸手朝蠲貸幣平緡錢十五萬民以甦引病去
久之復參大政張浚斥永州力管解弗得帝蹕臨安守
力言建康江流闊隘氣象雄偉可都而趙鼎意異以資
政殿學士知婺州初守嘗薦秦檜於張浚後同樞府始
燭其爲人執浚手謂之曰守誤公矣彼其人趨向深僻
有患失之心公必慎之移洪州以郡縣供億科擾疏乞
蠲和買和糴而槍方損度支焉月進日憂財見守疏怒
罷奉祠卒諡文靖

親征行營使辟佐幕綱罷坐從貶建炎初判湖州應詔
管今巡幸所至營繼從之非嘗膽臥薪之意紹興中累
與侍即入對帝問朕一紀收效茂然病安在帝對
曰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後收成效者
陛下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期月而前卻者數矣所與
斷國論者大臣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代羅
無慮二十餘人此何以圖功哉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
誤帝為憮然權吏尚書金使至議和意欲強帝意疏言
陛下受命得國出於天龍飛濟州天所命也敵騎數紀
行關無虞天所贊也宜謹邊防厲將士毋取必於彼而
取必於天金使還帝親拜受偽詔又力爭監察御史施
廷臣以贊和權侍御史莫將權起居即奏率其屬上疏
言御史臺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勾龍
如淵以附會得中丞衆論固譴然矣今廷臣又以迎合
故得超擢一臺之中長貳相化既同鄉曲又同腹心變
亂是非何所不至而莫測者又以此而擢右史夫如淵
廷臣庸人將則又姦人也考其夙昔無所不至而陛下
欲與之謀王斷國乎於是將廷臣命皆寢而肅面折如
淵曰達觀其所舉君所薦七人皆嘗北面張邦昌此何
以稱哉和議成則大正士儼朝八陵還疏言金人之

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耻陛下以梓宮兩宮
之故而通和然戎狄豺狼何可保持哉亂定禍非武不
克願修武備俟而動盡天子之孝未附言金玉珍寶
藏之足動人耳目又其為物常流布於世理必發露求
固陵願盡屏勿用帝從之又言朝廷以講和故戒勿遣
間探師我之動息敵無不規知願飭邊吏廣耳目為防
而兀朮果敗盟出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陞辭言蜀民
困矣官吏又從腹刻之臣願宣德意諸官吏虐民為茶
毒者得先罷後劾使一路速霑霖澤帝喜曰豈推一路
四川恤民車一以委卿在蜀四年戢貪吏蠲租賦賑荒
修學蜀以大治乞祠去民尸祝之檜死起家吏尚書贊
定儲先是置御前甲庫供宣索而內酒庫酷良醞侵大
農教坊樂工繁多肅以為言帝嘉納孝宗受禪除同知
樞密院參大政以老病不拜致仕卒諡忠定
官制部議謂不行餘綜乎公朱曾孫也少受程氏學第進士
四百五好賜教後已公與貴廣百力佐國用者當謹
借事當當貴戶內官是符陛下欲一職上萬壽不可傳
又向舉平侍例慶明為也事得履有卒失宣始得中
旨給檢有太醫以中旨免試致復言一半微事實實
品而上演宸聰察法法自崇寧大觀來多入欺罔取
主壞紀綱此何可法也任伯彥子召嗣除監司使發言
伯彥事肅祖諱子系無正不可任在右省兩月論駁
諸事瑣屑皆取決朝省由是宰府所治不校有司任
職覽每及細務願申救獨帝意其大者違老舍使來詔

詔架開文宇南渡愛國典散逸而凶愷又諱不錄顯仁
皇后胡吏相視葉惜辛老以古義足定大猷光一日
含玉莘老在臨殿故實所不載請以國典補鄭文注
制之可也帝數息以爲真禮官及掌或謂帝憂勞可寧
臣攝事莘老爭以爲體速反而虞重於也止仁者實諸
臣攝事帝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請求去莘
老從容言力多事令俊卿輩在論思地宜有諫詔復留
莘老元東方應詔言事略氣所生泉與夫國家爲民
有而輕騎卒情平政不肅宜因天戒修武備已金敗盟
華孝言辭其天皆盟當時以無准銀冊以小事地爲情
事宜延見大臣待從無肝腦爲防又言警衛單蹙事皆
施行始自弱造則以家自從帝每談論曰一出出蜀
獨謂恩輕制如遊使真事能也莘老官中事久日公論
所乃有言作私盡者具得其根本多所糾劾嘗大曰臺
自當論天下第一事若避畏不言即言其次是欺其心
不說其君者也故凡位稱骨鯁治罪課最焉
陳規字元密州安丘人靖康末盜攻德安德安守棗城
遁規以安陸今攝守竟全城建炎初除直龍圖閣知德
安時群盜充斥有李孝義者以步騎數萬前薄城稱受
詔招討規登城視其營壘曰詐也亟爲備擊走之盜李
橫攻圍七十日造天橋填壕譟臨城鉤橋陷壕中焚之
橫敗去盜楊進至與相持百八十日不能難結好去盜
董升遣其黨李居正董進來求犒軍規以進橫肆不可
舍而居正可使也立斬進授兵使居正爲前鋒大破之
徙知廬州病奉祠後起知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除
屯營事宜以上諸屯營皆郡縣兼綜更置屯營官改知
順昌廣羅粟麥金敗盟順昌與劉錡同死守破敵本
琦所以破敵以積粟多而備豫規之力也語具帝紀中

利侯

高登漳州漳

宇固舊京威行於兩河鼎浚相岳武穆赴襄陽而故着

夫

思大臣之道回帝意胡銓薦朱熹學術帝問允文熹奏

帝允文謂其不在程頤下遂得召以兵冗財匱與俊卿
議革三衙雜役汰冗兵費大省而軍無怨言諫者言金
以祈陵寢故欲興師荆襄帥請增戎允文曰金繼亮自
焚決不敢輕動今使至請帝降榻問其主起居跪不與
固要之允文請帝還內下諭之曰帝還宮矣使人來臣
隨朝班上壽矣金但慚而起御史蕭之敏劾之帝謁德
壽宮太上曰方采石戰時之敏在母聽也帝為出之
敏而允文請留之關言路以與克家沮智覲見却復出
撫四川卒後四年帝幸石大閱見禁旅精壯喜曰允
文清汰之效也贈太傅諡忠肅

每云景文論古如讀劉道元水經各川支流畢貫穿
周匝也第進士試館職不就罷太學正上疏曰陛下小
嘗於和戰之事乎李牧在雁門守於守乃有和
祖述在河南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主於和
有戰與守也會三者為一天下定矣允文繼川陝
時行比當國為以為正言忤中貴乃南陽吉川皆
不待奉

辛次膺字起萊州人第進士南渡初宰浦城邑為盜焚
燬次膺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之科丁壯治器械阨險
阻而靖遷審計司盜復作閩帥檄次膺賊平乃聽行竟
平之而行累右正言言者左右近狎久則干政乞攬恩
威自重言天下兵連不解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豈
取諸民此何可久也願節恩賜省冗官冗兵罷不急之

務秦檜在政私專兄王喚進兩官為次膺所糾卑不下
復疏言檜客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即國之紀綱臣之
職守皆格濫貴連宮掖親在肺腑言官得糾劾大臣
嫺姪顧不得引經直之耶出提刑湖南時湖南盜大作
據茶陵檜匿不以聞陛辭帝面諭言卿以母為請不
得留湖湘風土佳且無盜行矣卒歲當召卿抵長沙聞
盜大作戍將又別調始悟檜欲晒之死也即單車趨茶
陵計擒斬其渠撫定之金好成極詆檜懷姦固位罷奉
祠檜死擢給事中孝宗即位趣召對自紹興來宰執進
退亟疾次膺言陛下用賢必考覈功績勿以一人譽
毀為用棄出今毋如反汗納善當如轉圜是日除御史
中丞帝將以秦譽迎高宗幸玉津園觀游次膺言淵聖
服未闋金未悔禍宜盡罷宴游矧原野間禁衛闕疎當
重為之慮又懇與出費不下十萬緡緡惜人以佐興
兩淮遭寇次膺乞招遣昨歸業借牛種或募屯兵以耕
條成閔湯思退罪劾罷之言多裨益帝重之呼其官不
名同知樞密院事已參大政會思退復召力請奉祠去
帝王十朋才上觀推而天下皆知臣嘗為其賢湯思退
本上歲斷而天下皆知臣嘗為其賢今十朋得罪而思
退不復何次膺孝友清介在朝蹇諤仕宦五十年未嘗
一掛吏議為政貴清靜尚德化所至人頌其不煩

陳俊卿字應興化軍人爲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遊多不與一日郡中火守汪藻走火所視之諸僚屬出飲假俊卿輿卒行於是咸以縱飲不當官被詰俊卿唯唯謝已藻察知之問不自言何也俊卿曰不能止同行又資之僕以行安得無罪且公盛怒時恐自解事他人罪乎藻大歎服之孝宗爲普安郡王除府教授每勸講輒規諷累兵侍卽金主雍新立來修好或請正敬國儀或請歸舊疆曰復舊疆定利也俊卿曰不如正名百世不易者名名正而國威可立土地取與得失何常豈謂實哉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畫且請擇文臣有膽畧者佐軍俾習戎孝宗志恢復相浚出督俊卿以中合上書言吳璘以偏師深入而師久不決危道也宜分遣舟師擣山東令虜還自救使璘得以特定關中克極府判官符離敗於坐貶兩秩浚罷乞祠諸具帝紀中起吏侍郎修國史洵年同知密院事金檄遷吏取前叛亡人俊卿報以誓書云付虜遣叛亡人不違本朝兩淮民在上國者何限未嘗以爲言守信誓也今取之將兩境民不自安重得寢時曾覲龍大淵方寵副俊卿爲館伴公見外未嘗交一語納謁亦不謝會得大淵親視除拜之迹以聞帝爲出淵覲中外稱快參大政白百官

承御札須審奏方下從之已忽改命蓋帝中左右言宰相欲專擅格上旨示權重矣俊卿爭之帝曰今禁中一飲食必申審可乎俊卿曰臣所論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之類非宮禁細事也臣備位獨出納陛下命令所爲奏審者正取決陛下防矯僞豈顧敢自尊乎帝允行而政事稍稍歸中書已得相以用人爲已任獎廉退抑奔競其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密言之上拔擢之未嘗以語人朝士及守牧自遠至必延見問政得失問人才賢否請於楊和要害地各列屯仍籍民爲兵農隙給兩月糧授弓弩教戰陳與屯兵犄角以爲防其兩淮諸郡守臣當擇才不當論文武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小過而責其成功詔允行然竟衆論所辯而罷初虞允文以俊卿薦得並相吏尙書汪應辰以議事忤允文求去而俊卿薦應辰剛正可大用允文申寢陵之議持不可出帥福州召判建康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贈太保謚正獻軍與學獨通賦一循行嘉歎天性剛毅信道甚焉

陳良翰字邦台臨海人蚤孤事母孝第進士知瑞安縣俗彊急梗吏治良翰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期日聽訟咸得情民懷安之遷察御史時孝宗倚鑑

公浚督淮泗軍而議者請防江良翰疏防江却地奪利便為非計遷左正言金責歸四州故疆邀歲幣相思還請許之良翰曰前主和議使山陵隔絕疆場弛而北方忠義十為庸用皆秦檜之罪不可復矣河北山東皆吾故土虜竊據亦屬耳唐鄧海泗王亮渝盟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為辭乎虜書要我四郡而從之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若歲幣則侯和陵寢而後予庶幾有名思退已遣盧仲賢又白遣王之望往使皆力爭且言今督府議論廟堂皆陽為唯諾而陰百方沮其計萬一爽於事幾督府何得獨任其責時正言尹穉附思退撼浚良翰疏思退姦邪誤國浚精忠成老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帝曰思退議誠失然其人警敏冀可責後效至魏公則今人才物豈有出其右者豈容有他良翰頓首曰任相難使不得全才寧得惟頓朴忠之人庶緩急可賴思退小黠大癡不可任也且警敏一言充非人主卜相之法又面批穢褻恨結近幸合中外力排去之然後能督府而中外氣益衰會兩淮撤備金大入孝宗始大悔不州良翰言復召為諫大夫良翰言當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之衆趨韓魏江淮之軍擣青徐四川既已命大臣制置之矣荆襄

江淮亦當擇重臣臨之進給事中駁近倖奉祠後復召召為太子詹事兼侍講卒諡獻肅

劉珙字共父建州崇安人少傳子羽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璽學蔭補即第進士以守正為秦檜所抑逐檜死為吏部員外郎寘銓曹令式於庭中便選集者得繙閱以徵吏吏姦不能度為中書舍人金入寇帝親征一時詔檄多所草辭義激烈讀者揮涕兼直學士院從幸建康時張浚留守建康而帝以江淮宣撫命楊存中珙繼奏謂存中不任帝怒謂宰相曰珙父為張浚所知珙不書存中黃獨為浚地耳命再下或謂珙必毋再繼誠再繼適為張公累珙曰謀帥國大事珙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哉執奏如初事乃寢以星變應詔言比年來綱維解縱外則諸將刻削軍士事交結內則朝廷不恤諸路諸路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競貪虐快已私軍民之怨日積順陛下登俊良遠邪佞戢近懲遠修軍政之關精擇郡守誅鋤賊吏厚民生而擴恭儉日新之德身允之又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強國有不易之澤曰扣曰戰曰守皆所謂應敵之計變不可豫圖者也至修政事使三者之權常在我而不在敵則不易之澤以忤近倖知泉州尋安撫荆南知潭州郴飢盜起州郡蔽不

以聞珙入境卽請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令必以便宜出師師至珙以師暑行疲怠也役丁夫迂之代任負至搞賜過望士咸樂爲用又下令募盜相捕斬車民捕得盜所隱賊無多寡不問於是盡誅其豪酋釋脇從而盜靖帝手書慰勞珙布上德行賞改廣召募厚撫犒嚴紀律湖南肅清商旅野宿焉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參大政夙夜圖所以敘進人才寬民力練軍實卒成上意之所欲者而尤以輔上德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爲已任以糾近習奏外祠以安撫使知荆南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固辭上書言臣材質庸下無以喻人陛下起之衰絰付以樞院界以荆襄軍務之任非以荆襄爲異而要害臣備員江陵粗知兩路事宜而然耶然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剛則四肢壯而口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溽不仁濕浸爲腫而病矣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陛下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復是圖而曠日持久績用未著者則有恢復之形而未有其實也夫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之覺有形無實則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嚴而何以待之必求其實願以修己爲本以求賢爲先

以生民爲重然後簡將養兵可次第而舉諸流事實未至者甚具最後言三年通罷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今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而臣乃冒金革之名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竟不拜免器復官召赴闕慰勞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荆襄政有民兵皆土著自愛且近邊知虜情輕鬪後稍墮廢珙隨鄉團結寬取丁之數弛其賦歲時簡練之而軍成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致之州野騷然珙奏曰象川於郊祀不經見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今使吾中國之疲民德於遠夷之野獸非仁聖宜有詔却之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急乃致死揭榜諭所屬各具數千人食待之盜果去其留境內嘯聚者一戰擒之移知建康安撫江南東路以早飢奏蠲二稅檄轉運司移粟振貸糾上流遏糧遣郡屬循拊而身蚤夜咨訪誠意孚格民無捐瘠明年進觀文殿大學士而病帝遣中使以醫來視病卒帝哀悼輟朝贈光祿大夫謚忠肅珙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威稜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國夫人能氏早卒珙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第事繼母禮敬飾備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依古禮而敬行之

軍民皆罷市巷哭與建祠祀之

墓未嘗遷謂漢代同朝宮陵制丘壇在封喉內不遷葬不離

不即命然亦不置相已乃召史浩相之茂良求去不允

已竟為首觀所構而罷茂良平生不喜言兵觀家使人
謀之云論恢復當得曹性非疏恢復片事帝大怒曰偏
建子不可信如此為御史謝肅然所劾各職放英州籍
後資政殿學士論莊敬

當孝廟時諸大臣在兩府稱賢者有休寧金安節潮州
王大寶福清黃祖舜晉江梁克家德清李彥穎仙遊葉
顯溫州黃洽之倫秦燾先贈太傅祖舜言燾預檜密謀
為國患追奪之金亮渡淮淮帥劉汜王權敗走帝欲誅
權汜以厲法祖舜言劉鋒病已殆誅二將鋒必惻恨死
是國家以小跌殺三將也相鼎既遠謫門生故吏至
者而大寶日從鼎受論語知連州浚偉不時給以經制
自與之編 國卷之 三十一 十一月廿七日
錢飲之為諫議大夫浚出督湯思退議罷督府福斤之
安節內行謹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大淵觀知閣門
還錄黃不署金淪盟顯知常州入對言故相浚久謫無
恙此天以輔陛下浚復用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芮
暉林光朝等皆侍從臺諫之選稱得人高登以上書議
切時相詔名捕顯摘令逸去登曰不為公累乎顯曰獲
罪所願也克家以相允文薦參大政允文主恢復每以
國力未振難之議遣汎使持不可及秉政戚倖不少借
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恨士大夫不附已日夕中傷
之賴力擁護而全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彥穎言臣下有

適宜顯遂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今諧毀潛行斥命中出
臣恐將陰邪得志善類喪氣也在東府三歲攝相事繳
內降甚多內侍藉名造軍器搞師發封樁諸庫錢動億
萬彥穎言虞允文本太祖封樁建此庫以備邊陛下方
有意恢復而用之不節失初意帝為震怒罷秦祠十年
日食米數合室無廼膝蕭然永日洽渾厚質直為孝宗
所知居恒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
人幽不欺鬼神孝宗甚注信之以為良金玉渾厚無
瑕云

黃中 字通和武人少端穎為從舅游御史醉所器踰冠
入太學靖康之變虜議立張邦昌即日日出居外既而偽
詔以藥物勞諸生中獨無所污紹興中為相檜所抑惡
擢上第二十年轉徙外服泊如也檜死權園子司業使
金還言虜徙都汴必渝盟宜速備帝聞變然時相思退
高顧不悅曰沈監使還亦屬耳乃不聞此言今安從來
哉除沈介吏侍郎徙中補其處抑之既而虜使來果出
慢言發震帝始以是日聞欽宗喪思退尚言不可以凶
服禮金使請俟其去乃發喪思爭之曰此國家大變臣
子至痛之節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故其
何辭以對乃發喪中為帝言朝廷與虜通好二十年虜

未嘗一日忘戰我未嘗一日言戰以我歲幣啗人士卒
我日以削虜日以強幸天祐其魄先墜言以警陛下惟
敢留聖心飾舉諸所為備禦者蓋中自奉使至是三年
矣帝乃信用亮擁衆渡江駕親征而欽宗當廟祔思退
請省虞以速祔中持不可曰禮莫重於虞葬速反而虞
何謂省乎議者言凶服不可以即戎中曰上固以縞素
詔中外矣得如禮遷禮侍即入謝言淮西將不用命請
擇大臣督諸軍當事亟時朝臣爭遣家違難家人亦旦
暮請行不聽曰天子六宮在是豈可違難哉虜退惟中
與相陳康伯家在城中金主雍立來通好許新復州郡
而責補臣如故議者欲聽之中持不可乃正敵國禮而
定孝宗即位詔給侍臣筆札條時事明年以星變復求
言中曰言非難行之爲難前給筆札時群臣敷言什未
行一二願力行兼給事中肯下多繳奏明年天中節上
壽議者以欽宗服除將用樂中奏言親喪未葬不除
服春秋君弒賊未討雖葬不書今淵聖實未葬願毋用
樂時相不聽張浚亦言德壽宮壽考不得以爲比中曰
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也且嘗北面恐尤非所安疏復
論得寢尋以謫去國居五年復召問勞其寵中自以舊
學臣以曩所論聖學爲帝精言之時遣使請輩洛山陵

中曰陛下聖孝及此甚幸然舍欽廟梓宮而不問則未
盡於人心恐夷狄或以是而間我也不聽而虜果違言
進兵尚書兼侍講時中年亦已七十餘矣每入直帝遣
人候視至則召入坐語從容月必一再見中前困於
說以去至是欲卒行其言條治天下要道十餘條奏
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尋乞骸歸欲再召以爲老獨手書
訪朝政歸又十年而卒贈正議大夫謚簡肅中天性莊
重在燕私儼然終日未嘗傾仄語默有常節未嘗戲笑
他人視之共不能頃刻安而中泰然終其身少貧寒炊
黍或不繼而處之晏然晚宦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其
舊不爲激許表襮之行以矜已取名而誠意乎格愈久
而上下信服之天子問進取必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
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嘗及功利至其念山陵梓宮
之未反則論之終身比垂絕不釋也爲司業時芝草生
學廟不以聞官吏或陰圖以獻時宰詰治世之瑞何不
言中對曰治世何用此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
震所引用也張忠獻浚劉太尉錡之復用中有力焉晚
里居十五年門無雜賓朱熹載書以元口今日之來將
再拜堂下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其爲所
敬慕如此而中自謙讓與爲禮禮賓之喜志其墓以爲

古訥言敏行實浮於名者云

汪應辰字聖信玉山人幼凝重嗜學舉進士第一時

年甫十八引見者掖而前高宗異之手書中庸篇以賜
欲即除館職相鼎言應辰少宜今歷外任練其材簽判
鎮東軍於是應辰從張九成學學益進召為秘書省正
字和議成諸爭者咸得罪應辰言和議不諧非所患和
議成而因循無備可患也異議不息非所畏異議息而
上下相蒙足畏也金鉅通和疆場之間豈宜遽弛防以
啓而肆告中外褒寵將帥以禦豫處之縱忘積年之
耻獨不思異時有猝然不可測之患乎方朝廷排群議
之初大者竄逐小者罷黜而一言迎合即以不次擢臣
恐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
自全忠臣志士無以自立卒歸於上下相蒙而已矣
大怒出判建州請祠歸寓常山之永年阮蓬蒿滿運一
室蕭然饑溺時不繼裕如也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盡絕
應辰時通問往吊其父喪相與死生崖喪歸過袁州應
辰判袁州操文以祭衢守章傑指應辰阿附為死黨伯
詔獄會檜死而免召為吏部郎以母老乞外知婺州郡
積欠上供十三萬緡詔漕司根治應辰謂急則民擾乃
命諸邑蠲宿逋去苛政定期會室湊漏悉補發而民安

丁母憂去執喪廬于墓樞吏侍郎兼侍講高宗定儲定

太子本生之稱已內禪議大上尊號謂尊號始自開元
罷於元豐不當復大上不悅曰應辰數不喜朕帝宇詔
言尊號議已上聞安得已而應辰補外知福州以敷文
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命沿邊
戍兵徙內地就糧縱保勝義士復業時蜀大帥吳玠駐
武興精兵為天下冠制置蜀再世矣會老病應辰密奏
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當豫圖命攝宣撫而蜀安總所
牒委官數四川匿契稅應辰言妨農廢業長姦起訟且
縱吏為擾而秦民虛額糧除之乃還復言預借和糴之
弊一主於便民除吏向書無翰林學士論失事侃侃中
實側目已帝朝德壽宮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
魚其上過之上皇指示之曰水銀乏獨買之汪向書家
帝聞之不懌以為應辰力言朕置廊房為與民爭利乃
自販水銀規利耶意薄之蓋為中人所弄亦上皇以廣
過嫌之也出知平江內侍韓玉以揀馬過郡應辰不禮
焉歸為上言平江不治車貶秩奉祠卒應辰接物溫遜
比遇事特立不回從呂居仁胡安國游為張栻呂祖謙
所契許嘗云克已私當如用兵克敵易愆忿室慈書剛
制干酒皆克義其好賢樂善出天性尤篤友愛以先時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少穎悟日誦數千言秦檜死

帝親政策士言剗人擬之鼂董帝親擢第一其言

嚴銷金鋪翠之令焚交止所首聖來簽判紹興更以其

書生筴仕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咸警服遷教書郎

金亮渝盟輪對言張浚可相劉瑤可將張起用以懾敵

楊存中以三衛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子承親時布清

要結諸將爲黨援宜折退諸軍承受愆威福甚方唐監

軍城遷卒勞午察事甚於局監諒自罷遣帝為慰

今甯謀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走鑒金佛堂

朱浚判建康本十朋白發之也自秦檜塞言路之日久

至是十朋與馮方朔憲齊篇李浩等始爭論挺發大異

生至爲五賢詩紀之遷大宗正丞請祠歸隆興初起知

嚴州累起居舍人升佾講與同起居郎胡銓並擢侍衛

史十朋以帝英銳規恢復乃贊襄論史浩罷知紹興十

朋言浩嘗爲紹興屬吏姦賊章相何顏復蒞其吏民

與祠劾其黨史正志林安宅罪皆罷去宣撫汾出則

附者日至十朋奏王師以吊民爲主歸正人宜加賞

勸來者符離而瀆主和者唱興譁振浚十朋跖言臣

不識浚獨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實慕之今奮劍一

三捷天下皆服陛下任浚之明及王師不利讀議遂起

臣謂今日之帥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

王爲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生事好功者比願聖志堅

定不以一眚而沮罷大滯撫諭淮南楊存中克御營使

皆力爭出知饒州賊並湖盜出沒其間十一年至一名

遁移胡藥泉州所至布上恩恤民隱召屬邑令張宴親

舉酒屬之。又勸詩。皆以當承上流悵隱愛民之意。咸感。

江自效境內有賢士兼計財利錢之類望會諸生學宮

詩經言與士扃有係屬不善乃後咎册自俱新國

卷之六十一
三九

理義多退聽者去之曰老稚攀留號泣越境送思之如

父母繪其形祠之除太子詹事詔州郡禮致力疾造

朝詔給扶減拜謁東宮太子有舊學待遇有加禮又詔

免朝參遣中使以襲衣金帶卽賜之累請老以龍圖閣

學士致仕命卒諡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

愛二弟郊恩先奏之書室扁不欺自刑朱熹張栻雅

馬詩官提刑開禧轉運判官

樁尚幼癯佛寺深寧而詳識之奉繼母倉皇走竭力求養以父恩補助功印派渡中以自從樁奔走淮甸絞床

民布屯戊規山水砦險要諸補助必多謂浚言恢復天下之大義也必也正名定分卷威觀禁而後勸今議工

出於督府而出於會其業已爲典師之凶折筆實耳

多非才矣猶未諒其何以圖敵見彼供我勞績得其
地不能守也况不丁勝乎口果有符籙之貴彼使以右
相視師秦一小人之營勝矣又店中名者相實居未
迹孤危盡去其後以受主知任天下之重不忍失外
幾累播生累例廣州知府行營田兵游移嶺土大開
提點廣西刑獄平夫定議者數十百人罪昭州金坑移
胡止振威廣有法每行部必戒戒小孫計當官具為
其去諸道為武式不為吏部即論廣西諸法詔為改法
除極各院檢詳有州莫與求市馬宜州路簽書說以
附椿清官近今莫氏方和奈何以中地理之近
同日報可下者城打喝軍月橋錢武二千指批民稅
折銀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豐卿大農歲用米百十萬
也力請裁儲二日為一歲省司擇安守格存議
或謂供於人無委曲帝日止欲省如此人無向京以權
俸不更去知發州知市牛前五千牛一牛之折厘
四兩今市二十斤是欲省二萬牛也言一牛之折厘
即言官官就衰家與亡漢唐末論情東明受之
未遠也申勿預外事及交通士大夫新官之禁病
除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尚方珍劑而遺知漳州安撫
湖南撫摩張泰燾租平稅民庶安輯氣象如威特澤
置飛虎軍或以一引便宜罷橋日潭江控扼潮梅鎮
發無何卒橋三十始罕易日玩心於易其行事必規諸
易而後動卒居未嘗深淵吳影以毀遺累言天地變化
易物始終居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虎十之
故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傷俗化言維約
而力倍於力懷深閤者矣
吳市守司可台州無若人少豪人呼之索旦宗斷升死
士女傾都下哭市於宗非有故為鳴咽賦詩哭之語悲
壯發烈人爭傳無何何郵館題寫於篇既舉自十官和
書正字與和增有故槍專政市退然如未相識者也
進揖而退增怒之槍死累殿中侍御史金亮但建人
皆恐爭陳退避計市槍請親征不即以建王為元帥
師亮屠死請駐蹕建康時高宗出御之日久文槍執國
力鎗士氣銷之若力請作士氣更化強國舉戶作
帝問足食之策市日今大農歲入觀景德盛時十加
其四而內裁濫賞不與焉則賦不可得加中外兵籍比

太宗混一特增多者十九則兵不可更寡獨有節費
知發州戶縣令之照儒士皆用為耳以集英殿撰
人太守即愛民能達乎於是於愛養誠証時室滲漏
大閣家僅毀傷人論如法知安都相賀各吏屏迹
民學錯處姦盜莫結奏無勘之降吏侍即使金龍人
詞之市口是可知言行事者得羅不道遺禮侍即
公非國起知太平州州府州府州府州府州府州府
維加察州府州府州府州府州府州府州府州府
追名治之某醫分療全活不可計市九六等即各
當官現官物如已物視公事當知家事與得於日
不交人事無墨衰經先產推與其二月里歲數
十餘年夫
楊萬里字廷吉州吉水人第進士調永州零陵丞時張
魏公浚謫永日杜門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先見之勉
以正誠之學萬里服膺焉仰其齋曰誠齋印奉新追省
不入鄉民逋賦獨揭名市中民謹趨之縣以大治累尚
左即淳熙中以地震應詔言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南北
和好踰二十年而道途相傳以為敵繕汴京城池開海
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健藉并泉而
吾之間諜不得入此何為者耶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

時者此也論者謂緩急則准不可守蓋棄淮而守江昔吳與魏力爭合肥而吳安李煜失滁揚而南唐感今日棄淮而保江不知既無淮矣江其可得保乎淮東四十里諸守帥陛下所與同緩急保安而防危者也今使宰相擇之而宰相不為樞廷慮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也緩急敗事皆諉曰非我陛下將於誰而責之乎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此也且南北各有長技騎引凡之長技也舟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技者日繕其舟舟而南未有聞曰吾舟素具也曰繕舟援也夫一日之援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重事固有在於援者今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永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脩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卿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悟之今國家多事敵情不測而上下晏然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天見災異熒惑犯南斗守羽林鎮星犯端門日青無光兩日相摩春日載陽雨雪殺物五月地震茲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地震在外州郡不以聞不信可也今天變頻見地震輦輟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自頃年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近則又旱湖廣差遠則又旱流徙

相續道殣相枕而平常之積名在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於何仰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此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錢鏐富商巨賈閭閻權貴皆深貯而密藏之矣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萬一如唐涇原之衆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則是可不為之寒心哉古國之所以三者曰人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金人憚之矣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一有緩急不知可以與國家者何人可以專捍禦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耶又胡可不為之寒心也或謂人之有才必用而後見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乎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則後見成事幸矣萬一敗事將悔何及願陛下超然遠覽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先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主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

謀臣良將如蕭何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得旋節如唐大曆之弊多使貨近幸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兩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齒唇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守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他務而精專於備敵之策庶幾上消天變下填敵姦而宗社永保矣抑傳有之曰水本有本原聖學高明顧名思其所以為本原者東宮講官闕擢侍講宮僚以得端人賀太子深敬之王淮為相問水務何先萬里曰人才問今孰為才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對遷左司郎中先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入對言朋黨之說為天下無形之禍言臣下竊上柄而難防者惟近習非其公竊之也私竊之而不悟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皆救時危言先是高宗廟祔議配享翰林學士洪邁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張浚不與萬里爭之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帝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出知筠州至是聖政記成當奉進壽皇猶不悅出為江東轉運忤時宰改官乞祠韓侂胄築南園屬為記許以掖垣不可侂胄改屬他人而萬里卧家者十五年不召已侂胄專僭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死

報皆不以聞忽族子自外至言侂胄開邊釁用兵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侂胄專權無上動兵殘民吾頭腫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謚文節先是吉甯陵胡邦衡銓以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請斬王倫斬秦檜孫近寧赴東海死者也語具帝紀編管昭州徙新州孝宗召為起居郎符離師潰帝憂甚銓言願嚴敗將之誅而母以一觴自沮乃疏斥和而魏公浚子栻入奏事賜金紫則綴奏言不當以此待勳臣子啓寵已詔和以遣使集侍省臺諫議銓上議言自耿南仲主和而京師失守自何鼎主和而二聖播遷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而淮楊咄咄自秦檜力主和而完顏亮之變作則和之為言誠誤國之大賊也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夫一溺于和尚不能自立况能戰乎因言和議成可弔者十不成可賀者十去十弔則就十賀利害較然而莫之為是無勇也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臣以謂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久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

○先表子延之常州無錫人舉進士為揚州府推官以邑在江北殘者氣賦秉性金文盟勝屬邑多陷獨與以邑承人求補相後時注江陰舉官需次者七年大宋正關台州前守趙汝愚等已得諡帝遣使宣慰之民頌其善

論曰虞忠肅任難定傾有廟社功陳正獻賦肅於調劑
正人最力著高孝記中矣而他行具可書辛起季守職
中危禍猝倉定茶陵劉共父爲湖北盜具數千人食而
留行者立誅何誅聲也他侍從臺臣論恢復先內治遂

國史編卷之六十二

由史上編卷之六十三

宋臣列傳

肝郡鄧元錫纂著

南豐後學曾懋等校

周必大^{字子}其先管城人祖說倅吉州因爲廬陵人父死鞠於母母課之學第進士登制科累中書舍人繳駁不辟會龍淵遷知閣門事不書黃帝不從爭之曰陛下於政府侍從罷而能貶而貶獨於二人焉遷就如此何謂非私帝怒曰給舍獨爲人鼓扇易朕爾太上時何敢然必大頓首曰審如是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也請祠去久之提點福建刑獄入對講詔中外舉文武士具籍之爲緩急使擢禮侍郎國史修撰帝以在位久治未效爲問必大曰陛下練兵圖恢復而將數易樞人官郡國而守數易臣所知婺州四年五易守平江四年四易守甚且如秀州一年四易守即吏姦何由察民瘼何由蘇乎帝爲撫然張說簽書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正言王希呂起居郎李衡力論之必大不草制皆斥外都人爲四賢詩美之說露章薦濟必大以爲說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濟就職必大移疾去久之權兵侍郎兼直學士院久雨奏請減後官給使實浙郡積逋命省部優恤除禮尚書進吏部兼學士承旨必大官翰

院者六年制命溫雅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已參大政必大曰往宰執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詞後踵爲故常願申救惟小事不敢隱則大事無由蔽欺帝深然之久旱帝念求直言時惻恐詔下州郡求賑貸無以應必大曰上欲通下情吾儕領當阻隔之耶立草詔行有介中禁求爲郎者帝使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豈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則法壞矣命下日臣等自當竭奏帝喜曰卿肯任怨如此耶必大曰此任職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辭帝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數語而決何辭山陽舊屯軍八千帥世方請減之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若今減而後增敵有言是自撤衛也得無減郭果請移荆南軍萬二千屯襄陽必大曰襄陽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也晉二千江陵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舉曷若明揚請今侍從及管軍官各薦舉以聞拜右相首言今內外晏然二紀正可懼不可肆之時當思經遠毋紛更秀州饑乞減太軍總制錢吏請勸必大立蠲之高宗升遐議用趙鼎趙鼎遣三使詣金必大言今昔體異持不可金賀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又不可請服縞素就喪惓引見思陵發引攝太傅爲山陵使封濟國公贊內禪拜左丞

相許國公光宗即位拜少保益國公為御史中丞何澹
所論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論不已以少保奉祠察
宗即位以少傅致仕學禁作御史施康年幼必大首唱
偽徒植私黨降少保後復少傅卒贈太師諡曰文

○李從江都人初入辟雍從同舍生問程學勸衡論
語自是雖博通書以爲根本進爭先其進
而負于居若退不人于道諸老居山結茅列壁聚
舊第卷曰紫雲閣沒沐浴冠飾然漸王希呂宿州人
性勤勵利害無回撓居官廉
守紹興歸無家寓寺人居

陳傅良字君溫州瑞安人第進士累吏部員外郎輪對

言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根本熙寧用事

者始取太祖約束紛更之諸路上供額增祥符一倍崇

寧繼增率十倍倍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日構起於紹興

皆迄今為梗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今茶引歸都茶

場鹽鈔歸樵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綱運皆不賴於

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有斛面有折變有科敷

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

寬願陛下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救民又言天下財力

竭於養兵而莫其於江上之軍都統帥謂御前軍政府

不得知總領所謂大軍錢糧版曹不得問於是中外之

勢分欲寬民力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在制置

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在轉運司無異則內外為一

雖而民力可寬帝嘉納時傅良浮沈州縣者久始
授據精博議論該練帝太息之曰卿處安在何見之晚
也其必有所著書其以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還
秘書少監先宗即位得疾章疏不時下傅良以忠舍上

書言一國之勢猶身也蠶底則疾命事積羣不下姦佞

乘之為利而威福之柄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遷警不

聞而禍亂作矣帝乃稍視事以不過華官引裾爭寧

宗初無侍讀以爭留朱侍講真削秩罷後復官卒諡文

節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而下制度因革年經月緯珠

貫而絲絡之其論治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

利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禮義廉耻之心於君德內治常

欲內朝外廷為一體倣成周之所為盛者行於世

黃裳字文隆慶府普城人第進士累秘書郎嘉王府翊

善與羅點及彭龜年俱作八圖以獻上規太極三才本

性中陳皇帝王霸旁宗天文地理九流下次百官而約

之於心他日王過重華宮壽聖問何學王舉以對壽聖

曰無已多乎王曰講官訓釋明備心好之不知其多也

壽聖悅已入侍從容為帝誦酒誥問之曰希翊善教也

先宗亦喜壽聖策策又製渾天儀與地圖備以詩章獻

王親象知進學知天運之不息披圖思祖宗境土坐陪

異域規恢復諸割至如此遷起居舍人廣上意言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曰私心曰勝心曰忿心事不出于公而以已見執之之謂私心私心生以諫者為忤而求以勝之曰勝心勝心生以諫者為忿之曰忿心忿心生黜陟用舍謬而國亂矣試中書舍人論荆襄形勢言荆襄居吳蜀之中地四平可擣使敵得竊據則吳蜀中斷宜分鄂渚兵數萬人中襄漢間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晏安寘不省會上文不朝重華宮棠悅裾諫不聽連疏言臣之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三諫不聽是待制可廢不問安不視疾大經大義已失是勸諫可廢陛下不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翊皇子於善因出閤待罪嘉王即改禮尚書兼侍讀力疾謝勅上有始有卒光大業比疾革帝遣使視疾手疏言日者大除授而政府不知臣聞之憂悸而疾劇已遂卒帝聞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蒙為人純篤孝友推賢樂善嘗勸講稱旨帝勞之曰於今問學無卿比者矣蒙曰臣何敢望朱熹熹學問四十年精詣無比若今勸講輔上於聖學天下幸甚熹以得召嘉定中謚忠文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舉進士官殿中侍御史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苛責其細小趨何果

正雖小節出入不害為君子趨而不正雖小節可觀終歸於小人陳賈以靜江守入奏事大中極論其庸回無識首劾道學之名詆正事儻召入善類之福得不召守御史兼侍諫言自秦檜罷三大帥而江東荆襄不復設制置宣置如舊而使武臣副之以糾劾奉祠寧宗即位召試給事中兼侍講韓侂冑請內交而卻大根之會侍即起年以論侂冑補外而侂冑與內祠大中同舍梅鑰徵奏言陛下龍飛眷理舊學然問無虛日天下仰望不三數月或死或斥獨龜年一人存今又以盡言得罪願垂念而斥侂冑折其萌帝曰龜年除煥章已為優異若侂冑本無過可斥也大中復固爭不聽以救呂祖儉駁汪義端補外尋以學禁落職屏居十二年或勸通侂冑書曰縱不永福蓋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何可倖而免侂冑誅召試吏尚書參書樞密事卒贈資政殿學士謚正惠大明清脩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遇害奮發凜不可犯朱文公熹以為常於古人中求之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舉進士為秘書正字光宗不過重華群臣交爭以擇日為解安世言孝愛本天性當必有油然而勃然之時願即其時駕過往早往謂省臺往謂定何擇日為也遷校書郎寧宗即位應詔

言昔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其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閱圖今郡縣之版比祖宗若秦漢隋唐時孰多必自知其狹且少矣命版曹具一歲賦入增取之數比祖宗盛時若建炎紹興來孰少必自知其增且多矣又試命內外有司具一歲伊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徵養兵之費若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必自知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濫則內外上下之積安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安得而不竭也今天下之費重而當省者兵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當徐圖其當矣不忍省者陛下果於省而痛節之則外庭官吏四方州縣將從風而奔走之矣朱熹能予祠率館職上書留不報坐學禁廢開禧用兵起復知鄂州淮漢帥潰宣撫薛叔似以怯懦罷金國德安諸將無統安世不俟命徑遣兵救之圍解命為宣撫使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用臺章罷卒當寧宗初溫州餘道子宜永嘉葉適正則有經世大慮願州劉允祖德修有衛道至心臨江彭龜年子壽崇仁羅點春伯登啓沃深力諸具帝紀中佐

曾欲大舉伐金以通素至恢復召用之適以為今不審強弱之勢驟與問罪之師欲變弱為強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之事也而不虞其難願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經營瀕淮沿漢諸郡為自固計而後進取可言佐胃欲藉適卓詔動中外命直學士院以疾辭除知建康制置沿江軍金犯建康適謂士戰數餉氣不振不可以正戰募市井悍少選帳下願行者二百人夜斫營捷而行都稍安時羽檄旁午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被兵亡散不自保適於墟落依山水險為堡塢四十有七所首尾連絡創石蹊定山爪步三大堡以屏蔽采石團靖安東陽堡二千家為軍習戰射而制司別募死士千人專劫砦焚糧江防翼然會旣胃誅以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佐胃用兵奪職奉祠然恢復本適所素守又每言審而後發非固附佐胃也卒謚忠定龜年心術正大議論簡直晚於洛學益探幾微不見顏面聞蘓帥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也禍韓氏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始此乎而佐胃果誅點不為矯異而端亮有守義利之辨較如方素嗣時龍泉孫逢吉以吏侍郎直日講講詩權輿權輿者詩以刺康公適賢者無終也逢吉援以為論論甚苦及

年出補郡逢吉入疏言道德崇重陛下所敬莫如高
志節端亮陛下所傾信莫如龜年今皆以佐胃廢臣恐
賢者無固志而陛下將獨庸鄙儉薄之人與居也亦奉
祠去

論曰度宗於儒學禮恭言順色從之矣時有孟子三見
而不言事務優游平格於其心庶有當哉乃舉朝洽采
習強諫力爭俾格闕厥棄也亦已劇矣必也葉正則之
先見徐子宜之遠慮彭子壽黃文叔之獻納不可以觀忠
焉

葉疾者字幼濟州歷城人也金亮死耿京起山東道

棄疾者自歸召見狀魁岸如青兗語慷慨帝注視久之
目以爲將帥幹也授承務郎奉平節使告即賜京北
還東則叛帥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矣葉疾聞之太
息流涕曰必復讐白統制以數騎走金營必縛之安國
進方與金將飲而樂酣即衆中禽之衆莫測所自來相
視眩愕莫敢動也起關則格殺數十人得以來俘行
在棄之市乾道中判建康召對延和殿退作九議并應
問三篇美芹十論以獻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及技擊
長短地形要害甚具遷司農主簿知滁州滁羅兵并邑
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開屯營枹與枕樓

繁雄館爲控扼江北賴之遷倉部郎提點江西刑獄平
劇盜有功加秘閣修撰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平湖湘盜
奏疏言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之倫皆能袒跣一呼
嘯聚千百煩大兵乃靖者由郡縣田野之民苦郡聚
苦縣科率苦吏乞取苦豪舉兼并無控訴故也夫民爲
邦本毆使爲盜已從而剽盜其存者則幾願申飭州
縣以惠養元元爲意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錯
俗頑悍而防守不設度馬殷故壘若柵招馬步軍爲
中樞府以爲費數計撓其事至降御前金字牌罷之棄
疾入受詔出督役期一月成若若成始開陳本末繪圖
上帝意釋然方初時秋霖者彌月所司官處不易
棄疾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具矣今廟官自宜
舍神祠下至民家各取溝區瓦二而具自是湖南成雄
鎮爲江上諸軍冠加右文殿修撰知隆興撫江西歲大
饑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強糴者斬次令蓋出公家官銀
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運糴期日於
江上發糴於是粟連樁至直頓減民賴以濟信州守乞
糴兼屬不可棄疾曰均吾赤子也以米舟十之三昇之
帝聞嘉歎進一官已入見帝言金必亡可棄臺論以爲
耐佐胃啓靈落職奉祠然棄疾憤國嘗其素心策金必

○自帝宗卿近陰卑人也事孝宗以國子博士召問
恢復對曰恢復何可志然何可易宜執實才備內治遵
養十年乃可議壯方遣使請山陵宿請毋遣帝不悅曰
能請之則許肯不復召亮宗以煥章閣直學士制道
臣已延學士入蜀後吳佺昭有故不可優待其子以
州統領楊輔令就近訓練軍機利路州楊廣中
其先識佺昭下邊官以慶元守入奏事不可有禍其
子紀中尋簽書樞密院江准得金要領以謀而後
書佺胃請暫多繫街落體奉司佺胃先起制置江淮
淮軍以月廉閣爲亂官州中詠詠牙臣制制而練
制其丁壯克御前武大軍論汰歸農由元拜同知樞密

倪思字正湖州歸安人舉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中書舍人光宗制於后久不朝重華思以直學士侍講及春秋姜氏會齊侯於濊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所爲不齊者由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失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如漢呂氏唐武韋幾至於亂亡帝爲失色寧宗時召試禮侍卽時赴召者未引對必先謁侂冑而侂冑又以書升之思不詣入見言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諫雖膠庠之士亦恐以去籍論以呈臺則誰爲據肝膽而冒威嚴者頃北伐之舉士大夫願言其不可者僅一二而匍匐列拜於權門者稱門生不足稱思主甚且稱思父寡廉鮮耻至於此國家何賴乎思退見侂冑謂之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侂冑曰何謂也思曰公堂中剖斷如流此明有餘爲蘓師旦簧鼓興兵啓國釁此聰不足也侂冑悚然奉祠去侂冑誅召權貴尙書兼侍讀入對言今大權有歸而人望未厭者以樞臣兼宮賓用事而宰執不與也夫奏擬除目當政府同之比專聽侂冑樞已今樞臣復獨班進擬蹈往轍願遠嫌昵昭大公以樞使彌遠專目之也彌遠大恨之以竇

議閣直學士知鎮江彌遠拜右相舍人陳晦草創有昆
命元龜之語思太息曰董賢為大司馬冊蕭咸太息以
為免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則舜禹禪
遜又也思懼之矣鑄職卒諡文節

王介字元婺州金華人仙朱熹呂祖謙游舉進士廷對
言近罷拾遺補闕有拒諫之意厭薄道學有傷善之心
已直切如此為國子錄請過重華宮寧宗初論內降學
禁起落職奉祠久之還度支郎佐胥隸人蘇師旦已逮
節介與省郎詣政府遇之皆踰階揖介不顧為御史徐
稱劾奉祠作誅累國子祭酒以不雨本洪範偕恒暘

若之意應詔言下謀上夷犯華近習干政小人聞君子
皆謂偕一儲足異况兼而有之哉漢法以災異策免丞
相今史彌遠以母喪起柄以乞令終喪擇公正無私者
置左右陞太子諭德太子索館中圖書欲張燈設樂皆
諫止權中書舍人有繳駁丞相召語之曰此中宮意也
盡聽諸介正色曰宰相逢宮禁意給舍奉宰相意即紀
綱盡矣不敢更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疏言陛下更
化三年而以言事得過去者比五人矣倪思傅伯成蔡
幼學鄭應龍與奕也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此媚嫉
妨賢古人之所惡也陛下獨不為孤立憂乎以右文殿

修撰補外卒贈寶章閣待制諡忠簡

曹彥約字簡甫南康軍都昌人從朱熹游舉進士攝守漢

陽金入寇敗去進秩知漢陽徙潭州時群盜起湖南朝

議招彥約言今不先討捕而議招招無威矣若盜中設

疑而辭款我義不得不撤兵兵撤而和不解且奈何趣

進師復桂陽盜懼請相圖以自効錄賞格報之盜遂解

散久之為利路轉運判知利州時蜀諸司並列權不一

而事紛獻議曰古之臨邊者求賢將而盡付之兵兵權

尊則體重兵權專則公一今患士大夫不詔令不力雖

名登用又以人參之雖付事權又從中繁維之使知事

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過矣昔秦隴民以忠實

健戰聞天下今領袖權者誠務約財省費簡練忠義民

兵頓揮帥撫摩之遲以歲月漸之禮義蜀可優完時不

能用理宗卽位累兵尚書奉祠卒諡文簡

陳居仁字安興化軍人舉進士家與秦檜有世好不與

通嘗辟魏杞幕下杞當國恣會需人不干也知徽州植

二表於庭有輪納中度而抑退抱所輸立東表下有冤

抑欲自言立而表下立嘗之吏不能措手隣州爭訟詰

罷決秩滿邦人祝嘏由間道乃得去入對請類編隆興

來寬恤詔令致意行之又言戰士出萬死扞禦乃老而

失餽至行丐于市可哀幸於恤會大閤命添差兩任衣糧三軍鼓舞會樞屬關員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今久爲郎者乎還檢正中書諸房公事有告徃救復者執政持不可不聽樞中書舍人言今名寬逋負實惠頑名赦罪繫實縱姦獨盡放天下五等戶以下丁庶澤究於下以集英殿脩撰知鄂州築長堤捍江新安樂坊養貧病移建寧歲饑發賑弛逋負代輸畸零繭稅有告糴殺人者以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復出爲庶竟斃之移鎮江早請緡錢發糴因饑民治古海鯨港作石閘丹徒境上時蓄泄以漕所存活數萬加爲文閣

侍制知福州饑民嘯聚部近兵遮擊斬其渠進秩奉祠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卓靖介有曾行當外制草李全禮爵詔准人咸奮太廟災詔罪已讀者爲感泣官簽書樞密院事卒不能喪謚清敏

王居安字資台州黃巖人舉進士累太學博士遷御史論侂冑有非常之才當伏非常之誅陳自強姦愴附麗亂國經乞還竄呂祖儉祖泰兄弟各精忠當雪趙彥逾負相汝愚不當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詎具有微知之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爲諫官纔十有八日而罷祖宗時二史得直前奏事於經筵力言之

以越職奪官楊簡歎之曰吾道增重矣已知太事時州當邊劇而歲儉盜赤地起居安撫循震刷威惠並行副將劉佑以告密逮死獄誣服居安辨其冤或以黨逆爲疑居安曰今郡有無辜死者亦奚以守爲乎竟白之擢爲著作平而江西帥欲招降爲功民兵恚曰作賊得官吾輩捐軀壞產當討之何得耶遂群挺爲變列城皆震居安宣撫江西劾吉守王招者罷之謂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君名武力可以圖功俊皇恐效死而靖節制江池軍賞厚罰信將吏憚憚設疑間使賊相捕繫以盡人尸祝之召工侍即已奉祠

盜起居安以書諭汀守曰汀土瘠盜可盡禁耶且彼執首惡以自贖治首惡可也不聽而盜作命居安招捕盜即引退而汀守欲出不意爲功進薄之賊駭嘯復聚居安歎息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功耶即拜疏歸卒贈少保論曰秦檜韓侂冑以陰賊擅權然茂貞也於社稷罪鉅而韓殺身殞世禍慘烈特甚者則好殺者殃也而傅伯成丘岳之倫獨稱早見矣辛幼安果銳精敏有古名將風葉正則期於事情與權世儒莫先焉又恢復本素尙而金亡有明徵也乃以侂冑故絀之豈謂器使哉倪愚

至介曹彥約侃侃獻忠皆動中事會謂邦之司直非與
居安於兵事未之學於峒寇必誅於汀盜主招若翁張
時用然又何其閑達君子也

崔與之字正字州人由太學舉上第知建昌軍新城歲
大歉有強發富民廩者折手足以徇而勸分有法貧富
安之開禧軍需擾天下與之獨以係省錢應之市告以
月解不登不顧也和羅今下以時直糴又令民得自柴
判邑州守武人許衣賜不時給卒大謹與之攝守安輯
之斬首事者一人而靖知賓州政清授廣西提刑行部
歷州郡裁決契廉効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瘞民取
葉代蒸歲征至五百緡瓊女婦以吉貝織衣愈功苦官
歲責貢悉榜免他罷行甚衆瓊人疏其事海上澄清
錄嶺海去朝廷萬里貪吏爲非法酷與之疏十事痛
懲之瓊人刻行爲嶺海便民榜金南遷汴朝廷畏其迫
授直寶謨閣上管淮東安撫司權揚州宣入見勞遣與
之至浚城壕蒐士伍因山林阻固創置砦團忠義民居
之楚州兵苦役叛入射陽湖爲亂給旗帖招之衆勸呼
至獨首事者置不前擊斬之金大入相彌遠遺與之書
命急和與之曰彼方得勢而亟與之和祇取辱耳今山
砦相聲民衆聚輪載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犄角驅

勢必不害况東海連水爲我有山東歸順爲我出而
議和必且携其心願安之金果退議罷兩淮制置與之
曰制閫俯瞰兩淮文移往來朝發夕至故幾事無失而
淮宗罷制閫則事事稟朝廷將且以稽延誤事矣且兩
淮分峙而無制閫總其權孰爲使相救如左右手哉得
無罷召爲秘書少監民遮道流涕與之辭召命欲度嶺
南歸而國有師命乃造朝言邊聲可慮者非一山東忠
義不急處必且有養虎遺患之憂擢工侍郎成都亂以
煥章閣待制撫四川知成都安丙卒詔盡護蜀師丙撫
蜀久人士自東川來者杖之不用也與之開誠布公兼
用吳蜀士協和戎帥人大悅時金虜困弊歸正人間帥
不能納與之加爵賞招徠之鏤榜播諭歸附者踵至而
籍其精悍者隸兵於是金上下疑阻相屠戮以至于亡
在鎮數年寬征減賦府庫充實邊圉完固蜀人有其像
配張詠趙抃爲三賢祠召爲禮尚書以老辭不至理宗
親政以御札特召爲吏尚書又不至會廣州權鋒軍以
成苦不撤上功不報遂作亂長驅至廣州與之時臥家
起登城諭告叛兵望見愕然曰我公也皆俯伏聽命首
謀者懼事定受禍又憚與之不敢攻去攻端州事聞即
授廣東經畧安撫使知廣州與之即家拜命故陽賊不

起而潛檄將率討捕之人無知者已所調軍大集乃大
駭戮其渠降之東平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拜右相皆
力辭不至有詔訪以政力疾上書言陛下勵精吏始懼
用老成天下既拭目傾耳望太平矣然邪止雜揉用舍
午錯殆以正人爲過闊難集事以忠言爲矯激嫌近名
而任信不專篤也大臣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柄
用而相繼罷去其敢諫之士忠於國者又言未脫口
而斥逐隨之陛下將孰與爲理矣且臣聞獨斷以兼聽
爲不兼聽而獨斷未有不至于偏聽成亂者也蓋謂
之獨斷必明於是非邪正之實曾中卓然有定而邪間
不能穢則兼聽其本也如名爲獨斷而宰相進橫沮格
不行除命中出宰相不知則威令行於上權柄移於下
而立政造命之地愈益輕矣又言比年變異層出雷電
震驚星辰乘錯非細故而京城大災七年兩見豈數萬
生靈皆獲罪於天而然乎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此陛下
所當懷凜自省改者也書奏趣赴召控辭至十有三疏
乃得震卒年八封南海郡公訟清獻與之領鄉郡不愛
祿俸餘皆均之親黨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節人以
爲與張九齡齊名異代云

趙景緯字德臨安於潛人閩學與景緯以不及門焉恨

華味道語之曰度正同門中第一人也蓋見諸由是往
來味道正之間學詣以精舉進士授江陰軍教授丁母
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久之知台州以化民成俗爲
先務首取陳述古論公文示諸邑取孝經庶人章爲詩
歌使朝夕歌之乎化淳切有感涕者舉遺逸旌孝行平
刑懲姦豪橫欽迹建社倉六十六所浚河道九十里奏
蠲五邑坊河渡錢疏乞歸於赤城桐栢問衆藥著書以
崇政殿說書召三辭不許乃遣朝首講易言聖人體元之
要惟在幾康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
而無凶又言物物祇懼乃天心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
能無憂先處於危故能無危若先處於安樂則憂危及
之以星變條時弊甚悉以直敷文閣知嘉興不赴召侍
講三辭不許權中書舍人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
慾而室嗜慾之要在思居思敬動作思禮祭祀思誠
事親思孝御一食思天下之饑若服一衣思天下之寒
者念起而思隨之則念消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寡志氣
剛健而致思以行之則德性克實而大業從之進權禮
侍郎有疾謝醫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卒贈四官謚
文安

洪容夔字德臨安於潛人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辭辟

淮東獻府金犯六合帥欲閉揚州門設守客變曰金人
忌楚撤其後必不遽至揚不當先示弱擾吾民第當遣
斥候精間諜簡士馬張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異時
帥從之而金果不至知龍州州歲貢金料鑄戶甚急客
變出官錢以市江油民歲戍邊復苦饑饋請漕司免之
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曰奈何祀仇讐而忘父母還
朝為秘書郎史彌遠當國應詔言劉甚父見疏喜曰吾
能喫茄子飯汝無憂亟上之為李知孝梁成大所排錫
二秩歸彌遠死帝親政五日以禮部員外郎召對擢侍
御史語具帝紀中京潮函金主骨來獻相清之欲侈其
車行慶賞咨變言第當告祠九廟以函骨葬埋守足矣
今與大敵為隣抱虎枕蛟事變叵測宜鑒崇宣端門受
俘之失不宜論功行慶遺敵人笑進權史侍郎三京之
役諫不行乞祠言臣備員臺諫而不能止六月之師何
補於朝况病久當去去猶足勵俗不允兼給事中言比
狗師成俗所持以一公饒萬私者獨陛下而好營繕昵
近倖護舊臣猶若未能無繫累者然幸深省又請建國
本請立濟王後會史嵩之相力求去而卒詔遺澤執
政贈兩官

將重珍
常州無錫人舉進士第一紹定初史彌遠

以援立功柄國行都火重珍時以秘書省正字判鎮江
應詔言昔周勃握重授文帝而是夜帝即以宋昌領南
北軍霍光定策立宣帝明年即稽首歸政今陛下臨御
八年矣進退人才興廢政事一關之丞相則是以天下
生靈宗廟社稷為輕而一身富貴所從來為重也不
惟上負天命亦豈先帝聖母及公卿百官所望於陛下
者哉天降之災宗廟都城燔燬殆盡固將以譴告之也
臣之所為痛心者九廟至重祖宗至嚴不撤小盜大
防於火之未至而承相之華屋空居則焦頭爛額迄全
於火之既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而无忌上
矣帝讀之感動及彌遠死重珍慮君心縱而大權旁落
也作為君難六箴上之召為秘書郎入對言昔之壅蔽
主德者相也故臣得以大故詆權臣今昭明君德在陛
下故臣敢以責難望君父疏警戒甚悉而乞召真德秀
魏了翁用之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關白務積誠以
悟主每草奏必齋心盛服將之有密啓則手書而削其
草遷著作佐郎三京議起重珍以國力民心爭不聽而
師郟議復之重珍言若耻敗而必求勝是忿兵也忿兵
者戒且億兆生靈之命詎可以忿怒用之又言史化來
舊弊未去者五事徇私調停遮護姑息依違是也今更

益以輕易權刑侍即以疾請卒贈朝請大夫謚忠文

○陳垣字仲勤人也少授周官學於劉著父喪毀
瘠考古四傳行之家也數以此俗學不學之學受
學鄉古四傳皆舉首鄉達以爲此學也欲優之謝不
都城火難詔言關失甚夥遷太常轉上書爲袁議議
餘皆累朱瑞瑞常允請諸日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爲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如入宮請去君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口名孟子所不取然士於二代之上惟恐其好各
長士於二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各通判與與與與與
斯西是則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
墨儒士市墨國子司業義一自出慶得師後家居凡方
學者踵至輕則急義一言之出終身可修子蒙年十八
上書論國事闕失爲贊道所怒以貪污職之其家
惟青德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十年未止則爲其弟日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乃矣嵩之有從子日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公許字子與叙州宣化人孝敬大母疾公許不
父曉有敬月嘗務方以疾疾進第進士累大常博士
史外之難臺諫謝方叔王萬朝廷自爲弗弗弗弗弗
言今外難臺諫謝方叔王萬朝廷自爲弗弗弗弗弗
陰其言是日伐也知袁州新周致師而尋張其書
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學風化大史高之其起後
知相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事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一旦易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之臺諫克之使獲罪清者或九江擇守至以廢斥朋
已善謝清之子十以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官于內祠侍養公十繼奏言士呂裝應京師治穢易
奏今謝之恐重爲清之累不姑裝後而察內祠之
釋州尚書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學散生徒公許言京師四方之極而庫序一空以
家使達掖之士棲棲道路敬愍而不設識非所以作
氣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職者論之奪二官知除與
卒贈朝請如公式公許中清寡欲年惟一僮侍使食
無香味一餐十不年不易家無羨語而於相謝謝

依之以居時蘇吳李邵西安徐霽中江吳昌裔而曾王
葛南豐陳宗禮皆爲建安青田之學皆守正敢言徐清
更杜範以諫斥邵邵邵邵邵邵邵邵邵邵邵邵邵
知事州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事多矣賴母以不致致起人對史史史史史史史
之道路德音每下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一枯樹威節時出公卿大夫莫不後而令獨不
一老婦小大之臣積勞受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
援所賴以重長者獨不計而諫定臣伏受之且言昔
史墨有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高也陛下臨御日久宜威福自巳無從其失時浩
高之極國東二世矣故目之爲之大憾之日治集
下語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制之者詔奏請專任責成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
利力爭命辭寢謀在館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
士大夫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術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其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
而遠之於是人人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決者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其本心也出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道不得其旨焉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即通金爲歸資主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察御史論相萬之人小爲大智以近功爲遠利
知孝梁成大寬澤三因之罪通于天宜重刑丁大
心於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踪曲徑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
官放東州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論曰宋南至寧理之世亡徵見矣夷考厥朝著風采
論立意矚然不詭於盛世斯何也建安廣漢青田金華
之學淪洽於人心自天子迫於士庶咸誦習焉雖迨不
逢世韓史賈秉國道欲行末由而馳驅之軌範存焉

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泄柳為臣而魯削滋甚豈類是乎嗚呼道之不勝時久矣

趙方字彥衡山人慷慨有大志以策見張魏公浚浚雅敬之表右職不就命子栻與定交舉進士授泰寧監教授地陋甚方擇可教語者訓誘之人感勵奮學自是有祭第者知青陽守史彌遠問政對曰催科不擾乃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則刑罰中教化從京湖帥辟知隨州適旱徒步走四郊禱一夕雨蝗盡死時定和諸郡縣武備浚弛方獨招兵擇精為豫防提舉京西常平兼判轉運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師事之進秘閣脩撰知江陵撫湖北荆門有東西兩山險方築堡增戍迺其衝又增修三海八櫃為阻固權工侍郎京湖制置使知襄陽時金困於元憊甚而易中國責歲幣不時至數犯邊朝議選煥未敢顯然絕之也方大憤一日夜半呼二子范葵謂之曰余吾世讐異時和已為辱况胡運已蹶猶然甘困辱乎今朝議未有定徒亂人心疆場之事吾任之遂抗疏主戰陳不可和者七議遂定申飭諸將遇敵境上無使入而遣兵護民速收穫而清野俟敵金入犯輒飭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以顯謨閣直學士召權刑尚書得疾命歸藩病革起勞軍第功賞曰未

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諸將入卧內勉以徇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卒是夕大星隕襄陽贈太師諡忠肅方起儒生帥邊者十年以戰為守合官兵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整栗令諸將必自較當今日可戰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告以當留意人才故知名士如陳旂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若危再興孟宗政皆起土豪任兵推誠擢用能致其死力故是時淮蜀諸方邊虜者咸毀而京西宗安方之力也方四子范葵軍中而葵尤果敢遇敵深入一日願將士不歸葵人其機每善策事如此金和襄陽時邊卒久怨兵停至人情震懼方統范葵前戰敗走之明年春此河以軍合破之金犯新州范葵走之甲辰金而唐鄧諸將敗之也若先唐鄧以有餘唐鄧則金固而新黃之師日已可擊矣於是引兵走唐鄧之金旋師來以背山分二半以待范范曰此朝氣不可擊令軍中擊鼓聲以奮敵未至十五步范動者乃聲鼓聲至夜分范曰金雖却而欲其自固先退者相屬范至辰明奮師薄之呼聲震山名金大敗降者眾數萬人范所掠子女禽餘得幅里山積諸葵承務所知襄陽軍范主安撫司內機密李全作亂范時以提刑洛陽范知悉也其後范平棄陽以酣醉失土心而亂奔賊奉祠葵參大政撫江東封真國公致仕以功名終

○高廷子字瞻叔滿江人舉進士調中江丞父就養而疾定子不辭衣而食者六旬卒或骨立外除知夾江廣所推酌地征貧民恩無所於權定子曰若第時義爾

羅秋以羅金買米輸之倉須更米溢于市都邑有爭由
嘉定政元詔三月始至隆安所得元年二月恭卯至
遂決徙縣子召破馬不與元潰卒入文州殺守臣以
劍南大震定子召破馬不與元潰卒入文州殺守臣以
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亡斬汝矣乃下令招潰卒人
給米石錢五千命都督接納潰卒喜遷招然不肯釋甲
之皆拜諸將亦以次來謁子為問何來曰制置使
未知在亡車無主故耳子曰大帥不過暫移閣今擒
像何為將告敵日至今避諸子曰我守臣也死則死
於此公等將也奈何避敵敵至能戮力破敵甚善即不
能死詐忠義鬼逾牆下多矣命給犒如令卒以無事已
收將即移威等訓訓即言知府何不去和太尉總兩
戎司軍來野此今至矣子曰本州非僻地和大尉
以其來何為將來吾有以待之已一幕客來為請出
以威待請如令犒軍卒之一游七耳定子曰本州令所
給者清軍也非之人身今有都統奈四從前軍
求給乎使者語索獨前哀憐世十萬精餉之彥展難而
去以功進二官直實章閣時史彌遠誅滅使專取矣
人言言陛下今獨有禮元勛其機務俾得完安而併
廷荷更新治化是兩得也聞若為生舌後某司農卿入
對言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月危脉今有危形昔有亡
理今有亡證宜速反李部起杜範止不諱之路帝納
尸參大友卒

○年子才字存孝隆州井研人少授學林秘了翁已又
從永門李潘游舉孝充宰司四實錄請子才自助權史館
心專長詔修高孝充宰司四實錄請子才自助權史館
檢閱人對上潘吉將下殿復召語良久欲舉相高之
媚之請外判吉川召為崇政殿說書禮部尚書直舍人
院右司李佐王以論諫帝意降官論年不行詞子才
奮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何久也即書行皆詞承
相議更之不可實似道海州之捷當制多戒敕語似道
大不察又言首蜀尾吳地方二萬里而惟蜀似道李智
伯二人高帥可為慮心官於合肥川立淮西制置刑淵
別立湘湖制置耳相諸要害即增屯屯為江防似道愈
益怒日是故削吾權耳大街之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
學為諸生講說經義修築不許監百餘級造兵仗手討

蜀宿通萬計召罷工侍郎即府丁八全與董家五相表
劉政而子才在太平建李自祠記皆目宦官宋王大臣
之職御史反章劾子才在郡貪吝疑之同安吉守子
子才明日進臣嘗至其家問其家四壁立詢經廷官望
對戴慶明進臣嘗至其家問其家四壁立詢經廷官望
何曰慶明進臣嘗至其家問其家四壁立詢經廷官望
原也帝為釋然未幾大全敗宋廷遂論所任雖以不
為禮也即時似道自謂再造功肆意巡撫子才人對言
開慶時天下岌岌今復安不知天將去吾疾史遂不
移安之就毒明開暇之政則取祖宗待士愛之所未
命者能行之又言有言國氣元氣今言及與尚見慶
言命坐賜茶問外事此形此何可長也帝曰作卿不
慶久之釋慶明問外事此形此何可長也帝曰作卿不
賜詩嘉獎慶明直學召至內殿語多至夜分就賜酒果
仕卒子才事其家于年致之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
第在眉山其家于年致之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
即期以遠大所為士若李機趙鼎易發劉黻家故後
以忠顯沒家無餘貲子才大厚少卿
○安內字子文廣安人舉進士累四川諸軍轉運使
賊據志諸安撫使程松陳十可憂不肖也反併松
軍逐之併號連官以丙為中人入丞相史權省事
度不保乃陽受命而稱疾陰圖之監合川倉場巨源
者陰結客討賊丙延入丙內屏人語巨源太息者久之
問何狀巨源曰曩僕聞安公天下義士也豈以公而甘
為賊賊丞相史即丙泣曰此丙之志也恨無與共憂者
天以君開丙丙其志不忠巨源曰原日意決乎丙曰非
央久矣賊誅賊即死也此何恨巨源乃人喜曰非公
不足主此事事非巨源不足此事實結約而去當是
與州將李好義好問亦結客討賊三原州大喜與結
而好義願一見安長史以信巨源巨源曰事官客不審
敗矣吾身為長史言來日令長史君問君先世以為信
日好義見丙丙廷揖之曰卿與君等入同僚楊省幹
盛談卿才美甚且夕以微事相委矣於足遂成
月晦夜襲子受甲三月朔昧爽巨源手執詔乘馬稱
使好義誅其從賊四十人走偶官宮門關矣子義祀人
呼上奉詔誅反賊安長史為宣撫敢抗者族獲謝兵聞
有詔皆奉廷走賊巨源逃執斬之以贖首地逐丙宣詔

軍民而定職位... 及所受全詔印以進而東... 附者必能討賊... 宣使與論恩數... 西和守而成都... 鳳州結關... 其軍以定... 西與元... 上此... 言... 國恩... 作... 萬... 行... 宋... 望... 於... 取... 少... 初... 妻... 廷... 成... 丙... 方... 以...

正仲正仲知丙丙... 余玠... 提兵... 入對... 豪一... 日廢... 之福... 壯夫... 兵侍... 首曰... 其帝... 不得... 之左... 也有... 郡縣... 接言... 弟也... 玠賢... 倒展... 之置...

飲食而已感以微言亦不應玠曰是觀我遇之之禮何如耳明日更爲闢別館留二人者居之而使人潛窺其所爲二人者終無言以垂書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墁去玠愈益怪之又旬日請問乃言曰某兄弟厚明公禮盛矣則所爲保全蜀者書冀少裨於高明籌未熟未敢請也今敢請明公得無意乎玠躍然起拜曰此玠之夙夜所禱祠而求者也顧計安從出二人者前對曰其從合州城平玠驚喜起執其手曰此玠夙心顧未得其地耳先生何以命之二人者曰必釣魚山山俯瞰蜀口於青居大獲雲頂天生諸山相羅絡可壅而守也誠築砦基布星列而徙合州治所填其中任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知先生非淺士也先生謀玠其敢自爲功即密表以聞請不次官之詔以璫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璫承務郎權判州事命下一府大驚訟譁然以爲不可玠曰城成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諸君無預也於是築青居大獲雲頂天生十餘城皆壘山爲砦而釣魚山爲治所屯兵聚糧其中移金成大獲移沔戍青居移興戍釣魚備內水移利戍雲頂備外水於是蜀口砦塞星列基布蔚望之巉巖過之望翼也而誅潰將連卒以肅軍開屯田成都蜀以富實本玠

招用此二人之力也利都統王夔奏蜀吏民愚苦之前帥憚其兵強莫詰也玠行部至嘉定夔帥所部兵就謁獨羸卒二百人玠曰聞都統兵精強舊矣今不稱所聞何也夔對曰恐驚從者不敢見儻許之敢見玠曰諾語未卒千人奔起班聲如雷江水起立已合爲圓陣旗幟精明器械林立沙上人彌望無一人亂行者冊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命吏班賞雍裕如無人夔退謂人曰儒生中顧有此人乎太息者久之已而玠盡得夔不法狀欲誅之召親將楊成以微言感之成曰侍郎以夔在蜀有威名孰與吳氏玠曰不如也成曰吳氏以百戰保蜀傳四世根本固矣蜀人知有吳氏不知有朝廷一旦曠爲逆誅之如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其罪縱兵殘民奴視同列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後禁則難制也玠喜曰無以踰卿乃夜召夔計事而潛以成代領其衆夔離營新將已持軍符單騎入軍矣手軍符以帥府旨指撫軍軍愕眙相顧已相率拜賀夔至立斬之而軍安玠即薦成爲文州刺史玠治蜀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文炳接賓客遴選守宰脩學養士輕徭寬民薄征通商已遠罷京浙之餉散庫南之戍而蜀閭完安玠欲革軍帥自代之弊而戎帥

舉姚世安玠遣別將代不受也屬丞相謝方叔家人子
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介以求方叔為與援方
叔因倡言玠失所戍心日毀短於帝帝意頗疑之世安
聞益肆與玠抗玠鬱鬱不能難會言者交劾詔召還暴
卒蜀人聞者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死諸設施罷廢而
蜀遂不可復守矣玠在蜀勞苦功高然性頗奢汰又久
假便宜不自嫌而南宋士意忌多讒賊故卒以得謗既
卒簿財籍家乃叔玠羅興宗立以玠一為一金
汪立信六州人第進士從帥趙葵辟克使司參議官
鄂州圍解賈似道欲污譏諸閫帥自為功馬光祖帥荆

湖以燈宴沒錢三萬緡為茲負立信力爭之曰趙公功
勤至矣而公以非理撝拾之他日公去後來者效尤則
何如光祖慙怒曰吾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
異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立信直不為耳果為之誠不
效公所為投劾去累兵尚書荆湖安撫制置使時襄陽
圍六年樊城圍四年矣似道冥為若不聞也者而易之
立信移書言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大之不假易也從
古而然矣此誠上下交脩以還續天命惜分陰以力事
功之日也而玩愒宴安師師非度百姓鬱鬱無告以欲
折衝萬里猶掩目而捕雀也不已遠乎為今之計其策

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出之江千以實外圍今見兵約
猶可七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
屯屯有守將距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輒參倍
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檄有事則東西齊奮戰
守並用而選宗室親王若忠良有幹用大臣為統制分
東西二府以督之得率然之勢千里為一此大策也久
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為辭請禮而歸之輸歲幣
以緩師後二三年邊境稍休蒞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
可守此中策也二策不行則天實為之銜壁與視之禮
請備以從矣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以立信一目眇語
之曰瞎賊狂言敢爾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及元兵四逼
似道督軍江上四顧無可用者召立信為江淮招討使
就建康募兵立信受詔即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
拊立信背太息曰不用公言至於此今當奈何立信曰
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
淨地立信去獨尋一片趙家地為死所爾至建康則守
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為乃仰天太息
流涕被面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何恨獨恨死無益
於國負國耳尋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泗為後
圖已聞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

死宋土也乃置酒召庸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拊案者三以失聲後三日扼吭卒遺表贈太傅元帥入建康或惡立信於伯顏以二策及其死告請孥戮伯顏歎息者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其將金明以其喪歸葬丹陽論曰安長史以楊李合謀討曦不淹晨而定也乃緇其功不列又殺之何哉吳制使當傾仄擾懷中開誠集思設阻固守國真全蜀於完堵而卒困於譏汪招討設江防屯守之畫率然千里令用之可須臾無亡猶媚妒如平日也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終隕絕險曾是不億噫忤心之爲禍烈也如此夫

如藝祖懲五季藩鎮之弊著今朝臣出知州縣躬召詢所爲治政者乃遣而詔侍從各保薦所知能牧愛者以充監司歲糾舉所屬吏殿最以聞有善政賜筆書錢帛章服寵焉其犯贓者斥不敘甚且棄市大宗時蔣元振知白州政清秩滿民詣部使者請留任十有八年姚益恭知鄆州填城清白有方幹輓垂不死任十年天子下詔褒嘉賜无振絹三十匹粟五十石賜益恭對衣銀幣絹五十匹已遣使廉察諸道長吏漕蒞事公正惠愛

在民者八人降重賞獎勞如累時太常博士祖庸使陳靖言京東西千里多曠土請擇通知民事者行檢荒地募民耕賜耕者室廬牛犂種食今州縣勸課天子大善之謂相端曰朕欲復古田未能也靖策合朕意召見賜食下三司議行事中沮語具主田志故吏治丞丞神宗謂宰相曰祖宗以下戰得天下州郡今付之庸人常切庸心其慎所爲選任之者終宋代舉進士科皆選授判簿尉更歷筦庫乃得令若守嗚呼重民也夫

陳堯叟大 閬州人與弟堯佐並舉進士占對明辨太宗顧左右問誰者子曰是樓煩冷省華子也兄堯咨亦舉進士第一帝喜召省華爲太子中允以能教也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加意撫字嶺南俗病者不報藥獨禱祈堯叟有集驗方刻布之又以地蒸暑爲鑿井植樹以蔭賜十里爲置置爲亭民便之先是歲調雷化高遷容自諸州衆泛海餽贈州多漂溺海北岸有遞角場地直瓊每風便可一日達而水與諸州通堯叟因規度爲倉困移諸州粟輸焉而調瓊蛋戶狎水者詣場受以灌輸咸便安之咸平中詔諸路課民種桑堯叟言所部州多山石非桑果土土獨宜麻芋歲二收其苗一固其本可十年不衰請以州所種芋麻頃畝折桑果賦制曰

可權東京留守每裁剗雖大辟亦止面取狀決遣獄無
繫囚真宗聞之命重事付埋官參鞠堯佐判潮州苦鱸
魚爲民患捕得爲女告戮之鱸魚屏息知壽州歲飢自
魚糜食餓者吏民聞競勸出米多所全活爲河東轉運
以地寒瘠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數十萬語人
曰轉運征利之官散財王政之首也利有本末下有餘
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河決滑州躬暴露晝夜督工爲
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殺其暴又爲長堤護其外滑
人號堤曰陳公堤知開封以誠信御下嘗曰任威以擊
強蓋察以防姦譬激水而欲其澄也不可得已吾平之
自定故專允膏放燈恐惡少因緣爲暴并繫之獄堯佐
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
其肯爲惡耶縱之去午夜無一人犯灋者堯佐十典大
州六馬轉運副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灋然未
嘗按黜一下吏以議錢塘堤爲丁謂所絀後丁益用事
專威福外補十有五年所親以久次勸少自貶堯佐曰
惟久然後見吾守謂敗乃召入天聖初呂夷簡請罷帝
問代者夷簡曰陛下必欲用英俊喜事之人非臣所知
必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良苦則無如陳堯佐
者遂得相然見謂不稱罷卒謚文惠堯叟亦樞密使

不章事謚文忠堯咨學士歷武信天平軍節度知河陽
謚康肅堯佐慈仁戒殺器服敗必隨補葺曰無使以不
完棄也自號知餘子云

張逸字次鄭州滎陽人第進士知鄆城有治行襄州守

謝泌薦之設几案置章其上北面再拜曰老臣爲朝廷
得一良吏知長水徙青神貧不能自行留守王嗣宗假
半歲俸資之乃得行至縣與學廣教而邑人士繼踵登
科邑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舟多覆逸禱之不踰旬
灘徙者五里累兵部郎知開封有僧求內降下免寺稅
逸執不聽僧復請仁宗曰有司守灋吾可撓之乎以樞

密置學士知益州華陽騷長殺人斃其貲執遺旁行者

爲盜獄之獄具而逸至訊之殺人者丁囚逸異之曰囚
色寬中者氣索然何也鞠之乃具伏蜀人以爲神會歲
旱堰江水以溉出公田租減價振之方飢時民以殺牛
食罪配流逸言殺牛活將死之命與盜殺異宜貸往
所爲禁之者懼牛死廢耕今小稔請貸之報可下未幾
本官民祠祀之

李及字幼鄭州人清介簡嚴喜獎薦人善知杭州杭俗
輕靡事宴遊身儉約帥先天大雪出郊行衆謂當置酒
召客也及獨造逸士林逋所清談竟日而反居官數年

米嘗市吳中物比去唯購白粳天集以行知河南杜祁公衍以提刑至張宴會具其疎薄會中貴人用車者至留之亦無加品衍甚嗟嘆之至御史中丞卒謚恭惠李允則字莊并州孟人也與宗時以畢士安薦知潭州州承馬氏恭欽計丁口出絹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稅綱名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死猶輸名枯骨稅奉蠲之湖湘多山田可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州月所給馬芻輸本色山田悉墾湖南饑請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使不可允則曰須奏必驗月乃下捐瘠多矣復請又不可請以貨為質乃得發募饑民願隸軍籍者得萬餘人安撫陳堯叟列治狀以聞遷入對悅之連召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以滄為虜衝當豫防乃濂浮陽湖葦管壘官舍人間多穿井人莫測也頗見調生事未幾契丹入寇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又勸米代砲圍得解帝復召見勞慰之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帝曰卿為我運籌畫可矣何必當矢石也每下諸路勅先允則省而後行以安撫使知雄州以契丹輸平治城壘修阨塞益設以爲通好久後益頽圯惠不可測也車具邊防忘中知鎮州徙潞州卒允則機

應發而簡易無城府間步出遇民可語者輒命坐與語故其知閭里隱情訟至無小大之斷善撫士具得其力盜發輒獲人莫知其由身無兼衣食無重肉在河地二十餘年北事最夥時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省焉
陳希亮字公眉眉州青神人幼孤少學年十六自請兄贖出從師兄富倨不貴學出息錢三十萬使治之希亮悉召千錢家燔其券而去業成歸諭兄子共學遂並舉進士知長沙有僧海印國師者山入章獻太后家與諸貴人通恃勢侵奪捕盜濫一縣大聾知縣丞言有排衣三人出行火聚民爲禱祠不者有火災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坐訊外威奸盜事得實以誣構廢用富鄭公薦知房州盜黨軍于作亂房無兵希亮召宋城卒及部民日夜簡習之賊帥雷甲以兵百餘人微盜恣寇奪民以爲盜也走告盜入境且至希亮立勒兵前阻水拒之命持滿無發士植立如偶人射之不動問之曰房州兵也問誰將曰長庚乃下馬拜吐實希亮使捕盜自贖盜平党軍子亡去供幕官捕盜所嘗舍者民向氏殺三人尸之曰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寃捕下獄竟獲党軍子得抵滬華險人服

西走夏為元天謀臣詔管其族曰口於房皆寒餓欲
死希亮曰元軍虛實不可知即有之為逆者終不顧家
復坐其馬賊耳且又皆疎屬無罪言之朝釋之老幼拜
哭庭下去圖其形祀馬遷大理少卿希亮曰肅吏守文
非所願願一郡自効知宿州州跨汴馬橋水與橋爭常
壞舟希亮作飛橋無柱水不激以不敗往來使之詔賜
繖下其屬諸路移滑州提舉河北便糶馬都轉運使所
幼廷辨之帝直希亮使奪官希亮還滑會河溢魚池壩
且決希亮大發卒築之廬於所當決處不去吏民涕泣
更諫堅不動而決塞人比之望壽盜起宛句人洵洵曹
馬盜衛仁宗問執政孰可守曹者未父對帝曰朕得之
矣以希亮為曹州盜卒徙廬州壽春中卒反誅首謀除
卒徒者洵洵不自安令給侍左右而靖入判三司部勾
院榮州十八并歲久益澹竭官責課如初沒民產以償
希亮白還之民歲額益三十萬為京西轉運石塘河
役卒謀為亂希亮規知之即出行遣遇二十四人詰之
卒也各前訴所苦勞之曰若等以自首免然必有首謀
者不得隱捕斬之而定移知鳳翔于闐使入朝過秦州
為暴希亮曰虜使者為暴皆譯者實教之遣人持符告
譯者曰虜使入吾境秋毫不如潏者斬汝矣戎使至無

一人譯者希亮漸勤寡慾不以色辭假人自王公貴人
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猾吏易心改行
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
○趙尚寬字汝之河南人如平陽縣人邑獄大以獄計
人遂入身尚寬每對出捕盜不謂我徒來意方歸
往引也必母使母使母使母使母使母使母使母使
悉復之知州治俗益嚴殺人尚寬揭治嚴懲市中索
馬索沃壤山代則止不耕土曠賦不足議者請州
召信臣皮張故迹發卒疏之為三限一限田萬餘畝
又教民自田支渠轉相灌而四方來耕者雲不約而
口分稅貸之錢今買牛以耕助課勞來比三年榛莽多
肅服增戶第二限包拯與部使者上其事天子下
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虐為匿名書上發事
寬與之策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率別諫何寬去唐教
肅服守中山尚寬繼之肅服繼之肅服繼之肅服繼之
思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至司農卿平賜錢五
十萬
○陳樞字樞之湖州長興人進士尉陽今得盜五
人使為功不受令宜黃名樞樞然令旌德民歲
輸米無湖路回運多費請輸錢便民州有賦調他縣皆
奉行樞獨曰非土產而賦之民後樞不堪持不下爭至
十反守志語之樞益爭州聽然後止知縣縣故輸
參鄧陽倉樞給以有俾各得所便其為吏平易教村於
州寧失有罪惟樞傷人於城役度所不可調除者然後
調與樞為期會未嘗取存爭先所罪民紀樞開戶
留之以問乃得樞知州通泉州通泉州通泉州通泉州
室庶之樞者給食病給藥人忘其貧樞使者見其於開
以成廣樞運言兵常行者有父母年老若疾者他于
者有可慮免為若令於是樞勞課十五年不上矣知福州
曹輩為請奏課與樞退還尚書都官即卒官葬銘其墓
曰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朴質也所廣而安
緇外累也所守而固為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詞
以銘之其墓存也
○程師孟字公闕吳人舉進士歷知南康軍進州遷

察病者挾醫護視始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
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即安號今齊一道上擔肩
相差如引繩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肅整如
是既知其為武昌白丁也相視歎息之役罷行者千八
百人獨步一人除安全還民謹以更生以大理主簿行
淮西收淮北民營田季宣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
玕於黃州故治立二十有二莊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
丁共一牛若犁鋤鋤六丁一犁以田每甲軸轆二水
車一種子淺丁五千廩其家及新而後止流民已為大
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自將命至還計道里往來
私察邊郡檢麥田之日多專田事者僅數月而墾築治
鑄斷削皆受成於公堅緻修整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
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以謂耳目所
未親也於是季宣乃言曰吾營田非直為今日利也合
肥之田可以柵江保巢湖黃州古株地可扼蔡衝諸莊
輯則西道可屏也其措意深遠如此自程學與而治道
之精粗總絕大備高第弟子既出或為空無不
足以涉事耦變而獨季宣之學為有用也

○程道字可久沙隨人進紹興之餘姚登進士第授州
縣與丞折獄多平恕存教化民吏無不稱道日力田
者粟米斗直九十五文以通於稅賦而出糶非足禁也
縣無他實易可得錢苟禁禁即輸官錢亦安從出乎

以靖民也為地禁縣人水亡稻麥即蠲租不全放通力
錢猶徵是猶用其二也則租庸調但今損十矢而復復役
是謂神其舍諸道居官政寬而明令曰不恩而損其
後以欺詐以革政則有一語昨去者皆吏姦其子弟之
典祀不為民隱上隱上隱上隱上隱上隱上隱上隱上
公意密其轉聞至行追距古人釋經訂史謂為宋學
之多云

劉清之字子臨江清江人舉進士至建德簿賦平訟息

丞萬安郡檄視旱自徒步阡陌所蠲除且得實請均境
內地為八俾有粟者各振其鄉官主之饑不以害發還

使欲拘集州縣時零賦為羨餘上供清之曰是損下益

上而損下也不聽判鄂州俗計利尚鬼家會子壯則出

習為當然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尚火葬清之皆諭止

之權常州政衡州時衡以軍興民里困清之獨董督經

賦而實其襁征舊逋賦無預折勾簿籍惟謹吏乾溪蠟

繩之公帑佐經用先是郡飭厨傳悅監司清之歎曰今

何時也忍剝下奉上乎裁具而已郡計漸裕而民獲

作諭民書一編言畏天積善四民各勸教以其職諸

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娶葬之類

咸具詞質意篤郡人家有其書非禮之訟日焉衰息月
講燕諸生與論學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
之序來者日眾則創臨蒸精舍居之凡學者治心治身
治家國天下者皆本經義開誘今確實可行作朱陵書
院祠先賢其間臺臣以勞以傷財勿能奉祠疾病丞相
周益公來視疾謂曰子卷其澄慮清之氣息一微曰無
慮可澄遂卒澄之不至性用不逮養展手澤弟四父
骨歸葬當仲仲義許勤家大族眾者力行之
高安李好古與族人以財訟清之為家家人二封好
古惕然舍所訟求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
○下愈發州人牧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
心助如長沙仁恕安靜而綱目嚴肅民至之降意撫
刑辨告之里正故考科率氏多囑吏允保生後予
先期下聽推擇當役以告民以無訟楚向至里窮山
引上之成期禁勿而情會與印吏者爭事不得欲投
劾去或以行無禁之愈日吾來時棄尸城下裝矣
所如嚴守先守法嚴夫政善民安愈一循其故惟謹
無良田多水旱歲災苦之愈日吾來時棄尸城下裝矣
故又距行都各通士大夫過嚴者無不日愈日吾來
申以羅律而寬簡而安會歲飢他即就食者架乃方
秋而羅或尤已早愈日救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
且使富戶儲粟者已早愈日救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
親市糴以少損又益致果多而向有餘民賴以濟日對
轉徙於外二
十年而卒

范應鈴字新隆興豐城人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

茶陵峽峒間盜甫平喜亂者為訛言相恐應鈴捕得其
造言者治之以遂靖弛租而漕帥復徵力爭竟蠲之民
大悅知崇仁明約束信期會曉吏民使知所趨避罷鄉
吏供需校版籍欺欺發適如神明將代登石如始至歲
抄與百姓休息開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瘼先崇孝
勸睦以風民於厚知吉州峒為亂吉州屬邑八七被
兵又舟車之會宿重兵應鈴慨然以練兵足食為先務
去冗吏數軍籍汰老弱以差次罷行或勸推酷以佐費
應鈴曰既不能理財正辭禁百姓群飲可誘之而利其
贏耶贛叛卒賊主帥應鈴以厚賞購捕部使者劾輕發
罷去起廣西提刑湖南轉運判喇僚平加直煥章閣請
謝事不允再請又不允一日籍府庫會簿書已遂及家
務僚屬有以清心請事為言者應鈴笑曰平生學力正
在今日僚屬愕然莫知所謂也客入應鈴整衣冠肅入
言論如平時客退僚然逆應鈴開明磊落見義自守不
以利害得失動其心所蒞書饋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
門庭無留頌進脩潔繩賊吏同邑徐虎卿稱其經術似
倪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理財乃似劉晏云
從泉州守與德秀祥幸南安疏其政勸利邑知建康
治行大孚民咏歌之故論去起為江米得運判官歲大
就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城半買糴及咸抵常津息出
歸萬七千緡予資代提茶鹽罷浮糴經界地應鈴者

言我府人地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論上累禮
侍郎辛鹿卿居家孝友厚不形恩慈俱氏宗族郡黨
名得甘歡心居家廉靜清風云

汪綱字仲徽州黟人也蔭補平陽今縣包溪峒蠻蛋爲
其境綱遇以恩信無鄙夷心桂陽歲貢鹽二萬而平陽
當三之二綱上言向銀鑛全發雖課已沙猶可應今竭
矣轉求之他郡價倍徙以得錫界頭牛橋二砦盤萬山
間旁惡少以饑故據之前後今未嘗敢一涉其境綱徑
造砦呼若官責不能防守狀除苛惡八人發粟賑貸民
以安徙知蘭溪決擲如神歲旱饑郡倚辦勸分綱謂勸
分所以助義倉不逮耳一切行之非所以安富厚俗也
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循環迭糴以濟又巡行諸水利
可興者勸浚築使饑者得食力全活甚衆而歲以有秋
以言者論邑人走投匪直其事還知高郵軍陸辭請於
揚楚二州各屯軍壯聲勢而以高郵爲家旣至以高郵
三面阻水爲湖澤與區戎馬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天
長乃魚險乃隨地經溝塹爲阻固而招水卒五千人造
舟白鰲列三砦成非常時范文正所築堰障爲塢鹵毛
澤民所置石礎疏運河壞久矣綱具增脩之加秩提舉
淮東常平先是淮米過江有厲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
廬莫保歲凶又轉徙無歸年豐必糴又重以苛禁自

畛域非爲民父母之意請下金陵糴三十萬通淮西之
運京口糴五十萬通淮東之運從之制置使訪備禦之
宜綱爲言淮自古號財賦之海而有鐵冶東富魚稻利
足以自給海右多山隄左多水足自固誠合兩淮爲一
家通兵財爲一體即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州
郡儲蓄足支十年今宜濫先朝故事令商旅入粟近塞
而請錢貨於京師守之以信則邊儲可州郡禁兵本
就糧州郡而使共力得緩急不復可倚宜擇土兵伉壯
者隸御前軍額分摩紱給助之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
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計其便於此淮東鹽醴半天
百歲久滋弊負兩總司五十萬亭戶二十萬借檢又五
十萬坐窳不支綱挾槌隱伏凡虛額詭出移那諸弊或
革課乃更羨所盡償所負人庸金三十萬緡置樁庫
備塩米之缺添置新窰五十餘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
互餽獨增場官俸以養廉推戶部即總淮東市馬財賦
以疾請得直秘閣知婺州早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盤
旆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惑衆須更雨
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至管浙東安撫司
公事兼提點刑獄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白明
於久不可舟浚之復創開江口使淤不得入甓塗遠城

者十里屬縣成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故饒瀕海之利勢家率封植墾岸為圩田明流東匯不得去而稍多則溢入邑居田廬數為敗網清治後之於是招水軍置甲仗以控海道威重赫然會歲旱發粟蠲賦捐瘠領蘇權戶侍郎致仕平越人墜涕綱學有本源多聞博記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小吏一言中理慨然立從之服用不喜奢麗雖刳敝不更

冷應徵定公隆興分寧人舉進士初調廬陵簿即以廉明稱旁他邑有訟想請部臺下訊知萬載與學造士旌其通經勵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聽民收養所棄者父母後不得復問全活甚衆景定中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豁峒條遂挺起為亂應徵未入境持檄撫諭僚感悟獨其渠為危言搖之未解散也應徵部說士出不意入峒擒其渠還農者千餘人乃請監司誅豪吏之激禍者以徇境內帖然初經畧使以德慶急度應徵必請帥及是竟不勞一卒而定薦之朝屬縣租賦諉遺阻不時至應徵之期曰首輸都城分俸至者償所減民爭輸恐後不日而訖事應徵以民當劇變後畢力撫摩之奏罷抑配益法等五事即拜本道提

舉常平兼轉運使劾守今食橫不法者十餘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秘閣主管廣有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領漕庾如故五司叢劇應徵分時日釐務不擾不勅嘗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已物今國計內虛邊聲外急吾輩安得清談拱手以誤世為乎陶士行卡望之是吾師也尤重慎刑獄即笞杖審慎未嘗以易心將之民懷思焉

黃震字東慶元府慈溪人舉進士調吳縣尉吳豪家告私債輒屬尉多瘦死獄中震却不為理判廣德軍置田代社倉澤見土田志郡守賈世蕃似道族孫也嫉震劾免之起知撫州會歲饑震單車疾馳至坐傳舍約者富軍集傳舍中誘勸分而親為搗食餓者秋成而後入府寺轉運使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更阻饑豈堪重困哉以官田三莊所應之請於朝旌諸救荒與勞者脩復朱文公祠樹晏元獻里門補刻儀禮禁民俗浮競課民種麥郡以安新城於光澤地相入民隔嶺而處歲忿關至旅拒為焚掠震劾罷其邑今食無狀者諭其民散去定役濶興水利廢陂堰為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人稱神明被論罷奉祠後召為監察御史為內戚所尼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福王與芮判紹興詔兼府長史

震曰制藩王驕監司得察糾今為府長吏則其屬也職豈可得舉哉固不拜震剛介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約人有急必調嘗言曰非聖之書不觀無益詩文不作所著日抄一百卷先經學後著撰卒門人私謚為文潔先生 上衛吏

○孫子芳字元寶餘姚人舉進士調吳縣有妖人稱水仙者火其廬沈其人大湖口歎爾水仙吾實之歷知金仙殿仙佐蓬萊界義校崇學校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創之待遠方遊學者爾盜作屬大木子秀知衢州立保伍於土象擇寺有以者來之新築以舍走水學所及為治於梁修學師完城壁助葺中憲舍兩商招雜泰獨為苗代於夏移其用後南渡後孔十高孫寓衢州子秀撤廟寺奉立其家南如里以此最遷大常丞為事身置舉舉風采凜然進直學文昭提浙東刑知衢州

○胡湘州湘潭人性惡言神異舉進士歷知平江堤所江州所至毀淫祠千區移湖南衡州有靈祠吏民風民事撤之作水誌堂奉其母之安撫廣東潮州寺有大七前後官潮者信奉之否者輒死徙賴至今僧昇來至大如往而黑載以閉檻令之兩有碑三日見變怪大過三日死矣及期盡然成之毀寺罪僧賴正前神開強記在湖也崇王中卒二人出行切切之理宗召謂曰卿嘗鄉親曰臣不敢屈陛下之法有陛下非收嗜教由帝為默然

○包恢字安父建昌南城人舉進士累知台州有妖術居山中為活佛民男女多事之恢立捕誅知建寧以九月為五王生日靡金穀餽奉之恢曰彼非大家安能有一日而五王生日生者即有之不祥立禁之提折兩刑會海盜作賊單車就道討平之還到關備探知陸更洗妖好於水化為狐民皆神之即有母死子不孝者處子主道不言接續乃其母撫之與僧惡子諫誣之也恢言平陸步不離肖養之僧無山至母託言大諱

○大寺板僧實本烏龍中以歸鄉親使人要請途置草決日僧來矣元之江婦有姑死假其棺以葬不識僧之板板怒罵之棺歸回棺中就掩而葬之府此所自也幸僧與吏治盡款謀盜囑收歸葬於墓書傳院封南城縣候板與父孝父疾淋瀝拚捨之役不令傳請病革令無厚致作書別親友而逝有穴墮地贈少諡文肅

論曰宋亦一代之史也乃所稱紀循吏宣何其眇耶其所紀多凌雜求其政無聞焉非以磨勘濫竽吏不安其官徒無常然耶後又益輕外臺從官不稱若失職乃補

外然耶又舊史起州縣稱善最而他自躋騰仕者不列則黃穎川吳渤海終冠於循良非耶大都宋循吏當以程純公晉城扶澤朱文公南康建州陸文安荆門漸於化為稱首業具訓傳中乃南渡建安廣漢諸及開愛學者往往布州郡稱良吏甚衆今旁采附焉善之乎純公記晉城縣令題名推言之也其記曰國民治於久長雖聖賢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效也其紀綱條教必本

之人情衷之天理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積久乃淳固而不遷今之為吏者三歲而代業已遷之雖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為設行之者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至不同善者從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憶以易息之政而又疾以託其傳自非有大

3
2121.5

功德於民矣夫凶殘之極爲人所傳誦者固宜其泯然
而無聞也則次前政之名氏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
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不亦猶古侯國設史記事之遺
意與嗚呼深矣

國史上編卷之六十三
三定本



ZW 21181888541781